











## 張溥泉先生序

自開羅會議決定臺灣復歸我有。舉凡臺灣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益成爲國人研究之對象。然有系統之著述。尙不多觀。學者病焉。

臺灣通史者。史家臺灣通雅堂先生之遺著也。憶初刊於二十年前時。余得先讀。以子長孟堅之識。爲船山亭林之文。敘述自隋代以至甲午。千餘年間之事。綱舉目張。鉅細靡遺。且包藏人類生存爲歷史進化重心之奧義。洵爲近世中國史學之偉作也。余曾代乞章太炎先生爲之作序。近者商務印書館開雅堂哲嗣震東君存自是書。欲其重版以饗國人。且以著者抱失地之痛。抒故國之思。激發正氣。非斯人不能作也。但徵諸震東。震東亦以是書如流傳字海。不特爲先人之精忠。亦且發潛德之幽光。欣然許之。乞序於余。

雅堂先生平生著作豐富。臺灣通史而外。如臺灣詩乘。臺灣語典及詩文集等書。無不充沛民族精神。愛國熱誠。皆以臺灣所失者上地。而長存者精神。民族文化不滅。民族復興亦可期。民國二十年震東返國。覽雅堂致余書曰。「昔予寄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况以軒轅之胃。而爲異族之奴。椎心泣血。其能無痛。且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爲化外之民。因命其回國。效命宗邦也。一筆沉痛。大義凜然。設論之深。歷久難釋。今勝利到臨。臺灣收復指日可待。余向以雅堂存臺灣於文化者。今竟見光臺灣。雖雅堂不及目觀。而震東克紹先人遺志。服務祖國。且已實際參加收復臺灣之工作。而其嘔心之作。又得諸鄉邦重光而重刊之。永垂不朽。雅堂有知亦可含笑於九泉矣。今後臺灣歷史。應如何發揚光大之。深有賴於讀是書者。而於震東君尤殷殷望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倭寇正式無條件投降日張璠

## 徐炳昶先生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連雅堂先生所著之臺灣通史第一次在國內印行。六月排版將畢。其舊編連定一先生命余作敘。余與定一先生十餘年故交。誼不敢辭。乃乘筆而言曰。

凡住居於此員輿上之民族。苟能不安儲。則勉而進。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貢獻。以傳遺後世。以沾溉人類。惟因時地不同。環境差殊。故各民族所創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環境之印記。於大同之文化體中有特異焉。此特異點與創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關係。繙釋古史者不可不懷思而明辨之也。我中華民族所創造之文化爲世界第大文化之一。殊無疑義。其特異點。依吾人之所探尋。蓋有三端。一曰殷。二曰周。三曰漢。自人類學者證明吾民族爲中華之土著而外來之說。其便居於斯土也已不知其綿歷幾萬年。從有傳說計起。炎黃讞讎以後蓋已超過五千年。其同時之文化民族。若埃及人。若兩河間人。其進入歷史皆比中國較早。埃及之第十二朝（西元前二十與十九兩世紀）。與將來第十八朝之阿門諾斐斯四世時（西元前十四世紀）。其聲名文物蓋已燦然大備。巴底倫之哈莫拉比王（西元前二十二世紀末）。文治武功烜赫當時。其詳備法典所刻之原石尚在。爲歷史家之異珍。希臘民族脫游牧而進農事已當我商代後期。其傳說歷史晚於我國者一兩千年。然其文化突飛猛進。至我國春秋戰國之交。已足冠冕羣倫。我國炎帝族之肇始農業當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然夏商古史猶復曖昧。周代厥起。文化始漸可與哈莫拉比時相比。及孔老墨諸子勃興。而哲學思想始得與後進之希臘諸賢並駕。經歷奕世。始躋於高度文化之林。則其緩也。埃及及兩河間之古代文化至西元前二三世紀已完全泯滅。希臘高尚文化至後六世紀底年大帝封閉雅典學校後亦薪盡火絕。而中國之文化獨超邁四五千祀。未嘗中絕。自秦始皇至今二千餘年。史事之載於正史者無一年之缺逸。尤爲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則其久也。埃及前有希克索諸王之殘掠。後有亞敘里人之蹂躪。兩河間前經赫底特人之橫掃。後經迦塞特人之擄入。亞敘里大帝國興物亡忽。擬

迹桑隋。迦勒底後起。數十年而滅。蓋無足述。此諸國者。其興也。馳騁震耀。舉世矚目。其頹也。昏昧黷。永永長茂。希臘人思想文藝之所謂。騰踴高躋。匪惟超前。抑旋絕後。其末葉之所遺尙不致如前二方之慘。然在中世紀。其鴻文玄著。不過遺迹於修道院蛛網塵封之間。比贊庭帝國文人名延一線之傳。然亦不過尙能尋章摘句。作官目之景行而已。我國三代奉漢二千餘年。止有朝代之嬗易。卻無淺化人民入城文教之礎石。南北朝五代金元及明清之交。雖或禹域雲擾。或異族纂統。而仁人義士當茲八方同昏之際。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獨握天樞以爭制復之運。卒能使舊有文化不惟不因離亂而致萎。反因思想之奮厲而愈啓光芒。結果異方侵入之淺化人士因仰羨而同化。歷阡危一次而我中華民族增強一次。卽至近百年。我兵力。經濟。文化皆受西方人嚴重之壓抑。而終受有廣上衆民以備此八九年獨立抗戰之潛能。則其證也。緩近於繼而繼於優。久介其間而幹其運。微久無以補緩之缺。乃益亦無以奠久之基。然微緩。則其於政也。多強迫急制之者。少優柔壓飲之趣。故亦終難收可大可久之效。則較與穩雖似綏細相反。而實係一事的兩方。去此一則彼一亦失。斯義對庶政或非顯者。而惟異族相遇。俗道化殊。急若束。雖亦偶發近效。而欲其雍容涵育。久且鎔爲一體。絕不可得。一旦束斷。凌亂潰散。或返其故。或且有甚於故者。我國數千年來。與四周淺化人民之相處。毫無奇策。亦惟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一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一漸漬之以文化而不束縛之以政刑。只注意於風俗習慣之漸由異而之同。絕不設法加強各民族間之此疆。彼界。無迫促同化之意。而潛移默化。皆可裒聚歸合於不自覺。以視十九世紀東西列強所用之禁用語。迥抑習俗之政策大異其趣。不急同化者祇得同化。急於同化者卒難同化。自然演進之遲速與人意中之遲速常。睽違。天下事大抵然哉。臺灣與我隔一草可通。其通中國。自隋。至今日千餘年。卽至明季鄭氏與荷蘭人之互爭亦千有餘年也。此千餘年間我國廣人民與斯地上著逐漸融合之陳迹。雖史缺有間。而用近一二百年間我僑民在南洋諸島與土民融合之輕重相比較。固不難想像以待。我國僑民在臺灣未經歷久遠。至鄭氏時與土人蓋已融爲一體。雖高山番谷之中。可地勢之阻。小有荒遺。未盡同化。而全局調燮大殊。明季之非與荷蘭人之爭。乃吾中華

民與少數侵入之西洋人相爭。故其勝敗之數不待著察。此後斯土雖開全國之後由清廷征服。而我民族同化之偉業固仍繼續進行。清末。日本人竊據。以數十年之力即欲據爲己有。其施政也又徒暴力以壓。迫切以求。四五十年中未嘗念及土著之應有選舉權與否。及迫於喪失。始思開放一小部分不平等之應得以爲餉餌。所施極狹。所願奇奢。多見其不知量也。今日故土恢復在即。吾國人對於斯土千餘年之經歷。應宜有所研討以備來日之鑒戒。而有關之典籍文獻殊未豐富。讀者憾之。雅堂先生爲吾國老民黨。選於史學。積數十年之力。成臺灣通史巨著。余嘗讀其書。皆先民千餘年艱辛締造之遺迹罔弗羅陳。且斯時正值日本人壓迫凌削之際。故先生對於民族之痛癢之至深。於割地後諸英傑毫無希望。而適賴貞力爭自由之逸事再三致重。且搜羅弘富。於島中動植非物之蘊藏。亦皆據耳目之所觀聞。據實叙述。不作浮光掠影之談。乃嗚邦人君子。如尙不顧將祖先之所慘淡經營者完全盡諸腦後。則對此許允宜人手一編。惟前僅印行於日本。國人得之非易。今幸商務印書館主人不顧抗戰八年後印刷之困難。勉力排印。已可與邦人君子相見。又喜勝利在望。父老兄弟歸祖國之冀冀自日。斯書印出正值其時。故不辭愚陋。略書數語以志欣感。又希望國人鑑於我民族及阿蘭人日本人在斯土盛衰遞嬗之往事。葆吾所長。勉吾所短。以綿續吾先民之豐功偉烈於無窮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徐炳純敬啟於雲南昌穀縣緒索坡之適然居寓齋

## 徐仲可先生序

左丘明作春秋傳。以三十卷括二百四十年之事。上會昇賢之。司馬遷作史記。統三千年事。僅五十萬言。庾信作漢書。統二百四十年事。至八十萬言。其煩省之異若是。張世偉乃謂班不如馬。劉知幾則言古今不同。於史之然。不得斥丘丘史爲繁。然哉。然哉。今珂讀逸君雅堂臺灣通史。見其煩省適中而三復歎美之者以此。通史者通貫古今之史。與時代史異。則尤易煩不易省者。雅堂爲是。凡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悉具於八十八篇。而乃鉅細畢舉。無漏無蘊。蓋爲三四。爲志二十四。爲傳六十。踵龍門之例而變通之。附表於志中。取便觀覽。爲今之學者計也。其所紀載。始隋大業元年。終清光緒二十一年。臺灣文獻。於是不匿。抑珂嘗聞之。知幾謂作史須兼才學識三長。雅堂才學偉矣。其識乃尤偉。知民爲邦本。非民則國曷以立。故於民生之豐歉。民德之隆污。詳言之。視昔之修史徒重兵刑禮樂者。何如耶。珂不敏。比亦粗有撰述。於民事輒致詳。猶雅堂之志也。既卒讀。愛書此以歸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仲夏杭縣徐珂謹書於上海。

## 林南強先生序

臺灣背歸墟而面齊州。豈卽列子之所謂浴輿員嶠耶。忘言臺學之名。一。或曰大宛。或曰合員。審其合情與員嶠二者之名。前一之謂。其地自鄧氏建國以前。實爲太古民族所踞。不耕而飽。不織而溫。以花開草長驗歲時。以日入月出辨晝夜。岩居谷飲。禽視獸息。無人事之煩。而有生理之樂。斯非古之所謂仙者歟。抑亦因生齒未繁。乃得以坐享天地自然之利爾。聞之故老言。吾族適此之先。嘗備耕於諸番。爲之誅荆榛。立阡陌。終歲勤動。不遑寧處。所贏者卽節衣縮食之餘也。彼坐收十五之稅。而常苦不足。終日貨其產於我。則我勞而彼逸。我儉而彼奢也。故觀夫草衣木食之時。天之福諸番。不可謂不厚矣。便其閉關自守。無競於人。適至今噶倣滄州可也。一旦他人入室。乘瑕蹈隙。月進而歲不同。乃彼昏不知。猶懵焉無改。夫因陋就簡之習。則其得於天而失於人也固宜。抑又聞之吾先民之藝草比土也。其墾殖豕之腹。埋於懷葬之墟者。不知凡幾。故又呼之曰埋冤。然卒底於成者。則前仆後繼慘淡經營之力也。訖於今休養生息數百年。取益多而用益安。食者衆而生者寡。雖然。微大力者負之而走。吾知喬木先時猶將易主。而況巧拙相懸強弱異勢乎。彼深山窮谷中雖復蓬蒿之運。固已竊笑於旁而讓其後矣。世之讀此書者。其亦念窮路盡樓之勤。而慨然於域郭人民之變也歟。

丙辰夏五東寧林資修序於霧峯之麓



## 自序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啓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不墜。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而舊志幾廢。文采不彰。其時記載。僅錄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萬夷得寇視之。烏乎此非舊史氏之罪歟。且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臺灣彰談諸志雖有續脩。偶促一隅。無關全局。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夫臺灣固海上之荒島嶼。籌路蓋綫。以背山林。至於今是賴。顧自海通以來。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遏。於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軍之役。外交兵禍。相逼而來。而舊志不及載也。草澤羣雄。拔先驅起。朱林以下。輒啓兵戎。喋血山河。藉言恢復。而舊志亦不備載也。續以建省之議。開山撫番。析疆增吏。正經界。籌軍防。興土宜。勵教育。綱舉目張。百事俱作。而臺灣氣象一新矣。入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羣之趨嚮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吾人育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鄭書燕脫。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詰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顧脩史固難。沿革之史更難。以今日而脩之尤難。何也。漸積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故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徵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然及今爲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脩之。則真有難焉者。是臺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橫不敏。昭告神明。發誓述作。兢兢業業。莫敢自逸。遂以十稔之間。撰成臺灣通史。爲紀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縱橫上下。鉅細靡遺。而臺灣文獻於是乎在。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爲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烏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

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誠也。臺灣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大正七 秋八月朔日臺南連橫雅堂自序於劍花室

## 凡例

- 一、此書始於隋大業元年。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凡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網羅舊籍。博採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而追溯於秦漢之際。故曰通史。
- 一、此書略倣龍門之法。曰紀曰志曰傳。而表則入於諸志之中。
- 一、前人作史多詳黷樂兵刑。而於民生之豐歉。民德之盛污。每置缺如。夫國以民爲本。無民何以立國。故此書各志。自鄉治以下尤多民事。
- 一、輿地一志。或曰地理。或曰輿地。夫地理屬於自然山嶽山川是也。疆域由於人爲府縣坊里是也。故此書僅志疆域。而地理別爲撰述。
- 一、臺灣地名多譯音。如其蘭木人版圖之時。曰始仔難。或作中子蘭。設廳之際。稱噶瑪蘭。改縣之後。又稱宜蘭。故必照其時之名以記。庶免誤會。
- 一、臺灣風物之物多屬土產。著者特爲考證。特以調查。羅海則賦。
- 一、宦游士夫僅傳在臺施設之事。若臺灣人物則載其一生。
- 一、作史須有三長。乘取詳略。尤貴得宜。顧臺灣前既無史。後之作者又未可知。故此書事詳傳略。兼取無遺。

# 臺灣通史上冊目錄

張滄泉先生序

徐嗣起先生序

徐世昌先生序

林南強先生序

自序

凡例

卷一 開闢紀 起隋大業元年終於明永曆十五年

卷二 建國紀 起明永曆十五年終於三十七年

卷三 經營紀 起清康熙二十二年終於光緒二十年

卷四 獨立紀 起清光緒二十一年終於是年九月

卷五 疆域志

卷六 職官志

卷七 戶役志

卷八 田賦志

卷九 度支志

卷十 典禮志

卷十一 教育志

卷十二 刑法志	一九九
卷十三 軍備志	二〇三
卷十四 外交志	二七六
卷十五 鹽課志	二九〇
卷十六 城池志	三一九
表附	

延平郡王世系表	建國紀	三五
鄭氏中央職官表	職官志	九七
鄭氏臺灣職官表	職官志	九八
清代職官表	職官志	九八
民主國職官表	職官志	一〇五
清代臺灣戶口表一	戶役志	一〇九
清代臺灣戶口表二	戶役志	一一〇
清代徵收丁稅表一	戶役志	一一〇
清代徵收丁稅表二	戶役志	一一一
清代徵收丁稅表三	戶役志	一一一
清代徵收番餉表一	戶役志	一一二
清代徵收番餉表二	戶役志	一一五
荷蘭王田租率表	田賦志	一二三
鄭氏官田租率表	田賦志	一二三

鄭氏文武官田租率表	田賦志	一三三
鄭氏文武官田稅率表	田賦志	一三三
鄭氏田園徵賦表	田賦志	一三四
鄭氏民田租率表	田賦志	一三四
鄭氏民田租率表二	田賦志	一三四
清代民田租率表三	田賦志	一三五
清代民田租率表四	田賦志	一三五
清代民田租率表五	田賦志	一三六
清代屯田租率表	田賦志	一三七
清代番大租率表	田賦志	一三七
阿里山番租率表	田賦志	一三七
清代田園甲數表	田賦志	一三八
清代田園徵賦表	田賦志	一四九
臺灣縣歲入表	度支志	一五〇
臺灣縣歲出表	度支志	一五二
鳳山縣歲入表	度支志	一五二
鳳山縣歲出表	度支志	一五四
諸羅縣歲入表	度支志	一五四
諸羅縣歲出表	度支志	一五五
彰化縣歲入表	度支志	一五七



鄭氏水師各鎮表	軍備志	二二四
鄭氏臺灣及各島守將表	軍備志	二二六
清代臺灣水陸營制表	軍備志	二二六
清代臺灣水陸汛防表	軍備志	二二七
臺東勇營駐防表	軍備志	二四七
南北屯弁分給埔地表	軍備志	二五四
南北屯丁分給埔地表	軍備志	二五五
鳳山縣轄隘寮沿革表	軍備志	二六一
淡水廳轄隘寮沿革表	軍備志	二六二
噶瑪蘭廳轄隘寮沿革表	軍備志	二六四
鄭氏澎湖砲臺表	軍備志	二七四
清代臺灣砲臺表	軍備志	二七四
鄭氏各鎮屯田表	撫臺志	二一四
臺灣撫臺局管轄表	撫臺志	三一六
臺灣撫臺局局制表	撫臺志	三一七



# 蘆海通史下冊目錄

卷十七	關稅志	三三三
卷十八	榷貨志	三四二
卷十九	郵傳志	三五四
卷二十	輿運志	三七〇
卷二十一	鄉治志	三八一
卷二十二	宗教志	三八九
卷二十三	風俗志	四〇七
卷二十四	藝文志	四一八
卷二十五	商務志	四二五
卷二十六	工藝志	四三五
卷二十七	事業志	四四〇
卷二十八	廣衛志	四六九
卷二十九	列傳一	四九七
顏鄭		四九七
寧靖王		五〇〇
諸臣		五〇一
諸老		五〇九

陳永年

五一四

林圯林鳳

五一六

劉國軒

五一七

卷三十

知傳二

五二一

施琅

五二一

吳球劉却

五二六

朱一貴

五二七

歐陽凱

五三三

藍廷珍

五三四

楊殷阮土

五三九

卷三十一

列傳三

五四二

王世傑

五四二

吳鳳

五四四

施楊吳張

五四六

林胡袁郭

五四八

袁東拓殖

五五〇

吳福主黃敦

五五二

林遠人

五五三

孫景燧

五五八

顧嘉安

五六〇

楊廷理.....五六二

鄭其仁李安善.....五六三

陳周全高燮.....五六四

卷三十二 知傳四.....五六六

海寇.....五六六

王得祿.....五六九

謝靈.....五七二

吳沙.....五七二

葉周.....五七六

許尙楊良斌.....五七七

姚徐.....五七八

張丙.....五八二

方振聲.....五八四

李石林基.....五八四

鄭勳先.....五八六

郭光侯施九巖.....五八六

卷三十三 列傳五.....五九二

鐵欄者.....五九二

林文察.....五九八

丁曰健.....六〇〇

林覺國

六〇〇

林占樸

六〇三

羅隱

六〇五

沈葆楨

六〇七

袁聞新

六一〇

劉銘佐

六一一

劉啟

六一五

林平侯

六一九

卷三十四

列傳六

六二二

顧史

六二二

流寓

六三四

鄉賢

六四〇

文苑

六四五

卷三十五

列傳七

六五九

孝義

六五九

勇士

六六八

賞殲

六七一

列女

六七四

卷三十六

列傳八

六八六

邱遂甲

六八六

吳魯養林

六六八

吳彭年

六九一

唐景崧劉永福

六九三

後序

六九七

連雅堂先生家傳

附

鄭氏徵收糖稅表

關征志

三三八

清代墾殖徵稅表

關征志

三三九

代水餉徵收表

關征志

三三九

臺灣海關徵收稅鈔表

關志

三四〇

臺灣海關徵收稅鈔表

關征志

三四一

臺灣阿片進口表

權賣志

三五二

臺灣徵收阿片鹽並表

權賣志

三五三

前山道里表

郵傳志

三六一

後山道里表

郵傳志

三六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一

郵傳志

三六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二

郵傳志

三六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三

郵傳志

三六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四

郵傳志

三六三

中路道里表

郵傳志

三六三

鹿耳門廳運兵營米穀表 糧運志

三七四

鹿港廳運兵營米穀表 糧運志

三七五

八里坌廳運兵營米穀表 糧運志

三七五

臺灣官倉表 糧運志

三七七

臺灣社會表 糧運志

三七八

臺灣番社會表 糧運志

三七九

臺灣海鹽表 鄉治志

三八六

臺灣鹽課表 鄉治志

三八七

各府廳縣寺院寺 宗教志

三九八

藝文表一 藝文志

四一九

藝文表二 藝文志

四二〇

藝文表三 藝文志

四二一

各國立約通商表 商務志

四二八

臺灣外國貿易表 商務志

四二九

臺灣輸出產表 商務志

四三〇

臺灣產糖推算表 商務志

四三二

臺灣糖出口表 商務志

四三三

臺灣各農墾墾表 農業志

四三五

# 臺灣通史(上冊)

## 卷一 開闢紀

臺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中倚層嶂。四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結。千百成羣。深居東顧。射飛逐走。猶是游牧之代。以今石器考之。遠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實爲原始。而文獻無徵。罔神之土。雖難言者。按史。秦始皇命徐福求海上三神山。去而不返。又曰。自齊威宣燕趙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飈風引而去。蓋有至者。難得入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食之不飢。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或能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懼見之焉。或曰。蓬萊方丈爲日本琉球。而臺灣則瀛洲也。語雖鑿空。言頗近理。蓋以是時航海未精。又少探險海外。懸渺虛無。屢爲傳聞。矣。臺灣與日本琉球。鼎立東海。地理氣候。大路相同。山川美秀。長春之花。不黃之草。莽方士所謂僊境也歟。除固有來臺灣。今雖無可確證。而五百男女之散處日本琉球者。後嗣不絕。然則秦時男女或有往來臺灣者。未可知也。或曰。澎湖則古之方壺。而臺灣爲岱島。於晉書似。周子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每

聖壽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所居。乃命禺强。曳巨鯨十五。舉首而曳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夫澎湖與臺灣諸瀛。巨浸隔之。黑流所經。風濤噴薄。瞬息萬狀。實維極底之谷。故名蔡滌。又有萬水朝東之險。而言風帆引去也。臺灣之山有高三海拔一萬三千六百餘尺。爲東洋羣山之特出者。長年積雪。其狀如玉。故曰望之如雲也。或曰。臺灣爲古之東鯨。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東鯨八。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即誅。遂止此洲。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謂風流移而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然則臺灣之爲瀛洲爲東鯨。澎湖之爲方壺。其說固有自。而澎湖之有居人。尤遠在秦漢之際。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於澎湖。是澎湖之與中國通也已久。而其見於載籍者。則始於隋代。隋書曰。海防考曰。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百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收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鼯耳冷記。稜至撫之。未久而去。是爲中國經澎湖之始。而亦東入臺灣之機也。當是時宇內既平。南北混一。聲靈所布。乾於南蠻。而澎湖地近福建。海道所經。朝發夕至。漳泉沿海之黎民早已來往。耕漁沽糶。不慢不肆。幾爲僑民之域。唯是古所罕。頗有錯謬。陳稜之拜虎賁。事在大業三年。而此爲開皇中。相去幾十餘載。豈爲追述之辭。若其經略臺灣。則詳於隋書之琉球傳也。其傳曰。琉求國在海中。當瑛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白。其王姓歐斯氏。名溫刺兒。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其居曰羅漢洞。斬欄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欄刻禽獸。多錢樹。其橋門甚密。條戟如髮之下。國有四五神。號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羊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洞之。男女皆以白紵編纏。從項後繞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型制不同。婦人則羅以白布。其方正。其體縷皮或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縷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形如扇。環瑤珠於頸。縷縷爲笠。飾以毛羽。有月宿弓箭劍收之屬。其處少鹽。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補助之。編紵爲巾。或帶鹿豹皮。其乘木。各左右曳之。而導從不過及十人。小王



乘機。鑲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曉而奔走。雖死耐創。諸洞各自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躍。交言相罵。因相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潰人致謝。卽相和解。最卑賤死者聚食之。仍以餽饌將向王所。王卽跪以冠。他爲隊帥。無賦歛。有事均稅。用刑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丫帥。不服。則上諸於王。王令臣下具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紮。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項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盛滿。以記時。候草木榮枯。以爲年歲。其人目長鼻。鼻類於胡。亦有小鬚。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男子拔去鬚鬚。身上有毛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婢妾以酒珠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耦。婦人產子。必食子衣。直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不服。以木棺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飯木爲酒。其味甚醜。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解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持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而稱。其飲頗同突厥。歌聲踴躍。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夫女子上膊。搖手而舞。死者氣將絕。舉至庭前。親朋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縛之。裹以草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七多豺羆。無牛羊豕馬。厭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鋟之。土室稻粟未安。麻亦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檉柳粉梓竹篠。菓栗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風山海之神。祭以香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之人祭其神。或倚茂樹起小屋。或懸餽饌於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纆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設餽饌。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類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奏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劉昫尉宋寬入海訪異俗。河蠻言之。遂與蠻同往。因到流求。言語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帝復令寬繼之。不從。寬取其甲布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帝遣虎賁陳稜朝靖大天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饒龍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頭解其帶。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殺奪走之。迨至其都。從其宮庭。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其陳稜傳曰。大業三年。拜虎賁中郎將。後三歲。與朝靖大夫張鎮州發東

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歸。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州爲先鋒。其下歆斯渴刺兒還兵拒戰。鎮州頻擊破之。稜逃至低沒懷洞。小王歆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破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趨其部邑。渴刺兒率衆數千逆拒。稜又遣鎮州爲先鋒。擊走之。乘勝逐北。至其欄。渴刺兒背欄而陣。稜盡銳擊之。從晨至未。苦戰不息。渴刺兒自以軍疲。引入欄。稜遂填塹。攻破之。斬渴刺兒。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歸。閩書亦曰。福州之福廬山。當隋之時。曾掠琉球五千戶居此。尙有其裔。是琉球者臺灣之古名。今之琉球古曰冲繩。至明初方通中國。與前所謂琉球實爲二地。卷洲文編曰。臺灣海中番島。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屯銅山。以澎湖爲外援。哈喇之音似爲渴刺。而波羅檀之地今在何處。或以爲荷盧墩。於音相近。或以爲琅瑤之都落。當隋之時。大安大甲兩溪匯合一流。濁水以北。猶巨海也。波羅檀爲海濱高原。王都於是。以固險也。故自隋書以至宋元所言之琉球。多屬臺灣。大中七年八月。商人欽良暉歸自日本。與倭僧圓珍同船。爲北風漂至琉球。見岸上數十人。各執刀戈。良暉大驚。圓珍力祈不動尊。旣而風回。乃至福總。是爲日人發見臺灣之始。其後遂不住來也。

唐貞觀間。馬來羣島洪水。不獲安處。各駕竹筏避難。漂泊而至臺灣。當是時歆斯氏遣隋軍之使。國破民殘。勢窮蹙。馬人乃居於海濱。以殖其種。是爲外族侵入臺灣之始。故臺灣小誌曰。生番之語言。出自馬來者六之一。出自呂宋者十之一。迤北十七村多似斐利賓語。說者謂自南洋某島遷來。其言近似。而統一之者爲卑南王。王死之後。各社分立。以至今日。及唐中葉。施肩吾始率其族。遷居澎湖。刑吾汾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隱居不仕。有詩行世。其題澎湖一詩。鬼市噴水。足寫當時之景象。而終唐之世。竟無與臺灣交涉也。歷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而以北港爲互市之口。故臺灣舊誌有臺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題港。當是時馬人之在臺灣者。族強勢大。遂據土番而分據南北焉。淳熙之間。琉球酋長率數百艘。猝至泉之水碕頭等村。肆行發掠。器械及匙筋。人閉戶則免。但刈其門額而去。

櫓以赴筋。則類拾之。見鐵騎。爭刳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鉞鎗。繫繩十餘丈。爲操縱。奮槓其鉞而不罷棄也。不駕舟楫。縛竹爲筏。急則羣昇之。涸水而遁。與那國者沖繩之一島也。昔有長耳國人渡來。掠人爲畜。與那國人謀防禦。造巨艦。投之海。長耳國人見而驚去。是爲臺灣番族侵掠外洋之始。而此爲馬人也。其點者且乘艇舫。渡大海。至呂宋。以物交物。轉賣於高山之番。至今猶有存者。故宋史曰。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祖操肝膽。殆非人類。蒙古崛起。侵滅女真。金人泛海避亂。漂入臺灣。宋末零丁洋之敗。殘兵義士亦有至者。故各爲部落。自稱自贖。同族相扶。以資捍衛。

元世祖既宅區夏。餘威震於殊俗。南洋諸島悉入耕墾。至元十八年。元師伐日本。至九州海上。遇颶燔焉。諸將各擇堅艦遁。至澎湖及臺灣西岸。再遇風。乃歸福建。二十三年。戮兵造艦。謀再舉。未發而止。二十八年秋九月。命海船副萬戶楊祥合途張文虎偕爲都元帥。將兵征瑠求。置左右兩萬戶府。官屬皆從祥選辟。既又用楊祥吳志斗言祥不可信。宜先招諭之。乃以祥爲宣撫使。佩虎符。阮璽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璽銀符。蕭詔往瑠求。明年。不備達瑠求而還。夫元之謀伐琉球。蓋欲以扼日本也。故元史曰。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烟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際。際者水趨下而通也。凡西岸漁舟至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際。嗣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番市舶不聞至其國者。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澎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璽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使往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番。罔不臣屬。唯瑠求還在闕壤。未曾歸附。繼者請即加兵。朕維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璽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

祀。保爾後。若不效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厲聲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日路尾薄舟行。至是日已時。海洋中正東。望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言爲瓊求國。鑒謂不知何否。祥率小舟至低山下。以人衆。不敢自上岸。命軍官劉蘭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等登岸。岸上人衆不語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既月。日至澎湖。祥責鑒志斗已到瓊求父字。二人從。則日不見志斗蹤跡。竟之無有也。先是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聽定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謂志斗初三瓊求不可往。今祥已半瓊求而還。志斗懼罪去。志斗妻子訴於官。有旨發祥鑒還福州置對。後遇赦。不竟其集。成宗大德元年。福建省中掌政高興言。今立有泉州。軍備未爲近。可伺其消息。或招宣伐。不必它費兵力。應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言省帥鍾撫張浩福馬和軍。兩月未已。瓊求國。僑生口。信人而還。是爲中國重編臺灣之事。當是時澎湖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餘人。貿易于少島常數十艘。爲泉外。至九中。乃設巡檢司。歸同安。澎湖之治及行政自茲始。

明初字內未平。桀驁之徒。聚爲海寇。出入澎湖。以掠沿海。洪武五年。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議徙居民於近郭。以絕邊患。延議行之。二十。遂廢巡檢。徙其人於漳泉。而墟其地。自是澎湖遂爲海寇窟。永樂中。大監鄭和引下西洋。諸夷幣不貢獻。溫東番遂將不至。東番者臺灣番也。和惡之。亦帥八臺。東番降服。宰一銅鈴。俾掛項間。以後人反寶之。富者不殺。故。是爲中國三寶壟之事。初和入臺。舟泊大嶼。取水大半。亦嵌番社名。爲今臺南府治。其井尚在。而鳳山有三寶壟。居民食之甚堪。云爲鄭和所遺。則和入臺且至此地。或謂在大崗山。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鳳亂。遁入臺灣。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海上。知水道紆曲。時有鹿耳門以障。乃留備駐澎湖。尋罷之。居民又至。復設巡檢。已亦以之。追乾既廢臺灣。徙是數百人。以兵類土棍。役之者奴。上番憤。議殺之。道乾知其謀。乃及殺殺番。以血釐卅。埋卅金於其被山。逸之。大猷。萬曆二十年。日本伐朝鮮。沿海戒嚴。哨者謂有將試水雞籠之議。明廷以澎湖密邇。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始設游兵。春冬汛守。於是澎湖復爲中國版土。四十五年。日人入屯西港。遂有侵戍之念。初日本以利氏

之末葉。政亂民窮。薩摩肥前諸國之保。相聚爲盜。駕八幡船。侵掠中國沿海。深入閩浙。而以臺灣爲往來之地。居於打鼓山麓。名曰高砂。咸曰高山國。高砂爲日本揚州濱海之地。白沙青松。其境相似。故名。或曰番社之名也。當是時日本征夷大將軍豐臣秀吉既伐朝鮮。謀併臺灣。二十一年十一月。命使者原田孫七郎至呂宋。途次賜書高山國。勸其入貢。書曰。夫日輪所照臨。雖至海岳川草木禽蟲莫不受他恩光也。子際欲應慈母胞胎之時。有瑞夢。其夜日光滿室。室中如畫。諸人不勝驚愕。相土相稟占卜之。曰壯年輝輝色於四海。發威光於萬方之奇異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謀不踐。立有功。平定海內。異邦遐服。爾風者。忽出鄰國。遠泛清海。冠蓋相望。結駟於道。爭先而服從矣。朝鮮國者自往代於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約。況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謀。此故命諸將伐之。國土出奔。爾戎付一炬也。聞信已急。大明出數十萬援兵。雖及戰鬪。終依不得其利。來勦使於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爾之築十箇城營。收兵於朝鮮城中慶街道。而服汝真僞也。如南蠻琉球者年年獻土宜。海陸通舟車。而仰于德光。其國未入幕中。不進庭。罪彌天。雖然不知四方來享。分爲其地疏志。故原田氏奉使命而發船。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攻伐之。生長萬物者日也。枯渴萬物者亦日也。思之不具。是爲日本經略臺灣之始。三十二年山田長政赴臺灣。途次臺灣。於時日本人在臺日多。或採金於哆囉滿。或寄居小琉球。既復攻雞籠番。脅取其地。則朝憂之。乃增澎湖遊兵。秀吉死。德川家康嗣大將軍。熾平內亂。解遠略。獎勵海外貿易。其船之出洋者。給朱印狀以保護之。四十三年。村山等安受高砂渡航朱印狀。等安肥前人。奉敕。家康委以經略臺灣之事。欲利用其款。以收服土番。乃率其子來。家康以與三千與之。欲取爲附庸。然以無援。故不成。先是中山遣使於明曰。日本有取臺灣議之。明廷命督撫沿海。及是而罷。天啓元年。海澄人顏思齊率其黨八居臺灣。鄭芝蘭附之。事在其傳。於是漳泉人至者日多。開土田。建部落。以鎮撫土番。而番亦無猜焉。居無何。思齊死。衆無解立。乃奉芝蘭爲首。芝蘭最少年。才冠其輩。陸路海上。官軍莫能抗。朝廷招撫。以葉番繼習芝蘭。爲番領之。芝蘭感激歸命。及降。督撫盛儀門。令芝蘭兄弟泥首。芝蘭屈意下之。而一軍皆降。竟叛去。復居臺灣。劫掠商民。往來閩粵之間。六年。泊於漳浦之白鎮。與官軍

戰勝。遂趨中左所。中左所者廈門也。督師會否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門納之。崇禎元年九月。寧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而其黨有留臺灣者。當是時海寇會一本李魁奇先後據澎湖。以僥掠福建。嗣爲官軍所滅。先是萬曆初。有葡萄牙船航東海。途過臺灣之北。自外望之。山嶽如畫。樹木青葱。名曰科摩沙。譯言美麗。是爲歐人發見臺灣之始。越三十餘年。而荷人乃至矣。荷蘭爲歐洲強國。當明中葉。侵奪爪哇。殖民略地。以開東洋貿易之利。萬曆二十九年。荷人忽來板。謁巨巖。薄粵東之香山灣。乞互市。粵吏難之。不敢聞於朝。當是時中國閉關自守。不知海外大勢。而華人之移殖南洋者已數百萬。致府且欲禁之。海澄人李錦久居大年。習荷語。其友番秀郭雲亦買於南洋者。錦見荷酋麻章郎曰。若欲通商。無如漳州。漳州之南有澎湖。南北交通之要地也。誠能踞而守之。則互市不難。麻章郎曰。守土官不許余何。曰稅使高。增金銀。無遠慮。若厚贖之。必奏聞。得天子一報可。而守土官誰敢抗哉。錦仍爲作書。一移案及兵備守將。令秀雲暫住。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於獄。憐懼不敢入。而荷人俟之久。三十七年秋七月。駕二巨艦。抵澎湖。時明兵已撤。遂登陸。伐木築屋。爲久居計。錦潛入漳州。謁言被獲逃歸。守史知其事。設下獄。遣使說荷人去澎湖。不許。高寧亦令密使周之範往見荷人。說以三萬金餽來。即許互市。荷人喜。與約。事垂成矣。總兵施德政偵其事。檄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譟辯。荷人心折。曰我從未聞此言。索還所餽金。以貨物贈來。索不答。福建巡撫徐 聚亦欲禁國人下海。犯者誅。錦等旋論死。而荷人亦去澎湖。

天啓二年。荷人再乞互市。不許。遂侵掠沿海。冬十月。荷將以船艦十七艘再至澎湖。據之。澎民數千謀拒守。荷人規以兵。奪漁舟六百餘。築城媽宮。役死者千三百人。復於風櫃尾金龜頭壽長白沙漁翁諸島。各造砲臺。以防守海道。初荷人撤退澎湖之時。巡撫南居益上疏。請修防備。未報而荷人再至。復上疏請逐。天啓三年夏六月。以兵二千入鎮海澄。破砲臺。進攻媽宮城。荷人恐。潛結海寇。以八船竄福遠。出沒金廈間。四年春正月。居益復遣總兵俞咨皋伐之。荷人大敗。禽其將高文律。斬之。八月。荷人請和。許之。與互市。乃退澎湖。而東入臺灣。先是海澄人顏思齊居臺時。鄭芝龍附之。賊去。而荷人來。僭地於土番。不可。給之曰。

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爲纒。周圍里許。築牆圍遠城以居。駐兵二千八百人。附近土番多服焉。

六年夏五月，西班牙政府自呂宋派遠征軍。以剿將之。率戰艦八艘。築山爲營。駐兵防守。而臺之南北遂爲荷西二國所割據。當荷人入臺之前。日本人已先在此。以臺灣爲南洋所經之地。往來頻繁。及荷人至。課丁稅。日人以先來之故。不從。法令亦不能強其奉行。於是始與臺灣領事有隙。爪哇總督嘉爾風芝如欲達日本貿易。擢其子俾勒爾盧爲臺灣領事。且命至長崎。經交涉之案。俾勒爾盧蒞任未久。而濱田彌兵衛之事起。初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受幕府命。航海往福州。途次澎湖。爲荷人所苦。歸大憤。欲雪恥。謀歸長崎市人濱田彌兵衛。彌兵衛素負勇俠。慨然許之。與其弟小左工明子新藏率市中壯士十二人。以崇禎八年春三月二十日至臺。同船華人某告荷人。荷人驗其船。搜奪兵器及旗。留之。牒報爪哇總督。請處分。彌兵衛淹留四月。不得歸。借貨物。久之無所得食。憤甚。六月二十九日。率衆三人至領事館。豫伏援兵。面求解纜。不聽。彌兵衛大怒。直前環之。左右愕眙。伏兵奮起。有執兵入衛者。新藏揮刀斬之。臨責其備莫敢動。乃拉領事歸旅館。領事告其屬。示購車。若日人果有復仇之心。則以兵拒之。彌兵衛亦慮有變。乃與立約。曰以領事之子及官一荷人三爲質。而日本亦以末次平藏之姪及五人交質。日荷兩領事須放前捕土番十一人及華人通譯。並歸其財產。曰應以相抵之物贈彌兵衛。以洗恥。曰日本人所失華絲二萬觔。須以八萬六千盾賠償之。凡約五日而成。七月初四日交領。明日因荷人於長崎。既而領事之子喪死獄中。其後七年。始放荷人歸國。自是日人之勢力始衰於臺灣。及領港之令行而後絕跡。

二年。西人復入淡水。築多眠古城。爲犄角。駐領事。圖土田。以鎮撫土番。當是時雞籠淡水均爲荒蕪之地。華人亦少至者。草莽叢生。居者輒病死。故西人亦大覺經營也。五年。西船運糧至蛤仔難海岸。爲土番劫殺。發兵討之。六年。西人始至大浪米。南迄竹塹。謀殖民。而神甫輒遭毒害。乃止。

當荷人人臺之時。福建沈繼上奏巡撫南居益曰。紅夷潛退大海。蓄意叵測。征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僭陳穆敬

遲遲。委官宣撫。約爲共遷。未知可允行否。澎湖雖僻居海外。實漳州門戶也。無論紅夷灣泊。卽日本西洋呂宋諸國亦所必經。地最險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澎湖之。中間一灣。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灣。可泊舟數百隻。四圍山地。可作園。栽種黍稷瓜果。牧養牛羊牲畜。未可遽變爲田。以山多瘠土。無泉可灌也。今欲使紅夷不敢去住澎湖。諸國不得往來澎湖。其策有六。一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湖內。二曰招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以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蕩。以助糧食。五曰建設公署營房。以安官兵。六曰開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儲糧食。此六議似當斟酌奉行。失澎湖險地。什倍南澳。地在海島。風盜叢也。萬歷初年。撫臺劉繼齊公通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生鎮於中。祇合兵民完結。田土開闢。屹爲海邦重鎮。俾夷不敢窺伺。漳潮順以安枕。信明驗矣。今澎湖可做而行之。請設遊擊一員。坐鎮湖內。仍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爲之輔佐。擇閩中慣歷風濤諳練水路者充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俾諸夷不得復窺中土。併職久任責成。凡兵之過退。燭之出入。咸游擊是賴。三載加銜。六載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奏廉幹佐貳。不時查點。如兵士有虛捏。月糧有虧減。參處查究。追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勤懲。永奠沃壤。殆與南澳一鎮。並爲閩中屏翰矣。此議設游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有兵戍。戍守哨操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也。其糧或出自庫泉二府。或支自布政司庫。原有定議。沿海捕魚之民。懷澤以充之。或撥出洋遠探若干名。遇賊則攻擊之。或撥守港內若干。有警則應援之。游擊標下親兵與把總哨官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戍兵一人。不許虛冒戍兵月糧一分。其月糧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彙鑒包封。逐名唱給。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剋減。尤不許防館吏書需索常例。以奪兵食。此游兵營堡宿弊。亟宜申明禁革之。凡汛地之守探。具數報院道。以便查考。夷情之緩急。飛報院道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事。自有軍法。庶水陸並進。犬牙相制。澎湖一藩。可保無虞。此議戍兵之策二也。夫各築游船。每板薄釘樁。委官製造。價銀十不給半。一遇海濤。便自潰裂。安可出戰。今宜令獨船者俱價製造。每船應費汛方許修理。徵費汛方許改造。俾給半價。則造船無船均出一



手。或不敢以敵漏之舟。自試蛟龍之窟耳。若火蕩尤紅夷所居者。中左所火攻。已破其膽。大舟四集。自爾霄遁。則火器當多備明甚。而大統大船尤不可少者。主遣大船十餘隻。安置大銃十餘門。布列港口。俟賊至夾攻之。夷酋憚我長技。不敢不收我艤士。且運通無敢再出。此議皆編火器之策三也。澎湖山地雖云頂上。不堪墾田。而適度其興之試。亦可播種禾穀者。即黍稷燕豆甘蔗梁木。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廣招閩粵海澄濱海黎庶乏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墾犁鋤種子以往。就居墾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子。方成家業。并畜牛羊。捕釣魚類。少資糊口。仍禁遊擊總哨各官。不許索租粒食。各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力種植者。亦聽之。明季十年以內。決不抽稅。俟十年以後。田園果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爲犒賞官兵之費用。務使民兵自安。永遠樂業。此議招民開墾園地之策四也。夫官既守海。必有兵房居之。戍兵寓民。亦須作營房幾舍爲環身計。今澎湖守府公署。或在鎮海港口。或在娘媽宮側。當宜舊基擴充。量撥百名。環列左右。仍設倉庫數間。爲貯糧之所。擇民爲牧場。以備操練。而暗澳口相對二號坡及東北而大中墩。各設查營舍。以爲守禦。方免各兵暴露。船兵營兵輪流撥用。少均勞逸。即招募種植民居。就令自蓋營舍。或官量給房價。歲附兵營居住。相依爲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屬兵營之策五也。夫澎湖大灣上下。官兵船隻把港。則番船不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兩洋。以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自紅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一夥豪右奸民。倚藉勢官。信納游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出外爲。徑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國買賣寬利。中以銷礦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貨也。禁愈急而豪右出沒愈神。法愈嚴而衝沒賣放更健。且恐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旦黃明佐之儔。仍走夷鄉。代爲審策。更可慮也。故不如俟澎湖設兵鎮後。紅夷息肩。暫復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澎湖。杜游將誘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有夷人在船。即拿送上司。以奸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之腹。亦可以夷增中國之利。俟澎湖設官建城之後。可徐議爲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上迂議六款。似可爲澎湖善後之一助。而通商一款。亦聊備後日變通之微權。伏望臺上不棄迂

朽。仍會藩臬巡海守巡司道泊船兵副參等衙門。面議停委。一面驅請。一面舉行。非但澎湖一島。堪與南澳並稱重鎮。而八閩士民。永有牧賴矣。居益不從。八年。給事中何楷奏陳靖海之策。其言曰。今欲靖寇氛非堵其窟不可。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初貧民至其地。竊漁鹽之利。後見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堵之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出兵四犯。我乘其虛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不聽。

十年。荷人犯粵東。乞互市。不許。歸而盤踞臺灣。先是東印度公司經營爪哇。及據臺灣。更增勢力。數年之間。地利日開。厥土黑壤。一歲三熟。而華人來者日多。凡有一萬五六千人。以與中國日本互市。守吏俸祿薄。不足用。亦各營商業。博私利。於是荷人商務冠於東洋。然課稅繁重。制王田。募民耕之。計田以甲。每丁徵稅四盾。領事之初。歲收三千一百盾。其後增至三萬三千七百盾。蓋移植者衆。而歲入亦巨也。十二年。東印度公司派員來臺。視行政。六月。荷將郎必即里哥率夾板犯閩浙。閩撫鄒維琿拜鄭芝龍爲將。破之。自是不敢窺閩海。

十三年。荷人以西人之據北羅也。上書爪哇總督。欲發兵逐之。而西人方與葡萄牙合。謀奪其海權。然荷人國力方盛。夏五月。臺灣領事波字烈士致書西人。請撤退。曰余不忍生民罹禍。女其連舉城降。西領事昂陸路復曰。城固在也。女其來取。八月。荷人以戰艦攻雞籠。不勝。已而呂宋有事。裁戍兵。荷人乘勢攻之。翌年春三月。又以兵五百伐淡水。西人戰不利。閉城守。久而援絕。九月初四日。乃棄城定。凡西人據臺十六年。而爲荷人所逐。

宏光元年。臺灣領事集歸化土番之長老。設評議會。以布自治之機。分番社爲南北二路。立村長。理民政。事歸事約束。每年三月初八日開於北路。四月初四日開於南路。其時歸化番社。曰新港。曰日加瀾灣。曰龍城。曰麻荳。曰大總降。曰大傑順。每年五月初二日。主計官集公所。召商賈社。謂之社商。凡番耕獵之物悉界

之。而與以日用之物。其令嚴密。番莫敢犯。當是時土地初闢。森林未伐。麋鹿之屬滿山谷。獵者係照納稅。其皮折餉。售於日本。肉則爲脯。荷人以牧畜之利。南北二路設牛頭司。放牧生息。千百成羣。積大。設欄食之。以耕以牧。

永歷二年。荷人始設耶穌教堂於新港社。入教者已二千餘人。各社設小學。每學三十人。課以荷語荷文。及新舊約。牧師嘉賓士又以番語譯耶教問答及摩西十誡。授番童。拔其畢業者爲教習。於是番人多習羅馬字。能作書。削製管路尖料。注墨於中。揮寫甚速。凡契券公文均用之。三年。五學學生凡六百餘名。荷人又與番番。教化之日日進。

十年。荷人復築城赤崁。背山面海。置巨砲。增戍兵。與熱蘭遮城相犄角。華人多往雜多。終爲所苦。遂遁而謀獨立。十一年。甲璉郭懷集同志。欲逐荷人。事洩被戮。懷一在臺開墾。家富肉饒。多結納。因憤荷人之虐。思戡滅之。九月朔。集其黨。醉以酒。激之曰。諸君爲紅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計不如一戰。戰而勝。臺灣我有也。否則亦一死。唯諸君圖之。衆皆憤激欲動。初七夜伏兵於外。放火焚市街。居民大擾。屠荷人。乘勢迫城。城兵少。不足守。急報熱蘭遮。荷將高爾卑率兵一百二十名來援。擊退之。又集歸附土番。合兵進擊。大戰於大湖。郭軍又敗。死者約四千。是役華人陣死者千數百人。

懷一之謀既挫。數年無事。及開延平郡王鄭成功威震東南。荷人恐。增兵肅。而成功以中原多故。未遑征討。金陵敗後。竊蹙兩島。乃稍稍議遷。荷人亦大戒嚴。輒捕華人之富家爲質。遇有嫌疑。即囚之。或殺之。華人含恨。遂洶洶欲動。十四年。臺灣領事郭易度請援於印度公司。命爪哇派艦十二。運兵來平。於是臺灣戍兵計有三千五百人。艦將以爲無恐。移下廈門。詰成功曰。若欲戰乎。抑欲和平。成功喜曰。余不欲戰也。而臺灣領事終不釋。荷艦許議會謂其多事。召歸兵艦。艦長既還。遂勸郭易度畏怖。將召歸。以郭冷谷代之。未至而鄭師來伐。

十五年。成功在南島。地蹙軍孤。議取臺灣。適荷蘭甲璉何斌負債走廈。盛陳沃野千里。公天府之國。且言可

取狀。成功究其圖略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召諸部計議。吳豪對曰。藩主以遠取臺灣下問。蔡開其水路險惡。砲臺堅利。縱有奇謀。亦無所用。不如勿取。成功曰。此常俗之見。不足用於今日。黃廷曰。果如吳豪之言。是以兵與敵也。勿取爲便。成功又曰。此亦常見解。馬信曰。藩主所慮者。以諸島難以久拒諸人也。夫欲壯其枝葉。必先固其根本。此萬全之計。今棄百七開眼。不如先統一旅。往觀其地。可取則取。否則作爲後圖。亦未爲晚。而藩將終以險遠爲難。唯楊朝棟力陳可取。成功意銳。撰乾車中。率兵二萬五千。三月。泊澎湖。令陳奇揚祖林福張任守之。詢曰。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原。曩者出師北討。未獲膚功。故率我將士。冒波濤。欲開不服之地。暫寄軍旅。養籌待時。非敢貪戀海外苟延安樂也。唯天唯祖宗之靈。其克相余。至鹿耳門。則水驍戰丈餘。大小戰艦觸尾而渡。縱橫爭入。荷人大驚。以爲自天而下。引兵登陸。克亦嵌城。荷人退保熱蘭遮。以兵二百四十擊鄭師。鄭師四千繞城戰。荷軍大敗。亡一隊長。而鄭艦亦擊沉荷艦。餘悉遁。荷艦摩阿利走報爪哇。阻風五十日始達。鄭師攻城不下。四月二十六日。成功命使者以書告曰。執事率數百之衆。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而余尤怪執事之不智也。夫天下之人固不樂死於非命。余之彰告執事者。蓋爲貴國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於殘虐。今再命使者。前往致意。願執事熟思之。執事若知不敵。獻城降。則余當以誠意相待。否則我軍攻城。而執事始揭白旗。則余亦生戰。以待後命。我軍入城之時。余嚴飭將士秋毫無犯。一聽貴國人民之去。若有違者。余亦正術之。與華人同。夫戰而和。古有明訓。隨事而斷。智者所護。貴國人民遠渡重洋。經營臺島。至勢不得已。而謀自斷之道。固余之所壯也。然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爲貴國所踞。今余既至。索此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執事不聽。可揭紅旗請戰。余亦立馬以觀。毋游而不決也。生死之權。在余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唯執事圖之。郭易度復書不從。其明日果樹紅旗。聚勇子於城中毀市街。鄭師攻之。見。乃築長圍以困之。出路不野。於是多殺荷人。報宿怨也。鄭師聞其商人羅谷具。令入城勸降。荷人不從。又捕其民五百。悉斬以徇。爪哇評議會既勸郭易度。以郭冷谷代之。方二月而摩阿利至。始知鄭師伐臺。乃復郭易度之職。派兵七百船十隻馳援。郭冷谷既至臺灣。遠望紅旗。而港口又郭艦雲

集。灌向日本而去。既而爪哇後兵踵至。城兵亦乘勢出擊。鄭師力戰。荷軍又敗。失船二。乃召同黨龍淡水成兵。潛載歸。謀死守。於是鄭師暫息。會清使自福州來。約荷人先取金廈。荷人從之。調軍艦五艘往。遭風破沒。餘艦入港。爪哇。而臺灣之兵力愈薄。堂鄭師之接兵也。有華人自域中出。請急攻。陷其兩隅。荷人恐。成功又告之。乃降。十二月初三日。率殘兵千人而去。而臺灣復爲中國有矣。是役也。陷閩七月。荷兵死者千六百人。自大啓四年。至永曆十五年。荷蘭據有臺灣凡三十八年。而爲成功所逐。於是鄭成功之威名震乎寰宇。

連橫曰。臺灣之名。始於何時。志乘不詳。稽諸互異。我民族生斯長斯。聚族於斯。而不知臺灣之名義。毋亦數典而忘其祖歟。余嘗考之史籍。驗之地望。隋唐之際。以及宋元。皆稱琉球。明人不察。乃呼東番。故鳳山縣誌曰。或元以前。此地與澎湖共爲一國。而同名琉球。臺灣小誌亦曰。閩人初呼臺灣爲大琉球。而稱沖繩爲大琉球。和臺灣爲小琉球。不知其何所據。文獻通考諸琉球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水行五日而至。旁爲毗舍耶。臺海使槎。謂毗舍耶則指臺灣。非也。毗舍耶在呂宋一島之一。密邇臺灣。其名猶存。故曰其旁也。而舊時之稱者曰北港。方輿紀略曰。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即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卽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臺灣。按北港一名煙港。卽今之笨港。地在雲林縣西。屢爲海舶出入之口。而往來者。以北海名臺灣也。臺灣縣志曰。荷蘭人北港。築城以居。因稱臺灣。然臺灣之名。始於荷人否。志稱荷蘭人南來北。築碑城。制若崇臺。海濱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以爲附會之說。臺灣果出荷人。則荷人著書當用其名。何以又稱爲小琉球耶。韓洲文稿曰。萬歷間。海寇加思。有兵船。始相率渡。思齊踞臺。率於荷人三年。若微此說。則臺灣非出於荷人也明矣。然臺洲之說亦有未確者。澎湖曰鯨片曰。明季周嬰遠遊。載東番一信。稱其地爲臺員。蓋閩音之轉也。臺灣之名入中國始於此。據是則上番之時。閩人已呼東番爲臺灣矣。周嬰閩之甯田人。當明中葉。漳泉人已有入臺僑住者。一葦可航。聞見較確。或曰。臺灣原名埋冤。爲漳泉人所號。明代漳泉人入臺者。每爲天氣所虐。居者



## 卷二 建國紀

永歷十五年冬十二月。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鄭成功克臺灣。居之。成功福建南安縣石井人。初名森。父芝龍。娶日本士人女田川氏。以天啓四年七月十四日。誕於千里濱。是夜萬火齊明。遠近異之。鄭族。芝龍與顏惠齊。爲盜。居臺灣。往來閩粵之間。朝議招撫。未久而去。崇禎元年。乃率所部降於督師孫文燦。三年。以平粵盜征生勲。焚荷蘭收劉香功。遷都督。於是成功在日本已七歲矣。芝龍屢使人謂之。不能得。已而歸焉。成功丰儀整秀。個懷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常。季父芝豹所屈。叔父鴻逵獨俾視焉。讀書頗敏。而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允一見。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爾所及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試高等。食餼二十人中。開廬山錢謙益之名。執贄求學。謙益字之曰大木。金陵有術士視之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者。北京既陷。福王立江左。故元宏光。封芝龍南安伯。鴻逵靖西伯。二年。唐王卽位福州。故元隆武。晉芝龍平西侯。鴻逵定西侯。俱加太師。已而成功隨見。帝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母相忘也。因賜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縱同驍騎。自是中外皆稱國姓云。是年日本遣歸其母。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一日成功見帝愁坐。跪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不反顧。所以死捍陛下矣。及兩浙叛。關門不戒。芝龍出師。駐不營。三年六月。封成功忠孝伯。八月。帝親征。駐遼寧。武毅伯施琅撤關兵歸。駕陷汀州。成功南潰。清軍奔入泉州。田川氏死焉。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猶豫未敢迎師。清貝勒博洛遣人招之。大喜。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不從。遂進降。至福州。博洛挾以俱北。成功雖遇主內附。實未嘗一日與兵權。意氣狀貌。猶舊也。既力諫不聽。又稱母死非命。悲歌慷慨謀起師。繼所著儒巾欄衫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曰。昔爲國子。今作孤臣。向背棄留。各有作用。謹謝僞服。唯先師鑒之。高揖而出。襁褓亂旅。聲淚俱俱。與所舊陳輝張施琅陳鼎施顯洪旭等。願從者

九十餘人。乘二巨艦。斷纜。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和忠孝伯指討大將軍韓臣圖殺。時年二十有三也。翌年。暹羅永明王即位肇慶。改元永歷。則事朝提師。歸自南澳。蓋乘精練。時廈門金門爲鄭彩及弟聯所購。乃泊鼓浪嶼。與廈門隔帶衣。廈門者中左所也。金門者閩州也。聯同安。爲兩島。七月。會鄭彩兄弟伐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達合攻泉州。敗清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退至城下。清軍來援。成功回島。鴻達補舟泉。所在起應。二年春。帝在桂林。三月。成功伐同安。克之。以蘇實爲知縣。進攻泉州。七月。修國器陳。李率率清軍至。鴻達入潮。成功回島。使如日本購兵。不報。已而清軍攻同安。守將邱繼祥壯猷及黃雲魯死。十月。帝遣使至島。封成功政遠侯。三年春。帝在肇慶。成功募兵銅山。三月。以應璩楊才黃廷何宸樞廉明張英伐漳浦。守將王起鳳降。尋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清軍力攻。宸樞死焉。七月。封成功爲延平公。隨使賈方物。率師入潮。至碣石衛。是年全粵俱奉在朝。四年春。伐潮陽。未能下。時兩島爲彩聯所隔。其將軍黎飛恣肆不道。成功密詣諸將曰。兩島吾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乃嚴部勒。中秋抵廈門。盡併聯軍。可四萬餘人。威稜日振。已而設之。彩率所部之南中漁獵。數年復之。卒於家。十一月。帝在南寧。十二月。清軍徇廣州。鎮帥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援之。五年春正月。率師而南。二月。舟次平海衛。鴻達棄揭陽回島。闔撫張舉嬰桂果。以馬得功襲廈門。鴻達未至。鄭芝莞無設備。未戰而潰。大學士曾櫻死之。鴻達至。攻以功。傳功不得退。使謂鴻達曰。公等家屬皆在安平。脫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達患之。且不虞成功之驟至也。逸之。四月。成功至自平海。得功去兩日矣。以失律罪殺芝莞。芝莞成功從叔也。諸將悚懼。兵威復振。凡六萬餘人。鴻達泊白沙。築寨以居。左先鋒施琅得彈遁於清。是時帝在安隆所。五月。伐南溪。十一月。敗清提督楊名高於小營嶺。十二月。伐漳浦。守將楊世德陳亮策降。六年春正月。帝在安隆所。成功攻海澄。守將邢文興降。遂取長泰。中提督甘輝遇清將王進於北溪。鏖戰竟日。進敗。圍之。總督陳錦來援。復之。錦走泉州。遂破長泰。諸邑俱下。五月。清金甯總兵馬逢知來援。突入漳城。成功圍之。弗下。防鎮門山以水灌之。是夏不克。復中食。枕許死者七十餘萬人。七月。陳邵軍於鳳山尾。其奴唐成棟刺之。以首來



獻。成功歎曰。僕隸之人。而背戕其主。是天下下無刑也。賞其功而終殺之。十月。清帥金固山樓至。乃解圍。收兵保海澄。七年春。帝在安隆所。五月。金固山來攻。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進謀。左右死者屠積。指揮自若。益治軍。既而矢盡雨下。成功大呼曰。天尙資吾。無驚吾軍。須臾下息。敵碎其座。忽一夜空敵退。成功詐謂敵。是將臨城矣。執兵持斧以待。曰敵至方砍。清軍落礮入郭。棄輿之。固山背遁。澄守益堅。當是時沿海諸堡。懷饒。以黃燈爲餉鎮。燈少有才。陰事招權。成功收而殺之。鄭氏軍興以來。兵律嚴肅。無所淫。軍行之間。知人孺子。至與爭道。故民尤愛之。八年春。清廷以鄭賈二員來講。封成功海澄公。芝龍同安伯。功遂率化伯。左豹左都督。成功不從。於是真芝龍於高祖。戊芝豹於寧古塔。成功不顧。十月。伐漳州。鎮劉國軒開門降。十邑俱下。乘勢略泉州屬邑。守將韓尙亮力守。當是時水陸兵勢。觸至風起。浸尋衍溢。分所部爲七十二鎮。故中左所爲思明。以鄭會知州事。立儲賢館儲材館察言司賓客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國事。以壬午舉人潘於昌爲吏官。兼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鑑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浙人程賜璠爲刑官。戊子舉人馮澄世爲工官。本監國魯王瀘溪王亨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悉贈給之。禮待避亂諸紳王忠孝唐若騰沈陰期辜朝薦徐宇遠紀許國等。皆名客也。軍國大事。時諮問焉。凡所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永歷帝坐。疏而焚之。九年春。帝在安隆所。正月。以林勝伐仙游。五月。拜定西侯張名振爲元帥。忠靖伯陳即副之。以二十四鎮入長江。加戶官洪旭爲水師右軍。北鎮區六御爲五軍戎政。偕伐舟山。克之。已而者軍來襲。六御死焉。台州鎮馬信率波鎮張宏。均來歸。六月。望安平鎮及漳州惠安南安同安。七月。使如日本。修舊好也。十一月。清定遠大將軍濟度入閩。成功回島。十年春。帝在安隆所。歸入雲南。正月。濟度輒侵略沿海。三月。攻兩島。遇風而還。四月。以蘇茂黃格伐碭陽。不克。斬茂以徇。梧槽誅。以海澄降清。重地也。甘陳聞亂。進攻不勝。乃入土城。取舊積儲。遂奉成功破閩安。逼泉州。轉略溫台等郡。浙東俱震。十一年春三月。帝在雲南。鴻逸卒於漳州。成功圖島。尋遣將城福州峽江牛心塔。以陳斌林銘杜輝等守之。清軍來攻。銘輝退。斌無援降。嗣被殺。甘輝周全斌等攻事德。斬滿帥阿克塞。一軍大震。十二年春正月。帝在藏

城。遷洛平伯周金湯航海至思明。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張萬福諭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季山祥符伯。餘各拜爵有差。乃議大舉。往復南京。七月。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兩島。部署諸將。排力士身披鐵。畫以朱黼彪文。留其兩目。執斬馬大刀。陳於行首。但砍馬足。號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鐵人八千。號八十二。戈船八千。揚帆北上。至浙江。克樂清等縣。次於羊山。公處所破。飄沒八千餘人。幼子睿格強皆死。乃泊滬洲理。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永昌。五月。師出崇明。諸將請先取之。不應。六月。移吳淞江口。入江陰。七月。至焦山。祭告天地百神及大祖崇禎陵武諸帝。鄭英督師。衆皆感激。徐清軍已據上流。防備甚嚴。以鐵鎖橫江。開之。張江龍。成功謂諸將曰。瓜鎮爲金陵門戶。須先取之。授諸將機宜。有程應璠等右提督馬信傳鍾鎮余新等進軍譚家洲。又遣材官張亮督水者。沿舟行。即進據瓜州上游。燬木城。大鑪由南。小舟由北。自督親軍及中提督甘輝左鎮提督翁天佑先鋒鎮楊祖。建大將旗鼓。直擄瓜州。將朱衣昨左鎮龍等率滿漢騎兵一萬。背港而軍。戰力合。張亮已斷港江龍。揚帆直進。右武衛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水登岸。直破瓦陣。斬龍於橋下。衣昨奔城。正兵鎮韓英等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登江介之山以觀。應兵疾進。陷城北隅以入。騎兵盡殲。衣昨。逸之。後提督萬福亦繞瓜州之後。潰其餘卒。清軍大敗。死者不可勝數。以援剿左鎮守瓜州。暨紀推官柯平爲江防。命兵部侍郎張煌言督理戎政楊朝棟兵部主事袁起震督阮美及羅蘆章等。進取蕪湖。遂亂揚子。趨鎮江。清提督管效忠率雲南之兵數萬。分道馳至。夜紮銀山。以騎兵當大路。成功以銀山爲必爭之地。奪而據之。列陣以待。遲明。清軍分五道而來。三萃鄭壘。不動。騎騎如雨。成功令發火礮。多鼓鉤。履瓦皆震。清軍下馬死戰。薄午。鄭軍益奮。遂大敗之。喋血填壕。效忠僅以身免。明日。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通等來降。成功登京峴之山。大饗士卒。慷慨賦詩。命全斌黃昭守鎮江。屬邑俱下。以張煌言楊朝棟招撫江南。袁起震徐長春招撫江北。於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州六合等府豪傑。多起兵響應。南廷大恐。驟撥兵。甘輝適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俱坐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帥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勞而定矣。不聽。

學師登舟運取南京。傳檄四方。八月。至觀音門。以賈安總督水師。守三叉河口。率所部由鳳儀門登岸。軍於獅子山。招諸將登閱江樓。以望建業主氣。令諸將列於江東門外。自率十餘騎。躬歷城下。度營壘。分屯漢西門觀音山。獨與五親軍駐岳廟山。留先鋒鎮中街鎮於獅子山。欲久困之。南京守將梁化鳳約期降。許之。甘輝諫曰。以臣觀之。則尚速也。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糧且未定。則勢可拔。若彼集糧固。緩難圖也。君必憚之。不聽。既而清軍以千騎試前鋒營。余新敗之。遂輕敵無備。縱軍捕魚。成功。復與英馳驅之。新猶故。化鳳知其弛。由鳳儀門穴城。乘夜喇校。直薄新營。新不及甲。倉皇拒戰。遂被禽。副將董廷中磨挾柱死焉。成功聞鳳儀門破。遣翁大佑援之。已無及矣。越二日。清軍以步卒數千。出觀音門。直搗中堅。成功率親軍右虎衛陳鵬右衛鋒張萬祿擊之。清軍復以數萬從山後出。薄左先鋒營。楊祖拒之。三合三却。後勁鎮楊正授副右鎮姚國泰敗走。前衛鋒鎮盧衍行軍司馬張英死於旗岩之下。清軍從山上而擊。右武衛林勝左虎衛陳魁俱力戰死。後提督張萬禮獨戰於大樑頭。殺人最多。無援而覆。副將魏標機世用洪復督理戶官潘廣鍾儀衛等皆戰沒。唯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衛鋒援剿後鎮之軍獨全。成功壓軍退。爭舟而渡。甘輝殿。且戰且却。至江。騎能鬪者三十餘人。凡所擊殺數百十人。馬蹶殺獲。死焉。成功既至鎮江。議還島。以馬信韓英督舟師守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殿。餘軍次第而退。九月。攻崇明。不下。正兵鎮土起鳳陣沒。以陳輝阮美羅章等守舟山。劉猷與清軍戰於溫州。敗績死之。十月。師至思明。建忠臣祠。以甘輝爲首。十四年春。帝在緬甸。五月。清廷以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會師來伐。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撤廣東降將許隆羅利等分道而至。成功以陳鵬督諸將。守高崎。邊同安。鄭泰出漳州。絕廣東。而自勸諸將。扼海門。海門在海港之口。命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揚微而游。令未畢。渡船猝至。諸將倉卒受命。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清軍所乘。與堯策俱死。陳鵬舉火。滿兵高躍。船乃得出。既得上流。成功自手旗起師。引巨艦橫擊之。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北人不諳水。皆退。眩暈而不能軍。僵屍布海。有滿兵二百餘人棄舟。登圭嶼。命之降。宵遁之。是日同安船越高崎。陳鵬約降。飭所部勿動。清軍特應。船未近。涉水爭先。其將陳麟不與謀。曰事急矣。當決死。應所

屬與殿兵鎮陳章合擊。清兵披甲退陷於潭。死者十七八。首領哈喇土是止焉。殺滿兵一千六百餘人。收押戮之。以蟒代。蘇利等後二日至。知諸路告歸。歸太武山而還。率自殺於福州。於是竟成功之世。無敢執獲者。十五年春。帝在緬甸。成功議取臺灣。克之。語在開闢紀。十二月。以熱蘭遮城爲安平鎮。改名王城。建桔柣門。志故土也。府城爲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一縣。二以楊朝棟爲承天府尹。祝敬爲天興知縣。莊之列爲萬年知縣。澎湖別設安撫司。各戍軍兵。以周全斌總督南北諸路。已而楊朝棟祝敬有罪。殺之。以鄭省英爲府尹。黃安守安平。率何斌禹信楊祥潘拱辰等。帶銃手三百。牌手三百。弓手三百。巡視番社。錫以綢布。番會大說。率衆精誠。馳約束。既歸。大會諸鎮。成功曰。爲治之道。在於足食。足食之後。乃可足兵。今賴皇天之靈。諸將之力。克有茲土。豈敢爲晏安之計。然而食之者衆。作之者寡。倘一旦匱餉。師不宿飽。則難以圖邦家。今臺灣土厚泉甘。膏壤未闢。當用寓兵於農之法。庶可以足食而後足兵。然後觀時而動。以謀光復也。黃安曰。開闢關土。創業萬世。諸將自當遵行。但其法何如。願垂明教。成功曰。夫法古者可以制宜。明時者可以圖治。古者量入受用。量地取賦。至商鞅遂爲井田。亦行九一之法。周代因之。鄉出師徒。里出車馬。兵民無分。及秦始廢井田。後代不改。故兵自爲兵。民自爲民。籌餉轉輸。屢爲國患。故善爲將者不得行屯兵之法。如充國之屯光中。諸葛之屯斜谷。姜維之屯漢中。杜預之屯襄陽。而後戰無乏糧。守無饑色。若夫元代之分地立法。太祖之設衛安軍。乃天下已平。恐慮廢弛之。故爲農者七。爲兵者三。非無故也。今臺灣爲新創之地。羈縻處海濱。安敢忘戰。故行屯田之法。俾留勇衛衛二旅以守安平承天。餘鎮各按分地。分赴南北開墾。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三年之後。乃定賦稅。農隙之時。訓以武事。俾無廢弛。有事則執戈以戰。無事則負耒而耕。而後可以圖長治也。諸將皆聽命而行。於是五軍舉發各鎮赴竹文溪之北。前鋒後勁左衝各鎮赴二府行溪之南。各擇地屯兵。插竹爲社。斬茅爲屋。而養軍無患。

十六年春正月朔。成功朝諸將於安平鎮。遙拜帝座。嗣聞清人棄芝蘭於北京。子孫皆被害。擗踊哭泣。令諸鎮守禦。先是清人從降將黃梧之策。遷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入內地。禁出海。以絕接濟。并毀鄭氏祖墳。

成功開之。歎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瓠土。其誰能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千里。盡獨而棄之。使田廬墟遠。墳墓無主。寒燭孤兒。望哭天末。唯吾之故。以今雖披猖。亦復何用。但當收拾殘民。移我東土。闢地休兵。養精蓄銳。以待天下之清未晚也。當是時帝在漢城。或曰殺矣。或曰幽矣。或曰遣矣。成功猶奉朝朝水雁。成功治軍嚴。諸鎮莫敢犯。馬信簡曰。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成功曰。不然。法貴於嚴。庶無積弊。後之守者。自爲易治。是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莫不用嚴。况臺灣爲新創之地。非嚴無以治軍。非嚴無以曉衆。唯在制宜而已。三月。以洪開那爾等十人管社事。命諸將各移眷入臺。南澳饒陳豹不從。討之。以杜輝留守。初羅馬神父李烈羅在廈傳教。成功禮之。延爲幕客。當是時華人之在呂宋者數十萬人。久遭西人苛待。諸將議取呂宋爲外府。成功使李科羅至馬尼拉。說呂宋總督入貢。而陰懷華僑起事。將以舟師援之。事洩。兩人戒嚴。集兵馬尼拉。毀城毀紫。以防竊寇。而華人已起矣。應戰數日夜。終不敵。死者數萬人。或罵小舟至臺灣。多溺死。成功撫之。而呂宋仍倣擾。又慮鄭師往討。乃命使者隨李科羅乞和。諸將欲問罪。未出師。而成功病革矣。成功有子十人。世子經年十九。居廈門。與乳媼適。生子以嗣。成功大怒。令意昱洪有鼎至廈。諭鄭泰殺經及庶夫人。以教子不嚴也。諸部大驚。又聞成功病。謀保全之。爾經子也。不可拒父。諸部臣也。不可拒君。唯余於成功爲兄行。謂兄可拒弟。乃殺乳媼及兒以報。成功不肯。解佩劍與昱命再至廈。適周全狀自南澳回。亦奉命。諸將誘執之。夏五月初八日。成功病革。尙登臺備臨。乃冠帶。請太福調出。坐胡床。命左右進酒。折閱三帙。歎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哉。遂薨於臨殿。年三十有九。臺人以其薨爲難理。十四日。計幸。經即位。發喪。修喪遽行在。聞鄭經爲臺都主。經毅然。乃出全斌爲臺都督。陳永華爲諸將參軍。馮錫範爲侍衛。整師欲東。秋七月。清靖南王耿繼茂聞浙總督率軍人來講。經不從。秦等請經曰。吾將東。諸君善圖之。議照朝鮮事例。讓中軍都督張永嘉督之。不報。來嘉還。以忠振伯洪旭永安侯黃廷輔率守廈門。并澎湖山南澳諸將。毋須戰守。冬十月。經至澎湖。歷巡各島。乃赴臺。黃昭曙謀長謀拒經。陳鄭梅盛。爲全斌所殺。衆倒戈。經免胄示之。黃安大呼曰。此吾君之子也。其速往迎。經遂入王城。變

入見。復爲叔侄如初。十一月。率全斌巡視南北二路。鎮撫諸番。

十七年春正月。漢賊討至。經略率師稱永勝。以統領顏望忠守安平。勇衛黃安鎮承天。提調南北軍務。率全斌永華錫範等度。以泰番結黃昭蕭拱宸等謀抗拒。事露。夏六月。黃酒邀泰。縱殺之。泰子續緒弔鳴職亡歸。冬十月。繼茂率泰國投誠降軍。合荷蘭出泉州。提督獨得功出同安。降將施琅黃梧出漳州。分道並進。囑部署諸將。令全斌禦之。十九日。會於金門島沙港。荷蘭夾板十餘舟。巍巨如山。衆舟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礮艦二十艘。往來奮擊。剋疾如馬。荷人發礮無一中者。清軍見之。兩貽相視。翼翔而不敢下。得功殿。爲全斌所獲。已而耿李各濟師。琅梧亦至。鄭師不敵。退守銅山。清軍入金廈。環兩城。窺其地。收寶貨婦女而還。兩島之民聞焉。

十八年春正月。援剿右鎮林順降清。二月。南澳護衛左鎮杜輝亦降清。洪旭言曰。金廈新破。銅山難守。不如退保東都。以待後圖。經從之。命永華錫範鳳黃夫人先行。宗室與靖王瀟溪王巴東王魯王世子。暨鄉紳王忠孝蔣朝薦盧若騰沈倫期郭貞一李茂春悉扁舟從。至澎湖。與旭歷視諸島。旭曰。澎湖爲臺灣門戶。上通江浙。下達南洋。必須建設重鎮。以固海疆。若澎湖有失。則臺灣無所恃手足。乃議疊嶺宮。左右峙各築礮臺。烟火相望。令薛進思嚴鑑林陳等守之。初全斌奉檄與黃廷殿。而與洪旭有宿嫌。遍疑不往。途降清。廷亦受黃梧之誘。經既入臺。委政永華。永華善治國。與民休息。八月。改東都爲東寧。天興萬年爲二州。劃府治爲四坊。坊置簽首。理民事。制郡爲三十四里。置鄉長。行鄉治之制。東寧初建。制度簡陋。乃徵民燒瓦。建宮室衙署。禮待選亂將紳。凡諸宗室。皆贖給之。分諸鎮土地。又行寓兵於農之法。臺灣以安。初荷人既喪臺灣。謀恢復。居於雞籠。成功命黃安逐之。既去。遂會清人攻兩島。及金廈平。徙民入界。而率泰亦班師。六月。荷將波爾德入福州。與清軍盟。議伐臺。率泰以兩蓬船援之。然臺灣防守固。不易取。乃率舟北上。次番陀山。遇颶覆沒。及是而罷。九月。英人來求互市。許之。十二月。北路土番阿狗襲亂。命勇衛黃安平之。

十九年春正月朔。經略文武賀帝於安平鎮。聞施琅疏請攻臺。集議將計議。洪旭曰。前番荷人失守。恃其險

火。獨其港道。而不防備澎湖。故我先王一鼓而下。夫澎湖爲東寧門戶。無澎湖是無東寧也。今宜建鎮安平。以礮船十艘防守鹿耳。別遣一將鎮澎湖。嚴軍固壘。以待其來。則敵不易渡也。經曰善。以楊祥守鹿耳門。顏望忠請自赴澎湖。經撫其背曰。得公一行。吾無憂矣。命趙鵬屯田軍十分之三。益以勇衛侍衛各半旅。合萬餘人。分配礮船二十艘。烏船經船各十艘。以戴捷薛進思林陞林傳等率之。又慮北鄰空虛。命劉國軒以一旅守雞籠。何祐以一旅守大汕頭。三月。望忠至澎湖。駐軍媽宮。左右時各修礮臺。以戴捷林陞守之。四月。琅誤授賊諸軍攻。舟至外洋。爲颶風飄散而回。清廷命琅及全斌歸北京。六月。經令望忠回東寧。以薛進思林陞守之。撤各鎮歸屯。七月。勇衛黃安卒。經太勵。厚葬之。以其子爲婿。八月。以諸薩魯軍陳永華爲勇衛。永華親視南北。鎮撫諸番。勸各鎮墾田。植蔗築糖。煮海爲鹽。以興貿易。而歲又大熟。民用殷富。請建聖廟。立學校。從之。擇地於軍南坊。面魁斗山。旁建明倫堂。

二十年春正月。聖廟成。經率文武行釋菜之禮。環泮宮而觀者數千人。薤薤纓纓。皆有禮讓之風焉。又命各社設學校。延師以課子弟。南州三年一試。州試有名者移府。府試有名者移院。院試取進者入太學。三年再試。拔其尤者補六內都事。三月。以永華爲學院。葉辜爲國子助教。教之。葉辜自是始奮學。洪旭諫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施琅雖出軍未定。而心不忘我。當訓練將士。以待其變。經曰。居安思危。古之訓也。習勞講武。軍之則也。不穀受國厚恩。躬承先命。其敢以此自逸。願與諸公勉之。撤各鎮屯壘之暇。以時操演。又命伐木造艦。旭以商船往販日本。購造鋼礮刀劍甲冑。並於水歷練。下至溫縣安南呂宋各處。以拓商務。歲又大有。國以富強。八月。呂宋總督遣使者來聘。且貢方物。令賓客司禮之。使者求賂款。永華不可。經命以中國之禮入覲。且申通商之約。毋過貢。毋虐我華人。使者唯唯。忠振伯洪旭卒。經親爲治喪。以其子結爲吏官。永華之姪紹武爲兵官。楊英爲戶官。葉亨爲禮官。柯中爲刑官。謝寶爲工官。劉國軒爲左武衛。薛燕思爲右武衛。何祐爲左虎衛。九月。永華以國內已治。商務富興。以江勝爲水師一鎮。駐廈門。與邊將交驩。毋擾百姓。當是時廈門荒廢。爲陳白骨水牛忠所據。招集亡命。侵掠邊鄙。勝與邱輝破之。經踞達濠。而

聘事貿易。布帛無缺。凡貨入界者以價購之。婦孺無欺。自是內外相安。轉運界邊。物價愈平。十二月。調成澎之兵屯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經賀帝於安平鎮。歸屯田之兵酒。臺人大說。道不拾遺。市物者不飾價。五月。河南人孔元章來謁撫。禮之。議縣朝鮮事例。元章回。而施琅又疏請攻臺。

二十二年夏四月。清廷以琅爲內大臣。載水師提督。焚戰艦。以爲化馴爲備兵。駐海澄。分投誠諭將於各省。六月。清水師提督遊擊鍾瑞備中軍守備陳陞謀獻海澄。密告江勝。經命統領顏望忠率師援之。事洩。瑞走廈門入臺。望忠數其叛獻銅山之罪。經不究。改其姓爲金賜名漢臣。十月。水沙連番亂。殺參軍林尼。討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清廷下旨展界。七月。刑部尙書明珠兵部侍郎蘇赫榮至福州。與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福澤壽泉州臧和。命與化知府蔣天顏賈紹齊入台。經不肯接詔。唯閩明珠書曰。嘗聞安民之關仁。讓時之謂知。古來豪傑知天命之有歸。備殃民之無益。決策不疑。委身天關。慶衍黎庶。澤流子孫。名垂青史。常爲美談。閣下通時達變。爲世裁鑒。比肩前哲。若易易制。而姓名不通於上國。封爵不出於天朝。浮沈海外。聊且一時。不令有識之士爲惋惜耶。今觀天子一旦惻然。念海濱之民。瘠瘵未復。其有去鄉離井。漂流海嶼。近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載。骨肉多殘。生死茫然。以爲均在覆轍之中。孰非克復之責。稅車閩甸。會同靖藩督撫提督。寬諭宸衷。禮當先之以信。崇遣太常寺卿蔣天顏都督俞季淦等。聞於左右。閣下桑梓之地。無論盡天子痼瘵在抱。所當仰體不遠。即閩之黃童白叟。大都閣下桑梓之父老子弟。而忍令其長相離散耶。況我國家與八以誠。待人以信。德意咸孚。遐邇畢達。是以車書一統之盛。振古無倫。窮荒絕域。尚不憚重譯來朝。閣下人中之傑。反自外於皇仁。此豈有損朝廷哉。但爲閣下惜之爾。誠能幡然歸命。使海隅變爲樂土。流離復其故鄉。閣下亦自海外而覽中原。不亦千古之大快。而事機不可再得者乎。我皇上推心置腹。具有靈奇。閣下宣讀之餘。自當仰見聖主至愛之心。佇候德音。臨頒神注。渥大會文式。語天顏曰。本藩豈不能戰。因念生靈塗炭。越遠處海外。癸卯以來。業已息兵。又何必深求耶。天顏曰。朝廷頻煩招撫。亦憐貴藩忠誠。不忘舊君。若能幡然



削髮歸命。自當藩封。永爲柱石。不然豈少樓船甲兵哉。經曰。先王在日。前自若撫。前若若撫。前若若撫。前若若撫。豈肯墜先王之志哉。遣刑官葉亨判官河平報聘。並復書曰。蓋聞麟鳳之姿。非德樂所能圖。英雄之志。豈游說所能移。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坵墟。是以不殺遂處海外。建國東寧。庶幾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貴國尚未忘情於我。以致沿海之人。流亡失所。心竊憐之。閣下銜命以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爲德建齊。詎貴使諄諄以迎救爲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先定而後可以踐跡。大丈夫相信於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游移其說哉。特遣刑官河平通官葉亨等。面商妥當。不殺躬承先訓。恪守丕基。必不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唯是牛民塗炭。忍焉存懷。倘貴朝果以愛人爲心。不殺不難降心以從。對事大之禮。至通好之。巡邏兵哨。自當弔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非不殺所與焉。不盡之言。俱存敵使口中。唯閣下收之。俾後稽以聞。義昭朝鮮事。明殊將許。而強令難變。輕不從。於是明珠再以齊來。復命天顏。遣二使人來。天顏曰。貴使通跡荒居。非可與外國之賓臣者比。經曰。朝鮮亦箕子之後。士各有志。未可相強。乃以書復之曰。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強弱無常勢。恃德者興。恃力者亡。曩者思明之役。不殺深憫民生疾苦。募歸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奮師而進。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稍有怠督過之。驅我叛將。再起兵端。豈未聞陳軫楚足之喻。與養由基善射之說乎。夫付堅寇冒。力非不強也。陷陽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者閣下之所明知也。況我之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貴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這憚波濤。懸取士。爲命安計爾。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其才能爲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巨湖。姑使前死。勝負無深論爾。今足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況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雲變態。波濤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擊征帆。其勞費得失。既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齊田橫等事。夷齊千山尚義。未易齒冷。即如田橫。不過三齊一匹夫爾。猶知守義不屈。而況不殺世受國恩。躬承先訓乎。倘以東寧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越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敵哨出沒。實緣貴旅臨江。

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水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仁人之言。敢不佩服。若夫重爵厚祿。永襲藩封。海外孤臣。無心及此。敬披腹言。維祈垂鑒。又復繼茂曰。捧讀華翰。有誠不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真之。執事中國英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而諄諄所寄。尚農游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居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執事亦知其意乎。所云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論。以耳目所聞見言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盡忠貴朝者。今皆可任。往事可鑒。足爲寒心。執事倘能以延攬英雄休兵息民爲念。卽解節部曲。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執事自知。亦毋庸贅也。明珠知不可說。遂借被英歸北。而和議止。十月。邱輝介江勝以遼瀋歸命。經下六官議。永華曰。招降納叛。自古已然。況輝能糾衆備船。獨踞遼瀋。此亦有爲者。今傾心向化。理宜收錄。庶足以鼓豪傑之心。而拓邦家之土。從之。以爲義武鎮。自是遼瀋亦聽節制。

二十四年春三月。檄以廈門銅山遠瀟諸島。均隸臺灣。而舟山南日尚乏守將。以前奇兵鎮黃應制之。命柳案呂勝登。楊正各率舟師協守。八月。斗尾龍岸番反。經自將討之。命右武衛劉國軒駐半線。十月。沙轍番亂。平之。大肚番悉遷其族於埔里社。國軒追之。至北港溪畔。乃班師歸。自是北番皆服。

二十五年。歲大有。沿海無事。漳泉之人至者日多。拓地遠及兩郡。經命諸島守將。毋擾邊民。

二十六年春正月。統顏望忠湯祥請伐呂宋。待衛編鑄鏡以爲不可。慮失遠人之心。遂止。

二十七年。初清廷以吳三桂爲平西王。駐雲南。平南王尚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繼茂駐福建。及繼茂死。精忠嗣。至是繼茂薨。精忠謀起兵。秋八月。使黃鑑入告。經至澎湖以俟。而精忠遷移。尋歸永寧。十二月。三桂據雲南貴州四川以起。破兩湖。遣祝治國劉定先如耿餉。約會師。並至東寧。寓書曰。令祖學全閩投誠。大有勳勞。曠遭祖讎。百世必報之仇也。及令先王存心大義。至死猶他。誠大丈夫特立獨行。每言及此。未嘗不歎爲偉人也。殿下少承家訓。練兵養威。審時觀變。今天下大衆。正千載一遇。乞速滅僞聯。大揚舟師。經取金

陳。或抵天津。扼其門戶。絕其糧道。此以命兵乘虛。萬全之策也。復累世之大仇。洩天下之其憤。何快如之。經禮待二仲。遣監紀推官陳克岐副將劉文煥馳聘。且復書曰。頃聞臺命。欲伸大義於天下。不勝欣慰。然敢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嚴下之貞忠。而擁立先帝之苗裔。則足以號召人心。而感奮忠義之士。不穀亦欲俟日月之末光。早策匡復之業也。枕戈待旦。以俟會師。

二十八年春三月。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馳數騎傳檄。七閩皆下。使黃鑑再入粵。請濟師。抗海澄公黃梧爲平和公。梧已病卒。子芳度繼知軍事。授海澄總兵。四月。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精忠。授事粵將軍。經使何平人福州。報黃鑑之聘也。精忠調趙得勝之兵。得勝不從。遷右武衛劉德軒左虎衛何祐於海澄。義奉經。五月。經以子克寧爲監國。陳永華輔之。率侍衛馮錫範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歷二十八年正朔。游海而西。駐思明。授得勝與明伯。訓練士卒。以兵都事李德至日本。鑄錢及軍器。戶部事楊賢取運南洋。以充軍實。遣人說精忠。借漳泉爲募。精忠不從。於是鄭耿交惡。既令錫範取同安。守將張舉棄降。授馮西伯。左先鋒。精忠權。以都尉土進守泉州。六月。進幼子潘錫誘殺泉州城守賴玉。兵民多從之。遂逐進。納款。經入泉州。授潘錫指揮使。以軍事委錫範繩武。七月。清軍圍潮州。精忠不能救。進忠納款。遣潘朝左鎮金沙臣率兵援之。收清軍於黃岡。潮圍解。進忠降。授定西伯。前提督。九月。精忠以劉炎爲情角。命王進取泉州。十月。國軒及右虎衛許耀敗進於塗嶺。追至興化而還。三桂使肅曾周文燭如經。平鄭耿也。十一月。伐漳浦。劉炎降。得勝回澄。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經率文武官民賀帝於泉州承天寺。精忠遣張文範議和。以經尊爲界。始通好也。二月。何祐伐饒平。獲沈瑞以歸。授懷安侯。以叛將洪承疇之祠。改祀黃不齊崇江門。竄承疇及楊明琅等百餘口於雞籠城。明琅癸未輸林也。數其罪。嗣死於軍所。五月。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兵數千人。徇屬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尚可喜兵十餘萬。盡銳來攻。相持久。鄭軍食盡。臨退於潮。可喜應騎。晨掩祐軍。戰於紫母山下。祐力擊之。國軒繼進。大敗尙軍。六月。經率諸將圍漳州。方經之至也。授黃芳度德化公。芳度陽爲受

命。陰通於潮。事洩。鄭軍環城。兄芳奏突圍入粵乞援。城圍凡六月。芳世自粵提師。且至。十月初六日。賊將吳淑及弟潘開門延經。芳度登北門之山。趣諸軍巷戰。不利。投贈元寺東井以死。經入漳州。經叔平西將軍。後提督。潛我旗二旗。收芳度戚族。竄於淡水。而轉其屬。剝黃梧之壘。報信忿也。君子謂鄭經於是乎肖子。

三十年春正月朔。經率文武官民賀帝於漳州開元寺。二月。三桂兵至華慶詔州。礪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謁國軒降。尙之信降於三桂。三桂徵讓惠州於經。國軒入守之。五月。耿將劉應麟駐汀州。徇下江西瑞金石城二縣。窺款於經。授奉明伯。前提督。吳淑人守之。七月。經調王進忠於潮。不至。九月。清師入閩。擠精忠。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款於經。授參西伯。援剿左鎮。許燭人守之。十月。福興清軍戰於烏龍江。租於塗嶺之役。不設備。故敗。經調趙得勝何祐代之。十一月。耿將楊鑑以邵武來款。援後勁鎮。吳淑人守之。十二月。叙與清軍戰於邵武城下。霜嚴指直。上效承不能軍。淑收還廈門。應麟死漳州。

三十一年春正月。趙得勝門祐拒清軍於興化水下。清軍繼反問。得勝力戰死。祐亦敗。興化遂陷。二月。泉漳俱潰。經歸思明。大賞逃亡諸將。另汛水陸。以左虎衛林陞守東石留南。水師一鎮署武守興化。水師四鎮陳陣五鎮蔡冲弼七鎮石玉八鎮陳勝分守蚶江祥芝崇武欄窟。以固晉南惠沿海。水師二鎮江元勳三鎮林瑛驥陽守海澄芝蔴。凡福青長樂濱海之地歸之。總制規協王一鳴守橫嶼。樓船中鎮蕭琛守定海。危宿鎮軍起萬守福寧。總制校協林日慧前吳兆綱分守福安寧德。援剿後鎮陳起明守同安港口。後提督吳淑駐大石湖。兼署同安。戒楊前鎮東昌守謝村。左鎮陳福守澄海。度旗一鎮林應守井尾連江漳浦。左衝鎮馬興隆守潮山。昭義鎮楊德守五都。奇兵鎮黃應守詔安。英兵旗守陳守南澳。房一鎮楊興守淺山。以樓船左鎮宋天音右鎮劉人福合軍外師。以守寧波溫州台州舟山等。宜發左鎮邱輝仍駐。漳。以遏潮揭惠來之路。爲策應。肅康熙王以漳泉既平。而鄭師尙駐出島。遣僉事朱麟城來講。且寓書曰。嘗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又曰。識時務者任乎俊傑。我國家定鼎。風聲所被。四海賓服。此固氣數之所在。而德兆所歸心也。頃因吳耿煽亂。貴將軍乘間竊據。獨不思

師從尺土。豈能棄天下抗節。而執迷絕島。自非識時之君子。倘憐禍爲福。歸順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河山之固。傳之子孫。豈不食報無疆哉。經禮之議。願朝鮮之例。並復舊日。夫萬古正綱常之倫。而春秋嚴華夷之辨。此固忠臣義士所朝夕嚮慕。而不取頃刻忠也。我永世受國恩。每思克復舊業。以報高深。故枕戈待旦。以至今日。幸遇諸藩舉義。誠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倘天意厭亂。人心思漢。則此一旅。亦可挽回。何必裂冠毀冕。然後爲識時之俊傑也哉。不從。四月。移諸鋒將入臺。劉炎奔清。踞於燕市。六月。劉繼忠降於三桂。尋歸清。被殺。國軒亦棄惠州而歸。凡十府一時俱失。經不知所爲。軍事益委國軒。國軒實有將才。七月。康熙王復命興化知府卞永譽泉州知府張仲堅。各加卿銜。以泉紳黃志美吳公鶴佐之。再申前議。請撤國各島。經集諸將議。獨歸絕請索四府爲巨市。二使歸。寧海將軍喇哈達又以書來。書曰。年來使車往還。雖撫議責。幾於舌敝唇焦矣。而至今迄無定論者。良由貴官臣一盡節爲明之見。以爲汲汲議撫。我朝廷自應便利。夫議撫者。爲全爾君臣之名節也。爲培我國家萬年之根本也。願執事大破拘羣。俾得歸澤惠衷。一盡貴君臣之自釋可乎。昔箕子殷之忠臣也。殷祚既滅。獻封朝鮮。以存殷祀。田橫齊之義士也。私臣於漢。與客俱劍於陽。夫田橫雖義。非箕子比也。願貴君臣同於箕子。毋蹈田橫之故轍。則何不能兵休士。全車甲而歸臺灣。自處於海外賓臣之列。其受封爵惟願。不受封爵亦惟願。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道之區。爲爾君臣先全名節之地。執事如果有意。肯降心相從。余雖武人。忝爲勳戚。自當特請朝命。飭各有司。以歲時守禮貴君臣之先塋。恤其族姓宗支。不許兵民侵暴。行三代之曠典。成千秋之美談。當亦我皇上所不靳也。執事如感朝廷之恩。則以歲時通賁。如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猜嫌。豈不美哉。夫保國存祀。至忠也。繼祖光宗。至孝也。全身遠害。至智也。息兵恤民。至仁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爾君臣亦何苦而不爲此。如使俾然不顧。希旦夕之安。忘先機之哲。一遇險撫。則大言誇詞。要地請餉。此蓋小人挾執事之謀。甚不足信。夫事勢窮蹙之時。人心一散。驕驍難防。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執事雖欲全師而歸。恐不可得。且事勢窮蹙之時。然後歸。亦何面目以見父老乎。執事宜內斂於心。與一二親信有識者計議。道旁藥舍。三年不成。大權身名之俱喪。以爲執事辱也。如勢

不可復合。請斷國書。慮意周旋。無復疑焉。唯執事裁之。經得奇。大會文武。謁錫範曰。先王在日。僅有南島。尚欲大舉征伐。以復中原。況合又有臺灣。進戰退守。權操自我。豈以一敗而易夙志哉。

三十二年春。月。伐漳州。數戰皆捷。授盧軒中提督。當是時清軍大填。國軒及吳淑諸將。兵僅數千。臨陣突。略倣成功。清軍皆委腰咋舌。莫敢支吾。六月。清廷以按察司吳興祚爲閩撫。遂鄭廷相。以隨軍布政使啓聖爲總督。總諸軍援海澄。皆莫敢進。城破。提督段麟舉自殺。總兵黃童巷戰死。清軍沒者凡三萬餘人。馬萬餘匹。晉國軒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定西伯。平北將軍。祐左武衛。林陞右武衛。江勝左虎衛。於是鄭軍復振於漳州。幾五萬人。遂取長泰同安。七月。乘勝圍泉州。拘下屬邑。清軍又大舉來援。國軒率二十八鎮還漳州。軍溪西。吳淑何祐軍浦南。大戰於龍虎山。鄭軍敗績。鄭英吳正璽死焉。國軒收兵保海澄。九月。啓聖遣張雄來講。請歸海澄。不從。

三十三年。經以陳諒爲援剿左鎮。敗清軍於定海。冬十月。清軍攻蕭甘寨。不克而還。十一月。吳淑死於甯井寨。經哭之慟。厚葬之。以其子天驕爲建威鎮。以統其衆。是時清廷復嚴海禁。移民入內。於是啓聖乃開修來館於漳州。以誘鄭將。

三十四年春正月。清永師提督萬正色大舉伐思明。經以右武衛林陞爲督師。率援剿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國軒亦驅海澄來援。戰不利。經率諸將歸臺灣。衆夫人召而數之曰。偶陳之衆寡矣。若輩不才。徒累難桑。則不如勿往。八月。平南將軍賈斯復與經書曰。日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僕終不成。當由封疆諸臣執泥難變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圖。以下父子自闢荆榛。且零領勝圖。未常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彈丸。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臺灣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懸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唯足下圖之。經從其議。索海澄爲互市。啓聖執不可。議遂破。

三十五年。夏四月。彗星見。初經西渡。委政永華。以元子克璽爲監國。克璽年少。明毅果斷。有乃祖風。而永華又悉心輔佐。臺灣大治。內撫民番。外給餉糈。軍無缺乏。及經歸後。諸將頗事愒息。永華心憂之。請辭兵權。以兵交國軒。未幾卒。已而刑官柯平戶官楊英亦相繼逝。五月。開清軍有伐臺灣之舉。集諸將議。命天興知府張日曜按屯。以十一允伍。得勝兵三千餘人。七月。彗星再見。仲冬。大賊。十月。遣石武衛林陞率軍巡北郭。墜雞籠城。經自歸後。不理國政。建國亭於州仔尾。與諸將落之。驕飲擊射。夜以繼日。又鑄北國別墅。以奉養夫人。諸事悉委克璽。軍民咸服。

三十五年春正月朔。監國世子克璽率文武朝賀於安平鎮。乃人謁董夫人。賀於洲仔尾。經方命居民。將大放元宵。克璽聞之。上啓曰。偏僻海外。地窄民窮。頻年征戰。幾不聊生。茲君履開清入難軍。意欲東渡。大仇未滅。人心洶洶。何必以蠡夕之歡。而耗民間一月之食。伏乞崇儉。以培元氣。以永國祚。經弗之。即止。唯自張宴。與國軒諸將縱飲而已。居無何病革。顧命國軒輔世子。經薨。年三十有九。諸弟揚言曰。古語非再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矣。入告董夫人。即收監國印。國軒不能爭。遷柩幽別室。諸弟夜命烏鬼拉殺之。妻陳氏殉。乃立次子克璽爲延平郡王。佩招討大將軍印。克璽幼。年十二。以仲父職爲輔政公。聰資而歸。軍國大事主於國軒。錫範。晉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以戎旗四鎮。董璘率舟師駐澎湖。清人聞喪。率海將軍飛檄臺灣。勸納款。經弟明智請捐資募兵。錫範不可。國軒許之。克璽以明爲左武職將軍。智爲右武職將軍。六月。董夫人薨。有惡童磨者。解其兵。以右武衛林陞代之。璽董夫人之弟也。十月。姚啓聖計招賓客。司傳爲募內應。而壽寧懷附之。建威後鎮朱友發其事。爲募等伏誅。及懷友侯沈瑞。屠其家。璽妻禮官鄭斌女也。免之。亦自縊。於是啓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師提督。謀伐臺灣。克璽以國軒爲正提督。征北將軍會璽定北將軍王順爲副。率諸鎮守澎湖。命左武衛何祐爲北路總督。智武鍾李茂副之。率兵以戍雞籠。三十六年春。施琅治兵於平海。三月。竹塹番亂。命左協理陳絳平之。十二月。啓聖遣副將黃朝用至澎湖。與國軒。議照朝鮮事例。遂入東寧。錫範編武不從。

三十七年春正月。克璘以天興知州林良瑞知福州。報朝用之聘也。三月。何祐城淡水。五月。淡水通事李滄請探金幣餉。命監紀陳福宜發前鎮葉開率所部往。遂至卑南電。不得而還。六月十四日。琅發嶺山。會於八罩嶼。以窺澎湖。國軒守之。再戰而敗。林曜邱輝江勝陳輝吳鼎王隆等皆戰死。燒沒軍糧大小二百餘艘。國軒知勢敗。乘走角。入東寧。告急。克璘大會文武。議戰守之策。建威中鎮黃良驥請取呂宋。提督中鎮洪邦柱贊之。願爲先鋒。錫範將許之。國軒力陳不可。乃議降。以協理總官鄭英平賓客司林維榮資表錫範。并與琅出。請仍居東寧。不可。七月十一日。又遣馮錫圭陳夢煒劉國昌再至澎湖。上表曰。臣生自海外。稔魯無知。雖創垂之緒。有乖傾向之誠。淵者橫船西來。旌旗東指。軍聲震於周原。干羽煩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誠爲莫贖。然思皇靈之赫濯。信知天命之有歸。逆者亡。順者昌。乃覆載特物之廣大。貳者討服者舍。諒聖主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有降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譚瑛來許。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尊誠。茲特備具義章。并延平王印一顆。命境上。數十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并屬版圖。迨海而南。永息流離之響。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實聖德之澤被無方。斯遐區之機負益後。獨念保全家骨肉。強半疆疆。本係南人。歸北土。合情乞就閩省地方。擬賜田園廬室。俾免流移之苦。且養贍有資。則聚萬厚之生成。當繪丹青以衛結。至於明室宗親。終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又武諸官。加恩通擢。前附後順。一體垂仁。夙昔結怨。盡與捐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當推寬大之仁。明有維新之令。使夫事情允恤。共鼓舞於春風。萬無一失。同游泳於化日。斯誠微臣無厭之求。邀望朝廷下次之恩膏也。琅得表。許之。命倬聲。寧靖王術桂自以天潢之貴。義不可辱。自寇以殉。衆五人從死。八月十三日。琅至東寧。祭於成功之廟曰。自國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啓士。世爲臺疆。莫可離何。今琅賴天子之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隸國之舞。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但琅起卒伍。於賜姓有負水之歎。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狃於賜姓。剪爲讎敵。情猶臣主。應中將士。



夢所不爲。公而私恩。如是則已。祭畢淚下。琅以臺灣獻定。疏告清廷。歸克復於北京。授漢軍公。以範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州副將。諸將及明宦諸王配之各省。自成功至克復。凡三世。三十有八年。而明朝亡。

連橫曰。清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撫遠將軍又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奏船政大臣沈葆楨奏。明季遠臣。臺灣初。生而忠正。沒而英靈。懇予賜諡。以順輿情。以明大義事。臺灣府進士楊士芳等稟稱。竊維有功於民則祀。亮正直而一著為神。明末賜廷延平郡王鄭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少服儒冠。長豐國恤。歲時義。移孝作忠。願實字。容落邑之頑民。向治溪湖田墾之孤島。故主土朝。娶荒裔山川。傳至于孫。納土內屬。維我國家有過。赦任史策。厥後陰陽水旱之珍。時聞吁嗟祈禱之聲。聆靈所通。神應如答。而民間私祭。僅時義祠。身後名。未遑盛典。望古遙集。衆心缺然。可否奏請將明故藩鄭成功准予追諡建祠列之祀典。因。並據臺灣府周懋琦等議詳前來。臣等伏思鄭成功丁無可如何之厄運。抱得未曾有之孤忠。雖煩盛世之希斯。足砥千載之明儒。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臣賊子。勅道官送成子孫。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聖人之言。久垂定論。惟祠任南安。而臺郡未蒙勅建。遺靈莫安。民風徒殷。至於賜諡褒忠。我朝恢廓之觀。環映千古。如盟式相張同敬等。俱以。而臺郡未蒙勅建。遺靈莫安。民風徒殷。至於賜諡褒忠。我朝恢廓之觀。環映千古。如盟式相張同敬等。俱以。勅建祠。俾臺民知忠義之大。為。雖荷國亦華袋之所及。於勸風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於萬一。臣等愚昧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詔曰可。追諡忠節。建祠臺郡。以明季忠義之士百十四人配。而我臺建國之大碑。永鑄茲工矣。

### 延平郡王世系表

紹祖（字象延世居福南安縣楊子山下石井鄉娶某氏生芝龍）

芝龍（字希黃妻日本平戶河內浦土人女田川氏改姓翁氏歸國七左衛門仍居日本娶某

氏生四子)

成功(初名森松字大木少名福松隆武元年賜姓朱故名李明繼二年六月封忠華伯永歷二年十月封威遠侯三年七月封延平公十二年正月晉封延平郡王娶董氏生子經等十人十六年五月薨於東鄉)

世忠(從芝龍降清)

世恩(後入北京省父被殺)

世蔭(後入北京省父被殺)

世襲(從成功居思明後入臺灣)

世默(後入北京省父被殺按七左衛門居日本似在此五人之外藏則世襲侯再考)

經(字式夫號賢之襲封延平郡王娶唐氏生子克塽等七人娶某氏生克璽永歷三十五年正月薨於東寧)

聰(娶朱氏生克坦)

明(娶林氏無出以裕次子克倭嗣)

睿(殉於南京之役無出)

智(娶洪氏生克璿)

寬(娶林氏生克培)

裕(殉於南京之役娶王氏生克崇)

溫(殉於南京之役娶劉氏生克璜克傑)

柔(娶洪氏生克璽)

發(早世以溫之子克圭嗣)

克璽(立爲世子監國後遇害娶陳氏無出)

克塽(襲封延平郡王永曆三十七年歸清改封貴寧公娶馮氏繼娶史氏生安世安邦史國)



## 卷二 經營紀

康熙二十二年。秋八月。清人既得臺灣。廷議欲墟其地。靖海侯將軍施琅不可。疏曰。『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閩。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入洋。水道三更。明時設水師鎮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皆主。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之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芝山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至順治十八年。爲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師。復伺南止。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仰服。臣奉命徵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井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竹。硃藤水簾。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茲則不備盛出。經緯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綢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而險阻之域也。一旦納土歸命。此誠大以未闢之方輿。實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綏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圖。民番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爲荒陳。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繁息。農工商各逞其利。一行徙業。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載渡不盡。苟且晷刻。則深山窮谷。亂伏潛匿。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藉以內地之逃軍流民。急則走險。糾黨爲患。造船製器。剽掠海濱。此所謂藉寇兵而斷盜糧。固較著也。且此地原爲紅毛所居。無時不在賓延。亦必乘隙以圖。一爲所有。彼性狡黠。善爲竄忽。重以來販船隻。制作精良。從來無敵於海外。若得比數千里之背腹。必倡合黨夥。竊窺邊境。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將來沿邊諸省。斷難晏然無虞。至時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海外。土地單薄。異於臺灣。遠隔令塵。豈不受制於人。是守臺灣卽所以固澎湖也。臺灣雖荒。



二十七年。始鑄康熙錢。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卒於諸羅。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多大有年。

三十年。秋八月。大風。壞屋碎船。

三十一年。停鑄康熙錢。

三十二年。各大有年。

三十三年。初修臺灣府誌成。

三十四年。知府靳治揚始設熟番社學。

三十五年。秋七月。新港吳球謀起事。不成。被殺。

三十六年。仁和郁永河始至北投煮鹽。遍歷番社。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春二月。吞留土官介卓露亞生作亂。夏五月。淡水土官冰冷亦起應。秋七月。水師至淡水。執冰冷殺之。八月。署北路參將常泰以岸裏番孽吞霄。禽卓介卓露亞生以歸。斬於市。

三十九年。詔賜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及子經歸臺南安。置守塚建祠。

四十年。冬十二月。諸羅劉却起事。燬下茄荖營。附近熟番亦亂。伐之。却敗走。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春二月。劉却復謀起事。不成。被殺。

四十三年。建崇文書院。

四十四年。多飢。詔蠲三縣糧米。

四十五年。建諸羅縣學。

四十六年。冬飢。詔蠲糧米十分之二。

四十七年。泉州人陳賴章與熱番約。往墾大佳臘之野。是爲開闢臺北之始。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始設淡水防兵。定三年一換。

五十年。建萬壽宮於府治。

五十一年。詔蠲本年租穀。

五十二年。詔以五十年丁冊爲準。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北路營參將阮煥文親赴竹塹大肚諸社。撫慰番衆。

五十三年。夏。郡治大火。燬數百戶。秋大旱。詔蠲臺屬兩縣租穀十分之三。是年命天主教神甫買刺來臺。測繪經度。

五十四年。總督滿保奏言。臺灣遠隔海外。民番雜處。自入版圖以來。所有鳳山縣之熟番力力等十二社。諸羅縣之熟番蕭壠等三十四社。數十餘年。仰邀靈澤。俱各民安物阜。俗易風移。今據臺灣鎮道詳報。南路生番山豬毛等十社。四百四十六戶。北路生番岸裏等五社。四百二十二戶。俱各傾心向化。願同熟番一體內附。每年各願納鹿皮五十張。各折銀十二兩。代輸貢賦。載入額編。就臺充餉。此外不得絲毫派擾。以彰懷遠深仁。詔可。自後生番多內附。

五十五年。夏五月。福建巡撫陳瓚奏言防海之法。岸裏社土目陳稔請募貓霧揀之野。詔羅知縣周鍾瑄許之。是爲開闢臺中之始。

五十六年。冬飢。詔蠲本年租穀十分之三。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初修鳳山縣誌成。

五十九年。建海東書院。冬十月朔。地大震。十二月八日。地又震。凡十餘日。壞屋殺人。詔免番民銀

米。

六十年。夏五月。朱一貴起事岡山。破府治。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皆死。南北俱蹙。一貴稱中興王。建元永和。復明制。總督滿保聞報。馳赴廈門。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出兵。會水師提督施世驥伏臺。六月。克鹿耳門。迫府治。一貴戰不利。撤向。捕至京。磔之。餘黨亦漸平。八月。大風壞民居。天盡赤。軍民多溺死。詔蠲徵穀。發帑振卹。時廷議移臺鎮兵於澎湖。而設陸路副將於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廷珍力爭不可。爲書滿保止之。提督姚堂亦以爲言。乃罷議。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

六十一年。夏五月。御史吳達禮黃叔敬以自京師。滿保以沿山一帶。易滋奸宄。命附山十里以內民居。勒令遷徙。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長城以限之。深鑿濠塹。永以爲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廷珍復上書止之。乃飭沿山各隘立石爲界。庶民不入。是年阿里山水沙連各社番皆就撫。鳳山赤山裂。火光丈餘。

雍正元年。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末年朱一貴倡亂。攻陷臺壘。諸臣夙夜方略。士卒咸蒙款款之恩。七日克復。當是春秋高邁。威靈海外。所有立功將士。其各加等議敘。於是增設彰化縣及淡防廳。以澎湖澎湖設爲海防同知。添兵防兵。以守南北。而臺灣之局於漸展矣。是年傀儡番亂。討之。

二年。詔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各省舊欠銀米等項。繪臺灣換班兵丁家眷口糧。是以初修諸羅縣志成。

三年。召辦番丁稅。

四年。初臺灣之鹽。歸民曬用。但徵其餉。至是改爲官辦。歸府管理。秋七月。水沙連番亂。兵備道吳昌許會籌討之。

五年。詔飭福建將弁。領兵巡緝。巡視臺灣御史尹冬奏立社田。以爲番人耕種收獵之所。其餘草地悉行召墾。詔可。其後復有禁佔番地之分。時廷議以臺廈道職事繁。著漢御史兼理提督學政。

八年。改臺廈道爲臺灣道。臺灣鎮兵丁家眷口糧。換班兵丁。內有監字校丁線手斗手等人請就地招募。不



許。

七年。詔給臺灣戍守兵丁養贍。每年四萬兩。二月。山豬毛番亂。總兵五郡討之。

八年。詔巡視臺灣御史。新舊并用。又令調臺官員到任二年。該處撫另選賢能。赴臺協辦。半年之後。乃將舊員調回。

九年。冬十二月。大甲西社番亂。總兵呂瑞麟討之。

十年。年。三月。以。是。生。起。事。海。山。子。前。及。日。戰。死。原。任。總。兵。王。子。罕。甘。亦。不。之。六。月。總。兵。郭。玉。枝。調。呂。瑞。麟。回。府。徵。上。郡。討。大。甲。西。社。番。平。之。

十年。詔。彰。化。縣。雍正八年未交正供等項。以內番初平。甫紓民力。大舉上郭爾泰奏請。等。居民。其。其。聚。警。入。臺。從。之。於是至者甚多。有。有。田。產。長。子。孫。之。志。矣。

十一年。詔。免。臺。府。屬。莊。租。十。分。之。三。總。兵。郭。玉。枝。奏。准。臺。灣。直。隸。照。鎮。番。之。例。三。年。報。滿。知。府。同。知。通。判。知。縣。即。照。臺。將。等。例。具。奏。請。補。

十二年。總。兵。郭。玉。枝。奏。准。開。臺。官。紳。通。四。十。縣。子。者。准。其。報。管。過。臺。

十三年。詔。國。各。省。正。供。及。官。租。三。分。之。一。以。高。宗。在。臺。之。典。也。冬。十。月。增。加。臺。番。亂。副。將。所。光。海。同。知。趙。奇。芳。討。之。

十二月。諸。羅。灣。裏。身。地。大。漢。漢。民。居。漁。獵。三。千。兩。乾隆元年。詔。以。臺。灣。四。縣。丁。銀。悉。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舊。為。例。所。不。及。訓。辦。內。地。人。民。漁。獵。臺。灣。

二年。詔。減。臺。灣。番。餉。著。照。內。地。之。例。每。丁。徵。銀。二。錢。禁。漢。番。通。婚。

三年。詔。以。臺。地。如。有。人。民。不。法。導。引。後。令。武。員。多。送。地。官。完。官。如。兵。丁。生。其。滋。擾。計。文。員。關。會。營。伍。責。懲。如。有。假。此。誣。告。照。例。罰。俸。一。年。並。飭。令。各。該。地。方。汛。防。員。弁。實。力。奉。行。彼此。按。月。稽。查。取。具。並。無。兵。民。滋。擾。

印結。轉報該上司查核。如或有意徇縱。即將地方官照徇庇例議處。二月。始設北路義勇永勝二寨。秋。臺灣二縣風災。詔蠲丁糧。

四年。定臺灣舉人。試取中之例。從御史諾穆布之奏也。建授士院。禁漢人侵墾番地。

五年。禁臺灣居民挈眷入臺。初換兵丁例由臺諸兩縣官莊支路費。至長改由福建。閏六月。大風雨。四日始息。臺水港被災尤烈。發帑二百兩以振。

六年。巡臺御史曹山振請奏建府倉。備荒歉。從之。

七年。詔曰。臺灣地隔重洋。一方孤寄。實爲數省藩籬。最爲緊要。雖素稱產米之區。適生齒倍繁。土不加闢。偶因雨澤愆期。米價即便昂貴。蓋緣撥運四府及各營兵餉之外。內地採買既多。並商船所帶。每年不下四五十萬。又南北各港來臺小船。巧借失風名色。私裝米穀。透越內地。依處祇給失風船照。奸民恃爲護符。運載無底止。且游手之徒。乘機偷渡來臺。莫可究詰。聞此項人等。俱從廈門所轄之會厝垵白石頭大嶺南山邊劉武店。及金門之料羅金嶼尾安海東石等處小口卜船。一經放洋。不由鹿耳門入口。任風所之。但得片上。即將人口登岸。其船遮掉而去。愚民多受其害。況臺灣惟藉鹿耳門爲門戶。積香出入。今任游匪潛行往來。海道便難。將鹿耳門亦難恃其險要。殊非慎重每顧之意。朕所聞如此。著該督撫嚴飭所屬文武官弁。將以上各港。一一留心清查。並於汛口防範周密。不使疏縱。庶民番不至缺食。港路亦可肅清。該部可傳諭知之。八年。定淡水商船之數。

九年。詔禁武員建置官莊。改臺灣田園之稅。

十年。秋八月。澎湖風災。詔內帑六百以振。九月。詔曰。閩省丙寅年地丁錢糧已全行蠲免。惟是臺灣附屬一廳四縣地畝額糧。向不編徵銀兩。歷係徵收粟穀。今內地各郡既通行蠲免。而臺灣地畝因其編徵本色。不得一體蠲免。昨朕普遍加恩之意。着將臺灣府屬一廳四縣丙寅年額徵供粟一十六萬餘石。全數蠲免。

十一年。詔准臺灣人民挈眷入臺。

十二年。詔以臺灣丁銀配入錢糧完納。

十三年。

十四年。秋七月。大雨水。臺灣縣屬田園多陷。

十五年。秋七月。大雨水。八月。大風。碎船壞屋。知府方邦基溺於南日。移淡水八甲巡檢於新莊。

十六年。

十七年。定臺灣監察御史巡視之例。以臺灣道兼理提督學政。夏六月。地震。秋七月。大風。撲火山行。草木盡焦。文廟樞星門圯。

十八年。詔免臺灣鳳彰三縣十五年被水田賦。秋八月。大風損禾。

十九年。夏四月。淡水地大震。毛少翁社陷爲水。九月。諸羅大風損禾。詔緩徵粟。發倉振濟。

二十年。詔免諸羅縣十五年被水田賦。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澎湖大風。哨船多沒。

二十三年。詔廢通事社丁之例。禁私墾。冬十月。諸羅大風雨三日。晚稻多損。詔緩徵粟。

二十四年。移淡水都司於艋舺。建玉峯白沙兩壽院。臺灣縣知縣夏瑚以內地人民客死臺灣。未得歸葬。倡捐義款。代運其柩至廈。以交親屬。時人稱爲善政。

二十五年。詔許臺灣居民携眷同住。

二十六年。移新港巡檢於斗六。

二十七年。詔免淡水廳二十四年額出界外園賦。

二十八年。建明志書院。

二十九年。詔舉福建人士入臺習籍考試。從御史李宜齊之奏也。

三十年。秋九月。大風碎船。

三十一。年。始設鹿港同知。以理民番交涉事務。秋八月。大風碎船。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漳人吳漢生入墾給仔嶺。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春正月十三日。府治枋橋頭火。雨水沃之不灭。十五夜。真武廟前又火。燬屋百餘。九月。臺灣黃教起事。平之。

三十六年。詔獨臺灣府總額供粟一十六萬餘石。

三十七年。秋七月。大水。終星見。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冬十一月。地大震。諸羅尤烈。壞屋殺人。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詔免臺鳳二縣被水田賦。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詔獨臺灣府總額供粟。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淡水彰化漳泉籍民分領械關。巡撫雅福奏聞。詔曰。此等匪徒聚眾械鬥。害情實大。該鎮道一遇州信。卽應帶同兵役。親赴該處。嚴行查辦。乃僅派員副將知會前往。雅福亦僅函行之語。未屬非是。該鎮令

驅逐該道糧和蘭一併交部。嚴加處置。

四十八年。初漳泉械鬪。至是抄封亂首之輩。

四十九年。詔開鹿港通商。秋八月。大風雨。壞屋碎船。

五十年。

五十一年。定武弁吏代之例。冬十一月。彰化林爽文起事。破邑治。知府孫景燧埋番同知長庚縣事劉亨基都司王宗武等死之。遂怕諸羅。略淡水。鳳山莊大田亦起應。府治戒嚴。

五十二年。春正月。福建陸路提督黃仕簡水師提督任承恩以師至臺。觀望不進。十月。詔以協辦大學士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率漢滿弁兵赴臺。途復彰化。俘爽文大田。南北俱平。

五十三年。詔頒屯丁之制。春二月。淡水大雨雪。饑。斗米千錢。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詔饒臺灣供粟。照內地之例。三年勻免。設新莊縣丞。夏六月。大風雨。挾火以行。滿天盡赤。毀

屋碎船。澎湖。烈。

五十六年。秋八月。渡蘭人麥盧荷斯奇至臺東。謀開地。

五十七年。詔開八里坌通商。夏六月。郡治地震。賀日。嘉義大燬。繼之以火。死者百數十人。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春三月。彰化陳周全起事。北路同知朱慧昌鹿港營游擊曾紹龍副將張無咎署知縣朱瀾等均死。總兵哈當阿以兵平之。七月。淡水大水。

嘉慶元年。秋。大風雨。晚稻多損。詔曰。臺灣地臨海洋。颶風常有。此次風勢猛烈。致損禾稻。刮倒房屋。壓斃人口。殊堪憫惻。哈當阿等務當查明成災分數。應行蠲免之處。據實奏明辦理。其坍塌民房。照例給與修

費。體見使各其所。不可新費。所有應需賑恤銀兩。卽於藩庫內撥解。以資接濟。至臺灣全種晚收。以資口食。今猝以颶風。糧價未免增長。此或由朕政事有闕。或感民等平日。詎共敦淳厚。感召祥和。致有此災。此時斷不可稍存怨尤之念。惟當省過學淳。且風災過後。勸於耕種。來春仍可除收。尤當及時力作。不可稍有怠惰。再福興、漳、泉四府。夙藉臺米接濟。今臺灣既被風災。目下僅堪自給。明歲春收後。或米穀充盈。可以運備內地。固屬甚喜。倘無餘米可運。當於各屬豐收之處。豫爲籌備。並勸令百姓等。撙節衣食。家有儲蓄。不可再將米穀變酒花費。致鮮蓄藏。淪爲明歲之備。有無相通。隨時運販。以期民食有資。方爲妥善。於是撥解臺庫二十萬兩分卹。並留應運內地兵穀三萬四千餘石。以備振糴。漳人吳沙入壘給仔糧。運米日多。

三年。

四年。詔國乾隆六十年以前未納正供。

五年。冬十月。詔禁天地會及分組械鬥。

六年。

七年。春小刀會白啓謀起事。誅之。

八年。夏六月。海寇蔡牽犯鹿耳門。詔以福建水師提督長庚平之。自是羣犯臺灣。

九年。彰化社番土目潘賢文率族至給仔難。與漢人爭地。

十年。夏四月。蔡牽復犯淡水。十一月。人囑鹿耳門。山賊吳淮泗洪老四應之。十二月。陷鳳山。將治械廠。

十一年。春二月。淡水漳泉械鬥。巡道慶保平之。蔡牽給仔難。敗走。已而未潰亦犯蘇澳。海上倭擾。至十四年八月乃平。詔曰。臺灣所屬各地方。茲因蔡牽肆逆。間彼滋擾。現在官兵雲集。卽日戡除。惟念賊氛所迫。小民耕種。未免失時。深爲軫念。着該督撫查明被賊蹂躪地方。將本年應徵地丁錢糧。概行蠲免。以示朕

彰念潮隅黎庶之至意。

十二年。淡水增建義倉。

十三年。設水師游擊於艋舺。發營水陸弁兵。

十四年。夏五月。詔曰。噶瑪蘭田土膏腴。米價較賤。民番流寓日多。若不官爲經理。必致滋生弊端。現在檢查戶口。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又有生熟各番雜處其中。該處居民大半漳人。以強凌弱。勢所不免。必須有所鈐制。方可相安撫。其未墾荒埔。查明地界。呈請令某籍人民開墾。某處某社番耕作。尤須分別公平。以杜爭端。至所設官職。應視其地方之廣狹。酌量議添。或總爲一邑。或設爲分防廳鎮。俱無不可。唯臺灣寬闊海外。諸番頗多。今方維甸到彼。於地方營伍。力加整頓。酌改章程。若地方官謹守奉行。自可漸有起色。毋恐日久生懈。且該處俱係漳泉民人雜處。素性凌悍。總須時有大員前往巡閱。使知儆畏。嗣後福建總督將軍。每隔三年。輪赴臺灣巡查一次。用資彈壓。是月。淡水漳粵與泉分類械鬪。知府楊廷理平之。

十五年。春三月。總督方維甸至臺灣。四月。奏請收入噶瑪蘭。許之。越二年乃設噶瑪蘭廳。

十六年。初臺灣賊運福建兵眷米穀。至是積滯。總督吳汪志伊奏請傳船自運。夏六月。淡水高要起事。平之。

十八夜。鳳山東港海中發火。既而大風。火從小琉球噴來。居民惶急。熱氣薰人。數刻乃退。木葉盡焦。

十七年。春二月。澎湖饑。詔命鎮道督賑恤。

十八年。詔禁阿片煙入口。羈者抄律治罪。秋七月。澎湖大風。海水噴漲五尺餘。壞屋覆船。

十九年。春正月。詔曰。閩省牌甲保長。所有緝拿人犯。備徵錢糧。此後毋庸再派管理。至稽查戶口。即當予以糾察之權。三年之後。果有成效。加以獎賞。其怠玩者。隨時革職。而貧民熟番。久與齊民無異。自當一律辦理。

二十年。秋九月。龜大滯。淡水尤烈。匝月不止。十二月。淡水雨雪。堅冰寸餘。

二十一年。移鹿港巡檢於大甲。

二十二年。淡水始建學宮。移彰化訓導於竹塹。八月。澎湖大風。

二十三年。彰化知縣楊桂森隨鹿臺運。省糧不司。三月。郡治天后宮火。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海寇盧天顯犯滬尾。游擊李天壽逐之。受傷死。夏。淡水大旱。秋疫。

道光元年。夏四月。海寇林島興犯滬尾。逐之。

二年。夏六月。大風雨。七月。又大雨。台文溪決。泥積臺江。造成平陸。

三年。春正月。地大震。七月。噶瑪蘭匠首林泳春謀亂。水師提督許松年平之。八月。臺地見於東南。而氣冲

西北。越年春乃減。九月。北路糧番同知鄧傳安入埔里社。議開設。十一月。詔曰。臺灣噶瑪蘭自嘉慶十六

年。奏准開闢。委員勘丈。共田園七千五十甲零。原議每田一甲徵租六石。每園一甲徵租四石。經戶部議

駁。行令查明以產成案。分別徵收。迄今額徵科則尚未議定。十七年後。陸續起徵之租。俱未入冊報銷。茲據

該督查明。前次委員係用繩牽丈。核算戶口約計。實在開墾五千七百餘甲。內原墾田地尚屬有收。續墾田園

率皆饒薄。且甫經開墾。尚須農民自費工本。墾之士涉浮耗。淡水泛溢。實係限於地勢。不能分則定賦。至官

地荒田由毛墾墾。亦與叛產不同。此時不特租額不能議加。即減分尚有缺短。如照部議增租。民力實有難支。

若照該督所請。噶瑪蘭田園截至本年爲止。除水冲沙壓不計外。再行確實覆勘。墾熟田園實有若干。按地土之

肥瘠。定租額之多寡。該督等即飭該道府督同委員。會同該廳屬勘丈。取造冊結報陣。其歷年租數。即造冊

報部核銷。毋許絲毫隱匿。如所墾田地將來漸就豐腴。卽隨時加議租額。以昭核實。

四年。夏五月。福建巡撫孫爾準至臺灣。議開埔裏社。十月。命臺灣道兼管水師營兵。十一月。詔改臺灣班兵

更戍之例。以延解營前哨爲準將。

五年。秋七月。詔曰。臺灣向係產泉粵三籍人民分莊居住。上年匪徒許尚事糾衆滋事。即有游七從中煽誘。茲



據趙倬珍等稟請清莊之法。有照所請。嗣後臺灣地方。如有匪生可疑無親屬相依者。該莊頭人立即稟報地方官。查明籍貫。照例送會過水刺字。並回所籍安插。毋許復令偷渡。其投充水夫者。亦令夫頭查明。果係誠實安分。具結准充。如米歷不明。及好勇鬪狠之徒。俱報明本管官。一律逐回原籍。並飭漳南府屬縣。如遇逃解游民到境。即由鄉團等嚴行管束。

六年。夏五月。淡水閩粵分額械鬥。山賊黃九奶誘生番掠中港。總督孫毓汶至臺灣。以兵平之。十二月。詔曰。臺灣所屬係閩粵兩籍居住。閩粵漳泉各分鄉類。每因械鬥滋事。此次懲創之後。該督議立章程。以期永靖。著照所請。嗣後該地方官慎選總董。責成約束子弟。如積久者有成效。給予獎勵。倘鄉容滋事。即應嚴辦。遇有不法匪徒潛匿。責令總董傳送究治。務期銷案安良。至於風俗之淳澆。尤視總董之能否。其貪黷後隨者。固難姑容。而因循姑息者。亦難資整頓。該督即率同司道。乘公訪察。將振飭不振之員。即行澄汰。如該管道府有意徇庇。據實參劾。冬。築淡水城。

七年。裁鎮標左右兩營。

八年。陳集成公司始墾大嵵坎之地。

九年。

十年。詔禁各省種賣阿片。從閩所擬督孫毓準之奏也。犯者照販販阿片烟之例。發近邊充軍。爲從。杖一百。

十一年。秋八月。噶瑪蘭孫大梯圖。平之。

十二年。淡水同知凌雲頓保甲莊規。

十三年。詔緩澎湖項。秋八月。大風雨。近海田廬多沒。閩九月。嘉善張丙起事。鳳山亦亂。十一月。福祿

臨路提督馬濟勝以兵平之。

姑因拾米起釐。徑吳實牽控領丙。該縣不稱包米。轉出軍需。奪舉丙。其原辦因搶牛起釐。攻打尋莊。事本細微。若得一良有司。秉公辦理。自可息爭。乃濫用之不恤輿情。呂志恆果於自用。遂致戕官攻城。竟同負隅之勢。及訊明該道因何違反。咸稱地方官辦事不公。雖係一面之詞。如果循尋卓著。該道等何能藉口。總兵劉廷斌調練不勤。營伍廢弛。該道平慶雖操守尚好。而不能防患未然。咎無可逭。俱交部嚴加議處。總督爲時關大員。文武俱歸統轄。若使孫爾準其身尚在。朕必加以懲處。不少寬貸。姑念該道等尚未悞據城邑。邵用之等亦無貪婪劣跡。從寬免議。嗣後督撫大吏。必須以察吏安民爲當務之急。遇有不肖官吏。破除情面。立即參劾。勿稍徇徇。若再因循疲玩。釀成大患。勞師動衆。誤國殃民。朕必從重治罪。毋謂訓誡之不早也。八月。淡水海泉橋。平之。

十四年。築後壠城。爲械所也。

十五年。開闢十年以前未納正供。

十六年。

十七年。開鑄紋銀出洋。建文甲番院。

十八年。

十九年。詔曰。朕因阿片烟流毒。傳染日深。已成痼習。若不及早爲民除害。伊於胡底。現在廷臣遵旨會議。籌章程。已頒發各直省遵行矣。該官民人等咸懷王政。通籌改過。自不難肅洗舊習。革除前弊。共享全生之樂。藉免刑罰之加。即各地方官亦必懷遵新例。認真查辦。悔過者予以自新。怙惡者不令倖免。但積習相沿。已非一日。若數月之間。遽使各省一律肅清。恐不免有諱飾等弊。故予限一年六個月。俾查聲不致遺漏。而改悔亦不甚難。及至限滿。仍復舊法。是該軍民等自外生成。無可顧惜。置之重典。尙復何謂。此朕愛民之心。先德後威。中外所共觀也。惟官民人等皆朕赤子。既欲斷其生而除害。不能不肅其死而垂憐。況法立如山。再三申諭。將來限滿後。再犯者難逃寬典。朕甚憫焉。爾各宜省大吏。趁此儆勸之機。振刷精神。認真查辦。務

嚴監呢各犯。悉數破案。照例懲辦。此時縣內多瘧一人。則將瘧外多費一命。切勿因循醫治。礙爲具文。轉該地方官等。姑息養奸。勸導不靈。日後身罹重典。乞貸無從。是該大吏以民命爲輕。朕亦斷不寬恕也。懷之。時姚璽任臺灣道。遵旨嚴辦。犯者刑。再犯死。

二十年。冬十月。地大震。嘉義山崩。

二十一年。秋七月。英艦窺雞籠。自是游弋沿海。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共籌防守。輒却之。十二月。詔回。前據達洪阿等奏。英人滋擾臺郡。官兵擊船隻。奪獲器械。並擒斬洋匪多名。當有諭旨令該總兵等。嚴飭存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並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剿辦。嗣因日久未據續報。復諭令怡良等確探馳奏。迄今又將匝月。朕心實深屢念。臺灣爲閩海要區。向爲英人垂涎之地。此次駛入船隻。復經該總兵等殲剿。難保無匪船聞人。覺國報復。現據奕山等奏。英人有道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接奉前旨後。於一切堵剿極宜。自宜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自無續來滋擾。萬一英人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召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權。著達洪阿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並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偵探現在情形。據實奏聞。總事中朱成烈奏開臺灣番地。於是議舉埔里社。

二十二年。春二月。英船復犯大安港。却之。三月。草烏薩廳犯臺南各港。夏。淡水大有年。

二十三年。全臺正供改徵折色。自歸清後。至是滇番凡二百五十萬人。

二十四年。夏四月。臺灣縣以徵折色故。保西里人譁變。詔遣知縣圖圻治辦。

二十五年。詔闕未完正供。

二十六年。多。淡水大有年。

二十七年。夏四月。福建總督劉韻珂至臺灣。巡視埔里社奏請收入版圖。廷議不許。臺灣縣鍾阿三都體徇洪紀。以次謀亂。誅之。

二十八年。徐宗幹任巡撫。整吏治。議募兵。振土風。理屯務。多所更作。  
二十九年。

三十年。夏六月。淡水大水。澎湖災。官民辦賑。下旨賑獎。

咸豐元年。春三月。澎湖大災。鎮道官商撫卹。捐款五千兩以振。詔命福建督撫分別辦理。應徵地疇船網等稅。緩至二十年秋後帶徵。以紓民力。十月。復詔曰。本年臺灣澎湖颶風被風。業經降旨。分別緩徵撫卹。小民諒可不致失所。惟念來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著傳諭該督撫等。體察情形。如有另行接濟之處。即查明據實覆奏。務於封印前奏到。候朕於新正降旨加恩。西洋輪船始末滬尾雞籠互市。照例納稅。

二年。夏六月。澎湖大風。臺灣鄉試之船溺於草嶼。

三年。夏四月。鳳山林蔭起事。陷縣治。圍城府。已由噶瑪蘭吳璉亦起事。次第平之。五月。大屯山鳴三晝夜。六月。大風雨。淡水漳泉分類械鬥。鍾成豐健。

四年。春正月。淡水閩粵分類械鬥。四月。海寇黃位入據雞籠。平之。美國水師提督彼理來游。

五年。械鬥未息。枋橋房屋各築城。十二月。淡水雨雹。

六年。

七年。春正月。淡水大雪。

八年。黃位又犯雞籠。英人始訂約採購

九年。

十年。開鳳尾雞籠安平旗後爲商埠。從八年英法之約也。普國兵船定爾比至琅璫。爲生番所阻。開砲擊之。八  
澎湖大風。下鰓雨。壞屋覆船。

十一年。設全臺鹽倉局。歸兵備道管理。

同治元年。春正月。地大震。三月。彰化蔡潮春起事。陷縣城。鍾德道孔昭慈死之。關國嘉義。攻大甲。全臺

徵授。五月十一日。復大霽。擊斃殺人。六月。以流尾海關關稅務司晉補。十月。頒令臺灣之制。召張成舉九年以前未徵正供。

二年。冬十月。署任臺灣兵備道丁曰健以兵至竹塹。十一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亦至。遂領彰化。斬劉春。餘黨漸平。詔開淡水縣署之禁。

三年。福州稅務司議准洋人開採雞籠之煤。計之。淡水人民爭墾南雅之地。

四年。春三月。詔曰。漳州賊匪水手。深恐勾結淡臺。爲入海之計。着令元福丁曰健仍遵前旨。於海口要隘。妥籌防範。毋令闖入臺地。英人德克於淡水。鼓勵種茶。自是茶業大興。倫敦長老教會特派牧師至府治傳教。五年。移新莊縣丞於艋舺。英艦留督至琅璫。爲生番所擊。四月。淡水大疫。十一月。噶瑪蘭縣東分設於。

平之。

六年。美船那威至琅璫。爲生番所擊。合兵討之。許洋人人內地探腦。十一月。地大震。淡水大水。琅璫人。

七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奏請募兵加餉。詔可。於是存兵七千七百餘名。設道標營。布陸師。留兵仍舊管轄。於人米里沙謀擊兩澳之地。

八年。秋九月。英兵夜襲安平。水師副將江國珍死之。

九年。始設通商總局。徵茶腦釐金及雞籠煤餉。

十年。日本琉球藩民遭風至琅璫。爲生番所殺。秋。月。大風。船舶多碎。

十一年。坎拿太長老教會始派牧師至淡水傳教。

十二年。日本以全權大使至北京。請利生番。不成。

十三年。日本以軍討生番。命前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師臺灣。事平。奏開番地移駐巡撫。籌畫善後事宜。設軍機總局。十月。詔建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祠。追諡忠節。以明季諸臣百十四人配。從臺鄉人之請也。

光緒元年春。設臺北府。改淡水廳爲新竹。噶瑪蘭廳爲宜蘭縣。增設恆春淡水兩縣。以南路同知駐卑南。北路同知爲中路。駐埔里社。各加撫民。以理番政。令福建巡撫多春駐臺。夏秋駐省。開人民渡臺入山之禁。從欽差大臣沈葆楨之請也。三月。討辦頭社番。北路統領羅大春進追至奇萊。宜蘭西皮福祿兩黨相聞。平之。

二年。春。太魯閣番亂。討之。四月。澎湖大風。十一月。福建巡撫丁日昌巡視臺灣。

三年。春。日昌奏豁臺灣雜稅。五月。恒春知縣周有基查勘紅頭嶼。收入版圖。奇寮社番亂。討之。六月。臺南旋風。所過之處。屋瓦盡撤。冬。建埔裏社廳城。

四年。春。澎湖大風。通判張祥麟請振。秋。臺東加禮宛阿眉兩番亂。討之。

五年。冬十月。福建巡撫勒方鐸巡視臺灣。建淡水縣儒學。

六年。建臺北府儒學及臺南書院。

七年。春。福建巡撫毓英巡視臺灣。改團練總局爲培元總局。遷移臺灣道府一缺於彰化縣轄。建大甲溪橋。費款二十萬元。六月。臺南哥老會員謀起事。獲首謀者二人。皆武弁也。殺之。八月。臺南府治大火。澎湖

望。官民振之。

八年。春。旗後擬建行台並電報公所。九月。兵備道劉璣奏查勘新開道路及撫番事宜。

九年。鎮砲台於西嶼。夏五月。台南府治大火。法越事起。詔命各省籌辦防務。兵備道劉璣以台灣孤懸海外。爲七省藩籬。防務最關緊要。而籌防之難。又較各邊省爲尤甚。外則四面環海。周圍約三千餘里。無險可扼。內則中區羣山。橫縱約二千里。生番偏處。議劃全台爲五路。酌派五軍。分其責成。並辦水陸團練。籌款募兵。以爲戰備。

十年。夏五月。以直隸陳路提督一等男劉銘傳任福建巡撫。治軍台灣。夏大疫。兵民多死。六月。法艦犯基隆。復犯滬尾。均擊退之。八月。法軍據基隆。銘傳退駐台北。法軍遂封禁沿海。

十一年。春二月。法艦攻澎湖。入據媽宮澳。三月。和議成。銘傳奏請專駐台灣籌辦善後。四月。澎湖復大

疫。耕牛多斃。九月。詔曰。台灣爲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著將福建巡撫改爲台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務。卽著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辦理。於是銘傳爲巡撫。兼理學政。置布政使司。設支應局機器局營務處道報總局。頒行保甲制度。九月。馬藥社番亂。討之。

十二年。春正月。大料坎番亂。銘傳自將討之。二月。閩浙總督楊昌濬巡視台灣。三月。詔曰。閩臺防務關係緊要。該督撫等商辦一切。務當和衷共濟。不分畛域。力顧大局。上年諭令該督撫等。會議台灣改設各事宜。並著一併公議。毋稍遲延。陸澎湖副將爲水師總兵。歸台灣巡撫就近節制。四月。銘傳至福州。與昌濬合奏改設事宜。五月。奏請肅賦。六月。奏設撫臺總局。以太常寺少卿林維源爲全台幫辦撫臺大臣。設善後法審官暨伐木各局。九月。竹頭角番亂。討之。於是設苗隘勇。改革屯政。從事撫墾。

十三年。建台灣巡撫衙門。移北路協營於埔里社。駐副將。定大稻埕爲外國人商埠。五月。奏設鐵路。議自基隆至恒春。積釐金招商清道樟腦磺油各局。開西學堂番學堂電報學堂。改澎湖基隆砲台。以整刷軍務。八月。阿冷番亂。討之。

十四年。設台灣府。領台灣彰化雲林苗栗四縣。改前台灣府爲臺南府。臺灣縣以安平縣。陸台東廳爲直隸州。基隆通判爲海防同知。建藩庫。頒行郵政。設煤礦局於八堵。以候補道張蔭桓督辦。投費四十餘萬兩。內外臣工多所嫉忌。而台灣紳士亦肆爲蜚語。七月。銘傳革職留任。八月。清風畢。彰化施九緞以爲費故。糾衆圍城。平之。卑南番亂。討之。

十五年。春。建台灣府考棚。各縣多建監學。銘傳自蒞職試。十一月。大料坎番亂。討之。

十六年。春正月。蘇澳番亂。銘傳自將平之。二月。日本駐福州領事上野專一來台考察。歸著一論。謂台灣物產之富。礦產之夥。一切日用之物無所不備。誠天與之寶庫也。然以台灣政治因循姑息。貨置於地。坐而不取。事不可惜。若以東洋政策而論。則台灣之將來。日本人不可不爲之注意也。已而上海英領事亦來。三月。分成

各軍。九月。始鑄銀圓。飭各縣添設義塾。十月。銘傳以病奏請辭職。命布政使沈葆楨查署。而台灣籌設兩道四府二直隸州十二縣之議。至是而止。

十七年。春正月。以邵友濂任巡撫。新政盡廢。設通誌局。秋。大禹塚五指山番亂。討之。

十八年。建欽道行台於台北。六月。射不力番亂。討之。

十九年。建明志書院。澎湖凶。通判朱上汴重建義倉。

二十年。以台北爲省會。設南雅廳。三月。朝鮮事起。台灣戒嚴。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巡撫。



## 卷四 獨立紀

光緒二十一年。夏五月朔。臺灣人民自立爲民主國。舉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初朝鮮事起。沿海戒嚴。清廷以臺灣爲海疆重地。命巡撫邵友濂嚴防務。友濂文吏也。不知兵。復以左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爲會辦。推源淡水人。家巨富。既又命福連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爲幫辦。各帶勇渡臺。二十年。秋七月。永福率勇二營至臺南。八月。岐珍亦率十營入臺北。皆新募未經練者。友濂檄提督張兆連統十三營駐基隆。基隆爲臺北門戶。扼臺在焉。道員林朝棟統募勇守獅球嶺。以固臺北之隘。提督李本清統七營駐滬尾。嗣以廖得勝代之。而臺南悉委永福調度。部署方定。友濂辭職去。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巡撫。景崧亦文吏無軍事。澎湖爲臺之附庸。羣島錯立。守維艱。總兵周鎮邦率練勇八營駐防。復命候補知府朱上泮以四營協守。分汛水陸雷隊。警備沿岸。於是時清軍疊收。詔命永福北上。不行。已而威海旅順次第失守。臺灣亦岌岌可危。二十一年。春正月。景崧奏曰。臺灣戒嚴以來。沿防設備。一切情形。業經前撫臣邵友濂奏明在案。維日人今雖謁張北洋。而其志未嘗一日忘臺灣。時時游弋。窺探海道。故臺灣防備無曷疎敵。而臺南海上。霜降以後。波浪平靜。澎湖亦形險要。亟春縣轄自大港口至鳳山枋寮。百有餘里。前時日人曾盤踞半載。熟悉地理。漢奸尚有潛匿。而澎湖未設砲臺。且防營單薄。深恐敵兵乘虛上陸。故加意防禦。計辦臺灣防務南澳鎮總兵官劉永福與澎湖鎮總兵官萬國本俱駐台南府城。應制恆春。誠恐糧長莫及。故以萬國本專備安平汛後一帶沿岸。劉永福專備鳳山東港以至恆春。兩鎮相距僅百餘里。事機仍足互商。各勒部曲。以專責成。唯劉永福亦帶兩營。似不足以爲布置。乃急派委員至廣東。添募四營。而恆春東港現在防營。悉歸節制。以一專權。汰其疲弱。以濟新募之餉。此則南路續辦防務之情形也。夫日臺粵者必爭澎湖。蓋以澎湖可泊兵船。以爲根據。若我不能保澎湖。則臺灣陷於孤立。其勢難守。而澎湖之媽宮西嶼。互相對峙。中隔海壚二十里。最爲扼要。現在練勇僅有八營。斷難

東順。因派候補知府朱上泮帶勇四營并砲隊。前往協防。又設水陸清障。分處要地。唯該處素乏米薪。一切糧餉軍裝。必須及時儲備。妥爲接濟。現已竭力運往。俾無缺用。此則澎湖續辦防務之情形也。臺中爲南北之樞紐。民情本易動搖。從來分紮勇營。僅以彈壓地方。故以今日形勢而觀。必有堅壁之兵。方足以扼守海口。茲將現在四營。汰弱補強。大加整頓。即調福建候補道員楊汝翼爲統領。暨疊一新。以壯中瀾聲勢。此則中路續辦防務之情形也。然兵船既少。物力又艱。措置頗難。籌維兩月。方能就緒。而基隆滬尾尤爲臺北之門戶。臣與提臣楊歧珍每事會商。鼓舞士氣。固結人心。以整防務。伏思臺北港口紛歧。防營雖多。分布尙弱。又以財力有限。不能遠圖。砲臺未密。軍械未精。目前猝難增易。自應隨時殫力。妥爲設備。唯勿惜有形之財。以糜無形之財。勿損平時之備。以勞臨時之需。此則微臣之所不敢出者也。二月十九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兵艦七艘運船五隻。破浪而。陸軍大佐比志島義輝亦率步兵三千。自佐世保而南。至澎湖。二十七日早。以第一游擊隊突入猴角。拱北砲臺見之。發砲擊。傷兩艦。而日軍別以小艇上岸。遂占尖山。再進太武山。後隊繼至。途踞馬。朱上泮聞警。率定海營兵五百進戰。至太武社。前隊奮登。日軍以砲藥不能進。不隊復至。鏖戰數時。乃退。越日黎明。日軍攻大城山。別以一隊擊拱北砲臺。清軍退於媽宮城外。先是高千穗艦長海軍少佐丹治寬雄率陸戰隊二百四十名。携機關砲三門。潛入龍門港。據拱北砲臺之南。以扼閘頭歸路。既敗清軍。乘勝攻城。城兵潰。及午而陷。二十九日。日軍以砲擊西嶼。都司劉忠良死焉。遂搜括母水村。守備郭俊川等率所部降。上泮收後。乘舟走臺南。景慕怒。欲斬之。當是時北洋清軍迭次敗績。詔以北洋大臣肅毅伯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東渡議和。子經芳輔之。日廷以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會於馬關春帆樓。提議六款。索割遼東臺灣。鴻章爭之。談論數日。許之。告博文曰。臺灣人民不願從。受之之際。恐生事變。當與中國無涉。對曰。此我國之責也。鴻章又曰。臺民素稱難治。聚衆戕官。視爲常事。今割臺之信。經已發。豈不妨主。曰。貴國出清治權讓出。則治臺之事。我國任之。鴻章曰。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箇月。方可授受。博文以爲遲。乃定兩月。詎割臺之約成。三月二十三日。

各簽單約。其第二款曰。清國將臺灣全島及附屬各島嶼。又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夫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永遠讓與日本。又第五款曰。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清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於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願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當是時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而臺灣紳民亦電奏曰。割地議和。全台震駭。自開籌以來。臺民慨慷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正士氣。正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全臺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戰。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不報。詔飭守上官撤回。景崧即電劉永福。詢去就。復曰。與臺存亡。而獨立之議成。鎮道府縣各納印去。提督楊岐珍亦率所部歸廈門。先是巡撫王之春聘俄道次巴黎。南洋大臣張之洞命以臺灣實諸法。則法出有辭。未成。又欲以贖諸英。請主和局。密授其專於上海稅務司。轉商英領事。遂達英政府。駐英公使劉璣亦見外務大臣。告以故。外務大臣謝之曰。此非本大臣之感情於貴國也。亦非敵國之却地以示靡也。貴國惻惻而贈之。敵國味而受之。於英無利。於華有害。是以辭也。故當俄德法阻割遼東之時。而英特居局外也。初二日紳士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總統之章。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藍地黃虎。以兵部主事邱逢甲為義勇統領。禮部主事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刑部主事俞明康為內務大臣。副將陳季同為外務大臣。道員姚文棟為遊說使。使詣北京。陳越國情形。設議院。舉紳士為議員。衆舉林維源為議長。辭不就。餘亦不出。唯拔貢陳雲林廣生洪文光街童白其祥數人就職。以議軍國大事。於是布告全臺。照查各國領事。并為檄內外曰。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途至失和。朝廷保民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催奏迭爭。并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衆。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圖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

火器。散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撫天可惡。逼人背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大局。與以利益。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下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辜。決不願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膽。奮快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惜貸內。不日即存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爲餉助。洩放天恨之。救孤島之危。并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立。公同協助。所有臺灣金銀煤礦。以及可奪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沾利益。考公法讓地爲紳士不允。其約遠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留垂念鄉誼。富者挾貨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爰同洩憤。此非臺民無理偏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爲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其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依。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當是時全臺之兵。上客所蓄爲數三百數十營。每營三百六十人。景嵯既駐臺北。以逢中軍所部戍附近。備策應。提督馮兆連駐基隆。總兵陳永福駐滬尾。遣員林朝棟率領軍駐臺中。奴辦防務。總兵劉永福駐臺南。別設團練總防兩局。以紳士理之。以同知黎景嵩爲臺灣知府。俞鴻爲臺北知府。溫培華爲埔里社通判。史濟道知臺海縣。羅樹勛知彰化。羅汝澤知雲林。李知苗栗。凌汝曾知淡水。王國瑞知新竹。盧自鏢知鳳山。孫育萬知嘉義。歐陽堂知恆春。又以代理安平知縣忠滿兼護府道之印。惟臺東直隸州胡傳雅同來。精簡浩大。旋奉部撥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奏請續撥自萬兩。劃交駐滬援臺轉運局。以資接濟。猶恐不足用。林維源首捐壹百萬兩。已信民間公款二十萬兩。而富商巨室傾資助軍者。爲數亦多。有頭特起。各備餉械。於是花翎寺銜許寶清起於鹿港。附生吳湯興起於苗栗。徐謙奏捐起於新竹。情情廣起於雲林。听那或「

人。或數百人。皆鄉里子弟。不長死者。而粵人吳則華龐大斌各致其黨。小艇入澳。市。日。官至。方煙臺換約之後。日廷以海軍大將樺。資紀爲臺灣總督。而清廷亦以李經芳爲委員。至臺授受。聞獨立。不許登。是日會於基隆舟次。立約二條。一曰。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各通商口岸并在府廳縣之城壘軍庫及官署。既讓日本。二曰。臺灣至福建之海底電線。他日兩國政府別行商議管理。而臺灣割歸矣。當是時日廷以近衛卿。爲長。親王。師伐臺。次中城灣。以少將東鄉平八郎爲海軍司令官。大佐福島安正爲陸軍參謀。率浪速高千穗兩艦赴淡水。就英艦說臺事。砲臺擊之。乃駛去。游弋基隆。初六日。攻金包里。以鐵臺軍。而第一旅團長川口景之潛由基隆澳上陸。砲臺曾喜詔戍此。未戰而潰。初七日。越三貂嶺。景松生。警。命吳國華率勇七百趣援。初八日。亭午。出於瑞芳。接戰小溝。景松復命胡連勝陳柱波包圍臣各率軍助戰。諸弁不和。退走基隆。而日軍又進矣。基隆爲山海險要。砲臺正焉。提督張兆連率四營。通判孫道義領二營輔之。日軍以度嶺之艱。持糧步行。初。夜至基隆。兩軍互戰。各有所傷。國華不能支。拔隊退。兆連冒雨至。黎明吹角。列陣再戰。而日艦松島千代田浪速高千穗四砲擊岸上。兆連被困。親兵死傷略盡。陳得勝曾喜照陷陣救之。得勝戰死。喜照亦殊傷。砲台遂陷。

十三日。日軍以一大隊迫獅球嶺。番人謂景松駐八堵。爲死守計。不從。營官李文魁馳入署。大呼曰。獅球嶺亡在旦夕。非大帥督戰。諸將不用命。景松見其來。悚然立。舉案上令架擲地曰。軍令俱在。好自爲之。文魁側其首以拾。則景松已不見矣。景松既入。携巡撫印。奔滬尾。乘德商輪船逃。將出口。砲臺開砲擊之。適德兵艦泊附近。以其擊已解也。亦開砲擊。當是時潰兵四出。劫海庫。焚撫署。土匪亦乘發。門死者五百餘人。哭聲滿巷。如是兩晝夜。林維源林朝棟邱逢甲相率去。冠紳紳士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等護彈壓。而無力可制。法商大稻埕李春生。請赴日軍求鎮撫。無敢注者。鹿港辜顯榮在臺北。見事急。自赴基隆。謁總督。請定亂。許之。日兵遂進。十四日夜半。至城外。劫兵鎗守戰。黎明乃陷。十五日。山村景明入臺北。以騎兵淡水。十八日。能久親王至。二十一日。總督樺山資紀亦至。遂開府於此。以羅軍民之政。

臺南既聞臺北之報。議奉永福爲大總統。不從。請移駐郡治。強之乃許。設議院於府學。以舉人許獻琛爲議長。鹿生謝鵬辦陳鳳昌等爲議員。郎中陳鳴鑄爲籌防局長。士民上書論戰費項背相隨。乃議防守之策。以知州劉成良統福軍駐旗後砲臺。提督陳耀統胡安軍備四草湖。中軍游擊李英統鎮海軍備白沙墩。周明標張占魁兩營駐喜樹莊。都司柯壬發統吉林砲隊。合鄭紹英周得啓孔憲登各軍防安平。是爲海口之防。以副將袁錫中統鎮海軍駐卑南。參將吳世添統總軍駐郡城。是爲內地之防。其勇營則總兵陳少宗之福字前軍。總兵李維藩之新楚軍。副將楊潤洪之鎮海軍。副將吳光忠之忠字防軍。都司蕭三發之福軍副敵。都司邱啓福之臺南防軍。守備王德福之七星旗隊。知縣忠清之忠靖營。知縣劉光明之左右軍。其義民則進士許南英之臺南團練。吳湯興之新竹義軍。林得勝之十八堡義軍。於時土匪頗發。輒招撫之。各鄉均辦保甲。沿海亦練漁團。助守禦。

日軍既得臺北。狗場邑。以一軍取宜蘭。一軍攻新竹。二十日。陷南雅。余得勝率隊勇降。夜半。義軍猝至。伏險以擊。坊城隊退據娘仔坑。而圍之愈急。彈盡糧罄。死者過半。得援始免。其取宜蘭者。以二十一日。至頭圍。二十九日。入縣治。

閏月朔。日軍至鳳山溪。義軍憂擊之。戰至暮。新竹遂陷。大小凡二十餘戰。北埔富民姜紹祖死焉。

初三日薄暮。日艦二艘窺安平。傍英德兵船停泊。砲臺擊之。乃北去。

十二日。樟山資紀介英人修書永福解兵。書曰。自從客歲擄兵以來。我軍屢戰屢勝。貴國簡使議和。訂約數款。臺灣及澎湖列島。皆爲貴國所割讓。授受之後。本總督關府臺北。撫綏民庶。整理庶務。凡百就緒。還聞閣下尙踞臺南。慢弄兵戈。適會全局莫定之運。獨以無援之孤軍。防守邊陲之危城。大勢之不可爲。不待知者而知矣。閣下雄才大略。精通公法。然而背戾大清國皇帝之聖旨。徒率愚頑之所爲。竊爲閣下不取也。閣下若解任諭。速散兵戈。俾民樂業。當以將禮送歸。麾下士卒亦聽寬過。現在臺北等處。收容降敗殘兵。付船送還原籍者。計有八千人。本總督素聞聲名。不嫌直告。願遣之理。維閣下聽計之。永轉得書不從。復曰。中日兩國同隸亞洲之上。講信修睦。載在盟府。不意貴國幾好尋仇。使我疆域。中國宿將殲師。亦思忠義。而兵機有

失者。李鴻章之誤爾。自古興國之人。必先施仁布澤。而後可以得民心。而後可以感天意。刻下臺北時疫大作。貴國兵隊病故者多。民情不附。天災流行。已可概見。而閣下猶不及時省悟。余甚感之。余奉命駐守臺灣。義當與臺存亡。來書謂余背戾聖旨。又何見理不明也。夫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臺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語。又何忍視黎庶沈淪之慘。爰整甲兵。以保疆土。臺南雖屬邊陲。然部下數十營。皆經戰敗死之士。臺之義民數萬。糧餉既足。軍械亦精。竊以天之不亡臺灣。雖婦人亦知之。閣下地僻全師。爲國大將。雄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體天心。下投民意。撤回軍旅。歸我臺北。不唯臺灣百姓咸感不忘。而閣下大義昭然千古矣。資紀知不可說。遂進兵。

初吳湯與起兵苗栗。因餉事。與知縣李奎齟齬。稟報告急。彼此各執一辭。永福惶恐。令幕僚吳彭年率七星旗兵七百往。李維義副之。至彰化。臺灣府知府黎景嵩請以維義援頭份。彭年亦趣赴苗栗。六月二十日。日軍攻頭份。新楚軍副將楊紫雲戰歿。維義敗回。日軍攻苗栗。前敵諸軍請濟師。永福苦無以應。初臺南獨立之時。道庫僅存銀七萬餘兩。府庫亦六萬餘兩。乃設官票局。權發鈔票。以莊明鑑理之。一時市上流衍。南北洋大臣各派員視師。謀接濟。且有俄人願任保護之語。四川舉人張羅澄寓永福。請力守。將借韓藩外兵以援。然迫於盟約不成。而餉匱絀。唯閩粵總督各貽舊槍一二千桿彈藥數萬粒而已。稅務司麥嘉林請設郵政局。未旬日而徵銀五千餘兩。二十日。貴議院籌餉。咸束手無策。而前敵乞援急。乃搜括八千兩與之。再令幕僚羅綺卓渡廈。籲援各省。辭甚哀痛。

二十八日。日艦三艘窺臺南。嚮午一艦近安平。兩砲而去。七月朔。復窺枋寮。已而至布袋嘴。以斥候上陸。詰永福所在。總兵譚少宗成此。未敢戰。旬日以來。遊弋臺南。沿海戒備。蓋欲以牽制永福而力撲大甲溪也。先是彭年援苗。急就炮召募。未成。二十日。日軍破苗栗。李奎奔梧棲港。走福州。維義敗回。猝率所部拒戰。吳湯與徐驥助之。稍勝。初四日。日軍以山根支隊進攻。大隊繼之。管帶袁錦清林鴻貴皆戰死。吳徐退守府治。彭年駐兵牛罵頭。將扼大甲溪。而募勇夜譁。撤回彰化。電告永福濟師。彰化爲中路重邑。倭人施其

貢生吳德功設防局。謀戰生。永福散安平知縣忠滿援之。滿不可。遣人說永福出戰。而已居守。永福怒。以鄭文南知縣事。乃率四營往。逗留不進。吳湯與所部索餉。環府門而譁。知府黎景嵩不能制。請彭年兼統之。再屯濟師。永福疑其規避。不聽。而日軍已迫大肚溪矣。城倖賴棄城。彭年止之。再電聞。令曰。兵未解之。死守無恐。乃移駐城外。次日。遇日軍結筏渡溪。徐驥拒之。伏莽叢中狙擊。日軍將濟。而李邦華亦率鄉勇數千至。然日軍野炮轟厲。死者千餘人。吳湯與沐仲安來援。截日軍爲二。擊退之。次日。再戰於李厝莊。小勝。將奪大甲。而謀報苗盧撤危。提督陳向志戰死。彭年調彰化知縣羅樹助援之。會於頭家厝莊。莊家林大亦頗冠。設國姓營。運餉數十社。率子弟十人助戰。相持一日夜。終不敵。初五日。府城陷。樹助收兵回。而日軍亦機過北投。分兩隊。以川村爲左翼。山根爲右翼。進攻彰化。彰城小如斗。八卦山在其東。俯瞰城中。山破即城亦破。故建砲其上。晚早雷兵二百自南至。欲布雷於溪畔。而早雷自海運鹿港。緩且不及。翌日。彭年督師。以王得標率七星旗兵三百守中寮。劉得勝率先鋒營守中莊。孔憲益守布李脚。李士炳沈福山各率所部守八卦山。初九日黎明。日軍以一中隊涉溪。迫黑旗營。又以一中隊擊其背。彭年開號出。而別隊已直搗八卦山。吳湯與徐驥拒戰。力竭彈罄。湯與死焉。彭年回軍救。率衆奪山。中彈死。李士炳沈福山湯人貴皆歿。死者幾五百人。景嵩樹助各微服逃。日軍入城。

初十日。日軍陷雲林。進據大莆林。別以一軍略埔里社。鋒銳甚。永福赴曾文溪籌防。黃楚邦林義成簡成功及子精華均受撫。願效死。十一日。副將楊潤洪率鎮海中軍及吉林炮隊取大莆林。義成精華各以所部數千助戰。日軍北。潤洪追之。中砲死。管帶朱乃昌力戰。誓屍歸。屍身轟斷。而日軍山砲隊至。響震山谷。義軍伏蔗林中以戰。左右落擊。日軍退。乃昌受兵巡取大莆林。遙見火光燭天。警喧甚。詢之。則榮邦義成來援也。乘勢入大莆林。殺傷過當。乃昌亦血戰死。永福分都司潘三發率輔軍前敵代潤洪。以練三千兩犒軍。十三日。撤收功統義軍。守備王得標請義兵係育萬會師。與精悍之兵合克雲林。日軍入山。遇復潰焉。又敗之於盧竹塘。十六日。三發趣諸軍取彰化。自是戰一日中。阻於日而不能進。據險以守。當是時軍聲頗起。中北各路約期俱



舉。而專使督辦已前。升前在粵撫。助。進升署。第一日。二十五日。集華榮邦連兩供。聯軍。八月初二日。再電請。語悲痛。僅括千五百兩以濟之。附近莊民多推牛食軍。故不餒。方彰化之陷。你。聯率二十人走後山。間道至南。永福慰之。令入卑南募悍卒。約七百人。皆矯健有力者。馳赴前敵。華任諸軍。攻圍久。彈藥將罄。初六日。榮邦督師涉戰。中彈死。初七日。義成再攻城。亦殊悍。十三日。日軍大猛撲。三發之營。徐聯在後援之。相戰數日。聯死。諸皆受傷莫能起。雲林復陷。永福歎曰。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人。

十九日。日軍攻嘉義。王德標初營郊外。至是走入城。日軍駐營。夜半地雷發。轟死者七百餘人。翌日。以砲攻城。陷東門。總兵柏正材營官陳開遠同知馮棟芳武舉劉步雲員楊文豹等皆死。德標臨精卒奔後山。二十一日。路鹽水港。別以一軍由海沿至布袋嘴。譚少宗之兵與戰。敗。至鐵線橋。沿途莊民持械拒戰。相持數日。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富。以故不能越竹文溪而南。二十三日黎明。日軍登枋寮。人恆春。遂陷卓港。以取鳳山。

當嘉義之陷。永福知事不可爲。二十一日。介英領事歐思納致書樺山宣紀求成。於時日艦大集澎湖。歐思納乘英艦披古至。副總督高島稱之助見之。書曰。查本年四月間。兩軍戰事已畢。海宇共慶昇平。惟和約中有臺灣全島割讓貴國一節。臺人以。於大國版圖。世受皇恩。不願反顏東向。是時兩國遣官到臺。密行慰諭。而民心匪石可轉。公舉本島兵爲辦臺事大臣。本總兵以奉事明諭。無奈徇其所請。卽以力保臺民爲己任。然非有自私自利於其間也。及見臺民自造戰禍以來。其苦難以言喻。爲此查辦貴督。願以全島相安。惟尙有二事相求者。貴部兵既至臺南。不論何等民人宜悉優待。而不加以懲罰。一也。本總兵部下弁兵急須內渡。迄遲逾船安送回陸。不離閩浙粵東。或南洋大臣處。皆隨尊意。二也。此二者度貴督亦必視爲要圖。敢收以爲請。如別無指駁。卽當迅速交臺事官。立候答復。輒之助復書拒絕。二十四日。永福又委弁至披古。求見英荷兩領事。邀往吉野。兩領事却之。以永福不至。雖往無益也。是日吉野至安平。以書與永福。約明日交割。至艦議款。否

則歸。兩領事亦力勸。終不敢行。而日軍已海陸俱進矣。

二十六日。日艦七運船二攻旗後砲臺。守將劉成良。永福義子也。互擊兩時許。臺陷。逃歸臺南。永福怒。欲斬之。翌日入鳳山。二十八日略舊城。以騎兵迫臺南。鄭育桓之於二層行溪。郡中大震。爭舟走廈門。

九月朔。永福降退於關帝廟莊。據山以守。而警報疊至。倉猝未能行。初二日過午。有武弁自安平馳馬入。大呼援兵至。郡人欣然有喜色。入夜永福率親兵數人歸安平瞭臺。遑棄其鎗鎗利士以去。翌日。陳修玉吳道源介英敬師宋忠堅至第二師團前哨。請鎮撫。初四日晨刻。日軍入城。海軍亦至安平。遣兵二十餘人被殺。而臺紳民全圖亡。

## 卷五 疆域志

光緒十一年。秋七月初八日。欽差大臣左宗棠奏請臺灣總省。旨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六部九卿會同各省督撫議奏。九月初五日。軍機大臣醇親王奏陳籌辦改設巡撫爲臺灣巡撫。詔曰可。十二年。春三月。又詔曰。閩臺防務關係緊要。該督撫等商辦一切。務當和衷共濟。不分畛域。力圖大局。上年諭令該督撫等會議改設各事宜。並着併案議。毋稍遲延。十三年。夏四月。新任巡撫劉銘傳會同閩浙總督楊昌濬合奏。籌辦臺灣郡縣。分別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曰。臺灣疆域。南北相距七百餘里。東西近者二百餘里。遠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澤。鈞連高下。從前所治。不過山前海濱一帶。故僅設三縣而有餘。自後棟莠日開。故屢增廳治而猶不足。光緒元年。沈葆楨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路。又將同知移治卑南。以顧後山。全臺官制。粗有規模。然彼時局勢未開。擇要修舉。非一勞永逸之計也。臣等公同商酌。竊謂建置之法。恃險與勢。分治之道。貴持其中。臺省治理視內地爲難。而各縣幅員反較多於內地。如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等縣。縱橫二百餘里三百里不等。倉卒有事。鞭長莫及。且防務爲治重要。轄疆太廣。則耳目難周。控制太寬。則聲氣多阻。至山後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僅區段所設礮堡。並無專駐治理之員。前寄清遠。亦屬虛制。現當收復伊始。百廢俱興。若不亟予變通。何以定資成而垂久遠。臣銘傳於上年九月。親赴中路將剿叛氛。沿途察視地勢。並據各地方官將境內扼塞道里田園山溪。繪圖貼說。呈送前來。又據撫番清賦各員弁將墾墾地所陸續稟報。雖就山前後通局籌畫。有應添設者。應改設者。應裁撤者。查彰化橋仔頭地方。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宏敞。又爲全臺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議。就該處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首縣曰臺灣縣。將原有之事務附縣改爲臺南府安平縣。嘉義之東。彰化之南。自濁水溪始。石圭溪止。截長補短。方長約百餘里。擬添設一縣曰雲林縣。新竹苗栗街一帶。扼內山之衝。東連大湖。沿山新墾荒地甚多。擬分新竹西南各境。

添設一縣曰苗栗縣。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廳四縣。均隸臺灣府屬。其鹿港同知一缺。應即裁撤。淡水之地。東控三貂嶺。番社歧出。距縣太遠。基隆其臺北第一門戶。通商墾墾。交涉紛繁。現值開採煤礦。修造鐵路。商民麇集。尤賴撫綏。擬分淡水東北四堡之地。撤歸基隆縣管轄。將原設通判改為撫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權。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爲總隘。南以卑南爲要區。控扼中樞。厥惟水尾。其地與擬設之雲林縣。東西相直。現開路一百九十餘里。由丹戎鐵集集街徑達彰化。將來省城建立。中路前後腰輪。呼吸相通。實爲臺東鎮鎗。擬添設直隸州知州一員。曰臺東直隸州。左界宜蘭。右界恒春。計長五百餘里。寬三四十里十餘里不等。統歸州管轄。仍隸臺灣府屬。其卑南邊僻治。擬請改設直隸州司一員。水尾通南。改爲花蓮港廳。墾熟田約數千畝。其外海口水深數丈。稽查商舶。彈壓民番。擬請添設直隸州判一員。常川駐紮。均隸臺東直隸州屬。此三路添改之大略也。謹按臺灣疆土賦役。日增月廣。與當時戰備備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難再緩。況年來生番歸化。狂悖之性。初就純國。尤須分道招撫。藉收實效。臣等身在局中。既不敢遇事紛更。以紊典章之舊。亦不敢因陋就簡。以失富庶之基。損益酌中。期歸妥協。詔曰可。於是分設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以臺灣府爲省會。駐巡撫。而設備未周。暫駐臺北。十五年。秋八月。命臺灣知縣黃承乙中統統領林朝棟築城。固將以爲中樞之地矣。初建省之時。彰化紳士蔡德芳與朝陽等上書巡撫。請設鹿港。略曰。臺灣孤懸一島。南北綿亘千餘里。東盡番山。西臨瀚海。重以土浮民離。動輒發生。無事之時。耕漁亦足相安。有事則請兵籌餉。在在仰需內地。伏思開臺之初。建設郡縣。多從海口。獨嘉興縣城離海稍遠。至如漳化縣城。西距鹿港不過十數里。其東延內山。平江遼闊。伏莽滋多。難以溪多林茂。防禦難施。卽如同治元年載潮養之變。自內一發。城池立陷。城之西面。若斷一橋斷一竹園。雖內地大兵數千屯駐鹿港。經年亦不能進。泊大兵夾擊。收復之後。猶可相爭。故乾隆間貴西道趙翼有移鹿港之議。懇恩八告。事雖未行。要其大意。總在設城海口。今當盛朝威靈震疊。仰荷欽差撫臨此邦。營建省會。從此添兵足餉。重增鎮懾。全臺庇庇。萬無可慮之事。第聖人有言。處常則當思變。謹始乃以慎終。臺灣果蒙建省。省會必歸彰界。然前既有移

縣城近海之謠。而今省城或轉近山。萬一地方有警。一扼溪險。竊恐萬兵難進。咫尺先不能通。何論南北。此尤大勢之當籌者。至於來龍之歸宿。海道之引導。擇其新地。深謀遠慮。或仍其舊城。事半功倍。欽憲明見萬里。斟酌自有權衡。固毋庸某等之多贅。且事關奏聞。尤非下土之所能置辯。唯生長於斯。聞見頗熟。抱此區區。又不能坐受知而不言之咎。爰披瀝歷來大局情形。附繪彰化舊城來龍宿脈圖說一紙。懇乞轉詳。不可。十七年。夏五月。銘傳辭職。以邵友濂任之。友濂文吏也。無遠略。奏請移設臺灣省會。以定規模。略曰。前卜定省城之地。雖當中樞。控制南北。而山岳四面圍匝。距臺南臺北兩府各四五日程。其間溪水暴漲。交通頗煩。難以沿海水淺。輪船難以駛入。而北有事。接濟遲延。又省城必須建築壇廟衙署。經費浩繁。無由籌辦。伏思臺北居臺灣之上游。衝要庫路已成。商民輻輳。鐵路亦通。舟車之利兩備。故擬以該府城爲臺灣省會。十八年。先止城丁。而省會遂移於臺北矣。

#### 安平縣

安平爲臺嶺首善之地。開闢最早。荷蘭之時。築壘於赤嵌社。臺人謂之赤嵌樓。則今之縣治也。而臺灣府志以爲臺灣建屋多用赤瓦。水濱局處。閩人曰墘。詎爲嵌。故與安平城俱稱赤嵌。乾隆十年。巡臺御史范咸作赤瓦歌。其自序云。臺人屋瓦皆赤。下至牆垣。此亦嵌城之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此與解釋臺灣之說相似。夫臺灣原作埋冤。漳泉之音也。故或曰臺目。或曰大母。而府志乃謂荷人建城。網若嵌臺。海濱水曲曰灣。又泊舟處亦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言之誤謬。余已論之。夫赤嵌爲番社之名。固無庸諱。稗海紀游載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取水一語。是亦嵌固土番之部落。其井尚存。爲最古之跡矣。延平郡王克塽之後。建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改一龍身爲安平鎮。安平爲泉州安海之名。延平起帥之地也。入臺之後。移置於此。又建桔槔門。以存故土之念。而安平城或稱土城亦嵌樓乃爲承天府矣。清人得臺。建臺灣府。

鎮三。以臺府爲附郭。二百餘年。文化日啓。制度典章。蔚爲上國。信乎東南之大邑也。光緒十四年建省之後。移臺府於臺中。以作會城首邑。而舊縣改名安平。又以巡撫暫駐臺北。大府初建。冠蓋雲從。仕宦之徒。爭趨利祿。而臺南乃日退矣。縣之疆域窄窄。東負羣山。氣象雄偉。羅漢外門實當其衝。故前設縣丞以治之。今已裁。山之土俗悉已歸化。其近郭者且同漢人。故他縣尚須防撫。而安平早收矣。治西六里有安平鎮。前阻大海。非舟莫濟。今已淤爲大道。車馬可以往來。舊志謂臺江汪洋。可泊千艘。臺江爲安平鎮之門海。則今之魚塢。道光二年。夏。霖雨。兼旬不霽。會同各溪之水。湖漲而出。塗泥歸處。積爲平陸。而官海變爲桑田矣。安平鎮之左爲鯤。左爲官田埔。其西則鹿耳門。風濤噴薄。風稱天險。荷蘭鄭氏之時。均築砲臺。守海道。今亦半沈。僅存沙汕。巨舟不能入。其大者須泊四草湖。夫安平鎮爲互市之口。引鎮。設海關。以振興貿易。故臺南商務冠全臺。酒不失爲富庶也。唯南至二層行溪。與鳳山界。北至曾文溪。與嘉義峙。相距不遠五十里。而十尚膏腴。人情禮義。士遊於庠。農歌於野。商勉於鹽。工集於肆。喬木之思。尙足起後人之感。況於古郡舊邑乎。生斯土者。能不葆而愛之歟。

## 嘉義縣

嘉義古諸羅也。諸羅諸社名。又山名。而舊志以爲諸山羅。非矣。康熙二十三年。始設治於佳里興。劉曾文溪以北據之。佳里興亦番社也。沿海而居。疆域廣漠。遠至三貂。其時北鄙猶未辟也。嗣以水土不宜。移於今治。及朱一貴平後。劉虎尼溪以北爲彰化。而疆域稍小。然墾務日盛。人民殷庶。巍然爲府治之左臂。乾隆五十年。林爽文之役。彰化俱陷。被圍遼歲。嬰城死守。效命弗去。詔嘉其義。改今名。永垂千古矣。建省之後。又割牛埔象以北爲雲林。而疆域愈小。然絕長浦。猶爲百里之邑。襟負山面海。田疇交錯。形勢與彰化埒。而牛埔象東北。舊至一萬三千數百尺。爲東洋羣山之主。坤輿磅礴。特鍾於是。亦足豪矣。阿里山爲玉山之子。雲林之富冠東洋。天貳之寶藏也。火山有治之東南。恐怕嶺空。下有溫泉。居民引火以炊。地泉以

沿。奇境也。前時斗六門設縣丞一員。分資治理。今爲雲林縣治。而安嘉交界之處曰大武壠。設巡檢。沿海之地。港灣多。唯布袋嘴較深。巨舟可入。若鹽水港則久淤矣。夫嘉義爲山海奧區。物產殷富。士慕忠貞。女懷節烈。風俗之美。與南郡同。此則教化之功。而一道同風。日臻於蕃也。

### 鳳山縣

鳳山以山名。舊治在興隆里。爲鄭氏之萬年縣。自二層行溪以南歸之。遠及瑯瑤。爲府治之右臂。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役。莊大田起兵應。蹂躪縣城。寧平。遷今治。則埤也。鳳山在治南三十里。狀若鳳。實則一培塿爾。噶威之犬次諸羅。而轄境且至卑南。但舉綱廢而已。光緒元年。劉率芒溪以南爲恆春。而形勢稍小。猶爲山海之區也。其地東北至滿濃。丘陵起伏。路險阻。西行五里爲旗尾。安鳳交界之旁徑也。西南臨海。沙汕軒迴。魚鹽之饒甲全臺。打鼓山在治之西十八里。建壘駐兵。以防海道。其旁爲旗後。各國互市之口也。港內水深。可泊巨艦。又旁二十里爲東港。亦商船互市之口也。小琉球嶼在治之南六十里。與東港對峙。屹立海中。一草可航。周圍約二十里。耕漁并耦。境絕清遂。下淡水溪爲臺灣大川。源自內山。濤洄數十里。會赤山之冷水溝而入於海。引水溉田者萬畝。族豐人庶。鳳山之巨利也。渡溪至阿猴林。素爲奸宄出沒之處。故設下淡水縣承以駐之。率芒溪爲鳳恆之界。沿北行。有枋寮焉。僻處海濱。漸近內山。前時設汛。同治六年。置巡檢。以詰盜賊。而商旅。爲南顧之策。夫鳳山爲島也。深山大海。物力充振。然以閩粵分居。踞地相長。一言不合。趣起干戈。而今乃稍息矣。兄弟閭閻。外觀其侮。急公義而棄私仇。尤有鑒於鳳人士焉。

### 恆春縣

恆春處極南之地。設縣之議。起於討番之役。而成於開山之時。先是福總船政大臣沈葆楨以牡丹之事。視師臺灣。亟求邊備。光緒元年。奏劃率芒溪以南。新設縣治於瑯瑤之猴洞山。山形環抱。中拓平原。其地常燠。故

名度存。實爲全臺之南。唯縣之北境。與鳳山接壤。東西南三面皆濱海。自半芒溪歷嘉鹿塢。經枋山。過橋港。而至柴城。凡六十里。爲福康安駐師。以木爲城。今改土堡。其旁有統領埔。相傳鄭氏屯田之址。上厝而陞。自治東越射麻里萬里得高士佛而至八瑤灣。計程五十三里。爲板車之界。又二十五里爲牡丹灣。則內番棲伏之處。今已平矣。縣之三面雖濱海。而港灣淺狹。不足以容巨舟。若大板埕射擊楓港等。則時可出入。苟以人工而鑿之。則善矣。鵬鸞鼻斗出海中。下有暗礁。風雨天險。上建燈臺。以不舛路。顧其地南連南嶠。登位帶水。爲東西洋往來孔道。未可以僻遠而置之。恆臺之番向分上下。各十八社。今可紀者五十有八。性較馴。苟勤撫以化之。俾人民以墾之。開水利以溉之。刊說路以通之。開物成務教養併行。不數十年而炎風瘴雨之地。皆稱樂土矣。

# 澎湖廳

澎湖固海疆重地。羣島錯立。風濤噴薄。天險也。荒古以來。不見史策。隋開皇中。唐黃中郎將陳稜始略其地。其居於此土者。固猶是軒輅之胤也。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海上。故居於澎湖。唐宋以來。居民漸長。及凡之末。始設巡檢司。隸同安。未久而廢。明初。字內未平。無業之民。聚曠其間。洪武五年。乃墾其地。遷其民於漳泉。已而復至。嘉靖間。以海防故。復設巡檢司。旋罷。而澎湖漸爲閩販矣。夫澎湖爲瀛海之襟。而東甌往來之衝也。墟地之舉。誠爲失策。是以島夷攘之。海寇掠之。輟擾昏墊。備有窮期。迨我經平郡王東略臺灣。先收其地。設安撫司以治之。而澎湖乃爲我有。康熙二十一年。清軍入中臺。翌年。設巡檢。隸臺南縣。以水師副將駐之。雍正五年。改設通判。別爲廳。兼海防事務。屹然海上重鎮矣。宋一員既平之後。廷議以澎湖失而鄭氏降。澎湖存而臺灣復。檳榔嶼兵於此。總兵藍廷珍以爲不可。上齊諭之。議始罷。夫澎湖向海上重鎮。而地瘠民貧。不產五穀。恃臺爲援。一旦遇挫。勢可立斃。守之之策。在需持久。建砲臺以禦之。設糧隊以遏之。練民兵以用之。對軍實以充之。而後可以堅守。可守而後可以有戰。戰之得失。固外寄之。其機在於



一時。守之輕重。有司任之。其謀在於平日。故曰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何也。東南之地勢紐於臺灣。而澎湖者臺灣之門戶也。海疆有事。澎湖必先被兵。故籌臺灣者。必先籌澎湖。法人之役。是其殷鑒。澎湖距府治一百七十有五里。南趨南嶼。北走臺東。西渡金廈。近者一日。遠或數日。海天萬里。不過衣帶之水瀾。故以巨大海軍扼險於此。則南北之交通可絕。而臺灣恃以無恐。諸島之中。大山嶼最大。媽宮任其西。文武居之。外以西嶼爲屏蔽。而內以新城龜山相犄角。駐兵糧塹。防患未然。其地東至陽嶼。西至花嶼。南至大嶼。北至目嶼。周圍二百四十二里。蓋言三十六島。實則有名可紀者五十有五也。漁村蜃蜃。以海爲田。顧其人習水。冒險耐勞。頗有堅毅之氣。生聚教訓。矧日並行。則此輒頭短袴之民。皆海國干城之選也。君子於此。知所務矣。

臺北府領縣三。曰淡水。曰新竹。曰宜蘭。廳二。曰基隆。曰南雅。

### 淡水縣

淡水據北臺之樞。荷蘭以前未之聞。歸清以後。始隸諸羅。嗣屬彰化。雍正九年。設淡水同知。治竹塹。大甲以北皆歸之。經營締造。二百餘年。聲名文物。蒸蒸日上。信乎。可爲大郡也。先是同治十年。同知陳培桂徇國民之請。議陞直隸州。增學額。未及行。而關山撫番事起。欽差大臣沈葆楨與義同知。巡臺北府。以淡水爲附郭。治艋舺。艋舺爲時貿易之地也。連省以後。乃趨於大稻埕。而艋舺稍退。然人民猶庶。縣之疆域。南至土牛溝。與新竹界。北以三貂溪爲限。與宜蘭鄰。東負深山。野番伏處。設隘防之。滬尾距治西三十里。各國立市之口也。設關征稅。駐師以管僑民。故建砲臺。衛重兵。以守之。其水自雞籠山而來。歷八堵五堵。經圓山。出關渡。而入於海。旁流支脈。交衍於艋舺大稻埕之間。航運之利。實與商業。而灌田尤廣。故產穀多。夫淡水番地也。左擁龜嶺之山。右握獅球之嶺。溪流交錯。金煤硫磺之利蘊於上。腦茶材木之富生於山。然鄭氏之時。以流罪人。康雍之際。向否瘴癘。至於今繁華靡麗。冠於全臺。此則人治之效也。然以冠舊

逝而。五力難處。士慕虛文。女習歌舞。騷奢淫佚。亦近全臺。則又末俗之弊也。移風易化。綱紀是張。是所望於士焉。

# 新竹縣

新竹。閩土番部落。原名竹塹。鄭氏曾出兵其地。舊志以爲環城植竹。故稱竹塹。此大謬也。夫鄭氏之時。尙未設官。自有竹塹之名。則藍鼎元籌臺縣。亦有開墾竹塹埔之議。唯其所名者。聖縣轄而總言爾。歸清之後。始隸諸羅。慶功未啓。行旅鮮通。故猶以荒遠視之。雍正元年。劃入彰化。并廢淡水同知。稽查北路。兼轄彰化捕務。九年。又以八甲溪以北刑名錢穀。專歸淡水同知管理。而猶駐彰化也。乾隆二十年。始移治竹塹。及光緒四年。臺北設府。裁同治。而知府仍暫駐其地。五年三月。淡新分治。劃土牛溝以南爲新竹。以北爲淡水。其前舊者有六堡。十五年。又析爲新竹兩縣。於是南至中港。與苗栗鄰。北及土牛溝。與淡水界。西濱大海。而東入海山。南北相距八十五里。東西六十五里。狹狹乎大邑也。土壤膏腴。人民殷庶。文學之盛。冠絕北臺。而又上重然諾。農勤稼穡。非如淡水之靡麗也。然以山野之間。閩粵分處。械鬥之風。長乎不息。且地無番接。敵首相雄。沿山之人亦多習武。此則自然之勢也。夫新竹爲北臺之奧區。羣山半澤。拱若列屏。巍然前獨立者。則雪山也。高至一萬一千數百尺。中港香山之溪。皆源自內山。流遠而緩。唯入海之處。水淺不足泊巨舟。故航運之利。猶藉淡水。山川鍾秀。人物效靈。彰揚光大。尙有待於此邦之君子焉。

## 宜蘭縣

宜蘭卽蛤仔港。番語也。或曰甲子蘭。三面負山。東臨大海。平原沃壤。久置荒蕪。及吳沙墾土以來。三衛之人相率而至。築壘以居。自頭圍至於五圍。拓地愈廣。浸及都聚。沙死。姪化能撫其衆。請入版籍。嘉慶十五年。乃設噶瑪蘭廳。省通判。理民事。治於五圍。百務草創。棋布里堡。多就番番譯之。同治十三年。開山墾

起。設臺北府。改廳爲縣。曰宜蘭。以爲北臺屏翰。而前後山之襟帶也。北界三貂溪。南連蘇澳。自三貂溪以至草嶺。深林密菁。最稱險要。過嶺爲大里簡。東望東海。波濤洶湧。豁然萬里。則太平洋之者也。北界三十里。有小嶼曰龜山。兵守之。草嶺迤東。羣山羅列。其大者曰玉山。積雪不化。高峯爲。渺視乎大觀也哉。海濱巨石嶼。中設一關。曰北關。而設於蘇澳者。曰南關。屹立稱門戶焉。蘇澳之口。水深四五丈。可泊輪船。唯防礁石。南風北風兩澳。又爲蘇澳門戶。御鼻山在三貂溪之口。形如象鼻。直插入海。旁有小澳。曰琉球澳。險不容舟。頭圍距治東北三十里。設縣丞。自頭圍歷大坪林。望雙尾仔。可至府治。爲旁徑。約程百十數里。自蘇澳以西。濱海行。可達臺東。然地多險阻。溪流汎濫。不易涉。故舟行較易也。夫宜蘭爲土番之區。荒古以來。久居化外。而吳沙乃入拓之。開草萊。任耕稼。建廬室。徠游民。以張大國家之版圖。其功業豈不偉歟。唯地濱東海。富森林。故長年多雨。然以水利之豐。物土之宜。農力田。饒有堅強之氣。固堪一隅。富庶之興。尤將有所發洩也。

#### 基隆廳

基隆爲北門鎖鑰。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礦之利。取之無窮。故主者日多。然當二百數十年前。猶是荒昧之世也。其地固土番部落。種稱雞籠。地絕北。林深瘴盛。天寒。長年多雨。故有雞籠積雪之景。而與今日之氣象。早已不同矣。當明之季。荷蘭既據臺南。而西班牙亦入雞籠。築壘紆兵。以相角逐。則今之社寮是也。臥榻之側。不容鼯睡。荷人逐之。奄有全臺。乃未幾復爲我延平郡王所逐矣。歸清之後。向事編戶。乾嘉以還。居者漸衆。耕漁並耦。雞狗相聞。由淡水而雞籠。由雞籠而噶瑪蘭。蓋已大啓土宇矣。海通既開。列國窺伺。其所以目逐逐而心怦怦者。則以此天富之煤礦。足爲東洋之外府爾。故當臺北建府之時。沈葆楨以海防已重。語其土番。自非煤務徹員所能治理。乃設。於此。改名基隆。光緒十三年。復員開知。以。踞。蹊轔地四塞。不足建一縣。然固臺北之藩衛也。夫基隆之富庶。由於人力。而亦由於地利。梯山航海。百事俱興。稱造經營。與

時聯進。則此一市一區。不特爲臺灣之大埠。且爲東洋之巨會矣。

### 南雅廳

南雅爲撫臺之地。而大巖坎與當其衝。先是道光八年。陳集成始拓其土。備糧蠶織。弓矢斯張。而番害未戢也。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設撫臺大臣。置撫臺局。開良田。開溝漚。伐木築壩。以施番政。其不服者。則移師討之。而大巖坎之景象一新。然地處內山。距治較遠。而居者日多。二十年。乃於近旁之浦仔。新設通判。改名南雅。以治民也。政令初頒。輿圖忽改。經緯措施。匪旦夕事。顧其地山迴水抱。境絕偉麗。內蘊無窮之利。外襟務本之民。長刀大斧。亭毒發揚。尙有待於後人之孟晉也。

臺灣府領縣四。曰臺灣。曰彰化。曰雲林。曰苗栗。廳一。曰埔里社。

### 臺灣縣

臺灣舊名也。而縣爲新設。光緒十三年建省之時。以彰化之橋仔頭莊。地處南北之中。背山面海。平原交錯。南有湖日之饒。北有大甲之險。鑿山刊道。戍兵撫番。遠達臺東。如臂使指。一旦鐵路告成。居中顧外。可以控制全臺。於是巡撫劉銘傳奏建省會。劃彰化之北。新設一治。謂之臺灣。而以舊時之臺灣縣改名安平。固以此爲中樞也。故亦曰臺中。十四年。命陳軍築城。總衙署。起學宮。駐軍旅。計丁庸。將以經營新邑。然縣治固畎畝之地。上厚泉甘。商賈未集。唯城外八墩街。路有市肆。其燃煙育無者。仍心彰化也。自縣治北行二十里爲葫蘆墩。勢控大甲。山間之人多至此貿易。亦行軍之所必爭者。當隋之時。用兵於此。虎賁威稜。今其狃乎。葫蘆墩東北二十里爲東勢角。又東八里爲抽藤坑。又東南六十里爲埔里社。光緒元年。始入版圖。設官行政。以撫綏羣番。爲臺中之後衝。梧棲任縣西。河船互市之口。亦海隅之一都會也。夫臺中固土番之地。所謂貓霧獋者也。康熙五十五年。岸裏社番始請墾。諸羅知縣周鍾暉許之。及朱一貴世平後。總兵蔣珍以其土沃。募佃開墾。故名臺

興堡。雍正元年。劉虎尾溪以北至大甲溪。增設彰化。而臺中隸焉。十年。設貓霧揀巡檢。駐紮頭店。臺中之設官始於此。乾隆二十四年。設南投縣丞。南投距治南四十里。中隔烏溪。爲內山出入孔道。民番雜處。商旅往還。亦山間之一都會也。夫自臺中而論。山多海少。故其人重農而輕商。然以上田之腴。水利之大。餘糧棲畝。戶多蓋藏。巖居谷飲之民。日與生番相角逐。冒危難。赴險阻。勇往不屈。故其人尙武。而林爽文戴潮春乃後出。謂非神性之強乎。臺中十君子而能聞之以誼。使之以和。獎之以文。臨之以禮。巖巖新邑。氣象萬千。連襟疊嶂。且邁南北。而臺爲中樞之地焉。是在人爲而已。

#### 彰化縣

彰化開半線之地。鄭氏之時。左武衛劉國軒駐軍於此。以討沙轆諸番。歸清以後。始隸諸羅。尙以曠土視之。雍正元年。劉虎尾溪以北。建設新邑。欲以表彰王化。故曰彰化。其時北部猶未大啓也。疆域廣漠。民番雜處。一隅而俗悍。鼠牙雀角。輒起械鬥。風稱難治。然墾務日興。咸習成聚。物力之饒。溝洫之利。人多殷阜。縣治在八卦山麓。斗大之城。險不足據。而反足資蔽。故有移城鹿港之議。鹿港在治西二十里。商舶互市之埠也。市廛之盛。次於南郡。前駐海防同知。與泉州之蟠江相對。海程之近。無遠此者。而港口日淺。航運不通。苟非投資開墾。未得以興彰化之利也。光緒八年。兵備道劉璣以彰化居臺之中樞。形勢未善。議移知縣於鹿港。遷於犬肚之間。或慶興堡之盛仔頭莊。別建新邑。駐巡道。守重兵。以控制南北。過撫岑毓英頗聽之。及建省後。分湖日以北爲臺灣。濁水以南爲雲林。而鹿港同知早移於埔裏社。疆域遂小。然臺中集省會。而知府尙駐彰化。猶得以保其朔。若夫土田之沃。人文之盛。彰化之興。今未艾也。

#### 雲林縣

雲林設縣。始於建省之時。則爲撫臺之計竊。先是光緒十三年。劉銘戰以北之地。經營新邑。擇治於林圯埔之

雲林坪。爲鄭民部移林圯所闢者。故曰雲林。以旌其功。而治當濁水清水兩溪之域。每逢汛漲。不得往來。十九年。乃從知縣李煜之議。移於斗六門。斗六門者嘉義北隅之險也。乾隆二十六年。設巡檢。以分治近山。治光緒元年。又自集集開道。以達臺東之璞石關。爲東西交通之衝。而雲林實握其紐。故曰前山第一城。集集距治之北東。土番互市之區也。伐木驚蟄。移民漸聚。而陳有蘭溪之時。草萊未闢。原田黽耨。尙有待於後人爲。縣之疆域。北以濁水爲界。彰化共之。南以牛稠溪爲境。其東則高山峻嶺。人跡罕通。雖面文身之蠻。巖樓谷飲之蠻。射鹿殺人。以相雉長。恩威併行。而後可服。若西雖臨海。而岸直灣淺。不足以通舟楫。北港爲古來互市之口。宋明之時。已有其名。今亦漸矣。蓋以濁水分流。挾沙澎湃。出口之處。日積日淤。沿海一帶遂不得耕。地瘠而民貧。飲水且難。况食稻乎。夫臺灣爲殷富之地。力田日秋。而澎湖之民每苦鹹雨。二林溪耕又患飛沙。地之肥磽。或相倍蓰。固不得同日而語也。然則雲林之利。不任於海而在於陸。不在於平原而在於山谷。材木之澁。竹箭之美。羽毛齒革之豐。足以供給而有餘。亦台灣之一美區也。

## 苗栗縣

苗栗番語也。謂之豬裡。土番居之。僻處新竹之南。舊與彰化相接。光緒十四年建省後。劃中港以南爲苗栗。以新竹爲竹。各有二縣。而苗栗隸臺灣府。其縣治則猶裏社之墟也。草昧初啓。制度未備。其所以建縣於邑者。亦爲撫禦之計耳。當是時經理番政。尅日併行。南湖罩圍之野。天富特異。犁田鋤服。雖相接也。故以此治之。其地羣山起伏。粵族相處。沿海一帶。始多漳泉之人。地瘠而民勤。丁男子婦盡力農畝。故善治之。則其民可使。然臺灣之兩大溪。曰大安。曰大甲。皆當其南。而大甲尤爲北臺之關隘。一旦有失。則漢新數百里之地。可長驅而擄也。嘉慶十四年。設巡檢。道光十年。駐守備。鎗炮士旅。以爲固。故以藏湖春之役。林日成三攻大甲。不能破。而北路始得無害。此則地勢之險阻。而是以絕其道爾。夫苗栗設縣。於今未久。而治之方。在謀富庶。苟得十年成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可以追蹤新竹。而巍然爲一巖邑矣。

## 埔園社廟

埔園社在萬山之中。距臺灣府治東南可九十里。中拓平原。周三十餘里。土厚泉甘。宜稻蔗。物產尤饒。取之無盡。南北兩溪皆源自深山。奔流而西。以達於海。引水溉田者十數萬中。固天然之奧區也。歸化番社二十有四。而以六社名。曰埔裏。曰田頭。曰水心。曰沈坑。曰番蘭。曰埔美。埔美之著。康熙以來。久見記載。封疆大吏。猶一顧視之。能不惜哉。地大物博。來者日衆。封禁之議。遂不可行。於是邱傳安倡之。史憲和。劉韻珂乃大言之。其陳開股之利詳矣。而痺痼未工。不知大計。仍以險遠爲難。可謂昧矣。光緒紀元。開山議起。臺灣鎮總兵吳光亮爲兵馬路。爰有招撫六社之請。詢諸衆同。是時一應。以鹿港同知移駐於此。改爲中路區民埋番同治。治大埔。啓之期之。教之養之。而六社之土田戶籍。乃得隸於宇下。其地許處內山。房臺之上。勢險而阻。危崖深谷。軍民難行。自府治出南門。行二十里至烏溪。水急不可涉。駕筏渡之。六里爲草鞋潭。迤東八里爲土城。海蘭察駐軍之地也。十三里爲龜仔頭。八里爲內國姓。鄭氏之時。劉國軒率師至此。以封北海溪番。人多悍。而家祀延平郡王。十二里爲北港溪。南山夾立。茂林蔽天。往時野番宵伏險發。人設隘之後。患始息。十里爲松竹崙。高數百仞。盤旋而上。俯瞰大埔城。如在眼底。越山東行二十里卽至。其白葫蘆墩墮扯藤坑而來者。亦會於北港溪。是爲人治之北路。自草鞋潭東行十二里至田寮。前駐縣丞。今已撤。又十二里爲濁水。十二里爲集集。八里爲紫園。又北越雞嶺。十五里而至頭社。地腴而田。又八里爲水心。有日月潭。勝境。水極清冽。環可二十餘里。中有小山。曰珠嶼。番繞嶼居。極稠密。獨虛其中。往來必架船。一列木爲之。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數人。潭中多菱藕。僑民繁。番取以食。蓋鼎元記之。以爲占極蓬源。不是過也。繞嶼北行。五里爲貓蘭。又十里沈坑。又十里白葉嶺。過此而北。又行十里。是爲人治之南路。自治東行。延厝溪上游。而至霧園。平原盡廣。豁然高。爲野番出沒之所。樟楠之屬。薪鬱成林。荒古以來。斧斤未入。故得長葆其壽。爲關山絕高。與峯東。包圍而徑之。可達花蓮港。而守城大山獨

當一面。神足氣王。巍然爲治之屏翰。夫埔羣社自開拓至今。漢人爭處。前茅後勁。再接再厲。墾我之田已萬年。衆至二二萬人。而上番乃日就凌夷。不能存其十一。其得以暫保其生者。唯外來之屯番爾。然語言習俗。漸從漢風。則亦同化於我而已。烏乎。優勝劣敗之機。可不惕歟。

## 臺東直隸州

## 臺東州

臺東爲新闢之地。崑山大川。氣象雄偉。疆域之廣。可爲一府三縣。而自歸隸以來。久任荒蕪。外族窺伺。莫肯關心。其有負耒荷戈而至者。唯我堅強辛古之先民爾。然籌路虛樓。涉履艱危。與天氣戰。與野番戰。與猛獸戰。瀕於死者數矣。光緒紀元。開山飛起。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設卑南廳。以事經營。卑南屬臺東之中。地尤肥美。闢草萊。任耕稼。可成都聚。而利尚未啓也。拔木通途。戍軍撫番。前山之人。相率而至。洎光緒十三年。乃隸爲州。而運會亦漸侈矣。其地自蘇澳以南。至得其黎百四十里。峭壁峻嶒。難通輿馬。且少可耕之壤。而中亘東澳大南澳大濁水大小清水五溪。水險而大。莫施舟楫。得其黎至新城六十里。地稍平。灌莽荒榛。頗多饒饒。自是歷花連港與全城大巴窰而至水尾社。計程百五十里。地盡膏腴。又有秀脈槽之溪。可資灌溉。溪水入海之處曰大港。舟不易行。自水尾而西至璞石關。大軍駐焉。歷平埔石碑以達卑南。亦百五十里。地多膏腴。鋤耨日進。皆成良田。世墾之者尙少爾。卑南以西二百數十里爲恆春。壤稍遜。然若巴里衛。若八瑤灣。皆可墾也。夫以臺東疆域之廣。地利之饒。設官行政。已二十年。而耕莽蒼蒼。尙委於鹿豕之鄉。則以航運難通也。濱海六百餘里。唯花蓮港或廣澳可泊輪船。而風信靡常。礁石紛錯。往還不易。帆船更不能時至也。其遑遑而行者。則自璞石關入山。過八通關。以抵雲林之林圯埔。計程二百六十餘里。沿途皆番。行者靡焉。商旅不敢往來。而懸遼尙少。番之大者。曰斗史五社。在大南澳。曰大魯開八社。在大濁水以北。依山而居。自是倭六社。爲平埔之番。居於鯤浪以北。其南有曰南勢七社。亦平埔也。秀脈槽之



間。凡二十四社。瑛石開之平埔亦八社。其處於成廣澳之北者。曰沿海八社。其南曰阿眉八社。而卑南之可紀者四十有六。此則多經招撫。而教化其性。然尚不事賦畝。射獵爲生。若夫丹番耕番木瓜等番。散伏深山。素不與人來往。經綸措施。匪日夕事。苟待良有司治之。與以便宜之權。立以經久之計。悉心任事。不憚勤勞。而移住之人。又能忍辱負重。羣策羣力。以除害而興利焉。臺東之富庶。始得與前山媲美也。

#### 坊里

坊里之名。肇於鄭氏。其新開之地。多謂之堡。堡者聚也。移住之民。合建土堡。以捍災害。猶城隍也。而澎湖別名爲澳。蓋貢九州攸同。曰隴畝宅。釋文以爲隴畝澳同。水濱也。是澎人固依水而居者也。里之大者數十村。或分上下。或劃東西。商賈錯居者謂之街。澳人曰莊。番人曰社。而澎湖亦曰社。莊社之間。各植竹圍。險不可越。聚族而居。守望相助。閩人先至。多居近海。粵人後至。乃宅田隳。而閩人之中。漳泉爲巨。以是因緣。每創械鬥。交通既開。情感自孚。比歲以來。其風稍戢。然撫黎雖興。而番害猶烈。長治之計。在於協和。化行風美。斯爲善矣。夫天下大器也。集衆人而成家。集衆家而成國。國之利害。猶家之利害也。故知愛家者必知愛國。夫無家則不可以住。無國且不可以立。其賤乃降於輿勢。君子傷之。故坊里之名僅爲疆域之分。而非可以此自囿也。歲時之士。當務其大者遠者。而後可以進於邦治焉。

安平縣治四坊

東安坊（後分上下）

寧南坊（後分上下）

安平縣轄四十三里

敬忠里

永寧里

西定坊（後分上下）

鎮北坊（後分上下）

新昌里

仁和里

文賢里

崇德東里

仁德南里

長興上里

永康上里

永康下里

外武定里

廣儲西里

新化里西堡

安定里西堡

善化里西堡（北隸嘉義）

新化西里

內新化南里

內新豐里

永豐里

保大東里

歸仁北里

嘉祥外里

羅漢外門里

楠梓仙溪西里

依仁里

崇德西里

仁德北里

長興下里

永康中里

內武定里

廣儲東里

新化里東堡

安定里東堡

善化里東堡（北隸嘉義）

新化東里

新化北里

外新化南里

外新豐里

保大西里

歸仁南里

嘉祥內里

羅漢內門里

楠梓仙溪東里

嘉善縣轄三十七堡

嘉善東堡

大卜根堡

打貓東下堡

打貓北堡（北隸雲林）

大樟榔東下堡

鳳林堡（北隸雲林）

牛稠溪堡

柴頭港堡

太子宮堡

果殼後堡

哆囉囉東下堡

下茄苳南堡

白鬚公潭堡

學甲堡

茅港尾東堡

善化里東堡（南隸安平）

佳里興堡

麻豆堡

漚汪堡

嘉善西堡

打貓東頂堡（北隸雲林）

打貓西堡

打貓北堡

大樟榔西堡

大坵田南堡

鹿仔草堡

鹽水港堡

鐵板橋堡

哆囉囉東頂堡

哆囉囉西堡

下茄苳北堡

龍公潭堡

赤山堡

朱港尾西堡

善化里西堡（南隸安平）

西港竹堡

茄壇堡

鳳山縣轄二十六里

大竹里

鳳山下里

小竹下里

觀音中里

觀音內里

長治二圖里

維新里

仁壽下里

興隆內里

赤山里

港西中里

港東上里

港東下里

舊春社轄十三里

官化里

至厚里

長仁里

桑陵里

小姑里

鳳山上里

小竹上里

觀音上里

觀音下里

長治一圖里

文賢里

仁壽上里

半屏里

興隆外里

港西上里

港西下里

港東中里

新園里

德化里

安定里

治平里

咸昌里

仁壽下里



他里霧堡

沙連上堡

西螺堡

沙連下堡

打貓東頂堡（南隸嘉義）

打貓北堡（南隸嘉義）

大擔埔東頂堡

天山堡

海豐堡

布順堡

大坵園東堡

白沙墩堡

蔴松堡（南隸嘉義）

北投堡

南投堡

淡水縣轄九堡

大佳臘堡

芝蘭一堡

芝蘭二堡

芝蘭三堡

八里坌堡

掘接堡

興直堡

文山堡

桃澗堡

新竹縣轄三堡

竹塹堡（在縣之中區稱竹北一堡）

竹南堡（在總之南區稱竹南一堡）

竹北堡（在縣之北區稱竹北二堡）

宜蘭縣轄十二堡

本城堡

員山堡

民壯圍堡

溪洲堡

卯園堡

離東堡

清水溝堡

利澤簡堡

基隆廳轄四堡

基隆堡

三貂堡

南雅廳轄一堡

海山堡

埔裡社廳轄三堡

埔裏社堡

五城堡

臺東州轄五鄉

南鄉（即卑南寬）

泰鄉

蓮鄉（即花蓮港）

臺東州轄番社十一社

斗史五社

加禮宛六社

秀孤僻二十四社

四腳堡

二結堡

水潭堡

茅寮堡

金包寮堡

石碇堡

北港溪堡

廣鄉（即成賓澳）

新鄉（即新城）

太魯閣八社

南勢七社

瑛石關平埔八社

成廣澳沿海八社

或廣澳南阿厝八社

卑南說南十五社

卑南說西二十二社

卑南說北九社

澎湖廳轄十三澳

卓西澳（爲龜治丘附有社十）

崎裡澳（距治十九里有社十、一）

林投澳（距治十二里有社十）

奎壁澳（距治七里有社九）

鼎灣澳（距治十里有社九）

瓦碇澳（距治二十六里有社五）

鎮海澳（距治二十二里有社四）

赤嵌澳（距治二十九里有社二）

通梁澳（距治三十里有社二）

吉貝澳（距治八十里有社一）

西嶼澳（距治二十里有社十二）

網垵澳（距治五十里有社六）

水餃澳（距治五十里有社三）



## 卷六 職官志

檳榔曰。臺灣爲荒服之地。中古未入版圖。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斃。老死不相往來。固不知所謂政治也。及隋唐之際。避越之民。羣聚澎湖。推年大者爲長。牧漁爲業。牧羊山谷間。各購其食。毋日憑陵。故無訟獄之爭。又不需所謂政治也。積古端起。威震南邦。澎湖亦爲所略。至元中。設巡檢司。隸同安。澎湖之置吏始於此。然是時皆人不及二千。且僻遠不易治。尋廢其官。而元亦通歸蒙古。明初。天下不平。無業之民。相爲嘯聚。侵掠閩粵。洪武五年。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而墟其地。自是澎湖遂爲海寇巢窟。嘉靖四十二年。都督俞大猷討林道乾。留師駐防。仍設巡檢司。已復裁之。而澎湖遂爲荷蘭所略。荷人既據澎湖。復入臺灣。築城戍兵。布教撫番。設知事以治之。隸爪哇總督之下。西班牙亦據淡水。壘土殖民。以相抗衡。而臺灣遂爲二國所分矣。當是時延平郡王崛起金廈。經略中原。以光復僑華。金廈敗後。窮蹙而島。乃驅收臺灣。一鼓而下。荷人降伏。送之歸國。而臺灣復始爲我族有也。夫臺灣固我族闢闢之上。延平既至。折衝行政。撫育元元。而我類流離之民。乃得悉藉威靈。安生樂業。此天之默相黃甫。而故留此海外乾坤。以存明朝也。初延平開府思明。軍國大事。一日萬幾。分所部爲七十二鎮。令六官理國務。一時人才奮卒。肅清威烈。凡所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望永歷帝座而焚之。克盡之誠。改臺灣爲東寧。僭承天府。以楊朝棟爲府尹。祝敬爲天興知縣。莊之列爲萬年知縣。設安撫司於澎湖。是爲地方之制。又以周全斌總督水天府南北諸路。任官撫番。分管社中。綱紀振飭。制民惟明。決決乎大國之風也。延平立法嚴。而愛民如子。聽之以忠。勵之以勇。使之以義。綏之以和。閩粵之民。聞風而至。拓地遠及兩郡。臺灣之人。以是大集。永歷十六年。子經立。十八年。以諸鎮率軍陳永華爲勇衛。軍國大事悉任之。永華爲政儒雅。與民休息。改東郡爲東寧。天興萬年爲二州。二十年。聖廟成。三月。以永華爲學院。兼享爲國子助教。教之養之。臺人自是始興學。三十四年。永華卒。翌年。經

克復。不能治國。以至於亡。康熙二十二年。清人得臺灣。講棄其地。靖海將軍施琅疏陳八可。乃設府一縣三。隸福建。六十年。以朱一貴之變。授命巡視臺灣滿漢御史各一員。監察行政。時漳浦蕭鼎元從軍在臺。以北路地方遼闊。治軍失宜。議於半線增建一縣。其言甚切。雍正元年。乃劉虎尾溪以北。設彰化縣及淡防兩縣。領地至始仔巒。而墾者亦日至焉。當是時土地初闢。橫絕大海。往來多險。仕宦憚之。康熙三十年。詔曰。臺灣各官自道員以下以職以上。俱照廣西南寧等府之例。將品級相當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三年俸滿卹。如品級相當調補之員。仍歸部選。著爲令。雍正七年。議准臺灣道府同知通判知縣到任二年。令該督撫於閩省內地揀選賢能之員。乘北風之時。令其到臺。與舊員協辦。半年之後。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政體優著者准加級。稱職者准加一級。以示鼓勵。十二年。總督郝玉麟奏准。調臺官員。年逾四十無子。准其暫赴任。夫臺灣既爲海疆重地。而官吏俸祿甚輕。舊制。分巡道年六十二兩四分四厘。知府同祿。臺防同知四十二兩五錢五分六厘。知縣二十七兩四錢九分。縣丞二十四兩三錢二厘。巡檢十九兩五錢二分。實不足以資衣食。乾隆八年。奉旨增加養廉。於是分巡道一千六百兩。知府同祿。臺防同知五百兩。臺灣知縣一千兩。他縣八百兩。縣丞巡檢各四十兩。然貪婪之吏。以官爲資。肆弄文墨。剝民肌膚。二年報罷。滿載而歸。而臺灣府縣之缺。遂爲巧倖所尸矣。嘉慶十五年。設噶瑪蘭廳。自是頗多增置。而人民亦有一百數十萬。蓋已拓地至臺東矣。牡丹之役既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福建巡撫。臺灣。略曰。臺灣洋務稍整。卽善後不容稍緩。准此久之善後。與住時不同。臺灣之所謂善後者。卽臺灣之所謂創始也。臺灣之創始。以創始爲善後則尤難。臣等竊爲海防孔亟。一面撫番。一面開路。以絕彼族覬覦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聞未遑爲經久之謀。數月以來。南北諸路。緬幽監險。斬棘披荆。雖各著成效。卑南奇案各處。雖分別軍屯。祇有端倪。尚無網紀。若不悉心籌畫。詳定規模。路非不已開也。謂一隅之不復塞。則不敢知。由非不已也。謂一撫之不復疑。則不敢必。何也。臺地延袤千百餘里。官史所治祇海濱平原三分之一。餘皆番社。國家豈有番黎。但令番社土貢。永禁侵凌。意至厚也。而奸民積匪。久已越界潛蹤。驅番佔地。已成壘窟。則有官未開巨

先開者。入山既深。人跡罕到。野番穴處。種育孳生。則有番已開而民未開者。疊嶂外包。平浦中曠。鹿豕游鼠。草木叢茸。地廣畜稀。棄而弗處。則有民未開而番亦未開者。是但言開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種類數十。大概有三。牡丹等社特其悍暴。刼殺爲生。愍不畏死。若是曰凶番。卑南埔鼻一帶。居近漢民。略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臺北斗史等社。雕羽歸回。向不外通。屯聚無常。種落離遷。獵人如獸。雖社番亦懼之。若是者曰王字番。是但言撫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欲開山而不先撫番。則開山無從下手。欲撫番而不先開山。則撫番仍屬空談。今欲開山。則曰屯兵衛。曰刊林木。曰焚草萊。曰通水道。曰定墾則。曰招墾戶。曰給牛種。曰立村堡。曰設隘碉。曰致工商。曰設官吏。曰建城郭。曰設郵驛。曰建廟宇。此數者孰非開山之機必須施設者。今欲撫番。則曰設土目。曰查番戶。曰定番業。曰通語言。曰禁仇殺。曰教耕稼。曰修道路。曰給茶鹽。曰易冠服。曰設番學。曰變風俗。此數者又孰非撫番之時必須并行者。雖然此第言後山。其繁庶已若此。前山之入版圖也。百有餘年。一切規制。何嘗具備。就目前之積弊而論。壯兵之情虛也。叢吏之盤踞也。土匪之橫恣也。民俗之蹈淫也。海防陸守之俱虛也。械鬥黨厝之迭見也。學術之不明。庠序以容豪猾。禁令之不守。烟賭以爲饕餮。官斯上也。非無振作有爲正己率屬之員。始苦於事權之牽制。繼苦於毀譽之混淆。救過不遑。計功何自。使不力加整頓。一洗浮澆。但以曰下山前之規模。推而爲山後之風氣。雖多一新開之區。適多一藏奸之藪。臣等竊以爲未可也。嘗綜前後山之幅員計之。可建郡者三。可建縣者十。固非一府所能轄。欲別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閩省所需臺米接濟。臺餉向由省城轉輸。彼此相依。不能離而爲二。瓊海口岸。處處宜防。洋族教堂。漸漸分布。居民向來漳籍泉籍粵籍之分。番族又有生番熟番屯番之異。氣類既殊。撫馭匪易。況以創始之事。爲善後之謀。徒靜鎮之非宜。欲循例而無自。使臣持節。可暫而不可常。欲責效於崇朝。兵民有五里京兆之見。倘逾時而久駐。文武有兩姑爲婦之嫌。臣等再四思維。宜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移福建巡撫駐臺。而後一舉而數善備。何以言之。重洋遠隔。文報稽遲。率意遷行。又嫌專擅。駐巡撫則有事可以立斷。其便一。鎮治兵。道治民。本兩相輔。轉兩相妨。職分不相統攝。意見不免參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

不賢者以爲推卸地步。其賢者亦時時存形迹於其間。駐巡撫則統屬文武。僅歸一尊。鎮道不敢不各修其職。其便二。鎮道有節制文武之責。而無選文武之權。文官之貪廉。武弁之勇怯。皆撫所聞。與鎮道所見。時成互異。三。臺則不待採訪。而耳目能周。跡跡可以立定。其便三。城社之巨姦。民間之冤抑。觀聞親切。法令易行。公道速伸。八心帖服。其便四。臺民烟癮不多。臺兵爲甚。海疆官制久壞。臺兵爲尤。良以弁兵由督撫提標抽取而來。各有恃其本帥之心。鎮將設法紮磨。祇求其不生意外之事。是以比戶窩賭。如買之於市。費之於田。有巡撫則考察無所贖。訓練乃有實際。其便五。福建地瘠民貧。州縣率多虧累。恆視臺地爲調劑之區。不肯者孰以取望。往往不免。有巡撫以臨之。貪黷之風。得以漸戢。其便六。向來臺員不得志於鎮道。及其內渡。每造蜚語中傷之。鎮道或時爲所挾。有巡撫則此技悉窮。其便七。臺民游惰可惡。而趨直實可憐。所以常聞蠢動者。始由官以吏役爲爪牙。吏役以人民爲魚肉。繼則人民以官吏爲仇讎。詞訟不清。而械鬥紫陌之端起。奸宄得志。而登旗聚衆之勢成。有巡撫則能律拔亂本。而塞禍源。其便八。況開山伊始。地勢殊異。成法難拘。可以因心裁酌。其便九。新建郡邑。驟立營堡。無地不需人才。丞倅而顧。可以隨時札調。其便十。設官分邑。有宜遠入者。有屬權宜者。者。隨時增單。不至處其之虛糜。其便十一。開煤煉鐵。有鉅資民力者。有宜參用洋機者。就近籌勸。可以擇地而興利。其便十二。夫以臺地同稱險。久爲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入仍耽耽相視。未雨綢繆之計。正在斯時。而山前山後。其富饒革者。其當創建者。非數十年不能成功。而化番爲民。尤當漸積優柔。不能彈然無聞。與其苟且倉卒。徒出外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綱舉目張。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計。況年來洋務日密。偏重東南。而臺地孤懸海外。七省以爲戶。關係非輕。欲固地險。存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營制。而整理吏治營制之權。操於督撫。總督兼轄浙江。移駐不如巡撫之便。臣等明知地屬封疆。事關吏制。非部民屬吏所應越俎。而夙夜深思。爲臺民計。爲閩省計。爲沿海籌防計。有不得不出於此者。敢不據實上聞。以爲裁察之獻。旨下福建督撫議奏。總督李鴻章巡撫王凱奏官。福蘇調聯凡巨。彼此相依。未可遽分爲二。請以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省。詔可。於是葆楨地臺北府。改談防廳爲新竹。噶瑪蘭廳

爲宜蘭。新設恆春淡水兩縣。置臺東基隆兩廳。而移北路撫民理番同知於埔里社。改爲中路。大事更張。以奉新吏治。營制亦稍整飭。而臺灣之規模漸大矣。光緒二年六月。江南道御史林其楨奏言。東瑤之役。沈葆楨曾任其事。萬移巡撫駐紮臺灣。俾歸其後。以現在情形而論。區區臺灣。非善後之謀。實創始之事。十二月。刑部左侍郎袁葆恒亦奏言。臺灣之地。雖僻海濱。而物產豐富。各國垂涎。倘爲外人盤踞。則南北洋各處。出沒窺伺。防不勝防。加以民番雜處。區畫尤難。非專駐大臣。鎮以重兵。舉其地之民風吏治營制鄉團。事事實力整頓。治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爲功。查直隸四川甘肅各省。皆以總督兼辦巡撫。可否改福建巡撫爲台灣巡撫。常川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專歸總督辦理。事任各有攸司。袁氏即有所謂。以於台灣目前情形。不無裨益。而巡撫丁日昌亦以爲駐南地。往來不便。奏請簡莊重臣。督辦政年。而後建省。部議不可。七年春。巡撫岑毓英巡視臺灣。以臺灣孤懸海外。幅員遼闊。籌備防務。必須南北聲氣相通。方易措手。查彰化縣治居南北之中。應將臺灣道府二缺。權其輕重外易。移一於此。俾可居中控制。兵備遼闊。以彰化之下橋仔頭莊。可爲都會之地。議移道缺。而以埔里社之中路同知。爲臺灣南隸州。與巡道北路副將均移於此。劃大肚八卦南山之地。歸州管轄。移彰化縣於鹿港。改爲州屬。而嘉義巡撫爲州吏目。南投縣丞爲州判。駐埔里社。分屬山縣學官一員爲州學正。改臺灣府爲臺南府。專轄臺鳳兩道四縣。以興臺北獨立。雖失以爲可。將入奏。會越南事起。視師廣東。禁界亦成微。詔以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駐紮治軍。及中。以銘傳爲福建巡撫。十一年五月。奏請專駐臺灣。辦理要政。又陳設防練兵兩賦撫番四事。七月。欽差大臣左宗棠奏言。今日之事勢。以海防爲要圖。而閩省之籌防。以臺灣爲基地。臺雖以育鎮道。一切政事。由臺承督撫。重洋懸隔。文報往來。平時且不免稽遲。有事則更虞梗塞。如前次法人之變。海道不通。諸多阻礙。其已甚矣。臣查同光之交。前辦理臺防大臣沈葆楨躬歷全臺。深維利害。曾有多駐巡撫十二便之疏。比經吏部議准正案。嗣後督臣爭轄年巡撫王凱奏仍以巡撫兼領兩地覆奏。光緒二年。侍郎及袁恒請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其福建全省事宜。專歸總督辦理。部議以沈、袁、慎原奏。臺灣別建一省。苦於器局未成。彼此相悖。不能辦而爲二。未克准旨允行。厥後撫臣

丁日昌以冬春駐臺夏秋駐省。往來不便。因有專道重臣督辦政年之請。臣令觀前後奏摺。督撫大臣謀慮雖周。未免各存意見。蓋王凱奏因該地瘴癘時行。心懷。卻。似沈葆楨循其意。而改爲分駐之議。丁日昌所請重臣督辦。亦非久遠之圖。皆不如袁葆傑事外旁觀。識議。以爲切當。夫臺雖係島嶼。綿亘亦一千餘里。屬制設官之地。祇海濱三分之一。每年物產關稅。收之廣西貴州兩省。有盈無絀。倘撫番之政。果能切實推行。自然之利。不爲因循。居然海外一大都會也。且以形勢言。孤峙大洋。爲七省門戶。關係全局。甚非淺鮮。其中如講求軍備。整頓吏治。培養風氣。疏濬河道。在在均關緊要。非有重臣以專駐之。則辦理必有棘手。以臣愚見。惟有如袁葆傑所請。將福建巡撫改爲兼署巡撫。所有臺灣一切。辦事宜。統歸該撫經理。庶事有專責。於臺防善後大有裨益。至該地產米甚富。內地本屬相需。若易濟餉項。各省尙有遺。亦萬無不爲籌解之理。委用官員。請照江蘇成例。各官到閩之後。量缺多少。簽分發往。學政事宜。並歸巡撫兼管。勸捐命案。即歸臺灣道就近辦理。其餘一切建省分隸各部之政。從前已有成議。毋庸更張。粵候諭旨定案。即飭大弟舉行。當是時內外臣工條陳臺灣善後者。凡十數起。而貴州按察使司李元度亦請以福建巡撫專駐臺灣。疊經學政。且言軍中所需軍火炮械。均須在臺設局。製造存儲。不得仰給福建。致有隔絕之患。夫日本距臺甚近。日本疆圉路如臺灣。而歷朝以來。偏強自立。近且併琉球。亂朝鮮。改從西洋制度。僑民自居於列強之間。夫日本之財力。皆取之國中。非別有轉輸也。而遼亦自餘。可以富庶。臺灣地大物博。百利未興。若能逐理得人。庶以歲月。何遽不如日本哉。夫強弱無異民。不善用之則弱。善用之則強。應請用任巡撫。鎮道久任而責成之。湖土地。課農桑。徵賦稅。修武備。則七省之藩維永固。而臺灣可無憂矣。旨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六部九卿會同各省督撫議奏。九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奏醇親王。奏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臣慶親王。勅大學士臣世鐸臣額仰和布臣閣敬銘臣張之萬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等奏。臣等查臺灣爲南洋樞要。延袤千餘里。民物繁富。通商以後。今昔情形。迥然不同。宜有大員駐紮控制。若以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以專責成。似屬相宜。恭候欽定。如蒙俞允。所有一切事宜。應由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辦理。臣等可。於是設臺灣巡撫。建省會於下埔仔

顯莊。以控制南北。設臺灣府。領縣四。附郭曰臺灣。新設雲林苗栗二縣。改臺灣府爲臺南府。臺灣縣爲安平縣。陸臺東廳爲直隸州。凡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以銘傳爲巡撫。廷議以臺灣南北袤延甚遠。擬設臺北道以分管理。銘傳奏復添設臺北道。不如添設藩司。詔曰可。於是以沈葆奎爲臺灣布政使。而兵備道仍兼按察使。又以澎湖爲閩臺門戶。非設重鎮。不足以資控制。詔以澎湖副將與海壇鎮副將。臺灣鎮總兵銷去掛印二字。均歸巡撫節制。十二年。設督辦臺灣撫臺大臣。以在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爲督辦。兼閩粵大臣。銘傳具幹才。大興新政。築鐵路。通航空運。辦清賦。闢山林。建學堂。討軍實。開鑛產。振工商。計日度月。次第舉行。將舊臺灣於富強之域。而七夫不趁其意。政府亦多掣肘。遂稱病以去。繼之者邵友濂。文吏也。諸皆廢止。二十一年。日本據遼東。詔割臺灣以和。下旨撤回官吏。五月。臺人自立爲民主國。舉前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以李永璠爲軍務大臣。俞明震爲內務大臣。陳季同爲外務大臣。統又棟爲游說使。餘如舊。而府縣多絀印去。已而大總統亦逃。遂至於亡。

#### 鄭氏中央職官表

吏官（永歷八年設六官分理國事）

戶官

禮官

兵官

刑官

工官

學院（永歷二十年設以勇衛陳永唐任之）

國子助教（永歷二十年設以葉亨任之）

行人（永曆八年設）

給事中（此下二官均明舊制）

各科主事

各科內都事

鄭氏臺灣職官表

承天府尹（永曆十六年設）  
一府改置

大鄭知縣（永曆十六年設）  
一府治十八改置

萬年知縣（永曆十六年設）  
一府治興隆里十八改置

澎湖安撫司（永曆十六年設）

北路安撫司（永曆三十六年設）

清代職官表

臺南府知府一員

七諸十二年奏改設建巡撫為臺灣巡撫暫駐臺北十三年照甘肅新疆例改為福建臺灣巡撫

臺灣布政使司一員

乾隆十三年設綜核臺臺鹽課司員考核之計並設布庫大使一員兼理巡鹽事

臺灣按察使司一員

乾隆五十二年奉旨嗣後備放臺灣道員者俱加按察使銜俾得奏事光緒十三年部議臺灣道向兼按察使銜毋庸特設

一切刑名由道管理即設司獄一員



提督學政一員

舊例以按察使副使或按察司僉事爲提學道每省一員雍正四年改爲提督學政臺灣向以兵備道兼理雍正五年改歸漢御史乾隆十七年復歸道光緒九年奏由巡撫主政四年歸道十三年仍歸巡撫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滿漢各一員

康熙六十年設駐府治乾隆十七年定例自後三年巡視一次不必留駐三十年奉旨嗣後隨時派往五十二年罷命閩浙總督兼建巡撫水陸提督每年輪值一人前往巡視

督辦臺灣撫臺大臣一員

光緒十二年設巡撫兼理

幫辦臺灣撫臺大臣一員

光緒十二年設駐湖北大岷坎

分巡臺灣兵備道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設爲臺廈兵備道駐府治六十年去兵備雍正六年改爲分巡臺灣道乾隆五十一年加兵備銜五十二年

加按察使銜

臺南知府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設爲臺灣府總匯各縣刑名錢穀又放兵餉光緒十三年改今名移臺灣府於臺中

臺北知府一員

光緒元年設

臺灣知府一員

光緒十二年設

臺東直隸州知州一員

光緒十三年設駐卑南

臺灣海防同知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設駐府治乾隆二十一年改爲南路理番同知兼海防光緒元年移駐卑南本缺裁

南路理番同知一員

光緒元年設駐卑南十三年陞爲州今缺裁

北路撫民理番同知一員

乾隆三十二年設駐彰化縣治辦理採訪彰化諸羅民番交涉事務四十九年撤開港兼理海防五十年兼理捕務五十

三年移駐鹿港光緒元年改爲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今缺裁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一員

光緒元年設駐埔里前十年奏仍駐鹿港十三年裁

淡水捕務同知一員

雍正元年設駐彰化七年改爲撫民同知移竹塹光緒元年設照本缺裁

澎湖海防同知一員

雍正五年設海防通判駐媽宮城光緒十一年陞爲同知

基隆撫民理番同知一員

光緒元年設海防通判十三年陞爲同知

南雅撫民理番通判一員

光緒二十年設駐大嵵嶼

噶瑪噶撫民理番通判一員

嘉慶十五年設駐五圍光緒元年改歸本缺裁



彰化知縣一員

雍正元年設駐半線

雲林知縣一員

光緒十三年設

苗栗知縣一員

光緒十三年設

臺灣縣丞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設駐城雍正九年移駐臺南乾隆五十四年改遷檢本缺裁

鳳山縣丞一員

雍正九年設駐萬丹乾隆二十六年移駐阿里港

諸羅縣丞一員

雍正九年設駐笨港

彰化縣丞一員

乾隆二十三年設計南投光緒元年奏移鹿港十年仍駐南投十八年復移鹿港本缺裁

下淡水縣丞一員

光緒元年設駐阿猴林

頭圍縣丞一員

嘉慶十七年設隸噶瑪蘭廳

新莊縣丞一員

乾隆三十二年設。嘉慶十九年改隸嘉義縣十四年移駐貓潭

福牌縣丞一員

嘉慶十四年設光緒

新港巡檢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設臺灣乾隆二十六年移駐斗六門

佳里興巡檢一員

乾隆二十六年設隸諸羅五十二年移駐大武壠本

大武壠巡檢一員

乾隆五十二年設

斗六門巡檢一員

乾隆二十六年設隸諸羅光緒十四年裁

鹿仔港巡檢一員

雍正十年設隸彰化嘉慶十年裁

大甲巡檢一員

嘉慶十四年設隸淡防後歸苗栗

貓霧揀巡檢一員

雍正十年設駐犁頭店隸彰化乾隆二十六年

下淡水巡檢一員

康熙二十三年設隸鳳山五十二年移駐赤山雍正九年移大崑崙乾隆五十二年移興里

竹塹巡檢一員

雍正十年設隸淡防屬軍民城事





## 卷七 戶役志

戶役之制。三代詳矣。漢法郡國上計。歲登其民於宰相。副在太史。所以施政教而行徵令也。通鑑曰。國者民之國也。與民治之。是政皆仲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商賈用秦。立保甲以厲耕戰。故能有勝於天下。然必先明其民數之多寡。力役生產乃可得而平也。臺灣爲荒服之地。當明中葉。漳泉人之至者已數千人。及荷蘭來。賦課丁稅。每丁四盾。領臺之初。歲又三千一百盾。其後計至三萬一千七百盾。蓋移殖者衆。而入款亦巨也。鄭氏因之。每丁改爲六錢。然皆曰之。其時航海而至者十數萬人。是皆赴忠順義之徒。而不忍爲滿州臣妾也。故其奔走疏附者爲主戶。而商旅之客戶。肇啓土宇。式廓版圖。以保持殘局。漢族之不奴者僅此爾。永曆三十四年。國王遷集金廈。來者尤衆。華人之在呂宋者。久遭西人之暴。前後戾止。皆撫拊之。給其田疇。樂其生業。故有久居之志。使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可以光復故國。抑且奄有海邦。而南風不競。以至於亡。痛哉。粵人得臺之時。志稱舊額戶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口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人。歲徵銀八千零六兩零三錢二分。是必有所隱誤。不然何其尠耶。考施琅疏陳海上情形。謂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人。俱係耕漁爲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挈去水陸官兵眷口三萬有奇。康熙三年。鄭經復挈去六七千人。以比計之。則臺灣之人始十萬。何以僅爲一萬六千餘人。且琅之疏亦有未確者。鄭氏陳師七十有二鎮。使鎮爲千人。則有七萬二千。加以四民。倍倍其數。是臺灣之民。此時已近二十萬。不然以一萬六千餘人。僅不過一鄉。而奏設三縣。何其尠耶。蓋古之所載。僅舉丁稅而言爾。清例凡有家眷者爲一戶。男子年至十六者爲成丁。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厘。而始稱爲口。是時移殖之人多無家眷。丁男或流落四方。躬耕巖穴。編查不及。故若是其少。丁稅之制。卽古之庸。所以任國之役也。是故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而役舉用力。國之經也。民之義也。故社番男女亦課之。舊例壯番每丁徵米一百七斗。少番一百三十斗。番婦



右。而徵削公廩爲丁與番婦。歸化八社。月人三千五百九十二。歲共徵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克勤之  
議。皆下福達督撫。凡渡臺者禁帶家眷。而鴉亦請申海禁。不許惠潮之人入臺。故多漳泉人。然利之所在。人  
所必趨。況以新啓之地。原田頗饒。何從而奢之哉。康熙十一年。詔以五十年丁冊。額。滋生人口。永不  
加賦。雍正四年。定歸番婦丁稅。少壯番丁改爲一律。每男一石折銀三錢六分。共徵銀二千十六兩九錢三分六  
厘。乾隆元年。詔曰。朕愛養元元。凡內地百姓與海外番民。皆一視同仁。輕徭薄賦。使之各得其所。開福建  
臺灣丁銀一項。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再加火耗。則至五錢有零矣。臺內地每丁徵銀二錢至二錢三錢不等。而臺  
灣加倍有餘。民間未免踴躍。若將臺灣四縣丁銀。悉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舒民力。於是  
歲徵三千七百六十五兩餘。約減舊額之半。二年。又詔曰。臺灣苗栗大小共九十六社。每年輸納之項。名曰番  
餉。按丁徵收。有多至一兩有餘及五六錢不等。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無歧視。所輸番餉卽百姓之丁課也。着  
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撤。該督撫可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實力奉行。務令番民均沾實  
惠。又聞澎湖淡防兩廳均有額編人丁。每丁徵銀四錢有零。從前未曾裁減。亦着照臺灣四縣之例以行。於是歲  
徵番餉三百四十九兩。較舊更減六倍有奇。先是淡水廳屬。係由彰化撥歸丁口十一。歲徵銀五兩二錢三分六厘。  
而數年間。開墾竹塹各地。至者驟增。多至數萬人。編審未備。故若是之少也。十二年。詔各府縣丁銀均配閩  
閩。按畝徵輸。於是上田勻配四厘一毫八絲六忽。中田四厘三毫八絲一忽。下田四厘六毫三絲九忽。上田四厘  
九毫二絲九忽。中田五厘五毫五絲七忽。下田五厘六毫三絲三忽。而丁銀廢矣。各縣所徵。其詳如表。蓋以臺  
灣地多人少。與他所異。故不論地丁。而論田土。則貧民免追逼之憂。而有司無賠累之苦。自是以來。移民日  
多。墾務日進。全臺約及百萬。而來者仍不許挈眷。番地亦禁開拓。此則退守之政也。二十五年。福建巡撫吳  
士功奏言。臺灣地雖版圖。將及百年。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濱海州縣之民。俱於農時往耕。而收成  
籍。迨後海濱漸闢。一歸不能復往。其生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移眷屬。別娶番女。恐滋擾  
害。經陳任山東撫臣郭爾達具奏。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携眷入臺。以申爲良。旋經議行在案。嗣

於乾隆四手。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撤返。卽有事故遲延。亦屬無幾。謂停止給照。續於乾隆九年。巡視臺灣御史具奏。以內地民人。或聞臺地視平衰老。欲來侍奉。或因內地孤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禁。因甘蹈險渡之愆。不肯客頭奸猾。將船駛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到臺。促客登岸。人煙斷絕。坐而餓斃。俄而洲上潮至。羣命盡歸魚腹。因礙防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請仍准辦眷。輕部議准。十二年。督臣喀爾吉善復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請定限一年之後。不准給照。自此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現在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向之子才過嶺者。今以開墾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穉無知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若棄之而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稟稱縣志云。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例禁。羣詣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蕪水。經汛口覺察奸猾。照律問罪。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船串通習水積匪。用漏桶之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此則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給令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流漂溺。名曰餌魚。言之痛心。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事在汪洋巨浸。人跡罕到之地。被誘者既已沒於波臣。饒免者亦十禁令。莫敢控訴。伏念內外民人均屬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爲匪者。悉出隻身之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娶立業。有父母妻子之繫戀。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辦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之後。亦未有眷口滋疊生事者。蓋民鮮十著。則有誼云之意。人有至家。各謀久安之計。乃因良民之搬眷。遂以奸民之偷渡。致令生事者。因禍連累。常懷內切之憂。在籍者。悵望天涯。不免回隅之泣。以故內地老幼男婦孺獨無依之人。追欲就養。竟至鋌而走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疏入。從之。於是至者愈多。拓地愈廣。及嘉慶十六年。有司彙報全臺民戶。計有二十四萬。千二百十七戶。男女大小

凡有二百萬三千八百六十一口。四十番不計也。比之清初。幾增百倍。至今又百數十年。而人口且過三百萬。此則號稱之力也。夫有土必須有人。有人而後有財。生財之道。地著爲本。創田疇以養之。設庠序以教之。舟車以通之。勸工商以興之。故國以放民。而地無曠土。臺灣之人。漳泉爲多。約占十之六七。粵籍次之。多爲惠潮之民。其來較後。故曰客人。亦有福建汀州。而閩粵之分。每起械鬥。彰泉亦然。今則息矣。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奏請清賦。先飭各屬編查戶口。頒行保甲。比時造報者計有男女三百二十餘萬人。雖編查未詳。亦足以知其概矣。十四年。改定里率。以一條鞭辦法。而丁稅併於正供。至今行之。

清代臺灣戶口表一（據臺灣府志）

廳	縣	戶	數		備
			口	數	
臺	灣	八、六二四	一〇、八六五	乾隆二年	
鳳	山	一、六六七	三、三〇〇	雍正九年	
諸	羅	二、四三六	三、九五五	乾隆二年	
彰	化		一二五	乾隆二年	
淡	水	二、七五二	三〇、三四二	乾隆二十九年	
澎	湖	一五、七四九	二四、〇九二	乾隆二十七年	
計			七二、六三九		

按府志所載如彰化縣係就完納丁銀之人而實故若是之少而實在戶口豈不能知卽各屬縣之數卽就土著而載化寓之人尙不編刻故亦若是之少也

清代臺灣戶口表二 嘉慶十六年編查

廳		縣	戶	數	口	數
臺	鳳	山	二八、一四五	三四一、六二四		
彰	化	二六、八二八	一九、二〇	一八四、五五一		
淡	水	四〇、四〇七	一七、九四三	八一八、六五九		
噶	蘭	八、九七四	二、〇〇三、八六一	二、〇〇三、八六一		
澎湖	計	二四一、二一七				

清代徵收丁稅表一（康熙二十三年）

縣		分	丁	額	銀	額（厘）
臺	鳳	山	八、五七九	四、〇八三、六〇四		
彰	化	三、四九六	一、六六四、〇九六	一、六六四、〇九六		
淡	水	四、一九九	一、九九八、七二四	一、九九八、七二四		

澎湖

計  
額

一六、八二〇

八、〇〇六、三二〇

清代徵收丁稅表二（乾隆二年）

澎湖、鳳山、諸羅、彰化、淡水、澎湖

計

分丁

一〇、八六五  
三、三〇〇  
三、九五五  
二四  
一一  
六七二  
二四、八七五

二、一七三、〇〇〇  
六六〇  
七九、〇〇〇  
四、八〇〇  
二、二〇〇  
一三、四、四〇〇  
三、七六五、四〇〇

清代徵收丁稅表三（乾隆十二年）

縣

分

出團畝數（毫）

均配丁稅（厘）

鳳山

山

一三三、九〇八、三九八  
一三、四八八、〇五〇

六九三、二七二  
七一七、三三八

諸彰談彭

羅化水湖

一、〇、五、一、三、六  
一、一六〇、一一〇  
一、四四、〇〇六、八、九、九  
一九、一、二七、五、三〇  
一、六〇、五、二一

清代徵收餉表（雍正年間編定）

社名	數	徵	額（庫）	備
大卓新卜力茄放上阿拈武	一〇〇 七〇 一七五 二九二 一六〇 二八〇 一八六 二二七 一六一 二三四 九八		一九〇、五一二 六三、〇〇〇 三九五、四五六 二、〇一六、九三六	

目 藤 大 哆 諸 打 他 斗 西 東 大 馬 南 二 貓 阿 大 沙

加  
清

武 兒 北 芝 六 星 羅 魯 武

蘭 郡 卓 于 林 投 遊 突 螺 織 門 霧 精 山 喇 喃 普 鄉 欄

一七  
一三  
一六  
一九  
七〇  
六二  
六二  
五九  
一〇八  
一〇一  
一〇二  
九一  
一〇四  
一七三  
八四  
九四  
一〇七  
九七  
四六

一一三、二四八  
四五二、二八九  
一七二、八七二  
九一四、八一〇  
三一三、九九二  
六五、二二八  
四九、三九二  
五〇、八〇三  
三五二、八〇〇  
一〇四、六二四  
三七〇、四四〇  
一〇五、八四〇  
二一五、九一三  
五〇一、三一八  
四三五、二二四  
一〇六、五〇〇  
七〇、九一二  
一六五、四六三

新庄仔社附納

噠吧咻木岡芋飽內牧導社附納

柴裏社附納

眉裏社附納

精羅社附納

牛欄屬二重場二社附納

牛 半 貓 岸 蓬 後 竹 南 淡 雞 蘇 奇 大 嶽 南 加 瑞 琉 卑

馬 露 冷 圭 六 南

頭 線 揀 喜 山 瑞 卑 坎 水 龍 暮 岸 佛 閣 社 堂 瑞 卑

五五  
一一四  
四一五  
三五〇  
三〇七  
八四〇

三三一、四四二  
二九、六三五  
一一、〇〇〇  
一三四、四一六  
九八、七八四  
三七八、〇〇〇  
九八、七八四  
二二、五七九  
二二、五七九  
三、六八〇  
一一、九〇〇  
一七、九八二  
四九、三九二  
八〇六、五〇〇  
四九、三九二  
五一、一五六  
九、八七八  
六八、七九六

大肚樂坑水真等社附納

凡五社

凡八社

凡五社

凡四社

凡六社

金包鼻附納

新舊二社





力 茄 放 上 阿 搭 武 日 蘇 蘇 七 哆 諾 打 他 斗 西 東 厝

淡 加 溜 武 囉 羅 里 六

力 藤 藤 水 猴 樓 治 樹 壠 壠 壠 壠 山 貓 霧 門 螺 螺 螺

一六〇 二八〇 一八六 二三七 二六一 二三四 九八 一七 一二三 一六 一九三 七〇 六二 六二 五九 一〇八 一〇 一〇 九七

三二、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五七、二〇〇 四七、四〇〇 三二、二〇〇 四六、八〇〇 一九、六〇〇 二三、四〇〇 二四、六〇〇 二三、二〇〇 三八、六〇〇 一四、〇〇〇 一二、四〇〇 一二、四〇〇 一一、八〇〇 一一、六〇〇 二〇、二〇〇 二〇、四〇〇 一九、四〇〇

噶吧嘰木岡字館內優等壯附納

奇 蘇 淡 竹 後 蓬 岸 大 貓 半 牛 沙 大 阿 貓 二 南 馬 火

冷

霧 陽 武 兒 北 芝

岸 菩 水 壩 塘 山 裏 甲 拔 線 郎 曉 郡 東 干 林 投 邊 突

九一 〇四 一七三 八四 九四 一〇七 九七 四六 五五 一四 一四 一八 一五〇 一五〇 八九 七九

一八、二〇〇 二〇、八〇〇 二四、六〇〇 一六、八〇〇 一八、八〇〇 二一、四〇〇 一九、四〇〇 九、一〇〇 一一、〇〇〇 二一、八〇〇 九、〇〇〇 一三七、六〇〇 二、四〇〇 七〇、〇〇〇 六一、四〇〇 一七、八〇〇 一五、八〇〇 九六〇

貓羅社附納

柴坑社附納

水鼻社附納

凡五社

凡八社

凡五社

淡水南坑雞籠凡十二社

大	代	南	加	鄉	疏	卑	山	傀	貓	本	阿	崇	小	巴	沙	蛤	
主	六	南	猪	偏	里	沙	老	甲	仔	佛	閣	社	堂	鱗	珠	覓	毛
山	仔	祿	山	毛	覓	珠	鱗	堂	社	閣	佛	主	六	八	八		

六八八

凡十社	凡十社	凡十八社	凡十九社	凡四社	凡八社	凡八社	凡十四社	凡四社
四、八〇〇	六、四〇〇	九、一二〇	一、九二〇	一三七、六〇〇	一、四〇〇	四八〇		

砂羅蘭附

## 卷八 田賦志

邑之田。井田之法廢矣。鄉。猶豪。鄉民之田。以傾私利。用其富厚。放游官府。縣皆淫佚。每遇王候。顯爲之田事。勝手賦足。水鄉水耕。歲餘乃不獲一飽。先曉自作。自耕於人。頗會箕箒。從而制之。貧富。每日差。貴賤之階愈絕。而民益困矣。古者量入授田。一天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貢十一而稅也。使以足民。試以足民。是故出人相友。守望相助。設爲庠。學校以教之。庠。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民者自明而知方。居則讀經以耕。出則荷戈而戰。忠義事公。以漸其明。此則先王。邦養民之善制也。夫井田養民。其田皆國之田也。又豈以徒民所自有之田也。民所自有之田。又從而賦之。亦曰以保之也。故民之懷將不怠。若已下此保。而又廣恤之。使之無事於虐政之中。是以民爲樂而已。臺灣爲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墾也。手耜耜。腰刀槍。以與生番猛獸相質。尋路荒穠。以辟山林。用能宏其族。至今是賴。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富明之世。漳泉地來。民去蕭牆。以拓墾南洋。而至臺灣者亦夥。山林未伐。瘴毒披猖。腥腥病死。不得歸。故有埋冤之名。及顏思齊至。鄭芝龍附之。壘上築屋。漸成部落。思齊既死。芝龍復降。漳泉人之居者凡三千餘人。自生自養。以贖其家。固無政令以率之也。天啓四年。荷人入臺灣。僑地土番。越二年。西班牙人亦入雞籠。各據其地。以贖上位。制王田。募民耕。而徵其賦。計田以甲。方一丈二尺五。爲一甲。三十一甲二尺五寸爲一甲。上則每徵穀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其時土田初闢。一甲三熟。種粟之利。揭地外洋。故至者日盛。崇禎間。歲大旱。謀於芝龍。募饑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合耕一牛。載至臺灣。墾田麥舍。以其衣食之餘。納租鄭氏。故富甲七閩。延平建宅。從者尤多。休兵息民。以事慶祿。向之土田。皆爲官田。耕者皆爲官佃。賦仍舊。宗室文武召民自闢。謂之私田。則所謂文武官田者也。寬則之法。亦分五等。納稅之外。又課其賦。所謂官斗。輸中十倉斛僅有八升。原田應。取之甚微。耕後數年。初棄其舊。故三年一丈。課其增減。定其肥磽。所以恤民之困也。詳錄之兵。各分其地。按地開墾。自耕自給。



沙率積。熟田亦爲荒壤。若非以多報。將何以徇直屬。二也。臺地依山臨海。田間並無隄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淹沒。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此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三也。臺地土脈炎熱。不宜施肥。二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歲。然後耕種。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輸將公課。四也。臺灣佃戶皆係清原惠湖之客民。因貧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則力不能支。勢必各司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五也。去田墾之欺隱若此。所以致此欺隱而難以清查者又若此。自宜作何變通。以除欺隱之弊。為鎮重大。與內地不同。臣等愚昧。不敢輕議。謹具實奏請聖裁。至於北路虎尾溪以上。閩原寬曠。召民開墾之法。毋計以一畝而包占數里。祇許農民自行領墾。夫不過五甲。十夫連環互保。定限三年。比照內地增額起科。如熟番墾地。向有奸棍認餉包墾。久假不歸。若任其日被侵削。番衆無依。必退處內山。漸遷生番。宜令大社留給水旱地五百甲。中社四百甲。小社三百甲。號為社田。以爲耕種牧獵之所。各立界碑。四至田畝。刊載全書。以俾日後勢豪不得侵佔。其餘草地悉行召墾。並限三年起科。臣等細加尋繹。事關實行。唯召墾農民。似宜照原等前摺所陳。亦令歸莊併田。務使匪類無處託足。以靖盜源。九年。詔以臺灣土田自七年開墾及自報隱科者。改照同安則例。化一甲爲十一畝三分寸奇。計畝征銀。仍代以粟。每銀三錢六分折粟一石。粟一石折米五斗。其詳亦如長。而新則較舊則不當數倍。計歲征粟十六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石九斗九升有奇。例以十月開徵。至臘而畢。每粟一石徵耗一斗。折米五分。以防入倉之損。全臺正供之粟。支給駐兵十五營。需米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一石八斗。又配運福興漳泉中羅以及兵米眷米十六萬六千五百石。又運督標兵米折粟一萬五千五百七十石。詳在糧運志。顯全臺徵收粟數。不敷起運。每年以運糧四府粟價發賣。分給四縣。補船尾額。其耗粟之銀。則爲官署公費。而有司且加之數倍。以入私囊。故例有司催科。凡得八成者。錄其功而八成以上。則吞沒之。一行作吏。使爲富翁。故俸祿甚薄。而供奉酬酢多取之民也。乾隆九年。詔曰。臺灣田間已照同安則例。後經部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納。朕念臺民處隔海

洋。應加薄賦。以昭優恤。除從前開墾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墾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例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減。至嗣後墾開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俾農民樂納寬舒。以昭加惠邊方之至意。夫臺灣為海疆重地。每有水旱之災。輒奏請蠲賦。故人民易於樂輸。而開墾日進。遽入番地。其始佃農力小。不足經營。富彙出資本。給牛種。建廬益圳。以任其費。田成。則納其穀十之一二。謂之大租。或徵別租。謂之水粟。每甲應納穀石。永久不替。道光四年。署兵備道方傳捷上書總督孫爾準。力言業戶之弊。書曰。千萬人墾之。十數人承之。而一人所給墾照。或千數百甲。淡水是也。萬人墾之。千人承之。而地數千甲。給墾照者數千人。每人僅十甲。最多亦十數甲。並無棄戶。以民為官佃者。噫。禍福是也。夫業戶之設。其弊無窮。其始豪強有力者十數人。出墾墾照。名為自出工本。募佃墾荒。實則其人工本不多。鳩集朋黨。私立約據。及其墾成報官墾科。而業戶一人。界廣甲多。且易隱匿。及賦已定後。或十餘年。或數十年。遇有水旱偏災。冲崩塌壞。亦任意影射。且徵收供課。戶祇一人。實缺千萬。一經破敗。更換為難。請以淡水言之。其地南自大甲。北至雞籠。綿長三百餘里。自山至海。腹內所寬亦四五十里。較諸臺邑闊自倍之。而考其正供。僅有臺邑四分之一。業戶編入徵册者僅數十人。此所以地廣賦少也。然則業戶自宜殷富。每年自清國課。而每年實徵。民欠猶十之二三。業戶七卡貨產。何也。業戶坐收其租。除完課外。別無所利。因國實非其有。歷年既久。冲崩塌壞。漸就磽确。而佃戶逃亡也。初噶瑪蘭開墾之時。吳沙父子邀趙隆武何繪等。赴省呈請開墾。先與佃戶私議。將來告成。應由業戶還科完糧。佃戶每甲田定納大租穀六石圓四石。及楊廷理籌辦建治。深慮不敷經費。議議業戶。而由散佃報單。謂此租額約與淡水等佃官莊相符。詳請轉奏。擬以為例。部覆不許。以準和官莊久已無案可稽。若照屯案辦理。屯案田園各分六等。此項園徵四石。已準屯案第四等。則田不應列第六等。漫無區別。是準和官莊與屯租二案。均難援引矣。然其後仍定田六圓四之率。火課報。有田二千一百四十三甲餘。國三百甲餘。或徵租穀一萬四千六百三十石有奇。供耗之外。又徵餘糧。此六各屬所無。查臺灣墾科章程。凡田園祇徵正供耗。若



畝別款租。從無併徵正供。康熙間增餘租。徂之他屬。固不與共。計考成也。願餘租實爲籌備經費之計。卽仍淡水屯租之例。每石折色一圓。奉文照議在案。嗣以同安下沙則而計。則田一甲徵穀六石。又徵供影一石七斗五升八合四勺七抄二撮。耗穀一斗七月五合八勺四抄七撮。餘租四石零六升五合勺八抄一撮。圓一甲徵穀四石。又徵供穀一石七斗一升六合六勺一抄一撮。耗穀一斗七升一合六勺六抄六撮。餘租二石一斗一升一合七勺二抄八撮。較之創始原議。凡田減耗六升八合三勺八抄三撮。國賦供二勺。耗六升六合七勺五抄九撮。悉六餘畝。以副其用。嘉慶二十三年。臺灣府知府以闢地初啓。民力未充。詳請豁免餘租。而司中以核與原案田六圓四之數。實爲減少。未許。道光七年。奏請改則。而餘租更寬裕矣。先是臺灣田賦自荷蘭以來。皆徵供穀。歸南後。亦以此爲兵精。而穀價既賤。當事者無所獲利。二十一年。以穀折色。每石六八秤銀二圓。當是時市價每石僅值一圓五。而當事者又格外誅求。費有人耗之損。臺灣縣保西里人不從。幾至激變。莊臺郭崇高赴臺北京。詔迷知縣閻圻而歸。事始息。澎湖爲海中羣島。地瘠而饑。素不播稻。所產唯番薯黍稷。一逢鹹雨。枯槁不收。故其地不賦。由臺供之。光緒三年春。福建巡撫丁日昌奏調臺灣雜稅。略謂臺鳳三邑合長二百九十里。額徵穀十三萬餘石。而彰化淡水兩縣合長五百八十里。額徵穀五萬六千餘石。蓋臺鳳嘉州開之地較早。稅則皆沿鄭氏之舊。而彰化淡水兩縣之地。新定科則。故賦較輕也。十一年建省。以劉銘傳爲巡撫。沈應奎爲布政使。銘傳負吏才。以臺灣經費同由福廳協助。欲謀自給之計。振興物產。以盡土宜。十二年五月。奏請清賦。疏曰。竊查臺灣。自入版圖以來。仍循鄭氏之舊。每丁歲徵銀四錢八分六厘。乾隆元年。欽奉恩諭。臺灣丁糧着照內地分年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舒民力。歲徵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及十二年。乃議勻入田園徵收。其番衆所耕田地。誠免完賦。照舊賦丁納糧。至道光間。通計全臺熟田出園凡有三萬八千一百餘甲。又三千二百一十頃五十五畝。穀種折地一千四百三十畝。年徵粟二十萬五千六百餘石。租番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圓。至今已數十年。驟熟田園較前多至數倍。統計全臺額。僅徵銀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六兩。洋銀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圓。又穀十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七石。久無報式陞科。伏維我朝輕徭薄賦。亘古所無。而於臺灣一島尤爲寬厚。瘡

正處險間。屢奉諭旨。臺灣賦稅。不准議加。其時海宇澄清。昇平無事。朝廷以臺灣一隅。無足重輕。今日海上多警。而臺灣為海疆之要隘。奉旨改進行省。經費浩大。今昔不同。臣忝膺斯上。目擊時艱。當此財用匱乏之時。值百以持舉之際。不能不就地籌畫。三五年後。能照部議。以臺地自有之財。供臺地經費之用。自成一省。永保巖疆。況疊次欽奉諭旨。開源節流。願以額定之賦。應有之稅。乃部庫入款之常額。國家經久之至計。舍此不為。徒求鄰者。雖至舌敝唇焦。緩急仍不足恃。臣渡臺以來。詳查民賦稅。較之內地毫不輕減。而詢其底蘊。全係紳士包攬。若某處有田可墾。先由墾首遠募。承攬包墾。然後下給墾戶。墾首不費一錢。僅遞一稟。墾熟之後。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墾租。各項名目。而糧課正供。毫無報報課。如臺北淡水田園二百餘里。僅徵糧萬三千餘石。私隱隱匿。不可勝計。臣現由內地選調廳縣佐雜三十餘人。分派南北各縣。又由各縣選派公正紳士數人。會同先查保甲。就戶間糧。俟田畝查明。再行逐戶清丈。委派臺灣府知府程鴻鵬。臺北府知府雷其達。各設清賦總局。督率辦理。至於賦稅之輕重。應俟丈量之後。再請旨飭部議。維念臺灣民風強悍。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聚眾挾官。視為常事。林爽文之變。則言隴料之逼迫。以委員下鄉清查。視為畏途。且萬山叢雜。道路崎嶇。若非勤耐勞之員。協同公正紳士。切實清查。無裨實際。且恐辦事無期。惟有嚴定賞罰。以冀成効。若各地方委員紳士等。妥為辦理。認真清查。臣請照外常勞績。從優獎。以示鼓勵。倘有賄託隱匿等情事。抑或畏難延誤。即行參革。庶得實力奉行。為朝廷經久之謀。除地方存限之弊。諮詢便民。以期有裨臺澎之大局。六月。詔可。設清賦局於臺北臺南兩府。以布政使轄之。命知府統理。各廳縣設分局。任總辦。以同知知縣主之。初銘傳議辦清賦之時。先詢各廳縣。或以為當編查保甲。就戶間糧。或以為即施辦清丈。就田間賦。而衆多主前說。且為根本之計。於是先辦保甲。限一月告竣。乃以清賦之。告示於民曰。臺灣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續丈之後。至今開闢田園數倍於前。久未報丈。陞科。從前海宇昇平。朝廷視臺灣一島。不足為輕。期無內患。不慮外侮。賦稅一項。屢奉恩詔。格外從寬。以示綏遠安邊之意。況年有糧多。臺灣重地。久為外人窺伺。朝廷特設巡撫。以資控制。卜府部堂悉聽斯上。應為地方遠大之

謀。故招撫生番。以靖內患。籌辦海防。以禦外侮。清查田畝。以裕餉需。不憚勞怨。懋遷經管。一時併舉。以爲長治久安之計。爾百姓等渡海邇來。當知創業不易。須爲子孫立百年之業。官民一德一心。共謀農順。同享樂土。實事求是。務稱沃壤。近年開闢日多。舊制轉形短促。皆由業戶變遷無定。糧額同小催收。故遇逃亡。莫從究詰。或由田園籍冊失毀。戶無確名。難於派捐。或得以免賦竊佔。奸民從中包攬控爭。或藉防番抽收隱租。或稱完糧自收大租。強奪有田無賦。弱者有賦無田。更有近溪田園。水衝沙壓。小民無力報給。田去難存。種種弊端。圖計民生。皆有阻礙。若不早爲籌畫。貽害胡底。現奉憲明清丈。全臺田畝。委派南北兩府。設立總局。尅日舉辦。爾等田園一畝一畝。編立號數。某字某號之田。則爲某處某人之業。備戶別名。毋稍暗然。遇有買賣。立領過戶備收。可免侵佔情事。永杜隱微之弊。其有水衝沙壓之地。亦可隨時稟報。領得累積之費。是於圖計民生兩有裨益。自示之後。一律辦理。嗣以青丈業經領於民。其時各過業戶多慮加租。劣紳上豪造作蜚語。銘傳不爲所撓。呼囑有司。晝夜不息。八月。復以丈法昭示於民曰。臺灣田園舊有丈數。前經按照淡水縣志載定弓尺制度。每戈一丈二尺五寸爲準。今頒各府應行在案。現據宜蘭、竹兩縣先後稟報。該二邑丈量田畝。向以一丈三尺五寸爲一戈。與規項之戈互相比較。則戈多加一尺。紳民曉曉。置辦不下。請示遵辦等語前來。查臺灣自開闢初。始入版圖。核算田畝。有所謂每戈每甲等名目。皆係鄭氏一時權宜。雍正九年。特奉旨旨。臺灣田園化甲爲畝。係以戈數核爲弓數。其弓定制六尺。積二十四弓爲一畝。載在志乘。遵行已久。現在臺灣丈畝。通用戈甲名目。不過因其舊俗。以計糧。爲將來積算之需。至於量則違科。仍遵原定章。以弓計畝。如以一丈二尺五寸之戈。就一甲之田化弓計畝。自十一畝三分有奇。如以一丈三尺五寸之戈。就一甲化弓計畝。有十三畝一分八厘有奇。是長一尺之戈。每甲即多一畝八分八厘之賦。殊無便宜。該二邑以弓小一尺。藉詞爭執。難保不誤。尙執戈大賦輕戈小賦重之成見。亟應剴切曉諭。以昭定制。而釋羣疑。臺灣田園化甲爲畝。奉旨遵行定章。斷不能仍復舊戈納賦。現在所用舊弓向是五尺。迨清丈之後。仍難以戈伸尺。按六尺爲一弓。積二百四十弓爲一畝。計畝隱科。爾人。將來供賦。不定於戈尺之短長。而定於弓數之多寡。其

戈以者。以有取巧。戈知者亦決不至多完。爾紳民務當曉諭朝廷。治賦登邦。一秉大公。毫無偏徇。其各健道。十月。上鑒漸報竣丈。乃租。徵江南一條鞭法。舉前丁稅耗羨等款而括之。折色完納。并加補水磨餘。以定地則。凡分四則。前之不入則者。如新竹以北。則爲一等二等三等。彰化以南。爲平等次等下等。丈單列天租人。號。直糧。年。天字田。故業戶較益。臺南之田。有早季養魚而晚季播穀者。收利尤豐。而納租則輕也。前時大租多議裁廢。至是乃議減四兩六之制。以歸小租納課。而業戶僅得其六。十二月。頒定舊租之制。其詳如左。於是各田賦計徵六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舊額四十九萬一千一百零二兩。十四年正月。卜順丈單。計銀二元。嘉彰邑民戶騷動。而彰化縣學教者素貪墨。施九縱恣而抗之。糾衆圍城。提督失喚明。狀。路。該兵平之。裁收丈費。以十八年五月。撤銷賦。而全臺田賦乃定。

官莊

初滿清克寧之後。以臺地肥沃。上曠人稀。遂設官莊。召民墾。按其所入。以助經費。康熙四十九年。兵備漸疎。以其有弊。奏請廢止。其款入官。雍正元年。臺灣巡撫元上請巡撫御史吳世榮。略曰。臺灣所有官莊。爲文武養廉之具。今請入公家。官教口不贍矣。夫忠信重祿。所以勵士。況官人以選完絕域。欲用其身心。而東家之妻子。使之枵腹從公。非謂之下也。官莊舊古公田。吏不病民。而莊雖沒。新地可再墾也。查臺北有竹塹埔。沃衍百餘里。可闢良田千頃。又舊孔道溪新。舊以棄置荆榛。故野蠻敢於出沒。唯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開墾。莫若令各文武各官。分地闢之。各捐資下。自備牛種田器。結廬招佃。永爲本衙門恆產。不獨一時之利。萬世之利也。夫臺地於腴。適墾適收。一年所穫。足敷其本。二三年後。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爲臣子奉廉之資。而又可以祛毒害。益國賦。足民食。是一舉而數善備也。遂禮據以入告。許之。於是總兵藍廷珍先開墾荒僻之野。名曰墾。即今臺中郡治之地。其田最沃。可泉可溉。每甲歲可得穀百石。八年。總兵士邵奏以臺灣地恤兵丁之款。購置菜蔬。而收其利。照例納糧。以鎮撫之。預備徵收。其後官莊一百

二十有五所。年額耕穀牛廬魚蝦等款二萬七百三十九兩九錢六分六厘。逐年增多。而奸猾之徒。乘綠武弁。藉名官莊。侵佔番地。以牟私利。番黎怨恨。莫可誰何。乾隆九年。詔曰。外省鎮將等員。不許任所。置立產業。例有明禁。內地且然。況海外番黎之地。武員置立莊田。壟斷取利。縱無品第氏之舉。而家丁佃戶倚勢凌人。事必擾。顧所不免。朕聞臺灣地方。從前廣人而土泉豐足。彼處鎮將大員無不創立莊產。召佃開墾。以爲己業。且有客民侵佔番地。彼此爭競。投獻武員。因而據爲己有。亦不授受前官已收之產。相習以爲固然。其中來歷不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絡繹不休。若非徹底清查。嚴行禁絕。終非寧輯番民之道。著該督撫派高山前往。會同巡撫御史等。一一清釐。凡墾任武員創立莊產。查明并無侵佔番地。及與民番并無爭控之案者。毋令本人子孫。或轉傳他人。均令照舊營業外。若有故佔民番地界之處。秉公清查。民產歸民。番地歸番。不許仍舊朦混。以啓弊端。此後創立產業。開墾地。永行禁止。倘有託名者。即將本官交部。嚴加議處。地畝入官。如該管官吏通同容隱。并行議處。十七年。更立石番界。以禁侵佔。而墾者仍多。遠至內山。五十五年。頒行清丈。凡侵墾番地者皆入官。而運會所至。防不勝防。其令遂廢。

### 施恩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欽差大臣福康安治軍臺灣。既平。尙餘兵額五十餘萬兩。奏設施恩官莊。募佃耕之。或購大甲或收其益。以充賑恤兵丁之款。臺灣之兵均屬自福建。離家遠戍。遇之役。決多爲武弁。沒。不顧計置之重。其田多在彰淡兩屬。租制與官莊同。歲徵穀三千七百餘石。光緒十八年。布政使唐景崧飭各屬。謂。澎湖各營原設施恩官莊田園糖部。所收租息。除官納正供外。餘款由營冊送司。按年午請領臺紳內扣存司庫。入撥支餉。乃。遽年租息參差不等。奉帑行令。按照乾隆五十四五兩年租冊。統籌折半。以計正爲額。盈則儘數造報。細則令承辦營員補。例定甲年繳文。乙年造報。閩省營員任安。餉因營原管田園案等。間多被匪遺失。歷年既久。年遞更。每年祇向原佃收租。不復問及田園處所。間有假水冲場者。亦久不

報部。佃戶難免賠累。弊竇叢生。以致東移西址。竟將所墾民業。希圖免糧。混爲官莊者有之。逐年拖欠短額。積壓數年。始行造報者有之。是此項官莊從前早已混含不清。迨至全臺一律清丈之時。南北情形又各不同。臺南則就正查問。是以此次田圖歷歷可考。臺北則不問何項田園。統行清丈。在當時則難剔除各項名目爲辭。殊不知此項田園。係發帑買出。定由官收。與民田之繳納番租迥異。情形迥異。嗣因清丈完竣。民業緩議。由小租戶完納。大租減收四分。貼給小租完糧。而臺北官莊田園亦由佃戶承糧。由臺北府雷守議照大租章程。營中減收四成。司中祇照六成。扣收租息。奉前撫憲批准。行司照辦。當此辦理。原爲一時權宜之舉。不能遽以咨部。何也。蓋以各縣扣餉之莊租。係除完納正供之款。淨收租息。清丈以後。供賦多至數倍。供多則租亦多。何以博少而成。是以難於咨部。臺南各縣田圖歷歷可考。係清丈時查詢。佃戶目稱。各縣照所指之田圖。年應徵收錢糧秤水赴營催元。營中則較之前所納供賦盈溢數倍。租息因之而短。各營所以紛紛藉口。以臺南官莊田圖盈溢。可想而知。倘營中原置田圖案卷尙存。何難一一清理。租息尙可加增。祇以各營案卷燬失。兼以當時原置田圖甲數。並遺冊。分送督撫司存案。以致上年赴閩查考。無從檢出。現各營以新定錢糧。較之舊時供賦。溢出數倍。臺北議以減四收六章程。而臺南則不能完納。迨至籌銷迫眉。由縣詳司。就餉核扣。而各營錢糧既多。租額因而減少。紛紛又以案照臺北減四收六核扣租息爲請。查此項降恩田園。係屬發帑購置。遞年徵收租息。完納錢糧之外。扣存司庫充餉。各數目均咨部有案。臺北議以減四收六。實因田園混人民業。丈量未經出。暫時權宜辦理。然亦不能遽以咨部。現民業均已應科。而官莊歷年瓜葛不清。若執照減四收六辦理。遞年司庫短扣五千餘兩。從何彌補。亟須通籌全局。徹底清查。俾得一勞永逸。擬將臺南安鳳嘉澎四縣官莊田園。清丈既已指出。應飭各縣委員督按明冊所載畝數。就田開佃。向佃議租。重新整頓。臺北淡新宜各縣。雖無田園之可考。總有佃戶之可憑。向佃追田。罷四六之議。逐一清理。或田甲不敷。租額短缺。究竟是何原委。仰該督年報水冲場。據實造冊送司。分別核辦。於是各縣會營清查。終不能徹底追究。而每年所徵祇有上之七八而已。

## 抄封

抄封亦官租也。其租有二。曰叛產。林爽文之役。凡與黨人者。皆籍其田。或被株連。所抄至數萬石。多在彰彰兩縣。自是每有亂事。援例以行。爲官署徵入之款。叛產之業。贖之於民。而收其稅。歲徵銀約五萬四千兩。曰生息。從前府道庫款每存至數百萬兩。或數十萬兩。貸之富民。而收其息。息甚輕。一遇有事。則收閱之。而倉卒難徵。或凌夷無力。亦籍其田。以取償焉。歸之於民。以抵款焉。按年出贖。而收其稅。亦爲官署入款之一。其詳皆什度支志。然抄封之中。有撥支兵餉者。有充地方公費者。又有需供軍需者。其業散在各縣。統歸臺灣府遞派佃首。代爲徵收。多屬富紳體辦。其田園各分三等。上田每甲納谷三十二石。中二十六石。下二十石。上國稅中田。中國稅下田。下國稅十八石。道光間。年徵五萬六千餘兩。亦如官莊祇徵十之七八。每年可得利餘四千餘兩。以補額撥加餉內應徵未完租額。同治六年。署知府葉宗元請將利餘儘數歸公。前之及清賦時。亦照官莊辦理。

## 番租

臺灣固土番之地。其田皆番之田也。我民族拓而墾之。以長育子姓。至於今是利。然其成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胥手胼足。出生入死。而後得此尺寸地。如之何而不惜也。先是我族以入墾地番。遠及內山。清廷下令設界。禁出入。違者治罪。且籍其田。而利之所在。人所必趨。禁者自禁。而墾者自墾。終至法令不行。墾獄日出。固非計之得也。雍正三年。戶部覆准臺灣各番鹿場。開墾地方。可以墾種者。命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五年。巡臺御史尹秦據淡水同知王辨詳請。大社留給五百甲。中社四百甲。小社三百甲。號爲佃田。以爲耕種牧獵之地。其餘悉行召墾。並限三年起科。奏請頒行。於是墾者先與番約。歲納其租。謂之番大租。其約曰招墾。或曰永耕。配世界批租額。存以爲據。或報之官。背約者官爲催科。所以保護番黎也。番

大租有二。公有者謂之公口糧租。上自收之。照其社例。以充公費。私有者謂之私口糧租。番自收之。然其租率不定。召舉之時。互先立約。如活租則照所獲之穀而賦之。或十之一。或十之二。或十之一五。而元租則視地肥瘠以定。大略爲十之一。其詳如表。嗣活租雖較多。一遇凶歲。必須減賦。若死租則不論豐歉。莫得改易。臺灣民田之稅例亦如此。自是以來。關墾日進。負租者亦多。番不能棄。道光初。淡水番人乃由漢人攬辦。代爲催收。而取其費。光緒十三年清賦之後。照大租例。去四留六。並廢代收之弊。而番田變爲民田矣。水沙連六社化番。墾地甚廣。番不能耕。募漢人墾之。田成。納其所獲百分之五。謂之充五租。或曰容五租。道光十五年。埔眉二社正通事張春榮與社番約墾草地八十五甲。按甲納租。田穀二石。園一石。以早晚兩季攤繳。其後墾者均照此例。鰥優並進。遂成樂土。至設埔里社廳以理之。然佃戶多負租。光緒六年。始設總理攬收。分與化番。十一年。更命黃德敦習借番役之。歲與千石。餘歸官。以充撫育之費。十三年。改歸官租。十月。全臺預定租制。通同吳本杰據埔里社紳士稟稱布政使。以埔里田園既納充五租。若一律照完正供。未免過重。許之。乃不入上則。中則田徵銀一兩三錢六分。下期一兩九錢。圓降一等。納糧三分之一。而充五租改爲一石八斗。歲收二千四百石。以千石給番。千石歸官。四百石爲催科之費。而充五租亦變爲官租矣。初噶瑪蘭設治時。西勢之地民墾已定。而卓勢未闢。自濁水大溪以南至蘇澳。凡十六社。平涼。廟。付之荒蕪。楊廷埋遣三番頭入理之。分授漳泉粵人墾墾。計有二十五百八十三甲。番素恩情。既歸化。益不敢較。膏腴盡爲民有。通判黃淦與廷埋議。稟請編督汪志伊。以各社近處存給之。大社二里。小社一里。謂之加留餘埔。然計不能墾。官爲召佃。以三籍頭人爲佃首。經理徵收。按社計丁而分給之。弗之加留餘埔租。每甲定穀四石。凡丈地一千二百五十五甲二分。清佃首二人。分地七百六十二甲餘。納租三千零五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配社十二。泉州首一。分地三百八十三甲餘。納租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九斗五升七合。配社三。粵佃首一。分地一百三十五甲餘。納租五百五十八石八斗三升一合。配社一。自嘉慶十五年。起至二十三年。次第告竣。奏免墾科。民盡皆盡其利。光緒十一年清賦之後。亦照去四留六之例。而變爲民田矣。番大租之外。有山租。亦民與番約者也。



河里山爲嘉應番。歸化最久。田地甚廣。出產多。漢人入墾者。一田中納穀二石。十二石。下一石。照舊一等。隨時折色。其土產則所獲百分之五納之。謂之山園雜租。乾隆三十五年。戶部理番同知爲之管見。由官給照。泊清丈時。亦照大租之例。六分與番。官得其四。充雲林撫墾局之費。臺灣溪流源自內山。引水既用。尤與番約。而納水租。其租下一。或銀或穀。或以牛酒。藉事和親。而闢其利。故此租者亦番租之一也。

### 屯租

乾隆五十六年。欽差大臣福康安奏設屯番。以地防番。詔在軍備志。其時始有屯租。以番境未墾之地。及抄封之業。凡八千八百餘甲。分給屯丁。日給自給。嗣以抄封三千三百餘甲。撥充班兵之餉。餘地未畝。五十五年。行清丈。查出僑墾田園三千七百三十四甲餘。悉沒之官。分則定租。歲可徵穀四萬二千數百石。充爲屯田。募佃耕之。官收其穀。以二八兩月分給屯丁。謂之屯田。五十六年。閩浙總督札委泉州知府承發。查勘屯田。量甲定率。其詳如表。每穀一石折色一圓。歲收四萬一千一百六十一圓四角六分六厘四毫二絲。屯餉之餘。以充贖餉。又其有餘。爲開闢水利之費。實恤屯丁之款。請要佃戶稟出理衙同知信照。或曰易知。如契券。自是以來。屯務漸廢。每爲勢豪口實。或假佃首誣陷。租額愈減。不足於用。嘉慶十五年。總督力維甸巡臺。以官給各屯未墾之地。多爲奸民通串欺詐。引誘典賣。越界侵佔。飭北路理番同知鳳山知縣分給北各屯。如原給埔地及應交屯餉田園。許民自首。不究其罪。人以奏明清理者。係屬原給埔地五十六十九甲。撥充屯餉公費六百二十一甲。應徵屯餉田園二千七百三十五甲。查明原數。並不加租。民佃各地。悉仍其舊。以此曉諭。卽爲贖項。未久又廢。光緒十三年。閩浙總督楊昌濬奏言。臺灣當初設屯授地。徵租支餉。訂立章程。法良意美。而今已百餘年。租額漸減。徵收屯租。不充六額。文據屯餉。僅給其半。蓋以原給屯田之數。雖有侵蝕。檔案不存。加以分給各縣。悉止佃首。田園界址及其租額。不得而知。故今亦不能詳查。而佃戶遂漸墾荒。以曉諭之地。以贖項之田。及以果林小衝沙地。爲贖餘款。故欲祛其積弊。似應先行丈量。造冊

册。以知屯田之地。庶於防戍或有裨益。是時巡撫劉銘傳頗行清丈。以屯田既納屯租。又課正供。慮有過重。乃減屯租十分之四。改爲官租。照則定課。分給丈單。與民田同。而佃戶仍多隱匿。且抗而不繳。十六年。臺所收租額。僅有三分之一。十七年以後。且無一繳者。時各縣業戶以清丈故。民多謗詆。故銘傳不欲過激。以釐衆怨。爰籌別款。半發屯餉。而屯租變廢矣。

## 隘租

隘丁之設。用以防番。官設之隘。由官分地受耕。或支給口糧。以贍其身。而民隘則民給之。徵收隘內田園。謂之隘租。隘租之率。各屬不同。或甲徵一石。或多至八石。視其逼近險夷爲差。皆於設隘之時。後先議定。其徵率則菜二佃七。隘首收之。而分於衆。官不過間。其後隘制日弛。名存實亡。鄉猾土豪冒充隘首。藉飽私慾。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乃以兵代。迨光緒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改設隘勇。徵收防費。翌年清賦。先飭各屬查明隘田之數。至是釐之。給發丈單。與民田同。

荷蘭王田租率表

地			則			地			則		
上	中	下	田	田	田	上	中	下	園	園	園
十八石	十五石六斗	十石二斗	一	甲	租	十石二斗	八石一斗	五石四斗	一	甲	租
			率						率		

鄭氏官田甲租率

地	則	租率	地	則	租率
上	田	十八石	上	園	十石二斗
中	田	十五石六斗	中	園	八石一斗
下	田	十五石二斗	下	園	五石四斗

鄭氏文武官田租率表

地	則	租率	地	則	租率
上	田	三十石六斗	上	園	二石二斗四升
中	田	二十石一斗二升	中	園	二石六斗二升
下	田	二十石四斗	下	園	一石八升

鄭氏文武官田稅率表

地	則	稅率	地	則	稅率
上	田	十四石	上	園	七石九斗六升
中	田	十二石一斗八升	中	園	六石四斗八升
下	田	八石一斗六升	下	園	四石三斗

鄭氏田園徵賦表（永歷三十七年）

州	分	田	額	園	額	計	（鬼）	賦	額	（合）
天	興	四、八五六、〇七	八、五四九、五五	一三、四〇五、六〇	六三、一〇九、八六四	萬	二、六七八、四九	二、三六九、七一	五、〇四八、六〇	二九、〇一八、一二二
計		七、五三四、五七	一〇、九一九、二八	一八、四五三、八六	九二、一二七、九八七					

清代民田租率表（自康熙二十三年額定至雍正六年）

地	則	甲	租	率	地	則	一	甲	租	率
上	田	八石八斗	上	五石	上	田	四石	中	四石	中
中	田	七石四斗	中	四石	中	田	二石四斗	下	二石四斗	下
下	田	五石五斗	下	二石四斗	下	田				

清代民田租率表二（雍正七年照同安例）

上	田	每畝照民例徵銀八分五厘三毫四絲另徵秋六分九釐五毫以一米二穀所算
中	田	照官米例徵銀六分五厘八毫八絲四忽另征秋米八合八抄七撮
下	田	照官米例照銀五分七厘五毫五絲另征秋米

上	國中	下
照中國例	照下田例	照鹽米不征鹽折例征銀五分六厘一毫八絲不征秋米

清代民田租率表三  
（自雍正七年頒定  
至光緒二十二年）

地	則	一	甲	租	率	地	則	一	甲	租	率
上	田	二石七斗四升				上	園	二石八升			
中	田	二石八升				中	園	一石七斗五升			
下	田	一石七斗五升				下	園	一石七斗一升六合			

清代民田租率表四（自光緒十三年釐定）

地	則	畝	正	耗	加	一	補	水	一	五	秤	餘	計	徵	銀	數	(	徵	)
上	田	二、二四四、〇八	一、八三五、二八〇	一、五二三、一二〇	一、二一〇、四九	一、八三五、二八〇	一、八三三、五二八	二、二四、四〇八	三三六、六一二	二七五、二九二	二、八〇五、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八〇五、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中	田	一、八三五、二八〇	一、五二三、一二〇	一、二一〇、四九	一、八三三、五二八	二、二四、四〇八	三三六、六一二	二七五、二九二	二、八〇五、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下	田	一、八三五、二八〇	一、五二三、一二〇	一、二一〇、四九	一、八三三、五二八	二、二四、四〇八	三三六、六一二	二七五、二九二	二、八〇五、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上	田	一、八三五、二八〇	一、五二三、一二〇	一、二一〇、四九	一、八三三、五二八	二、二四、四〇八	三三六、六一二	二七五、二九二	二、八〇五、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二、二九四、一〇〇

中 下

園 園 園

一、五一三、一二〇  
一、二一〇、四九六  
九六八、三九六

一五一、三一二  
一一一、〇四九  
九六、八三九

一二六、九六八  
一八一、五七四  
一四五、二〇五

一、八九一、四〇〇  
一、五一三、一二〇  
一、二一〇、四九〇

清代民田租率表五（自光緒十三年頒定）

地 則	一 甲 折 色 租 率	地 則	一 甲 折 色 租 率
上 田	二兩六錢六毫七絲五忽	上 田	二兩八分五毫四絲
中 田	二兩八分五毫四絲	中 田	一兩六錢六分四厘四毫三絲二忽
下 田	一兩六錢六分四厘四毫三絲二忽	下 田	一兩三錢三分一厘五毫四絲六忽
下 下 田	一兩三錢三分一厘五毫四絲六忽	下 下 田	一兩六分五厘二毫三絲六忽
天 字 田	六錢六分	天 字 田	四錢四分
地 字 田	四錢四分	地 字 田	三錢三分
人 字 田	三錢三分	人 字 田	二錢二分
魚 田	六錢六分	魚 田	六錢六分

備考 天地人爲不入則者新竹以北曰 第一等 彰化以南曰 中等 永寧下等而魚塩準天字之田率較輕

清代屯田租率表（乾隆五十六年頒定）

地 則

一 甲

租 率

地 則

一 甲

租 率

地 則

一 甲

租 率



清代田園甲數表（康熙二十三年）

地 則		縣 分	臺	海	山	諸	縣	合	計 ( 厘 )
上	田	田	八五七、二一	一、八〇四、三八	一七、二〇	二、六七八、七九			
中	田	田	七八七、五九	一八七、二二	九二七、一七	一、九〇一、九八			
下	田	田	二、二四〇、八三	六八六、八八	二六、〇五	二、九五三、七六			
上	園	園	二〇五、三五	七三八、五一	一、六二一、五二	二、五六五、三八			
中	園	園	一、三六七、八二	二二九、二一	一、七五〇、二四	三、三四七、二七			
下	園	園	三、一〇二、九九	一、四〇一、九八	五〇一、六二	五、〇〇六、五八			

清代田園徵賦表（康熙二十三年）

縣分		田	額	民	額	台	計（厘）	賦	額（台）
臺	灣	三、八八五、六四	四、六七六、一七	八、五六一、八二	三九、六四一、五五七				
鳳	山	二、六七八、四九	二、三六九、七一	五、〇四八、六〇	二九、〇一八、一二二				
諸	羅	九七〇、四三	三、八七三、三八	四、八四三、八二	二三、四六八、三〇七				
計		七、五三四、五七	一〇、九一九、二八	一、八四三、八六	九二、一二七、九八七				



## 卷九 度支志

連橫曰。臺灣天富之國也。官山府海。利盡東南。荷人得之。欲以掌握通商之鎖鑰。顧其時地利未啓。移民未多。歲入不過十數萬盾。故猶仰東印度公司之津貼也。延平建宅。萬金借來。蓄銳待時。百事俱舉。養民之數。多至七十有二鎮。使鎮爲千人。則器械糧秣之數將何所給。而延平乃布屯田之制。自耕自贖。不取於民。路歲參軍陳永華又整飭之。內興土宜。而外張貿易。販洋之利。歲率數十萬圓。故無竭蹶之患。及經西伐。軍費浩繁。轉步餽餉。取之無窮。而歷年積蓄。因而漸罄。然猶不斂之民。而以王家所儲者用之。蓋以鄭氏志圖恢復。傾家紓難。固非有自私自利之心也。文武勳績實有巨田。諸王湯沐之奉。亦別有所給。而土田初闢。徵賦甚輕。故民皆樂業。先公而後私。跡其所以治國治民者。猶有西周遺法。天不祚明。三世而隕。此則無可如何者也。清人得臺之後。僅設一府三縣。正供雜稅多沿舊制。歲入不過八萬八千一百四十八兩。而歲出亦祇五千六百七十四兩。臺灣之兵均調自福建。自總兵以至把總。合以戰守之兵七千四百六十人。俸祿餉糧給四千八百五十一兩。兼以福建各營兵米八萬九千七百八十五石。折價二萬六千九百三十六兩。計爲三萬七千四百六十一兩。人款尙有餘裕。蓋其時米價甚賤。銀則貴。殆多今日十倍。故以一府三縣之大。而經費竟若是之少也。正款之外。尙有私款。可以調劑。其資則取之於民。以肥私囊。而省中巧宦且以臺灣爲金穴矣。雍正以後。拓地漸廣。增設廳縣。而物價亦起。官吏俸祿不足以贍。故有復設官莊之議。並布鹽制。歸辦之。迨乾隆八年。增加文武養廉。歲出爲之驟多。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用兵連年。耗財甚巨。及平。尙存兵餉五十餘萬兩。大將軍福康安奏設隆恩官莊。購置田園。徵收租息。以爲班兵賞卹之資。又有叛寇數萬石。似可以彌其缺。然多爲武弁所吞沒。故臺灣財政猶未裕也。張永之亂。商船多損。貿易遏絕。官民咸受其累。夫臺灣土產。米糖爲巨。米糖不能出口。則商民停滯。而農業衰頹。業戶因之而貧。官斯土者亦不能有所沾潤。此其

所以交困也。曠以英人之役。倣後頻年。防洋經費數十萬兩。道府州庫以是漸罄。然臺灣所有之錢。輒由紳富捐輸。急公樂義。故政府亦不拮据。道光三十年。兵備道徐宗幹以臺灣財政困難。須謀補救。乃以籌備貯蓄。上之督撫。其言曰。自古官有餘俸。而後可以講吏治。即無餘而非不足。尚可資備也。民有恆產。而後可以講風俗。即無產而得以謀生。尚可措理也。惟日不足。而萬無不足之時。比臺灣之官乎。不能謀生。而萬無生之理。非臺灣之民乎。其不足也。皆自至是也。其謀生之難也。皆自謀生之易致之也。府有叛租有鹽課。廳有口費。縣有正供有雜稅。皆有羨餘也。以有津貼也。倉有餘粟。庫有餘帑。民有餘錢。商有餘貨。皆之官於此者。皆公私綽綽然。加以存項充物。故至今無不以爲臺地之勝於內地。信而可徵。履其地而後知十年前之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一二年內之不如五六年前也。其故安在。兩言以蔽之。曰銀日少。穀日多。銀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穀何以日多。洋米愈賤也。他郡縣猶或可以補救。臺地居海中。既無去路。又無來路。他郡縣不過曰穀賤價廉。與其穀貴而有損於貧民。不若穀賤而有損於富民。臺民則無業者十之七。皆仰食於富民。富民貧。貧民益貧。而官亦因之而貧。府中叛產每年額徵洋八萬餘圓。皆糧穀完納。今易穀十石纔五六圓。而額完且多在十圓以上。民間正供少亦在二十圓以內。設法墊納。以昔之有餘。補今日之不足。亦未爲苦也。乃逾一年而賤。逾二三年而更賤。向來承辦之解戶。今皆紛紛棄退。徵求查抄。以延餘喘。此難之在民者。於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府庫積欠歷年。統計叛租穀十餘萬。鹽課欠十餘萬。營中官租欠六萬零。司中按年照額扣。庫中按年挪款撥支。此外生息之款。及應由廳縣歸補而未解者。尚有二十餘萬。正供與叛租情形相同。辦公日形竭蹶。是以司庫已扣。而府庫未收者。愈積愈多。無怪同任交接交代存庫數十萬。至今日而一空。此難之在官者。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叛租既不足。尚有鹽項。此向來府中之出息也。乃鹽戶又不能支持。問其故。則以私鹽之日多也。私鹽之所以日多。則以穀價日賤。富民不能養貧民。貧民無所備趁。無能挑負。而私販餬口也。禁之過嚴。緝之過猛。將窮而爲盜矣。往年海禁不通。地方繁富。鮮有饑寒者。故商民無不以養爲志。今則不然。需者爲道讓饑寒。而犯法以苟活。

昔時渡業。而寄居求食。便於自贖。今無生路。而情游已憤。不耐勞苦。此謀生之難。皆自謀生之易致之也。生財之道。不外開其源。節其流。臺地既源可開。但通其流。而源自裕。米穀不通。日積日多。留豐年乎。賤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賤如故也。蓋由內地食洋米而不食臺米也。不食臺米。則臺米無去處。而無內渡之米船。無內渡之米船。即無外來之貨船。往年春夏外來洋船數十萬。今則來者寥寥。已數月無廈口商船矣。各處縣雖有海口。幾成虛設。然無來亦無去。猶可也。而烟土之禁。不弛而弛。即以每人每日約計之。須銀二錢。就臺地貴賤貧富良莠男女約略喫烟者。不下數十萬人。以五十萬計之。每日即耗銀十萬兩矣。此有去之日。無來之日。業數十餘年矣。安得而不窮且盜乎。穀多而銀不聚。銀少而穀易銷。尚可苟延。二者夾攻。其何以堪。且穀已賤。或可有可貴之日。銀已貴。萬無再賤之時。則以洋表之殖本愈厚。而牟利愈巧也。臺商之貨。稀爲主。今聞夷亦販烟矣。臺商困。則臺民敝。臺民敝。則臺吏窮。夫事有便於官。而不便於民。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官。而今則官民皆淪胥以敗。奚暇講吏治哉。奚暇講風俗哉。現存備貯道庫十萬兩。府庫截至夏季止。僅存三萬餘兩。秋餉尙敷。冬季已須別爲籌墊。然非有叛租鹽課等項之漢餘。無可墊也。各處內地創餉。而由府轉調者。兵丁不能嗷嗷以待。又須別爲設措。然亦非叛租鹽課等項之漢餘所可措也。此兩項同任未征完及外欠者。將五十餘萬。近年征而未完欠司未繳者。又將十餘萬。承辦者求退求抄之不暇。比追豈能如數。則欲墊而無可墊。欲措而無可措。所持者道庫之十餘萬兩。例不准無事擅動。然府中既無所籌措。海外兵餉攸關。不得不移借應之。及來年大餉到臺。提還後。所存又無幾。今年冬餉不敷。來年秋餉不敷。後年春夏餉亦不敷矣。地方艱富之時。干戈尙且屢起。窮蹙主此。尤可寒心。萬一偶有蠢動。道庫所存無多也。府庫懸罄也。紳商大半皆破產戶也。智如諸葛。勇如武穆。亦束手而無可如何。是非早爲綢繆。大爲更張。將有坐視其一潰而不可復振者。議者或請減兵額以節餉。曰止見兵來擾民。未見兵去殺賊。減之以非防患之遺。而實所以去患。兵不擾民。民必不亂。宋范鎮所謂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窮民也。此一說也。或請歸公費以養吏。曰於正供剝出。如昔年耗良歸官。俾得辦公有資。當此國用短絀之秋。尙爲官吏計無贖。亦愚且輕矣。然臺地縣官無贖

餘也。無備規也。地方紳商無通融借貸也。止有正供之擾。而正供之額征如此。加以兵燹半折等項。於全數剝扣而後收。總不能清款。並有僅完至六七分以上者。賠貼從可而來。全臺催徵已十九萬有奇。又從可。即如募丁之資費。僚友之應酬。眷口之食用。究出於何項乎。實者虧挪耳。不肯者即不至重鑊不防。即如軍需耳。是惟恐不亂也。竊生貪。貪生酷。酷以濟貪。終亦未有不亂者。即惟正之供。民間已有敲骨吸髓之苦。從前臺地郭光侯洪協因抗糧激成巨獄。尙在嚴責之時。今則禍變更易。人心散而盜賊起。所耗於國家者不可以數計。何如先爲籌其儲度。似費而所省實多。元洪嘆曰。百官月俸不能副養贍之資。雖資以廉勤之操。宜議者增俸鈔民必受恩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此又一說。或謂減糧賦以安民。曰額賦不求減。每十石一車。減價收洋十圓上下。其軍餉不致者。由內地另爲籌撥。則民氣大舒。而官無掣肘。始可盡其盡心以治民。爲此說者。亦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詞也。然其說似迂。而實爲切要之計。明吳甘來曰。所慮兵開闢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撫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其迹似沮。而所益實大。此又一說也。總之臺地之難。難於孤懸海外。非內地輔車相依可比。諺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豈真氣數使然也耶。天地所生以資人者。止有此數。財用有去無來。流民有來無去。欲不擾攘而不能。如咫尺之地。四面皆水。蒿莽叢生。其勢不能相容。非。斬刈之。則焚燒之。理勢固然也。爲今之計。先其急者。司庫有虛發還府庫之項。籌撥若干。以爲備貯。或以後扣罰。少爲緩通。使常變皆有所恃而無恐。即一切支墊亦易於轉運。而不至坐受其困。仍取實欠之有著者。設法追結。疊探衆餘之可行者。次第圖維。喜人有云。萬不能斷洋烟。不得已本地聽其轉明。而銀兩或不至外出也。萬不能絕洋米。不得已內地所附近各省均辦採買。而米穀或可以流通也。行之艱也。朱子所謂大勢如人身重病。內自敗心。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臺先設法備貯府庫。殆如奄奄待斃者。進之以參苓。姑延一息耳。近日么麼海賊。洋面劫掠。不久即去。而僱備商艘。籌給舟師口糧。已覺拮据之難。設有大恙如曩日卡萊者。其若之何。嗚呼。敗壞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大約元氣之大傷。由於歷年疊水堅分額。而又繼以夷氛之擾。其一切遺欠之積重。遂至。亦以近年官斯

上。衰病已久也。前官去各去亡者亡。後人欲求近功速效而不能。悠悠忽忽。文恬武熙。苟安目前。得過且過。兩病根口深。不救則已。發則不可問。知而不言。其咎益重。嘗讀雍正年間。陝西肅州被寇云。地方事宜。皆可設法措置者。以錢糧爲重。而斷不肯耗費於無用之地。若地方及營伍事宜。有必用錢糧始行議安。常以地方爲重。而不敢博節省之名。是以不揚狂吠。務切上陳。無任干冒悚之至。一爲刑庫裕經籌畫也。府中經征緩糧。多在嘉彭兩縣。自道光二十五年風災案內。呈報水衝沙壓者不可勝計。勘驗清丈。分別是否堪以奏復。一時未及詳辦。佃戶拖欠有四。而可庫則已全割。營餉即須全支。佃戶不能樂輸。府中不得籌款。以救日形支絀。可否將加餉六萬四千兩。除叛租征收五萬四千兩。儘數支除。並撥課項下撥給一萬兩外。再行加撥一萬餘兩。減贖課應額之額。以補叛產短征之數。臺地鹽販欠課。與內地鹽商倒懸難類。現在難於廣求者。以租產先其所趨。而亦知更張之未易也。一爲廳員稍賠累也。廳員承辦配運。商船日見其少。每屆奏銷。即須由官僱運。鹿口向運本色。船價之加貼。糧量之所耗。友丁押運之傢伙。皆在其次。風濤之險。一船失事。則數千圓去矣。渡穀之費。一船上倉。又數百圓去矣。臺淡二口向俱實價赴貢。而收穀者以費非臺產不肯盤收。於是穀目漸折。每十石自十八九圓至二十二圓爲止。縣交一三。餘俱貼貼。淡口並有收本色而交折價者。其賠貼尤重。可否將僱運之事。議一定章。或於穀價酌加倉費。或折價而按照時值。此爲非內地收穀廳縣裁減規費。實由船少短配。適於無可如何。盡歸海外口口口口。仍未足以示平允也。一爲各縣運庫稍難盤也。縣征正供。皆以爲每石折收銀二圓二角。並不爲少。而供穀最多之臺灣縣。已僅收二圓。蘭溪則本收一圓八角。經衛工伙食等項均出其中。即隨社之耗涉。各項之案費。亦出其中。其實米給兵。買穀配運。穀價既賤。非無羨餘。而應買米穀。祇十分之三。所餘無幾。僱運則謂此云交價。穀穀下折。則須一四割銷。而所收正供中之等租。租飯盧等項。則每石僅折納一圓。又動募官租。官庫等項。均折納一圓二角不敷。是名爲有餘。而實則不足。斷劃所運寄給。俱應年商年款。方能抵免。當此民內凋敝之時。彰化至多收七分。淡蘭臺嘉至多收八分。惟鳳山可收至九分。而各項支應不容稍短。是以地方一切公事。有不暇兼顧者。可否將各穀半折兩

項。計分銀價。按內地部定例價每石七錢八分之數。照額剝扣。蓋兵饑餉絀。近年米價大賤。按二穀一米。每石已得銀一兩五錢六分。銀價大貴。每石已得銀三千二百餘文。在內地足敷買給。似無用每石二兩折錢四千二百餘文之多也。以上姑爲目前補救之計。府屬縣辦公稍裕。始得盡心於地方公事。如防冬緝匪稽查海口。一切須有餘資。乃能應手。而催科聽斷中。不失撫字之道。庶幾海外蒼生。陰受其福。或可窺其日久相安。不至生事。若徒恃兵刑。是遏其流而非清其源。且有事以後。必至糜帑殃民。幸而安定。隱患終在。更可慮者。即使地方無事。萬一兵丁餉項支給不及。尤難約束。昔人所謂兵數不抽。軍餉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也。今如期支放。近日雖相形歛取。而間有串通匪徒。攘奪之時。餉項再不能隨時應付。尚可問耶。至道署精兵之經費。船工之賠墊。以各前任捐攤。每年須五六千兩。此職也。已事。不敢曉讀。惟各屬情形。爲全臺休戚所關。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爲保全地方起見。非謂見好屬員。輕議紛更。喜事多言。上煩屬念也。此心無他。諒蒙涵鑒。於是督撫議奏。歲由福建協濟。財政稍裕。而官民亦相安無事矣。臺灣之錢。多自各省運來。舊志引海東札記。謂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主道等年號。錢質小薄。千文貫之。長不盈尺。相傳初開時。土中掘出古錢千甕。或云來自粵東海舶。余往北路。家僮於笨港海此中。得古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畢竟邈與世絕矣。按笨港古名北港。爲宋時海舶通商之口。顏鄭人臺。亦由此道。故府志臺灣一名北港之言也。惜其所稱古錢。不載年號。漢缺唐缺。將近代缺。其詳不可知也。永歷二十八年夏。延平郡王經命兵部事李繼赴日本。鑄永歷錢。而日本以與鄭氏有婚姻之好。歲以寬永錢相餽。其後人多鑄之。以作鐘鼎之器。至今始絕少也。當是時海舶通商於西南洋者。絡繹於道。故錢貨多隨商初以罕。則呂宋銀尤夥。是爲西班牙政府所鑄。而畫王象。則臺人所稱佛銀者也。重六錢八分。市上貿易以此爲準。三十七年。臺灣改隸。始用清廷制錢。而納稅者。以紋銀。權以兩。然銀有爐火之耗。有貼水之費。凡納洋銀者。每兩例加四錢。然皆以元寶解省。藏滯庫。臺有所需。乃請而發用焉。銷鑄之費。押運之費。好史上下其手。利飽私肥。而市井之流滯不計也。初清廷詔禁則代舊錢。諸羅知縣季麒光上書

大吏。略謂臺灣民番雜處。家無百金之產。各社番人。不識銀幣。其所買賣。不過尺布升鹽斗粟斤肉。若將舊錢驟空。勢必野絕肩挑。市無收販。亮亮小民。實所難堪。竊思功令不得不遵。而民情不容不卹。查漳泉等處。尚有老錢金錢。未盡革除。况臺灣隔重洋。實非內地可比。古者一道同風。必俟三年。今臺灣教雖通。而耳目未盡改觀。性情未盡孚感。又非如鄭氏之時。與販各洋。以滋其利。若一旦禁革。不特分釐出入。輕重難平。且使從前之錢。竟歸無用。民番益貧而困。敢請俯順輿情。暫行通用。新鑄之錢源源而來。則舊錢不然而自絕矣。已而內閣學士徐乾學亦奏言。閩處嶺外。聽民兼用舊錢爲便。從之。乃罷其禁。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撫奏請臺灣就地鑄錢。部頗疑擬。文曰康熙通寶。陰書臺字以爲別。當是時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鑄錢。唯臺錢略小。每貫不及六斤。故不行於內地。商旅待錢。必降價易銀兩。鑄日多而錢日賤。銀一兩至值錢三四千。而給兵餉者。定例銀七錢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貿易。每生事。總兵殷化行屢請停鑄。當事者不從。及調鎮襄陽。入覲。力言臺錢之害。旨下福建督撫議奏。三十一年。始停鑄焉。乾隆四年。省中以臺灣錢貴殊常。從前通用小錢。每三文僅值內地制錢二文。而番銀一兩。前易小錢一千五百文。近祇八百餘文。兵民交困。議將收存黃銅器皿八萬餘斤。先於省城開鑄萬員。備數運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餉。至福建鼓鑄之處。另行鑄。翌年。巡撫土士任奏請採買滇銅二十萬斤。照鼓鑄青錢之例。添辦白鉛黑鉛點錫。合爲四十萬斤。在省開鑄。陰書滿文寶福二字。先後計鑄四萬八千餘貫。以時運至臺灣。流衍市上。而海船自天津南渡運入者。歲率數十萬貫。每銀一圓易錢二千。物價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計豐裕。兵革不生。閩粵之氓先後而至。拓地遷及兩鄰。其後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其所也。咸豐三年。林恭之變。攻圍郡治。塘報時絕。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數十萬兩。滯重不易行。乃爲權宜之策。召匠鼓鑄。爲銀三種。曰壽星。曰花籃。曰劍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二字。所以別洋銀也。是爲臺灣自鑄之銀。又銷舊銀鑄錢。文曰咸豐通寶。有值千值百十三種。發資軍餉。略得支持。事後乃少用焉。八年。許開臺灣爲互市。自西人歲至。設關徵稅。百貨釐金次第舉辦。入款漸多。然關稅歸福州將軍監併。統併南廈兩口奏銷。

而釐金初亦不過數萬元而已。當是時各國貿易。各以其權。唯香港銀局。釐七釐二分。次爲汕頭銀局。亦電七釐二分。流衍遍及內地。反奪元寶之利。同治元年。彰化賊潮奔起事。北路俱亂。兵備渙散。駐紮防。協款未至。請兵請餉。日不暇給。乃向德記洋行借款十五萬兩。約以州稅抵還。不足。又行籌募。臺灣之借外債始於此。十三年。牡丹之役。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調帥臺灣。及平。開山撫番。折衝填吏。經費浩繁。奏請臺灣關稅釐金等儘數截留。以充防務。然猶慮不足。并請以閩海關四成洋稅。撥付二十萬兩。每年滿足八十萬兩。撥交臺灣。以資經費。奉旨允准。蓋以臺灣孤立海上。爲東南七省藩籬。列強環視。爭思染指。固不得如前之閉關自守也。夫欲防外侮。必張內力。必籌財政。築礮臺。練防軍。固爲抵禦之具。而興農造士。移民殖邊。以大啓利源。尤爲富強之基。故葆楨之汲汲於善後。則其運籌於創始也。初臺灣徵收雜稅。分爲水陸兩餉。歲入不過五千餘兩。而名目瑣碎。影射牽連。輒於官者十。取於民者百。猾胥土豪。貪緣爲利。光緒三年。巡撫丁日昌奏請豁免。臺人頌焉。法人之役。兵備。劉璈治軍臺南。分全臺爲五路。駐兵二萬。月需餉銀十二三萬兩。加以採辦軍器。購用輪船。添造營壘。歲共需銀二百萬兩。是時道庫存款百萬兩。府庫亦五十餘萬兩。全臺正供之外。關稅釐金鹽課阿片歲收約八十六七萬兩。欲爲一年軍費。已苦不足。而福建協濟又未能照數解至。擬以防務緊急。措備爲難。稟請督撫。飭善後局豫籌。按月指撥。或奏請江西湖北兩省。以關稅釐餉月撥十萬兩。以協臺餉。亦爲保衛海疆之計。從。已而法軍來伐。南北封鎖。詔以基隆要地。不容法兵久據。臺灣銀米尙未缺乏。且多富戶豪民。尤應切實激勵。如紳民中有能糾誘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賞。劉銘傳尙有謀略。着即隨機應變。迅速籌辦。捐餉爲從優給獎。總期兵民合一。以紓厲系。防務大臣劉銘傳即定借借兩法。飭敬辦之。取以臺灣軍餉先以十個月計之。需銀二百萬兩。全臺各縣。彰化最貴。殷戶最多。應撥四十萬兩。淡水嘉義次之。各三十萬。鳳山臺灣新竹宜蘭又次之。各二十萬。澎湖地瘠。但春新歲。均免派。南北兩郡郊商各十萬。分爲十個月勻徵。凡家資萬兩者。以五釐計。應捐五百兩。由地方官先供印。俟奉部章。由官給予實收。從優獎敘。而借者以一分計。應一千兩。亦由官給予印單。定以一年償還。逾



期不歸。五月加息五釐。俟款到後。本息核還。小家資不及一萬兩者。暫免捐借。捐借之單爲三連票。編列號數。由道蓋印。轉發府縣加印。以一聯給與銀戶。其一存縣。一則送府。登報備查。臺灣連年豐稔。米穀甚多。現在封港。資銀兩竭。捐借之款。應准入成繳銀二成繳米。繳米之法。以上白米爲率。糙米顯加一成。按該關時價折銀。台就近防米舖具稟繳納。官中發餉。搭放二成。由營自向米舖支取。是爲臺灣籌辦內價之法。款以捐信之款。撥行鈔票。即以派辦股紳。開辦銀號。印訂三聯票式。自行鑄號。先查圖章。送縣加印。左右裏根。一存縣案。一存本號。以便核對。而中票行用。銀票分爲一圓五圓。錢票以五百文爲率。各縣徵解正供鹽課稅釐均准繳納。民間亦一律通行。如某戶捐信者。至期之還繳兩。許以田房印契抵押。悉照契面借與五成。月息六釐。多至一分二釐。三年取贖。凡銀號家資十萬以上者。准發鈔票五萬。資愈多票亦愈多。如家資不及十萬。及由非官指名出示者。不得開設。銀號票銀如逢短促。准向道府縣三庫暫借接濟。初借歸清。始許續借。出入皆行息五釐。至民間通行銀票。出入均照各省行規。稟縣示遵。是爲臺灣行用鈔票之法。先是內閣學士陳寶琛奏陳持久之策。有議借民債一條。總理衙門議駁。奉旨通飭。故不得行。其時淡水林維源先用二十萬兩。各屬紳富亦慷慨報效。故防務之中。兵餉得以無缺。軍事稍救。銘傳任福建巡撫。奏陳設防練兵清賦撫番四事。及建省議成。十二年四月。復與福建巡撫楊昌濬奏陳改設事宜。略謂臺灣爲南洋七省藩籬。整頓海防。百廢俱舉。加以改設行省。經費浩繁。如澎湖一島海防。需銀八十萬兩。業經先後奏請。飭部指撥。此外辦防製械監電添官分治招墾撫番。在在均關緊要。立省城衙署壇廟各項工程。雖不妨緩。然既已分省。亦不能不次第舉辦。各地防營除裁撤外。尚存二十五營。分布沿海二千餘里。勢難再減。巨帑悉心籌畫。擬由閩海關本年舊協銀二十萬兩。經臣銘傳咨請撥充軍古尼等。嗣後由廈門撥撥解臺。凡閩省各軍局。應給如何爲難。每年按限協銀二十四萬兩。陸續籌解。并請旨飭下粵海關海關九江江五關。每年協銀三十六萬兩。共成八十萬兩。以五年爲度。統計閩省及閩海關所協四十四萬兩。合之臺地歲入百萬兩。專爲防軍月阿之需。其五關海關各協七萬餘兩。尚爲輕而易舉。而臺省得藉手。庶不致盡託空言。仍求朝廷寬以時日。

客臣銘等分別緩急輕重。次第舉辦。現已奏明清理田賦。并隨地隨事。力求整飭。變私爲公。如三五年後。能照部章。以臺地自有之財。供臺地之用。卽當奏請停止協款。一切改設事宜。漸軍內有未核裁者。容臣等續行奏咨辦理。當時全臺人款歲祇一百十餘萬兩。而地丁稅餉供業餘租官莊叛產耗羨共有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臺灣土田甲天下。而供賦如此之少。則以清廷有永不加賦之諭。新墾田園多未徵租。而各地官業又多中飽。未能消滿歸公也。銘傳深知其弊。故整運財政。則以清賦爲始。隱微者揭報。開墾者陳科。於是課額增爲五十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九兩餘。隨征補水秤餘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六兩。加以官莊似額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七兩。共徵六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較舊額四十九萬一千五百零二兩。除補水秤餘以充各項津貼。歲實增收三十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兩。而後可以經營新政也。初建省之時。奏設布政使下置布庫大使一名。兼理臺灣徵收地丁稅餉等款。吏部議准。以各屬徵收及營兵糧餉。統歸布政使。案照福建協制。核明詳辦。內地布政使無庸會奏。乃設文應書後兩局於臺北。由布政使管之。而海關事務。照浙江之例。亦歸巡撫就近監督。十三年。奏准每三個月。造報一次。臺灣財政至是而平。而銘傳乃得展布矣。築鐵路。購輪船。開商場。通郵傳。設學堂。行保甲。製軍器。籌邊防。勸農桑。振工藝。凡百新政。次第舉行。又以外幣紛入。制錢日亡。鄉曲細民。每以小錢之故。攘臂相爭。怒起械鬥。殺人罷市。層見疊出。有司雖嚴時示禁。數月而弛。閭閻之亂。莫此爲甚。乃嚴籌自鑄。飭通商局辦之。十六年。向德國購入機器。設官銀局於臺北。以候補知府督辦。先鑄副幣。面畫龍文。重七分二釐。廣鑄數十萬圓。南北各通用焉。十七年春三月。邵友濂任巡撫。新政皆罷。而臺灣之生機一挫矣。當時海關洋稅歲入五十餘萬兩。洋鹽金二十萬兩。百貨鹽金七萬餘兩。茶釐十三萬餘兩。餉課十二萬餘兩。腦磺硝利四萬餘兩。兼以正供官莊三十六萬餘兩。計爲一百四十二萬餘兩。而福建協餉四十四萬兩。至是停止。於是出款不敷三十餘萬兩。使得竭力整頓。足以彌縫。而友濂乃自畏多事。甘心保守。其足以阻臺灣之進步者大矣。是年友濂奏請於澎湖地糧項下。除額支外。彙撥臺防經費二十萬兩。倘能再有益餘。每年奏銷之時。覈數報部。專款封留。以備海防有事之用。詔曰可。先是銘傳在時。部議以臺灣財政

漸繁。他處解京銀五萬兩。奏准於白溝鎮金項下撥有。自十六年起。匯交海軍衙門。嗣後天津入官李鴻章。以奏辦關東鐵路。令解天津。而部咨不計開支補水。飭將應解之款。改於地糧項下。從年提解。其已解解者。亦於地糧提還。定為臺灣協濟中央之款。二十年。臺灣有事。募兵餉械。需費頗巨。已而布告自主。設防局。各省亦多一籌。臺北既破。劉永福駐南治軍。設官票局於府治。以郊商莊明德辦之。權發銀票。凡三種。為一圓五圓十圓。票長九寸二分。闊五寸二分。為三聯式。一存知府。一存局中。而一為用。上列號數及年月日。鈐蓋臺灣總兵臺南知府及辦理全臺防務總局之印。又有民主國之章。流行市上。衆咸用之。既又發行股份票。則公債也。名曰安全公司。票式鈐印。與銀票同。分為一圓五圓十圓。俟克復後。付息三倍。一時頗為派購。藉助餉財。是為臺灣軍中公債。乃未幾而嘉鳳俱沒。永福皆遁。戎馬倥傯。檔案盡失。臺灣財政遂不能詳。而僅於故紙中約略得之。具如表。

臺灣縣歲入表（乾隆二十年據錢糧府誌）

目	款	數
正	供	一萬五千三百五十四兩（供穀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八石餘初石銀三錢）
丁	銀	六百八十一兩五錢五分四厘
番	餉	七十三兩
陸	餉	二千三十兩七錢九分九厘
水	餉	一千三百十四兩二錢五厘
官	莊	一千四百八十六兩一錢九分二厘
鹽	課	七百九十六兩一錢四分三厘



又新役民壯	八十六兩八錢
縣儒學教諭訓導	八十兩
廩生十名	二十八兩九錢三分三厘
齋膳夫門斗	五十三兩五錢三分三厘
典史俸薪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又衙役民壯	六十二兩
新海巡檢俸薪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又衙役弓兵	五十一兩二錢六分
兩察院吏役	六十八兩二錢
府縣聖廟香燈費	五兩四分
祀典費	一百九十六兩二錢
鄉飲費	十五兩三分
拜賀費	六錢
祈禱費	三兩
壇廟修葺費	四十兩
新中舉人旗匾年額	一兩三錢三分一厘
貢試舉人盤費年額	三十兩
進士旗匾年額	二兩
府縣歲前生旗匾年額	三兩七錢五分

存恤孤貧費 二百六十兩六錢二分六厘  
囚犯口糧 三十兩

計款二千三百七十四兩八錢四分六厘

鳳山縣歲入表（乾隆二十年據臺灣府誌）

項	目	款	數
正	供	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兩五錢	（供穀四萬五千八百四十五石餘每石折銀三錢）
丁	銀	七百九兩四分五厘	
番	餉	五百五十一兩三錢八分二厘	
陸	餉	五百七十三兩八錢	
水	餉	一千四十六兩五錢三分二厘	
官	莊	九千三百三十一兩九錢六分七厘	
鹽	課	一千六百八十兩	

計款二萬七千四十七兩二錢二分六厘

鳳山縣歲出表（乾隆二十年據臺灣府誌）

巡道薪俸銀四十二兩九錢五分六厘

分	知府	知府	府	府	府	本縣	縣	儲	縣	又	典	又	縣	廉	齋	下	又	兩	聖
巡道衙役	新設銀	衙役	歷民壯	參贊夫	縣佐	衙役	司	丞俸	民壯	史俸	役民壯	學教諭訓導	生十名	膳夫門斗	淡水巡檢俸	衙役弓兵	察院吏役	廟香燈費	
一百六十一兩二錢	四十二兩九錢五分六厘	二十四兩八錢	四十九兩六錢	十二兩四錢	五十兩	三百零三兩八錢	一百九十七兩九錢四厘	四十兩	八十六兩八錢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八十二兩	八十兩	二十八兩九錢三分三厘	五十兩五錢三分三厘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四十五兩二錢六分	六十八兩二錢	二兩五錢二分	





水

總 七萬八千八百七厘

莊 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兩二錢一厘

計款三萬六千六百八兩二錢七厘

諸羅縣歲出表（乾隆十年據臺灣府誌）

同知	同知	同知	知府	府經	府經	府經	府儒	澎湖	本縣	縣知	縣司	縣丞	典史	典史
知新	知新	知新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府衙
換銀	換銀	換銀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役
二十七兩四錢四分四厘	七十四兩四錢	一百九十三兩四錢	十五兩七錢九分八厘	六兩二錢	十八兩六錢	一百二十四兩	四十五兩	三百零三兩八錢	二百九十六兩八錢五分六厘	四十兩	八十六兩八錢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六十二兩	六十二兩

佳里興巡檢俸薪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又衙役弓兵	四十五兩二錢六分
斗六門巡檢俸薪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又衙役弓兵	四十五兩二錢六分
果區學教諭訓導	八十兩
廩生	二十八兩九錢三分三厘
廩膳夫	五十兩五錢三分三厘
再察院吏役	六十八兩二錢
聖廟香燈費	六兩五錢二分
祀典費	一百六十六兩
拜賀費	六錢
祈禱費	一兩二錢
鄉飲費	六兩
普廟修理費	十一兩三錢五分七厘
祈中亭人旗匾年額	一兩二錢三分三厘
會試舉人盤費年額	三十兩
進士旗匾年額	二兩
歲貢旗匾年額	一兩二錢五分
廩生旗匾年額	二百三十八兩六錢一分五厘

四 犯 口 糧 二十兩

計款一千一百九十兩 錢一分六厘

彰化縣義人等（乾隆二十年據報詳請）

項

口

款

數

正

供 八千八百二十六兩九錢（供穀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石餘每石折銀三錢）

丁

銀 一千一百三十四兩四錢六分四厘

番

餉 四百六十七兩九錢二分

陸

餉 四百四十八兩

水

餉 二百六兩三錢四分二厘

官

莊 四百七十三兩三錢六分六厘

計收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六兩一錢九分三厘

彰化縣義人等（乾隆二十年據報詳請）

本縣知縣休新

四十五兩

縣 衛 衙 役

三百零三兩八錢

鋪 司 兵

一百二十七兩二錢二分四厘

縣儒學教諭訓導

八十兩

廩 生 十 名

二十八兩九錢三分三厘

存恤孤貧費	旗區年額	進七旗區年額	食試典人盤費年額	新中興人旗區年額	壞廟修葺費	鄉飲費	新廟費	拜典費	祀典費	聖廟香燭費	兩察院吏役	父衙役馬兵	值修巡檢俸薪	又衙役弓兵	又衙役民壯	典史俸薪	舊時夫門斗
一百九十兩六錢九分七厘	一兩二錢五分	一兩	三十兩	一兩三錢三分三厘	十一兩三錢五分七厘	六兩	一兩二錢	六錢	一百六十六兩	二兩五錢二分	六十八兩二錢	四十五兩一錢六分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四十五兩二錢六分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三十一兩二錢二分	五十一兩五錢三分三厘

因 第 口 糧 二十兩  
協濟淡水廳費 二百零三兩二分

計款一千五百七十七兩八錢三分七厘

淡水廳歲入表（乾隆二十年據臺灣府志）

項	月	款	數
正	供	一千八百二十兩一錢（共銀三千六百零七石除每石折銀三錢）	
丁	銀	一百五十七兩六錢七分三厘	
番	餉	二百六十六兩四錢四分	
陸	餉	十六兩八錢	
水	餉	十一兩七錢六分	

計款一千五百三十四兩七錢七分三厘

淡水廳歲出表（乾隆二十年據臺灣府志）

同	知	俸	薪	八十兩
同	知	衙	役	二百零四兩六錢
鋪	司	兵		二百十二兩四分

竹塹巡檢俸薪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又衙役民壯	七十兩六分
八里坌巡檢俸薪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又衙役民壯	七十兩六分

計款九百零二兩八錢八分

澎湖廳歲入表（乾隆二十年據臺灣府誌）

項	目	數
正	供	一百五十九兩六錢一分（地種折銀）
丁	銀	一百三十四兩四錢
水	餉	四百四十兩八錢六分

計款七百二十四兩八錢七分

澎湖廳歲出表（乾隆二十年據臺灣府誌）

通判俸銀	六十兩
通判衙役	一百七十九兩八錢
祀典費	十八兩

計款二百五十七兩八錢

噶瑪湖廟歲入花（道光十五年據噶瑪湖廟志略）

地	丁
五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徵穀九千二百三十九石每石折銀六錢）	
耗	五百五十四兩三錢四分（徵穀九百二十三石九斗餘每石折銀六錢）
餘	一千一百八兩六錢八分（徵穀一千八百四十七石八斗）
鹽課	利租
一千六百七十九兩（年引七千石每石售銀三錢三分計二千三百十兩除繳引價八百四十兩尚餘此數）	

計款八千八百八十五兩四錢二分

噶瑪湖廟歲出表（道光十五年據噶瑪湖廟志略）

通判俸	銀
六十兩	
又	廉
五百兩	
應	衙
三百五十一兩八錢	
鋪司	兵
二百四十八兩八錢八分	
頭圍縣丞俸	銀
四十兩	
又	養廉
四十兩	
又	衙役
三十七兩二錢	
又	民壯
四十九兩六錢	
羅東巡檢俸	銀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華 利 縣 丞	臺 灣 縣 史	鳳 山 縣 丞	鳳 山 縣 史	下 淡 水 巡 檢	諸 羅 縣 丞	諸 羅 縣 史	佳 里 巡 檢	十 六 門 巡 檢	彰 化 縣 丞	彰 化 縣 史	鹿 子 港 巡 檢	埔 內 巡 檢	淡 水 巡 檢	淡 水 巡 檢
四十兩	四十兩(以上與縣歷同)	四十兩(本縣耗羨支給二十兩府徵鹽價二十兩)	四十兩	四十兩(以上與縣丞同)	四十兩(本縣耗羨支給二十兩府徵鹽價二十兩)	四十兩	四十兩	四十兩(以上與縣丞同)	四十兩(本縣耗羨支給二十兩府徵鹽價二十兩)	四十兩	四十兩	四十兩(以上與縣丞同)	四十兩(諸羅縣耗羨支給二十兩府徵鹽價二十兩)	四十兩(同上)

右巡視御史二道一府一廳三縣四經幢一縣各四典已四巡檢七計次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兩

臺灣 宣統庚戌(乾隆五十年)派員勘定

總

兵一千五百兩

副 參 游 都 守 千 把 外

將	將	擊	司	備	總	總	委
八百兩	五百兩	四百兩	二百六十兩	二百六十兩	一百二十兩	九十兩	十八兩

右總兵一副將三參將二游擊六都司三守備二千總二十六把總五十二目款一萬九千兩

臺灣武官俸薪表（乾隆五十年據臺灣府誌）

遊 兵	新 兵	副 將	又 副 將	參 將	又 參 將	游 擊	又 游 擊
俸	俸	俸	俸	俸	俸	俸	俸
銀	銀	銀	銀	銀	銀	銀	銀
六十七兩	一百四十四兩	五十三兩	一百四十四兩	三十九兩	一百二十兩	三十九兩	一百二十兩



計兵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名共銀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此外每兵一月薪米三斗由各縣徵收正供撥放又兵丁恤資之款例由官莊園息支給

噶瑪蘭營兵餉表（道光十五年據噶瑪蘭志略此款定由噶瑪蘭廳八款支給）

都司	一員	俸廉	四百四十九兩三錢九分四厘
守備	一員	俸廉	三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厘六毫
千總	二員	俸廉	三百八十四兩（每員一百九十二兩）
把總	二員	俸廉	三百兩（每員一百五十兩）
外委	四員	俸廉	七十二兩（每員十八兩）
戰兵	四百六十二名	餉銀	八千三百十六兩（每名十八兩）
守兵	二百四十名	餉銀	二千八百八十兩（每名十二兩）
加月	米	折銀	三千三百五十四兩四錢（每兵年加四兩八錢除外委外共六百九十八名）
存穀	折銀	一千十兩八錢八分	（每兵年給穀二石四斗共七百零二名須一千八十四石八斗每石折銀六錢）
整	銀	恤等	一千兩

計銀 為 百九十五兩九錢九分

七和勇營月餉表

營 管 文 尉 帳 營 哨 官 書 親 親 護 什 正 伏 長

兵

伍

帶 帶

什

帶

官 官 業 房 帶 官 長 識 長 兵 勇 長 勇 勇 夫

五〇、〇 五〇、〇 三〇、〇 二四、〇 二四、〇 一二、〇 九〇、〇 六〇、〇 四〇、五 四〇、五 四〇、五 四〇、五 四〇、二 三〇、三 三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三〇、〇 二四、〇 二四、〇 一二、〇 九〇、〇 六〇、〇 四〇、五 四〇、五 四〇、五 四〇、五 四〇、八 三〇、六 三〇、三 三〇、〇

五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制 官 營 餉 額 銀 銀 銀 銀 屯 兵 餉 額

建省以後歲入總表（光緒十四年至二十年）

卷九 歲支總

41

款 地 補 抄 官 陸 學 陸 水 鹽 厘 商 電 郵 煤 伐 金 基

了 水 封 莊 恩 礦  
匠 匠 匠 匠 匠 匠  
租 租 租 租 租 租

征 五十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兩（光緒十四年奉賦之額）  
餘 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六兩（隱糧征收）  
五萬六千五百兩（照舊）  
總 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七兩（照舊）  
租 三千七百五十兩（歲收租穀三千七百五十石每石銀一兩）  
租 八千兩（歲收租穀八千石每石折銀一兩）  
餉 一萬兩（照舊）  
餉 一千兩（照舊）  
課 十三萬兩（十五年實收之額）  
刊 四十一萬兩  
局 四十五萬兩（火船鐵路等款）  
局 六萬兩  
局 三萬兩  
局 四十萬兩（十五年收入之額）  
局 十萬兩（十五年收入之額）  
局 二萬兩（十八年商辦認繳之額）  
局 十四萬四千兩（十六年商辦認繳之額二十萬圓折成如地）



# 卷十 典禮志

進橫曰。禮所以輔而有也。治國家。序人民。謹綱疏。防禍亂。非禮莫行。故曰違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違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台灣爲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開山始之。文德武功。震耀區宇。其禮皆先王之遺也。至今二百數十年。而秉彝之性。無趨不復。此則禮意之存也。起而興之。是在君子。

## 慶賀

鄭氏之時。朝望必朝。每有封拜。輒朝服北向。望水厓帝座疏而使之。君雖不在不敢忘也。歸清之際。每有慶賀。行禮於府學之明倫堂。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瓚始擇地於城東永寧里。建壽壽亭。前午門。內旁列朝陽。後爲祝聖殿。五十六年。巡道梁文科脩。環以垣。東西闕門。曰藝文。曰崇武。六十年。建萬祀。雍正元年。重建。後置甬道。舉燭除。乾隆十七年。巡道金溶知府陳玉友以地屬城外。營口卑便。仍行禮於明倫堂。三十年。知府蔣允禔。擇城東安坊縣學之東。南向。爲校士院舊址。繪牆。臺巨宇。舉龍輿。設西臺臺房廳事。殿門外左右爲更衣廳。正南爲午門。外爲東西朝房。兩以繞垣。爲東西闕門。凡萬壽令於元且冬至。文武官於前一日燭沐。率屬至明倫堂習儀。至日開鼓。朝服入宮。文武武由。行三九跪九叩禮。先期晉呈賀表。朝服行禮。派員實至省垣附進。

## 接駕

詔至之時。提督遣官贊送。司道跪屏門。傳報。文武官員肅立。與備伏鼓樂。至西門外接官亭迎接。恭捧詔書。進於龍亭。文武官朝服北向跪迎。鼓樂前導。至萬壽宮。文武官東面立。贊禮官南向立。贊唱排班。樂作。行



三跪九叩禮。賁送官捧詔。讀詔官跪受。詣案前。宣讀。衆官跪聽畢。仍授賁送官。恭詣龍亭。又行三跪九叩禮。以次退。詔交知府。分送各縣。宣讀頒佈。

### 迎春

立春之前。有司豫塑春牛芒神。以桑拓布上爲之。牛身高四尺。橫四時也。長三尺有六寸。三百六十日也。自頭至尾凡八尺。八節也。尾一尺有二寸。十二時也。鞭用柳枝二尺有四寸。二十四氣也。牛身以本年爲法。頭耳角用天干。身用地支。蹄尾應用納音。龍頭以立春之日干爲色。均用桑木。案孟日用麻。仲日用苧。季日用絲。造牛之土。以冬至後辰日於歲德之方取之。芒神身高三尺有六寸。一年三百六十日也。服以立春之日支受。爲灰色。冠衣爲青色。鬚以立春之日納音爲法。鬚耳以時爲法。鞋袴行纏亦行納音爲法。老少以本年爲法。觀收置於車郊之春牛亭。先期一日。府廳縣各率屬。盛服鳴鑼而至。贊導至位前。就位。上香鞠躬拜。獻爵三。祝祝。再拜。禮畢。簪花飲酒。屬官先行。長官次之。迎至府廳縣頭門之外。春牛南向。芒神西向。是日清晨刑牲設醴。府廳縣各率屬朝服。贊導至位前。就位。鞠躬拜。獻爵三。讀祝。再拜興。至春牛之前。各官執綵仗。左右立。長官擊鼓。次各擊牛三掛。至芒神前。又揖。而退。是爲迎春之禮。

### 藉田

直省各府州縣均於東郊總先農壇。高二尺有一寸。寬二丈五尺。祀先農。旁置藉田。備農具播下。擇土宜之穀貯之。以農人二。免其役。給口糧。使耕之。仲春之日。有司先期齋沐。至日。文武官率屬朝服致祭。帛一。羊一。雞一。鴈一。一盞一。一盞一。一盞一。一盞一。行三跪九叩禮畢。易服。知府秉耒。佐執耒耜。知縣播種。其在州縣。則知州知縣秉耒。佐執耒耜播種。耆老一人牽牛。兩農扶耒。九推九返。農夫終畝。既畢。朝服。率耆老農夫望闕謝恩。行三跪九叩禮。藉田之穀。以供祭祀。重農也。

祭祀

府州縣皆建社稷壇。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爲紅牌金字。壇制坐南向北。高三尺。方廣各二丈有五尺。四出。陸各三級。歲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祭。主祭官先期三日齋戒。將祭之前一日。省牲治器。除壇上下。設幕次中門。宿薦。祭日夙興。執事者陳禮器。設社位於稷之東。各列羊豕一帛一饌一簋二盞二運四豆四。主祭官祭畢行禮。如儀而退。兩王於戊陸之廟。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同壇。在社稷壇之右。亦以春秋仲月致祭。壇高二尺五寸。方廣各二丈有五尺。陸四出。南向五級。陸各三級。雍正二年。奏准風雲雷雨之神居中。山川左。城隍右。禮與社稷同。各以府州縣爲主祭。武官陪祭。祭畢。納主於城隍之廟。

釋菜

永歷二十年春。文廟成。延平郡王親親行釋菜之禮。歸清以後。康熙二十四年。巡道周昌知府傅毓英重葺。是爲府學。三十九年。巡道王之麟建明倫堂。自是以後。各府縣皆建文廟。韓先師也。得歲春秋二仲上丁之日。恭行釋菜之禮。先期三日。地方官齋沐淨刑。將祭之前一日。習儀於明倫堂。省牲治器。四鼓齊集。執事者各司其事。文官爲主祭。武官陪祭。先祭崇聖祠。禮畢。祭孔子。祀以太牢。舞六佾。以復聖顏子宗悝曾子述叟子思子亞微孟子配。祭官各就位。啓扉。迎神。舞佾。樂奏咸平之章。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行初獻禮。主祭官詣盥洗所。次詣酒尊所。至神位前。樂奏率平之章。主祭官跪。背跪。奠帛。獻爵。叩首。興。跪。讀祝。樂止。行三叩禮。復位。行亞獻禮。樂奏和平之章。復位。行三獻禮。樂奏永平之章。興。復位。飲福受胙。叩首。興。復位。各官皆行三跪九叩禮。興。撤饌。樂奏咸平之章。送神。各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讀祝。司帛者捧帛。各詣燎所。望燎。俛俯。止樂。以次退。

## 祭禮

總大旗也。臺灣鎮爲掛印總兵。統率師下。權在關外。每年霜降之前一日。鎮標城守各營將士。盛裝備仗。迤邐於北門外之較場。張幕駐軍。翌日黎明。陳兵致祭。祀以羊豕。獻帛醑酒。三獻而畢。揚旗鳴礮。以寓秋闈之禮。薄暮。束裝入城。歸齋於廟。各營皆然。

## 大操

督撫巡臺之時。奉旨閱操。先期。總兵檄召各營。駐較場左右。至日。督撫蒞場。立於演武廳之中。總兵以下皆執肅觀之儀。督撫辭焉。行裝入謁。禮畢。總兵下令開操。爲兩軍攻擊之狀。考其優劣。輒以半滿。副參以下。戎裝佩劍。送迎如禮。督撫回轅。各營亦拔隊歸。

## 旌表

鄉黨士女。有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守節勵烈者。縉紳聞其事。狀於教官。鄉里爲之保。教官書之有司。有司詳之督撫。乃具奏。禮部詳覆。下旨旌表。賜幣二十兩。給坊。入祀。有司造其家。鄉里以爲光。各具貢。祭之日。教官率縉紳行禮。子弟衣冠入拜。恭錄恩旨。藏於家。又有壽躋期頤。一產三子。爲國之瑞。以至急公樂善者。亦各賜匾錫物。昭示後人。旌表之禮。以勸善也。

## 鄉飲

鄉飲之禮尚矣。清制臺三者於太學。所以敦孝。順治初。詔令京府直省各州縣。每歲以正月望日十月朔日。各於儒學行鄉飲酒之禮。先日執事者陳設禮堂。司正贊。黎明。率牲脩饌。主席率僚屬司正至。還俾速賓餽。

比至。執事報曰。賓至。主迎於廟門之外。賓面行。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面立。各拜。就坐。執事者又報曰。饌畢。主席又迎如前。已而升堂。各就坐。執事者告司正揚觴。司正由西階升。階堂中。北向立。賓饌以下皆立。司正揖。賓皆揖。執事者以饌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維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衆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鄉國廢墜。與泰時生。讀畢。司正飲。以饌授執事。司正賓饌皆揖。就坐。執事者舉律案於堂中。讀律者指案前。北向立。衆皆立。行禮如前。既畢。撤案。供饌賓前。次饌。次介次主。賓主乃起。北向立。執事者酌酒授主。主詣賓前。爵席上。稍退。兩拜。賓皆拜。執事者又酌酒授主。讀饌前。如前禮。於是賓起酌酒。饌從。執事者酌酒授賓。賓詣主前。置席上。如前禮。介三賓三饌以次酌酒。舉爵飲。供饌。復酌酒。三品畢。徹饌。賓主起。饌主登廟居東。賓介三賓等居西。兩拜訖。送賓出門。東西行。三揖而退。凡鄉飲酒。主以府州縣爲之。位於東南。賓以致仕之紳爲之。位於西北。饌以鄉黨年高有德之人。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饌之間。衆賓序齒。僚屬序好。司正以教職爲之。執事者以老生爲之。凡有違犯科條者。不許於良善之席。違者罪以逐制。敢有喧嘩失禮者。揚爵以譴責之。然嘉禮久已不行。但存其制而已。

## 祀典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故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臺灣爲荒服之地。鄭氏之時。始建文廟。尊先師也。清代因之。置祀武廟。崇武德也。若夫山川社稷之壇。城隍祝融之神。名宦義民之祠。凡屬閭閻隱患。俎豆馨香。鸞歌野舞。其禮重矣。延平郡王爲臺烈祖。清忠大義。而爲神。臺人祀之。同治十三年冬。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建祠。以明季諸臣祀。功德在民。爲乎向矣。是篇所載。皆在祀典之列。若夫蠶祠博祭。則缺如焉。

臺南府（附郭安平）

社稷壇 在府治東安坊舊爲永康里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瓚建

鳳鸞書明山川壇 在府治東安坊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瓚建

先農壇 在府治東門外長興里雍正五年知縣張廷瑛建

文廟 在府治甯南坊鄭氏之時所建祀先師孔子康熙二十四年臺廈道周昌知府蔣繼樂改建中爲大成殿東西兩廡祀

祀先賢先儒前爲戟門爲櫺星門爲泮池後爲崇聖祠二十九年臺廈道土之麟建明倫堂於殿左五十二年巡道陳瓚

建名宦鄉賢兩祠五十七年知府王珍移泮池於櫺星門之外乾隆十四年廩生侯輝等捐資改建正殿居中左右爲兩廡

前爲大成門又前爲櫺星門爲泮池後爲崇聖祠左右爲禮樂庫典簿庫門之左右爲名宦祠鄉賢祠門外之左爲禮門右

爲義路又外爲大成坊泮宮坊廟左爲明倫堂又左爲朱子祠後爲文昌閣並鑄祭器英器規制完備

武廟 在府治鎮北坊永歷二十二年鄭氏建祀漢忠義侯關羽中有寧靖王手書之額題曰古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

效宗脩有碑記在廟中雍正五年詔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祭用太平樂舞八佾追封三代後殿爲三代祠此外在坊里者均

於宗教志中

天后宮 在府治西定坊爲明寧靖王故宅康熙二十三年靖海將軍施琅建內有施琅紀功碑五十九年列入祀典歲以春

秋仲月致祭乾隆五年鎮標游擊石良臣於後殿增建左右廡以右廡總兵張玉麟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潤脩有碑記在廟

中其後疊修唯臺灣奉祀天后甚多其在坊里不列祀典者載於宗教志中

府城隍廟 在東安坊府署之右永歷二十三年鄭氏建康熙二十五年脩乾隆二十四年知府覺羅四明重修增建兩廡轍

臺有碑記在廟中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潤復脩

龍神廟 在甯南坊康熙五十五年巡道梁文科建

田祖廟 在鎮北坊康熙五十五年巡道梁文科建由鄭氏所建者一在廣儲西里一在保大西里今圯

倉神廟

在鎮北坊雍正十年知縣林興潤建

關神廟

在函門外乾隆四年巡道郭善建

水神廟

在小南門外康熙四十七年鳳山知縣王永清建

海神廟

在鎮北坊爲赤旗樓故址光緒十二年建

五子祠

在鎮北坊蓬壺書院之內祀宋關閣盧洛子光緒十二年知縣沈受徽建

朱子祠

在府學之左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陳璜建歲以春秋仲月致祭

文昌祠

在東支祠歲以春秋仲月致祭

名宦祠

在文廟禮星門之左

鄉賢祠

在文廟禮星門之右

孝節祠

在府學之右

節孝祠

原在鎮北坊雍正元年私旨建祀烈女節婦後改建於府學之右

旌義祠

在鎮北坊乾隆五十三年知府楊廷理建祀林爽文之役陣沒義民歲時登舟島廬十年錄奉之役附祀者二十

七人

府廳壇

在小北門爲康熙辛丑元事臺陽水神游臺游崇功樓神之所前爲地顯廟雍正元年巡道陳大豫建嗣有司議

祀則於其地以官名爲北壇歲以清明七月廿日一月初日致祭先臘本府城隍殿位於壇之上祀以辛家，設無祀

神之位陳姓焚楮以安其靈乾隆二十一年知縣魯鼎梅等十七年巡道奇龍格布爾記縣爲附郭不別壇

延平郡王祠

在東坊水磨間郡人建祀開山王廟乾隆間邑人何燦炳等重建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

請一祠祀祀春秋二仲有司致祭中祀延平郡王東西兩廡以明季諸臣配後殿中祀翁太妃左爲軍站王祠，爲監國世

子祠

施將軍祠

在鎮南坊據云休養兵二十五年郡人建祀清海將軍施琅五十九年地傳見

吳將軍祠 在東安坊康熙二十六年羣人建祀總兵吳英欽賜卅萬人敵之額嗣後有權曰仰止乾隆五十三年知府楊廷

理脩後改爲吳氏家廟今祀

衛公祠 在東安坊府城隍廟康熙四十六年建祀臺澎府知府衛台撥

吳公祠 在正定坊劉帝廟右雍正七年建祀臺廈同知吳昌軒

蔣公祠 在鎮北坊吳武廟右康熙三十年建祀臺澎府知府蔣鑑英

高公祠 原在鎮北坊劉帝廟左康熙三十一年建祀臺澎府知府高拱北後移於事南坊

靳公祠 在東安坊康熙二十六年建祀臺澎府知府靳治昌後圯

洪公祠 在東安坊同治二年建祀臺澎府知府洪毓斌

游龍軍祠 在小東門外城隍廟雍正五年建祀水師游龍崇功

土祠 在東安坊清水寺山光院元年建祀提督王德成

五忠祠 在安平鎮水師協署之左雍正五年水師協將陳璘建祀水師副將許雲龍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祀

李茂古

功臣祠 在安平坊文廟之右同治五年建祀供有褒文之役牛臺功臣牌位則大將、太子、太保、學士、員子公

福康安參贊大臣趙明公兩廂成廊將以彰勳績中統帥符亮護軍統領普爾普副將閻浙輝督李侍堯福建巡撫徐嗣曾等

三十人棟宇輦輶地亦曾輦有碑碑乃高各丈餘下承鳳麟御製不臺及諸功臣贊滿漢文各四十四段以序又有一碑

立於中刻詩一首字八徑寸文曰命臺澎巡撫康步軍功臣祠詩以誌事三月成功達且奇紀勳台建祠年斯既

瑛忠明著泊彼蓬荷志默移地悅期樂民業極海隅不復勳王師曰爲日曠似殊致一近來以各省建立生祠最爲欺世

盜名器因令嚴行飭禁並將現有各臺令毀棄若今特命臺澎建立福康安等生祠實因臺澎遠僻舟逆以來生祠生

靈無慮數萬福康安等於日月之明諸公無遠全託之也感重相席此其勳績固實有可紀且分奸頑之徒瞻曰亦可

以消消恨反是此舉似與前此之禁毀雖相殊而崇真斥虛之意則原相同就能橫陳且以賜大小諸臣果能真心爲國愛

民護有美政者原不槩其立生祠也。崇實斥虛意在茲勞。詳滿文道光二年飭臺灣。教諭鄭維才調攝王承緯歸。今漸傾圮。

昭忠祠 原在縣學之左雍正元年敕建祀臺灣鎮總兵歐陽凱等後圯嘉慶七年奉敕再建附於功臣祠之側十一年乃設位以祭道光元年巡道葉始將康熙以來殉職官弁兵丁一律入祀十三年巡道徐宗幹知府裕麟率紳士等重修立牌祀之光緒十四年改建於右營埔

縣文廟 在東安坊是為縣學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沈朝聘建中為大成殿東西兩廡前為大成門後為崇聖祠四十二年知縣陳璘重建明倫堂於殿右五十四年巡道陳瓚改建崇聖祠以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雍正十二年貢生陳應魁建櫺星門於泮池之前乾隆十五年廩生侯良輝捐貲東建大成門左為忠義祠右為孝悌祠

縣城隍廟 在鎮北坊康熙五十年知縣張宏建乾隆十年知縣李閔重修有記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乃廣其規建兩廡而安平鎮亦有城隍廟乾隆十四年水師副將沈廷鑑建五十年副將丁朝祥修自後疊修

嘉義縣

社稷壇 在縣治東南康熙二十四年建

風雨雷雨山川壇 在縣治東南康熙二十四年建

先農壇 在縣治東南雍正五年建

文廟 舊在縣治西門內康熙四十五年署知縣孫元衡延乾隆十八年知縣徐德峻改建於西門外中為大成殿東西兩廡

前為戟門後為櫺星門後為崇聖祠

武廟 在縣署東北隅康熙五十二年奉將翁國祜建

天后宮 在縣之左康熙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募建

城隍廟 在縣署之左康熙二十四年建



尸 厲壇 在縣治東北康熙二十四年建

名宦祠 在文廟之內

鄉賢祠 在文廟之內

忠義孝悌祠 在文廟之內雍正元年奉旨建

烈女節婦祠 在文廟之旁雍正元年奉旨建

護將軍祠 在縣治東門之內雍正二年奏建祀北路營參將羅萬倉

### 鳳山縣

社稷壇 在舊縣治北門

城隍廟 在舊縣治北門

先農壇 在舊縣治東門外

文廟 在舊縣治北門外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楊芳聲建中爲大成殿東西兩廡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後爲崇聖祠四十

三年知縣宋永清重建

武廟 在舊縣治東門內雍正五年知縣盧宸建

天后宮 在舊縣治龜山之頂康熙二十二年奉旨建乾隆二十七年知縣王瑛會重建

八蜡祠 在舊縣治龜山之北康熙四十五年知縣宋永清建

城隍廟 在舊縣治北門外嘉慶十九年改建於今治縣署之東

邑厲壇 一在舊縣治北門外一在下淡水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李丕煜建

名宦祠 在文廟之內

鄉賢祠 在文廟之內

忠義孝弟祠 在文廟之左雍正元年奉旨建

烈女節婦祠 在縣治北門雍正元年奉旨建

曾公祠 在平治鳳儀寺院內之東咸豐十年建祀荆鳳山五縣曾祖

昭忠祠 在縣城外光緒三年勅建祀開山殉難之提督王德成張光亮李常孚總兵胡國恆繼建候補道田勳生等鳳陽柳

銘獎碑任祠中

恆春縣

其後增

小雲雷廟 川增

先農壇 均未建

文廟 在城外微洞山上光緒十三年知縣周有基建中爲大成殿爲兩廡前爲櫺星門後爲崇聖祠左爲明倫堂右爲學廊

武廟

天后宮

城隍廟

邑厲壇

澎湖廳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先農壇 均未建

文廟 在文澳

武廟 舊在媽宮澳之西乾隆三十一年通判胡建偉修今祀光緒元年水師副將吳奇勳改建於紅木埔法人之役被毀十三年三月總兵吳安洛倡捐重建

城隍廟 一在文澳舊鹽署之東咸豐元年署典史呂純孝重修規模不大一在媽宮城內乾隆四十四年通判謝維祺捐建

有碑記自後續修光緒十一年亂後通判程邦基飭紳士黃濟時等重修

程朱祠 在城內光緒十一年通判程邦基建十九年紳士蔡玉成等捐資於祠之左建文昌閣右築講壇以書院距城稍遠以此爲諸生講學之所二十年夏竣工

文昌祠 在文石書院之後乾隆三十一年建光緒元年紳士蔡玉成等重建有碑記

天后宮 在媽宮澳舊鹽署前建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攻克澎湖以爲神佑奏請加封遣官致祭鑄廟中

風神廟 在媽宮澳城隍廟東乾隆五十五年通判王慶奎水師副將黃象新等捐建光緒七年都司郁文勝重建

龍王廟 在媽宮澳觀音亭之東道光六年通判蔣藩水師副將孫得發等捐建

#### 春秋致祭

昭忠祠 在媽宮澳光緒四年十二月副將吳奇勳等倡建祀同治元年之役協營各標調赴臺灣弁兵助剿陣沒者則署左營守備蔡安邦等暨兵丁一百三十四名

武忠祠 在媽宮澳協署之西建置無考乾隆五十六年護理水師副將黃象新等捐修

胡公祠 在文石書院內祀通判胡建偉等

節孝祠 在天后宮之西道光十八年署通判饒彥儀建春秋致祭光緒五年媽宮澳商戶黃學周黃鶴年重修

#### 臺北府（附郭淡水）

社稷壇 在府治東南光緒十四年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府治東南光緒十四年建

先農壇 在府治東門外光緒十四年建

文廟 在府治文武街光緒十四年建

武廟 在文廟之左光緒十四年建

天后宮 在府治府後街光緒十四年建

府城隍廟 在府治撫臺衙後光緒十四年建

縣城隍廟 附於府城隍廟之內

厲壇 在府治北門外光緒十四年建

名宦祠 在文廟樓星門之左

鄉賢祠 在文廟樓星門之右

忠義孝悌祠

烈女節婦祠

新竹縣

社稷壇 在縣治東門外道光九年同知李愷募建

山川壇 在縣治東門外道光九年同知李愷募建

先農壇 在縣治東門外道光九年同知李愷募建

田祖祠 在縣治南門內乾隆三十四年同知宋應麟募建道光九年同知李愷募移於先農壇之右

龍神祠 在縣治南門內乾隆三十四年同知宋應麟募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 未建道光九年同知李愷募始設神位附祀於龍土祠

文廟 在縣治東門內嘉慶二十二年同知張學溥建道光四年同知吳科誠乃移成之中爲大成殿東西兩廡後爲崇禎左爲明倫堂

武廟 在縣治南門大街乾隆四十一年同知王右弼倡建同治十年邑人重修

文昌祠 在文廟之左嘉慶八年同知胡應魁建

天后宮 在縣治西門內乾隆十三年邑人陳玉友捐建四十二年同知王右弼修之

城隍廟 在縣署之右乾隆十三年同知甘曰瑛建

邑厲壇 在縣治北門外水田街嘉慶九年同知胡應魁建

火神廟 在縣治試院之左光緒十二年知縣方祖陰建

名宦祠 在文廟之左道光九年同知李慎彝建

鄉賢祠 在文廟之左道光十三年癸建

昭忠祠 在文廟之左道光十三年癸建

節孝祠 在文廟之左道光九年同知李慎彝建光緒十七年改建

孝友祠 在文廟之左道光九年同知李慎彝建光緒十七年移祀於節孝祠

總政祠 在明志書院之左舊爲敬業堂咸豐七年紳士許超英等改祀同知曹謹曹七桂後又祀同知袁乘義薛志堯李慎

彝稟費等

### 宜蘭縣

社稷壇 在縣治南門外嘉慶十七年通判翟淦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縣治南門外嘉慶十八年通判翟淦建

先農壇 在縣治南門外嘉慶十七年通判翟淦建

文廟 在縣山光緒二年進士芳舉人李望洋捐建中爲大成殿東爲兩廡後爲崇聖祠

武廟 在縣治西門嘉慶十三年居民原祀於米市街二十三年文昌宮落成因將大鐘移祀於宮之前殿

文昌宮 在縣治西門嘉慶二十三年通判高大鏞倡建前殿祀張忠純侯後殿祀文昌

八音宮 在縣治之西嘉慶二十一年居民合建

城隍廟 在縣治西街嘉慶十八年官民合建

火神廟 在縣署之右嘉慶二十五年居民合建

神祇壇 卽邑壇壇在縣治南門外嘉慶十七年通判翟淦建

名宦祠 在文廟之內

鄉賢祠 在文廟之內

忠義孝悌祠

烈女節婦祠

楊公祠在文昌宮之右供開闢官長楊廷璣七人神位

兩雅園

壯觀境

風雲雷雨山川壇

先農壇 均未建

聖恩祠 在縣治光緒十九年巡撫卹友蔭燾歲十二年耐壽病沒陣亡侯勇友蔭昭額文曰組豆同榮

寧海府（附郭臺廟）

社稷壇 在府治東門外光緒十五年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府治東門外光緒十五年建

先農壇 在府治南門外光緒十五年建

文廟 在府治小北門內光緒十五年建 爲大成殿東爲明倫堂左爲明倫堂右爲明倫堂

天后宮 在府治大街

府城隍廟 在府治新莊光緒十五年建

廣壇 在府治北門外光緒十五年建

名宦祠 在文廟城隍廟之左

鄉賢祠 在文廟城隍廟之右

林剛愍公祠 在府治田中光緒十五年巡撫劉銘傳據全臺紳士奏建祀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

### 彰化縣

社稷壇 在縣治東門外雍正二年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縣治東門外雍正二年建

先農壇 在縣治南門外雍正二年建

文廟 在縣治東門內雍正四年知縣張錦建中爲大成殿東西兩廡後爲崇聖祠右爲明倫堂後爲學廡乾隆五十一年知

縣堂前廊燬於乾隆二十二年歲貢鄭士模捐修木柱十六年知縣楊桂森乃成之改建明倫堂於廟左

武廟 在縣治南門內雍正十三年知縣蔡士望捐建嘉慶五年知縣胡魁魁移建於同知舊署

文昌祠 在縣治文廟西畔嘉慶二十一年知縣吳任誠建而縣轄北港四鄉北斗員林大肚等處店牛馬頭等處人士亦各

自建

天后宮 一在縣治北門內協署之後乾隆三年北路營副將勒光瀚建一在東門內乾隆十三年知縣陸廣霖建一在鹿港

海隅乾隆五十五年大將軍福康安建

陳陳廟 在縣治東門內雍正十一年知縣秦士望建

海神廟 在縣治南門內嘉慶八年知縣曹世驥建

邑厲壇 在縣治北門外乾隆三十五年北路總督同知李本楠捐建

名宦祠 在文廟崇聖祠之左道光十年知縣託克通阿與邑紳捐建

鄉賢祠 在文廟崇聖祠之右與名宦祠同建

忠烈祠 在縣治西門內道光二年知縣吳性誠捐建祀林陳漢三役殉難文武官兵

節孝祠 在縣治東門內建省之後合祀臺彰婁苗四邑節婦孝子

三公祠 在縣治西門內光緒十五年巡撫劉銘傳奏建祀提督朱煥明爲嚴察義民祠之址

義民祠 在縣治西門內乾隆五十五年建祀林爽文之役殉難義民

十八義民祠 在縣治西門外先是雍正十年春大甲西社番林武力作亂總兵呂瑞麟率兵討累戰弗克番益猖獗恣焚殺

縣治戒淡水同知張宏章適率鄉勇巡莊過阿東社番突遇之幾不得脫鄰近粵人方貞未出見而大呼衆爭至與番鬥

宏章乃卒死者十八人曰黃仕遠黃展期陳世英陳世亮湯邦連湯仕麟李伯壽李仕淑賴德旺劉志瑞吳作雲謝仕德江

運德廖 兩處後據張啓寧周潮德林東伯越等鄉人築之西門外題曰十八義民之墓已而番平大尉上其事下旨嘉許

賜祭各發銀五十兩飭有司購地建祠春秋脩鑾以旌其義

鹽林縣

社稷壇 未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 未建



先農壇 未建

文廟 未建 光緒十五年曾就文昌祠奉祀孔子

武廟

城隍廟 在縣治光緒十四年知縣陳世烈建以移今治暫蓋竹屋

萬壇 在縣治南門外光緒十年建

朝天宮 在縣轄八嶺師東溪北港街祀天后廟宇巍峨人民信仰先是康熙年間僧樹驪自潮州奉神像來結廬祀之香火

日盛雍正八年乃建廟乾隆十六年奉准縣丞薛榮廣貢生陳瑞玉等捐資修之以三十八年十月起工翌年九月落成費

款一萬五千圓道光十七年子爵王得祿以平定海寇之役爲神顯赫奏列祀典勅賜神照海表之額命江安十都儲糧道

王朝偏代祭咸豐五年重修

義民祠 在縣轄北港街林爽文之役街民固守拒戰死者百零八人高宗手書旌義二字刻石建亭號旌義亭尋於亭後建

昭忠祠 在縣治西南道光十三年奉旨祀張丙之亂殉難官員兵民等則贈知府銜方振聲贈游擊馬步衛贈都司陳玉成

寧光緒十四年斗六廳館委員葉大鋪收以奉案稅爲祭費

將軍廟 在都司署內祀二十四將軍後樓祀紫微鎮總兵林向榮光緒四年都司凌定國修

文昌祠 在縣治同治七年建又一在林圯埔街光緒二十年重修

苗栗縣

社稷壇 未建

鳳雲山山川壇 未建

先農壇 未建

父廟 未述元祐十五年舊額文昌祠奉祀孔子

武廟

城隍廟 在縣治

臺東直隸州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先農壇 均未建

天后宮

在卑南馬蘭街光緒十五年統帥張兆連建先是兆連詳請巡撫奏請賜給匾額十七年卑南大麻里各社正副社

長及通事等捐銀七百五十圓購置田園以爲祀費

昭忠祠

在卑南寶桑海濱光緒七年同知袁開拆總十四年番亂被燬十八年重建於鯨魚山

## 卷十一 教育志

冲曠曰。嗟乎。自井田廢。而學校息。人才衰。朝廷之所以取士者。唯科舉。夫科舉非能得人才也。而人才不得不由科舉。故以管商之政治。仲舒之經學。相如子雲之文章。苟非一入主司之目。亦終其身而不遇。是科舉非能得人才也。又且抑退之。摧殘之。蔽其耳目。鋼其心思。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而精悍者亦不敢與我抗。而吾乃可無憂。故學校之設。公也。科舉之制。私也。以私害公。竊者之術也。古者量人授田。一夫百畝。八口之家。可以無饑。設為庠序以教之。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其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行同匪偶。則別之以射。雖定然後官之。仕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古之取士也寬。其用之也嚴。後之取士也嚴。其用之也寬。人才何得而見之哉。臺灣為海上荒島。雖有先王之制也。荷蘭得之。始教土番。教以爲錄而已。領臺之三年。乃派牧師布教。以崇信基督。其時歸化土番。曰新港。曰目加溜灣。曰蕭壠。曰蔴荳。曰大目降。曰大傑顛。各設教堂。每逢星期。衆皆休息。羣集於此。聽講經。以是從者日多。永歷二年。各社始設小學。每學三十人。課以荷語荷文。及新儀約。牧師嘉爵字士又以番語譯耶教問答。及摩西十誡。以授番童。拔舉業者爲教習。於是番人多習羅馬字。能作書。削鵝管。略尖斜。注墨於中。揮寫甚速。凡契券公文均用之。故不數年而前後學生計有六百人。然其所以教之者。敬天也。尊上也。忠愛宗國也。故終荷蘭之世。土番無反亂者。則教化之力也。延平克臺。制度初建。休兵息民。學校之設。猶未遑也。永歷十九年八月。嗣王退以陳永華爲勇衛。永華既治國。歲又大熟。諸建聖廟。立學校。經曰。荒服新創。地狹民寡。公且待之。永華曰。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國家之治。豈必廣土衆民。唯在國君之用人求賢。以用佐輔。今臺灣沃野千里。遠濱海外。人民數十萬。其俗素樸。若特賢才而舉之。則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三十年

之後。足與中原抗衡。又何慮其狹小哉。夫遷居縣教。剛屹於嵩嶽。今華民其稍足。寓兵侍時。自當速行教化。以造人才。庶國有賢士。邦以永寧。而世遂日昌矣。從之。擇地寧南坊。面魁斗山。旁建明倫堂。二十年春正月。聖廟成。經學文武行釋菜之禮。環序宮而觀者數千人。雍雍穆穆。皆有禮讓之風焉。命各社學校。延中士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歲入小學。課以經史文章。天興萬平二州三年一試。州試有名者移府。府試有名者移院。各試策論。取進者入大學。月課一次。當廳廡。三年大試。拔其尤者補六科內都事。三月。以永華爲學院。葉亨爲國子助教。教之。育之。臺人自是始爲學。當是時太僕寺卿沈光文居羅漢門。亦以漢文教授番黎。而避鄉稱紳。多屬鴻博之士。懷挾圖書。鉅集幕府。橫經講學。誦法先王。洋洋乎。濟濟乎。及於一時矣。清人得臺之後。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蔣毓英始設社學二所於東安坊。以教童蒙。亦曰義塾。其後各縣增設。二十三年。新建臺鳳兩縣儒學。翌年。巡道周昌知府蔣毓英就文廟故址。擴而大之。旁併府學。由省派駐教授一員。以理學務。而縣學置教諭。隸於學政。其後各增訓導一員。然學宮虛設。義塾空名。四民之子。凡年七八歲皆入書房。蒙師坐而教之。先讀三字經或千字文。既畢。乃授以四子書。嚴其背誦。且讀本註。爲將來考試之資。其不能者。咸以夏楚。又畢。授詩書易三經以左傳。未竣而教以制藝。課以試帖。命題而監之作。肄業十年。可以應試。其聰穎者則旁讀古文。橫覽史乘。以求淹博。父兄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試爲一生大業。克苦勵志。爭先而恐後焉。舊制三年兩試。一爲科考。一爲歲考。康熙二十五年。福建總督王新命巡撫長仲。奏准。臺灣歲進文武童各二十名。科進文童二十名。歲進生二十名。增廣生如之。歲貢以廩生食餼爲先後。年貢一人。將試之時。童生赴縣投考。書其姓名年貌三代籍貫。廩生保之。皂隸齎養偕處。役戶之子不得試。有其人者。諸生逐之。廩生同坐。臨試之日。知縣入考棚。考棚亦曰校士院。點名給卷。揭門而試。兩文一詩。日限乃出。考官校式上下。數日發榜。而覆試之。遞次而減。以至終獲。乃移之府。各縣俱集。前亦如之。考牌錄於福建。以分巡道兼提督學政。雍正五年。改歸漢御史。乾隆十七年。仍歸道。將試之前一日。學政朝服謁聖。至明倫堂。席地坐。中置一案。讓諸生立而讀經。諸生持。禮畢。入院。先考古學。試以詩試策論經

解。新舊生舉至。其不考者聽之。次考舊生。應增生員舉至。上舍之外。列一等者。以次食飯。其不考者不得  
鄉試。試列四等。發學戒飭。三試不至者。視其衣頂。次考童生。屬門而試。棘闥書。搜而焚之。數日發榜。  
拔其尤者十數名而覆試之。照額取進。再錄聖諭。而發紅榜。分發府縣各學。是爲生員。學政率之謁聖。禮畢  
而退。臺灣府歲貢一人。各縣學二歲貢一人。其後漸增。是曰歲貢。以廩生食餼之先後爲序。廩生者在學讀  
書。歲給廩餼。故謂之上舍生。凡遇舉恩。則以是年當貢者爲恩貢。以其次一人爲歲貢。順治初。詔選府縣學  
生之尤者赴廷試。十二年一行。是曰拔貢。雍正初。定爲六年一行。府學二人。縣學一人。無其人則缺。乾隆  
八年。遂定十二年一行。著爲例。鄉試之時。諸生赴試。其文優而限於額者。取爲副榜。臺灣定額貢正榜。爲  
者不備。或以副榜足之。謂之副貢。鄉試之後。學政就通省所舉優行生。考取數名。謂之優貢。五者皆爲選  
士。又有納捐者爲例貢。雍正二年。詔命各省。凡例貢非廩生者不得以教職用。其印用者皆聽之。以重師道  
也。其後廢之。捐納盛行。舉比堂舉。且多不通之士矣。故例三年大比。諸生舉至。天子命使者至其鄉。秋八  
月。三試於省闈。薦者登解榜。有司表其門。具聘幣。致之京師。曰舉人。明年春三月。天子命大臣扈禮闈而  
三試之。及第者照例殿廷。天子親策問焉。選甲乙其榜。曰進士。臺灣自康熙二十五年設學。二十六年。陸路  
提督張雲翼奏言。臺七鄉試請照甘肅軍夏之例。閩省巡閱。另編字號。額取二名。俟應試者衆。乃撤去。詔  
准編字額中一名。三十六年。總督郭世隆以臺上舍請撤去。一體勻中。入奏報可。自後每多額科。渡海危難。  
試者益少。雍正七年。巡臺御史夏之芳奏准。照舊編額中一名。十三年。巡道張嗣昌請加州額。巡撫盧瑋具  
奏。詔許加中一名。乾隆元年恩科。福建加中三十名。臺灣亦加一名。遂以爲例。嘉慶十一年。海寇之亂。臺  
人士多慕義縈悔。其明年。糧儲道趙三元巡臺。官於總督阿林保巡撫張師誠。請加解額。並令臺士選舉優貢。  
十五年。詔可。遂定三名。初臺灣專額小試。附於各縣。乾隆五年。巡臺御史楊二酉以粵人流寓已久。戶冊可  
稽。現堪應試者計有七百餘名。奏准另編新號。四邑通校共取八名。附入府學。俟取進漸多。再將廩增竝出貢  
之處。奏請定議。而鄉試仍附閩省。一體勻中。道光八年。總督孫爾霖奏於閩省內另編字號。別取舉生一名。蓋

以粵人來臺。至是已多。梓未讀書者亦不少也。故例府縣許願願職職。而臺灣自乾隆以來。開墾日進。人民富庶。文風丕振。士之講經習史者。足與直省相埒。故至進省之時。全省紳類聯增。而解額亦定爲七名矣。乾隆四年。巡臺御史席裕市車。舉議等爲請臺士會試。照鄉試例。另編字號。取中一名。部議以臺士與試。果至十人。乃奏請取中一名。書爲例。其後遂有擬危科而入詞林者矣。武科之額。始於康熙。其制與文士等。有代治明之例。設爲甲乙兩科。其初試武童者。必先通四字書。以文事舉武備相爲表裏也。其後僅錄武童。每逢歲試。試以刀石馬步之箭。按其尤者而進之。鄉試亦同。初乾隆二十九年。巡臺御史李宜壽請京糧命之後。奏請臺灣四縣應試。多編與泉漳四府之人。稍通文墨。不得志於本籍。則指同姓在臺居住者。認爲鄉姓。公然赴考。致官不及間。屢保互結不暇詳。至竊取一給。竊襲而歸。是後名爲臺之士。實明臺無其人。臣於上年抵臺。行文觀風。四縣生員祇八十餘卷。詢之官吏。據稱俱在內地。夫庠序之設。凡以宏獎風教。使居事士者知所方向。今臺灣南北二路。廣袤一千數百里。計其莊戶不下數萬。而博士弟子員寥寥不少概見。則皆內地竄名之所致也。查臺地考試。從前具有明禁。非生長臺地者。不得隸於臺學。聖朝作養邊陲之至意。人所共見。又定例入籍二十年。亦無原籍可歸者。方准予寄籍臺試。今四府人士。其本籍不思無可以應試之事。而遽涉重洋。或中地軍考。或頂名混冒。藐功令而竊榮名。莫此爲甚。請將內地冒籍臺試各文武生員。照冒籍北關中式之例。悉改歸本籍。仍請勅下該督撫。飭行兼管提督學政之臺灣道。嗣後府縣試及該道會試。歸作何設法稽查。嚴認精細。其廩保等不敢通同徇隱及受賄等弊。斯則匪邪皆鄙。而作人之化。無遠弗屆矣。旨下禮部議覆。禮部奏可。是爲禁止冒籍之令。及該臺之役。臺人士義勇奉公。郊商亦捐餉助軍。事後。臺增洋額。定郊鄉三名。兩於府學。以爲郊商子弟考試之途。先是順治九年。題發學規。詔命各學。刊立臥碑於明倫堂。以爲教育根本。其所以勉勵之者。則爲忠臣義士。而所以警懼之者。則不許上書陳述利弊。不許結社武斷鄉曲。不許刊文以要名譽。違者號革。有司同罪。可節敬矣。夫國家爲士。所以培元氣也。東瀛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離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天下視爲指歸。宋諸生伏闕揭諫。趙鼎李綱。三代遺風。唯此相近。今乃效國之大事。

而不許書。期諸生讀書爲用。敬飭民氣。具置縣舍。去南人以弓馬待天下。入關之後。仍沿明制。以科舉可薦納人才也。故又施之以程式。約之以楷書。士子束髮入學。窮年屹屹。唯此是圖。其幸而得志者。則可以舒青紫。佩印綬。傳富貴。爲宗族交游光耀。其不幸而失志者。則侘傺終身。老死牖下。而無一知問焉。烏乎。人才之迫退。乃以此爲權衡。政何由而治。舉何由而興哉。康熙九年。頒發聖諭十六條。命各地官。以朔旦之日。集紳衿於明倫堂宣講。以申軍民周盡。雍正元年又刊欽定鹿鼎廣訓。頒發各縣。命生童讀。朔望之日。亦集地方公所。逐條宣講。乾隆元年。復頒書院規條。其所以造士者。可謂切矣。然而學校不興。浮華相尚。文字之獄。捕獲無遺。其所以鈴制士類。玩弄賢才。使盡疏遠。猶未若斯之甚也。臺灣爲海上新服。躬耕之士。多屬遺民。麥秀禾油。眷懷故國。故多不錫仕進。康熙二十三年。即府衙台授始建爲文書院。十九年。分巡道梁文煥亦建海東書院。各縣後先繼起。以爲諸生肄業之地。內設齋舍。延師主席。設監院以督之。每月官師各試一次。取生僅二十名。每名給膏火銀七錢。課外各四十名。每名三錢七分。而山長束脩四百圓。加考小課一百二十圓。監院月薪十兩。同試之日。別給飯膳五十圓。均由學租支之。乾隆五年。分巡道劉良璧手定海東書院學規五條。一曰明大義。二曰端學則。三曰務實學。四曰正文體。五曰儉交游。二十七年。分巡道覺羅四明又續定之。一曰溫士習。二曰重師友。三曰立課程。四曰敦實行。五曰看書端。六曰正文體。七曰崇詩學。八曰習舉業。道光間。余宗幹任巡道。力整學規。拔其尤者入院肄業。晝夜必至。以與諸生問難。訓之以保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讀書作文之法。一時諸生說起。互相說摩。及門之士。多成材焉。澎湖爲官署之區。文風不振。東西南北各設文社。而以奎權爲中樞。故奎權亦謂之書院。每有學事。羣集討論。以還月司。惟不直爲過數之論。而漸奇析疑。亦以時會父馬。故例有司下事。必行觀風之試。試以詩賦策論。或摘他方詞義。猶有博探獨見之選。古者士博古。而人勝。商旅於市。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始入以木鐸循於路。民其聽詩。以興大業。故士不士。而天下治亂。然而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而不出於平野。是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天子學之。則羣臣以爲非。習焉所中。則禍亂心。而道義隳矣。

光緒十一年。劉銘傳任巡撫。折籌值史。增設學額。嗣經禮部議准。乃飭各學查明。其由南北兩府學撥歸臺澎府學廩膳附增生員一百五十名。武生八十六名。又由彰化縣學撥歸臺灣縣學者五十二名。武生十一名。撥歸苗栗者十一名。武生十一名。嘉彰兩學撥歸雲林者四十九名。武生二十二名。原設廩生增額。應照名次由新結各生幫補。自十八年起。改歸新籍支應。是時巡撫兼理提督學政。核定考費。歲科兩屆一萬二千圓。南北兩府均半。歲試三千一百圓。科試二千七百圓。而新設之臺灣府。定自辛卯科試分棚闕考。即照南北章程。歲科兩試共六千圓。科試二千七百圓。均於鹽課餘款支用。南北兩府考費。則歲試各八百五十圓。科試七百圓。亦由鹽課支用。初臺土部試。例由海東書院給發盤費。以助肄業諸生。雍省以後。官船往來。改撥船票。而會試考從前新科舉人任院肄業者給以百圓。雖不在院而連捷者亦同。否則僅給四十圓。歸赴書院監督報名。而後分發。若臺北府則由該府自行提給。臺灣府亦就近報名。送道核給。其所以獎勵科舉者至矣。當是時百事俱興。農工路礦次第舉辦。而多借才異國。銘傳乃為樹人之計。十二年。先設電報學堂於大稻埕。以習其藝。十六年。又設西學堂於埔內。聘西人為教習。聘全臺聰慧之子弟而教之。課以英法之文。地理歷史測繪算術理化之學。又以中國教習四名。分課漢文及各課程。學生皆給官費。每年約用一萬餘兩。成效大著。臺澎教育為之一新。夫撫臺之舉。為治臺之大政。前者番社雖設社學。又拔其秀者為僧生。以圖錫之。顧此為觀感之實。而非長治之計也。是年春三月。並設番學堂。先選大司族屈尺馬武督之番童二十名而教之。聘羅步韓吳化龍簡受福為教習。課以漢文算書勞及官話疊結。起居禮儀。悉依漢制。每三日。導之出浴。以與漢人相接。消其頑犢之氣。生其觀感之心。而銘傳又臨時設學堂。以驗諸生功課。極力獎勵。人才之盛。勃勃蓬蓬。再及數年。可以致用。然自郡友源一主。十七年。而撤西學堂。十八年。而歸學堂亦廢矣。烏乎傷哉。

## 臺灣儒學表

臺南府儒學 在臺南府治康熙二十四年歲以下俱附見典禮志各文廟內



安平縣儒學 在安平縣縣署 康熙二十三年建

嘉義縣儒學 在嘉義縣治 康熙二十三年建

鳳山縣儒學 在鳳山縣治 康熙三十五年建

恆春縣儒學 未建

臺灣府儒學 在臺灣府治 光緒十五年建

臺灣縣儒學 未建

彰化縣儒學 在彰化縣治 雍正四年建

雲林縣儒學 未建

苗栗縣儒學 未建

臺北府儒學 在臺北府治 光緒六年建

淡水縣儒學 未建

新竹縣儒學 在新竹縣治 嘉慶二十二年建

宜蘭縣儒學 在宜蘭縣治 光緒二年建

### 臺灣書院表

海東書院 在臺南府治府學之西 康熙五十九年巡道葉文煥請建 後爲校士院 乾隆四年巡臺御史單德謨奏請別建校士院 翌年巡臺御史楊二酉奏請照福建省直轄之例 以府學教授爲師考取諸生而教之 給以膏火 於是拔貢生施世榜首捐穀十石 以爲修繕之資 又捐水田百甲 以充經費 遂延以授許仲黃爲師 六年巡道劉良璧手訂書院章程 二立石碑記之 今任院中十五年知府方邦基知縣魯鼎傳收遺課書 赤嵌橋之右 移書院於舊署 十七年詔以巡道戴世楷舉收該校士途在道署而校士院乃曠 廿七年巡道覺羅四明又就舊院修理 爲用立碑記之 二十年

知府蔣允昌護道事擇地於府學西嶠之下別建今院廣三十丈長八十丈東向講堂齋舍悉備比後屢修崇文書院 原在臺南府治東安坊爲府義學康熙四十三年知府衛介授建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十五年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移海東書院於臺縣署而以舊海東書院爲崇文書院二十四年知府游羅四明乃就府署之東新築講堂齋舍立碑記之現在院中

南湖書院 在臺南府治法華寺傍乾隆二十九年臺灣府知府蔣允昌建以爲諸生肄業之地今廢允熙所撰碑文藏

於臺灣縣志

正晉書院 在臺灣縣署之左雍正七年奉文設立鳳山諸羅兩縣亦設今俱廢

引心書院 早在縣治樸仔林街嘉慶十五年邑紳黃拔萃就白蓮教齋堂抄用引心文社獨任督火十八年知縣梁

溶與拔萃議改爲臺灣縣書院各捐款置產嗣以於柱仔打街知縣姚榮文捐款生息光緒十二年改爲蓬壺書院

蓬壺書院 在縣治赤崁樓之右光緒十二年臺灣縣知縣沈受謙建

奎傳書院 在臺南府治道署之旁雍正四年爲諸生集議之所

鳳儀書院 在鳳山縣署之東嘉慶十九年知縣吳性誠建

駢東書院 在鳳山阿猴街嘉慶二十年鳳山知縣吳性誠下淡水縣丞劉蔭棠建

玉臺書院 在嘉義縣治西門內爲養齡縣學之址乾隆二十四年諸羅知縣李倭改建

宏文書院 在臺灣府治光緒十五年建

白沙書院 在彰化文廟之左乾隆十年淡水同知攝彰化縣曾曰瑛建二十四年知縣張其珍重修五十一年的役被

燬知縣宋以顯乃改建於文廟之西嘉慶二十一年署知縣吳性誠重修規模較大先是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歲

以兩門外廡舍改建主神書院延師主講以爲貧士肄業之地勸捐千餘圓田生息後不果建遂以此阻潑如白沙

書院

文開書院 在彰化新港港之新興街道光四年范港海防同知邵傳安倡建中祀宋子方以沈光文漁竿遠寓岸上

忠孝沈陰期享朝明郭貞一藍鼎元配皆臺之寓賢也光文字文開故以其表號名書院傳安自撰之記載於彰化縣志

市門書院 在雲林縣治乾隆十八年建

豐田書院 在雲林縣轄南投街道光十一年南投縣丞水心延請南北投水沙連兩堡士庶議建書院乃以生員曾作雲曾俊升等董其事十三年成內祀朱子爲講堂旁爲查倉費款四千一百餘圓余又捐款許田延聘山長以資訓火諸費員生皆作雲立碑記之現在院中同治三年五月紳士吳聯輝重繕兵備道丁曰健題曰宏凱崇文以貺澤春之役方平也光緒十年聯輝之子朝陽又修之

英字書院 在苗栗縣治光緒十三年建

益福書院 在臺北府治光緒六年臺北府知府陳星聚建

明道書院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九年臺灣布政使司沈陽奎建

學海書院 在臺北府治艋舺下崙莊原名文甲書院道光十七年淡水同知龔雲議建未行二十三年同知曹謹成之二十七年總督劉銘琛巡臺至艋舺易以今名同知曹士桂自爲山長諸生肄業者數十人又於丕振同治三年十月重修

明志書院 在新竹縣治西門內先是乾隆十八年永定貢生胡焯成以其與直隸新莊山脚之爲宅自設義學顏曰明志並捐學租以爲經費淡水同知胡邦翰嘉之稟請大吏改爲書院翌年總督楊廷璋立碑記之三十年同知李俊原以書院距治太遠課士不便遂移南門內四十二年同知王右弼乃以校士經費存款以事改墊四十六年同知成履泰又以以南門地勢低窪移於西門之內道光九年同知李懷彝修之

仰山書院 在宜蘭縣治文昌宮之左初楊廷理入關籌辦時以宋楊龜山爲閩學之宗而蘭之海中亦有龜山嶼故名仰山志故行也嘉慶十五年始建一椽至二十四年噶瑪蘭通判向大鏞乃延師南課而屋圯道光元年署同知姚登改築於後殿左廂亦祇一廳一室未幾復圯十年閏四月署通判陸應乃就舊址另築三楹爲課士之地自道光初

年以清丈捐款充爲租息入約千圓以供諸費

崇基書院 在基隆忠治光緒十九年

文石書院 在澎湖廳轄文澳之西乾隆三十一年通判胡建偉貢生許應元等之請捐款新建中爲講堂祀宋代周

程朱張五子旁爲齋舍各十間以澎產又石故以名之其日壘修道光七年通判蔣與副將孫得發游擊江錫等捐

俸倡修自爲主講以東修充工費九年春改建魁星樓於巽以取文明之象並爲籌款生息光緒元年董事蔡玉成

邀集士商重議修建計捐二千餘兩二年冬落成規模宏敞然以經費支絀玉成又復赴道署稟請撥巡道劉敏許

之而資興修火之費始新

## 卷十二 刑法志

連橫曰。余聞之老者曰。道亡而後有德。德亡而後有仁。仁亡而後有義。義亡而後有禮。禮亡而後有法。法亡而後有刑。是刑者固不得已而用之也。人處一國之中。相生相養。相愛相敬。固不能泯然而無爭。爭則強者勝而弱者敗。貴者伸而賤者抑。不平之氣。鬱於國中。而作矣。是故聖人作刑以威之。使之相戒而勿犯。然後能得其平。而民無邪心。故曰。刑以止刑。然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而禮者施於未然之前。故禮之爲用也。微而之爲功也。顯則用遠而效著。顯則用久而弊生。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烏乎。世非無禮。人非無義。其能無法以相守哉。唯在善惡而已。臺灣爲荒服之地。我先民之來居聚者。耕漁爲樞。無詐無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但有鄉約。而無國法。罔不知其幾何世也。及明之季。荷蘭入處。布政施教。始以其法頒之臺灣。所謂觸地之法也。其賤乃不得與齊民齒。荷人以此法頒人爪哇。且以行之臺灣。士番僂僂心。其約束。莫敢支吾。而郭侯一則假其法而逐之。事雖不成。死者相繼。而憤怨日深。內訌不息。鄭師一至。而荷人且敗走矣。延平郡王鄭成功既克臺灣。養銳待時。與民休息。而立法禁。犯者無赦。諸將以爲立國之初。宜用寬典。王不可。初王在思明。設刑官以理訟獄。遵用明律。又設行軍司馬以理軍政。王之治軍。信賞必罰。衆莫敢犯。永曆十年。左先鋒鍾麟茂敗績揭陽。王以其私縱施琅也。又失律。命文武罪。斬之。然茂建功多。諸將或以爲過。王乃自爲文祭之曰。王恢非不忠於漢。然誤國家之計。雖武帝不爲之赦。馬謖非無功於蜀。然違三軍之令。雖武侯不爲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斷不敢以私恩而廢國法。今訂國法而廢私恩。眷言酬之。神其格之。諸將聞之乃服。及克臺後。任賢使能。詢民疾苦。民亦守法奉公。上下輯睦。不允不生。而訟獄息矣。僑立。遵用成法。民樂其業。閩粵之人。至者日多。私力農功。相安無事。及經西伐。委政陳永華。以元子克靈監國。克華明發果斷。親貴畏懼。

而永華又輔相之。與司映弊。民歸其德。臺灣之人。以是大集。清朝待臺之後。頒行清律。滿律之制。始於順治三年。人與木久。多沿明律。康熙兩朝時有修改。及乾隆而大備。所續大清律例者也。內分六律。一曰吏律。二曰戶律。三曰禮律。四曰兵律。五曰刑律。六曰工律。凡四百三十六款。千數百條。五刑。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十惡。一曰謀反。二曰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功。四曰議貴。五曰議能。六曰議勤。七曰議貴。八曰議實。此則博採歷代成法也。臺灣隸福建布政使之下。分設廳縣。而寄其權於巡道。乾隆五十二年。詔加按察使銜。以理訟獄。凡人民之赴訴者。先告代書。書其事。呈之廳縣。定日召訊。判其曲直。指紳命婦可使家人代之。謂之抱告。不服者。則控之府。不服。復控之道。然道控之案。每飭府再勘。唯重大者親鞠之。道判不服。控之省。復不服。則控之京。謂之叩關。天子不能親聽。命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訊之。所謂三司會審也。路遠費重。遷延歲月。非有奇冤巨案。未嘗至於京控也。命盜之案。廳縣訊之。取其口供。台以證據。有不招者。以利威之。擬定罪名。案詳之府。復詳之道。由是造冊。送省秋審。酌其輕重緩急。乃由督撫奏。刑部議復。其有疑者發道再審。擬死之犯。錄其姓名。奏請天子親勾。部文到。就地處決。未勾者監候。如遇恩赦。則減其罪。監獄之制。與史司之。有輕罪重罪之別。已擬未擬之別。而獄中污穢。暗無天日。饑寒交迫。疾病叢生。每多瘕斃。獄吏禁卒。又多勒索。一有不從。遭其荼毒。監房寂寞與鬼爲鄰。可哀也已。徒隸之犯。定其遠近。徒者近至澎湖。遠至泉州。而流者則配口外。或發原籍之地。押解之時。必驗其面。以爲識別。非遇恩赦。久不得歸。零丁瘴楚。與死爲鄰。亦可悲也。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粹。有生之最靈也。乃以困苦之餘。或爲盜賊。或以一朝之忿。至於殺人。此固國法所當禁。而人情所宜宥者也。是以聖王之治民也。制井田以養之。設庠序以教之。勸其職業。修其人倫。入則孝弟。出則忠信。聖皇棣棣。和樂且聞。後王無道。廢棄典章。刑罰不中。法令不仁。乃復步征暴斂。財殫力竭。使民無一措手足。嗟乎之中。遂生叛亂。而禍亦隨之。此其任法而不任人之過也。是爲古瀾禁招解命盜人

前。到都審定。即將各犯解府照二款。命犯配時起解。盜案遣京流徙之犯。俟奉到部覆。卽由該廳縣查明  
解送。由府具門口呈搭商船。對渡廈門。若命犯直解赴按察司審辦。而盜犯則至安縣交收。逐程接遞到省。定  
地諸客配。故無積壓之弊。及道光十九年。英人之役。海上不穩。大府以泉州辦理軍務。文書旁午。凡臺灣  
起解人犯。有由漳泉二府經過者。概行緩解。而淡水廳巡獲兵及印度兵二百餘名。解郡以禁。府縣二監一時  
擠。以備道姚登榜將各處定案人犯發回監禁。至發回者。如臺鳳二縣仍由鹿耳門配渡。其餘不必解府。淡水則由  
八里坌。嘉義則五條港。彰化則鹿港。逕行配渡。以軍務緩平爲止。而商船來者較少。未足配運。愈積愈多。  
解費益難籌措。廳縣交卸。謬謂後日。接辦之員。又以再任經費交存。竟有此舉。而困國元斥矣。前時所解之  
費。由臺灣廳支。迨道光十年。署同知蔣鍾麟言。命犯每名轉給船價三十圓。盜犯二十圓。廳中賠墊不貲。  
署同知王而慶乃詳准承審廳縣勻貼一半。相安數載。十四年。署同知沈汝瀚以同知爲間曹穉偉。未肯認賠。知  
府周壽始由廳縣悉支。而人犯愈多。解費愈鉅。及徐宗幹任兵備道。大府頒飾兩端。宗幹以爲酌減費用  
爲先。推廣配船章程。乃立最儘期限。又云之。三者俱備。或不致再有積。在臺灣廳縣解犯費用。渡之內  
地各縣。不啻數倍之多。洵道已甚。在衙門用費。大加核減。嗣據該廳二廳臺鳳嘉彰四縣。請將命犯解  
費。新案減四。舊案減六。夫出水人犯。盡有紙筆之費。差有看管之勞。需用在所不免。唯通計尚廉。似應如  
府議。毋分新舊。再行一律減半。以免瑣碎。盜犯一名。費不及命犯之半。爲數無多。該廳縣亦復請以。姑  
准減十分之四。一費既減。各廳縣又以請減內地沿途解費之說進。犯人抵廈。廳縣應防過投批費。及同安等縣  
寄費。爲數多寡不一。夫廈防廳不過酌收人犯。同安等縣不過寄旅一宿。河需車費。尤應加裁減。至現什  
各口留宿補力。宜照舊章。量爲推廣。竊必哨船一。配載成兵來臺之費。必換載各兵內渡。若令權宜署配。  
則兵力厚。可資保護。非如商船之不敢少配。自應酌貼半船費。分給茶水。以昭獎賞。夫費已核減。船又  
推廣。各廳縣如再收送。漫無限制。應另立期限。分別記前報。從此期立章程。可冀振刷精神。卽不照  
圖分。或可望其漸就清理也。計上。大府從之。先是命盜立決人犯。皆由臺灣道奏辦。監犯雜犯則由道提審

成招。於此解司勘轉。宗幹至省。歷謁督撫。擬援他省。由道勘轉。請免解司之議。及歸臺後。詢之僚屬。以  
案犯情實者。皆留省處決。例應由院審題。其遣軍流徒犯。終須由司定地。即免過臬司衙門。而解省則一。  
惟有道署勘定後。祇將招冊送省。由省具題。部准部覆轉行到臺。屆秋審時。仍解省覈勘。至遣軍等犯悉照臺  
地案案。解司定地發配。則辦理簡易。自不至於煩瑣。宗幹以此陳之大府。又從之。臺灣刑法既遵清律。世有  
其書。故不載。唯其所異者。則挈眷偷渡之律。侵墾番地之律。娶納番婦之律。及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  
楨視臺。開山撫番。奏請解禁。而墾務乃日進矣。光緒初。白覺輝爲臺灣知縣。善治盜。又設各種刑具。輕  
者斷指。重則斬鑄。羣盜屏跡。覺輝以皂綢李榮爲耳目。盜莫得逞。榮遂估權納賄。擅詞訟。巡撫丁日昌諗其  
惡。誅之。一時吏治肅。初道控之案。需費多。審問又久。訟者莫敢至。及劉斌仕兵備道。深知民間疾苦。  
每逢一八等日。自坐堂上。許人民入控。旁侍胥役。每呈收費兩圓。隨到隨審。罕多平反。故敢雖獲罪遠流。  
而人民猶念其德。光緒十三年。建省之後。部議以臺灣道原加按察使銜。毋庸特設。一切刑名由道管。乃設  
按察使司獄一員。凡遇秋審。由道酌擬錄名。以十月這冊送院。嗣由巡撫核定。分別實緩。以二三月再請巡撫  
示期審錄。派撥官船至南。帶同經書案卷到北襄辦。仍由巡撫咨明閩浙總督。轉咨具題。以候朝旨。十七年十  
一月。巡撫邵友濂札道。以臺灣盜案。向係稟請就地正法。今南北相距密邇。解勘迅速。凡非叛逆上匪之犯。  
皆不許。



## 卷十三 軍備志

述橫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雖能棄兵。是故軒轅有涿鹿之戰。銅瑯有其工之陳。如禹有三苗之伐。成湯有南巢之師。周武有牡野之誓。降及春秋。齊桓晉文。尊王攘夷。取威定霸。非兵莫屬。故使子孫無忘其功。秦漢以來。其旨昧矣。臺灣爲海上絕島。羣雄必爭之地也。非兵莫守。非兵莫存。故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然而我族之不競久矣。當明之季。澎湖險遠。羣盜出沒。萬歷二十年。東隣有事。議置游兵。二十五年冬。始創一游一輪四哨。各烏船二十艘。自兵八百有奇。置年春。又慮孤島寡援。增一備一。游輪哨舟師稱是。又於海壇南日語嶼銅山南澳大寨游。各抽哨官一人。領堅船三艘。汎時還哨至澎湖。以聯聲勢。後以兵餉難繼。裁去一游。而海壇南日南澳三處遠哨之船。漸各停發。僅一輪二哨。各烏船二十艘。自兵八百五十有奇。其月釋則漳泉共餉之。顧祖禹曰。海中島嶼。東南錯列。以百十計。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若其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迴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往時以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引至島夷乘隙。築穴其中。力圖之而後復爲內地。備不可不早也。又曰。海中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爾。東則海壇。西則南澳。並爲險要。是故守海壇。則銅山流江之備益固。可以增浙江之形勢。守南澳。則銅山元鎮之防益堅。可以厚廣東之藩籬。此三山者誠天設之險。或可棄而資敵歟。初萬曆三十七年。荷人突入澎湖。嗣爲總兵俞咨皋以逐。天啓二年。復至。戍兵已撤。遂踞而有之。更入臺灣。以兵分守南北。築壘自固。越三十八年。復爲我延平郡王所逐。審銳特時。謀復諸夏。故其奔走疏附者。皆赴忠蹈義之徒。杖屨林泉之士也。天厭明德。機世而亡。而賊艘所及。猶有存者。安平之壘。鐵砧之山。落日荒溝。尙堪憑弔。此則我族之武也。初延平開府思明。分陸軍爲七十二鎮。水師二十鎮。皮算之時。頗有增設。陸軍海伏。軍鋒大振。克臺之後。以屬全斌總督承天南北軍務。休兵息民。以治

農畝。率留勇衛二旅。以守承平。安平。餘鎮各屯田自給。故無養兵之患。古者兵農爲一。五國爲屬。獨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帥。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率牧。載大簡車徒。是以振旅。搜。是役舍以告。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故其兵爲國之兵。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居則往來相樂。戰則患難相扶。而又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國之以義。奉之以仁。屬之以力。繫之以忠。教之以務。使之以和。嚴之以刑。獎之以祿。故民皆可使。而足勝於天下。十六年夏。經國立。以忠振伯洪旭永安侯黃廷守思明。率師入臺。檄銅山南澳諸將。好廢戰守。十八年。委政陳永華。又行屯田之制。臺灣以安。二十七年。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以次起兵。會師。經至思明。路閩粵。遂克有十府。以還舉故朔。一時麾下幾十數萬人。軍復大振。已而清人人閩。精忠積弱。尙亦反噬。故無功而歸。然漳南之役。劉國軒吳淑諸將。兵僅數千。以當十萬。臨驢驍突。略傲。高軍委詐昨占。吳收支吾。則鄭師之善戰。亦足豪矣。清人得臺。改設府縣。調兵分防。以總兵一員駐府治。水師副將一員駐安平。陸路參將二員分駐諸鳳。兵八千名。澎湖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皆調自福建各營。三年一換。謂之班兵。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役。全臺俱沒。及平。廷議以澎湖爲海疆重地。欲修繕兵於此。而臺灣設副將。裁水陸兩中營。調兵藍廷珍以爲不可。上書總督滿保曰。若果臺鎮移澎湖。則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識海外情形。憑臆妄斷。澎湖太重。不知臺之視澎湖。猶大倉一粟耳。澎湖不過水面一沙堆。山不能長樹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禦。形勢不足爲依據。若一二月舟楫不進。則不待戰自斃矣。臺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常。其地亞於福建一省。論理尙當增兵。易總兵而設提督五營。方足彈壓。乃兵不增而反減。又欲離其帥於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將處之乎。臺灣總兵果易以副將。則水陸領去咫尺。兩副將豈能相下。南北二路將止去副將一階。豈能俯聽調遣。各人自大。不相統屬。萬一有事。呼應不遑。移誤封疆。雖守其台。澎湖至臺雖僅二百餘里。順風揚帆。一日可到。若天而不清。鷗鳥連綿。決旬累月。莫能飛渡。凡百事宜。兼長兼及。以澎湖總兵控制臺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金牛。雖有重賞之力無所用之。何異棄臺灣乎。

「臺灣一去。漳泉先賓。閩浙江廣俱各收食不事。即山左遼陽皆有邊患」。好珍無難。以爲此土萬不可委去。若運部議而行。必誤封疆。望部正督。且賜明示。滿保入告。提督姚堂以爲言。乃罷議。雍正二年。詔曰。臺灣換班兵丁。戍守海外巖疆。在臺支給糧餉。其家口若無力養贍。則戍守必致分心。每月着戶給米一斗。唯內地米少。可動支臺米。運至廈門。交與地方官。按戶給發。務使均沾實惠。是爲帶米之始。五年。詔曰。臺灣防汛兵丁。例由內地派往更換。而該營將弁往往不將勤慎誠實得力之人派往。以是兵丁到臺。不遵約束。放肆生事。歷來積弊。朕甚惡之。嗣改臺灣班兵。着該營官挑選派往。如有不法。或經發覺。該營官一併議處。六年。遣兵王郡奏言。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內地派撥。而其中有諱字挖工練手斗手硬手等。向來多係僱募。本地之人冒頂姓名。并非真有兵丁。請照例丁之例。就地招募。詔以海洋操練水師。確練斗硬關係甚重。若不換內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執司其事。似有未便。遂於臺北之內。挑選兵丁。着兵部妥議具奏。初班兵來臺之後。鄉里不同。互分氣類。故從前分散各營。至是上郡奏請釐正。以便訓練。不許。詔曰。駐臺兵丁軍器。悉係各營自製。是以易於破壞。將內地精良軍器。給與臺軍。亦非善策。着該營撫於存公項內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至臺之日。又着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倘有不堪使用者。即據實奏參。七年。詔以臺灣兵丁。每年費銀四萬兩。以爲毫贍家口之用。着總督等均勻分派。按期給發。以示朝廷恤兵之意。初米一貴之役。漳浦監軍元從軍。以平線以北。地長八九百里。山海輿圖。民番錯雜。而委之北路一營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議於半線設縣治。而設參將於竹塹。以司北路。十一年。召陞臺灣鎮總兵爲掛印總兵。治方印。添設城守營左右兩軍。改北路營爲三營。以副將駐彰化。副以中營都司。而左營守備駐諸羅。右營守備駐竹塹。各有增設。於是臺灣之兵計有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名。然積弊漸深。軍律廢弛。兵驕將惰。爲害閭閻。一旦有事。潰敗四出。而禍不可收拾矣。乾隆五十二年。彰化林爽文起事。鳳山岑大田應之。攻陷城邑。兵不聽戒。詔命大將軍福康安領侍衛巴圖魯。以楚蜀粵黔之兵九千名。歷夏放月。始平。則臺灣班兵之不可用也明矣。當是時導人化番效命軍前。頗收贊助。事後。奏設屯丁。廣募義民。添用馬兵。稍爲補助。民陽助而從

軍在廈。以鹿港處彰化之口。勢控南北。議移縣治於此。駐紮總兵。居之調度。總督李侍堯請之。未及入奏。五十二年。始以安平水師左營游擊移駐鹿港。自是以來。北部日拓。迅速鳴榔。且及臺東。嘉慶十五年。改淡水都司爲水師游擊。兼管陸路。南至新莊。北及關界。而水師則遠藤澳。以爲臺北之干城。道光四年。又陸水師游擊爲參將。其時淡水東北悉已開墾。移民漸至。而噶瑪蘭又爲山海險阻。生番山後。海寇窺伺。遠距淡水可六七日程。統御莫及。總督趙慎軫議移北路副將於竹塹。以右營守備爲中營。中軍都司爲左營。駐彰化。中軍守備爲右營。駐鹿港。福建水師提督不可。乃留副將於彰化。而駐中營。當是時臺灣班兵積弊已甚。嘉義陳霞躍上書大府。請裁該營。募鄉勇。募鄉勇亦主其議。同知魏瑩以爲不可。議之曰。比聞大府撤下。議改臺灣班兵。召募上著。愚竊以爲過矣。臺灣一鎮水陸十六營。額兵一萬四千六。五十有六。自僻撫兩院。水陸二堤。漳州汀州建寧福寧海壇金門六鎮。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屬。五十八營抽撥更戍。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數十人。其到臺也。分布故處。每內一營分臺營者十數。極多不過百人而已。匪特三年之中。分起輪班。出外收營。紛紛點調之煩。配坐梢船或商船。重洋風濤。幾有漂溺之患。而且戍臺之兵。既有兵精。又有奔米。咸費王供數十萬石。何所取而必爲之哉。蓋嘗推源其故。竊見列聖謨猷深遠。與前人立法之善。而不可易也。夫兵內戡危。以防外侮。先慮內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家室也。邊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家室。心懷首鼠。苟有失守。則相率以逃。募楚朝秦。是其常態。若用爲兵。雖頗收不能典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瞻其家室。使之盡力疆場。然後亡軀效命。臺灣海外孤懸。緩急勢難策應。民情浮動。易爲反側。然自朱一貴林爽文陳周全等逆寇亂。屢萌。卒無兵變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顯戮。不敢有異心也。前人猶慮其難制。分布散處。請雜相維。用土爲保衛。今若罷止班兵。改爲召募。則以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有不虞。彼先勾結。將帥無所把握。吾恐所憂甚大。不勝言矣。其不可一也。兵者戰耕之用。必使常勞。勿任宴逸。自古召募將戍者十午。勞苦爲先。手執戈矛。身披重鎧。雖遇寒多雨雪盛夏炎熱。而大戈當前。亦將整旅而進。荷卜易爲安。

逸。何能殲策爭先。故操技藝。習奔走。日行荆棘之叢。夜宿冰霜之地。寒能毒體。暑可重衣。然後其兵可用。今營制訓練。各有常期。將弁操演。親同故事。惟壯兵出營。約束煩雜。且以數十處不相習之人。萃爲一營。彼此生疎。演勢難盡一。將弁操演。即欲不時勤操演。有所不能。是於更換之中。卽寓習勞之意。蓋以貴能將帥。講習訓練。斯成勁旅。若改爲召募。則日久安閒。有兵與無兵等。其不可二也。兵者猛士。以勇敢爲上。勝敗在於呼吸。膽氣練於平時。百戰之兵。所向無前者。膽氣壯。故視敵輕也。古者名將教士。或臥崩岸之下。或置諸虎狼之窟。所以練其膽氣。使習蹈危機而不懼。然後大勇可成。盛洋之涉。亦可謂危機矣。駭浪澎湃。茫無畔岸。巨風陡起。舵皆撓歌。舟師散髮而呼神。隣船漂流而破碎。大魚高於邱岳。性命懸於鴻毛。若此。一班兵往來頻數。習而狎之。膽氣自倍。一旦凶鋒鏑。冒矢石。庶不致畏葸而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卽遇變故。亦往來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今若改爲召募。免其涉險。則恒怯性成。遇難望風先走。膽氣既無。鮮不潰敗。愛之適足以死之。此非國家所以養兵之意。其不可三也。以必不可易之制。而欲變更。是以臺地視同內地。毋乃於列聖謨猷。前人美意。有未之深思者乎。然大府之所以議改者。亦自有說。請釋其疑。可以無惑。一曰節糜費。閩省兵精僅能支給。自林陳蔡三逆軍興。各府縣運穀赴省。積貯空其大半。額年買補。尙缺額者十數萬石。而臺灣每歲運穀。不能呵至。各勸倉穀。墊放兵米。舊貯未滿。又有新借。各縣藉口不免虧空。且臺灣新設縣一營。兵米不敷支給。是閩省倉儲頗形支絀。若改壯兵爲召募。則內地養米一項。歲可省穀數萬。數年之後。不惟補足。且有贏餘。並可減運。以給賑解兵米。此節糜費之說也。殊不知內地儲倉。並不虧於軍需。而虧於官吏。軍需既絀。歷年採買。不難報效。所慮者有採買之名。無實穀之實。及至交代。輾轉流抵。虛報存倉。至尋穀不過運期稍過。雖明借墊。運到卽還。何至虧空。若賑解不敷兵米。臺地尙有別款可籌。何必貪節省之虛名。而誤日年之大計。二曰處游民。臺地口繁難戒。而港汊紛歧。自鹿耳門鹿港八里岔二正口外。南路則打鼓港港大港喜樹仔。北路則笨港五條港大甲吞霄後壠中港大安島石港。其他私僻港口。不可勝紀。無業之民。偷渡日多。非遊聚市廛。則肆爲盜賊。捕治不勝其衆。若募爲

兵。若輩有可資主。所以以爲之也。自是游民之說也。不知召募一領有官。而游民之說無限。不爲兵者。又將何以處之。自若輩相遊無根。小不遂意。反成犯法。則逃去無所顧忌。若操之稍急。又鼓噪爲變。一旦羣民蠢動。此輩皆其逆黨矣。況臺地等處。素分黨類。切顧敵愾。將弁帶兵彈壓。非彼之仇。即彼之黨。不更助之亂乎。其患無窮。不待智者而決矣。三曰免煩擾。臺灣班兵三年抽換。往來絡繹。則有造冊移報之煩。缺額事故。則有補募案牘之煩。臺灣鹿港蛇江廣防四屬。紀船候渡皆無虛日。內五十八營。外十六營。收營出營者屬於途。且出營出營之代。多不還東。紛紛歸。帶八員弁。此則虎狼。地方邊縣更難於治問。若改爲召募。則諸弊皆去。此免煩擾。說也。不其尤爲緊要。蓋邊疆之勞。雖營務。各有其事。倘其出營滋事。一則足以安之。若慮煩擾。務求安便。此非簡民醉之區所宜講求。而非所以施於緊要。況海外班兵之事乎。然則由是而考之。其害甚大。由後三者。亦無所利。吾不知敵者何取。而輕改舊章也。夫老將首兵。計出萬全。忠臣謀國。期於久遠。事必在其利害。而利之所至。非即在焉。亦視其大小何如耳。班兵之制。於今一百餘年。其弊雖不盡如此。其利則亦甚多。而改爲召募。則其害不可勝言。並無所利。可以決所從違矣。又曰。班兵之不易如此。則大府在易也。其誤明矣。吾聞大府八觀。皆面軍事。已得會旨。必有言乙其切者。此可謂而知也。以爲兵不待力。宋一貴之也。全臺陷矣。林爽文之亂也。南北俱陷。不敵者郡據耳。陳全周之亂也。始陷彰化。卒來之亂也。始入延平新莊。既陷鳳山。福州仔尾。郡城受攻。三月。班兵不能成戰。皆賴義民之力。繼以大兵。而後殄滅。是爲班兵不得力之明證。噫此文武諸寇之罪也。班兵何面乎。臺灣地沃而民衆。糖鹽漁米之利。北至天津山海關。南至寧波上海。而內訖九州原泉數部。民商之力既饒。守土者不免噬肥之息。太平日久。文恬武嬉。惟有色宴樂是娛。不講訓練之方。小間民間疾苦。上下隔絕。百姓怨嗟。故使蠢人伺隙生心。得以緣結爲亂。倉卒起。文武皆奔竊在夢中。一貴致亂之由。言之使人指恨。後來者不知爛成。久而漸忘。又有夷文之事。陳周全本陳光愛餘孽。誅之不盡。及彰化米貴。匪民肆搶。臺守馳往。傳擒治二十餘人。粉飾其事。置周全不問。以致縱成大患。前旌而滿。臺大府續設海

上十餘年。以重利啗結岸上匪類。受僞廣者萬餘人。一旦揚帆直入。匪民內應。故得直薄郡城。此皆諸臣經略不足。於募兵何尤。藉使不設班兵。當時已召募。能保無事耶。然吾聞宋一貴亂作。文員先與妻子走避澎湖。是以人心無主。總兵歐陽凱力戰死難。若林爽文初據嘉義。總兵柴大紀一出而殲賊復城。陳周全別股賊首王快攻斗六門。千總龍昇騰以兵百人。敗賊千數。蔡逆攻臺。澎湖副將王得祿以水師兵六百人。破賊數萬於洲仔尾。不三年卒藏叛逆。臺人至今猶能言之。則是班兵非不付力。顧用之何如耳。而欲改變舊制。豈理也哉。抑臺營今日有諸講者五事。一曰無事收藏器械以肅營規。二曰演驗軍裝鎗礮以求可用。三曰選取教師學習技藝以備臨敵。四曰增設礮礮營兵以資防守。五曰移駐北路副將以重形勢。臺灣班兵器械。除職位鎗礮外。皆由內地各兵配帶。因難派各營。恐有遺失。皆自行收管。不交弁備。然分類之習未除。每口角細故。彼出械相鬥。將神不及彈壓。已致傷人。雖加屢嚴懲。此風不免。良由器械在手。易於逞凶故也。今宜定制。自入營點名之後。所有器械編號書名。交本營守備收入庫局。惟操演教習。差派出營。逐捕盜賊。按名散給。無事則皆繳收。不許執持。各汛距營稍遠。亦交千把總收管。如此則手無挾持。平時可免械鬥。而營規整肅矣。武備之用。利器為先。藤牌為鎗長矛半斬腰刀。在在必須堅利。大小礮位一發擊賊數十人。尤為取勝要具。臺營軍裝。惟火藥礮礮由內地運給。自行煎煮。其餘皆由省局製造。委參遊諸大員解運赴臺。舊壞者收回繳省。舊見刀刀脆薄。不堪砍斫。每斬決囚犯。僅一耳用而缺。藤牌甚小。圓圓不過三尺。牌尤輕薄。此僅利操演時騰舞輕便耳。若以臨敵。不足遮敵矢口。烏鎗尤短。不可及肩。安能中遠。至於礮位雖多未經熟練。又提難和砂。礮地稍重。耳即斷。火門又或欹斜。往往炸裂傷人。至於不敢演。武備若此。雖有健銳。亦難勝敵。向者出局交營。皆預瞻情面。草率收受。貽誤軍情。莫此為甚。今宜嚴定制度。務以厚大堅利為主。鎗礮必經委員當面演放。並由鎮道督驗。然後收管。否則駁回另造。且治工匠以應得之罪。如此則省局不敢偷減工料。委員不敢徇情所運。臺營不敢草率點收。而軍裝可期堅利矣。營制操演弓箭烏鎗藤牌刀矛。各有用法。進退跳高。騰走擊刺。各有規矩。平時皆撫提鎮校閱之時。皆按一定陣圖演習。此不過死法陳規。練其步伐耳。及至低遇

敵衝鋒。則臨應變。惟以勇取便捷。營爲上。必使手與器調。器與心調。心與伍調。伍與弁調。弁與將調。然後千人一然。衆志成城。無不克敵之理。每見市中無賴。習有臂力相向。一營之中。豈無嫺長技藝之人。苟能留心拔取。使爲衆兵教帥。朝夕訓練。將裨親自董率。日省月試。考其優劣。能數十人以上者賞。百人以上者拔用。如此則人爭以技藝見長。勁旅可成。臨敵必能制勝矣。噶瑪蘭新開。額駐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戰兵二百六十名。守兵一百四十名。歸延輝水師遊擊管轄。所撥班兵。皆用上游四府。惟蘭境北至三貂。南至蘇澳。邊界橫亘百餘里。三面皆山。口隘二十處。皆生番出沒之所。東臨大海。其內港則爲石加禮宛二口。自三月至八月。港道通暢。民人販載米石。小船絡繹。外洋則蘇澳龜山雞籠洋面。南風司令。每有匪船遊弋。防堵尤要。蘭地僻遠。存臺灣極北山後。距郡十三日程。距淡水六日程。中隔三貂大山。徑窄溪深。極爲險阻。設有不虞。百人可以梗塞。今額兵僅四百名。分守汛防。未始單薄。須添設戰兵一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設都司大員統之。駐五圍城內。守備移駐頭圍。千總移駐三貂。更設在城千總一員外委二員。始足以資彈壓。惟設兵即須籌餉。竊見蘭地兵米餉銀。皆就蘭廳止供除租支於。每歲銀數皆有盈餘。穀約五千石。餘租銀二千。今若抽撥戰守兵二百名添防。則歲增兵米七百二十石。不過用穀一千四百四十石。歲尚有餘穀矣。增設兵餉。戰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餉銀一兩四錢。守兵八十名。每名月餉銀一兩。歲約用銀二千九百七十六兩。都司全年俸薪馬乾養廉銀四百四十九兩。千總俸薪馬乾養廉銀一百九十二兩。外委養廉銀三十六兩。增設各兵加餉銀九百五十二兩耳。凡共需銀四千六百餘兩。蘭廳餘租一項。頗有盈餘。官弁廉。戍兵加餉。足敷支給。至此項額兵。若再從內地抽撥。似有紛。蘭軍冊內。該郡城內北城守營將一員。兵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北路左營都司駐嘉義。兵一千二百八十二名。額兵頗多。今若於城守及嘉義二營中酌量抽撥。即可足額。且蘇澳另籌餉銀眷米。如此則蘭營兵力爲單弱之虞。而防守更爲周密矣。臺灣府治東南至脚環四百五十里。北路至蘇澳一千二百餘里。以形勢而論。南短北長。崇境未開。初設北路副將一員。中營都司一員。額兵一千二百三十八名。駐彰化城內。轄嘉義都司爲北路左營。竹塹守備。額兵七百二十六名。爲北路右營。駐新莊以上空



故嘉慶九年。蔡逆從滬尾登岸。徑至新莊。後乃議設滬尾水師一營。駐遊擊一員。以猛將營守備。陸路兵八百七名。及蘭營陸路守備。省歸管轄。所以兩營陸路皆轄於水師遊擊者。北路副將駐彰化。麗長莫及。故爲一時權宜之計耳。滬尾游擊所轄洋面。上自蘇澳。下至大甲。八百餘里。中隔雞籠。須候南風。由雞籠至滬尾及於大甲。須候北風。此一路淺澳最多。向爲匪船出沒之所。哨捕稽查。殊爲不易。今更統以陸路。實有顧此失彼之虞。一旦以蘭有事。仍不得力。愚意不若以北路副將移駐竹塹。改右營爲中營。抽撥彰化營額兵二百名。輕騎營額兵一百名。竹塹守備。加都司銜。隨同副將駐紮。改彰化都司爲北路左營。改輕騎守備爲北路右營。同蘭營守備。共四營兵。統歸副將管轄。其嘉義所轄、駐左營都司。改歸郡中城守營參將管轄。如此則北路副將中權淡水。南可以應彰化。北可以應猛將營。形勢始爲扼要。郡城可無北顧之憂。而猛將水師游擊惟盡心洋面。以專責成。水陸兩路皆可得力矣。以上五條。實爲目前臺灣之急務。見諸施行。必有實效。然自古治法莫如治人。苟守土之官。平時廉正公明。勤於政事。不貪安逸。吾知臺人必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雖有姦宄。不敢萌心。卽萬一不虞。而吾以有備之兵禦之。再以子弟之民助之。有不旦夕撲滅者。未之有也。又何致十靡宸衷。遠煩數萬大兵。耗費無限之糧餉也哉。初登以此議上總兵。極以爲然。已而懷終行閩。見之。乃罷。復探其言。增改臺北營制。先是總兵達洪阿以臺灣駐兵廢弛。頗有怠愒。選六百人。練爲精兵。歲餉銀二萬五千餘緡。巡道周凱知之。飭府縣捐助一半。及挑登至。飭屬酌議。鳳山知縣曹瑾以爲不可。略謂臺灣孤懸海外。中鐵內地五十二營之兵。三年一班。吏胥廢弛。人既雜同材力不一。時既暫則考校多疏。將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從前借事。職比之由。則訓練誠匪也。顧練之云者。能惟是有兵六百。遂可恃耶。康熙。朝廷慎重海疆。額設水陸步戰守兵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名。無一非鎮帥之兵。卽無一非鎮帥當練之兵。凡各營操演之時。臺游以上。有犒賞。戍兵所得。較之內地倍多。本是以固其心而作其氣。其所以不練不精者。乃弁兵之辜恩。非朝廷之吝賞。今議者不務遵守舊章。申明紀律。而動議變增。謂所練之兵。僅全臺二十分之一。而所賞較不兵糧倍之。試思朝廷設兵。原無彼此。此而當練。孰不當練。此而可精。孰不可精。如必

厚賞而後精。則非厚賞遠不必精。厚厚賞而後練。則非厚賞併不能練。是必虛捐數十萬金。以爲全臺練兵之需而後可。如其不然。是予各兵以藉口之端。而開各營推諉之漸也。且臺地綿亘一千餘里。精兵六百。以之自衛則有餘。以之衛人則不足。一旦南北交警。此六百人者。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勢不能不驅未練未精之人。相與從事。況費之所出。非官則民。查一縣捐銀。每歲數幾位萬。已未能按款批解。今又加以千餘。名曰捐廉。實則挪移公項。此派之官者之不可行也。若取之於民。則臺民數經兵燹。十室九空。加以亢旱頻年。則素封之家。所入不敷所出。此取之民者之不可行也。惟是練兵之舉。將及三年。既議停止。必籌安置。計惟就現練精兵之中。擇其年力精強技藝嫺熟者。分插各營。使之轉相教習。除本營自照例。於三六九操演外。鎮軍南北巡閱。再按名操。蓋謂之政。備在中樞。實力奉行。何施不可。是鎮兵雖有自練之名。而通臺皆宿重兵。人人可成勁旅。官民之間。胥受其福。鎮道從之。及其人之役。招募鄉勇六百名。增給餉糈而訓練之。漸次以及各營。然營制之壞。衆口同聲。戍守之兵。借住民家。包娼聚賭。挾械以嬉。而復各分氣類。私設公廳。倚角爭鬪。營乃移鎮所設。勒令歸營。其無資者。籌款以給。而議多未行。二十八年。巡道徐宗幹。繼成之。宗幹之議。一曰都守以上不用閩人。都守以下不用漳泉人。二曰裁減精兵一半。以其經費。修理營房。分營居住。三曰非屬操演有事之時。軍裝器械。一概繳庫。四曰城內酌留精兵若干。餘則撥添各汛。隨時調遣。五曰換班之年。不准逗留。六曰調戍之期。漳泉分議。七曰減調提標之兵。到臺分撥外汛。八曰道府廳縣多差屯丁鄉勇。隨時練習。以補兵力。書上。大府從之。而班兵稍受約束。然綠營暮氣。濡染已深。各省皆然。雖有名將不能驅策。洪軍之役。望風而靡。湘淮諸傑。乃出而練勇營。立功致果。而彰化林文察亦率鄉勇數百名。轉戰閩浙。攻城克邑。所向告捷。於是募勇之名聞家曲。以其尚武習勞。堅毅矯捷。而足與其生死也。同治八年。奏准裁汰額兵。增給餉糈。於是全臺設總兵。副將三。參將四。游擊四。都司九。守備十。千總十七。把總四十一。外委十六。馬兵七十。戰兵三千一百四十六。守兵四千四百八十八。而勇營漸用矣。牡丹之役。斷小。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一准軍任之。遂嚴大改營制。疏曰。查臺灣營伍廢弛。曾經屢次奏陳。上年

府城挑練兩營。毫無起色。諒將營實林茂英等毒草在案。府城如此。外縣可知。是其積弊之源。尤所罕見。汛弁干與詞訟。執案兩規。兵丁巧避差操。雇名頂替。而班兵來自內地。各分氣類。偶有匪賊之怨。立即聚衆門毆。且營將司弁兵之叱責。弁兵恃營將爲護符。遇有兵民涉訟。文員移提。曲爲庇護。聞有文員移營會辦之案。亦必多方刁難索。而匪徒早聞風遠颺矣。種種積習。相沿已久。皆由遠隔海外。文員事權較輕。將弁不復顧忌。非大加整頓不可。臣等查察情形。計無遷於兼汛併練者。蓋分汛處撤。則驛驛擅擾。不難自除。併營操練。則汰補強。新歸有用。臺地除澎湖兩營外。尚有十五營。擬仿准楚軍營制併併。以五百人爲一營。將臺南鳳山嘉義三營。調至府城。合府城三營安平三營爲一支。專顧臺鳳嘉三縣。其北路協副將所轄中右兩營。合鹿港一營爲一支。專顧彰化一帶。艋舺滬尾噶瑪蘭二營爲一支。專顧淡蘭一帶。均各認真訓練。扼要紮。遇地方有事。接准劉副移撥。立時拔隊。不准延宕。其兵丁換班。因多疲弱。而就地招募。亦利弊參半。尙須詳加察看。願立法惟在得人。而事權尤宜歸一。現既巡撫來臺。似應歸之統轄。千總以下。卽由巡撫考拔。守備以下。仍舊同總提督揀選調補。並將鎮總兵應請撤去掛印字樣。并歸巡撫節制。如叢俞允。伏懇飭部另行額換該總兵官關防。以昭遵守。臺地延袤一千餘里。處處濱海。皆可登岸。陸防之虞。尤甚於水。而臺城以安平爲屏蔽。安平向設臺協水師副將一員。所轄三營。中右兩營都司駐安平。左營游擊駐鹿港。現擬改爲陸路。府城既有巡撫憲率。又有道員同辦。總兵擬請移駐安平。卽將安平協副將裁撤。以鎮中營游擊總兵駐安平。其臺協水師中右兩營都司改爲鎮標陸路左右兩營都司。原設臺協水師左營游擊改爲臺灣左營游擊。歸北路協副將管轄。守駐省。改左營爲中營。卽以中軍參將領之。原設臺協水師左營游擊改爲臺灣左營游擊。歸北路協副將管轄。守備以上弁兵缺額。均仍照舊。至巡洋艇船。萬不及輪船之便利。應將閩省現造輪船。分撥廣用。臺澎各營現備存拖船八號。俟下屆修時。應請裁撤。歸廠變賣。以節糜費。疏上。耗議以臺灣巡撫尙未定設。未可輕易營制。乃於鎮標併置練勇。而綠營如故也。於時新設恆春縣。以鎮標左營駐防。而右營兼巡邏。光緒十年法軍之役。劉銘傳督師臺灣。自率淮軍十營。以當防守。且檄文察之子朝棟。募臺勇。赴前敵。及。銘傳任巡撫。

臺灣防務。清賦撫番。次第舉行。議裁壯兵。又不許。乃汰其老弱者。以汛兵改爲隘勇。而將水師配駐澎湖。陸副將以總兵。蓋以此時之臺灣。非如昔日。列強東顧。虎視狼貪。事勢之來。一息千里。自非整軍經武。權宜危急。未足以圖存也。十一年六月。閩浙總督楊昌濬奏旨。福建島嶼林立。海患險惡。籌防之難。甲於他省。而臺灣孤立重洋。物產豐腴。久爲各國所窺伺。此次法禍之起。獨趨福建。先毀馬尾舟師。以斷應援之路。繼則肉薄基隆。分陷澎湖。無非爲存全臺之計。仰仗天威。越南大捷。法人悔禍。和。臺灣危而復安。使風拔不死。固未嘗一日忘也。從前丁日昌在臺創議各事。實爲至要之圖。惜未及成而去。今防務已鬆。善後萬不可緩。而省城饑饉不及。應否請派重臣駐臺督辦。中國海面遼闊。在在須防。諮詢水師爲三路。北洋設於津。兼顧奉東各口。中洋設於吳淞。兼顧浙江定鎮。南洋設於臺灣。兼顧廣東瓊崖。分布要害。聲息相通。外侮之來。無從克濟。部議以南北兩洋既設海軍。若臺澎新置水師。需費巨大。應須他日。故銘傳亦有志未逮也。初臺灣分巡道未有兵權。但率練勇。以理鹽政。及道光四年十月。始加營務處。頒給督辦軍務關防。得以調度戎機。奏行賞罰。然大權仍在總兵。十二年。銘傳設營務總處於臺北。隸巡撫。以道員盧本揚任之。中南各路設營務處。節制軍事。又設支應局。隸布政使司。理糧餉。其時分駐各營。北路爲定海四營。基隆爲銘字四營。中路爲樟字三營。南路爲練勇四營。後山爲鎮海八營。澎湖爲安字四營。各洋式軍械。而綠營漸廢矣。十三年十月。銘傳奏言。臺灣綠營。額設水師七營。陸師十一營。共兵一萬四千餘名。自同治八年。前督臣左宗棠奏准裁兵加餉。存兵七千七百餘名。道光緒三年。前撫臣丁日昌復奏請汰弱留強。暫停募補。至光緒八年。經臺灣鎮總兵吳光亮核明以故續裁。實在兵數四千五百餘名。年支餉銀十七萬餘兩。此後如有革故。隨時募補。是爲水陸現存兵額。是月二十日。戶部咨開。閩省現在裁減水陸額兵一成。以節餉需。臺灣綠營兵額。能否照裁。由中臺灣巡撫酌度情形。迅速議覆。銘傳奏言。臺灣地方遼闊。額設兵丁歷次裁減。僅存四千五百餘名。現在改爲行省。分治開山。拓地日廣。設汛益多。不足分布。以今觀之。實不能再行裁減。從之。法軍之役。設轉運局於上海。以輸餉械。而臺灣孤懸海上。一旦封港。航運莫至。則坐而待斃。淡水產產硝磺。可製火藥。是

年設軍械總局於臺北。以記名提督劉朝幹爲總辦。聘德人彼得蘭爲工師。自製槍彈。供軍用。又設火藥局於基隆。水雷營於基隆滬尾。南北各口增築砲臺。訓練砲兵。計費二百一十餘萬兩。夫銘傳之治臺。不獨辦防練兵已也。造鐵路以通之。行郵船以輔之。振殖產以裕之。闢財源以養之。改內政以新之。設教育以明之。使民能知義。國無患貧。而兵乃可用。夫兵者所以養壽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攻則破。節制之師也。臺灣之兵雖未及此。而銘傳能整飭之。以防禦外侮。亦可用也。

#### 鄭氏武官表

止總督 水歷三十二年設以左武衛劉國軒任之表賜尚方劍專征伐

副總督 水歷二十二年設以後提督吳淑任之

勇衛

侍衛

左武衛

右武衛

左虎衛

右虎衛

正提督

副提督

中提督

副提督

後提督



鄭氏各將軍表

左龍驤將軍	永歷三十五年以鄭明任之
右龍驤將軍	永歷三十五年以鄭智任之
征北將軍	永歷三十二年以劉國軒任之
平北將軍	永歷三十七年以曾瑞任之
定北將軍	永歷三十七年以王順任之
平西將軍	永歷二十九年以吳淑任之
寧南將軍	永歷三十一年以劉永忠任之
安東將軍	永歷二十九年以劉炎任之
澎湖將軍	永歷二十八年以張學堯任之
澎湖將軍	永歷二十八年以馬應龍任之
破虜將軍	永歷二十八年以武弘誤任之
平虜將軍	永歷二十八年以吳淑任之
征虜將軍	永歷三十年以張國助任之
滅虜將軍	永歷三十年以苗之秀任之

鄭氏陸軍各鎮表

勇衛前鎮 每鎮分中前後左右五協又有總理驍騎鎮領兵四協由鎮帥主之

勇衛後鎮

勇衛中鎮

侍衛前鎮

侍衛後鎮

侍衛中鎮

左武衛前鎮

左武衛後鎮

左武衛中鎮

右武衛前鎮

右武衛後鎮

右武衛中鎮

左虎衛前鎮

左虎衛後鎮

左虎衛中鎮

右虎衛前鎮

右虎衛後鎮

右虎衛中鎮

中提督前鎮

中提督後鎮

中提督中鎮

與勇衛同

與勇衛同

與勇衛同

與勇衛同

與勇衛同

與勇衛同





援剿後鎮  
援剿中鎮  
援剿左鎮  
援剿右鎮  
果毅前鎮  
果毅後鎮  
果毅中鎮  
果毅左鎮  
果毅右鎮  
宣毅前鎮  
宣毅後鎮  
宣毅中鎮  
宣毅左鎮  
宣毅右鎮  
楊威前鎮  
楊威後鎮  
楊威中鎮  
楊威左鎮  
楊威右鎮  
建威前鎮









樓船前鎮  
樓船後鎮  
樺船中鎮  
樓船左鎮  
樓船右鎮  
水師前鎮  
水師後鎮  
水師中鎮  
水師左鎮  
水師右鎮  
水師一鎮  
水師二鎮  
水師三鎮  
水師四鎮  
水師五鎮  
水師六鎮  
水師七鎮  
水師八鎮  
水師九鎮  
水師十鎮

鄭氏臺灣及各屬守將表

臺灣府 永曆十五年設以周金武仕之

北路總兵 永曆三十五年設以左武衛何祐任之智武鎮李茂爲副駐雞籠

承天府守將

安平鎮守將

鹿耳門守將

澎湖守將

淡水守將

思明州守將

南澳守將

銅山守將

達濠守將

南日守將

舟山守將

清代臺灣水陸各屬表

營鎮 中營 康熙二十二年設駐府治

鎮守 臺灣總兵官一員 康熙二十一年設雍正十一年撤撤山東沿海之關爲掛印總兵給方印

海軍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二員 同治八年裁一員

把總四員 裁一名

汛委五名 裁一名

額外三名 裁一名

馬兵二十四名 裁十二名

戰兵三百八十二名 裁一百三十五名

守兵四百三十名 裁一百三十五名

計兵四百六十名除抽裁革故停募木桶者四十四名又抽配左翼練兵一百三十九名實存在營一百八十三名三名

鎮標左營 康熙二十三年設駐府治北路光緒五年改爲恆春營

鎮標右營 康熙二十三年設駐府治南路同治八年改爲道標營

臺灣城守營 雍正十一年設分爲左右兩軍

參將一員

左軍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二員

外委四名 同治八年裁一名

額外一名

馬兵七名

戰兵二百零五名 裁七十五名

守兵二百八十三名 裁一百名

右軍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同治八年裁

把總二員

外委六名 裁二名

額外一名 裁

馬兵七名 裁

戰兵二百五十名 裁九十六名

守兵三百四十五名 裁一百二十名

左右計兵三百九十二名除抽裁革故停募未補者二百四十四名又抽配左翼練兵二百三十三名分派八城及曠兵

一百六十七名暫存在營汛防者一百十五名

悅存營 光緒五年設駐防恆春

游擊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同治八年裁一員

把總二員

外委四名 裁一名

額外三名 裁一名

馬兵十四名 裁十一名

戰兵三百三十二名 裁一百五十五名

守兵四百名 以一百四十五名

討兵四百三十五名除抽練兵一百八十六名又派各汛一百十五名實存存營六十四名

道標營 康熙二十三年設撥額標右營守備一員左營千總一員左右營把總各一員三營兵各一百名六十年裁歸同治

八年再設陸游擊爲郡司駐防府治

都司一員 同治八年設

游擊二員 同治八年裁

守備一員 裁

千總二員 裁一員

把總三員

外委五名 裁二名

額外二名

馬兵十四名 裁十一名

戰兵二百七十九名 裁九十三名

守兵三百五十三名 裁八十一名

計兵四百六十一名除裁裁單故停募未補者一百三十名實在存營三百三十一名

南路營 康熙二十三年設駐防鳳山

參將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三員 同治八年裁二員

把總三員 裁一員

外委六名 裁三名

額外四名 裁一名

馬兵十名 裁

戰兵四百二十九名 裁二百五十三名

守兵五百八十名 裁三百三十六名

計兵四百二十名除挑裁半故停募未補者二百五十三名實在存營及汛防者一百六十七名下淡水營 雍正十一年設駐防下淡水

都司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三員 同治八年裁一員

外委三名

額外二名 裁一名

馬兵六名 裁

戰兵三百四十八名 裁二百十四名

守兵二百三十名 裁三十九名

計兵三百二十名除挑裁半故未補者二百零三名實在存營及汛防者一百二十七名

北路協中營 康熙二十三年設參將駐諸羅縣治雍正十一年移彰化設副將增爲中左右三營

副將一員 雍正十一年設光緒十四年移駐埔里社

都司一員

千總二員 同治八年裁一員

把總四員 裁一員

外委九名 裁三名

額外五名 裁三名

馬兵十四名 裁

戰兵五百四十七名 裁二百三十九名

守兵六百六十三名 裁二百十七名

計兵七百五十四名除裁裁革故未補者四百六十八名又調防埔裏社一百七十二名實在存營及汛防者一百十四名

北路協左營 雍正十一年設駐防諸羅後稱嘉義營

參將一員

都司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三員 同治八年裁二員

把總四員

外委十名 裁五名

額外四名 裁一名

馬兵十四名 裁

戰兵五百七十二名 裁一百九十七名

守兵六百十二名 裁二百三十四名

計兵六百九十四名除挑裁革故未補者三百八十八名又抽練兵七十二名實在存營及汛防者二百三十四名



戰兵二百六十五名 裁九十名  
守兵四百二十七名 裁一百七十一名

計兵四百三十二名除裁革故未補者二百二十五名實在存營及汛防者二百零四名  
溫尾水師營 歸巡撫總管轄

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同治八年裁

把總二員 裁一員

外委四名 裁二名

額外二名 裁一名

戰兵一百一十五名 裁三十二名

守兵三百三十七名 裁六十名

計兵二百六十名

鳴瑞關營 嘉慶十八年設守備駐五國錄經營游擊道光五年改設都司而移守備於頭關

都司一員

守備一員 同治八年

千總二員 裁一員

把總二員 添設一員

外委四名 裁二名

額外三名 裁二名

戰兵四百五十五名 裁三百零二名









### 清代臺灣水陸汛防表

設有駐兵謂之汛。撥兵分守關之隘。汛防之設所以保地方。而堵兵竄以傳軍警。是為綠營之綱。雖自成國以來。漸用練勇。新建之地。分駐營哨。而綠營僅有其名。迨同治八年。裁兵加餉之後。汛防多所裁廢。至今更無用矣。茲將所存者具如左。

#### 城守營左軍

府城汛 舊設把總一兵八十五裁存五十八今設一十八名

南廠臺舊 歸府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塗擊臺舊 舊歸府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崗山汛 舊設守備一把總一兵一百五十五裁存一百零八今設一十八名

大湖舊 舊歸崗山汛分防設兵十三裁存五今設一名

半路竹埔 舊歸崗山汛分防設兵六今裁

羅漢門汛 舊設千總一外委一兵七十七裁存六十一今設二名

木岡汛 舊設外委一兵二十八裁存十八今設二名

旗澳口汛 舊設外委一額外一兵八十一裁存三十二今設二名

鹽水埔汛 舊設外委一兵十九裁存十四今設二名

埤仔頭埔 舊歸府汛分防設兵十故屬鹽水埔汛設兵五今設一名

港崗埔 舊歸鹽水埔汛分防設兵六裁存五今設一名

角帶園埔 舊歸鹽水埔汛分設兵五今裁

#### 城守營右軍



南路營

鳳山城汛 舊設守備一把總一外委二額外四兵五百二十名存二百六十五今設一百四十一名

埤仔頂塘 歸鳳山城汛分防

苦荬門塘 歸鳳山城汛分防

打鹿潭塘 歸鳳山城汛分防

舊城汛 舊設千總一兵一百十六裁存三十五今設八名

觀音山汛 舊設把總一兵七十五裁存三十五今設四名

小店塘 歸觀音山汛分防

阿公店汛 舊設外委一兵五十改設把總兵四十今設五名

二港塘 舊歸阿公店汛分防改屬崗山汛

攀桂橋汛 舊設把總一兵五十一裁存二十今設四名

土地公崎塘 歸攀桂橋汛分防

枋寮汛 舊設外委一兵五十裁存三十今設四名

石井塘 舊爲汛設千總一兵一百十五改歸阿公店汛分防設兵一名

水底塘 舊爲汛設千總一兵一百改歸枋寮汛分防

舊善寮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兵四十二改歸羅漢門汛分防

下淡水營

山猪毛口汛 舊設守備一外委一額外一兵二百裁存一百六十今設九十六名

萬丹汛 設把總一兵五十裁存四十今設八名

阿猴汛 設把總一兵十九裁存三十今設六名

阿里港汛 舊設把總一兵八十裁存三十今設五名

潮州莊汛 舊設外委一兵四十裁存二十今設四名

東港汛 舊設外委一兵三十裁存二十今設四名

新開塘 舊設汛設千總一兵二百改歸馬丹汛分設額外一兵十五今設二名

九塊厝塘 舊設汛設額外一兵二十改歸阿里港汛分防存兵五今設二名

北路協中營

彰化城汛 舊設都司一千總一外委一額外二兵六百零五裁存三七百十三今設六十名

八卦山汛 舊設外委一兵四十裁存二十今設三名

大墩汛 舊設外委一兵四十裁存三十今設五名

大里代塘 舊設汛設外委一兵五十改歸大墩汛分防存兵二十五今裁

葫蘆墩汛 舊設千總一兵八十改設把總一兵六十今設五名

四張犁塘 舊設汛設外委一兵三十改歸葫蘆墩汛分防存兵十四今裁

外攸汛 舊設把總一兵三十改設外委一兵二十五今設二名

沙磧塘 歸外攸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大肚塘 舊設汛設外委一兵十五改歸外攸汛分防存兵十今設四名

許厝埔汛 舊設汛設千總一兵六十裁 三十今設三名

南北投汛 舊設把總一兵八十五裁 六十今設七名

線山塘 舊設汛設外委一兵四十改歸南北投汛分防存兵二十二今裁

內木朗塘 舊設汛設額外一兵二十改歸南北投汛分防存兵十五今裁

燕霧汛 舊設把總一兵三十裁 十二今設十一名

奔遠崎塘 歸善營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東螺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兵二十改歸善營汛分防存兵十今設四名

沙竹嶺汛 舊設外委一兵二十裁存十四今設四名

鵝口塘 歸沙竹嶺汛分防設額外一兵二十今裁

二林汛 舊設額外一兵二十裁存十今設三名

第拾汛 舊歸善營分防設外委一兵十光緒十四年改額北路中營設兵三名

北路協左營 卽嘉義營

嘉義城汛 舊設守備一把總一額外四兵四百裁存三百四十今設一百十二名

城外汛 舊設把總一兵三十二裁存二十九今設九名

山底塘 舊歸城汛分防設兵五今設二名

八家溪塘 歸城外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水關汛塘 歸城外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牛稠溪塘 歸城外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店仔口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兵四十改歸城外汛分防存兵十今設四名

笨港汛 舊設千總一兵七十四改設把總一兵三十今設十名

候仔脚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兵十五改歸笨港汛分防存兵十今設四名

鹽水港汛 舊設把總一兵九十裁存三十今設八名

斗六門汛 舊設都司一千總一外委一兵一百六十裁存九十今設十名

虎尾溪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名兵二十四改歸斗六門汛分防存兵十今設四名

中路頭塘 舊斗六門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西螺汛 舊設把總一外委一兵七十四裁存十三今設八名

三條圳塘 歸西螺汛分防今裁

林杞埔汛 舊設外委一兵三十改設把總一兵三十今設十二名

水沙連汛 舊設千總一兵五十同治八年裁光緒十四年復設外委一兵五十名

他里霧汛 舊設外委一兵四十裁存三十今設十二名

蓬庫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兵三十九改歸他里霧汛分防存兵十今設四名

大崙<sub>山</sub>塘 歸蓬庫汛分防設兵五今裁

大莆林汛 舊設外委一兵三十裁存二十五今設八名

打貓塘 歸大莆林汛分防設兵五今設二名

北路協右營 卽竹塹營

竹塹城汛 舊設游擊一千總一外委一兵二百八十八裁存一百五十三今設一百四十四名

大甲汛 舊設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一外委一兵二百裁存一百零六今設十六名

後壠汛 舊設千總一額外一兵五十三裁存二十八今設七名

楊梅壠汛 舊設把總一兵六十七裁存三十六今設三名

大安汛 舊設把總一兵七十四改設外委一兵三十九今設三名

銅鑼灣汛 舊設把總一兵六十改設外委一兵三十一光緒十四年移駐苗栗縣城設兵五名

中港汛 舊設把總一外委一兵五十八裁存外委一兵二十九今設三名

桃仔園汛 舊設把總一兵二十五改設外委一兵十二今設三名

霄甯汛 舊設外委一兵三十裁存十六今設三名

斗換坪塘 舊爲汛設外委一兵四十改歸中港汛分防存兵二十一今設一名



海口塘 歸楊梅壩汛分防設額外一兵十二裁存六今設三名

香山塘 歸楊梅壩汛分防設額外一兵十裁存五今設三名

嘉志門 歸後埔汛分防設額外一兵三十八裁存二十今設九名

貓孟塘 歸大安汛分防設兵下裁存三今裁

大甲溪塘 歸大安汛分防設外委一兵十裁存五今裁

南溪塘 歸大挑行園汛分防設外委一兵三十六裁存二十今裁

老雞龍汛 初駐兵一名

橫山汛 新設駐兵六名

### 駐紮營

魁解汛 舊設守備一外委一兵四百二十二裁存二百六十二今設一百八十二名

海山口汛 舊設外委一兵五十八裁存三十五今設三名其外委於光緒十五年移駐板曲橋汛

龜嶺嶺塘 歸海山口汛分防設兵十裁存六今設一名

水返脚汛 舊設外委一兵二十五裁存十五今設二名

大基隆汛 舊設把總一兵九十裁存二十五今設七名

三爪仔汛 舊外委一兵十裁存六今設一名

暖暖塘 歸三爪仔汛分防設兵十裁存六今設一名

二貂港汛 舊設把總一兵三十裁存十七今設一名

燦光寮塘 歸三貂港汛分防設兵十裁存六今設一名

馬凍汛 舊設額外一兵二十五裁存十八今設一名

北投汛 舊設外委一兵十裁存六今設一名

板曲塘汛 新設外委一兵六名

漁尾水師營

礮臺汛 舊設千總一兵五百七十裁存一百七十五今設七十一名

八里坌汛 歸礮臺汛分防設外委一兵三十裁存十五今設十名

北港塘 歸礮臺汛分防設兵十裁存五今設一名

金包里汛 舊設把總一兵五十裁存二十五今設十名

石門汛 歸金包里汛分防設外委一兵三十裁存十五今設六名

小雞籠塘 歸石門汛分防設兵十裁存五今裁

噶瑪蘭營

五圍城汛 舊設都司一千總一外委二額外一兵三百六十裁存一百五十九今設一百六十六名

頭圍汛 舊設守備一外委一兵一百改設千總一兵五十一今設十名

三圍塘 歸頭圍汛分防設兵十裁存六今設一名

礮臺塘 歸頭圍汛分防設兵十五裁存八今設一名

三貂汛 舊設千總一兵五十改設外委一今設兵三名

溪州汛 舊設把總一兵四十裁存十八今設八名

北關汛 舊設外委一兵四十裁存十九今設六名

加禮宛汛 舊設額外一兵三十裁存二十四今設五名

蘇澳汛 舊設把總一兵五十裁存二十二今設七名

南風澳汛 歸蘇澳汛分防設兵三十今設一名

龜山嶼汛 舊設把總一兵三十今設二名

安平水師中營 改爲臺東陸路中隊

安平汛 舊設游擊一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二外委五額外三兵五百十三改設都司一外委一額外一兵二百二十

六十二名

大港汛 舊設把總一兵七十裁存三十五今設十二名

鯤身塘 歸大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鯤身頭汛 歸大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喜樹仔汛 歸大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茄萣仔汛 歸大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塹仔港汛 歸大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鹿耳門汛 舊由中營守備右營千總輪年駐防設兵五十裁存四十今設四名

蚊港汛 歸設把總一兵八十改設外委一兵三十八今設八名

青鯤身汛 歸蚊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馬沙溝汛 歸蚊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北門嶼汛 歸蚊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南鯤身汛 歸蚊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三今設一名

安平水師左營

鹿港汛 舊設游擊一千總一把總二外委二額外一兵三百四十三裁去把總外委存兵一百四十今設一百十六名

水裡港汛 舊設外委一兵二十改歸鹿港汛分防存兵二十今設三名

王宮港汛 歸設把總一兵四十五改歸鹿港汛分防設外委一兵四十今設四名

三沐汛 歸鹿港汛分防設兵十五今設二名

番挖汛 歸鹿港汛分防設兵十今設二名

笨港汛 舊設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一外委二額外一兵二百三十裁去千總外委存兵七十今設三十一

海豐汛 舊設外委一兵二十改歸笨港汛分防存兵二十今設二名

鹽仔港汛 歸笨港汛分防設兵九裁存七今設二名

猴樹汛 歸笨港汛分防設兵八裁存七今設二名

新店汛 歸笨港汛分防設兵八裁存六今設二名

安平水師右營 改爲臺東陸路右營

安平汛 舊設都司一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二外委五額外三兵六百四十三裁存守備一把總一外委四額外二兵二百

設二十一名

旗後汛 舊設兵十改設外委一兵五十二今設十名

打鼓汛 舊設把總一兵三十改歸旗後汛分防存兵四今設一名

鰲港汛 歸旗後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赤崁汛 歸旗後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萬丹汛 歸旗後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大莆林汛 歸旗後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西溪汛 歸旗後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下淡水汛 歸旗後汛分防設兵十裁存四今設一名

東港汛 舊設千總一兵三十改設把總一兵二十八今設十五名

茄寮汛 歸東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放寮汛 歸東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大崑崙汛 歸東港汛分防設兵五裁存四今設一名

小琉球汛 光緒三年新設駐兵三十名

### 澎湖水師左營

媽宮澳汛 舊係專汛官管轄礮臺一座汛兵二十八名戰船一隻配兵五十名改設把總一員兵二十一名

新城汛 歸東汛分防設兵六名

海臺汛 礮臺一座汛兵十五名按季輪派千把總一員戰船一隻配兵六十名駐防改設外委一名兵十四名

文良港汛 按季派外委一名戰船一隻配兵五十名協防改歸海臺汛分防設兵十一名

風櫃尾汛 改歸海臺汛分防設兵四名

將軍澳汛 礮臺一座汛兵二十八名按季輪派千把總一員戰船一隻配兵五十名協防改設把總一員兵十六名

挽門汛 礮臺一座汛兵二十八名按季派外委一名戰船一隻配兵五十名協防改歸將軍澳汛分防設兵八名

水境汛 礮臺一座汛兵二十八名改歸將軍澳汛分防設兵八名

### 澎湖水師右營

媽宮澳汛 舊係專汛官管轄礮臺一座汛兵二十八名戰船一隻配兵五十名改設外委一名兵十七名

新城汛 歸西汛分防設兵六名

內壠汛 礮臺一座汛兵二十八名按季輪派千把總一員戰船二隻配兵一百名駐防改設把總一員兵二十二名

外壠汛 礮臺一座外委一名汛兵十五名改歸內壠汛分防設兵十六名

小門汛 礮臺一座汛兵三十名改歸內壠汛分防設兵十六名

北山汛 按季輪派千把總一員戰船二隻配兵一百名駐防改設外委一名兵十名

古員汛 按派外委一名戰船一隻配兵五十名協防改歸北山汛分防設兵十五名

### 臺東勇營駐防表

鎮海後軍中營 統領兼管帶一員光緒十年多以中前左三哨駐知本右哨駐水尾後哨以四隊駐成廣澳四隊駐大陂鹿寮  
鎮海後軍左營 原名飛虎軍後營光緒九年改分駐花蓮港一帶嗣以中左後三哨駐花蓮港右哨四隊分防加禮宛四隊

吳全城前哨五六七八等隊分防象鼻嘴三四兩隊六甲一隊大巴壠

鎮海後軍前營 光緒十四年冬增設以中前左三哨駐新開關右哨駐成廣澳後哨四五六七等隊駐璞石關一二三等駐

卑南屯兵一哨 光緒十四年原設三哨十五年夏裁兩哨分防大麻里知本社埔子崗巴壠等處

南路屯兵二哨 光緒八年原設三營九年裁十年復募二哨分防歸化門大樹林出水坡溪底等處

海防屯兵二哨 光緒十五年六月設原駐拔子莊十八年秋以後哨調防巴壠衛十九年秋前哨調防大麻里等處卑南路

# 屯兵換防

## 屯丁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大將軍福康安率師入臺。備州各番奔走軍前。克奏膚功。及平。奏請依照四川屯練之例。設置屯丁。既又釐定章程六款。旨下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尚書議奏。奏曰。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內閣欽奉上諭。據福康安等奏稱。臺灣熟番向化日久。當逆匪滋事之時。各番奮勇。隨同官軍。打仗殺賊。頗能出力。欽奉諭旨。令將熟番補充額名。臣等因戍兵仍請遵照舊例換防。別將熟番招募屯丁。酌撥近山未墾之地。以資養贍。先經附摺具奏在案。茲將應行釐定章程。仿照屯練之例。通融酌議。逐一臚陳。恭請聖訓等因。着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臣等查臺灣地方。民番雜處。當逆匪滋事之時。該熟番均能奮勇出力。現在事竣。自應酌量挑補兵弁。分給田畝。以示撫綏。而資捍禦。今據福康安等依照屯練之例。通融釐定各條。悉心的議。恭呈御覽。一屯丁人政。應按各社的挑。令其就近防守一款。據稱全部熟番通共九十三社。臺灣縣屬番社較少。淡水彰化近山地方。番社最多。鳳山嘉義次之。每社番自數百至數十不等。約可挑選壯健番丁四千

冬。分爲十二屯。大屯四處。每處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作爲勸諭。毋庸別設屯所。卽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盜賊。其戶口較少之社。或數社並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庶番民等不致遠涉鄰里。則較驗勸諭。亦易於著集。各屯相連之地。道里難以通均。臺灣縣所屬番社不過數處。不能多設屯丁。然臺灣縣地界本狹。郡城設有戍兵。足資彈壓。惟南北兩路險要甚多。淡水一所尤爲邊關。原撥熟番在隘口稽查防守。名爲隘丁。零星散處。酌量地勢情形。按照番社多寡。分別設屯。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絡。則稽查巡察防。自可倍加嚴密。查臺灣縣番九十三社。挑選壯健番丁可得四千名。自應定額挑補。以資巡防。應如所請。擬其於各處熟番內挑選四千名。作爲屯丁。分爲十二屯。大屯四處。每屯四百人。小屯八處。每屯三百人。定爲額缺。按各處應辦地勢情形。分別安設。卽令在本社駐守。其戶口較少之社。或數社併作一屯。附入近處大社。均毋庸別設屯所。仍將各屯名目及屯丁花名。造冊報部查核。一各屯番丁。宜設立屯弁。以資管轄一款。據稱四川屯練兵。於額設屯丁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一百餘員。今臺灣屯兵弁目。無需似此之多。祇應仿照其例。量爲設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當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爲交納社餉。但此通事額年充設。地方官對於本非番人同類。未使用爲弁目。應於番社頭目內。擇其會通打仗出力。及番社素所信服者。如岸事社番四社之類。揀選拔補。於南北兩路額設屯千總二員。統領屯兵。把總四員。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處設屯外委十二員。凡名圖冊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將各屯事務交北路協副將南路營參將就近管理。該番等素稱技藝。非招募壯兵可比。應照四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操演。點驗屯丁。授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管轄。辦理事宜。給與劄付。報部存案。經管六年後。如果靈犀有方。會著勞績。由該道詳報督撫。加一等賞。給職銜以示鼓勵。倘所管內有生事廢業之人。及苦累番衆情弊。卽行查革究辦。遇有事故出缺。仍據選番社脫服之人。報拔補等語。查四川屯練之兵丁。向設屯土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管轄。今臺灣番社既經挑補番丁四千名。亦應設屯弁以資經理。如所請南北兩路。額設屯弁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其大小各屯。每處各設屯外委一員。統率分管。查弁等本係番社。毋庸歸營操演。責令北路協副將南路營參將各就近約束。並將花名圖冊造報通番

司知稽核。其一切驗兵丁拔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辦理。該弁六年。如果董率有方。著有勞績。即由鎮道詳報請獎。加賞職銜以示鼓勵。倘有生事。及蓄眾番勇之事。即行咨革究處。毋庸稍姑寬。所請該弁等應給卹行。由鎮道詳報督撫給與。仍隨報咨存案。一屯丁番丁。毋庸給卹月餉。應酌撥近山埔地。以資養贍一款。據稱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該民越界。准令熟番打牲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佃耕。新成熟業。以致爭奪之事。控案甚多。前經勸導委明。轉委鎮道確切勘丈。向未聲明詳報。即逢匪滋事。現經臣等提案核查。共計丈出墾埔地一萬一千二百甲。每一甲合內地民田十一畝三分一釐。均應查明民墾番墾。分明陳科辦理。此外尚有未墾荒埔地五千四百一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坪。漳泉械鬥及互毆結會案內。抄沒番業寬楊光勳等人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餘甲。均屬界外之地。追近內山。應將新設屯丁四千名。每名撥埔地二甲。千總每員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令其自行耕種。實食地方官給明界址。造冊繪圖。載明四至段落。通報立案。以備稽查。屯丁出賣。即挑其子弟充補。承受田畝。如有私行典賣者。按律治罪。追賠契價充公。其地仍歸番社。所有撥給埔地。應酌番田之例。免其納賦。以示體恤。即毋庸別行籌給月餉等語。查臺灣各社熟番。既經作為屯丁。令其巡防。自應酌給地畝。以資養贍。今將軍公福等請於界外未墾荒埔。並械鬥結會案內。抄沒入官埔地八千八百餘甲。每一甲合內地民田十畝三分一釐。今新設屯丁四千名。每名撥給埔地二甲。千總每員撥給十甲。把總每員撥給五甲。外委每員撥給三甲。令其自行耕種。照番田之例。免其納賦。毋庸別行籌給月餉等因。臣等核其撥給埔地。係俾屯丁屯弁約定數目。應如所奏。行令該省督撫。即將該給丁弁等埔地。酌分地官。於設屯處所。就近照數撥給。仍令勘定界址。造冊繪圖。載明四至段落。通報立案。以備稽查。其屯丁內遇有事故出缺。即挑其子弟充補。將分給田畝頂給承種。以資養贍。如有私行典賣者。按律治罪。追賠契價充公。將該地畝移給別埔屯丁承受。一請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一款。據稱臺灣東面依山。地勢寬廣。從前因淡水彰化二處。墾闢日增。例行勘定界限。設立牛。禁止耕荒。免滋事端。乃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佃地耕種。價值漸輕。請乞具陳。價值



乃才。謂之典賣。漸積結歸日久。薄歸耕作。所以棄舊典賣與民。無由取贖。是各處番地。不轉歸以兩多有侵越。即淡水等處立定上牛之界。亦成虛設。此固若小將地地。徹底清查邊境。遷移址界。必仍出清說。除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餘甲。撥給新募屯丁外。其已墾之一萬一千餘甲。自應分別辦理。查民人租之地無多。原係民為佃戶。番為業主。自應同番社田畝。一體免科。其業經賣斷與民者。既非番業。即應令民戶一體報墾。第民買番地之後。所費工本原多。倘人有每年抽給料則。按甲計畝徵銀。免其納粟。仍出示曉諭番社。使知租額無虧。俾得永資生計。民人曉藉有納賦明文。世守其業。亦可永杜爭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瑤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更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荒。而遊民又無歸依。應請照定買番地之例。一概免科。免其查九。應令該區民番將租典賣地畝。先行呈報。一俟勘界竣事。臣徐嗣畹專委大員前往勘查。並將此外有無墾墾地畝。一併查明。分別辦理。否即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後。即以所墾地方為界。俾人一望而知。仍交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時週歷巡查。如日越界私墾。即行將重治罪。失察之地方文武各官。一併嚴參究治等語。查臺灣地方。民田薄微租賦。番地免其墾料。乃皇上施德海外民番。格外加恩之至意。今將軍公相等奏稱。將佃墾生熟番埔地一萬一千餘田內。民人租佃之地。同番社田畝。免其墾料。其業經賣斷與民者。照同安縣下沙料則。按甲計畝征銀。免其納粟之惑。係屬推廣仁。俾得番民得米起見。亦應如所奏辦理。合該省督撫出不曉曉民番。各知遵行。一將未報之民地畝。查照同安縣下沙料則。造具冊畝征銀若干清冊。送部查核。至所稱集集等處民人田畝。既據聲明。自開墾以來。與生田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即須拋荒。而遊民又無歸宿。應如所請。准其照現定民買番地之例。一體免科。仍令該督撫轉飭民番。將租典賣地畝報日。即查明呈報。一俟勘界登塲。即專委人員前往細查。此外復有續墾地畝。一併查明。造冊報部。自此次清查之後。即將所墾地方立石為界。仍交巡視臺灣將軍督撫提督及該處地方官等。不時巡查。如再有越私墾。即行將重究治。失察地方文武各官。一併嚴參究處。一查習用器械。應令自行製備。報官點驗一款。據稱番民打牲捕鹿。



。把總一外委十二。隸北路協副將。轄八十三社。凡大屯屯丁四百。小屯三百。計四千名。分給荒地。俾之耕稼。以資贍養。其詳如表。又以屯務初設。應需經費。奏定屯千總年給俸銀一百圓。把總八十圓。外委六十圓。屯丁餉銀八圓。歲共需銀三萬三千二百四十圓。委員勸丈番社田園。責成廳縣按甲征租。而由探民經番同知理之。嘉慶十五年。噶瑪蘭設廳。廿年春。月。以判復漁織以東勢馬賽西勢等處荒埔。或已私墾。或尚未開。請准墾丁熟番就近耕稼。計甲征租。年可得銀一百三十圓。做設屯丁可得一百五六十名。以資緩急。而鎮道以該處究屬流番。未便設屯。着將田園照例俾科。具議遂寢。道光中。水沙連六社歸隸之時。巡道徐宗幹稟請督撫。以六社番衆男女一千餘人。可壯番四百名。設一大屯。補用外委一名。仍屬北路屯千總統轄。召佃墾荒。以給屯餉。許之。自是以來。屯務漸廢。而屯租亦愈空乏。至於不足支給。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清賦。並議撤屯務。巡道陳鳴志傳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蘇嘉穀議查。盡上墾殖之策。略曰。查乾隆五十三年。將軍公福奏准。九十三社之化番。挑選壯丁四千。以爲屯丁。則設大屯四。小屯八。星羅棋布。聯絡各營。有事之際。隨時調集。農隙之時。爲之訓練。計丁給地。除徵租地界之外。未墾荒埔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餘。均分撥屯丁。其近屯之地。每丁一甲或至一甲一分。距屯稍遠者。一甲三四分。命其自耕。以爲贍養。卽照番田之例。減免租賦。立石爲界。官爲巡視。至於屯田。以查出界外私墾田園三千七百三十餘甲。按等陞科。以充其用。每年計徵租銀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一石四斗六升六合四勺三撮。每石折銀一圓。可得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一圓四角六分六厘四毫三撮。又有九萬林口租穀折銀八十圓。除給墾丁佃首餉費二千一百三十圓。及屯弁屯丁俸餉等項三萬三千二百四十圓。此外尚剩五千九百七十一圓四角六分六厘四毫三撮。收存各縣。調撥口糧。俾充振恤。專爲屯務之用。伏查屯丁設置以來。百有餘年。父以傳子。子以傳孫。數代相承。得免餽餉。實賴此屯。然此幾曠之地。輾轉佃耕。百弊叢生。或私自賣買。或竟被侵佔。墾地日削。幾無聊生。議陳墾頓之策五條。伏祈憲鑒。一曰。清屯餉。查屯田徵餉每年四萬一千餘圓。例由本廳移縣各縣。造冊送呈憲鑒。而近來各縣或稱水衝沙壓。或言旱魃爲災。以是徵額每多缺損。茲請先令各縣清丈下項屯田。查勘地方段落四屯。造成魚鱗清

册。分別報告。如有被害丈溢之衆。妥爲處置。以充屯餉之需。二曰。選精壯。屯丁久沐皇恩。一旦裁撤四千之衆。失其衣食。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賭生事。今請妥爲揀選。棄弱留強。以其子弟補缺。並造名簿。由本廳給發腰牌。俾之攜帶。以定壯丁之額。免墮餉項。三曰。分調遣。揀選番丁成屯之後。分調二千名。以六營爲巡防。大屯仍舊四百名爲一營。小屯三百名爲一營。或分爲四營。以一二年交代。均其勞逸。以資操防。四曰。備工作。全臺建省之時。需工甚多。故月給工食。或開山墾地。或修路造城。仍給器械。以償其用。勅以兵法。假如一旬之中。七日作工。三日操演。認真訓練。自成勁旅。五曰。分餉需。屯餉舊田若能清丈。溢出必多。然以現在每月支餉甚鉅。欲望驟增。實有難。伏思臺灣士勇數營。曾立戰功。故未遣散。顧兩三年來。病故逃亡甚多。十不存一。請以每營爲二百。或改營爲旅。每旅二百四十名。如以改減爲難。遇有病故逃亡之時。暫不填募。任其漸次減少。以節餉需。卽以剩餘之款。改充屯餉。屯丁工作既畢。俟其訓練又精。再將駐屯之處。分給荒埔開墾。徵租餉餉。以充餉需。以足大賦國帑。鳴志嘉之。代詳巡撫請採用。唯分餉一條。以營勇增減本有定數。而屯租征收亦有常額。斷不得以勇餉而分給屯餉。進止如同。乞爲親奪。十二月。銘傳通飭廳縣查勘屯田甲數。並徵總兵朱名登通判金提會同各廳縣點閱屯丁。驗其優劣。以備取舍。而屯租遂改爲官租矣。

南北屯弁分給埔地表

屯	名	屯弁數	分給埔地	每人甲數	總數 (終位毫)
南	路	屯千總一	鳳山南坪頂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放	屯百總一	同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同	屯外委一	同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屯		放		茄	
名	屯丁數	分	給	埔地	每人
練	三九	鳳	山	埔	堯
同	二二				林

南北屯丁分給地衣

日	同	藤	河	北	同	京	榮	蕭	武	同	竹	北	新	緒
北		幕	里	投		螺	裡	埔	勝		管		港	權
小		大	小	小		大	小	小	小		大		小	小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路	電	電
電外委	電外委	電把總	電外委	電外委	電外委	電把總	電外委	電外委	電外委	電外委	電把總	電千總	電外委	電外委
淡水馬陵埔	同	彰化	彰化	彰化	同	彰化	彰化	彰化	淡水	同	淡水	彰化	鳳山	同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水		水	化	山大	
		罩	水	內		沙	內	永	三角		武	罩	北	
		蘭	廣	木		輪	木	平	角		陵	埔	坪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

力 下 上 搭 武 阿 上 新 卓 大 蕭 麻 蕭 灣 大 茄 芒 嘉 喀

場 仔 武 傑 淡 淡 淡

力 水 水 樓 洛 猴 水 港 穆 類 壠 背 里 裏 壠 拔 芒 義 喀

六九	一一	六〇	一五	五〇	七一	二七	二〇	六八	三一	四一	五〇	二〇	四〇	三六	二五	三〇	二〇
同	同	同	同	同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化			化	化			化
兩	兩				南	南	南	南	南	永			姑	姑			婆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平			娘	娘			婆
頂	頂				頂	頂	頂	頂	頂	坑			婆	婆			婆

二二〇	二〇〇	一八〇	二六〇	二二〇	八一〇	五〇〇	六〇〇	六三〇	六七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四七〇	四一〇	四一〇	四一〇	五〇〇
-----	-----	-----	-----	-----	-----	-----	-----	-----	-----	-----	-----	-----	-----	-----	-----	-----	-----

八三、〇〇〇	一三三、二〇〇	七一、〇〇〇	一九五、九九〇	六一、〇〇〇	八三、八〇〇	三六、一六〇	三三、四七一	一一一、四九〇	五二、〇〇〇	六一、五〇〇	七五、三〇〇	三〇、〇〇〇	六九、五〇〇	五〇、六六〇	三五、二五〇	四二、三〇〇	三〇、〇〇〇
--------	---------	--------	---------	--------	--------	--------	--------	---------	--------	--------	--------	--------	--------	--------	--------	--------	--------

北 阿 大 牛 大 唐 二 馬 東 南 貓 西 他 打 水 喝 柴 阿 內

貳 芝 兒 里 沙 里 里

投 東 突 線 郡 喜 林 選 螺 社 干 螺 霧 貓 連 山 裏 山 攸

一  
二八  
三〇  
七六  
一三  
二八  
五〇  
二八  
一五二  
一二  
二九  
五六  
二〇  
一五  
九〇  
四〇  
三八  
七〇

彰 同 彰 同 彰 彰 同 同 同 同 同 彰 同 彰 彰 嘉 彰 嘉 嘉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內 水 萬 梭 水 八 芋 內 後 十  
木 底 斗 栗 底 娘 幕 木 大 張  
棚 棠 六 林 祭 龔 坑 崙 棚 壇 拳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  
一三、三九〇  
二八、八四〇  
五〇、五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七三、〇〇〇  
一五二、〇〇〇  
一六、三二〇  
三九、四四〇  
七三、四六〇  
二八、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四六、六〇〇  
五三、四〇〇  
七、七七〇  
一一、〇〇〇

南 嶺 柴 大 大 備 阿 水 牛 牛 島 沙 大 藍 岸 翁 嶺 嶺 面

仔 肚 肚 肚 里 鷄 鷄 牛 肚 肚 仔 嶺

投 羅 坑 北 南 揀 史 裏 南 北 關 中 舊 裏 仔 嶺 脚 尾

三 二 二 二 一 三 四 二 三 一 三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二  
三 一 五 五 一 八 七 七 二 四 五 六 九 九 一 一 三 五 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彰 彰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彰 彰 彰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雞 大 雞 大 雞 大 雞 大 雞 大 雞 大 雞 大 雞 大 雞  
油 姑 油 姑 油 姑 油 姑 油 姑 油 姑 油 姑 油 姑 油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娘 增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二 二 二 一 三 四 二 三 一 三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二  
三 一 五 五 一 八 七 七 二 四 五 六 九 九 一 一 三 五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樓 日 日 大 大 大 大 竹 房 苑 吞 貓 後 新 貓 中 雙 骨

仔 晏 甲 甲 甲

樓 北 南 東 西 中 樂 電 晏 真 骨 孟 壩 港 開 港 雙 晏

一四四	一三	七〇	七四	四〇	四〇	三二	四四	四五	四四	二二	二五	八九	三九	五二	三〇	三〇	四〇	二〇
同	同	淡	國	淡	同	淡	淡	淡	淡	同	同	同	淡	淡	淡	同	淡	同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黃		黃		四	淮	武					育	鹽		武		
		邊		泥		方	仔	陵					蕉	內		陵		
		埔		塘		林	埔	埔					灣	灣		埔		

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	一、六八〇	一、六九〇	一、六七〇	一、六七〇	一、九〇〇	一、六七〇	一、五八〇	一、六八〇	一、六八〇	一、六八〇	一、六八〇	一、一五〇	一、一四〇	一、一一〇	一、一一〇	一、六八〇	一、六八〇
-------	-------	-------	-------	-------	-------	-------	-------	-------	-------	-------	-------	-------	-------	-------	-------	-------	-------	-------

一四五、四四〇	一三、三〇〇	一一八、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七三、五〇〇	一五四、一〇〇	七三、九二〇	二、〇一六	四二、〇〇〇	一三、四四〇	四五、〇〇〇	五九、三九〇	三三、三〇〇	三三、三〇〇	六七、二〇〇	三三、六〇〇
---------	--------	---------	---------	--------	--------	--------	--------	---------	--------	-------	--------	--------	--------	--------	--------	--------	--------	--------

坑南龜才三北金大毛圭八圭搭錫雷里擺武

包雞沙北里搭

仔嵌器籠鄒投裏龍翁屯盆架攸口裏族接灣

一六 一四 二三 六 二一 二二 二八 二二 四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四 二二 一四 一三 三二

同	淡	淡	淡	同	同	淡	同	淡	同	同	淡	同	同	淡	同	同	淡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三	七	田				七		八			尖			港			山
角	塔	登				塔		連			山			仔			坑
福	埔	福				埔		港			脚			埔			仔

一、八〇 一、〇八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〇三〇

一七、二八〇 一五、一二〇 二三、六九〇 六、一八〇 二一、六三〇 二二、六六〇 二八、八四〇 一一、三六〇 四、一二〇 一三、〇九〇 五、九五〇 一七、八五〇 一八、〇四〇 一六、六六〇 二六、一八〇 一六、六六〇 一五、四七〇 三八、〇八〇

寧波縣。仍於鄭氏。永隆十九年。路議舉軍陳永華請申屯田之制。以開拓番地。而人民之私墾亦。其  
番番。乃築土牛以界之。禁出入。土牛者造七如牛。置要害。戍兵防守。至今尚留其跡。或曰紅線。則以上  
築短垣。上砌紅磚。以爲識。耕者不得越。歸清以後。仍沿其制。而墾田愈廣。漸入內山。官不能護。乃爲自  
衛之計。設隘寮。募隘丁。以資捍禦。其經費則由隘內田園徵之。謂之隘租。餉糧併進。弓矢前驅。而至那  
瑯。北窮淡水。皆有漢人足跡。而政令且不及也。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變。全臺俱動。及平。總督滿保以  
沿山一帶。爲盜番出沒之所。議逐人民於內。竄各隘。築長垣。以絕出入。總兵藍廷珍力陳不可。六十一年。  
福建巡撫楊景素奏請立石番界。派兵巡防。是爲官隘之始。雍正六年冬。山猪毛番亂。討之。十一年。以南路  
營兵三百戍其地。自是番不敢出。然猶未有隘名也。十三年。彰化增加隘番亂。討之。乃設隘於柳樹埔。在島  
溪之北。爲今臺灣府治附近。其時臺中皆番地也。乾隆五十三年。大將軍福康安奏設屯番之制。以近山之地。  
照舊設立隘丁。或分地受耕。或支給口糧。均係民番自行捐辦。今其地歸屯。應以官收租穀內支給。仍責成各  
隘首。督率隘丁。實力巡查。以與營汛相表裏。於是鳳山嘉義彰化淡水各設隘於邊。每處隘首一名。隘丁十餘  
名。或二三十名。每名年給口糧三十石。折銀三十圓。隘首倍之。惟九芎林隘。官徵屯糧全給。餘則官給四  
成。民給六成。是爲官設之隘。然官隘之力有限。而人民之墾者日多。嘉慶七年。吳沙募三籍之眾。入關始仔  
巖。築堡以居。沿山各隘。俱戍鄉勇。曰民壯。故居者無害。各有田園數千甲。爲經費。設廳之後。應陸  
科。而近陸之地。仍留爲隘丁耕稼。自收自給。奉旨准行。是爲私設之隘。始仔巖處臺之北東。負山面海。皆  
番地。自三貂嶺越山行。爲遠巖坑。有民壯焉。始用以通達。繼用以捍行。過此而西。爲大里蘭。亦設民壯  
營。又西爲梗枋爲烏石港。遠望坑之南爲金面山爲白石爲湯圓爲柴頭。鄉勇爲三團。又南爲四團一結。爲四團  
二結。爲四團三結。爲學溪爲大湖爲叭哩沙浦爲鹿埔爲清水溝爲崩山爲員山莊爲馬寮。凡二十處。各設隘往  
寄。前時行人出入。隘丁護之。每人餉銀四十文。逾設官後。由官費之。十七年。漳人林朝宗等請墾番澳之  
地。增置施八坑隘。施八坑在東勢山尾。林朝宗茂。土番據之。而口甚狹。西眺叭哩沙浦。出坑而東爲蘇澳。

通海之處也。土廣而腴。衆每請舉。而有司以距城遼遠。慮城奸究。不許。及道光元年。柯首已三百餘人。乃通飭姚瑩乃籍其田以爲隘。未幾而去。六年夏。閩粵械鬪。粵人黃斗乃居淡水之斗換坪。乘勢煽生番作亂。及平。設隘兩莊。番屯北麓一屯兵六十以戍。十四年冬。淡水同知李嗣榮以南莊既舉。而東南山地未闢。乃命養秀靈周邦正。閩粵之人。凡二十四股。合設金廣福隘。以從事禦寇。自樹杞林而入北埔。設隘十五處。所轄之地。袤三十餘里。廣一二十里。徵收田租。以供隘費。是爲公設之隘。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而隘制久廢。以兵代之。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額隘勇之制。收防費。酌隘租。以期整頓。十四年。阿盟舊人林朝棟林文欽合設公司曰林合。給契臺灣縣沿山數千甲。並營腦寨。慮遺番害。請設隘勇兩營。凡五百名。自給餉械。以林榮泰劉尊平之。自抽餉坑至集集。分設隘寮。請之統轄。隘勇擊柝巡守。有警則鳴銃傳示。衆悉出。伏險擊。故番害稍戢。番之出草。每乘勝弋人。或昏夜突襲。故防之甚嚴。而任其事者。多感不畏死。以殺番相推長者也。

鳳山縣轄隘沿革表

隆壽社隘	官設在山豬毛口原設隘丁三十名今裁
通鼓社隘	官設在南太武山南原設隘丁十五名今裁
茄藤社隘	官設在大崙麓原設隘丁二十名今裁
力力社隘	官設在佳佐山麓原設隘丁二十名今裁
放寮社隘	官設在三條崙嶺原設隘丁二十名今裁

淡水廳轄隘沿革表

火第山隘 已廢有大甲溪西南即大甲集軍設隘丁八名今裁

日北山暫隘 民設原在日北山暫隘後移入龍魚潭高崗場與舊隘設隘丁六名今設八名現隸苗栗縣

三叉河隘 民設在苑裏堡內山為國境口北山隘之北今移設仔墘原設隘丁五十名現隸苗栗縣

內外草湖隘 民設原為高埔隘後移苑裏堡東首內山而兩勢湖隘亦歸併在三叉河隘之北二隘原設隘丁十七名今設

二十名現隸苗栗縣

銅鑼灣隘 官設在後埔堡兩羅灣內山岙處草湖隘之北原設隘丁二十五名現隸苗栗縣

芎中七隘 官設在後埔堡芎蕉中心埔七十分三莊之內故名為銅鑼灣之北原設隘丁三十名現隸苗栗縣

大坑口隘 官設原為中隘後移後埔堡內山嶺間為芎中七隘之北大坑口隘原設隘丁三十名中隘十名今設四十名現

隸苗栗縣

始仔市隘 官設在後埔堡始仔山內之橫岡為大坑口隘之北今設隘丁二十名現隸苗栗縣

嘉志閣隘 民設在嘉志閣莊後改汛防移入內山為始仔市隘之北原設隘丁二十名今三十名現隸苗栗縣

南港隘 民設在中港南港之內山為嘉志閣隘之北原設隘丁十五名現隸苗栗縣

三灣隘 民設在中港堡三灣內山為南港隘之北道光六年奏請添設屯把總一員屯丁六十名通事一名以防中港三灣

大北埔等隘今改設隘丁四十二名屯把總一名現隸苗栗縣

金寶福隘 民設原在淡水廳東之鹽水港南隘茄苳湖石碇營雙坑大崎金山面圖山仔大北埔小銅鑼灣等十處其小銅

鑼灣即為之中港尖山隘嗣因土地日闕已越舊址乃裁撤為一移於五指山之右沿山十餘里均設隘以防其石碇營原

設隘丁四十名由官撥充租稅以補不敷而大北埔中港尖山二隘亦官募設由民給費其鹽水港南隘茄苳湖小銅鑼灣

四處原設丁各二十名建坑十四名大崎金山面各十八名圖山仔六名均民給費今合設一百二十名就地取糧每年由

官撥租四百餘石發帑自收現隸新竹縣

坑仔隘 民設在三灣隘之北距廳東三十里原設隘丁十五名今仍之現隸新竹縣

猴洞隘 民設在坑仔隘之北距廳東三十四里原設隘丁十五名今仍之現隸新竹縣

樹林隘 民設在猴洞隘之北距廳東二十五里原設隘丁十五名今二十名現隸新竹縣

九宵林隘 民設即南河隘距廳東四十里原設隘丁十名由官撥給屯租今歸民辦現隸新竹縣

成榮明隘 民設在九宵林隘之北距廳東五十里原設隘丁二十名今仍之現隸新竹縣

大馬坑隘 民設在桃澗堡內山原設隘丁三十名今仍之現隸南雅廳

三角頂隘 民設在海山堡內山大科坑隘之北今設隘丁十名現隸南雅廳

大銅鑼圈隘 民設原在四方林後移桃澗堡內山舊設隘首一名丁無定額今設十名現隸淡水縣

三坑隘 民設在桃澗堡內山爲大銅鑼圈隘之北今設隘丁二十名現隸淡水縣

大坪隘 民設在桃澗堡內山爲銅鑼圈隘之北今設隘丁二十名現隸淡水縣

溪洲隘 民設在桃澗堡內山爲大坪隘之北今設隘丁十名現隸淡水縣

橫溪隘 民設在擺接堡內山今設隘丁五名現隸淡水縣

順坑隘 民設在擺接堡內山今設隘丁十名現隸淡水縣

萬順營隘 民設在擺接堡內山爲順坑隘之北原設隘丁十二名今十五名現隸淡水縣

十份寮隘 民設在石碇堡內山原設隘丁十名今裁

三貂嶺隘 民設在三貂嶺民番交界之處原設隘丁十名後改汛防

噶瑪蘭廳轄隘兼治沿革

遠望坑隘 民設在廳治北鄰與淡水交界前設民壯營今裁

大里簡隘 民設在廳治之北前設民壯營後改汛防

梗枋隘 民設在廳治之北前設隘丁後改汛防

烏石港隘 民設在廳治之北前設隘丁後改汛防

金山面隆 民設在廳治之北二十五里原設隆丁八名

白石山隆 民設在廳治之北二十里原設隆丁十名

湯園隆 民設在廳治之北十七里原設隆丁八名

柴園隆 民設在廳治之北十二里原設隆丁五名今裁

三園隆 民設在廳治之北十二里原設隆丁五名今裁

四園隆 民設在廳治之北八里原設隆丁六名

旱溪隆 民設或作確溪在廳治之北九里原設隆丁八名今移於橫壁潭

泉大湖隆 民設在廳治西南二十五里現設隆丁十三名

葫蘆隆 民設在廳治西南十六里現設隆丁六名

施八坑隆 民設在廳治之南三十里現設隆丁十二名

馬賽隆 民設在廳治之南三十里原設隆丁十二名今裁

員山隆 民設在廳治之南二十五里原設隆丁十名

鹿埔嶺隆 民設在廳治之南二十五里現設隆丁十二名

清水溝隆 民設在廳治之南十五里原設隆丁八名今裁

崩山隆 民設在廳治之南二十里原設隆丁八名今移於擺嶺山

大湖隆 民設在廳治西北十里現設隆丁八名

三關仔隆 民設在廳治西北五里現設隆丁八名

叭哩沙浦隆 民設在廳治之西三十里現設隆丁十二名

內湖隆 民設在廳治之西十五里現設隆丁六名

大湖隆 民設在廳治之西四十二里原設隆丁十二名

額廣莊隘 民設在治之西七里現設隘丁五名  
枕頭山隘 民設在廳治之西六里現設隘丁十名

鄉勇

康熙六十一年。朱一貴既平之後。地方未靖。臺灣鎮總兵藍廷珍上書總督備保。請行募甲。卜之。既復請購團練。以爲郡治。今雖有協防之兵二千人。足供調遣。然南路下淡水岡山分去四百有奇。北路下加冬半線又分去四百。存防兵不萬千人。經制各營又多分守汛地。府治關係重大。未可遽云兵力有餘也。當今之時。宜急訓練鄉壯。聯。付此。以備兵防之所有不虞。無事皆農。有事皆兵。使盜賊無容身之地。所謂急則治其標。不可須臾緩者也。其後遂以爲例。每有兵事則舉辦之。林爽文之役。南北俱陷。粵莊多出軍。助戰守。而鹿港郊商亦募勇自衛。故無警。一貴募人也。漳泉方息。又與粵莊仇。故多拒之。寧平。下旨募許。立功者給以功牌。死者祀之。春秋豆俎。以旌義績。故民多奮勇。庚烟之役。英艦覬覦伺沿海。總兵達洪阿巡邏境。營治軍有律。策勵民兵。以資戰守。故無外害。淡水同知曹謹請添防洋經費。專募鄉勇。登不可。當是時班兵積弊。幾不可用。營乃選拔精兵六百名。增給月餉。而訓練之。欲以漸及各營。未成而去。道光二十八年。徐宗幹任巡道。與總兵議。漸整營制。又以澎湖一營遠隔海洋。上書督撫。請改募兵。略曰。澎人皆捕海爲生。極爲勤苦。且熟諳水性。履波濤如平地。壯健丁勇挑選入伍。以備不虞。較諸水師實爲得力。不但可以省戍兵換班之費。且可以收海島無業之民。沙線既熟。守望亦專。是一舉而數善備也。不從。洪楊之役。湘淮諸將多練鄉勇。戰平大難。於是漸汰綠營。及咸潮春之變。攻陷彰化。南北俱動。官兵不戰而潰。巡道孔昭慈死之。乃再設團練。以淡水紳士林占梅爲團練大臣。駐大甲。阻其北竄。而各莊亦多起義軍。以相搏戰。建功尤偉。然而精神七豪。資緣爲利。估其勢力。互相雄長。武斷鄉曲。莫敢誰何。巨奸積匪。藏之字下。一言不合。輒起與戎。變成游俠之風。而官莫敢問也。光緒七年。改爲培元總局。法人之役。沿海戒嚴。巡道劉璣集士紳。再辦



團練。手訂章程十七條以布之。則於府縣城內設一總局。東西南北中各舉團練一人。歸總局經理。城外各鄉遠近不一。大約以周三四十里爲分局。任以團總。副以團佐。閩粵人之聚居者可設族團。族長主之。凡團內之壯丁皆莊於籍。分爲義勇練勇團勇。義勇常駐局中。逐日操練。月給糧金四圓八角。練勇按旬一操。每次給銀二角。其費皆由鋪戶捐之。練勇八名抵義勇一名。不歸捐者爲團勇。自備口糧。每月赴操一次。由局豫選明幹義勇爲百長。以帶練勇。又由練勇選什長。以帶團勇。衣裝旗幟。捐戶捐製。各分其色。以俾辨別。其有膽略遇人願赴前敵者。准其自告。別編一冊。由縣會營。申明號令。隨軍出戰。不與前鋒。慮亂行也。信實必顯。昭示鼓勵。從前犯法之人。如能改過自新。以功抵罪。辦團紳士。明爲請獎。夫團練之設。所以自衛也。在城守城。在鄉守鄉。足供行軍之不逮。唯在理者之得宜爾。八月朔。又刊漁團章程二十條。通飭紳民暨沿海漁戶遵行。略曰。漁團辦法與陸團不同。沿海漁戶貧苦居多。既難如陸團捐勇出資。又難如陸團派紳設局。情形既異。頭緒尤繁。並添就漁團以還水勇。藉水勇以聯漁團。相輔而行。較爲妥便。除照原詳水勇名數。由各路挑選水精壯漁民。先後招募成軍。以固戍防。並將漁團辦法。釐定章程。以清內亂。而禦外侮。其辦法則於海口陸團派委團紳一名。會同水營管帶。編造漁戶清冊。每船每筏給以白布小方旗一面。上書某路某口幾甲幾牌幾號之船。凡近海十里以內。或二百名三百名四百名。聯爲一團。派管帶幫帶各一員以統率之。每哨置正副哨長。又於水勇之中。每船派充什長一名。每筏伍長一名。每哨配船四隻筏八隻。無筏者即用小划。其船逐月租價七兩。筏一兩四錢。衣旗軍器由官給發。每旬逢五。操練一次。無事之時。仍准出漁。有事則分哨守戰。以與陸團策應。如有勾通外寇。洩露軍情。潛爲引港者。殺無赦。當是時巡撫劉銘傳駐臺北。亦辦團練。奏簡林維源爲團練大臣。各府廳縣設總局。以名望紳士理之。下設分局。各鄉置團。劃爲一段。以衛鄉里。嚴守緝。防盜賊。其制甚善。乙未之役。臺灣自土。以進士邱逢甲爲團練使。統率義軍。並辦漁團。一時皆頓時起。執戈制勝。效命軍前。悍然而不顧死者比比也。然而善萬難呼。魯陽莫返。則亦無可如何而已。古者兵民合一。存亡與共。其民皆國之民也。故能有勇知力。自募兵燹。而兵民分矣。兵民分。而其兵爲朝廷之兵。漸與之

兵。悍將之兵。養其爪牙。以肆貪獵。而國之威號乃不振。夫欲振威號。當用民兵。選師三代。近法歐洲。而後可以爭雄於天下。

### 師船

臺灣海國也。戰守之策。不在於陸而在於水。故治臺者多重海防。昔者荷蘭以來板之威。破浪滄溪。稱雄東海。鄭氏繼之。亦設水師之鎮。駕乘風之船。狎海波濤。若履平地。使清人不致南顧者則以重洋之險。未可投鞭斷流也。芝龍素習海。開府安平。舳艫直通臥內。凡海舶出洋者。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舶例入二千金。以此富敵國。延平入臺之後。亦時造巨艦。販運東南洋。而視其利。使鄭氏不亡。整軍經武。則已爲海軍之強國矣。而至於亡者。天也。清人得臺。分汛水陸。安平水師副將統兵三營。有戰船五十四隻。澎湖水師副將統兵二營。有戰船三十三隻。其後添設淡水營水師都司。統兵五百。有戰船二隻。所以防備沿海也。臺澎各營之船。例由通省廳員分派修造。康熙三十四年。改歸內地州縣。其尚可修繕而不堪駕駛者。州縣派員。辦軍工料。赴臺興修。迨按糧議派。臺屬三縣始亦分修數隻。此非厚庇臺屬也。蓋以內地各廠錢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尅期報竣也。先是康熙十三年。部定各省戰船。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二十九年。奏准沿海戰船新造之後。三年小修。又後三年大修。又後三年尚堪駛用者。仍令大修。否則奏明折造。改爲內河之船。既又奏准各省戰船至應改修之年。以文到之日爲始。限一月領船。又一月估價報部。覆准之後。應以部文到日爲始。大修限三月。小修兩月。如逾限者照例議處。後又奏准補建戰船均經通省道府監修。臺澎九十二隻。應由臺灣道府各十八隻。餘仍歸派內地。於是道府始設船廠。採伐內山樟木。以爲材料。未幾仍歸內地。四十四年。復歸臺屬。而府以倍道。訪與福州府分修。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圓。繳交鹽糧廳代辦其半。道鎮協檣廳縣共襄厥事。嗣又專歸府辦。而道取廢矣。雍正三年。兩江總督查弼納奏請。立船廠於通遠江潮之東。飭派道員監督。領銀修造。復派副將或參將一員公同監視。務節浮費。部價不敷銀兩。歷來州縣協貼。

仍應照舊。詔可。福建總督亦奏書。臺灣設廠。委令道協督造。於是各船盡歸臺廠。而道協之費任歸實矣。七年秋九月。總督高其倬奏改福建分設福漳臺三廠。擬造戰船。而福廠由鹽課與泉二道承修海壇等營一百三十三隻。漳廠由汀漳道承修水師提標等營一百零一隻。臺廠由臺灣道承修臺協等營九十八隻。其後增設泉廠。由泉州道辦之。而福廠僅命鹽課道。乾隆元年。總督郝玉麟奏言。福建戰船。福廠承修七十六隻。泉廠五十三隻。漳廠九十九隻。臺廠九十六隻。而臺廠遠阻重洋。難以勻派。願臺灣自設廠以奉。開辦料館。沿山樟樹祇歸官有。南之琅璚。北之淡水。均委匠首。而匠首以伐木之外。私擅繁瀾。而盡其利。然臺廠自數十年來。津貼文少。工料日貴。修造戰船。屆期難竣。或至脆弱。不堪駕駛。歷任擱置。賠累為難。是有修船之名。而無用船之實。及徐宗幹任巡道。稟請變通船政。其書曰。昔劉榮曰。成大計者不惜小費。蓋船塢執事者。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藏古今之通論也。曩者臺地船工。道府有餘項。價寬則易完。舟師口糧。物固則不腐。是以一船得一船之實用也。查船廠所需料物。有購自內地者。若松杉者雖若油若樣之類。皆由廈口商船配交廠。例不許民間私售。廠用有餘。則發商匠領賣。而交價併於原值。舊船旋耗等料。亦有廠戶承領繳價。以津貼工料例價之不敷。如有延欠同存料。並於交案作抵。此官私之皆有利益也。乃日久而利之所往。弊即生焉。今移交册內。孔劉鄧中四任。流抵一萬餘兩。周劉沈等任。流抵三萬六千餘兩。姚熊兩任。則抵原料及匠欠九千餘兩。熊任又抵存原料四千餘兩。其匠欠作抵。是以現存之項。為辦公之餘蓄。而以特追之項。為懸抵之空賬也。又各屬有料差有近首。承辦料物。由各澎船運廠。向來於差役中點派。有以交公費。亦為數字工需津貼。如恐其厲民而裁革之。則採伐料物。無所責成。或上根影射滋播。為害更甚。然富有餘資。民少困窮。亦利弊參半。而久則有弊無利矣。今者道府之存款。有減無增。舟師之出還。有名無實。應修應造之船。例應由該廠。因港道不能疏通。修船者得以卸責。而弁兵亦樂於折價。虛報徵收。便可搪塞。或購買以補額。即補額亦為兵丁販運耳。已修已造之船。例應由營領購。因港口不能安泊。駕船者得以藉口。而工匠亦乘於草率。而。而須堅固。或粉飾以備驗收。即驗收亦為兵丁需費耳。由是而得効之餘有者益多。則以

匠師節費爲利。由是而補匠之積欠者益多。則以移居折抵爲便。補償多而完繳愈少。所逼者半窮丐子孫。流抵多而存款愈少。所難者皆寄存要款。完繳愈少。而比追無著。則不能不開及保人。這保人不能不累及舖民。舖民視爲畏途。而接充者無人矣。是欲發料物以爲津貼。不可得也。存款愈少。而工需愈促。不能不取及料差造料。差不能不累及匠首。匠首皆苦無贏餘。而願充者無人矣。是欲藉料差以爲津貼。又不可得也。是誠不如不開港不駕廠之爲使也。今一但力矯弊。而正告之曰。有船必造。有船必修。則應之曰。造必如何而後可用也。修必如何而後可用。如其式而造之修之。則又曰。用不可也。即用之矣。而終置之無用之地。曰非不用也。造不如式也。修不如式也。是誠不如不修船而給以修之之費。不造船而給以造之之費之爲便也。然而又不應也。曰料物不能私取也。工匠不能聽其使令也。則仍歸收修造。而令水師營員監視之。其事委者不過千把等官。或曰此舊料不必用也。作價與我可也。或曰此新料不必用也。作價與我可也。不得已而與將官觀督之。則工皆實用矣。然而已造之船。桅花皆完。駕木久而棄置者有之。已修之船。帆索悉備。傾未久而所賣者有之。即不准其棄置。不許以折賣。而無兵丁以守之。無廠械以賣之。有兵丁矣。有廠械矣。無官弁以統之。無口糧以養之。欲其不悖價而不能也。欲其不販賣而不能也。私用竊則官物焉能全也。將官則知之而無如何也。數年而屬小修如是。數年而屬大修如是。又數年而屬再造亦復如是。其間或偶遇風暴。則曰不堪修葺。甚且以爲片板無存。修無可修。而造亦遠造。久之而文冊中有船。海洋中無船矣。嗟乎洋面無兵船。則洋面皆盜船。洋面皆盜船。則洋面無商船。商船絕而舉民危矣。今盜船漸以臺灣爲通逃薮。因循再久。患不遠也。勢不能不亟起而改圖之。全臺原設及裁改。應其存戰船九十六隻。內臺協中營十九隻。內省造四隻。本年新拆造二隻。本年及來年已屆大修四隻。小修三隻。應造補三隻。又應歸府廠造補三隻。臺協左營十四隻。內省造六隻。新拆造一隻。應造補一隻。順大修一隻。小修二隻。又應歸府廠造補二隻。小修一隻。臺協右營十四隻。省造四隻。應造補二隻。順大修一隻。小修二隻。應歸府廠造補二隻。小修二隻。臺協左營十七隻。省造六隻。應造補二隻。順大修五隻。撥府折造二隻。大修二隻。澎湖右營十六隻。省造一隻。順大修十三隻。鎮府造補一隻。小

修一隻。如舊船十四隻。省造四隻。應造補六隻。船小修一隻。大修一隻。續用大艦一隻。折造一隻。求省造二十隻。新造補三隻外。小修木桶者尚有六十八隻。大同安棧船新造實銷銀一千零五十兩零。內支彙耗二百兩零。實領司庫八百四十七兩零。折造實銷銀六百二十八兩零。支彙耗一百四十二兩零。實領司庫四百八十六兩零。九條實銷銀四百七十三兩零。支彙耗九十二兩零。實領司庫二百八十兩零。小修實銷銀三百三十七兩零。支彙耗六十三兩零。實領司庫二百七十四兩。中小同安棧以次遞減。大號白底船新造實銷銀二千一百一十二兩零。折造銀一千一百五十八兩零。大修八百七十一兩。小修六百一十一兩零。小號白底船又以次遞減。則銷之價。實省十數。如前所請料價等無可津貼。則賠益益多。或曰。請將道府兩廠應折造補之二十三隻。歸道府查辦可也。其餘所限大小修之各船。竟請歸臺灣鎮督飭水師將領。各歸各營節價承修。勒限報驗。其料物仍由道府支給。照例價於領項內扣收。每船各營即在道廠辦。由該鎮經理。澎湖駐紮各營由該營將官督修。責成該鎮確實在報。或由鎮委員驗收。既免總廠之周折。如屆折造。則以舊船折料運廠。或應造補。即由廠興工。舊料無用再連。則事以簡而易集。工以分而易完矣。或曰。所限大小修之船。大半皆不堪修。由修造以後。多擱於海埔。風日暴烈。雨水夜淋。實費水修。亦仍有名無實。不如一概全行由道府折造。以大修船小修船之費。各按大小號折料添補。改爲新造一隻。庶幾工歸實在。於原設額數不符。另行籌議。其查照原額實備一。即得用。餘即補足。亦無兵無械。徒虛設耳。或曰。折造造補之船。請全歸省廠興辦。勿復不敷。由道府將折料變價。再另行籌捐。創所省司。配渡到撥。後大小修仍歸營承辦。物料多需於內地。添船不絕。商船日稀。料物不能源源配流。不如就省製總之便。所需於臺地者惟樟木耳。則赴內地運也。如此則所謂發料金差諸弊之有累於地方者。不過大小修之用。舊例即不改革除。而亦可稍爲減矣。如領內由營辦運辦。所有廈口料物。亦須商哨運。方稱工需也。擇於斯三者而變通行之。全幸甚。則喊喊先言。市。當。武。不。富。任。文。臣。氣。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勞。苦。以。輕。營。之。加。倍。以。賠。凡。之。不。計。苟。且。營。資。而已。無。補。國。家。修。小。云。工。料。本。貴。給。價。不。敷。難。造。成。器。具。總。屬。無。用。之。物。所。謂。惜。

小誤大。其言不可勝言。止此觀之。臺地之船工。黃成卅師大員之賢者。而厚給其值。其爲上策。不然積習相沿。徒糜帑項。而海洋之防僅有虛名。商民之受害其小焉者也。此可爲長太息也。又以廠道淤塞。不便出入。擇地於小西門外通南之處。建築船塢。中間港道。至三龜身入海。計費二千四百餘圓。然自海通以來。輪船鐵艦縱橫海上。而舊式之船不足一顧。法軍之役。巡邏到墩莊南。以臺澎四面皆海。戰既不能。守又不可。東靖南北洋大臣分派戰船援助。弗從。事平。劉銘傳整理海防。乃購置輪船。以資郵傳。而尙不能籌經費。則以財力限之也。然自是而海戰形勢爲之一變。

## 砲臺

有明之季。海疆多事。始成澎湖。澎湖爲臺灣外府。羣島錯立。風濤澎湃。舟楫輒礙。故守臺灣者重澎湖。而媽宮爲之紐。萬歷二十五年。增游兵。四十五年。復增衝鋒游兵。左右各置小城。列銃以守。曰銃城。天啓二年。荷蘭高文律乘戊兵單薄。以十餘舟入澎湖。據焉。因山爲城。環海爲池。破浪長驅。肆虐漳泉。總兵俞咨皋逐之。乃復澎湖。築城暗澳。高丈廿七。厚丈廿八。東西南各開一門。北設砲臺。內蓋衛宇。建營房。艦井軒兵。以控制媽宮。媽宮之左爲風櫃山。高七八尺。荷人鑿其中。壘土若雄壇。毀之。分中以戍。與案山西塔相犄角。東岸峙上澳猪母落水。當南之衝。舊有卅師戍之。亦築銃城。以防橫突。西爲西嶼。北爲北山墩。又北爲太武。稍卑而分嶽。循港而進爲鎮海港。巖城其中。以扼海道。其防守也如此。荷人既入臺灣。築城一號身。卽砲臺也。曰熱蘭遮。臺人謂之土城。基方二百七十六丈有六尺。高三丈有奇。爲兩層。用人磚。調泊灰。其拱而攻。知謀射以鐵。故甚固。城上瞭亭相望。上層縮入丈許。設門三。東畔嵌空數處。爲曲洞。爲幽宮。四隅旌旗。並敵二十。南北規井。下入於海。上出於城。水極清冽。可於城上引汲。以防火攻。置礮下。皆重千斤者。而北隅砲臺爲外城。狀極雄偉。駐兵守之。倚城一樓。檣棟豎巨。有機車。可挽重而上。亦置礮數尊。內城之北。下闢水門。傾覆而入。磴道曲折。下有地室。高廣各丈餘。長數丈。曲轉旁出。近海之處又一洞。內藏

子。其地固也如此。荷人總政署其中。以鎮撫民番。濱城之外爲巨溝。水道紆迴。鹿耳門接之。輔以師船。而內與赤崁樓相犄角。樓在鎮北坊。爲今之海神廟。亦殿臺也。建於永歷四年。荷人謂之普羅比熱蘭遮。猶有餘理也。臺門爲垣。堅塔於石。周二十五丈有三尺。上置巨殿。南北兩隅。瞭事挺出。樓高三丈六尺有奇。牆棟凌空。軒豁四達。其下有洞。曲折宏遠。右鑿穴。左浚井。前門之左復一井。以俯瞰市肆。當是時荷人政令。南至打鼓。北達諸羅。而蚊港爲北鄙互市之口。猴樹港鹽水港茅港尾諸水匯焉。港外爲青峯關。荷人築砲臺以守。制若城。內鑿一井。舟師過之。既又逐西班牙人而有其地。雞籠淡水各據砲臺。以據東洋貿易。一時無敢抗。延平泉臺。就赤崁城以居。改名安平。永曆十八年。嗣王經視澎湖。命築臺。左右峙各建砲臺。烟火相望。以薛進思戴捷林陞守之。十九年。聞施琅疏請伐臺。洪旭告曰。前者荷人失守。恃其砲火。憑其港道。而不防備澎湖。故我先王一鼓而下。夫澎湖爲東寧門戶。無澎湖是無東寧也。今宜建築安平砲臺。副以砲船。扼鹿耳門。別遣一將鎮澎湖。嚴軍固壘。以待其來。從之。三十六年春。施琅治兵於海。嗣王克璽以劉國軒爲正提督。駐澎湖。修治各壘。環設砲城。凌師以守。激戰之後。敗績而降。清人得臺。以安平爲郡治之臺。駐水師副將。有砲架三十。砲臺十九。砲墩四十三處。以防守沿海。而鹿耳門亦建砲臺。藉爲安平之敵。彰化爲北路之衝。八卦山在其東。俯瞰城中。山峻則城亦破。故建砲臺。駐兵固守。以爲擁護。所謂定臺者也。高可望海。然一有兵事。山輒被據。移砲以致。故議主毀棄。鹿港爲彰化互市之口。乾隆五十四年。駐水師游擊。北自大安。南至海豐。各建砲臺。汛兵守之。當是時昇平無事。所欲防者。海寇而已。通商以後。西力東漸。夾板輪船。爭雄海上。一但啓辟。沿海戒嚴。而舊式之砲。利不足以遠。力不足以固。拱手讓人。覆軍從。同治十三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師臺灣。奏築安平廣後各砲臺。倣照西式。法軍之後。巡撫劉銘傳添辦海防。光緒十二年。興工改築。新向英國購置鋼鐵後膛砲三十一尊。及加辰砲。以配各臺。計費六十四萬九千餘兩。十四年。復聘德國工師。重造基隆砲臺。狀極堅固。且練砲兵以演放之。砲兵之外。又設水雷營。亦攻守之利器也。臺灣海防於是漸備。然有兵器必有其人。而後可以致果。否則拒唯無用。藉寇兵而賈盜糧。更

爲覆亡之害也。悲夫。

鄭氏澎湖砲臺表

媽宮嶼上下砲臺二座

風櫃尾砲臺一座

四角嶼砲臺一座

雞籠嶼砲臺一座

東西馬甲砲臺一座

內外新砲臺二座

西嶼頭砲臺二座

牛灣頂砲臺一座

馬尾等處砲臺表

鹿耳門砲臺 在安平鎮之西臨海大馬路之南後遭砲臺其後海水汎濫臺遂沉沒

安平小砲臺 在安平鎮南隅所建及築之砲臺也

安平大砲臺 在安平鎮南隅砲臺南則治六里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奏建光緒元年十一月妙工中鹽大池帶外有濶海水

入焉置一砲五小砲四以大帥副將率砲兵三百名守之顏曰億載金城

打鼓砲臺 在風治之西山臨海其後一建就後砲臺以爲倚用

旗後砲臺 在風治之西與打鼓山對峙爲互市之口中國港船輪船可入光緒元年聘英國工師築之結構安壯中留巨砲

以爲守隘



東港砲臺 在鳳治西南兩岸相距三里許水深丈餘闊每砲船時來貿易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奏建費砲十尊駐兵五百已而撤去法軍之役再駐二百以防南犯

青島砲臺 在嘉陵西南距治六十里爲蛟灣之口商人所鑄久圯桶亦爲海水漫爛嘉慶十年蔡奉之役金門鎮總兵王得錄就附近再鑄砲臺三座砲墩三座樓一以安平水師協營守備一員千總把總各一員兵一百八十名守之

鹿港砲臺 距彰治二十里隨大海寬廣五十四年所築今圯

水東港砲臺 距彰治西北二十里昔爲貿易之口港道久淤砲臺亦圯

下港砲臺 距彰治西南四十里港道久淤移汛番挖砲臺亦圯

西港砲臺 距彰治西南七十里港道久淤移汛宗元砲臺亦圯

安港砲臺 在苗栗縣治之西舊屬淡水爲貿易之口港道已淤砲臺亦圯

龜尾砲臺 在臺北府治之西爲互市之口勢控北鄙光緒二年始築砲臺法軍之役掘險以守及巡撫劉銘傳修之

一類曰北門砲臺

基隆砲臺 基隆爲互市之口舊設砲臺光緒二年改築砲臺以守法軍之役後繼光緒十四年乃修西式新築置銅鐵砲

媽宮砲臺 在澎湖廳治之北舊設砲臺嗣以師船光緒元年改築砲臺十三年劉銘傳督吳安洛修之駐重兵以扼海道

大城北砲臺 在媽宮之西十里光緒元年建十三年修駐兵千五百名爲媽宮犄角

西澳砲臺 在媽宮之西舊建砲臺於外城光緒十四年別建於內城府設大砲駐兵千五百名

桶正澳砲臺 舊時所建今廢

## 卷十四 外交志

連橫曰。鴻溝之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閉關自守。固無所謂外交也。然當春秋之際。禮樂征伐。自諸侯分。齊楚秦晉。迭爲盟主。而鄭以一小國介立其間。聘問往來。不失其宜。孔子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信乎賢者之有益人國也。秦漢當鄭氏之時。彈丸孤島。頗煩中原。五霸周旋。盡爲上國。卓通日本。西顧荷蘭。北結三韓。南徠呂宋。蕩蕩乎。泱泱乎。而軼春秋之鄭矣。國王冲幼。左右失人。叛將倒戈。而臺灣乃不國焉。清人撫有。時有變遷。東漸之機。隨流而靡。而內外臣工。猶欲以凡泥塗之。多見其不自量爾。夫疆之愈堅。則衛之愈力。衛之愈力。則懷之愈大。而臺灣外交無往而不敗也。夫古爭與勢。強弱殊形。驅矢之利。不可以禦堅固。則車之速。不可以競飛船。賢者審之。智者用之。苟非精軍經武。國殖民興。未足以言外交也。德者倭倭士妻曰。世界無公理。唯鐵血爾。故以其言。而大小是併。優劣是食。外交之敗。至於滅亡者。何可勝道。應夫。語曰。商車之覆。後車之戒。余故採其得失著於篇。以爲興亡之鑑焉。

## 日本聘問

日本與中國爲鄰。晉商之國也。明亡之季。士大夫之東渡者。納釋於途。而鄭氏復有消陽之誼。往來尤繁。當成功之趨師也。遣使往聘。致書德川幕府曰。洲同膽部。就一水以叛東西。既通蓬萊。連二島而盡天地。域占爲霄之位。光拂若木之華。百篇古文。早得羣衆之仙使。歷代列使。泣分七國之車書。道不拾遺。風故追乎三代。人重然諾。得吏教於四鄰。恭維上將軍麾下。才擅擊天。動高落日。錦六十五州之月劍。雄雄。精服百一編之版圖。礪沙百寶。文諸丹府。履有表使至金臺。釋輪備宗。再見元公參與。雖共臨乎覆。以獨處其山獨。成功生於日出。長而翼從。一身繫天下安危。百戰占歸中貞吉。叨世勳之闕幸。恩重分寧。效文忠之昨

明。情深復且。馬嘶者外。肅憤不款餘兒。勝在目中。女真幾無剩舉。祇緣征伐未息。以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壽安之在望。溯溯秋水。慨濱海之太長。敬勒尺函。稍伸丹悃。愛書幣禮。用締綢交。舊好可敦。蒼烏使於今復往。中興伊邇。丹鳳詔不日重來。文雖悉情。辭不盡意。伏祈鑒照。無任翹盼。幕府受之。永歷三年。復遣使乞師。寓書曰。大明龍興三百年。治平日久。人遂忘亂。雖驅棄遠而破南京。神州悉汚腥羶。成功深荷國恩。不敢坐視。故瀝血以報讎爲念。徘徊閩浙之間。以義成人。從者頗衆。然軍懸絕。千辛萬苦。中心未遂。日月幾何。成功生於貴國。仰望寶源。今際艱難之時。願貴國濟之。乞假數萬之兵。則威儀無限矣。是時日本方行鎖港之策。文恬武嬉。不欲有事國外。幕議不可。唯時鎮軍精以助之。及克臺後。日人之在臺者。禮之有加。二十年。忠振伯洪旭以商船販日本。購造鋼鐵刀劍甲冑之屬。泣鑄永歷錢。二十八年夏。爲三藩之役。經至思明。命兵都事李德東聘。再作兵鑄錢。而日本亦歲以寬永錢相餽。貿易繁盛。及鄭氏亡。德川幕府亦嚴鎖港。往來遂絕。初成功歸國後。弟七左衛門璉母姓。爲田川氏。留居長崎。

#### 呂宋經略

初羅馬神甫李科羅布致詞門。成功延爲幕客。軍國大事時諮詢焉。京臺之盟年。召之來。春三月。命赴呂宋。勸入貢。丙陰撤華僑起事。將以舟師援也。既至。呂宋總督譴之。華人聞者。勃然欲動。蓋久遭西人殘暴。思報滅之。以報風箏。事洩。西班牙人戒嚴。五月初六日。以騎兵一百步兵八千。分駐馬尼拉。凡華人商工之地。皆毀城破壁。虛被屠。而華人已起矣。歷戰數日。終不敵。死者數萬。多乘小舟入臺。半溺死。成功撫之。而呂宋救援。又慮鄰師之伐也。遣使請李科羅入臺。諸將議討之。未成而成功病革矣。二十年秋八月。呂宋總督遣使買萬物。且請傳教。尋衛陳永華不可。命以中國之體入覲。申通商之約。於是販運南洋。遠至安南暹羅噶拉巴。海通之利。國以日殖。二十六年春正月。統領顏望忠楊祥諸伐呂宋。以爲外府。待衛馮錫範不可。曰呂宋既已入貢。修好往來。今若伐之。有三失焉。師出無名。這人擒貳。一也。殘殘地方。得之無用。二也。戍兵策

應。陳長莫及。三也。且自頻年以來。歲豐稔。民樂其業。豈可復興無益之兵。議遂止。三十七年夏六月。清軍破彭亨。諸將以臺灣勢盛。不可磨。議全師取呂宋。建威中鎮黃良驥主其議。中書舍人鄭德潛力贊之。呂宋地闊。指示險要。曰諸島之中。惟呂宋待我國人最無禮。先王在日。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國人之恨。然因開創。至祖藩業已興師。乃接欣藩之變。遂移兵過廈。而事又止。呂宋之兵不過千有餘人。所恃者城上之大礮而已。自西班牙竊據其上。於茲已百四十餘年。我漳泉人憤其地者。何啻數十萬。羈魂厲魄。痛恨何如。夫積怨者神人所共憤。而盜貨者與盛所取資也。呂宋富饒甲諸國。今之積於公班巴哩者數十萬。是皆昔所誘惑。味死而括囊之物。天下安有久積而不散。虐侮而不復之理。又安知非天誅其藏。以待與王之採取耶。故以議取呂宋者爲上策。提督中鎮洪邦柱願爲先鋒。正總督劉國軒以爲不可。馮錫範詰之。國軒曰。呂宋非不可取。顯當取之於無事之日。今清兵已迫。救亡不暇。尙何能勞師遠襲。若事機一失。進退兩難。則滅亡隨之。克虞猶豫。遂降清。南征之議。至今無有道者。

## 英人之役

清人得臺之後。閉關自守。中葉以來。外患漸迫。而英人始啓其端。初英人以販運阿片。爲害酷烈。道光十八年多。詔以林則徐督兩廣。嚴旨禁烟。犯者死。并燬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以絕禍源。英人不膜。調艦至廣東。索賠款。於是開戰。臺灣戒嚴。兵備道姚瑩具幹才。得民心。與總兵達洪阿共籌戰守之策。增築砲臺。嚴海防。故英人不能得志。二十年夏五月。英艦窺鹿耳門。官兵擊之。詔以水師提督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剿辦。已而廈門失守。警報頻至。官民又悉心禦侮。姚瑩赴南北。集紳耆。練義勇。以其半任調遣。凡四萬七千一百有奇。而漢奸之來事勾結者。輒捕斬之。故無內患。二十二年春正月十三日。英艦數艘至大安港。遙見岸上兵民堅立。將駛去。突觸黑礁。開炮擊之。船破。獲英兵二十。印度兵六十五。大砲二十門。及旗海軍旗營牛之物。三月。英人調艦十九艘。大衆來犯。并結海盜。又破之。詔督姚瑩布政使銜。達洪阿提督銜。各置嚴

車鄰尉。然英艦猶以時至。遊弋南北。八月。一艦將人旗後。知有備。乃北去。十四日。犯淡水。却之。十八日。復。雞籠。參將邱鎮功調守備許長明歌湯寶等禦之。淡水同知曾謹奏澎湖巡捕范學恆巡沿海。和縣王廷幹偕艇。亦必維康莊三沙灣砲臺。英艦將入口。發砲中之。桅折。燭燭而沒。又獲英兵。九月復至。再破之。自是不敢窺臺灣。然閩浙粵三省。均被侵擾。清廷命大臣與和。是秋江寧款成。換捕房。而臺灣所獲印皮兵已於五月奉旨處斬。唯以英兵歸之。英領事璞鼎查遂託臺灣鎮道安殺遭難兵民。江蘇主款者及福建失守文武。志辜功。登語沸騰。欽差大臣耆英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玉提督李廷钰二人家信。勸姚建罪。詔飭福建督臣查奏。著督至臺。查案卷。則姚所奏。言及通及紳民履報。無冒功事。然為款成。強令鎮道引誣。以謝英人。將逮至京。民洶洶罷市。姚遂溫語解。新督亦告病。以劉鴻翔代之。臺人乃訴其冤。乞奏白。鴻翔據原稟送軍機處。始知其枉。旋起軍。而英船亦屢犯臺灣。二十八年。兵備道徐宗幹著防夷之費。頒發人民。而臺人亦立禁烟云約。咸豐十年。詔開安平淡水。准與英人互市。其改隨之以入。民教之同。視相反目。語在宗教志。同治七年。八人米里沙至蘇澳。要番人為婦。謀襲南澳之野。噶瑪蘭通判遣人止之。不聽。且曰。臺東非中國政令所及之地。故不得視為中國版圖。蓋釋如。兵備道商之英領事。不聽。已而米沙其赴噶瑪蘭。途次溺死。其妻始息。越明年。而有安平之役。初英人以建領事館。購地故。與居民齟齬。未幾領事失物。照會司捕盜。而有司未悉外情。人民之排外者。又每值事。疊生交涉。大小十八起。英領事吉普理每詰責。不容。吉普理怒。稟報香港總督。派艦接挾。將。傷官民也。九月。英艦三隻至安平。泊港外。吉普理登艦。語以故。突開砲擊岸上。彈落母畔。居民大驚。相率走。越日安平副將國珍稟報。總兵劉明鏡聞警。帥軍駐岸上。武弁蕭瑞芳止之。曰。英人以砲擊我者。非欲出於戰。先聲而奪我爾。卑職願知洋情。願掉三十石。說之釋兵。彼如不聽而擊之。則世首彼矣。從之。瑞芳至英艦。反復命。且曰。艦將聞江協戎威名。願一見。明日艦將果至。國珍饗之。談轉兵事。既去。瑞芳曰。洋人重信。彼艦既願出口。而我軍仍陣岸上。彼將謂我失約。明鏡微所部歸營。是夜瑞芳暗國珍。更許。見白光一道自海中霄。國珍驚問曰。胡為者。曰大號也。艦將出口矣。德許

去。而英兵已駕小艇上陸。圍協署。劉珍會糧失措。歎曰。登子誤我。雖墮匪民家。英兵大索不得。毀倉局。居民自夢中驚起。鼎沸徹夜。旦日。報國珍戕死。英兵始去。郡中聞變。人心洶洶。鎮道會議講和。無敢往者。紳士莫敢視。然行。介許經秋爲譯人。吉普理索償款。先以四萬金爲押而後見。景祺家固富。飭人昇輿之。及見。吉普理多要求。經秋大辨論。據理與爭。吉普理亦慮結怨紳民。則通商不利。乃許得兵。先是郭紳許廷勳與英人合辦腦務。吉普理初至。貸其家以居。迭爲賓主。既與從兄廷道以分產故。控於官。案懸未結。廷道以他罪下獄。廷勳亦腦業失利。及英艦來。吉普理索償款。並列其事。於是有言廷勳通英者。廷道之子揭其事。且言毆攻安平。廷勳示意也。兵備道曾獻德陳廉總督。上奏。命嚴辦。而英人力庇之。事平始出。英艦既去。吉普理以金歸景祺。官民頌其功。廷議以臺灣道不善外交。解職歸。而英政府亦召回領事。且治繼將啓辟之罪。唯瑞芳以功擢安平副將。瑞芳廣東人。姓蘇名阿成。刺舟爲業。廣東之役。爲英人間諜。總督嚴名察之。亦從行。乃改姓名。以賄得武弁。國珍之死。瑞芳實與謀。越數年。怒瑞從卒。洩之。葉江之子憤父仇。合額於廷。詔斬於臺。英領事聞之馳救。已懸首道轅矣。

### 美船之役

臺灣生番久屬化外。殺人爲雄。航海遇風。或至其地。輒遭害。而番政措施未得其宜。故每出交涉。幾危臺灣者數矣。先是咸豐八年。英國商船西爾偏第號遭風。破於鳳山縣轄之枋寮。患番出草。被殺傷。逃者僅數人。十年。普國軍艦曼爾號至其地。艦兵上陸獵。途次遇番。相。艦長發砲擊。始入山。然不能永懾也。南方之番爲科亞爾族。分處瑯瑤一帶。地險狹強。不服改令。而守土官又畏事。莫敢討。故爲害尤烈。同治六年三月初九日。美國商船那威號由汕頭出帆。遭風。至臺灣南岬。觸礁沒。船長馬西德率所部乘小艇至瑯瑤。上岸。爲番狙擊。皆死。水手早廣東人也。伏草中得免。西走數百里。至打鼓。告官。爲達英領事。英領事電報北京公使。轉語美公使。美公使聞之。卽向政府交涉。時英軍艦優爾摩爾德任安平。管帶甫得道聞之。趨至其地。索

美入。欲拯救之。二十六日上陸。又受番狙擊。莫能往。乃歸打鼓。赴廈門。初美公使即會政府。請討生番。以保航路。政府答以番界非臺灣政令所及。美公使即報其國。派兵討。六月。水師提督彼理率軍艦二艘。兵百八十有一人。以十九至番地。番拒戰。副提督馬特西節沒焉。美軍大敗。退歸中。是地爲兩部僻遠之域。山峻谷險。荆棘叢生。而科亞爾族尤悍。四出屠殺。敗則竄入山。據險莫破。彼理報其國。美政府必欲懲之。乃與臺灣鎮道義合討。九月。臺軍與美軍偕行。以領事李仙舟主其事。至柴城。臺軍不盡力。李仙舟亦知戰未必勝。不如說降。乃率事入其社。從者五人。見番酋。爲瑣瑣八社之最強者。責以安殺道義之罪。會說不敏。置酒款。并歸船人之額。立誓和好。謂此後苟有深害者。如供其不足。可聚紅旗爲信。事畢始歸。而瑣瑣平地生番遂無再害外人之事。

### 牡丹之役

美船遭難之後。越六年。而有日軍討番之役。先是同治十年春三月。琉球商船遇風。至臺東八瑤灣。爲牡丹社番劫殺五十四人。牡丹社者南番之悍者也。十二年。小田縣民四人又遭害。於是日本政府欲與閩粵之師。然以生番隸臺版籍。未可遽往膺懲。時副島樞臣爲全權公使。駐北京。日廷命交涉。且質番地主權。種風道義使柳原前光副總理衙門。答曰。番人殺害琉民。既知其事。若殺貴國人。則未聞。然二島俱我國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而爲過問也。前光力爭琉球爲日本版圖。且證小田縣民遭害狀。曰貴國既知恤琉人。而不討臺番者何。曰殺人者番。故且置化外。日本之蝦夷亦不服土化。此萬國所時有也。前光曰。生番殺人。貴國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爲之父母。我邦將往問罪。以盟好故。使使者先告。反覆論辯。累日不決。前光歸白狀。初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奏請討番。和者四應。琴轅木戶孝尤力爭不可。以其內治未修。遽上外聲。勝敗固未知。而糜餉損兵。已先若累吾民。豈爲國家之福。且適以速禍爾。臺灣不過東海一撮土。蠻夷好殺。其性使然。今以橫殺琉人之故。遽往伐之。豈足以揚國威。夫琉人雖

已內附。其意半在中國。常聞其人可謂。日本父也。中國母也。持其兩端。固爲弱國之常。則我之待其人。自有緩急之別。夫內國爲本。邊疆爲末。先求後本。決非長治之計。種臣主戰。自好從之。十三年春正月。置臺灣番道事務局於長崎。以臺議兼之。陳璘信主之。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番地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直良爲參軍。率兵赴臺。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爲廈門領事。兼管番地事務。別延美國人李仙得爲參謀。仙得前爲廈門領事。以事罷。轉爲顧問。以助外交涉者也。四月。從道率海陸軍發品川。備英美兩國船爲運。旋至長崎。美公使以執局外中立之例。并飭廈門領事捕李仙得。英公使亦言中國必生異議。於是日本內閣遲疑。遣權少內史金井之奉傳內旨於長崎。命重山止軍行。且歸京。重信告從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不定。令人危疑。況召集精銳。餽駁一失。誤覆四出。禍且不測。豈止佐賀之比。必欲強留。從道請奉還勅書。躬自攜醢腸巢穴。死而後已。苟中國果異議。朝廷目等爲亡命。則咎之乎何有。重信電報狀。朝議大憂。簡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赴長崎。從道卒不聽。乃改母職。以待後命。而攜李仙得歸東京。五月初二日。日進孟春三國等艦發長崎。初五日。至社繁山。上陸。移軍龜山。遣兵深入。牡丹番伏莽擊。日兵少却。越二日以葛番爲導。進攻竹社。港石門。從道適乘高砂番。二十一日。爲佐人間佐馬太自率兩小隊。攻破石門之險。陣傷番酋。諸番乞納款。退守龜山。建都督府。設軍院。修橋道。爲屯田久計。當軍發之時。復遣柳原前光赴北京。領事福島九成至廈門。亦以書示閩浙總督李鶴年曰。臺灣番界之事。昔者副島大使既告貴國政府。今我國將與閩匪之師。若貴國與教士對。則秋毫無犯。龜山密通。願毋騷擾。鶴年曰。臺灣我之境。土番犯禁。我自處置。何假日本之力。日使亦出。毋許兩國之議。竝白其事於朝。而總理衙門已先出奏。命欽政大臣沈葆楨帥師視臺灣。自光至北京。與總督衙門新報。旨皆抵牾。勢將構兵。中國官民多主戰。江蘇布政使應寶時著論尤烈。其言曰。日本利於排教。亂入我邊地。虔劉我番民。中國欲全僑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覈許爲之建造樓塔。保護商船。可謂寬大過矣。詎料以虛言欺我。久誤番社。誘脅番人。率番迫於凶焰。勢必繼受禍。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夫臺灣雖小。我聖祖仁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灣有事。則處處戒嚴。古



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齊我心者。以有條約在也。今日本不守條約。若令得志。非惟爲所竊笑。西人更將覬覦中國。爲今之計。宜舉其事。布告諸國。直與之戰爾。雖然古之馭外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戰於內地不如戰於外洋。與其戰於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然則綜而計之。今日昇以番地。曲全和約。兵端若可少弭。而後患無窮。且和亦難恃。策之下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境。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爲非常之舉。以奮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於坐視。弱。棄之上也。倭既入臺。籌防務。募兵分汛。築瞭臺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線以通福臺軍務。調調淮軍助防。歐美人士之在兩國者。評論曲直。日付報紙。乘機鼓煽。將收局外之利。而日兵又先後至。凡三千六百五十八人。以海軍故。殘者五百六十一人。時安福巡撫王凱奏將兵二萬將渡臺。奇一啓戰。則兵連禍結矣。先是閩浙總督命福建布政使潘蔚雲海兵備。夏威輪航從道議。六月朔。率法員二人乘艦至琅璚。明日至笨城。與從違會。反復辯論。初七日又會。日映抵成。露拂袖起。從道止之曰。我國暴師海外。糜財勞人。爲貴國開草萊。願爾。費用耗損。豈可勝計。蔚曰。若然。則將爲日本償軍費。乃立約三則。八月。日本參議大久保利通。辭編大兵。委以和戰全權。初六日。發東京。李仙得隨行。九月十九日。抵總理衙門。先論番地經界。相持不下。利通宣言歸國。且貽書曰。諸公所言。輒引條約。以背盟。非我。是陽唱和我而陰疏斥我也。我已束裝。或和或否。期以十日歲復。英公使威妥瑪乃出爲幹旋。軍機大臣文祥執不可。葆楨亦美言力拒。願爲兩國邦交。議始成。十一月。有日鈐印。約曰。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爲不是。二前次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撫恤銀十萬兩。而日本在番地修造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三凡此次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註銷。作爲罷論。該地生番清國自行設法。妥爲約束。越日。利通歸國。下詔班師。十二月。健道乃振旅歸。於是葆楨奏陳番界。析疆置吏。而臺灣局面一變。

### 法軍之役

法蘭西爲歐洲強國。當拿破崙第一時。志吞歐土。又以其餘力東向。謀并越南。越爲中國藩服。時適洪軍起事。國中假威。無暇南顧。越之君臣拱手唯命。日僅社稷。不血食。故法人感張也。光緒九年多。越王顯於中朝。用師保護。命兵部尚書彭楚漢調兵。法亦調兵。達至河內。詔以台灣爲東海疆域。責成防務。兵備在劉永福。其幹才。得民望。乃體衛事備。築砲臺。建營壘。購槍炮。置水雷。分汛海陸。以會文爲以南至恆春爲南路。統軍五千。由道領之。曾文溪以北至大甲爲中路。統軍三千。由道領之。又以大甲溪至蘇澳爲北路。統軍四千。由提督劉志忠領之。後山自花蓮港。鳳山之界爲後路。統軍千五百。由副將張兆連領之。而澎湖爲前路。統軍三千。由水師副將領之。計兵一萬六千五百名。各守其地。有事策應。調兵力單薄。不敷防堵。乃辦團練。以陸軍守內地。漁團備海口。各莊亦自行保甲。衛桑梓。墩以臺地遼遠。防務虛大。軍餉總督移詳。居中調度。不從。又請英派兵大員督辦。以一軍權。於是命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率所部撥一營。辦理臺北防務。已而提督高元率淮軍。提督楊立龍率湘軍。各先渡臺。當是時法艦飄游戈沿海。以應臺灣。十年春三月十八日。法艦一艘入基隆。三人上岸。登山瞭望。以繪地圖。欲入砲台。臺官止之。既歸。以書詰其違通例。謂臺兵無禮。當謝罪。又以商人不肯售煤。爲官所禁。限至翌早七點半鐘送到艦中。否則砲擊。稅務司乃出而調停。以官煤千擔交付忌利士洋行售之。始去。歐開報。以法人無禮。稟明南北洋大臣。結問。臺法人向將啓畔矣。四月。詔以提督劉銘傳爲臺灣防務大臣。五月二十九日。至基隆。駐臺北。設團練局。又於上海開臺灣軍械餉總局。委蘇松太道辦之。軍器戰事。墩亦赴北。議戎機。而法艦來攻矣。六月十日。法水師提督抵基隆。乘旗艦奧利札號。率戰艦五。截陸軍三千。入基隆。以三艦砲逼尾。銘傳聞警。率提督曹志忠蘇得勝高元鄧長安拒之。十五日渡海。法艦開砲擊岸上。砲聲震戰。別以三舟載兵千名上陸。猛撲二重橋之壘。曹軍兩軍力戰。却之。陣斬中隊長一。兵自斃。獲旗幟二。法兵退艦。多溺死。遺械甚多。十七日。孤拔投稅務司請銘傳至艦會見。不許。事聞。下旨嘉獎。發內帑二千兩。以犒戰士。軍氣大振。洋務委員李彭恩以滬尾港道寬闊。無險可據。請填塞口門。英領事以秋案上市。有礙商務。不可。彭恩往復辯論。始許。

而法艦乃不能入也。七月初二日。葡拔摩磯八艘窺福州。泊馬尾。總督何璟素畏事。防務大臣張佩綸亦年少。無軍略。時傳有礙和意。葡政大臣何如璋見法艦入口。止諸軍無戰。清艦十餘艘泊附近。寂然不動。省中士庶已危之。紛紛走避。而佩綸視若無事也者。初三日黎明。法艦忽升旗示戰。清艦無設備。且俟張大臣之命。已而法艦開礮四擊。次第沉沒。毀船政廠。如璋跳足走鼓山。將軍穆圖善駐長門。開炮擊之。法艦始悠悠去。福州既挫。臺灣尤危。二十日。銘傳視師滬尾。孤拔亦乘兵船來。測探海道。不得入。遂轉戈沿海。以窺勦辦。八月十三日。復攻基隆。以兵五百由仙洞上岸。格靖巡緝營盧慶中營拒之。章高元亦率所部二百餘人援戰。法軍敗走。迷失道。因至日中。又殺其百數十人。然艦隊仍進攻砲臺。銘傳屹立督戰。左右殲數人。衆請退。不聽。故卒宵奮門。已而諜報法艦五艘犯滬尾。滬尾距郡三十里。銘傳命收軍往救。各提督諫止。不聽。唯留曹志忠所部三百及練軍統領林朝棟駐獅球嶺。或反議之。曰是懸知吾之深謀也。其後法艦三攻滬尾。皆受創去。法軍既離基隆。謀取臺北。以陸軍二千進。暫爲朝棟所拒。相持匝月。別以四艦取滬尾。九月十九日黎明。將入口。聞臺警之。乃去。翌日復至。潛渡陸軍上岸。內清進攻。孫開華邀擊之。張李成率土勇三百截其後。往來馳驟。當首許易。法軍大敗爭舟。多溺死。陣斬五十。俘賊二十。於是不敢窺臺北。李成小名阿火。爲梨園名目。奏請贖州。願追於義憤。誓不圖身。克敵致果。銘傳嘉之。授千總。其後以功至守備。初馬尾之敗。清廷震怒。被佩綸。以文華殿大學士左宗棠督師福建。又以銘傳爲總辦。加兵部尚書銜。辭。及基隆既失。內外臣工多上封事。廣東道御史趙爾巽請進攻越南。以分敵勢。沿海各省以臺灣危急。協餉餽。志切同仇。南洋最多。北洋次之。廣東亦助銀十餘萬兩。士乃轉輸五百桿。前門鎗三千桿。故稍無困乏。當是時諸將多請規基隆。銘傳不聽。臺北府營陳華介親兵哨以爲倭林。請募兵千五百人。自備軍械。包取基隆。每月餉十二圓。銘傳不許。以滄楚軍制。無此重餉。若果能克復。當重賞之。記名道朱守讓聞其言。與約名募。數日而成。銘傳怒。遣散之。十五日。孤拔布告封港北目臺澳。南至媽鷺嶼。凡三百三十九海里。禁出入。分駐兵船巡緝。以緝漢至基隆八艘。淡水至安平三艘。打鼓聖像二艘。航行之船須離岸五海里外。否則擊之。於是互市停

息。物價騰貴。商船多被擊。文報不通。舊以漁舟往來。兵備道劉章軒南治軍。籌餉厲兵。以作士氣。及接法軍封港之文。讀其違犯公法。囑商各領事。請予干涉。領事以事關重大。須待國命。二十九日。欲以封章密請沿海督撫代奏。十一月初六日。始達內閣。略曰。法人突開封口。查萬國公法。本有戰國封堵敵國海口之例。局外各國原不能察。惟論法人今日情形。其不合公法。不勝枚舉。五。不應封而准封。有礙各國今後通商者亦五。不能不先請查明各國。一為理論。查公法例載交戰。師出有名者謂為戰。若違背公法。即屬不義之戰。局外各國例得調停。法人始則無端侵我屬國。繼則無理挑我防營。反欲我善款。又免攻我基隆及福州船廠。迫近降處尾隨。又於船塢及臺南安平旗後二口。竊復冒昧修葺封禁。試問封口先還義戰。戰且不義。口何由封。臺灣原止提出基隆安旗四口。留與各友通商。各國行棧林立。獨無法國商人。法果理直兵神。專欲奪佔臺也。則臺灣佔海四千餘里。無處不可登岸。所建城池。無處不可進攻。乃法兵到處畏縮。偏於各國通商不過二三十里之口岸。肆行騷擾。可知法人固不能得利臺灣。特陷害各國通商爾。其不合戰例封口之例一。又例載軍旗隨侍驛民。擄掠燒殺。姦污婦女。毀壞房屋。及一切殘忍之事。皆為戰例所嚴禁。並載陸路交戰。有散兵劫掠。處以之為強盜等語。今法人佔基。弁兵姦擄燒殺。無惡不為。甚將該婦女孩童擄入兵船。有數百名之多。又存南北海面。假稽查之名。截劫民船魚米雜物。擄掠民人。此等暴行。實同強盜。何配為敵國而公然封口乎。其不合戰例封口之例二。又例載城池地方被戰者圍困。局外不得與之貿易。封港亦同一例。今法兵聲言攻臺。不能為竟日岸戰。與我中兵爭尺寸土。僅藉藉我自棄之基隆偏隅。隔離城池遠甚。謂困。抑知公法必待圍困而後准封口者。原以敵國軍械糧草缺乏。必仰濟於通商。戰國始乘勝封口以困之。使速求和。故局外各國甘受禁商之損而遠。今臺灣兵精糧足。器械格如。已非法兵所敢近犯。即再徵兵。全臺義民百萬。素習刀鎗。一聞君父之仇。無不呼應。靡不裹糧坐甲。誓與仇寇不共戴天。一切軍需。就地取用不竭。豈無須求助外人。是困之無可困。速和轉速戰也。法人封口果何為者。其不合圍困封口之例三。又例載戰國徒以出示禁絕抵禦。則非實力封堵。與祇派數船在洋巡梭巡而無定所者。亦不作封堵論。今臺灣沿海商民船隻。四通八達。若

實力封堵。非有累百兵船不能。法艦犯臺。統計不過十餘艘。其遊弋臺南安南二口者僅一二艘。時去時來。渺無定所。其不合實力封堵之例四。又例載封堵敵國口岸。其勢衰弱。而不實力辦理。即作爲廢弛。又載師收歸爲廢紙。今法會一敗於基隆。再敗於滬。屢戰屢北。於臺南並不發登岸交兵。其衰弱已可概見。各國應即作爲廢弛。法人何得視然封禁。徒礙通商。其不合實力辦理之例五。此五者皆法人自外於公法。原不應有封口之舉。而於各國通商有五礙者。祇得更申其說。如通商口岸教堂洋行貨物商民所在甚多。案由中國竭力保護。今法兵屢欲攻獨商岸。作爲戰場。彼此鎗砲相加。更何能分辨某國某行某人。勢必至互有機傷。保護不及。其各國受害商民。自應向法國領事。不與中國相干。即中國受害之處。亦應取償於法。因法人違例擅禁。擾擾商岸。其礙一。通商交涉。所欠洋行各款。向地方官提追。今商岸封禁。原欠商民皆藉口於生計已絕。莫能歸還。且有遷徙他處。官中無可提追者。勢不能不概從緩辦。其礙二。通商以洋藥爲大宗。臺灣每年進口洋藥皆銀計在四五百萬兩。法人封口。洋藥不通。曾經紳耆公請。從權劃出官莊。准民自種罌粟。照例納稅助餉。無礙民地五穀。免貽洋銀漏卮。言本有理。事又爲公。地方官應准如所請。將來罌粟廣種。洋藥勢必禁銷。其礙三。中國各省通商口岸甚多。若盡如臺灣。法人僅以教船虛聲。便聽封船。則何口不可虛言示封。恐各口商民均有坐困之虞。大爲通商之害。其礙四。各國派撥兵船。保護商民。原係公法正辦。今法船突來封港。中國官照例嚴禁探水引港接濟。有犯立斬。各國兵船自不得與法船往來河泊一處。以避嫌。而免誤傷。惟護船離岸太遠。保護難周。若泊岸太近。法兵犯及近岸。中兵必盡力開砲抵擊。恐有船砲誤傷。均不得歸咎中兵。其礙五。法人於公法既有五違。於各國通商又有五礙。要皆與中國無損。中國原不值與辯。只以臣歷奉保護之責。商民之恩旨。今法人過與臺灣。專擾商岸。倘各國未能執公法。以全通商之區。臺官亦只聽照戰例。稍加保護之責。非不設法保護。而勢有礙。不得不先以直告。法兵現據基隆。基口原許封禁。此外各口應否一概聽其虛言示封。及應否專攻通商口岸。以至友邦之處。應請旨飭令總理衙門查明通商和各國。以申公論。而顧大局。清廷既開法艦封港。命南洋大臣派兵船五艘。以補兵吳安慶率之。會北洋艦隊勉期趕援。復以陝甘總督楊昌濬任閩浙。率所

部至。相機調度。以謀遠慮。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一日。法軍猛攻獅球嶺。朝棟力拒。不退。法軍復至。戰及日中。移守六堵。蓋已迫近臺北矣。澎湖孤懸海上。四面受敵。時有綏靖總兵等五營。及砲勇練軍。統計不過三千餘人。嶼設初歧。不敷分布。敗甚憂之。辜鴻銘宗棠奏派大員統師駐防。副以海軍。或可保全萬一。未行而法艦至。二月十三日。孤拔以戰艦五艘伐澎湖。先攻漁翁島砲臺。砲臺應戰。未能命中。而法艦二艘入媽宮。毀觀音亭火藥局。副將周壽初駐此。未戰而潰。夜半法軍五百上獅臺。十四日凌晨。薄綏靖營。營官陳得勝據險戰。法軍稍却。逐之至海隅。殺傷過當。法艦見勢急。發砲以助。得勝不能支。猶力戰。德義中營黃勇成附近。閉壘不出。乃收軍。陣蹂海水。薄臺大城北。詰諸軍曰。法軍屯砲港仔。憑險而守。余以爲可破。余先選死士。突入其壘。諸君從之。則敵可敗也。衆曰諾。十五日黎明。得勝進兵。趨諸軍狂擊。法軍張兩翼以抗。戰酣。得勝乘馬入陣。砍奪山旗。中彈頗。從卒救之。奮初陣雙頭跨。復敗。各奔多走。通判鄭廣杰乘小舟逃亦殊。而澎湖遂失。二月初二日。孤拔乘艦至安平。介英領事請兵備道會見。欺詐之。將往。官紳跪止。敵曰。彼以此要脅。不往謂我怯也。嗚乃公豈畏死哉。戒安平砲臺視敵。有警即開砲擊。毋以余在不中也。遂登艦。孤拔握手甚歡。不及軍事。而臺南恃以無恐。富銘傳退失基隆。欺揚其事。宗棠據以人告。遂擬李彤恩之職。銘傳具疏辯。互論長短。而敵以加營務處。頗不受節制。銘傳嘲之。是時孤拔以澎湖險要。欲久霸。爲東洋軍港。而越南軍疊勝。進迫宜光。法人有罷兵之意。政府咨請議院戰費。不可。內閣遂改。執政者雅不欲戰。孤拔憤無援。且疫作。將士多歿。遂病死。以副提督李士卑斯接之。中法既開和議。法公使領事要求。且索虎兵基隆五年。李鴻章不許。乃相約停戰。撤圍宜光東西華兵。歸至荏溪邊界。而臺灣法軍亦於三月初一日停戰。即開合處封口。前敵諸將憤不奉命。洵欲戰。督兵大臣彭玉麟尤力爭。且揭鴻章辱國罪。鴻章辯曰。臺灣郡縣也。越南藩服也。以余度之。寧失藩服。毋損郡縣。電命至閩。宗棠以臺灣只有停戰之文。而無交還基隆之語。疏請勿許。而鴻章已換約矣。三月初一日。法軍解封。換捕房。銘傳厚遇之。各餽白金。初五日。撤記名提督吳宏洛赴澎湖接管。十二日。李士卑斯率艦去。事畢。內閣學士梁耀樞以銘傳喪師失地。貽誤大局。疏請



## 卷十五 撫臺志

連橫曰。臺灣固土番之地。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姓。至於今是賴。故自開闢以來。官司之所經營。人民之所歸謀。莫不以經營爲務。夫臺灣之番。非有戎狄之競也。彈丸區。非有先王之教也。巖居谷處。非有城郭之守也。射獵逐逐。非有戰火之利也。南北隔絕。互相吞噬。非有節制之師也。故其負隅跋扈。則移兵以討之。蠲風來歸。則施政以輯之。此固理番之策也。清廷守陋。不知大勢。越界之令。以時頒行。而我先民乃冒險而進。剪除荆棘。備嘗辛苦。以闢田疇。成郡聚。爲子孫百年大計者。其功業豈可泯哉。牡丹之役。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師臺灣。奏請開山。經營新邑。及劉銘傳任巡撫。尤亟亟於理番。設撫墾總局。以治其事。而臺灣番政乃有蓬勃之氣焉。夫臺灣之番。非可羈縻而已也。得其地可以耕。得其人可以用。天然之利。取之無窮。而人治之效。乃可以啓其奧。是故理番之事。臺灣之大政也。成敗之機。實繫全局。余故述其始末。以昭來茲。亦足爲得失之林也。

荷蘭既得臺灣。集歸順土番而撫之。制王田。設學校。開會議。立約束。以養以教。而土番亦效命不敢違。故終荷人之世。土番無有亂者。當是時西班牙亦據臺北。布政施教。以撫土番。而輒遭殺戮。誘之不畏。蓋以北番之悍。不如南番之馴。故西人亦大費經營。且爲荷人逐矣。永歷十六年。延平郡王既克臺灣。遍視歸化番社而招撫之。翌年春。以部將十人管社事。分新港目加溜灣蕭壠荳蔻爲四大社。徵收鹿皮。與之貿易。十八年多十二月。北路土番番社反。經命勇衛黃安平之。十九年。諸賊參軍陳永華請中屯田之制。以拓番地。從之。於是南平琅嶠。北及雞籠。皆有萬人足跡。番不能抗。漸聚入山。乃鑄土牛以分之。而寧靖王朱術桂亦自墾竹塹之野。蓋乃大熱。民殷國富。廿二年。水沙連番亂。殺參軍林杞。所部多沒。既復進之。以墾其地。則今之林杞埔。廿四年。沙轆番亂。左武衛劉國軒斬半澤。率兵討。番拒戰。燬之。殺戮殆盡。僅餘六人匿海口。大壯諸恐。





申爲腹社。征派無虛日。存番番苦之。土目卓个卓雲強生性驕。謀叛。二月。番將張。申令納稅而後行。番  
 遇中。遂殺之。及夥數十人。事聞。鎮道員往諭。不得入。乃撤北路參將常壽帥。與民討之。以新港番  
 鹿宜目加濶灣四社番。先鋒。番拒戰。四社頗死傷。歸曰。聞卑與社番多勇敢。能越山度澗。欲禽土。非此  
 不可。時卑裏末內附。介通事以牛酒犒之。願效命。八月。卑與番自山後襲其社。官軍亦逃。番斯困。將入  
 山。又裏之。獲卓个卓雲強生以獻。解鄭正法。傳示諸番。官軍愈懼而死者數百人。當存番番之說。北投社番  
 亦亂。北投器上淡水溪畔。雖內附。所獲人。土目冰冷素負力。其威以女李通事金質。已而將娶之。下許。費  
 懸挂女父。女父題以冰冷。遂轉賣以叛。遣八告存番相。水師把總某率哨進至。潛泊港口。募他番伴爲互  
 市。猝禽冰冷至舟。戮之。遂介通事求撫。四十年。諸番糾起事。北路倣效。諸番亦乘虛出。頗殺人。及平  
 乃止。初歸附番社。例用通事。又有社商。以攬其情。番之互市。社商主之。每事腹剝。朋比爲奸。漢人之侵  
 辦番地者。所在皆有。番匪可顧。經道王敏聞之。嚴飭所屬。凡給挈者須先請官查勘。定可否。又懲辦通事  
 社商數人以徇。乃稍戢。四十七年。舉人陳承請剿大佳臘之野。番匪知縣宋永清遣社商通事與土官會剿。報  
 可。是爲臺北府治。自是移民漸至。越二年始設淡水守兵。然地多瘴毒。南路以上。山谷與。每年陰霧。罕晴  
 霽。居者多病歿。而戍兵生還者不十得十之三。五十二年。北路參將統統又親至其地。歷大肚半里存番竹窺  
 諸社。所至集諸番而指備乙。番大說。五十三年。諸番知縣周鎮遠以社餉值重。上書總督允賜滿。請將該  
 曰。番俗醇樸。太古之遺。自居民難至。強者欺。弱者細。番。地方隱憂。莫甚於此。查社餉一項。鳳山淡水  
 八社番米。在鄭氏卓數五千九百三十三石八斗。嗣後的減爲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而諸番社餉七千七百八兩  
 有奇。未遑裁減。從前猶可支持。以地質瘠。出產原多。比年以來。流亡日衆。以有定之疆土。歲日益之疏  
 民。耗月累十。日事饑餓。番人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且每年正供七千八百餘金。花紅八千餘金。官  
 令採買麻石又四千餘金。放行社餉又一千餘金。總計一歲所出二萬餘金。而通事頭家假公濟私。何啻數倍。土  
 番膏血有幾。雖欲不窮得乎。時巡道陳璘方以直治爲海疆第一。乃嚴飭該。飭南北通事招徠生番。於是南路山

豬毛等十社。路岸裏等五社。凡四千七百五十三人。請內附。滿保據以入奏。璫亦自持鵝鴨。率從僕數人。北巡至淡水。夜宿村舍。詢諸番疾苦。見者歎息。五十五年。岸裏社土目阿穆請舉番襲璫。許之。東至山。西及沙轎。北界大甲溪。南達大姑婆。是爲今之臺中。六十年夏。朱一貴起事。游擊周應龍請討。率兵四百。圖新港。璫聞。自加蒲灣四社番從。下令殺賊一名。賞銀三兩。土番皆嗜殺。濫戮良民。放火焚廬舍。衆多恨起。應。全臺俱陷。及平。滿保議劃界遷民。總兵藍廷珍以爲不可。復之曰。執事留意海疆。諄諄切擊。議曲高明。果能如此。文武皆可臥治。何其幸也。唯是臺地自北至南一千五百餘里。山中居民又附山十里以內民家。未經查確。不知其幾萬戶。田園萬畝。各山隘口幾何處。應俟委員勘核。造冊報聞。但天下非常之事。必非常人乃能爲。廷珍遷度再四。未得善法。唯執事明以教之。欲遷數萬戶之民居。必有可容數萬戶築室之處。而此數萬戶又不能耕田食。必有可容十數萬八耕種之田。則度地居民。爲此日第一急務矣。今全臺山中之地既欲盡棄。附山平地又棄十里。卽以三十里而計。已去一千五百餘里之二十里。截以補短。應得橫合四百五十里之地。以爲被遷之民之田疇廬舍。不知此地從何撥給。所可籌度者一也。人情安土重遷。非盡無戀故地。亦苦田舍難罄。所費不貲。富家棟梁瓦構可以搬赴新居。工匠墻垣亦費其十之六。貧家土舍茅簷亦可移用。一經遷徙。則舊從新造。以亂後殘生變殖不貲之窮民。何以堪此茅棚土木之繁費。嗟歎之聲。既不忍聞。勢不得不有以資之。每屋一間給銀五錢。計費銀糧五六萬兩。不知動支何項。所當籌度者二也。各山隘口未知幾何。卽以羅漢門一處而論。已有三四路可入。則此一千五百里之山。其隘口不止百計。每口伐木挽運。百尺亦須三五日。計用人夫不下三五萬。不知係官自僱募。卽或派之於民。所當籌度者三也。一千五百餘里之界墻。一千五百餘里之礮臺。大工大役。海外僱見。計費錢糧不下十萬兩。將給之自官。則祇可動文之項。將派之於民。則怨聲四起。必登時激變。所當籌度者四也。寇亂風災之後。民已憔悴不堪。百孔千瘡。俱待補救。卽使安靜休養。時和年豐。尙未能遽復元氣。况又有棄去田宅流離轉徙之憂。卽使有地鎌食。有田開墾。而五錢之惠。能成屋宇幾何。應車拔稅。能留西成幾何。况又有無資可藉無地可容之憂。誰肯餐風宿露。相率遷移於無何有之鄉乎。

民而肯遷。豈不甚善。假如強項不遷。必曉有辭。將聽其不遷而中止乎。抑以兵威脅之乎。所當籌度者五也。既已三令五申。費盡心力。復聽其不遷而中止。則惠令不行。是教民兇悍。而開犯上之風。非所以爲治也。若以兵脅之使移。則民以爲將殺已。抗拒亦死。不抗拒亦死。必制涎與兵爲敵。至於敢敵。亦遂不容不殺矣。無故而殲我良民。於心不忍。雖不強則禍不已。殲之盡則人又不服。既上乖朝廷好生之德。又下失臺臺數百萬之人心。所當籌度者六也。古以來。有安民。無危民。有治民。無移民。無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輾轉家鄉以餬其口。爲誰乎。開疆拓土。豈誠當然。盛則百里。詩人所戒。無故而奪千五百里。如帶之封疆。爲民乎。爲國乎。爲上番盜賊乎。以爲民。則民呼冤。以爲國。則國已蹙。以爲土番殺人則割去一尺。彼將日小一尺。界隘可以潛伏。可以捍追。正射殺人民。以爲盜賊。則千五百里無人之地。有山有田。天生自然之巢穴。足以退志。不知於敵者之外。或有他取乎。夫事必求其有濟。謀必出於萬全。備此微也以行。能必具有濟乎。無濟而不召亂。猶之可也。殘民而有功於國。亦未爲不可也。能必具不召亂。不殘民。而又能有功於國。則計出於萬全矣。八然顧執事之熱思之也。滿保乃止。唯立石於入番地。阿阿里山番亂。六十一年。諸羅知縣孫魯遣人極之。水沙連番亦內附。附阿阿里山番納餉。初知府新治揚招撫土番。附郭各社。皆設義塾以教之。至是巡道陳大聲選其秀者爲學生。雍正元年。知府高錫又獎勵之。於是熟番漸向學。當是時半線開墾。已成郡聚。而諸羅遠不足控禦。滿保乃從汪珍之議。劉虎尾溪以北至大甲溪。設彰化縣。而溪北至雞籠。設淡水同知。駐竹塹。以理民番之事。漳浦縣鼎元曾從軍水臺。力言開墾竹塹番地之利。又與巡道吳鼎祚論治番之善。彰化地多荒蕪。宜令人民開墾成田。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給民代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土番各自開墾。限以一年而成田園。否則驅民墾耕。依照部例。則爲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其後當道從之。墾行例則。而墾務乃大進。傀儡番在深山之中。負隅遙隔。殺人爲雉。荷蘭鄭氏之時。屢討未服。及一貴之變。餘黨王忠逃入山。廷珍遣外委山佐布通事章旺生捕。未能得。秋心武臣社女土月爾爾爲粵人所殺。其族八歹摩加者。購壯壯番數百。伏東勢社。殺

人三人。僱一。募兵討。破其兩社。並撫附近之番而歸。四年。鄭希番燔丁稅。而熟番丁稅。每穀一石改徵銀三錢六分。爲例。水沙連番荷摩社素內附。當舉一貴之變。乘亂以過。既就擒。十日骨宗恃其險阻。輒出殺八。官軍求討也。秋九月。總督高其倬徵進吳昌昨至省。面書情。授方路。命爲總統。以北路番將何勉副。又調淡水同知王沂協征。時巡臺御史索琳在郡中。亦昌昨會斗大門。議進剿之策。十月。軍至水沙連。番拒戰。大敗之。諸番震懾就撫。越數日。復進水裏社。會骨宗。治其二子。戮之。自是水沙連番二十五社復納餉如初。五年。沙轡番亂。沙轡自遣兵後。勢微弱。而地廣。漢人爭購之。土目囑即語其衆曰。祖宗遺此尺寸土。爲子孫可耕可獵。可供衣食。輸課餉。今若盡售漢人。必受欺侮。我將無以自存。遂發人以報。彰化知縣張綽請兵討。嗣此通事之請。許降。當是時淡水同知王沂以番地日被侵擾。或以賤價售人。番無得食。日就窮困。起起爭殺。上書御史尹。奏定社田。大社留給水旱之地五百甲。中四百甲。小三百甲。以爲耕獵之地。各立界碑。永遠保之。其餘草地悉令召墾。宣統三年臘月。六年冬。山猪毛番亂。殺漢人有二十有三人。翌年春二月。總督高其倬徵總兵王都巡道孫國運實辦。以游擊靳光瀚同知劉洛率兵討。劉諸羅知縣劉良璧增後山。發內牧社番要擊之。北路番將何勉亦入楠梓仙山。軍至邦樹。番降。十一年。始以南路營兵三百戍山猪毛。自是番不敢出。九年。大田面社番林武力潛謀作亂。結漢仔壠等八社。以十二月起事。悉焚殺。淡水同知張宏章走免。居民多被戕。北路洵洵。總兵呂瑞麟遣北通。至淡水。聞變。回及諸番。被圍。瑞麟力戰。奔彰化。徵兵府中。累戰不克。十年五月。林武力復結沙轡番等十餘社響應。圖彰化縣治。居民逃避。號哭於道。宏章率鄉勇巡往。道經阿東社。在伏擊。衆潰。有粵人鎬田者十八人見之。制使以救。宏章獲免。皆戰死。彰人鑒之。謂之十八義民。六月。總督郝玉麟調瑞麟回府。撤新授福隆陸路提督王郡討之。七月。鄭番巡臺御史電羅柏德軍往鹿港。遣參將李德超游擊黃林彰林等守備張彬等。合兵攻阿東社。番不能拒。潛風於山。郡以參將靳光瀚游擊黃林彰林等守備林世正等率兵扼隘。八月。渡大甲溪。復遣將分擊。林武力之去也。獨發自守。官軍追之。過大安。登大坪。直抵番界。張報林武力走南日內山。復追之。攀緣而上。登磨高崖。下矢石。官軍發

砲攻。營震山谷。番却。搗其巢。遂縛林武力以降。戮之。是役捕虜千餘人。或殺或放。十二月。乃班師歸。巡鎮番乎於彰化。改大甲社爲德化。牛罵社爲感恩。沙轆社爲遷善。而漢人多耕其地矣。十三年。眉加臘番亂討之。眉加臘爲彰化野番。未內附。頻年以來。輒出沒於柳樹橋。臺各莊附近。焚殺居民。十月。北路副將黃光瀚淡水同知趙奇芳合兵討。獲其數人。戮之。遂於柳樹橋設隘以守。臺中之設隘始於此。乾隆二年。詔減熟番丁稅。將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餘悉裁減。巡臺御史白起嗣奏言。嗣後漢民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則行離異。漢民照民苗結親例。杖一百。土官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例。各杖九十。地方官照失察民苗結親例。降一給調用。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則行安置爲民。不許往來番社。以杜煽惑生事之端。詔可。先是大學士鄂爾泰等以臺灣居民已數十萬。開墾永佃。各謀其生。而禁止鬬鬪。未有室家。別娶番婦。恐滋擾害。奏請解禁。許之。於是閩粵之人至者更多。爭墾番地。播稻植蔗。米塘之利。挹注他省。歲入各百數十萬金。商務以興。家富人給。莫不各立久遠。爲子孫計。乃未幾而越界之禁又出矣。三年。總督郝玉麟奏言。臺灣熟番與漢人所耕地界。飭令查明。其已有契可憑。權已久著。立界實業。此後不准人民侵入番界。買番業。應令地方官督同土官。劃界立石。以垂永久。顧越界之令雖頒。而官莊之開愈大。官莊之制。略如鄭氏屯田。文武官各備資本。召佃墾荒。以爲己業。而其地多在番界。九年。下詔禁止。十七年。更立石番界。禁出入。而臺灣之墾務一阻。當是時歸化熟番。漸從漢俗。乃令編髮。錫姓。以遵國制。自是以來。民番雜處。各安賦畝。然交涉之事愈多。三十一年。奏設南北埔番同知。以北路駐彰化。南路駐府治。管理民番交涉事務。時南路熟番九十三社。歸化生番二百數十社。輪餉課。聽約束。有事調遣。奉命維護。及林爽文之役。大將軍福康安視師臺灣。諸番爭效命。建功多。五十三年。康安奏倣四川屯練之制。設置屯防。大屯四。小屯八。諸任軍備志。又以未墾荒地五千四百四十一甲。抄封出園三千三百八十餘甲。分給屯丁。爲自耕自給之計。而在田賦志。然屯番未諸農事。多募漢人耕之。所入不供衣食。嗣以抄封田園撥充班兵之餉。五十五年。清丈。查出侵墾番界田園三千七百三十四甲餘。悉沒之。賤佃耕作。以其租爲屯餉。而開墾番地又日進。

矣。蛤好雖在淡水北東。咸曰甲子壩。番語也。背山面海。土地廣漠。溪流交錯。西班牙人曾至。爲番所殺。乾隆三十三年。淡水林漢生入壩。亦爲番害。自是無有至者。漳浦人吳沙居三貂嶺。往俠。通番市。以嘉慶元年。募三籍流氓千數百人。率鄉勇二百餘前進。九月。至烏石港。築土堡以居。則頭圍也。二年。沙赴淡水廳給照。與以義首之。隨山刊木。立鄉約。設隘。至者愈多。拓地至二圍。沙死。經化代領其衆。遂進至五圍。蔡索之亂。朱潰謀踞蘇澳。化收之。請以地入版圖。知府楊廷理會師至此。驗其形勢。亦以爲膏。而大吏以險遠難治。慮有變。不許。嘉義縣學教諭謝金鑾撰蛤仔難紀略六篇。而論之曰。古之善禦邊者。確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主所欲爲。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善臺灣者。不可以彼說而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禦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爲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偶爲侵害。則慎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也。徒爲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顧爲。而爲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荷人據之。海寇處之。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田廬闢。溝洫治。樹畜饒。漳泉之人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也。其民既爲我國之民。其地卽爲我國之地。故鄭氏既平。施靖海上言以爲不當棄。遂立郡縣。豈利其上哉。順天地之自然而不能違也。夫臺灣之在當日。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則以爲非便。若夫今日之蛤仔難。較爲密邇矣。水陸毗連。非有遠遼之勢。而吾民居者衆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乃咨嗟太息。思爲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豈情也哉。况楊太守入山。遷徙羣衆。如赤子之觀父母。而民情大可見也。爲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母子弟。永爲遁租逃稅私販偷運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田廬畜產。以爲天家租稅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粵異性。使其自門自殺自生自死者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有一雄辯材智桀驁不靖之人。出而取其衆。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爲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索窺伺。朱潰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就其形勢觀之。南趨淡水。猛悍其甚。西渡五虎關。安爲其壘。

伐木扼塞以自固則甚險。倘爲賊所有。是臺灣有患。而患則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歸。而民則已開。水陸往來。刊木通道。而獨爲收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爲遁逃之藪。誅求弗至。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慮之。用其不忍之心。智者謀之。以爲先幾之哲。其要歸於棄地棄民之非計也。或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爲番境。則盡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爲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衆。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邊勿復住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寇百不能也。非民之好生事也。戶口日繁。有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勢不能也。亦非寇之好生事也。我有棄地。寇將取之。我有棄民。寇將劫之。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可棄。昔之所以留臺者。固謂郡縣設立。使吾民充實其中。吾兵捍防其外。盡得所依。寇失所據。所謂安於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矣。或又曰。蛤仔難之民。久應王化。其心臣訓。驟欲取之。懼生禍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卽堯舜之民也。何禍端之有。福太守之入也。歟聲動地。驅爲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應王化哉。苟其圖利於身。弗達時務。抑或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其間。則其啓禍也必矣。故此非才德出來者。不可與謀也。一方之關。必有能者鑄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蔚爲功蓋矣。或徒見諸言。而其事不能用。後卒不負其言焉。則皆此弊之文獻也。自靖海以後。籌備臺事者。莫如陳少林藍鹿洲二公。可謂籌臺之宗匠矣。當康熙時。彰化淡水未曾設官。故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線牛罵頭。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餘里之地。自半線以北。至於龜籠。七八百里悉竟棄之。亦委於番。卽臺邑之羅漢門。鳳山。琅璫。皆擅弗治。當事者遂巡畏縮。志存苟安。雖爲臺地自守之計。唯云撫民勿侵番地。實則縱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鹿洲呈巡使黃玉圃之詩。亦言之。其所陳利弊。又皆與今日相類。是皆先事之師也。且夫制治之方。視民而已。民之所趨。不棄也。沃足以容衆。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尙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衆。焦頭爛額之事。乃使後人



當之。豈所以爲民爲國也哉。十三年春。福州將軍賽冲阿奏設屯防。免墾科。部議不准。十月。少詹事葉上國奏言。臺灣淡水廳屬之蛤仔難。田土平曠豐饒。每爲海盜窺覷。從前僅索朱漬膏欲占耕。俱爲官兵驅逐。若收入版圖。不特可絕洋匪竄伺之端。且可獲海疆窮乏之利。詔命福康安督撫議復。總督阿林保奏請臺灣知府徐汝瀾詣勘。亦主設屯。才復奏。十四年春正月。詔以阿林保等查勘蛤仔難地勢番情。另行酌辦一摺。蛤仔難北境居民。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於盜賊窺伺之時。復能協力備禦。幫同殺賊。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況地又膏腴。若不官爲經理。妥協防守。設爲賊匪佔踞。詎不貽其巢穴。更爲臺灣財賦之患乎。著該督撫會同該定議。應如何設官經理。安立廳縣。或用文職。或駐武營。認真勘酌。以期經久盡善。十五年。總督方維甸以漳泉兩門。事官查勘。行次艋舺。上目包阿里等率合社番丁。叩轅求見。請入版圖。業月何翰等亦請照則墾科。維甸據以入奏。屢言收入之利。命楊廷理偕巡檢胡桂等入查。分劃地界。以爲設官之計。當是時移民之民。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泉人二百五十餘。粵人一百四十餘。均屬丁男。而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丁。歸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餘丁。其地東西寬約二三十里。南北長約六七十里。決決乎可爲大邑也。廷理既至。籌辦三月。首設墾戶。具陳省憲。而司道以事難懸擬。請交臺灣鎮道議復。總督汪志伊初蒞任。即檄臺灣道張志緒覆勘。十六年。督撫會奏。命大學士符同各部議復。十七年八月。始收其地。設噶瑪蘭廳。置撫民理番通判。則今之宜蘭也。當是時荒土尚多。而番愚且惰。不能耕。通判覆檢乃議大社加督餉埔周圍二里。小社一里。給與熟番樹齡。西勢一帶。永爲番業。東勢十六社之地。給與三條開墾。而征其租。自是以來。移民靡至。治溝墾。興水利。險阻集。物土方。而噶瑪蘭爲樂國矣。先是十五年。總督方維甸以臺灣番政廢弛已極。雖有禁令。衆多玩視。若佃農之侵耕。屯弁之吞餉。通事之剝削。官司之陋規。隘丁之盜虐。匠首之說詐。糧差之勒索。番割之比匪。兵丁之需索。游民之逐利。皆足以擾亂番界而生禍患。出示曉諭。違者重辦。乃未幾而開墾埔裏壯之議起。埔裏社在彰化萬山之中。距縣治九十餘里。中拓平原。周圍可三十餘里。土厚泉甘。產糖富。南北兩溪皆源自內山。蜿蜒數十里而入於海。引水溉田者十數萬甲。歸化番社二十有四。而以埔裏水

裏爲大。性剛良。不安殺人。本社之間。有日月潭。廣可七八里。水極澄清。中有小山曰珠嶼。景絕佳。雍正初。漳浦諸鼎元曾游其地。然其後少有至者。乾隆五十二年設屯之。水。二社計有屯丁九十。屯田百餘甲。番自耕田亦百餘甲。嘉慶十九年。水沙連營首黃林旺負地贖。與嘉義二邑人陳大用郭百年謀墾。在界門丁黃里仁爲之助。乃假已故上目通事赴府。言借欠市餉。番無所食。願以祖遺水裏埔裏二社地。給與墾人耕墾。許之。二十年春。飭彰化縣予照。然未詳報也。其約者僅水沙連。而二十四社不知也。百年既得示照。擁衆入山。先墾社仔之地三百餘甲。復由社仔侵入水裏。再墾四百餘甲。既復入沈鹿。築土圍。再墾五百餘甲。三社番弱。莫敢抗。百年喬爲貴官。勢頗赫。率壯丁佃數千數百人墾埔。義工爲城。樹紅旗。大書開墾。番不服。相持月餘。乃伴言罷墾。使壯者取鹿茸爲獻。乘不備。大肆焚殺。番不敢。逃入內番。聚族以嘆。廿月。獲生爲牛數千頭。粟數百石。器物無算。番佐元以物殉。掘塚百餘。得刀槍百數十桿。既奪其地。築土圍十三。木城一。益召佃。番無所歸。走依厝社赤嵌以居。先是漢番相持。鎮道微有所聞。使人偵之。還報曰。野番自與社番開。社番不諳耕作。漢佃代墾充食。而人寡力弱。依漢爲援。故助之。所殺者野番也。二十一年冬。總兵武隆阿赴巡。悉其事。嚴詰之。彰化知縣吳性誠請逐佃。而墾戶恃府示。不從。有希府中指者曰。漢佃萬餘。費工已巨。一旦逐之。恐滋變。性誠上言曰。埔地遍處內山。道路艱難。深林密箐。一經推墾。人集日多。命盜囚徒。從而漏跡。若招聚亡命。肆爲不法。事且奈何。且此地樹生番打鹿之場。開墾以後。理須定界。而姦人無厭。久必漸次私越。番雖愚蠢。凶悍異常。一旦據身所。勢必鋌而走險。大啓邊畔。不若乘未深入。全驅以出。則可清患於未然也。鎮道從之。飭府撤起。二十二年六月。召諸人至府會訊。予百。枷杖。餘有之。署北路。在回。張儀盛偕任誠赴沈鹿。毀土城。逐佃農。番始歸社。並立碑於集集馬溪二口。禁出入。自是埔裏社復爲番有。然一十四社日衰。漢人亦稍稍入。社仔被逐併於頭社。猶開併於水裏。而多略聊。竹二社與沙里奧鄰。遂人從野番。眉髮致驚安里萬三社亦出野番以自固。埔里人少。雖與水裏陸。而不能救助。甚自危。道光三年。而十六社通事出。事敗。虎與埔裏諸。招外番爲。與以地。乙。城。結北

投社革屯力。乃猶論革屯事。乃猶尉。勢出熟番。潛往復擊。血漢人陰持其後。成步之。黨與水沙連丁首。遂被殺有餘。長發首殺其謀。九月。北路理番同。郭傳安會營入埔裏社察之。撫循而還。傳安頗有開殺。而紹興人馬麒。久居臺灣。聞其地富。至福州。游說商人林志通爲墾戶。總督趙慎軫以聞。前臺灣知縣姚登。登曰。臺灣生齒日繁。游手亦衆。山前已無曠土。番弱不能有其地。不及百年。山後將全入版圖。一獨水埔二社也。然會有其時。今則尙早。四十五年。巡撫孫毓汶主臺。欲議其事。傳安力陳開墾之利。需舉動。欲搜噶瑪蘭故事。以開知府方傳。時姚登在臺。傳訪焉。登曰。必欲開二社者。有要略八事。君其育之。傳曰。何謂八事。曰。往者噶瑪蘭之屬也。乾隆年間。則有漢人居住。嘉慶元年。吳沙率衆入山。佔奪殺殺。凡十餘年。楊廷理往開時。大局已定。故衆番納納與。設官經理。然委員督墾之初。東勢番尙持不從。強而後可。今埔裏開墾之民已逐。社番又未輸誠。前此漢人焚殺之怨未忘。若任開墾。必先和睦番情。其要一也。漢番言語不通。撫番須用通事。而通事多奸人。彼不以朝夕安撫爲辭。而以危言恫嚇。番懼而從命。心實不服。設有異謀。殊傷國體。況開墾之際。交涉事多。小戾。皆足釀亂。則通事必求良善。其要二也。水社在外。如社仔沈鹿之地。已爲漢人佔據者。非細矣。埔地周圍數十里。番自墾成者僅十有一二。餘皆荒埔。今外社番居住墾者不過二百餘人。官墾則招佃。約費巨萬。藉以河者爲番田。何者爲官佃。官課番租。不可滑脫。其要三也。社東北沿山各社。則非埔裏之界。其內諸。亦。或以山爲界。山外連噶瑪蘭及奇萊秀姑巒之處。開墾不無人民私越。往來其中。則界址作何開闢。其要四也。前此漢人往墾。各有領人領照。其意在充業戶。此時必萌故智。業戶之說。其弊滋窮。應收租。通計一萬。一有破敗。更換爲難。不若官自召佃。永除業戶之名。其要五也。地方數百里。墾田數千甲。用田始將萬八。紛紛烏合。苟無賴人經理。不但無從約束。且工本何出。昔閩人之法。合數十佃爲一結。以爲事而資多者爲首。曰小結首。合數十小結首。舉一嘉強有力而衆服者爲大結首。有事官以問之。然。有條不紊。視人之多寡。長以地。舉以衆同公分。結首倍之。或數倍之。視其實力。今開埔地。亦當略仿此急行之。其要六也。開地南北百餘里。崁山對之僅二倍。東面腹地亦四五十里。不足盡縣。故設

一廳。今埔地方三十餘里。淡水社山埔下之。或曰餘里。似不足爲一廳縣。然其地在萬山中。南自集鎮。北自烏溪。兩路人山。皆極迂險。內逼凶番。後通瑪瑙奇萊諸處。蓋全臺之要領。前後山之關鍵。而去彰化縣城遠。非佐雜所能鎮撫。不得不略如廳縣之制。文武職官廉俸兵餉。作何籌給。不可不爲計及。其要七也。田園日闢。生聚日多。不特商賈通行。則所產米穀。食亦必出山糴運。其南由煙口進水社。山嶺重險。勢不可行。唯北路烏溪水道可通。而溪水上流頗淺。亂石噴流。亦常閉通。以便舟楫。其要八也。傳。臺其說。關華見而感之。時性誠爲淡水商知。志恆爲瑪瑙蘭判。傳。更集衆議。性誠忘實官主禁。傳安不能執前說。亦以爲當禁。傳。遂詳請禁之如故。初竹塹沿海各地匪聚已成。而近山番界土廣且腴。漢人漸事墾殖。事既不。有粵人黃新安者。身來臺。至斗換坪。與番貿易。頗獲利。遂至番舍。故名斗乃。娶番女爲婦。生二子。已而逃其鄉。人張大滿張細滿。入山。約爲兄弟。亦各娶番女。與番住來。遂聚南莊之地。道光六年夏四月。彰化閩粵械鬥。蔓延數十莊。大甲以北亦起應。粵人弱。多竄南莊。乃急煽上番。率之出。時殺掠。所在響應。八月。總督孫毓汶至臺。派兵討。陣斬番七人。獲斗乃等二十有一人。皆戮之。事平。遂遷南莊。置屯把總一。屯丁六十。以防後害。十四冬。淡水同知李嗣業以南莊聚勢。此啓其端。而東南山地尚未拓。乃命姜壽豐周邦正集閩粵之人。官設金廣福隆。從事開闢。自彰化林以人北埔。數年之間。墾田數千甲。時與番開。已而詳請鎮道會。領鐵印。咸加結費。百圓。與以開墾重賞。權在守備以上。自是而東南番地漸闢矣。當是時淡水風全亦募佃住番臺東。築壘以居。則今之吳全也。運會所趨。莫可抑遏。而前山僑壘。漸有人滿之患。不得不求之于界。頭。使而開墾埔壘社之議復起。埔壘社自遷出後。風野時番殺殺。勢不足以自存。乃葛品彰熱入壘。欲引爲援。先及至者七。有二社。合力以拒夷人。道光二十一年。給事中朱成烈奏言。臺灣墾土甚多。應計開墾。詔命。督辦伯秀嚴復。總兵武舉鳳巡追照一本知府同下年入山墾。具陳開墾埔壘社之利。而伯壽以與番人爭利。如防後患。援例奏禁。然民間之唱開墾者。前時後。臺彰彰三邑蔡戶認捐墾費十八萬圓。墾田七千甲。紳士王朝綸王寶鼎等且欲以墾內外國社長鹿埔等處。封界之令。已不可行於今日矣。二十六年春正

月。北縣理番同知史密偕北縣協副將張長華署南澳總兵將正昂率通事土目入山。增募社番目督率與水窟社番目毛給內田頭社番目擺典蕭蘭社番目大故二沈鹿社番目排洛母眉嘉社番目改勢等。領大社衆千六百六十有三人。求內附。審細查工田。則埔裏可墾四千餘甲。番僮二十有七人。生計困窮。而社南之地。爲番僮私墾者約千甲。其衆已達二千。水窟可墾三百餘甲。有衆四百三十有四人。田頭可墾八百餘甲。有衆二百八十有八人。蕭蘭可墾七百餘甲。有衆九十有五人。沈鹿可墾四千餘甲。有衆五十有二人。眉嘉可墾二千餘甲。有衆一百二十有四人。統計地約墾一萬三千甲。甲徵穀一石。則歲可收官穀一萬三千石。以充設官戍兵之費。綽有餘裕。查欲捐墾二千甲。以爲民倡。請援噶瑪蘭之例。巡道熊一本知府同卜年轉詳總督。劉韻珂大喜。下詢開墾可慮七事。一本條條籌辦。力主開墾。十月。韻珂上其事。略曰。臺灣孤懸海外。民情浮動。不遏之徒。動輒械鬥。甚至羅爲不軌。迨至兵役緝捕。而匪徒以水沙連內山爲緝捕難至之區。相率逃入。潛匿深窠。若開墾則地歸疆理。建廳設汛。棋布星羅。匪徒無從託跡。地方則可安謐。是其祛弊者一。臺灣向無土著。多僑閩粵之人。前此地曠人稀。物產豐富。力作經營。皆可謀食。今則生齒日衆。生產乏備。有游民而無恆產。鮮不從爲盜賊。若開墾則驅之力田。耕鑿相安。自消患於未萌。是其祛弊者二。水沙連土地肥美。甲於全臺。雖例禁私墾。然小民趨利若鶩。難保無私越之人。則使加謹巡防。迭增調練。亦難保無官私則去官去復來之弊。若開墾則按戶授田。奸人無從混跡。可免意外之虞。是其祛弊者三。俺里興等社野番任水沙連各社之後。不法之徒。向有勾引野番潛出邊害之事。而兵役不能深入查舉。以致負隅恃險。乘無備。若開墾則番社悉爲我有。摘髮防守。奸人既不能私入。野番則不敢逞。是其祛弊者四。水沙連各社生番向以抽藤弔鹿爲生。不識耕耨。茲因封禁日久。社地荒蕪。俯仰無資。漸多歸附。若不允其所請。既見拒於官府。必串謀於番番。則不串謀而漁奸必有私誘生番之理。該生番始雖舍熟番漢奸而求官。後必結番番漢奸而抗官矣。若開墾則番衆必安。可杜私墾之端。而熟番漢奸亦無由串謀勾結。是其祛弊者五。臺地夙稱瘠富。近因物力有限。戶口驟增。以致日形凋敝。若開墾則地利較薄。歲可產米百萬石。而木料樟腦藥材諸物更屬不少。通工惠商。培養生機。元氣得以漸復。是其

興利者一。臺灣餉銀項內地撥解內濟。不特遺囑解費。而且重洋遠涉。疏失堪虞。若開關則或得正供數萬石。則可就地酌撥。比臺灣多一分餉銀。則內地少一分協濟。是其興利者二。臺灣爲海外巖疆。倉儲不可不裕。若開關之後。正其既有留貯。而該同知捐墾之二千甲。一經成熟。又可酌提充公。從此倉儲日充。則可爲地方緩急之用。是其興利者三。臺灣北路向設屯丁三千餘名。歲給餉銀。不敷衣食。若開關則調取無業番丁。酌給荒田農具。令其自行耕種。由官派撥。隨地操演。使之生計裕如。無事則保衛水沙連。有事則協助兵力。是其興利者四。水沙連內山前控嘉彰兩縣。後近噶瑪蘭廳。爲全臺腹背重地。若開關則前後呼吸相通。全臺可資策應。是其興利者五。其法弊也如此。其興利也如此。若竟重拂番情。拒而不納。未免坐失事機。伏思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深仁厚澤。遐邇傾心。關土開闢。所在多有。雖遠方輒況。無不列入版圖。今水沙連合社雖祇彈丸一隅。而該生番伏石崖谷。性頑犬羊。一旦受承高厚。僅髮易衣。獻納納款。統棲棲狃狃之儔。蕩蕩蕩平平之路。亦未始非太平之盛事也。疏上。命大學士軍機大臣議奏。不可。又命祖珂渡臺履勘。辭及久遠。而史密以時機既至。未可停止。奉商道府。官先試墾。以定番心。於是各官皆捐工本召佃。一本亦捐墾千甲。會籌派兵二百。隨往彈壓。以十二月入山。既後部中復奏。密恐事勢又變。翌年二月。復上總督齊曰。臺灣之番與別省異。獻圖開關。不自今始。全臺無地非番。一府數縣皆自生番獻納而來。由諸羅而彰化。由彰化而淡防。納土開闢。百餘年來。安於無事。則遠在漫山噶瑪蘭。開墾以來。四十餘年。亦未聞番害。蓋臺番之所以迥異者有故。凡番情滋事。志在金帛。畜。始有搶奪拒捕各情。而臺番最愚。一無所圖。既無大志。安有大事。此臺番之情也。番夷生事。必使其器械精工。藏火便利。方能得力。而臺番獵食爲生。所用者竹筒鐵鏢。火藥絕少。一聞銃聲。遠竄無踪。番酋每以聲勢相通。易於結黨。而臺番散處四山。各自爲謀。絕不相屬。社雖多名。多至數百人而已。彼此不敢往來。呼應不通。從無糾結。此臺番之勢也。夫番情番勢既如此。其所以不同於別省之番。而絕無大患。然猶概指生番之大略。至若埔墾化水六社之番。其情尤爲可察。地近外山。常與漢人交接。和順曉事。近附六社番情同於埔水。而勢皆衰弱。此十二社僅有一千六七百人。除婦女老幼。祇有壯番七八百人。散於

各社。窮苦可憫。見官難理。如嬰兒得母。投懷留哺之不暇。尙何敢生事。亦何能生事。安撫經年。開遣奔走。已成熟番。番性最直。又重爐髮。全臺十數萬熟番。其初何一非生。又何一難調。此生番改熟番萬無可慮之實在情形也。然而開闢之初。勘計萬全。在無可慮之中。必存一可慮之心。而通盤籌畫。防患未然。查六社外遠近生番。業經陸續獻地歸化者八十餘社。例應增設大小各屯。挑取壯丁。大屯四百名。小屯三百名。增設屯弁管束。所有千總把總外委屯目上目通事。則擇其本社強力頭人。充當委任。使之自相管轄。實成鈴制。數百里同於臂指。此控制之法也。每丁例給開田二甲。生番既改熟番。仍不能請耕作。佃給租穀餉餉八圓。番不虛錢。准其墾布。再開墾之田。定給穀石。番愚無知。但謂歸化獻圖。便可有租。延頸經年。今歲萬不可無穀。未肯業主。不得不官墾先給。以慰番情。此撫綏之法也。分別調遣。驅使當差。難於熟番。俾其漸習漸馴。漸知禮法。更調強壯。以牽制全番。使不敢動。此馭而之法也。盡去東南北三面近山大樹叢林。深菁密草。一望平坦。無可伏匿。分守各隘礮臺。募番設隘。隘勇多用熟番。以番防番。此偏繩之法也。投誠歸命。盡驅懷什待哺之番。但須安插得宜。衣有賴。使作良民。第一要籌。在於設屯挑丁。自相維制。一番以主萬番。若網在綱。雖多奚慮。然此事試辦已一年有餘。經道府再四籌商。事關重大。慎之又慎。非全局在胸。何敢孟浪。自去年正月至今。大局已成。部署悉定。入山試辦。又經數月。濃番安堵。蛟無事端。然而准辦則然。否則其情頓別。不知者而辦則可慮在後日。有識者而辦則可慮在目前。窮番無以自謀。苦無生路。一旦轉誠竊疑。求改熟番。天下無不准歸化不准爲百姓之理。峻拒驟絕。衆望俱空。是激之使怒。其變有不待智者而決。自古誠心內附。無不撫收安插。况歸化例題之件。雍正乾隆歷辦有案。熟番皆生改。說屯籌餉。不有開田。則遵例安置之處。從可措手。故歸化與開墾原係兩事。而別無曠土。不得不併案以辦者也。四月十五日。福珂舟至鹿港。命淡水同知陳士桂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參將呂大隆及吏密隨行。九月十三日。自南投入山。歷田頭水裏貓蘭沈鹿埔吳眉等社。羣番聞總督至。長老携幼。伏道懽呼。有獻鹿皮者。番布者。雞子者。番餅者。摘以鳴布施去。而北投之平東萬社。南港之丹社吻吻社。野番也。亦隨後獻物輸誠。先是熟番番體俱佔番地。熟番日盛

尋姪墳。恃強焚劫。羣番側目。詣河聞其惡。激者捕斬以徇。二十日。出內木欄而歸彰化。八月十六日。復上疎曰。我國開闢拓土。二百餘年。聲教所敷。東漸西被。遠邊僻壤。無不盡入版圖。幅員之廣。爲漢唐以來所未有。茲水沙連六社番地。不過蕞爾一隅。或祭或開。本屬無關得失。特以生番率衆來歸。由於不知耕耘。生計日蹙。而招佃之熟番。又皆被租欺賺。其所以欲得官爲撫治者。實藉此爲保護身家之計。若不俯順番情。則生番日益窮困。熟番日就肆橫。勢不至爲狀其生而盡併其地不止。久之呼朋引類。日聚日多。無賴之徒。負隅之犯。亦得以無所責索。晉跡叢藏。從此僞類互分。必致倚強凌弱。黨羽既衆。更恐拒捕抗官。得遭過之。爲各煙之謀。其貽患殊難逆料。縱熟番不難驅逐。而利之所在。人所必趨。能禁今日之不來。不能保異日之不住。從前南碑立界。設隘分防。立法何嘗不密。乃私墾者仍有二千人之多。禁令雖嚴。難期歷久無弊。則驅逐之後。厲禁迭遣。無敢再有違越。而被逐之熟番數至二千。既無本社可歸。又無田廬可家。饑寒交迫。勢必流而爲匪。羣聚地狹人稠。事多不靖。又何堪再容此二千流匪耶。若一經開墾。則分疆畫界。計畝授耕。生番改其租。熟番得用力田。所獲數倍有餘。巡查又有兵役。則一切無賴之徒。負罪之犯。更屬無從託足。願議者謂臺地地狹。械。堅。若再開墾。若求內地匪徒。竟與番類勾連。則辦必更費手。不知匪徒與番類素不相睦。同爲歷年擒案。或有官兵不敷派撥。酌調屯兵協剿之案。未有匪番勾結。諸同附土之事也。或又言生番地狹。而熟番則不靖。不知。絕無惡巧。縱使醜變無常。而所需之械。與所習之技。又漢奸詐僞百出。每多首鼠兩端。而熟番則不靖。不知。絕無惡巧。縱使醜變無常。而所需之械。與所習之技。又無一足恃。輒捕亦最易。且望其鄰氏滅後。則爲中國所有。陸續開墾。無處非生番之地。百餘年來。涵濡帝澤。其方生之天。從未聞生番爲害。而兵征剿之舉也。或又謂臺地本屬外洋。現在閩省兩口通商。洋情咸不與同。若六社番地一開。土地廣而財賦。外洋之垂涎更甚。不知洋情祇存通商。並不貪圖土地。而六社僻處山隅。距海口甚遠。外人斷無垂涎之理。必謂外人之垂涎。專以六社之鹽否爲行。臣固未敢深信也。臣臣



思早。似不若查照前奏。仍撥淡水噶瑪蘭故土爲流之例。一體開墾。設官撫治。俾大社生番均得隨游獵。附  
籍編氓。以昭盛治。疏上。大學士穆彰阿等仍執不可。奏請遵例封禁。而埔裏社開墾之議復止。二十八年。後  
宗幹正巡道。謁河。籌議後之策。六社番目羣要道署。環懇改熟。舉舉而不忍去。宗幹上書。請設屯丁。番謂  
藏地情形與他省異。一經歸化。番即我民。地即我地。而番地能爲後患者。在漢而不守番。漢氏日衆日參。稽  
查不及。小則劫掠。大則擄掠。數十年來。由彰化而開淡水。由淡水而開噶瑪蘭。跡似開疆。意實除害。今日  
之六社。即昔日之沃壤也。宗則必曰。不務則地可耕。故設屯之議。亦出於不得已。非以開墾於目前  
也。而其義則以番定番。以番防番。無開闢墾費之煩。無戍兵流弊之慮。韻珂從之。而埔裏社望之。事始不廢。  
琅璫在臺之西南。或中。語也。歸化之番凡十八社。雍正初。曾繁越壘。林爽文之役。莊大田起兵應。  
大將軍福康安駐軍柴城。以剿餘黨。而地仍荒蕪。閩粵之人相率開闢。鳳山熟番亦每遷其族。民番相訐。以  
是日多。而有司仍以化外視之。海通以後。洋船往來。南嶺之外。又爲東西交通之途。遇風遭難。時起交涉。  
同治五年。英艦前號。鵝鷺鼻。爲番。攻。聖年。美船那威威號。至其地。亦爲科亞爾社番所殺。事在外交  
志。於是巡撫李年鵬奏請開拓。設官駐兵。通防省會司道及臺灣鎮道通盤籌畫。臺灣鎮總兵劉明燈主議開設。  
署鎮官元請照例封禁。而巡道吳大廷則兩存其說而節取之。以爲枋寮設官駐兵。琅璫柴城各駐屯丁。豐樂閩  
粵莊人爲總理。與以防禦土番保護進洋船之責。至於咸田間稅。應從緩議。於是臺灣鎮道及護道樂元桂等疊  
次會議。陳其大略。省中司道亦有所議。而尚未合宜。乃飭本任平潭同知鄭元杰等往勘。繪圖立說。博采衆  
論。以爲琅璫之柴城風港。民番離處。未便設官。請照舊例。沿山各隘。設立臺壘。分段防守。而枋寮土番  
界。擬將鳳山縣之興隆巡檢移駐其地。又於道標撥派千總一員兵五十名。南路營兵五十名。同往駐紮。以衛  
地方。閩人多居近海。粵人多居沿山。山內則多番人。擬於三省之中。各選正副總巡兩人。督同隘首並隘丁各  
五十名。分守各營。加風港則選正副隘首兩名。隘丁五十名。內崇千總統轄。至千總巡檢各津貼公費二百  
兩。兵丁加餉。月內酌給銀四錢。三年調換。正隘首年給八十圓。副六十圓。隘丁八圓。計加兵餉八百八十

爾。隘費七百二十圓。均於臺府撥處之息。按季支給。從之。十年。琉球人遭風至臺東。爲牡丹社番所殺。翌年。日本小田縣人亦漂至卑南被劫。十三年夏四月。日軍來伐。清廷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師臺灣。及平。詔命葆楨盡善邊備宜。十一月。葆楨奏請開墾。略曰。全臺繞山除番社外。無非曠土。邇者南北各路雖漸開通。而溪谷荒埔。人跡罕至。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民。草木叢雜。瘴霧下垂。兇番得以潛伏狙擊。縱闖蹂躪。終爲畏途。久而不開。茅將塞之。日來招墾墾戶。謬言多。蓋以臺灣地廣人稀。山前一帶。雖經舊息日有餘年。戶口尚未充裕。內地人民向來不准偷越。近雖文法稍弛。而開墾未有明文。地方官恩設法招徠。每恐例不令。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欲招墾。不先開墾。則民裹足而不前。臣等查舊例。臺灣不准內地人民偷渡。如拿獲偷渡船隻。將船戶等分別治罪。文武官議處。兵役治罪。又如充公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爲首者充革。從者杖一百徒三年。互采船戶及歇寓知清客者杖一百枷一個月。偷渡之人杖八十。遞以原籍。文武官失察者分別議處。又內地商人運貨過臺。由原籍給照。如不及回籍。則一應防廳查明。取保解照。該廳查驗。降三板請用。又沿海村鎮有引誘各民過臺。聚至三十人以上者。壯者新編爲奴。老者煙墾充軍。又內地人民往臺者。地方官和照盛滿出口。灌給者分別議處。湖俾坤甸。又無照人民過臺。口岸失察之官。照人數分別治罪。隱匿者革職。以上六條。皆嚴禁內地人民渡臺之事例也。又稱人民私人番境者杖一百。如在近番處所。抽撥約鹿伐木採棕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臺灣兩旁一帶山口。勒石分爲番界。如有偷越運貨者。專官之官失察降調。該管上司則俸一年。又臺地人民不得與番民結親。違者離異治罪。地方官失察。從前已娶者。毋許往來番社。違者治罪。以上三條。皆嚴禁漢民私人番界之事例也。緣此兩山伊迺。招墾方興。臣等際度時勢。仰懇天恩。請將一切俗例。盡行開豁。以廣招徠。俾無觀感。許之。於是保慎矣。明州山。請移止福巡撫於臺灣。以海防同知袁開栢率兵三營。分二班。一自鳳山之赤山而至卑南。開栢當之。計程一百七十五里。一自射亦至卑南。總兵張其光當之。凡二百四十里。是爲南路。以總兵吳光亮率兵三營。自彰化之林圯埔而至璞石閣。凡二百六十五里。是爲中路。以提督薩大春率兵十三營。自噶瑪蘭之蘇澳而至奇萊。

凡二百零五里。是爲北路。軍過之時。沿途野番雖有阻礙。以阻前進。而或剿或撫。應變駐兵。以警衛之。一年之間。遂告成功。東西之途開矣。臺東沃野數百里。可建一市三縣。檳榔以爲建城之地。應在奇萊。若新  
城三層馬嘯里浪不滿管汛之區。尤必截大清水以南津奇萊。以北隸大南澳。方足以資控制。十二月十三日。檳  
榔率知府周璽琦前署臺灣鎮曾元福平頂。駐柴城。查勘地勢。以柴城以南十五里之寮洞。可建縣治。擬名恆  
春。以其常燠也。巡道夏獻綸稟請南北南路總番同知。均應移駐番地。各奏請。部議核准。光緒元年。開設  
北府。置卑南埔吳社兩廳。以南路同知駐卑南。北路同知爲中路。駐楠莪社。各加撫民。以辦民番交涉之事。  
設恆春淡水兩縣。改淡水廳爲新竹縣。噶瑪蘭廳爲宜蘭縣。分編巡撫春冬駐紮。析疆增吏。撫禦並行。而番  
政一新。當開山之際。募民隨往。與地使耕。至是乃設撫墾委員。分臺東爲三路。以德兵吳光亮辦之。南爲  
卑南。中爲璞石閣。北爲花蓮港。而恆春別設一局。以知縣兼之。廈門汕頭香港各設招墾局。立章程。任保  
護。凡應募者與以便宜。日給口糧。人授地一甲。助以牛種農器。三年之後。始徵土租。當是時閩粵之人多赴  
南洋。遠至澳洲。謂萬金可立致。故來者較少。恆春兩縣黃延昭稟言。臺灣開拓後山。於茲三十。生番漸次受  
撫。而招墾尚無成效。今大軍分駐後山。需糧較多。米糧價貴。輸運甚難。宜廣募農民。以開荒土。從之。於  
是招集臺人。假以農器。人月給口糧六兩。墾成之地。三年免租。以爲鼓勵。然臺東土地連肥。瘠壤尚盛。居  
者多病沒。故農功猶未大啓也。先是日軍撤退之時。獅頭社番衆逃出。戕殺兵民。元年二月。檳榔率請進討。  
以提督齊定奎爲前軍。三路而入。別募鄉勇千餘爲道。隨山刊木。二十日。中軍提督周志本副將提督卓高元深  
入其地。番伏愈拒。未能進。二十二日。志本督所部。自南勢湖而前。左巖右翼。徑奪不易行。番五百餘突起  
迎擊。官軍擊破上。敵戰兩時。乃敗之。直搗草山。燬其社。噶嘯十數級。副營左哨官游擊東橋有死焉。三月  
十七日。定奎以攻竹坑社。爲獅頭出入之道。以提督張兆銘率武裝左軍爲中鋒。左軍游擊東有元何迪等爲左。  
右軍副將宋先勇爲右。又以武毅營總兵卓高元候補知府周勳主總竹坑山邊。以拊其背。砲雷數十。遂破之。港  
攻龜紋。先將軍民願。以絕接濟。霽旬不雨。酷暑如蒸。光亮途。德成高元亦病莫能興。四月十五日。定奎



江自花蓮江。列山縣自與全埔。吳乾初自六合莊。吳孝福自農莊。劉志自濁水營。進兵合剿。七月二十六日。攻竹篙苑。破之。乘勢擄加那苑。番不能支。竄於東角山。會大風雨。多斃死。老番乞降。許之。以圖布其地。東平加禮苑溪。而至山。南至荳蘭。北至加那苑山。凡荳蘭溪以北皆官地。南為番地。各事開墾。毋相侵。故加禮苑為佳落。竹篙苑為陋。番乃服命。十年。半芒社番亂。討之。法人之役。劉銘傳視師臺灣。及中。詔許首。奏官辦訓練兵清賦。四事。語在其後。銘傳以經營臺灣。必須開墾拓土。廣募人民。庶足自給。省。詔設臺灣府於臺中。改臺灣縣為安平。置雲林苗栗兩縣。隴臺東臨為直隸州。基隆連判為北路撫民理番同知。十二年四月。銘傳任巡撫。奏設臺灣撫臺大臣。巡撫兼任。以在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為幫辦。駐大嵵澳。分全臺番地為三路。自埔里社以北至宜蘭為北路。以南至恆春為南路。臺東一帶為東路。置撫臺局及其分局。設番市司事。以通貿易。振興茶腦。充其經費。以是拓地日多。租稅驟增。臺灣局面為之一新。初開山之。臺埔埔張悅若開山。開墾。番番。訓番。俾之同化。至是又賴教條。五教一曰正朔。二曰恆永。三曰體制。四曰法度。五曰習行。五教一做。二也殺。三爭佔。四佩帶。五遷徙。設番學堂於臺北府治。擇土目之子弟而教之。一室同風。漸。其不服者則移師討之。剿撫並用。可謂能得其宜矣。當開墾毀闢之時。移民日至。伐木治田。每遭害。十一年四月。統領劉朝棟率練軍三營。以鄭以金為副。統領楊泰和亦率所部二營。進駐羅山。遣人說蘇魯馬臘井兩社歸順。不從。且結東勢角大湖各番以抗。五月。分兵三路而入。相持數月。地險不可攻。翌年七月。朝棟進兵陷圍。報至。銘傳自將麾下百名及兵勇屯丁九千五百人。大舉以剿。番懼而竄。駐大營於埋伏坪。大隙什隻。山山。為。然番每隙林中。以時狙擊。死傷頗多。九月。進兵。擄其社。不見一人。跡途退伏。又損數百。於是戍兵三百五十名。以絕其道。番困無所得食。介老。戰血土目請降。十月。始撤兵歸。銘傳以土目有功。授六品銜。改名白麻風。先是屈尺番汚來社亦傳出報。人。十一年九月。統領劉朝佑率練軍三營討之。番降。十二年春正月。大剿。銘傳自將三營。至甘井。

坪。討之。番賊乙降。賴以衣食而鎮撫之。已而益文坪之番叛。八月。甘指坪亦動。頗不受約束。乃議剿之。分兵兩路。一自水流東以攻益文坪。一自甘指坪而進竹頭角。宜興社土目糾合各社。竭力以抗。山路危峻。瘴毒盛。未易進兵。官軍戰病而沒者數百人。相持四月。乃諭番約和。撤兵歸。十月。巡道陳鳴志統帶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後稟請。後山番社尚未撫。南至卑南。春。北抵蘇澳。奇案。若由水尾通中之地。與前山彰化開通道路。聯絡聲氣。先撫後山中路。則南北風向化。否則一撫之後。仍然隔絕。徒糜經費。難求實效。銘傳從之。撤署臺灣鎮總兵章高元率隊。以鎮海中軍前營定字左營及練兵七百。附以人工。由集集開山而東。兆連由水尾而西。剋期會辦。高元乃自拔埔社而至丹社嶺。計程一百二十有二里。兆連亦至。計程六十里。自冬徂春。一律。當是時兆連以管帶黃定國舉寶印招撫水尾南北川丁仔老二十有四社。次由花蓮港至蘇奇沿山一帶。又撫他良等十有二社。兆連以太魯閣木瓜等勢最強。若得內附。則番可服。乃率兵二營。進駐山。勸其納款。否則開礮以攻。土目懼乞撫。而大馬鞍大巴蘭等五十有三社亦就撫。移軍卑南。以吹而進。平埔之南。以呂。旺為最強。恃其丁衆。抗不奉命。附近各社多觀望。兆連進兵山麓。命通事米清吉讓之。土目不敵。乃就撫。一約附近巴六凡等二十有六社歸化。而八格等十有三社亦來。卑南與鳳恆地相毗連。兄弟疊嶂。人跡不通。野番盤踞其間。其在鳳山者以三條崙為大。年恆春者以牡丹灣為雄。兆連督鳳山營都司蔭厚春管帶林維楨道而進。招撫六儀等十有五社。阿眉等二十有二社。中心崙等四十有二社。管帶黃定國舉寶印亦撫大崗大打臘等十有二社。地極深密。皆處山上。素不與人往來。至是乃出。先是銘傳檄統帶鎮海前軍副將陶茂森招撫鳳山前山各番。於是沙摩溪等六社柏葉等十八社莧箕等四社。均內附。當高元開山之時。自水尾發至埔里社。沿途招撫北港萬霧等五大社。眉加臘叻叻等四十有四小社。又自拔埔至丹社之時。亦撫卓大意東等六十有一社。嘉彰之交有番族焉。十六門縣丞陳世烈設撫局於雲林坪。郡番番丹番等五十有三社。均內附。蓬髮韓賊。此為悍之族。而跳梁於中路山谷者也。巡道陳鳴志檄鎮標中軍馬殿俊以撫大埔等二十有四社。又以游擊劉春坤廣興大武壠內攸等四社。唯新竹五指山番最其險阻。頗不受約束。疊戕墾戶。衆請討。十二月。銘傳檄統領

林朝棟自十八孩兒社以攻石加祿之南。營官鄭有勳率副營以其主。各以有指其遠。深入七十餘里。開路歸水。以壓迫之。石加祿五社及哇西黎等十有七社皆公降。並撫密全緒等二十有四社而歸。十三年。銘傳奏言。臣自上年十月。親督大隊。剿撫中北兩路生番。歸化後。現在數月。間。所有後山各路生番二百十八社。番丁五萬餘人。一律歸化。前山各路續撫生番二百六十餘社。番丁五萬餘人。一律歸化。不獨開闢開地。且可免民番仇殺之禍。此省朝廷威靈。遠播遐荒。遂使深山幽谷和毛飲血之類。咸知向化歸仁。化狃榛而登新席。實非臣所敢逆料。唯撫招愈多。經費愈巨。現已捐輸截止。支絀異常。經飭各軍仍回所。籌畫設官分治。俟有經費。再行續撫。以期全臺生番一律歸化。初北港溪番就撫後。人民多止開墾。而林朝棟亦和墾內國姓乾溪灣抽藤坑等處。鋤後進。可開田園數百甲。然阿冷白毛兩社番輒出殺人。朝棟止之。不聽。請討。八月。以兵二千五百。分四道而入。扼要之地。各建礮臺。番不敢出。伏叢莽以狙。頗多受傷。稍來社上目乃爲斡旋。願受約。十月。撤兵歸。設隘於險。駐勇守之。是年埔裏社熟番水坑田頭龜瀨沈鹿與卓大社合以叛。戍兵不支。退焉。中路之山。往來暫絕。十四年六月。臺東平埔番大社以有司暴徵。憤而謀叛。水尾溪南北各社俱起。大巴腰馬太鞍各番應之。勢頗熾。遂迫北港溪營。李侍勝遂擊之。番以走。依其族心脚川薄薄二社。二社已歸順。伴許之。辭以酒而戮之。以其頭來獻。越二日。平埔番言亞米士之族。可數千人。大舉至卑南。環攻州署。統領張兆連督兵戰。防守半月。不退。適兵繼自臺北來。開砲擊。以兵上陸助戰。番不敵。始解圍去。八月。統領劉和祐率兵四百。自宜蘭小坡塘坑入山。至凍死人坑。爲南澳番老狗社所襲。力戰免。十五年。銘傳議討。調福建兵繼來援。以同安水師副將傅德高爲先鋒。繼而蘇澳。大軍繼之。游擊王冠英率鎮海前營自小南澳上陸。以拊老狗社之背。總兵寶田以銘字各營扼其前。走海永保南鑑爲止船。靖遠護之。游弋海上。備策應。銘傳自督全軍。駐蘇澳。總兵以數人偵察。爲番所殺。如出率兵二千。入其地。番懼而竄。既荒谷。不敢出。相持兩月。頗爲瘴毒所苦。乃班師。以鎮海前營駐蘇澳。是時呂家社亦亂。張兆連討之。九月。大嵙崁馬連社殺隘勇二十餘人。銘傳派兵討。乃降。十六年三

月。杜丹壯士目率番丁數人至田中央莊。狙殺莊民三人。莊民亦殺其番。烹之。杜番丹怒。合高七骨加芝來等社。可五六百人。以攻柴城田中央二莊。莊民禦之。激戰數日。夜春知縣呂兆璜接報。命柴城把總以兵彈壓。番不從。且殺兵。乃請討。十二月。總兵黃以本率兩營至。聲言大舉。而按兵不動。嗣派通事。與番和。各毋相仇殺。十七年春正月。兵退。番復跋扈。再請討。國本以兵千餘。駐杜丹山下。不敢進。數月再派通事。申約。撤兵而去。十八年六月。射不力社番殺楓港莊民。民亦殺之。番遂夜襲。有衆千餘。莊民聞警。併力拒戰。赴縣請救。知縣高晉翰與恆春營游擊張世香率兵至。命和。不從。晉翰病歸。宋幾而沒。世香請討。總兵國本以兵千餘。分戍各地。命通事入山說降。又不從。乃先攻老巴士墨二社。破之。燬其屋。又募楓港莊民六十爲道。進攻他社。汛官汪斌素有刀。率壯士數人。入其內。猝與土出。斬之以徇。八月。大風雨。山水暴發。不可駐。新任知縣陳文煒謂國本曰。懸軍深入。空老我師。不如且約之和。以待後舉。派通事集土目。與莊民約。國本歸。而民番仍相仇殺。當是時銘傳已去。邵友濂任巡撫。其俱廢。然人民之墾番地者。前未墾動。再接再厲。合力一心。以自成其部衆。二十年。遂設南雅廳於六轉扶。二十一年春正月。臺東設番山莊中增番亂。殺大莊總理宋梅芳。十一日。花蓮港營官邱光斗平之。

鄭氏各鎮屯田表

參軍莊	今鳳山長治二圖里爲參軍陳永椿所墾
前鎮莊	今鳳山大竹里爲中提督副鎮所墾
前鋒莊	今鳳山仁壽上里爲前鋒鎮所墾
後勒莊	今鳳山半屏里爲後勒鎮所墾
後協莊	今鳳山仁壽上里爲先鋒鎮後協所墾
右衛莊	今鳳山半屏里爲右衛鎮所墾



中衛莊 今鳳山仁壽上里爲中衛鎮所轄

後廟中莊 今鳳山觀音上里爲後廟中鎮所轄

後廟右莊 今鳳山觀音里爲後廟右鎮所轄

中權莊 今鳳山小竹下里爲中權鎮所轄

角宿莊 今鳳山觀音上里爲角宿鎮所轄

仁武莊 今鳳山觀音下里爲仁武鎮所轄而嘉義鐵橋溪堡亦有仁武指與角宿莊相近

北頭莊 今鳳山維新里爲特衛鎮協所轄並有北頭

三鎮莊 今鳳山維山里爲戎旗三鎮所轄

左鎮莊 今鳳山興隆外里爲左鎮所轄

營前莊 今鳳山長治一圖里必爲某鎮前營故名營後亦同

下後莊 今鳳山長治一圖里

五軍營莊 今嘉義赤山屬爲五軍戎政所轄

下誠營莊 今嘉義鐵線橋堡爲清查田畝之地

果發後莊 今嘉義果發後堡爲果發後鎮所轄

新營莊 今嘉義鐵線橋堡鎮名未詳

舊營莊 今嘉義鐵線橋堡鎮名未詳

中營莊 今嘉義茅港尾西陽鎮名未詳

後營莊 今嘉義麻豆堡鎮名未詳

下營莊 今嘉義酒莊堡鎮名未詳

大營莊 今嘉義新化北里鎮名未詳

二鎮昨 今嘉義亦山堡爲戎旗二鎮所壘

左鎮莊 今嘉義外新化南里爲可衝左鎮所壘

中協莊 今嘉義亦山堡爲左先鋒鎮中協所壘

林鳳營莊 今嘉義亦山堡爲營軍林鳳所壘

林圯埔莊 今雲林沙連堡爲營軍林圯所壘林內亦同

統領埔莊 今恆春興文里爲統領埔所壘在柴城近附

臺灣撫捐局管轄表

撫臺總局 光緒十二年設駐大甲城隍巡撫總理全臺撫臺事務

大甲城撫臺局 隸總局掌理該管撫臺事務下設分局

雙溪分局

三角湧分局

咸菜甕分局

五指山分局

南莊分局

東勢角撫臺局

大湖分局

馬鞍山分局

大茅埔分局

同上

光緒十四年設

光緒十四年設





## 卷六 城池志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有百里之封者。必有十里之城。有五十里之封者。必有三里之城。所以駐軍旅而衛人民也。連橫曰。臺灣之建城古矣。澎湖虎井嶼之東南。有沈城焉。天容浪靜。望之在目。綠垣相錯。周可數十丈。漁者常得其磚。色紅堅若鐵。然當沒水鑿之。上生蝸蚌。似千數百年物。或曰。隋代之所建也。而文獻無徵。晉紳之士雜言之。明嘉靖末年。海寇林道乾亂。據澎湖。都督俞大猷征之。乃駐偏師。築城暗澳。其址猶存。天啓二年。荷人來此。築城媽宮。周百二十丈。役死者千三百人。外建砲臺。分守海道。臺人謂之紅毛城。四年八月。入臺灣。築城於一鯨身。俯瞰大海。基廣二百七十六丈有六尺。高三丈有奇。爲兩層。四隅各置巨砲。駐兵以守。曰熱蘭遮。六年五月。西班牙人入雞籠。築山莊魯城。嗣入淡水。築羅岷古城。各戍兵爲犄角。已而荷人逐之。永歷十五年。延平郡王克臺灣。就荷蘭城以居。改建內府。臺人謂之王城。別開一門曰桔枋。以春秋鄭國有此門也。官署市肆別建於永康下里。則今之臺南郡治。當是時統治僅在承天。而雞籠淡水尚荒蕪。三十七年。聞清軍有伐臺之舉。三月。命左武衛何祐誠淡水。增戍兵。六月。清軍破澎湖。克臺降。故承天府爲臺灣。設縣三。尚未築城也。朱一貴之役既平。總督鄭保議築城。備閭閻倉庫於中。總兵藍廷珍以爲不可。覆之曰。夫設兵本以衛民。而兵在城內。民在城外。彼盜盜者不知居重取輕之理。謂出力築城。而置室家婦子於外。以富緣牆。夜半賊來。呼城門而求救無及矣。理宜包羅民居爲是。北從總兵大將後圍起。築臺灣縣署而東。跨溝爲水門。遂包東巖廟臺灣縣學鳳山公館。南包郭厝防廳臺廈道公署。西包天后宮。而北環左營遊擊署。計一週不過十里。北跨高坡。南瞰龜子山。西俯海岸。東北當北路要衝。東南控南中二路。方得建郡形勝。幸卽其題請旨。開輪磚石城工事例。諸羅鳳山皆可越日行之。不然道旁輓舍。儼安目前。實非經國安邦之道也。書上。不行。雍正十一年。巡撫鄂爾達奏請築城。旨下大學士等議覆。總

郝玉麟等奏言。臺灣城工浩繁。或可因地制宜。先於城基之外。栽植刺竹。可資捍衛。再於刺竹園內。建造城垣。工作亦易。奉旨以郝玉麟等所奏。不過慮其地濱大海。工費浩繁。故有栽竹蒺藜之議。殊不知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如必當建城。雖重費何惜。而臺灣變亂。率皆自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臺郡門戶曰鹿耳門。與府治近。號稱天險。內設砲臺。可恃爲固。其法最善。從前平定鄭。填朱一貴。皆乘風潮舟行人港。故旬日可克。向更有城可據。收其府庫。民以自固。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克敵不易。蓋海洋形勢與內地異。固未可輕議建制也。今郝玉麟等所奏。因地制宜。甚有裨益。其淡水各處砲臺。務須建造。各炮井應增修。不可惜費。於是植竹爲城。泊林爽文之役。再議建築。是爲今日之臺南城。先是乾隆四十年。知府蔣元樞以府城未建。而各屬之域易圯。乃率廳縣公捐一萬二千圓。分交四縣。各三千圓。徵田收息。歲得銀數可八千圓。以備修城之費。謂之城租。然遇日寇蹂躪。則由紳富捐出。歲發國帑。以爲之用。光緒十年。建省。擇地於東大墩之麓。命棟軍築之。以控制南北。而各縣亦以時建造。故得記其工事。次於後。

#### 臺南府城 附郭安平

雍正元年。臺灣縣知縣周鍾瑄始建木欄。周二千六百六十有二丈。建七門。正東倚龍山寺。曰大東門。南抱山川。曰小南門。度南拱之廟之前。曰大南門。自東以北右營廳。曰小東門。北近城守營。曰大北門。西北逼烏鬼井。曰小北門。逸西外逼船廠。南折跨溝。爲水門。過媽祖樓之西而終焉。獨缺其西。十一年。巡撫。彌達奏請植竹爲城。乃自北以至大南。計植一萬七千九百八十有三株。亦缺其西。而於水北小西南兩門。各建砲臺一座。并設敵臺門。樓焉。乾隆元年。發國帑。斷石建七門。謹以女牆。每門高二十五丈。高二丈八尺。又建窩舖十五座。二十四年。知縣夏琳增植刺竹園爲外護。四十年。知府蔣元樞修之。且建小西門於。乾隆四十九年。大學士福康安工部侍郎德成巡撫徐嗣曾等會奏。改築磚城。以臺未燒。用土。衛士鄭光第以臺地多震。不宜築城。請仍舊制。加盤濠溝。足以爲守。不從。是年十月十七日起工。東南

北三方。悉用舊址。唯西方近海。內縮一百五十餘丈。蓋自小北以至小西。狀如半月沈江。故謂之半月城。壁高一丈八尺。頂廣一丈五尺。基廣二丈。新建大西門樓。凡八門。東曰迎春。西曰鎮海。南曰寧南。北曰拱辰。署窩鋪十六座。以五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告成。計費十二萬四千六十餘兩。崇寧之亂。郡治戒嚴。郊商多在西城外。乃捐建壘城於新港墘。以防海道。道光四年。計向之變。十二年。張內之變。南北相擾。官紳議建外郭。不許。僅築東郭之門。旁植刺竹。設仁和永康二門以出入之。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地大震。城壁多壞。修之。光緒元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又發國帑。大修之。十三年。移臺灣府縣於臺中。改稱臺南。而諱曰安平。

#### 嘉義縣城

康熙二十三年。置諸羅縣於佳里興堡。則昔之蕭羅番社。四十三年。遷今治。知縣宋永清始設木欄。周六百八十丈。建四門。雍正元年。知縣孫魯改築土城。周七百九十五丈有二尺。壁基厚二丈四尺。上廣一丈四尺。池深一丈四尺。闊二丈四尺。周八百三十五丈有五尺。五年。知縣劉良璧建城樓。東曰崇山。西曰帶海。南曰崇陽。北曰拱辰。各門置二砲。十二年。知縣陸鶴又於城外環植刺竹。用以爲衛。林爽文之變。環攻數月。死守不下。事聞。詔改嘉義。其後屢遭兵燹。城半傾圮。道光十三年。紳士王得祿等捐款重修。并範砲臺。以九月起工。十六年二月告竣。用費十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同治九年。大修復圮。光緒十五年。知縣包容與紳士林啓東等重修。

#### 鳳山縣城

前在興隆內里前鋒莊。康熙二十三年建。以其地有鳳山故名。六十一年。知縣劉光泗始築土城。周八百有十丈。高一丈三尺。建四門。左倚龜山。右連蛇山。池廣一丈。深八尺。雍正十二年。知縣錢洙率命環植刺竹。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變。莊大田廬之。燬破。文武多死。乃移於埤頭店。環植刺竹。嘉慶十一年。蔡牽之亂。吳淮泗陷新城。將軍賽冲阿議復舊城。且建石。嗣以費大而止。道光三年。總督趙慎軫議建。飭

知府方傳達查復。聖旨。巡撫孫爾準巡臺。奏請再建。而是時適有楊良斌之變。潛入新鎮。其議遂定。十一月。傳。謀於紳民。捐銀十四萬兩。五年七月起工。以知縣杜紹箕爲監督。紳士黃化遷與商新買名標劉伊什等爲董事。續其舊址。內包龜山。外接蛇山。壘石爲之。高一丈有二尺。廣一丈有五寸。上建雉堞。開四門。東爲鳳儀。西爲奠海。南爲啓文。北爲拱辰。四隅各建砲臺。計費九萬二千一百兩。六年八月竣工。擇吉告遷。而紹箕忽死。衆以爲不祥。無敢移者。街署漸就荒廢。於是乃建新城。積土以築。略具規模。則今之縣治也。

懷春縣城

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至琅瑤。奏建縣治。擇地於琅瑤。山勢逼瑤。左趨海岸。而右界平原。似爲全享收局。名曰恆春。以其地爲極南。四時皆春也。光緒元年起工。翌年告竣。城高二丈有八尺。周九百七十二丈。用土石築之。建四門。

臺灣府城 附郭臺灣

光緒十三年建省。移臺灣府於此。附郭亦曰臺灣。先是巡撫岑毓英來臺。擇地於臺與臺東大墩之間。劉銘傳亦以爲可。十五年起工。先建八門四樓。東爲盛威。樓曰朝陽。西爲兌悅。樓曰聽濤。南爲離照。樓曰鎮平。北爲坎孚。樓曰明遠。而小東爲良安。小西爲坤順。小南爲興正。小北爲乾健。十六年。撤棟。統閩林朝坤督勇築城。以紳士吳豐旂等董工。十七年二月落成。周六百五十丈。費銀二十一萬五千兩。而銘傳一去。其事遂止。

彰化縣城

雍正元年建縣治於半線。十二年。知縣葉士玠環植刺竹。建四門。林爽文之役。剪伐殆盡。嘉慶二年。知縣胡應魁再植。十四年。總督方維甸巡臺。紳士王松林文瀾等請捐建。以城東倚八卦山。形勢不利。議包圍之。而工巨。乃仍舊址。別建砲臺於山上。知縣楊桂森先捐款。衆從之。計得十四萬餘兩。以十六年起工。



二十年告竣。周九百二十一丈二尺有八寸。高一丈五尺。雉牆高一尺。基寬一丈五尺。爲門四。東曰樂耕。西曰慶豐。南曰宣中。北曰拱辰。樓二層。高三丈九尺。砲臺十二。水濶六。堆房十六。先是林爽文之役。陽湖趙翼從軍。遷移治鹿港。其後陳震曜亦有鹿港建城之議。皆不行。以城在山下。每攻必破也。

#### 雲林縣城

光緒十三年建縣。擇地林圯埔之雲林坪。圖鄭氏部將林圯所開也。翌年二月。知縣陳世烈奉命築城。周一千三百丈有奇。寬六尺。外植竹三重。既成。建旌義亭。以志工事。題曰前山第一城。然其地當濁水清水兩溪之域。每逢汛愷。往來杜絕。十九年知縣李登請移治斗六。築城以居。周一千一百六十丈。高五尺。廣八尺。外植桐竹。開四門。竹外環池。深七尺。寬八尺。

#### 苗栗縣城

未建

#### 臺北府城 附郭淡水

光緒元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建府治。擇地於大佳臘堡。四年。知府陳星聚募紳士捐款二十餘萬兩。以五年正月起工。八年告竣。臺石爲之。周一千五百有六丈。池略大之。開五門。東曰顯正。西曰寶成。南曰麗正。北曰承恩。小南曰重國。而東北兩門又饒一郭。稱曰巖前鎮。既成。聚者漸多。其後復建巡撫衙門。遂爲省會。

#### 新竹縣城

雍正元年。設淡防廳於竹塹城。固番社也。十一年。同知徐治民始植竹。周四百十餘丈。開四門。建樓。嘉慶十一年。蔡牽之亂。城民增築土垣。十八年。同知查廷樞擴之。周一千四百有四丈。高廣各一丈。池深一丈。童叟林超英與國步等亦改建四門。且增高備。道光六年。總督蘇爾琿奏臺。同知李懷德從紳士鄭用錫之議。稟請改建。砌石爲之。周八百六十丈。高一丈五尺。墻三尺。基廣一丈六尺。上廣一丈。墻較舊略小。而

既高且固。仍開四門。東曰迎風。西曰挹爽。南曰歌臺。北曰拱辰。樓二層。莊一丈九尺。各建亭臺。以七年六月起工。九年八月告竣。費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八兩。均爲官兵捐出。是役遇道孔昭虔親勘其地。紳士鄉用錫林國華林祥麟等各董其事。其後疊圯疊修。光緒十九年四月。知縣葉意深再發國帑重修。凡支二千八百一十四兩。先是道光十九年。巡撫姚瑩命同知龍大惇別建一城於西門之外。爲犄角。以地當港口。用以防海也。二十年英軍之役。同知曹謹擴之。周四百九十五丈。高一丈。建四門樓。東爲賓陽。西爲告成。南爲解臺。北爲恩。又開四小門。小山曰叩耕。小西曰觀海。小南曰耀文。小北曰天樞。城外植竹鑿池。廣二丈。深一丈五尺。紳士鄉用錫甲董之。二十三年修。同治九年。增建瞭臺。今圯。

宜蘭縣城

宜蘭故蛤仔難也。嘉慶十五年建噶瑪蘭廳。擇地五闕。委辦知府楊廷理始築土城。周約三里。長六百四十丈。東西互均。南北相距一百八十丈。垣高六尺有奇。環植九莠。故曰九背城。十七年。通判賀淦增刺竹。并植四門。各以方位名之。二十四年。通判高大鑑重建。道光十年。薩廉修之。城內私有水引兩道。自西而東。乃引以爲池。深七尺。寬一丈五尺。光緒元年。改爲宜蘭縣。

臺東直隸州城

未建

埔里社廳城

光緒二年。改北路理番同知爲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駐埔里社。備兵吳光亮以官帑四千圓。建築廳署。壘土爲城。外植刺竹。爲四門。周三里許。曰大埔城。

基隆廳城

未建

南雅廳城

宋建

### 澎湖廳城

鄭氏之時。置安撫司。駐噶澳舊城。歸清後。設巡檢。而城已圯。康熙五十六年。乃鑄小城。稱新城。雍正五年。改廳。猶未建也。光緒十一年。法軍之役。城陷。十三年十二月。總兵吳宏洛乃發兵鑄城。十五年十月告竣。周七百八十九丈二尺二寸。高一丈五尺。牆高三尺。凡五百七十。基深五尺五寸。寬二丈四尺。開四門。西南各增一門。皆建樓壯麗。東南隔海。西接金龜頭。北接護糧。計費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兩。為臺灣善後局支辦。是年移廳署於今治。

### 衙署

延平郡王府 在安平鎮王城內今圯

東都總制府 在承天祐面定坊下大塚土名統領巷周治閭陳子孫以陳永華曾為總制改建崇祠

承天府 在府治東安坊南向臨清後改為臺灣府署

天興縣 在府治鎮北坊米市今廢

萬年縣 在興隆里即鳳山舊城今廢

臺灣撫巡衙門 在臺北府治撫臺街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建

臺灣布政使衙門 在臺北府治舊為巡撫行臺光緒十三年布政使沈應奎建

滿清兩察院 在臺南府治東安坊雍正元年建今圯

臺灣巡撫大臣衙門 在南雅廳治光緒十二年巡撫張之洞建其別莊暫用

分巡臺澎道署 在臺南府治西定坊康熙二十三年臺道周昌建

臺南府 在府治東安坊三臺灣府署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愷就明承天府改建

巡撫司 在府署東南

城北府 在府治光緒四年知府陳星聚遷

巡撫司 在府署之南

參贊府 未建暫設彰化縣治以舊時北路理番廳署充用

總辦司 在府署

縣東在泉州 光緒十三年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袁開拆建四十年秋番亂後燬十二月知州吳下杰乃就故址之南畔詳請

知縣司 圍各寬三十丈

臺灣海防廳 新在鹿耳門廳正八年移建南府治西定坊光緒十一年歲午廢

淡水海防廳 原在竹塹士林莊雍正二年同知王汧建乾隆二十一年同知王錫爵移建於廳治光緒九年裁暫充臺北府署

澎湖海防廳 原巡檢署在大山嶼西澳康熙二十三年建

北路理番廳 原在彰化縣治乾隆五十三年移建港嘉慶二年同知汪楠建於紫雲南畔光緒九年裁

北路理番廳 王埔里社大埔城光緒四年總兵吳光亮建

北路理番廳 原在隆通同署

北路理番廳 在太嵴路光緒二十年建

北路理番廳 在廳治東街嘉慶十八年通判翟淦建於緒元年改爲宜陽縣署

北路理番廳 在廳治光緒九年建十三年改爲海防同知署

北路理番廳 在卑南莊寄治於安撫軍營內

北路理番廳 未建

北路理番廳 在臺南府治東安坊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移建鎮北坊

北路理番廳 在臺南府治東安坊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移建鎮北坊

北路理番廳 在臺南府治東安坊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移建鎮北坊

北路理番廳 在臺南府治東安坊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移建鎮北坊

鳳山縣署 原在舊城康熙四十三年知縣宋永清建乾隆五十三年移建今治埤頭街

典史署 原在舊城後移今治縣署之右

嘉義縣署 原在佳里興康熙四十二年移駐今治四十年攝縣事同知孫元衡建乾隆二十七年知縣衛克清重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雍正二年建

恆春縣署 在縣治光緒元年知縣周有基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淡水縣署 在臺北府治光緒四年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新竹縣署 在縣治光緒元年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宜蘭縣署 原噶瑪蘭廳署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臺灣縣署 在府治新莊仔莊光緒十四年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彰化縣署 在縣治之中雍正六年知縣湯啓瑞建林爽文之役燬乾隆五十三年知縣宋學淵重建歲潮春之役復燬同治

十二年知縣孫繩祖再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乾隆十二年典史宋江重建

雲林縣署 在斗六門巡檢署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苗栗縣署 在縣治光緒十四年建

典史署 在縣署之行

羅漢門縣丞署 乾隆二十七年建五十四年改爲巡檢署

萬丹縣丞署 乾隆一十六年移駐阿里港

笨港縣丞署 原在笨港雍正十一年移建於城頭厝

下淡水縣丞署 原下淡水巡檢署

頭閣縣丞署 嘉慶二十五年縣丞朱懋移建於烏石港之南

南投縣丞署 乾隆二十四年縣丞張成等請林爽文之役燬五十二年縣丞徐英重建

新莊縣丞署 乾隆五十五年巡檢移駐魁岬

大武壠巡檢署 康熙間建

佳里興巡檢署 雍正十年建

新港巡檢署 康熙間建

斗六門巡檢署 乾隆二十六年建後改爲雲林縣署

鹿仔港巡檢署 雍正六年建

大甲巡檢署 嘉慶十四年建

貓霧溝巡檢署 在犁頭店雍正十年建乾隆五十三年重建今廢

葫蘆墩巡檢署 光緒十一年建

枋寮巡檢署 光緒元年建

竹塹巡檢署 乾隆二十一年建

八里坌巡檢署 雍正十一年建乾隆十五年風災圯移駐新莊

鹿港門巡檢署 原縣丞署

八罩巡檢署 光緒十一年建

鎮守臺澎總兵官署 在臺南府治鎮化北坊康熙二十五年總兵楊文鼎建乾隆五年總兵何勉添鎮士城高一丈一尺四  
三百三十丈闊東西兩門

中營游擊署 在臺南府治鎮北坊

左營游擊署 在臺南府治鎮北坊光緒元年移駐恆春

右營游擊署 在臺南府治鎮北方光緒元年建

城守營參將署 在臺南府治鎮北坊

道標營都司署 原鎮標右營游擊署

南路營參將署 在鳳山縣治

北路營副將署 在彰化縣治縣署之東雍正十一年建乾隆五十三年重建

噶瑪蘭營都司署 在宜蘭縣治原守備署嘉慶十八年守備黃廷燧建

鎮守澎湖水師總兵官署 在媽宮城內原水師副將署

左營游擊署 在媽宮城

右營游擊署 在媽宮城

安平水師副將署 在安平鎮乾隆三年副將王清建

中營游擊署 在安平鎮

左營游擊署 原在安平鎮乾隆五十三年移建鹿港北頭六十年繼改建於土城內

右營游擊署 在安平鎮

臺南水師參將署 在臺南府原淡水營都司署嘉慶十三年建

局所

全臺局總辦局 在臺南府治咸豐二年設自後凡有軍事則開辦焉法人之役臺北亦設各廳縣官設分局

培元總局 光緒七年臺灣道劉琳改闢總局爲培元總局仍委紳士理之以辦地方公舉法人之役復爲開

全臺防務總局 一在臺北府治一在臺南府治均光緒十年設二十年復設

保甲局 各府廳縣皆設照事之時則辦多防

臺灣通商總局 在臺灣道署咸豐九年設以辦通商事務光緒十三年臺北亦設此局歸布政使管辦

全臺清賦總局 一在臺南府治一在臺北府治均光緒十二年設各廳縣皆設分局十八年奉撥裁撤

全臺通商總局 在淡水縣轄六科光緒十二年設各地多設分局

轉運局 在上海光緒十年設委蘇松太道辦之以理臺灣軍械餉項轉運之事

又總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一年設由布政使管辦而臺南設分局

捐餉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一年設由布政使管辦而臺南設分局

軍餉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二年設由布政使管辦以理戰後之事

招墾局 光緒九年設於廈門汕頭香港以辦閩粵人來臺開墾之事

招商局 光緒十二年設於新嘉坡以辦南洋華僑來臺經營之事

籌餉局 在臺南府治東安坊康熙二十四年設後裁

官銀局 同治二年設於滬尾以收解關稅其後旗後安平雞籠以次開辦

官銀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六年設

臺南官銀局 在臺南府治光緒二十一年設

法審局 在臺北撫署內光緒十二年設



官 局 在臺北考棚 光緒十二年設十七年裁

軍器局 在臺北大稻埕光緒十一年八月設翌年十月竣工費銀十二萬餘圓以記名提督劉朝鈺爲總辦聘德國工師以

製軍器

電報總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二年設各地多設分局

聖金總局 在臺北府治 在政吏督辦先後通商之後奏設勸業會局於滬尾安平以徵各貨釐金其後各處添設計有三十

八分局

各稅局 光緒五年設於滬尾安平以各河片之號而徵其釐歸道督辦其後改由商人攬辦

在基隆廳廳署等光緒十一年設而後獲六堵七堵四脚亭頂雙溪各設分局

鹽務總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二年設由巡撫督辦而大嶺秋彰化恆春宜蘭各設分局其外又設支局十七年改歸撫臺

局兼辦

煤務總局 在基隆光緒五年設聘用西人以機器開採煤炭

礦油局 在苗栗縣治光緒十二年設十七年裁

鐵路總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二年設

軍裝局 在臺北府治光緒十一年設而臺南設分局

火藥局 在臺北大陳同莊光緒十二年設而臺南任小北門外

水雷局 一在滬尾一在基隆均光緒十二年設

槍藥局 在臺北大稻埕光緒十二年設購軍器帶費辦以自製火藥

伐木局 在臺北大稻埕光緒十二年設購軍器局費辦以機器切製材木配給上海時爲鐵路枕木之用

鐵器局 在臺北大稻埕光緒十六年設

臺北通商局 在臺北東門外光緒十三年設以辦通商內地領事之事



# 臺灣通史(下冊)

## 卷十七 關征志

昔禹平洪水。畫九州。任土作貢。賦稅之義始此。賦以足兵。稅以足食。國用既足。民亦寧事。而魯有浮粟以天下爲私有。橫征倍斂。吸食脂膏。兆民怨怒。起而逐之。國亡身戮。爲天下笑。連橫曰。明以前尚矣。臺灣遠隔海外。爲古荒服。土番所處。海寇所踞。未有先王之制也。明季荷蘭人始開斯土。以通東洋貿易之途。設官行政。制王田。募民耕之。而納其賦。雖在田賦志。是時歸附土番藏納鹿皮。視社之大小爲差。其後因之。每年五月初二日。主社官集公所。召民社。衆環視之。官廉舉各社餉銀之數。高呼於上。律者聽之。至最多者而昇之。乃具姓名及社餉於冊。取般戶爲保。以四季分納。謂之社商。社商時率夥記至番社貿易。夥主出物。配任會計。而社商領之。凡番耕獵之物悉與社商。而以布帛鹽鐵煙草火柴易之。其令嚴密。番不敢私。社餉之入。大社數千金。小亦數百。是爲雜稅之一。當是時土地初闢。地廣而腴。一歲三熟。閩粵沿海之民相率而至。以逐什一之利。歲率數千人。荷人課其丁稅。每丁年納四盾。領臺之初。歲收三千一百盾。其後二十年。增至三萬二千七百盾。蓋移殖者衆。而歲入亦多也。臺灣之山多麋鹿。獵者領照納稅。月課一盾。逐犬入山。肆其捕殺。於是麋鹿漸少。其後增至十五盾。歲入三萬六千盾。少亦二萬餘盾。其脯皮販運中國日本。歲率十餘萬金。設權稅稅。以稽市物。歲亦十餘萬金。若夫山林川澤之利。商工之所計。處街之所入。莫不權其輕重。以佐行政之費。荷官俸養啖人。歲不足用。各自私賣。以罔市利。暴待細民。侵奪田宅。上下交爭。賄賂成習。甲螺郭博一因民之怨。糾合同志謀逐之。事敗被殺。株連數千人。亡命之徒。轉相囑聚。以與抵抗。又

即延平郡王與光復之師。荷人懼。乃請爪哇縣督增兵戍臺。多課雜稅。以助兵食。而內訌不息。搶掠皆衆。以至亡。夫國以民爲本。富則國富。貧則國貧。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荷人之有臺灣也。肆其橫暴。剪食我土地。侮虐我人民。剝奪我權利。而世之論者曰。是殖民之策也。烏乎痛哉。延平入臺。國用不足。多沿荷人舊制。及經國位。諸議參軍陳永華乃籌長治之策。盡心經營。建保里之方。布屯田之制。開墾鹽利。伐林木之材。內課農桑。外興貿易。十數年來。移民大至。多至數十萬人。拓地遠及兩鄰。臺灣之人以是大集。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行勤功業。先公而後私。故曰。衣食足而榮辱。廉讓生而忠信訟。夫自延平入臺以來。與民休息。而水旱又味與之。道之以政。聞之以道。教之以務。使之以和。漸之以忠。厲之以勇。德之以利。勝之以利。民於是乎可任也。二十年間。臺灣自治。取其有餘。以供國用。民亦樂輸不怠。善乎德化之人人深也。漁水華亡。故教儉薄。而雜稅之徵。蓋矣。清人得臺之際。議遷其民而墟其地。靖海將軍施琅力陳不可。乃設一府三縣。田賦之制略同行省。而雜稅仍舊。或更立之。名目繁多。變本加厲。其設於陳者曰鹽餉。置於水者曰水餉。磨餉始於荷人。大小有差。歲徵銀一千四百六十六兩。奇。雍正元年五月。有司查鹽府治鹽。除破項者。凡得大厝七千七十四間。間徵一錢五分一釐九毫。小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徵半之。按戶給照。納餉後有倒壞者。許繳照莊銷。而新建者餉亦如之。多爲例。磨餉者鄭氏所立也。一首徵銀五兩六錢。鹽車新餉也。一張亦徵銀五兩六錢。當舖者以種子母者也。年徵五兩。謂之官典。官保護之。雖收贖不罪。然多勢豪所設。而地方官稍分潤焉。不徵餉者爲小典。則武營官兵以薄資而代專利者也。瓦窯也。菜園也。機宅也。機機宅也。亦以大小徵餉。其稅微不足道。此陸餉之大略也。一養魚也。潭亦養魚也。而堀之出息優於潭。其後道視下國徵稅。而編於田賦焉。澎湖產魚盛。以海爲田。琅入臺後。據以私有。歲收規費千二百兩。及許民墾至。棄諸歸官。以充提督衙門公費。而行家任意苛求。漁民多受剝。遂爲苦。乾隆二年。下諭禁革。命總督鄭玉麟飭地方官照例。編列魚冊號數。以時稽覈。夫魚所有。而擅徵餉。每担七分七釐。次曰尖鹽。每雙八錢四分。次曰杉板。每隻一錢二分。網一張



於民者百。民奈何而不困耶。臣到臺後。查悉各弊。則擬稍爲釐剔。而各項名目瑣碎。影射牽連。非盡刪焉。終難以絕弊源。除番餉鹽餉之外。其港灣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徵銀一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民累。伏查泰鳳嘉三縣正供。徵收既重。而雜餉名目稠繁。小民終歲勤勞。所得無幾。而一尋吏之隱衷苛索。至百抽片在手。起大無聲之歎。民困可憐。而縣。元氣何由而復乎。且此項雜餉徵收不過數千餘兩。就支。諸入奏請。尋得近年出產茶葉樟腦手籠稅。均屬新徵。較比多至數倍。而臺北現已開鑛。則地利更可興。擬將前項雜餉查列清單。請自光緒三年起。永遠一律蠲除。詔可。臺人大說。至今猶稱頌焉。契稅爲人訾之。亦宜蠲也。舊例每百圓徵稅并費共十三圓。人民以爲過巨。多不投稅。光緒二年。即紳領覆。謂此項契稅。自三年起。減爲一半。即百圓徵稅六圓五角。外費悉裁。然辦者猶不從盡。每宗加稅。第六者。若任千兩以上者。由縣送府加印。或由業戶自送。每宗規費二三十圓。而稅額之中。以三圓解府轉解。其餘九圓。餘由書吏家丁房紳差役分肥。故知縣下車之後。則示民稅契。按期輸比。而私其。多者數萬圓。少亦數千。已稅之契曰紅契。未稅者白契。衆不以爲憑。故人民亦自知爲害也。安平爲府治通商之口。向由臺防同知管理。徵收船費。謂之文口。派員查之。凡內地商船來臺者。應驗牌照。出口之時。船上須掛旗。巡丁到船。丈量擔位。報明無差。乃由委員給照收費。每百擔五圓六占七釐。歲約五千餘圓。不驗照者罰五元。船資充公。光緒元年。臺防同知移駐卑南。仍歸收費。至十四年。改由安平縣收之。以抵津貼一半之額。其時帆船漸少。約三三四千圓。而輪船則由海關收之。又有武口。歸安平水師副將管理。亦派弁兵。以爲出入。品級。每船征費二圓。歲約二千餘圓。天津之約。許開臺灣五市。咸豐九年。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准其在彰化州臺灣通商。福州將軍東純閩浙總督岑毓英奏在臺灣設開。已而英法兩國。咸豐九年。奏准一律辦理。其稅項仍解開庫。歸將軍督辦。統併南臺廈門兩口奏銷。十年。奏派道員張玉良。爲鎮林口營兵備道孔昭慈知府洪毓琛等商辦。等以淡水八里坌爲通商碼頭。而於對岸通尾設關。其北岸。由山後埔中港。南路之鹿耳門打鼓。大小各口。一律禁止洋船貿易。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

日。暹尾開關徵稅。二年正月。奏派首員馬福輝接辦。適彰化亂。各地倭擾。未幾。馬委淡水同知恩煜代之。恩煜請設開渡驗卡。以查洋商出口。巡邏仍用關船。稅務司又東總理衙門。請於雞籠後安平三處。照例通商。部議許之。八月十五日。雞籠開口。派副稅務司以辦。三年四月。安平旗後亦開辦。以暹尾爲正口。雞籠安平旗後爲外口。徵稅照冊。由由港口轉送關庫。歸福州將軍督辦。四年春二月。旗後稅務司以安平僅爲驗口。祇逐年加多。各商赴廈完納。諸多不便。請於安平添設銀號。管出人。將軍慶豐調查原案。以安平僅爲驗口。祇准洋船寄岸起貨。不準開辦。而打鼓委員鍾協領復以此舉實爲華商之便。願經戶部核准。以六年十月開辦。既又設爲政廳。理港務。設碼鈔。其時貿易未盛。稅項亦少。蓋以中國協定稅率甚輕。而土貨之往來者。轉讓金。釐金之設。始於道光之末。時當軍事旁午。徵賦爲難。故爲權宜之計。取以助軍。凡貨物出入。照例徵收。不論粗細。故謂之釐。咸豐十一年。知府洪毓琛奉飭遵辦。省中亦派候補知府程奉奎至淡水。設局開征。以阿片爲大宗。分局之外又有驗卡。征釐如前。而胥吏舞文弄弊。格外苛求。以飽私囊。商賈病之。夫釐金之設。爲救一時之急。而非可以永垂也。故自事平之後。士大夫多請裁撤。歸併海關。而清廷不聽。然自通商以來。地利日開。物產日興。糖米茶葉之出口。歲率數百萬圓。米爲民食之本。供給福建。故無釐。糖每擔二錢。以天津上海爲銷路。香港日本次之。茶則包釐。設局於大稻埕。權釐之利。或歸官。或歸民。其釐較多。而煤炭金沙之利。前後均與。故其釐可待而聞焉。光緒十八年。旗後商人以波羅葉一宗。每百斤繳釐六角。合銀四錢三分。釐。而海關則徵銀七錢。自十六年三月。併入李蔗類。一律改徵。減爲三錢五分。是前本稅重釐輕。今反稅輕釐重。以請裁減。波羅葉者即鳳梨絲。配至汕頭。以饋夏布。其類頗多。全臺釐金局以爲出口貨物。如上伏苓百斤。洋關徵銀一錢三分。釐金定章爲一圓。牛皮膠百斤。洋關一錢五分。而釐金爲五角。此稅輕而釐重也。又如芝麻百斤。洋關徵一錢三分五釐。而釐金爲一角四釐。樟腦洋關徵七錢五分四釐。而釐金爲五角五釐。此稅重而釐輕也。是則關稅之與釐金。原有參差。不得。百貨釐金。俱照關稅減半徵收。其子口半稅。原指洋商請領之三聯票。運貨到後十口。完納半稅而言。若華商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何得視出口半稅。

爲例。但該商人近來市景蕭條。銷路尤滯。旗後波羅麻出口。每年約需約二百金。爲數甚少。特准核減。併入學廉章程。每百斤改徵四兩。一。合銀三錢二釐。以恤商艱。夫稅釐之設。所以供國之用也。而民間亦有私徵。及廟市。村落之墟。牛豚之畜。蔬菜之場。凡至此販者。每收其費。以充廟祀義舉之款。然。稟官出。以杜分爭。故人肯樂輸也。初。道光間。郡中商務盛。牛車入城。日數百輛。城兵欺。鄉。勒索稅費。每輛收錢百文。多至數百文。鄉人不堪其苦。稟請郡紳。鎮道合示禁止。違者治罪。而弊稍革矣。

鄭氏帝收雜稅表

屠稅	每間六錢二分凡六千二百七十間半年徵三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一分
市社	凡二十七間年徵三千六十兩
地稅	年徵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
縣牌	每擔一錢一分凡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七擔年徵一千五百兩七分
澎湖船隻	凡一百一十隻年徵七十三兩八錢
安平鎮渡船	凡三十四隻年徵四百兩
牛欄	每首二十四兩凡二十七首年徵六百四十八兩
鹿車	凡一百張年徵一千九百七十六兩
大小網箔	凡八十張年徵二百零八兩四錢
罟罾網箔等	年徵八百四十兩
爲外旗	凡九十四枝年徵一百四十一兩
入港貨稅	年徵一萬三千兩
出港鹽稅	年徵二百兩



銀價度聯 價每名二兩道七五兩半銀一百兩

清代時 徵收表 據乾隆二十九年臺灣府志

款	應	臺	鳳	山	諸	羅	彰	化	淡	水	澎湖（終位釐）
馬	餉	一、五八、九五			二二〇、〇〇〇						
牛	餉	五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鹽	市	二七四、四〇〇	男三八〇	八七、九〇〇			三四七、二〇〇			一一、二〇〇	
棧	宅	七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桑	園				五、〇〇〇						
瓦	鋪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二五、〇〇〇						
營	鋪				二二五、〇〇〇						

清代水餉徵收表 據乾隆二十九年臺灣府志

款	應	臺	鳳	山	諸	羅	彰	化	淡	水	澎湖（終位釐）
漁	船	六五、六四一	三八七、九元	三天、六元			一五五、八元				三三、〇二〇
渡	船	四三、六四	七六、一兩		五五、四二七		四四、五三八				
港	船	八、九〇〇	四四、九兩		一〇〇、〇〇〇						
重	船										



臺灣海關徵收船鈔表

十	十	十	十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年	年	年	年	年
三八二、一五六	五三四、五二三	五九八、三八三	五九〇、九四四	五八四、二四一
一五四、〇八八	三三七、九七六	四〇四、二〇五	三九九、二〇二	四六一、〇三一
五三六、二四四	八七二、〇九九	一、〇〇二、五八八	九九〇、一四六	一、〇四五、二七二

年	分	淡	水	及	基隆	安	平	及	旗	後	舍	計(兩)
---	---	---	---	---	----	---	---	---	---	---	---	------

光緒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七	七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八九七	二、二八三	一、九六一	六五六	一、四四二	七〇七	四、八六九	三、一九一	一、六三〇	二、〇六五	
五、〇六七	四、九三九	五、四九一	二、五四八	二、四一五	二、四七五	三、四二二	二、七二四	四、〇五九	一、七二七	
六、九六四	七、二二二	七、四五二	三、二〇四	三、八五七	三、一八二	八、二九一	五、九二三	五、六八九	三、七九二	

## 卷十八 權賣志

連黃曰。昔者太公治齊。官山海。以殖其利。管仲因之。齊以富強。故能霸諸侯。獲美狄。功傳數世。漢興至武帝時。拓地用兵。軍旅騷動。國計不足。設鹽鐵之官。權酒酤之稅。文學之臣以爲聚斂。而功利者且以爲富國焉。臺灣權賣之制。始於清代。初理礦。後及煤鹽。蓋此爲天地自然之利。苟振興之。足以裕國而益民焉。先是臺灣鼓鑄錢局。其之人。例由地方官舉充。藩司給照。而納其稅。全臺定二十有七家。名曰鑄巨。其鑄由漳州採辦。私販治罪。蓋以臺灣孤立海上。慮兵器。故官督之。然自通商以來。洋鐵入口。載在稅則。而循例遂成虛文。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廢止。用者使之。夫權賣之制。各國皆有。大小轻重。或百不同。而臺灣之所行者則此。記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旨深哉。

臺灣濱海之地。煮水爲鹽。其利甚溥。前時鹽味苦澀。不適於用。多自漳泉運入。水歷十九年。諸議參軍陳永華始教民晒鹽。擇地於天興之南。則今之瀨口也。其法築埕海隅。鋪以磚礮。引水於池。俟其發渾。潑而晒之。即日可成。色白而鹹。用功甚少。許民自賣。而課其稅。歸消以後。鹽戶日多。銷路愈廣。爭晒競售。市價不一。雍正四年春。奏歸官辦。由府管理。分設鹽場四處。曰州南。曰州北。爲臺邑武定里。曰瀨北。爲今附郭之鹽埕莊。曰瀨南。則鳳邑之大竹里。而毗於打鼓山麓也。每場設管事一名。巡丁十人。或八人。或六人。視其大小。以防私漏鹽戶晒鹽。例於春冬。春曰大汛。冬曰小汛。以夏秋多雨也。鹽成運納於場。而聽其價。每石時銀一錢二分。瀨南稍進。減二分。歲收約九萬石。或至十萬石。府中設總館一。市鎮各設分館。販戶赴館繳課。領引而出。其運石銀三錢。水運陸載。視路遠近。以定市價。故各地不均。鹽課所入。每月支發鹽戶及巡役外。悉存府庫。年册報。以充兵餉。乾隆二十年。增設瀨北。爲嘉邑之井仔脚。而布袋嘴北門嶼亦先後分設。蓋以彰虞設治。舉戶日進。安由此始之。五十五年。議定臺灣。額之外。所有埕云泥。歲約二萬石。分

鹽各處銷售。每年徵銀一千八百十八兩餘。入辦鹽館。嘉慶十五年。設噶瑪蘭廳。鹽用鹽北。歲銷七千石。轉運以運。每石徵銀三錢三分。共得二千三百十兩。除原價及折紋銀外。可得盈餘紋銀一千三百三十七兩。先是興化惠安魚鹽。每當春夏之交。遭風收泊蘭嶼。運鹽散賣。斤以七八文。間有文積居奇。至秋冬時。價至二三十文。及設官後。禁私販。嚴照汀州行銷廣潮潮引。募鹽龍小船。給照至蕭山惠安就場購運。以資民食。查以蘭嶼僻處北東。前鹽運至淡水。又須特風而入。費大馬久。或虞斷絕。故其價昂。而司道不許。以蘭嶼為專屬。行銷府鹽。可杜私販。且緩急足濟。乃議定噶瑪蘭。自十八年三月為始。每斤價十六文。用者便之。道光四年閏七月。省議以兩靖長泰二縣鹽引阻滯。奏請臺灣代銷。於是歲課一萬七千石。合以臺灣自銷者十三萬石。入款頗巨。自是以來。北鄙日開。淡屬居民數十萬。而仍行銷府鹽。採配不便。咸豐中。始許於虎仔山自晒。一時私鹽充斥。課項銳減。同治六年二月。改歸道辦。嚴緝捕。虎仔山場亦歸官。七年移府。九年二月復歸道。十年仍歸府辦。而鹽引愈多矣。澎湖四面皆海。小島錯立。其地斥鹵。可以自晒。伊銷府鹽。每銀一圓售八十斤。色灰稍苦。澎人以海為田。需鹽較重。一旦不至。人受其病。光緒初。議設鹽場。不許。十一年建省。十四年整飭鹽務。南北兩府各設總局。以攬其事。南歸兵備道。而北歸布政使。基隆縣宜蘭新竹大甲鹿港嘉義鳳山恆春澎湖各設總館。各地仍置小館。由兵備辦。其館主多鄉紳官紳。獲利不少。大者歲盈萬金。小亦一二千圓。臺灣消鹽約按人口。每人日用三錢。年須六斤十二兩。以三百萬人計之。則當鹽二千二十有百萬斤。斤勻銀一分。為二十萬二千五百兩。實歲入之一大宗也。生番彈鹽。僻處內山。茹七飲血。需鹽孔急。其歸化者由官給之。或以互市。而舊志載崇爻山有鹹泉。掘地汲之。編竹為篋。內外塗泥。煮之成鹽。若山巔峻地各地熱帶。有以挑沙澁鹽自煮者。官不徵課。蓋歸化時。曾經奏准者也。

### 硫磺

硫磺產於淡水。為今北投之地。當西班牙人據臺時。曾掘取之。而瘴毒披猖。蟲泄水惡。工人多病。歸清後。

康熙三十五年冬。福州火藥局災。典守者負償。欲派吏往。無敢至。仁和諸生鄭永河適在省。慨然請行。三十六年春二月至邵。四月北上。先命淡水社通事張大人北投築屋。既至。集番酋飲。告以採礦事。與約一畝易布七尺。番喜。各負礦至。命丁煮之。礦有黃黑二種。質沉有光。以指燃之。蠟蠟有聲者佳。反是則劣。先碎爲粉。暴日極乾。鑊中置油。徐入上。以兩人持竹桿攪之。土既得油。則礦自出。油土相融。而後成物。一鑊可得四五百斤。或一二百斤。唯視火候之純疵爾。產礦之地爲內北投。石作重龍色。有沸泉。草色蒼黃。無生意。山麓白氣縷縷。如雲乍吐。是爲礦穴。風至礦氣甚惡。更逾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怒雷震撼。地岌岌欲動。所以不陷者。熱氣鼓之爾。火中毒熾。人觸腦欲裂。左傍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永河著神海記游。其所言略如此。當是時淡水未闢。而北投又在番境。奸宄潛至。私製火藥。乾隆中。出示禁止。嗣命屯丁守之。每年四季。北路營副將派弁入山。焚燬草木。以杜私煮。同治二年。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請開採。以裨軍務。六年。淡水同知嚴金清稟請不可。以採之有四可慮。八年。肅時山率南洋通商大臣之命。來臺採辦。募工煮之。既而閩浙總督英桂飭緝兵楊正元兵備道黎兆棠派員會勘。蓋以其時整軍經武。多用火藥。故議開採。然以所產未巨。恐耗經費。九年。復封。及劉銘傳任撫臺。謀殖地利。光緒十三年。奏設腦機總局。與樟腦皆歸官辦。而所產日盛。以至於今。

煤

煤爲礦產大宗。臺灣多有。而基隆最盛。當西班牙據北時。則掘用之。其跡猶存。爲今之仙洞。歸青以後。仍事採掘。乾隆中。移民漸聚。以其有傷田廬。請官禁止。然尚有私掘者。道光十五年。淡水同知龔雲臺再示禁。十七年。同知曹謹復禁。而是時海道已啓。東西往來。以臺爲樞。各國通多注目。禁燭之役。英艦窺基隆。及平。英人輒來臺灣。謀通商。二十八年。英國水師游擊吳倫至基隆。查勘煤層。歸報其國。三十年。英公使請准英人開採。不許。咸豐四年。美國水師提督彼風亦來勘。以煤層豐富。謀據此地。越軍港。以開美國貿易之

途。而粵人不知也。天津之餉。許謂基隆通商。同治三年。福州稅務司上書。陳採煤之利。謂滬英商租地開辦。淡水稅務司亦爲是言。巡撫徐宗幹奏實不可。而紳民亦立公約曰。雞籠山一帶。爲合境來礦。還秀所鍾。風喉攸關。近有沿海奸民。詭言山根生有煤炭。難保無人偷掘。一經潰傷。全境不利。如遇像此。即行團捕送官。倘敢抗拒。格殺勿論。有不遵者。公議懲罰。然其後私掘愈多。勢不能禁。九年春正月。總督英桂命署道黎兆棠派員查勘。乃獲江蘇候補道胡斌與淡水同知會勘。據復海港東邊之深灣八塔土地公坑竹窩厝偏坑田寮港后山石便暖暖四脚亭六水壩等處。皆屬旁山。無礙正脈。遠隔民居。且於田園處亦無妨礙。計得九十二洞。開墾者二十三洞。其煤已竭。地歸山十。停辦者二十一洞。以價賤滯銷。流漫難運。現開者四十八洞。一中如四脚亭四洞。夏秋之間亦充漫難運。俟八九月方可配出。於是傳集山主及鄰人士。安定開採章程。立石爲界。不許租與外人。並訂相與賣。各洞相距南北二十五里。東西五六里。閉者不待再開。以七十洞爲限。而煤戶須本地人。又有親族戚屬者。互相環保。其貧爲洋行辦事者不許。煤工亦須土著。家在五十里以內者方可用。每洞不待過二十人。煤戶具保。所出之煤投行仲賣。官爲督辦。違者照罰。據約雖開。而約束實嚴也。當是時基隆風尾已爲通商之口。輪船出入。用煤日多。或運至福州廈門。每年出產多至三四十萬擔。少亦十餘萬擔。其煤三等。上曰紅煤。擔重二百。次中煤。稅降。又次煤。最賤。僅得五六十文。此爲花山之價。若運出市上。則視賤之遠近而差。照例每擔徵稅五厘。唯船政局採用者歸免。而煤戶亦無稅。充儲元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臺灣之地。病於土瘠。而土礦之病。由於人稀。重洋遠隔。等必獲利三倍。爾後內地力食之衆。不召而來。然墾田之利微。不若開煤之利鉅。墾田之利微。不若開煤之利鉅。南北各省接日以煤炊爨。人多以煤禦寒。若出口轉旺。煤價必昂。於民間不無窒礙。而臺灣則炊爨均無需此。除出口外。別無銷路。雖其煤質較脆。不敢西洋之產。而設之東洋。尚去不遠。然臺煤雖富。年來開採仍不甚旺。其故由於運輸。西洋之煤。金山是夥。從前船隻皆繞金山而來。貨物之外。以煤壓載。煤佳價平。固非臺煤所敵。自埃及紅海開通以後。洋船無須繞道金山。而金山之煤益稀。價亦日昂。而臺煤仍不暢銷。則必減輕稅率。以廣招徠。此後稅率雖減。而入款仍不

懸殊。則於民間生計當有起色。至船局所用軍煤。向係免稅。不在定則之內。今擬將出口之煤。每噸減為稅銀一錢。如蒙天恩允准。伏懇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札行總稅務司。查明臺灣煤無開民間日用。為洋船所必需。是以減稅出賣。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為例。詔可。三年。聘英人葛札為礦師。並購機器。置八塔。大為開採。出口亦多。而經費繁雜。不敷用。委為洋員。積弊日深。八年二月。臺灣道劉啟瑞請督撫。略曰。臺北煤務為臺灣瀕危。中外曉諭。已非一日。礦道履任以來。亟思設法整頓。以期除弊興利。查以煤務事屬創辦。職道又未親履其地。遠觀懸揣。漫議章程。失則失疏。均虞未協。然屬應鈞批。又不敢以月耗巨帑責歸臺防之事。置諸後議。從前張升上深知其難。請由船政主辦。實由於此。嗣後黎星憲復稱統歸船政辦理。蓋以煤務之壞。壞於歷辦不得其人。浮費過多。成本過重。隨選洋員。任其規消爾。鄭倅接辦以來。自稟履視之。較前諸員又有把握。然以明報論之。似其不實不盡之處。仍所不免。八塔以總炭一萬九千八百五十餘石起解。基隆祇收一萬六千五百五十餘石。十餘里間。少去二千三百餘石。已屬不解。而八塔以粉炭九千零十石起解。基隆祇收三千四百二十石。竟少去五千一百八十石。基隆收炭之時。又各有失耗。大較又去一成。既減成色。又失斤重。一轉移間。一月之內。耗至八千餘石。撥之於理。似欠圓通。又工匠等隨燒官煤。月至數千石。洋人三名月耗官煤九千斤。路旁三燈月耗官煤四萬斤。其間不應蠲支之處。不可勝數。此煤斤溢耗之情形也。至於煤價數目。採煤工價。浮於所收之額。多至三千四百餘石。車運之價。亦難賈按。種種糜費。悉難枚舉。今擬委補用同知史悠葉候補道李嘉棠會同辦理。不過欲於臺灣瀕危。稍求補苴爾。於是妥定章程八條。竭力整飭。時有卑德衛洋行懣消補炭。船局以為不可。乃於上海自設臺灣煤務分局。又於汕頭香港廈門託商代售。統計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萬石。可得二十餘萬圓。而局費不過數萬圓。入多支出少。漸有起色。若能擴充銷路。尤足以興其利也。法之役。基隆失守。煤局被燬。及平。巡撫劉銘傳奏設煤務局。委張鴻祿辦之。投以四十餘萬兩。新置機器。又聘外國礦師。召工開採。至十三年。每日出煤可百噸。而辦理未得其宜。銘傳委用粵商代辦。衆多管。部辭以為不可。復歸官辦。及邵友濂至。遂復舊之。



樟腦或曰石油。其利溥。而前人未知也。臺人燬燬多用豆油。及商人發見煤油以來。遂入臺。其始僅見於埔市。不十數年遍村野。以其價廉而光倍也。油煤之用。以華國樟腦標者爲最多。次爲俄標之產。歲率數十萬圓。然皆自有煤油。而未知採法。爲足惜爾。咸豐末年。商人邱衍通事也。勾引生番殺人。官捕之急。遁入山。至瘠溪上流。見水面有油。味殊惡。時乏燭。燃之極光。稱喜。以告吳某。某以百金購之。而不知用。衍復實與洋商。歲得銀千餘兩。遂且爭權。集衆械鬥。久不息。九年二月。淡水同知逮衍治罪。又以外商無在內地開礦之例。之。及沈葆楨巡臺。聞其事。光緒四年。聘美國工師二人勘驗。以後埔油腰最旺。乃購機器取之。其始多礦水。至百數十丈。達油腰。滾滾而出。日得十五擔。久之工師與有司不治。竟辭去。遂廢。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乃設煤油局。委陳軍統領林朝棟等辦。而出產未多。入不敷出。十七年。巡撫邵友濂繼之。聞。學署請臺灣油腰甚長。自苗栗而至安南之噶吧呷。蜿蜒千里。如能取之。足以供用而有餘。又臺多火山。間有瓦斯。質若炭。光勝於煤。其用尤宏。

## 樟腦

樟腦產於臺灣。當鄭芝龍居臺時。其徒入山開墾。伐樟斃腦。爲今嘉義縣轄。配屬日本。以供藥料。其法傳自泉州。歸河以核。封禁番地。犯者死。康熙五十九年。有熟斃腦者百數十人治罪。其業漸廢。而山麓細民猶有私斃者。雍正三年。閩浙總督滿保奏准臺灣水師戰船。令於臺灣設廠修造。以臺道兼協監督。於是南北二路各設工料廠。採伐大木。以爲船料。而徵匠首任之。臺灣樟北路較盛。樟有兩種。香者可斃腦。臭者僅爲器具。一曰白年。入山。並許斃腦。以私其利。而他人皆禁也。道光五年。始設軍工廠於艋舺。並設軍軍工料廠。俾諸匠移。內由所斃之腦官局所收。而後配出。禁錮之役。英船輒至臺灣。番以阿片易腦。奸人牟利。一盤日

盛。法令雖不能禁。咸豐五年。英商羅記洋行始與臺灣道訂約購腦。每擔價十六圓。配赴歐洲。而發販戶僅及圓。利入道署。十年。臺灣開港。外商漸至。樟腦爲出口之貨。歲約二十萬圓。臺灣道陳方伯鑒辦官辦。設局收之。同治二年。臚料館改爲腦館。竹塹後埔大甲尋常均設小館。以通其事。其時腦館大甲所出特多。歲各一萬二三千擔。竹塹後埔亦各有一二千擔。而噶瑪蘭彰化之內山且有驚者。消用日廣。然爲官辦故。外商不能獲利。五年。安平英領事請歸民辦。兵備道吳大廷不許。駐京英公使以爲有阻通商。遂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六年。閩浙總督派興泉永道曾獻德至臺。與英領事議。八年。廢官辦。新立購腦章程。凡外商入內地採腦。須先向總稅務司請給護照。填明行號姓名。完納出口稅之半。以代內地稅。運至口岸。報明海關。照章納稅。而後出口。若無護照者。將腦充公。人亦治罪。然非通商口岸。外國商船不得入泊。亦不得私自貿易。九年。始設釐金局。徵收腦厘。每百斤課銀五錢。初由商人攬辦。其後歸局。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籌旨。樟腦一項。近來日本出產甚多。而香港腦價日落。如歸官辦。每石可獲利二三圓。臺灣產腦每年約出萬石。硫磺則臺產最佳。前南江督臣沈葆楨奏請開採。採備官用。歷年辦有舊章。每石成本洋一圓。官買每石洋三圓。每年出產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祇出千石。均歸官用。其次精聚三千餘石。官既不用。商棄未開。不能出口。日久月積。愈積愈多。不獨糜費棄置可惜。且香港年銷硫磺至萬餘石。運至江南天津一帶。盡爲養軍軍餉。盡放餘件。製造爆竹。銷路甚廣。臺灣硫磺既佳。奸民私熬販運。出口不少。夫以自採之礦。禁不出口。祇聽日本暢銷。又不能禁止私熬。若設法經理。獲利雖尚未多。而於撫番經費不無少補等因。臣查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熬私售。每多械鬥滋事。舉歸歸官收買出賣。發給執照出口。以目前情形而論。年可獲利三萬餘圓。以備若能出產較多。銷路較暢。經理得人。日漸推廣。以自有之財。供無窮之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也。竊可。乃設全臺腦硫總局。並巡撫。而於北路之十排瑛。中路之彰化。各設腦務總局。若南莊若三角湧若雙溪若景美若集集若埔里社皆設分局。以委員辦之。又有司事執秤查驗勇丁分任其職。而宜蘭恆春別設總局。以饒陽腦務。按照部製。徵收防費。以充撫番之款。製出之腦悉歸官局。每擔入庫。請之商。計十二兩。年可獲利百餘萬兩。

時爲臺北總商公舉洋行攬辦。配赴香港。每擔可當二十兩。多至二十餘兩。十六年五月。臺北改歸臺南生。而彰化由林朝棟。繳價三十圓。釐金防費在內。以十二圓給腦戶。餘入官。是年出口六千四百八十餘擔。十七年爲一萬五千九百八十餘擔。十八年爲一萬三千一百二十餘擔。而價值亦漸起。蓋以歐美市場消用愈巨。化學日精。藉以製器合藥也。初臺人賄賂在南。開設瑞興洋行。先集藥材設館熬腦。自配香港。數年之間。獲利不貲。及歸官辦。頓失其益。去之汕頭。以腦藥交英商怡記洋行承辦。十六年五月。怡記自集藥運腦七百餘擔至鹿港。九月又運五百四十擔。彰化局丁以爲走私。要而奪之。安平英領事照會巡撫索還。不聽。彼此相持。尋將決裂。駐京英公使乃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而各國亦以有礙通商。請撤官辦。旨下戶部議覆。奏曰。熟考古今律例。鹽硝硫磺均歸官辦。嚴禁私販。除此三項之外。未嘗別有所禁也。臺灣內山今以出產樟腦之多。奸商竊緣賂賂。挾謀其間。不准他人售賣。實屬無謂。今英商收腦數萬斤。爲巡察委員所沒。是則奸商之故意而後至此。卽臺灣巡撫亦難辭其責。况樟腦一物。原係藥材。未可禁止私販。如英國地多蟲蠟。以腦薰屍。可卒與蝕。此消用之所以較多也。此後各省新出。不論利益多寡。應先奏明而後舉辦。方爲得策。伏乞訓飭臺灣巡撫劉銘傳。卽將樟腦一項改爲民辦。官符但可徵稅。詔可。十一月。廢官辦。撤防勇。生番乘隙出草。機警殺入。沿山紛擾。腦務大損。於是諸設隘勇而納防費。凡腦百斤徵稅八圓。腦丁每籠一粒月徵八角。以十顆爲一份。其出口者則海關稅一圓一角五分五釐。釐金五角五分。所入仍屬不少。十七年。改腦礦事務隸布政使司。仍於北路之大科珠。中路之彰化。各設腦務稽查總局。下設分局。悉以撫墾分局委員兼之。以其事相關連也。二十一年。裁腦費。每百斤改徵厘金四元。其時外國消用意宏。香港每擔至七八十圓。或至百圓。

### 沙金

臺灣採金始於三百年前。齊志稱鄭氏末葉。遣官陳廷輝往哆囉滿採金。老番訝之曰。臺其有事乎。或問之。曰日本採金而荷蘭不。荷蘭採金而鄭氏至。今鄭氏又採。其能晏然耶。已而清軍果入臺。語雖不經。亦足以知

採金之古。海上事略曰。鄭氏時。上淡水通事李滄請取金自效。監紀陳福偕行。至淡水。率宜穀鎮兵。將至卑南覓。上番伏莽以俟。曰吾輩以此爲生。漢人來取。必死戰。福不敢進。歸至卑南。遇土番泛舟販。福攻之。奪其酋。獲金二百兩。令追取。不從。又曰。金出山後。其番爲傀儡種。人跡罕至。自淡水乘舫甲。自西徂東。返而自北而南。潮退進。匝月方至。上番蕩洞者從水底取之。如小豆。藏之竹簍。或秘之甌甌。間出交易。番境頗道曰。哆囉嘮產金。淘沙出之。與瓜子金相似。土番鍊成條。藏巨甕中。客至每開甕自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漢至。雖產水易布者。家傳志略曰。港底今在蛤仔內山。港水深且冷。生番洑入。信手撈之。亟起。口噤不能言。燕火良久乃出。金如碎米。據此數說。則臺之產金已久。而多在東北。乾隆三十六年。波爾人麥禮荷斯奇謀拓藏東。與馬波奧科番戰。番降。獻金二十斤銀八百斤。皆此地之產。其地爲今之瑞芳附近。然則臺之產金早爲外人所誕矣。光緒十一年。法事已平。巡撫劉銘傳築鐵路。十五年。架八堵車站之橋。工人入水道澆。偶見沙中有金。取出淘之。其時番猶盤踞。爲和司李家德。廣東順德人。曾游美國。而路工亦多閩粵人。有至新舊金山者。聞之爭取。居式亦從之。各獲利。每兩易銀八兩。十六年九月。探者三千餘人。地亦日廣。十七年八月。出示禁止。而逐利之徒皆夜偷取。犯者多。基隆同知黎景嵩議歸官。巡撫邵友濂許之。十八年二月。奏准開辦。設金沙總局於基隆。瑞芳暖暖四脚亭六堵七堵頂雙溪各設分局。派員理之。探者領照納稅。許勇彈壓。是年冬商人金寶泉稟請承辦。每年認繳二萬兩。一切費用及勇餉。悉由支理。許之。以十九年起。撤局歸商。而自十八年二月至歲終。計收厘金二萬七千一百十二兩餘。除開局費一成。並新勇一哨薪糧衣器帳房等款。計利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兩餘。以此劃入海防費內。奏明存案。未幾金瓜石大石坑亦發見金苗。探者益盛。而金價頗廉。每兩在山易銀十八圓。後漸貴。歲可值銀一百數十萬圓。而臺東之斯城秀姑巒花蓮港得其奇。宜蘭之蘇澳呷哩沙等。廣且六十餘里。亦有金苗。錢以開闢未久。野番出沒。居民輒遭害。取之尙少。

臺灣之有阿片。始於荷蘭之時。荷人貿易以此爲巨。消售閩粵兩省。漸乃及於內地。當明之際。粵人已有販  
用。然以禁。故。草綱目謂之合散。或曰阿芙蓉。其以罌粟實之漿而蒸之也。阿片出印度。以此爲國  
之大。突厥埃及波斯皆有產。上者曰公班。則黑土也。味澀力大。次曰白皮。又曰金花。則紅土也。臺  
灣之阿片。其始用黑土。乃合用紅土。價較賤。故吸之者衆。乾隆以來。字內無事。上自士夫。下至走  
卒。莫不以此爲樂。道光十八年。下詔禁止。以林則徐督兩粵。檄英人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英人不  
從。遂調兵。臺灣道姚瑩亦奉旨禁止。初犯者刑。再犯死。一時阿片幾絕。然英人輒以夾板至雞籠。番商奸民投  
受。伺機轉販。由陳海濱猶有販者。及靖和後。徐宗幹任兵備道。著防夷諭。又謀禁止。其言曰。銀何以日  
少。洋煙甚且。民何以日貧。喫煙愈多也。以每日每人約計之。須銀二錢。就臺地富貴賤良莠男女約略喫  
煙者不下數十萬人。以五十萬計之。每日耗銀十萬兩。而臺人亦自立禁煙公約。吸煙者幾不以人齒。雷厲風  
行。一時殆盡。咸豐元年。洋商始來貿易。照例徵稅。十一年。設釐金局。以阿片爲大宗。謂之洋藥。同治五  
年。淡水同知王儲詳請入口阿片。不論內地已徵與否。每箱徵釐五十圓。大吏許之。歲率十餘萬兩。而安平之入  
款亦如之。光緒五年。改歸道署。召殷商價辦。各地設局。按枚烙號。始得出售市上。否則以私貨論。充公而  
所罰之。其走私者時有所聞。而局員防不勝防也。十年。法人之役。南北鑄港。商船杜絕。阿片不至。市價日  
昂。有箱至一圓。兵備道劉敏奏言。臺灣通商。以洋藥爲大宗。每年進口售銀四百萬兩。今法人封口。洋藥  
不通。曾經。皆公請。從微劃出官莊。准民自種。照例納稅。於是嘉彰各屬多有種者。其味較淡。而臺南四川  
福建亦有產。私販銷者以印土爲多。洋人運來易貨。臺商亦自採辦。臺南販土之商合設一會。曰芙蓉郊。輪  
值。月箱似費三圓。以充餉。舊烟者曰芙蓉舖。亦有公會。銷用之廣。擬於粟米麻絲矣。先是商人陳郁  
室增增。而阿片益金。欠款四萬六千兩。防務之時。軍費浩大。屢催不繳。巡撫劉銘傳札飭撤辦。招贖訊究。  
而郁仍任之。銘傳大怒。以其通同作弊。奏請革職。致遂以此獲罪。

## 臺灣阿片進口表

年	分	滬尾及基隆	安平及旗後	合計
光緒四年	年	一、八四八	二、八五三	四、七〇一
五	年	二、一六五	三、三八七	五、五五二
六	年	二、一四九	三、六四七	五、七九六
七	年	二、一四二	三、七三九	五、八八一
八	年	一、五八四	三、〇一二	四、五九六
九	年	一、二六五	二、七五二	四、〇一七
十	年	一、二七〇	二、三〇八	三、五七八
十	年	一、四三六	二、三三九	三、七七五
十	年	一、六三三	二、九一三	四、五五六
十	年	一、六二二	二、六二六	四、二四八
十	年	一、九七四	二、六七二	四、六四六
十	年	一、九八三	二、七五二	四、七三五
十	年	一、九六七	三、〇七六	五、〇四三
十	年	二、一八一	三、四〇	五、五八二
十	年	二、一〇三	三、〇三六	五、一三九

臺灣徵收阿片釐金表

年	分	溫 尾 及 基 隆	安 平 及 旗 後	合 計 (兩)
光緒十三年	年	一三一、二八〇	一六八、〇〇八	二九九、二八八
十四年	年	一五七、九五七	一一三、六〇八	三七一、五六五
十五年	年	一五八、八〇九	二一九、九〇三	三七八、七一二
十六年	年	一五七、六〇三	二四六、二〇〇	四〇三、八〇三
十七年	年	一七四、五五三	二七二、〇八七	四四六、六四〇
十八年	年	一六九、一五八	二四二、九〇二	四一八、〇六〇

## 卷十九 郵傳志

連橫曰。臺灣海國也。四面皆水。荒古以來。久不與世接矣。而高山峻嶺。平野生靈。獸蹄鳥跡之交。爲土番蠻。踞者又不知幾千載。夫臺灣與閩粵比鄰。順風揚帆。尅日可至。隋代既鐵撫東番。宋人又從而貿易。而皆不隸版圖。則以交通未便也。明季商船發見此土。荷西二國遂分據之。各主其地。中間數百里。抑未有往來者焉。當是時臺灣之名遠播歐土。而日本之八幡船亦出於海上。羣趨片壤。遂爲東西洋人交接之區矣。延平相宅。萬衆偕來。閩粵之人扶攜而至。閩居近海。粵處山陬。相望相助。出人相友。而交通關矣。歸清以後。拓地日廣。南船北馬。昔昔往來。而降輪海運仍從舊轍。尙未足以促羣治之邁也。及劉銘傳任巡撫。乃立富強之策。購輪船。築鐵路。設郵遞。西電線。經營布置。而目一新。惜功未全成。而解任去。事不可恨。然銘傳之功。固宜特書而不容泯者。記曰。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今試著於篇。曰陸運。曰海運。曰郵電。而燈臺附焉。

## 陸運

臺灣當鄭氏之時。統治僅及承天。半嶺以北。尙委荒蕪。唯巡防一至而已。清人得臺。沿用舊法。置募戍兵。漸及北鄙。康熙二十六年。仁川郁水河始至北投探礦。其時斗六門以上。猶是未闢之地也。中葉以後。至者日多。南達琅嶠。北及三貂。而臺東之遠且有至焉。然自楠南以至臺北。計程幾五百里。行者須十三四日。急亦八九日。而溪流廣漠。每逢大水。阻遏不前。或至浹旬不渡。且臺之陸運僅藉人力。未曾以車馬往來。其爲牛車者。但爲載糖輪穀之用。日行二三十里。牛車之制。夾以兩輪。輪徑幾二丈。每車可載十石。笨重難行。其有溪流者。則多雇筏爲。臺人謂之渡。曰官渡。由官司之。不取其賃。曰渡渡。由鄉司之。而收其稅。以充善舉。或爲寺廟香火。請官准給。曰私渡。由民司之。以載客貨。而時有勒索之弊。有司示禁。其風稍息。溪之



小者多架竹橋。或積石爲杠。深山大谷中。則多縛藤橋。兩旁繫於巨樹。長十數丈。人行其上。如步虛空。搖搖殊甚。懼者至不敢過。然山居谷吠之民。趨之若鶩。習故也。近則多附鐵線。行者使之。臺地無車。故用轎。轎制路同產泉。日行可五六十里。漢書淮南王謀伐南粵。謂乘轎險嶺。其時南粵之道路未治。猶多轎也。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以總兵吳光亮帥中軍。同知袁開橋帥南軍。提督羅大春帥北軍。分兵三路而入。自前山。達後山。測地繪圖。建礮計里。而獸蹄鳥跡之區。始爲行旅往來之道矣。葆楨之疏曰。南路一帶。自九月間袁帥拆率綏靖一軍。越崑崙崗而東。張其光監派副將李光領前隊隨之。十月初一日。李委至勒東。袁開橋乃拔營前進。自崑崙崗至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聲墜。山皆北上。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相顧失色。不能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當袁開橋拆營諸也葛之日。正張其光內埔辦理兇番之時。有老鴉石者。崑崙崗之西境也。初八日。張其光左營有勇丁五人。暮經該處。突有數番殺傷二人。都司張欣守備周思培等。即派隊追趕。該番逃散無蹤。隨傳內埔社頭人。查保七家蛋社兇番。二十四日。參將周善初出哨雙溪。途見無首勇丁橫臥血漬。旋見兇番多人。執械狂亂。壓勇追之。適周思培出哨。橫截坡前。擒獲其一。擒其三。餘悉散走。俱爲陳阿修社番。即將三人就地正法。二十日。都司張朝光率兩哨營三大石巖。都司張天德亦率隊至諸也葛。袁開橋乃得拔營前進卑南。露也葛以下。地略平坦。然瘴氣未除。焚夷伐木。斂費人功。開橋謀宿岑山。染病甚重。與疾率旅。還抵卑南。張天德一軍亦已精疲力竭。與之犄角。數十卑南一帶。業已開通。崑崙崗左近。雖有兇番出沒。已分別懲儆。諒無敢生心。惟山道險遠。糧運殊艱。而卑南一帶海口。波濤拍岸。船不能泊。自內埔至卑南。均已派營分布。營勢尚能聯絡。此南路近日。山之情形也。臺北一帶。提臣羅大春自九月十八日。派都司陳光華爲首隊。首領李英千名。得凱爲次隊。游擊李得升爲三隊。前赴新城。別遣中功陳輝煌率兩哨赴大濁水溪。總兵戴德祥以三哨數大南澳。二哨數大濁水溪。時正風雨連山。諸軍阻不能進。二十五日天晴。陳輝煌先至大濁水溪。旋有兇番抗拒。擊斃二人。遂即走散。李得升李英陳光華等隨幸。無勘形勢。近溪荒壤。周圍約寬數十里。惟地皆砂石。不及大南澳之膏

腴。溪岸南北約距三十餘丈。波流陡急。副將周維光等。連日趕造正河支河木橋各一。工程既竣。各軍乃得越溪而前。自大濁水溪以往。前者曰小清水溪。後者曰大清水溪。十月初八日。陳光華一營紮小清水。而陳輝煌等進紮大清水。即有新城通事李阿隆等。率太魯閣番目十二人來迎。願爲嚮導。隨至新城。營於溪東。又符吻豆蘭社番目來迎。戎軍遂進駐奇萊花蓮港之北。爲後山橫走秀姑巒之道。自蘇澳至新城。計山路二萬七千餘丈。自新城至花蓮港。計平路九千餘丈。統計二百里有奇。而沿途碉堡。除蘇澳至大南澳已設者不計外。應添建十有二處。均已興工。惟大南澳至大濁水溪一帶。兇番充斥。狙殺行人。乃於大南澳山腰。再開一路。旁通新城。一以避海濱懸崖之險。一以塞兇番歧出之途。經派千總馮安國帶勇往辦。涉溪五重。方開十餘里。十一月十一十三等日。正在開路。突有兇番千餘。分伏放槍。我軍竭力抵敵。擊斃四人始退。而我軍陣亡者四人。傷者十八人。十五日。行至橫山之麓。我兵正在峽中開鑿。忽聞槍聲四起。抵禦兩時。至者愈多。黃明厚馮安國以該番傾社而至。其中必帶。分兵繞擣。聞其無人。惟見新舊燭體。每賽或數十顆或百餘顆。乘風縱火。燬十數。陣番始散。是日計亡兵勇四名。重傷二十名。其駐大濁水溪之勇。由小南澳還糧而歸。於十三日。途過石壁。突遇兇番蜂擁包抄。陣亡二人。溺死四人。重傷一人。經守備朱榮彪馳隊赴救。始各駭散。羅大春以番族肆擾。難疏提防。而山地遼闊。不敷分布。飛函商請添兵。隨等即徵駐彰化之宜義左右兩軍馳赴。日可到。惟新城奇萊一帶。應如何設立營汛。建造砦寨。俟羅大春親至相度。再籌布置。此北路近日開山之情形也。又曰。羅大春以本年正月初五日。自蘇澳起程。初九日。至新城。履勘層城馬郡溪等處。引繞加禮宛南勢。直抵花蓮港之北。中界得其紮。得其紮以北百四十里。山道崎嶇。沙洲間之。而大濁水大小清水一帶。峭壁插雲。陡趾浸海。絕澗上聲。眩目驚心。軍行束馬。捫壁而過。尤稱險絕。以南六十里。則皆平地。背山面海。如悉壟。非無良田。然地曠人稀。新城漢民僅三十餘戶。外盡番社。目大濁水至三層城。依山之番。統名太魯閣。曰九宛。曰實竹眼。曰龜女。曰女沙。曰符吻。曰崙頂。曰實空。曰實亞八眼。凡八社。憑高特險。野性難常。奇萊平埔之番。居鯤浪港之北者。曰加禮宛。曰竹仔林。曰武巖。曰七七結仔。曰讓仔寮。曰瑞歌。凡六社。

統名加禮完番。其性畏強欺弱。而居離浪港之南者。曰模老總。曰佛干。曰薄薄。曰斗雞。曰七脚川。曰運刺。曰脂冠。凡七社。統名南勢番。男女共七千七百有七人。雖悉就撫。而薄薄運刺二社既事復叛。除薄薄能者。加禮完頗耕種。餘則茹毛飲血。叛復不常。時常防範。他日建城之地。宜在奇萊。若新城三層馬鄰鯉浪不過管汛之區。然必截大清水以南禁奇萊。以北據大南澳。方足以資控制。羅大寨自率大隊入新城。添設礮堡。該番驟牛疑慮。呼聚悍黨。查則伏莽。夜則撲襲。疊經奮擊。時有斬獲。自蘇澳之五里亭起。至秀姑巒之饒子埔止。計地三百四五十里。擬分五段。沿途建礮三十有二。各派管哨屯之。俾得一氣聯絡。即以宜義左營駐三層城。策應饒子埔以北。宜義右營駐加禮完。策應饒子埔以南。此北邊備以北海邊之情形也。其南爲走秀姑巒之道。固木瓜番游獵之場也。登高一望。平沙無垠。茅草盈丈。人跡不到。該番兇悍不亞斗史。故沃壤噴如。南北溪道闊及三十餘丈。欲造木橋。苦無巨材。乃先造支河一道。陳輝煌率所部。結筏以濟。直趨吳全城。距秀姑巒祇數十里。卽有成廣澳番目來營乞撫。別有大巴眼社馬達噫社皆近附強番。亦就撫。平埔之番。聞已盡此。平埔既附。以之專圖高山。事勢較易。此花蓮港以南籌辦之情形也。中路原派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帶兩營駐紮集埔一帶。嗣經臣等奏派臺灣道夏蔚齡督理開山撫番諸事。吳光亮以本年正月初九日。率勇由林圯埔社發分關兩路。至大坪頂。台爲一路。進向大水窟。至頂城。計開七千八百三十五丈有奇。二月初七日復開工。直抵鳳凰山麓。躋半山。越平溪。辟大坵田。跨扒不坑等處。而入茅埔。又開三千七百七十五丈有奇。南處月建塘防八所。沿途橋道溝渠木園宿站俱漸興修。分派兵勇。自集埔至社寮大水窟大坵田茅埔南仔脚萬東埔各隘。逐節配駐。並招撫水裏沈鹿等三十九社。男女七千二百九十有二人。現方備途漸入。漸被披獲。以出秀姑巒之背。倘能因勢開通。將與北路諸軍聯爲一氣。此又中路一帶開山之情形也。又曰。吳光亮以三月初九日起。至四月初八日止。自茅埔越紅蝦頭。經頭社仔坪。過南仔脚萬。至合水。計開四千六百八十丈。越建塘坊四。營壘一。茶亭水園公所各二。以便往來。自初九日至於五月初八。大雨霖旬。工程稍滯。然自合水厝東埔社中。走霜山。至車埔坑頭。又開三千七百九十丈。公所兵房隨地建置。當再陸續前進。別以人工從牛軋轆旁開一道。側接茅

增。俾得分壘增築集社。南投各處。以便商旅時通。於途中路自東增坑頭起入通關而過。爲華山之最高者。與東秀姑巒對峙。氣象雄偉。喬木蔽天。亘古以來。不通人跡。平亮名之。摩崖刻字。至今尚存。過關而東。爲雉公關。爲先路印。爲雷風洞。地皆險峻。途經黃祈山。以光緒元年冬十一月至璞石關。而南路自春之四林格。經牡丹灣吧聖。卑南竟而至大莊。北路自宜蘭之蘇澳。經新城花蓮港而至大巴窰。均以是年秋竣工。南北相通。東西可達。理番開墾爲之一進。是役。開路八百五十有九里。爲時幾一載。而經費不過三萬餘圓。多藉兵勇之力。然以山谷深峻。瘴癘披猖。生番剿殺。頗多損失。而乃臨危遇險。不稍不撓。困苦備嘗。奮過前進。以開此曠古未開之道。可謂勞矣。於此僕因奏請獎敘。雖大善以軍職提督。聞復原官。吳光亮袁國祈各進一級。徐亦嘉賞。光緒七年。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臺。以大甲溪爲南北要道。溪大流急。每苦難涉。乃勸紳富捐款。助以官帑。築隄架橋。以鐵桶石以爲礎。橋長百五十丈。費款二十萬圓。越年六月十七八日。山水漲溢。奔流挾木而下。橋礎斷絕。隄潰六百丈。巡道劉敏振情。飭臺北府食勘。費須數萬圓。敏再集紳富議捐。兼以溪險流大。志無益。其時秋漲方盛。驟非施工。遂止。敏以臺南爲首善之區。而道路險隘。市廛櫛比。非以安民居而與商務也。乃議開連河。導水入城。東引五空橋之水。南引二層行之水。北引柴頭港之水。以出於海。宜積穢。利運輸。河之兩旁改築大道。植柳列屋。爲郡之表。前時安平之水可達郡中。其船至大井頭街。而河道漸淤。水多滯溺。故欲疏之。而郡人以拆屋多損。持不可。其議又止。安平距郡治六里。中隔信水。往來乘舟。致命防兵築之。旁植榕柳。於是始有馬車。行者稱便。十三年。巡撫陳鳴志鎮海後營副將張兆連合請巡撫劉銘傳。別開後山之路。自彰化之集集以達臺東之本尾。越期施工。東西並舉。自正月以至三月。大功告成。而前後山之連絡較縮矣。先是光緒六年。銘傳上疏。請造鐵路以圖自強。略曰。臣嘗私思籌款。以爲失今不圖自強。後雖欲爲。終恐無及。夫自強之道。練兵觀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莫急於築造鐵路。夫鐵路之利。於資粉賑。於商。於鐵。釐捐行旅者。不遑殫述。而於用兵之道。尤急不可緩之圖也。查中國要道。南路宜開二條。一自清江縣山東。一自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自京師。市通盛京。西通甘肅。惟是經費浩繁。急切未

能舉。擬請先修清江至京師一路。與本年議修之電線。相表裏。以固軍國。安危繫之。若輟轉運。則食糧。徒託空耳。永無自強之日矣。旨下內外大臣議奏。李鴻章到埠。一均贊其議。而駐德公使劉德鴻方謂自歐洲。亟言不可。義遠優。又路傳任事。巡撫。十二年。奏請試辦鐵路。略曰。臺灣既爲我國海防之要。當此建省之時。宜速振興殖產。招徠工商。以爲富強之計。而欲行其事。必先利其器。曷者臺灣華輪遠涉。海險難同知李彭恩等。考察南洋商務。今既歸臺復命。新設輪船公司。以往來淡水新嘉坡西貢等港。然以臺灣內地運輸未便。遂致沿山貨物。不能配至港口。據該委員稟稱。南洋僑商開闢臺灣土地肥沃。出產素盛。官府又竭力鼓勵。多欲來臺。然則棘蕪地。道路崎嶇。欲期工商聚集。實非易事。擬請籌造鐵路。起自基隆。以達臺北。與各港連絡。不特可以振全臺之商務。而亦大有裨於海防也。又據該委員稟稱。當此國家財政困難之秋。官辦非易。請招募商欲壹百萬兩。發行鐵路股票。以其得利。攤還本息。則不動公款。而鐵路可成。誠計之善者也。臣愚以爲臺灣不獨海外之孤島。實爲東南七省之屏蔽。將來通商惠工。開闢利源。全台經費。足以自給。而臺北駐防之兵。調動自任。永保嚴肅。如練軍清賦以及架設電線。次第舉辦。本年內外當可陸續告竣。至如鋪造鐵路。臣已深信不疑。唯以經費之故。躊躇至今。茲奉該委員等。請以商款捐辦。囑由官府保護。將來坐收其利。其或甚善。似可舉行。至如鋪造鐵路之利。除聯通開臺商務之外。尙有益於現今軍事者三。請略陳之。臺灣四面皆海。防不勝防。基隆。滬尾安平旗後四口。現現建造砲臺。駐兵防守。而新竹彰化沿海一帶。港汊分岐。一旦有事。敵兵上陸。南北隔絕。全臺立危。若鋪造鐵路。則調撥軍隊。朝發夕至。是其便於海防者一也。台灣既建一省。選擇省城。接制南北。其地襟山帶海。最爲適當。然距臺較遠。將來建省衙門。爲工治計。運輸不便。若鐵路開通。則商業可致繁盛。是其便於建省者二也。自臺北至台南。計程六百里。中多巨溪。春夏之際。山水暴漲。行旅淹絕。臣今擬於大小各溪上渡窄處。架設橋樑。通算工費須銀三十萬兩。今若許准建鐵路。則此橋樑二十餘條。一齊興工。可爲朝廷節省巨款。是其便於台灣工事者三也。疏上。下旨照辦。於是設鐵路總局於台北。以記名提督劉朝幹爲總辦。從事招股。應者甚多。以總人羅爾爲監督。英人

馬禮遜爲工程長。測量路線。自台北至基隆二十英里。是年六月。自大稻埕起工。以余得昌所帶昌字四營爲工役。中經獅球嶺。開鑿隧道。長十八鎮。翌年。由台北而南。涉淡水河。架橋以渡。長千五百二十英尺。以時啓閉。下通舟楫。越龜崙嶺。經桃園中壢大湖口而至新竹。計長四十二英里。中有巨橋三。如紅毛田溪之七百五十英尺。鳳山崎溪之六百八十英尺。舊竹埔溪之六百十七英尺。此工事之難者。而臺北至基隆以十七年十月開車。臺北至新竹則至十九年正月告竣。路廣十二尺。軌條闊三尺六寸。重三十六封度。其機關車十五噸。或二十五噸。列此之外。又錫以名。曰鷹翼。曰御風。曰超塵。曰雙龍。言其速也。分上下兩等。設備頗備。每車長約二丈。貨車略同。凡設車站十六處。均以上述。曰火車房。其驛長曰司事。觸當草創之時。站中不設信號機。亦無昇降場。其始每日開車六次。後乃減爲四次。然途中遇車。隨時可以搭乘。故時刻不定。每逢大稻埕致祭城隍之日。臨時增駛。以便往來。而康首職以及五節均停車焉。乘車之費。自臺北至基隆者四角四分。而至新竹者八角六分。上等倍之。每里約當二尖一釐。貨物則擔運一人。平均一日之客。臺北基隆五百人。臺北新竹四百人。顯是時民用未廣。物產未盛。而基隆河之水尚深。舟運較廉。鐵道未足與競。以是入款尙少。每月搭客一萬六千圓。貨物四千圓。收支不足相償。然銘傳又欲達至南路。以達全臺交通。而自新竹以南。溪步且廣。非可易過。乃命德國工師測量大安山甲兩溪。籌架鐵橋。其策果成。臺人之福也。當是時銘傳以厲行新政。清賦加稅。民怨其苛。而政府又多方掣肘。物議沸騰。工事遲進。十七年。遂稱病辭職。邵友濂繼之。疏首經營鐵路之難。略曰。臣查臺灣爲海外孤島。港汊分歧。欲爲居中控制之策。固宜速鑄鐵路。然經營七年之久。僅得臺北步工。從前鑄鋼不爲不善。而卒未能相副。何也。臺灣土地鬆浮。田園漫衍。墾築不密。隨見開闢。又或阨隘。曲直不定。高下難常。北穿獅球。洞隔百尋。南度龜崙。坂險九折。路工之難如此。又或窮鄉僻壤。宜陳車馬。水流湍急。因勢築防。矗址重淵。勝基陡岸。洪波方迅。是石旋傾。積沙既聚。橋樑亦陷。橋梁之難又如彼。加以工銀昂貴。其價倍加。此後增進。計通逆料。奉旨批准。而臺灣鐵路爲之一廢矣。通計臺灣至新竹計程六十一英里七十步。用費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兩。每英里僅二萬六千五

百七十五圓。較之他國所築。工費較省。蓋以使用兵役之故。而所雇工其資亦廉。每名日給三角。工師多用粵人。如淡水鐵橋則張家德所築者。技亦巧矣。鐵路所過之地。大小橋梁七十四。溝渠五百六十八。其軌條雖購之英國。而枕木則皆用臺產。故別設伐木局。以統領林朝棟辦其事。入山採取。凡松一片爲價三角五分。樟四角樟尖。由溪運往。而樟較耐用。且取之不盡。友源既奏准停工。乃由福建滬厘借撥一百零四萬兩。贖歸官辦。裁伐枕木局。併鐵路局於通商。以縮小之。而臺灣鐵路遂不進。

### 前山道里表

自復春十（五里）柴城（十八里）紫寧（十五里）旗港（十五里）枋山（十三里）嘉苑塘（四里）率芒溪（五里）枋寮（十二里）蔗竹塢（十四里）東港（七里）王爺宮（十六里）芎蕉腳（八里）鳳山東門

自鳳山（九里）大將廟（十一里）楠梓坑（十里）橋仔頭（十里）阿公店（二十里）大湖（七里）二層行溪（十里）大林莊（三里）安平南門

自安平（三里）柴頭港（四里）三茂店（十里）看西街（十五里）曾文溪（九里）茅港尾（十五里）火燒店（十里）下茄苳莊（十八里）水堀頭（十二里）嘉義西門

自嘉義（五里）牛稠溪（八里）打貓街（七里）大莆林（十里）他里霧（十二里）虎尾溪五里刺桐巷（二十里）寶斗街（十五里）二抱竹莊（十二里）茄苳莊（八里）彰化南門（由他里霧別行十里至雲林城）

自彰化（五里）茄苳腳（七里）大肚街（十五里）紗帽街（八里）牛罵頭（八里）大甲溪（五里）溪北（五里）大甲街（十里）房晏街（十里）香贊（二十里）後龍（十五里）中港（十七里）香山（八里）新竹西門

自新竹（十三里）鳳山崎（十里）大湖口（十五里）楊梅堤（七里）七牛溝（十三里）中壢新街（十五里）桃仔園（十里）龜崙嶺（十五里）新莊（十二里）淡水南門

自淡水（十二里）錫口（十五里）水返腳（十六里）八堵（九里）暖暖街（二十五里）三爪仔莊（八里）龍潭塔

(十五里)三貂嶺(二十五里)三貂溪  
計七百九十三里

後山道里表

自三貂溪(九里)牡丹坑(八里)草嶺頭(十五里)大里簡(二十一里)北關(九里)頓蘭(十五里)礁溪(十一里)宜蘭北門

自宜蘭(十五里)溪洲渡(五里)羅東(十二里)猴族莊(十八里)蘇澳(二十里)卓澳(三十里)大南澳(三十五里)大濁水(二十五里)大清水(三十五里)得其黎(十里)新坡(五十里)花蓮港

自花蓮港(二十里)其全成(三十九里)大巴壠(二十二里)周陽社(二十二里)水尾(三里)璞石閣(二十四里)石牌莊(四十五里)卑南早寶(五十里)卑南寶桑

自卑南(二十里)知本(二十五里)大貓鼻(三十三里)下仔關(二十里)巴禮衛(十里)阿郎覺溪(二十七里)牡丹灣(二十五里)八路灣(二十里)萬里特(二十里)射蔴裏(十三里)恆春東門

計八百零八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一

自林圯埔(十五里)太平(七里)八分嶺(七里)鳳凰山(九里)牙角(十八里)南仔腳(九里)東埔(十里)東埔坑(十里)鐵門洞(十里)八通山(十三里)八段坑(六里)雙峯切(九里)大崙溪(二十里)常風洞(三十二里)打林社(十里)礮石閣  
計二百六十五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二

自楓港(十里)射不力(十五里)雙溪口(二十里)大營頂(十五里)英華嶺(二十里)阿郎覺灣(十里)巴



經海二十里至什欄二十里至什嶺（十三里）大貓嶺（二十五里）知本（二十里）卑南  
計二百三十六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三

自下淡水（十二里）赤山（十五里）連溪口（二十里）龍崙吻（十里）大石巖（四十里）踏也葛（二十里）下  
什嶺（十三里）大貓嶺（二十五里）知本（二十里）卑南  
計一百七十五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四

自紅頭（八里）規竹尾（九里）樟脚六里溪坑（十二里）番仔洋（十八里）銃鑪（十一里）顏頭（十五里）  
溪（十五里）宜蘭北門  
計一百零三里

中路道里表

自鹿港（十二里）馬鞍山（五里）三塊厝（三里）彰北西門（五里）大竹園（十里）內庄（十里）本縣莊（十  
里）營盤口五里南投二十里）集集街（十里）風櫃口（二十里）頭社（十里）水社（十里）新墟（十里）白  
葉嶺（十里）埔里社  
計一百五十里

航運

荷蘭公海上之嶺。侵略者。以拓商場。夾板之利。遠東東西。而以安平為泊之口。其時港道深廣。可至熱  
蘭達城。小者且及亦依樹下。樓閣海中。小島也。安平之北謂之臺江。舳舻千艘。聚會於此。今則變為平陸矣。荷

人既據安平。駐兵戍守。開鑿運河至柴頭港。又北至番西。以通商船。故道猶存。則今之鹽水溪也。安平之南爲七鯤身。港汊紛錯。今亦淤爲平陸矣。當是時航運之利。西至閩粵。東及日本。南逼小哇。安平一口遂爲交通之紐矣。延平克襄。亦恃航運。故能橫厲重洋。以憑天塹。而清人莫敢抗。永歷十八年。英人來講通商。二十年。呂宋總督派使來聘。二十八年。命戶部事李德赴日本。又造巨舶往賈遍暹呂宋葛拉巴。其。輒相貿易。皆有航運之利。當是時清廷方嚴海禁。凡人海者殺無赦。而閩粵人之住南嶺者已數百萬入。均以臺灣爲內府。故得獨操通海之利。清人來後。遂開海禁。而商船渡臺者領領照。由廈防廳司之。至則臺防同知驗之。其船皆漳泉人所造。有糖船橫洋船。材堅而巨。大者可載六七千石。南至南洋。北渡寧波上海天津牛莊。販運之利。頗操其益。故郡中商務一時稱盛。其後派運臺米。配戍駐兵。船戶苦之。積穀日多。途有廢船官運之議。語在糧運志。續以煤米之亂。假擾海上。凡十數年。商船多沒。於是至者日少。而漁船愈衆。然漁船輕小。向不配差。口員照例僅查出入。積滯公文。數月不至。道光三十一年。巡道徐宗幹議定。漁船雙配公文。以免阻遏。前時郡中有太平船二艘。專以運送兵丁骸骨并附客松。招募郊商舉充。辰棄始將十載。至是議興之。通商以後。外貨紛至。於是始有輪船。設船政廳以理之。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年九月初十日。據赫總稅務司將引水草程十五條。改爲引水新章十條。申送本衙門。於九月十五日。照會布俄英法美日各國駐京大臣去後。除日本國未接照復外。茲據布俄英法美各國駐京大臣先後照復。允飭各口領事試辦等因前來。除札知赫總稅務司遵照外。相應抄錄總稅務司所改革程十條。咨行查照。總督接後。卽飭巡道遵辦。於是復訂臺灣各口引水分章十條。與粵條略有更改。十年。英船海輪始定臺灣航路。以往來安平淡小廈門汕頭香港。每兩星期一回。其船尚小。載重僅二百七十七噸。而貨客繁夥。獲利厚。乃說得恩利士公司。以爹利士航行香油廈安。每兩星期一週。而臺灣航業遂爲所壟矣。光緒七年。巡撫岑毓英巡臺後。以臺灣孤懸海外。非可莫渡。商諸船政大臣。派撥琛航水保兩船。循環往住。以速文報。并准商人配貨。是爲官辦之船。其搭客則安小至廈門。或自基隆尾尾抵臺。每入三週。自安平至福州及由臺北至

廈門者五圖。又自臺南臺臺北者亦三圖。貨物之儲。則照招商局所定。酌減二成。一時頗殺外船之利。其後又增伏波萬年清兩船。以東郵遞。而載煤至上海者亦較多。法人之役。沿海被對。出入杜絕。唯帆船時得偷渡。然每遭擊沉。往來殊險。十一年。巡撫劉銘傳以飛捷敏利萬年清航行臺灣及中國各港。十二年。設招商局於新嘉坡。又以三十二萬兩購駕時斯美兩船。往來上海香港。遠至新嘉坡西貢呂宋。而外船之載糖茶者多至日本美國。太古輪船小時一往來。於是航業漸盛。先是光緒二年。帆船之至淡水者百十一艘。而輪船僅四十四艘。至十六年。則帆船減為八艘。而輪船增至百二十六艘。計有十七萬七千五百餘噸。蓋自銘傳治臺以後。物產大興。商務日盛。而航運亦受其利。初銘傳既築鐵路。籌疏基隆港。以連陸運。十三年。以林維源為總辦。測量港道。擬自牛稠港至蚵壳港。括繁嶼於中。填平海岸。以建車站。又自小基隆至繁嶼。新築市區。建埠頭。以接車站。其中安造鐵橋。長十有二丈。為車馬往來之道。惜功費太鉅。而辭任去矣。旗後為臺南商埠。港道稍隘。歷代稅務司疊請開鑿。巡撫丁日昌。亦奏請開浚。兵備道夏獻綸奏請開辦。而日昌開浚之時。慮有三難。港底有石。一也。形勢有礙。二也。經費太巨。三也。獻綸復曰。開港與挖煤不同。甌閩浮沙挖去。并無石隔。一免慮也。地方形勢。既建礮臺。可以防守。二免慮也。經費一途。可由臺餉提用。似可裕如。三免慮也。且通商以來。中外遺風船隻。時有所聞。如不開浚。設有洋船遺風之事。藉此要求。反為後患。故獻綸以為開之便。未行而獻綸卒。張蔭桓接任。仍不欲辦。遂以籌款未定。照會稅務司。并稟總理衙門。以前開浚估價五萬三千餘圓。續估二十萬四千餘圓。需款太巨。擬照吳淞之例暫止。九年。安平英領事為必開以灌道日塞。易致膠舟。近年險惡。現有浚港之船。為價不上五千圓。願自發價疏浚。或由中國自辦。不從。及銘傳任巡撫。十六年夏五月。命英人馬禮遜查勘。將大興工事。以張實易。未行而銘傳去矣。安平至府之運河。側由三郊自浚。數十年來。日形淤塞。而安平港口又以沙油之阻。自夏徂秋。淤澇澎湃。輪船不能入口。多泊於四草湖外。一遭大風。駛避旗後。遠或繫碇澎湖。貨物壅滯。以是國艱。商務之興。為之頓挫。夫臺灣處大海之中。又有澎湖隔之。黑潮所經。其流甚急。海之四圍多礁石。舟楫輒破。故自通商以來。輪船遭難者凡數十

水。雖有巡洋哨船以為救護。而事起倉卒。慮有未周。光緒二年夏六月。粵總巡撫札飭各屬。選妥沿海地甲頭目。分擇地段。責成保護中外船隻在洋遭風之事。并頒行閱冊章程告示。委員前往各海口稽查。由各屬縣給發號旗。以為憑准。俾其督率鄉民。實力救護。十年秋八月。英船某。旗後遭風。漂至草湖。時該法人犯事。沿海戒嚴。莊人見之。以敵船也。持械禦之。躍登船上。刃傷船長。并奪貨物。香港同知鄒鶴齋聞報往彈壓。北路營游擊郭祥著彰化知縣蔡祥麟亦至。救其船人。追獲所失。兵備道陳鳴志乃與領事暨必寶商議賠款。而船主不從。旋委鳳山知縣李嘉樂與領事交涉。往返數次。以七兌銀七千四賠之。事結息。十一年夏六月。琉球漁人與文士等十二人。遭風至基隆。莊人救之。給以路費。并修船費六元。送之歸。十二月。復有日本駁船漂至後山高士佛。恒春知縣派人救之。資送回國。十四年十一月。英船威定在洋遭難。澎湖右營都司李培林率兵救起五十餘人。十八年八月。澎湖大風。海水驟漲。英船卜爾克自上海航行香港。觸礁沒。溺斃洋人一百三十餘名。澎湖官民赴救。得二十三名。載至府治。知府唐贊食禮之。水師總兵王芝生餉金三百。英人大喜。救護之人各有賞給。初紐西蘭海上保險公司來臺開辦保險事務。委瑞興洋行理之。已而華洋保險公司亦分設南北。商務日興。而航運往來亦日盛。

# 郵電

置郵傳命。其來久矣。明制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四五名。即於附近有丁力田墾五斗以上一石以下點充。必須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暑一個。以驗時刻。鋪首置牌門一座。牌額一方。簿牒二本。鋪兵各備夾板一副。鈴學一副。腰鎗一把。棍一根。回歷一本。凡遞送公文。照古法。以一晝夜合為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公文一到。不問多少。隨時遞送。無分晝夜。鳴鈴疾走。以交前鋪。即於回歷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鄭氏因之。南北各設鋪兵。故臺人謂十里為一鋪。清代沿用明制。乾隆二十一年。乃裁縣丞。而臺灣以遠隔重洋。向未設立。僅備鋪兵。以事遞送。軍務之時。兼用塘兵。顧此為急

之用。民間私信必覓長尾以寄。市鎮繁盛之區。或設信局。以代傳命。信資之數。按遠爲差。而每多阻滯。或重遺失。不能朝發夕至也。同治十三年牡丹之役。欽差大臣沈葆楨治軍臺南。奏請架設電線。以速軍情。乃由丹厝橋人德和耶攢辦。光緒三年。巡撫丁日昌議由臺南府城至鳳山之旗後。先行開辦。飭游擊沈鴻先率福州船政電報學堂學生蘇汝灼等。以七月初十日自郡起工。九月初五日告成。凡二線。一自郡治逕安平。一迂旗後。計長九十五里。是爲南路電線之始。十年。法人來犯。軍書旁午。巡撫劉銘傳以南北電報未通。不足以暢戎機。十二年。飭招商局委員李彤恩與上海德商泰來洋行。立約攢辦。凡兩線。一自臺北郡治分岐而至滬尾基隆。一自臺南。與舊線接。計長八百里。而於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嘉義各設局辦理。十四年四月竣工。以候前道張維卿爲總辦。是爲南北交通之線。十三年八月。又自淡水沉設至福州之芭蕉島。而安平亦接至澎湖。是月二十一日。輪船飛捷自福州起工。翌日達滬尾。與陸線連。乃赴澎湖。以接安平。海陸兩線既成。自臺灣可通福州。進而至於東西各國。莫不瞬息萬里。而臺灣不至孤立矣。當時銓傳既築鐵路。以利交通。又以鋪遞遲緩。奏請改設郵政。十四年。置郵政局於臺北。各地皆設分局。郵票兩種。一爲官用。不徵其費。一爲民用。按站計費。每站長百里。凡信一由重二錢以內者附錢二十。付郵之時交納。自臺南至臺北凡十三站。每函須二百六十文。郵路以外之地。別加其費。其發中國外洋者。則以輪船代遞。又有郵船兩艘。曰南通。曰飛捷。按期往來於上海福州及臺之各港。以遞送之。唯郵票之式。影印頗粗。上繪一龍。國徽也。下繪一馬。驛也。所以示中國之郵傳也。十五年十一月。奏頒臺灣郵政章程。歸巡撫管理。以候補道任其事。每平入款達一萬兩。而民間信局仍開設。頗奪公家之利。使得逐漸更改。終於至善。必有可觀。是年又設電報學堂。聘西洋教習。以授臺人子弟。而英國醫士梅威令既在旗後。自設醫館。傳授醫術。十六年九月。復請架設電話。以廣學業。通商局不從。及邵友濂至。而電報學堂亦廢矣。乙未之役。劉永福時臺南。安平稅務司黃嘉林請設郵政。其制略同前時。半取歐洲成法。以稅務司兼辦之。票印一虎。民主國之章也。凡三種。分爲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以兵遞之。當是時戎馬倥傯。私信斷絕。故民間多用。乃宋鈔而臺南亦陷。其制遂止。

燈臺

臺灣爲南海之邦。可與西洋交通之道也。船舶往來。以是爲的。然而礁石隱現。風濤澎湃。稍一不慎。舟輒破碎。住時船舶。屢來南。過澎湖後。遙望玉城。若樁。以取航程。漸近漸現。城在安平海隅。址高而望遠。荷人所建也。然當天昏月黑時。四顧茫茫。東西莫辨。則於巡邏署內立一燈竿。高可三丈餘。每夜燃燈。用以照遠。是爲燈臺之漸。舊例船舶出入。巡邏管之。故以是爲航路之準。雍正年間。商務大盛。帆船相接。北至天津牛莊。南至暹羅呂宋。皆以澎湖爲門戶。而澎湖鑄立一海。羣島相望。沉舟之禍。時有所聞。乾隆三十四年。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檄澎湖通判謝維祺。擇地於西嶼之杆仔尾。建造石塔七級。臺約五丈。每夜燃燈。光照海上。是爲燈塔之始。道光八年。修一。光緒元年。乃倣洋式爲燈臺。先是同治六年三月。美國商船那威號遭風。至鳳山之鵝鑾鼻。觸礁而沒。事後美領事請建造燈臺。以利航海。政府許之而未設也。已而日本來討牡丹社番。駐軍鄉鎮。亦請速建。八年。聘英人爲工師。費款七萬兩。規模宏大。光照二十餘海里。臺成。照會各國。以地還番界。駐兵守之。

安平燈臺 在安平海之側。以磚建之。形圓而色白。距水面七丈七尺。燭光三百五十燭。可照遠十四海里。每四秒發光一次。爲第六。燭光白色。光緒十七年建。

打鼓燈臺 在鳳山縣打鼓嶼頭。以石造之。爲四角形。距水面十六丈四尺。燭光三百五十燭。可照遠十海里。爲不動白色。光緒十八年建。

鵝鑾鼻燈臺 在台南縣鵝鑾鼻。非土名。船帆石之南。以石造之。形圓而色白。距水面十八丈。燭光二萬六千燭。可照遠二十餘海里。爲第一。不動白色。

淡水燈臺 在淡水海關之側。以石建之。爲四角形。色白。距水面三丈三寸。燭光一百燭。可照遠九海里。或紅或綠。以分別之。而返尾街上別建燈竿。火用瓦斯。色白。每一秒發光一閃光。燈高三丈五尺。距水面十四

丈二尺。燭光二百五十燭。可照十五海里。均爲光緒十四年建。

西嶼燈臺 在澎湖西嶼。漁翁島也。廈門航行臺灣之船。均以此爲標識。乾隆三十四年。始建燈塔。道光八年。修之。光緒九年。改燈臺。其位爲第四等不動日色。距水面十五丈八尺。燭光五百燭。可照遠十五海里。

卷二十 糧運志

連橫曰。臺灣爲宇內奧區。土沃宜稻。初開之時。一歲三熟。故民無饑患。鄭氏養兵七十有二鎮。諸議參軍陳永寧乃申屯田之制。以足兵食。又能以其有餘。供給漳泉。以收其利。故國用無匱。清人得臺。分駐戍兵。皆調自福建。三年一換。乃試其穀曰正供。以備福建兵精。凡而船赴臺貿易者。須領照。準其檣頭。配載米穀。謂之發運。其事由廈門海防同知之。福建水陸官兵五十營。與駐防旗兵不下十萬。歲徵糧米。唯延平建甯邵武汀州興化五府產米之區。足補兵食。而福州福甯泉州漳州四府則兵多米少。協濟猶不足。半給折色。督標金廈兩鎮銅山雲霄龍巖南澳諸營。且有全折者。雍正間。先後奏請半支本色。以臺灣澎湖供粟內撥運。謂之兵米。嗣增戍臺兵眷米。亦以穀發運。於是臺灣以運福建兵眷米穀八萬五千二百九十七石。遇閏加運四千二百九十八石。乾隆十一年。巡撫周學健奏允分配商船。運赴各倉。此發運之由來也。臺灣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貿易。以博贏利。一時商務益盛。故肯急公輸運。自五十九年水災之後。械鬥又起。續以饑寒之亂。居民海上。軍興糧二十載。漳泉二民困焉。當時亦然。百貨虛條。泛海日少。於是發穀不能時運。而福建兵眷米。應縣官借用備儲。而倉穀全矣。商船大者載貨六七千石。小亦二三千石。定例檣頭寬二丈以上者。配運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一百三十石。石和運費六分六釐。初無所苦。既而倉吏多方挑剔。遷延日久。而民貨一百運費三錢。或至六錢。多於官運者數十倍。夫誰肯樂爲哉。且臺船載貨。多赴甯波上海膠州天津。遠至盛京。然後還閩。往返數月。官穀在船久。滯海氣蒸變。倉吏不收。似多私易銀買貨。其還也亦折色之食。不可。乃貨穀以。官吏待以爲利。久之遂成陋規。如江浙之漕焉。嘉慶十四年。總督力維司以穀穀積滯。奏開八里坌港。與鹿耳門港一律配運。於是鹿耳門運四萬九千餘石。鹿港二萬二千餘石。八里坌一萬四千餘石。初部候按單檣頭。每船配運自一百石至三百石而止。乾隆三十七年。詳定船船應配百六十石。橫洋船八十石。



四十八年。又奉部議遂開加運。及開二口之後。議定鹿耳門船塢配三百六十石。橫濱船百八十石。鹿港之廈船亦百八十石。蚶江船百四十石。蓋以船較小。而八里坌船之淺海者。亦令配運。自三十石以至八十石。然有司奉行不運。商人又巧爲規避。而多穀之積滯積故也。十六年。總督澤志伊奏請自運。飭廈門蚶江南澳封隘商船二十艘。每艘各載一二千石。照例給費。每石別給銀二分。派委紳商守各一員收運。以三國運備十萬石。二十二年。復僱運七萬。商人雖勉應命。而臺灣一聞專運。米價驟貴。民食被窘。彰化知縣楊桂森請改徵折色。奏罷臺運。省議不可。鹿港盧允龍謂之曰。此奇貨也。謂所藉商人。我能革陋規。衆信之。以爲謀主。設館。徵各船戶錢。爲訟費。然郡中及泉廈商船未從也。二十五年。巡道葉世傳走鹿港。諭商團。歸欲革之。議造官船自運。以吾臺灣縣姚登。登曰。未可。臺穀歲十萬石。舟以二千爲率。當用五十艘。一艘以五千爲率。當費二十五萬圓。弁兵管駕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數十人。歲費又數萬圓。海舟駕駛。三年一修。費又數萬。而重洋風濤不測。一有沉失。舟穀兩亡。是漕艘之外。又增國家一病也。世傳疑其有私。及爲巡撫。力持前說。未及改制而去。已而趙儒珍孫爾華爲督撫。患商運不前。命臺灣府方傳。籌之。傳登以鹿港口門淤淺。商船不至。道光四年。乃開五條港以利出入。而是年奉旨運米十四萬石至天津。免配兵載者六十艘。配運之船益少。傳登曰。今雖極力疏通。不足運本年之額。計來歲積欠當十萬以上。勢又必需僱運。然非善策也。重洋險阻。現有漂沉。平時配運祇百餘石。積市倍之。失水貴價。爲數無多。故行之可久。若僱船專運。每船何止十倍。設有不虞。官商難賠。雖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時商本豐厚。船料堅固。今則商船漸小。沉碎較多。民間買貨千石。猶必分寄數船。以防意外。而官穀豈可不重乎。積穀十至萬。用船六七十艘。直轄二船僱攢。當爲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員護送。弁兵供應糧食。取贖四縣。賠累已甚。而內地各倉。既失商運之利。則必多所挑駁。此累之在官穀也。官穀運費。每石六分六釐。較之民貨。僅爲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爲率。船戶僅得運銀一百餘兩。不敷費用。其船本及客棧運索確之需。皆於何出。每棧僱運。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貼。而商戶仍不免賠。此累之在商也。臺灣三口。來往商船祇有此數。既運積穀。則明年

新穀必有短配。是歲積欠。反增新欠。亦非計之得者。況臺地近年米貴。一聞專運。市價忽騰。是官商既病。復以病民。計惟有漸停新穀。折色支放。請飭廳縣查明積穀。照舊配運。其新穀。易銀。按中平市價。每石折番銀一圓三角。分四季解至內地。有穀運歸領回。折放兵食。內地番銀一圓可。制錢八百餘文。以二穀一兼計之。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錢二百文。俟積穀運竣。仍配新穀。再有屯積。亦可仿此而行。則免運運之害。而臺之積穀可清。內地之倉儲可補矣。慎軫恤之。而水師提督許松年以爲不可。適慮允渡入京上控。小能商運。事下督撫議。司道乃探楊桂森之說。停止商運。請臺地供粟。半折本色。以給臺營。半收折色。每穀一石征銀一兩二錢。以內營。即全數調抵臺灣兵餉。可免一領一解之煩。每年又可省運費六千餘兩。慎軫恤。閩省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臺地產米之區。故分征收本色。運給內營兵精。原以臺地之有餘。濟內營之不足。今如改解折色。已失立法之意。臺郡各屬征收供粟。向無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議暫解折色一年。猶屬一時權宜之計。尙可由官酌辦。若改征半折。則臺民有穀之家較多。紛紛難穀完銀。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更易舊章。未可草率。其再議之。於是臺灣道孔昭虔臺海府方傳。臺防同知杜邵祁鹿港同知邱傳安淡水同知吳性誠臺灣縣李慎彝嘉義縣王衍慶會議。皆謂商運不可罷。臺人聞將改折。大譁。紳士咸曰。民間完正供。已百餘年。雖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時價之低昂。無有一定。若改征折色。每穀一石征銀一兩二錢。轉成定例。行之日久。勢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受累更深。且臺民市易。皆用番餅。並無紋銀。全賴每年兵餉散布民間。紋番兩使。故錢價得平。若大餉永停。則紋銀斷絕。番餅增昂。必致民商兩病。大不便。爾輩亦以改折抵餉之說。密訪於傳健。傳健復咨曰。今之紛紛言商病者。皆務虛名。未計其實。商船往來臺灣一次。販貨之獲利。與船戶之水脚。所得凡千金。以數千石之船。而僅運百餘石之官穀。復加以每百六分有奇之運費。國家恤商。可謂厚矣。何病之有。所謂病者。有司之陋規爾。有國法在。罪之可也。裁之可也。若改易舊章。設有何弊。又可以慮之。自古無不弊之法。利之所在。弊即生焉。苟鑒於末流。寧敢亡之乎。是爲因噎廢食。烏可不察。夫商船運穀。雖以養兵。其趨原於正供。臺地產穀之區。

頭艙銀長。故昔人因地定賦。有供粟而無地丁。雖有勻丁雜稅。爲數無幾。而津貼福州兵民繁庶。產穀不足。故以有易無。運臺穀以濟各地之兵精。發帑金以給全臺之兵餉。各得其所。民使久矣。雖近時臺屬正供不無折收。內地兵米不無折放。船戶運穀不無折交。然名存法在。每有出穀之時。猶可立備。一經改制。則內地永無穀之期。臺地永無見銀之日。一旦需用。反費周章。具不便者一。臺屬貿易俱用番餅。官民收用紋銀。皆仰給於臺餉。給兵之後。散布民間。舍此則海外紋銀斷絕矣。其不便者二。全臺兵餉歲支銀二十一萬一千有奇。差開發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又加餉銀六萬七千有奇。臺屬額征鹽課稅產官莊雜項錢糧捐款。盡數調扣。歷年司中兩應發銀十四五萬有奇。今以通臺運穀折價。即使年清無欠。幾十萬兩。不足抵大餉之數。設歲又歉收。民欠積累。立形支絀。海外兵餉改調。貽誤匪細。其不便者三。自古三代不廢力役之征。固有徵發。里出車徒馬牛惟所用。唐定租庸調之法。亦謂善。蓋軍國之需。不能不資民力。匪特賴以濟事也。亦陰以維持上下。便民知趨事赴功。尊君親上之義。故民安其分而忘其勞。今西北直省猶有車馬差徭。故其民情慤樸。以奉公爲分所應爾。東南諸省民俗澆偷。一切便民。猶勝其上者。不知分與義也。海船無他徭役。官民往來。皆于僱值。獨過臺配載軍士。而棹配載運穀。此二事間有奉公之意爾。然亦有水脚之給。雖稍有賂費。亦由船戶自圖巧利。爲口腹計史之所挾持。遂成陋規。非無故而致也。若裁去運穀。則商船自此不識奉公之義。設一旦有意外之徵收。反以嗟怨。以爲不當役使之意。服窮堅冰。由來有漸。其不便者四。虛允一無賴棍徒。昔嘗以唆訟棍徒。逢恩赦歸。又盤踞鹿港。煽惑商民。假控革陋規之名。設立公館。每船抽費數十。是以奸民暴斂也。各商船戶亦京郊數人相稍附之。餘皆已悟其奸。有赴廳控其假公者。此前臺鄭丞所以往嚴其館也。彷彿此懷。又爲衆船戶所歸尤。故冒死叩關。以塞衆人之責。始因斂費而控陋規。繼因陋規而陳改餉。是以一奸民而敢橫議。變亂祖宗成法矣。雖停罷商運之議。啓自楊桂森。然桂森之議。昔已不行。今則因虛允之控而行之。是奸民歸智。以優於邑分之建言也。其不便者五。州縣親民之官。必使有力辦公。乃可不形踴躍。事穀陋規。不但內地各屬賴之。即臺屬噶縣亦有折半征收之利。每穀一石折收番銀二圓。或一圓八角。可當泰銀一兩四錢。或二三錢。





彰化 彰化 連  
長

樂五

▲ ▲  
四五六  
六四八

倉儲

倉儲之制。攸於成周。所以充兵精。裕民食。而平市價也。漢時始建常平倉。由官主之。穀賤則糴。穀貴則出。以時調劑。故曰常平。唐時又設義倉。則由官民合置。以備凶年之需。及宋朱熹創立社倉之法。後世行之。民以稱便。臺灣為字內奧區。上田肥美。一歲三熟。以其有餘。供給福建。漳泉之民賴焉。鄭氏之時。倉儲大興萬年二倉。其址猶存。歸清以後。各縣增設。一曰文倉。儲供穀也。前向正供多完本色。故以此收之。或時以撥平糶。一曰武倉。備兵糧也。成臺之兵按月發米。故以此存之。一曰義倉。官民捐設。而人民之自建者。曰社會。大清寶典曰。凡民間收穫時。隨其所贏。俟出粟麥。建倉貯之。以備鄉里借貸。謂之社會。公舉殷實有信誼者一。為社長。能者一人副之。按保甲印牌。有智業而貧者。春夏貸米於官。秋冬大熟。加一以償。中歲則捐其息之半。下歲免息。社長社副執簿檢校。歲以穀數呈官。經理出納。惟民所使。官不付以法繩之。豐年勸捐社穀。在順民情。禁更抑派。有好義能捐十石至百石以上者。旌獎有差。社長社副經理有力。亦每年給賞。賜甚善也。又有番社倉。以貯熟番社口糧。制略同。康熙四十三年。議定福建倉穀存留撥糶之數。漳州縣照額存留。而常平之穀。則依時價悉糶。唯臺灣孤懸海外。現在捐穀八千六百餘石。常平倉穀十一萬餘石。有縣照例應存之額。餘悉發市易銀。以備荒年振濟。又臺鳳諸三縣所存供穀。現有七十餘萬石。為數既多。積久易腐。應留二十萬石。以供三載兵精。餘亦悉賣。充為兵餉。雍正四年。議定臺灣歲運福建平糶之米五萬石外。別以正項運運十萬石。分儲沿海各處。若臺灣年豐。可酌情形加運。七年。總督高其倬奏言。臺灣之穀。祇可存備至臺及金廈兩處兵精。若漳泉平糶之米。請將官莊之款採辦。從之。乾隆十一年。省表以福興漳泉之米。不能不藉資。而臺灣故有豐歉。又小不能不預為籌備。乃定臺灣各屬縣買穀四十萬石。永為定

國。有儲事倉。如逢福祿乏糧之時。撥往接濟。卽以藩庫之款。發還實補。越二年。議定福建常平積穀之數。而臺灣應存四十萬石。夫臺灣爲出穀之地。拓地日廣。收成愈多。非遇兵燹水旱之災。和食鮮缺。門有其災。而人民尙饑。粟戶雖出平糶。地善之士亦多捐振。故無遺饑之慘。道光十七年。淡水同知鄭雲又勸各莊合設社倉。衆多踴躍。後先設立。而亦供以改糶折色之故。其後又裁班兵。文武各倉。遂多虛設。漸就傾塌。唯義倉尙存。今舉其所知者。著於表。

### 臺灣官倉表

臺灣府倉 一在府治鎮北坊縣署左計七十六間一在東安坊爲縣署右計三十七間儲穀十萬石其不足額則由臺鳳諸三縣撥倉收存

臺灣縣倉 一在舊縣署左計五十七間一在縣署右計十四間一在安平鎮計二間一在羅漢門計三間儲穀三萬石又有監倉在縣署左計二十間乾隆二十四年奉文建

鳳山縣倉 一在府治鎮陽計二十八間一在東安坊計二十一間一在大埔街計二十間一在安平鎮計二十五間一在舊縣治計八間乾隆五十四年知縣常明脩儲穀上萬石又監倉在舊縣治倉後計五間乾隆二十四年建

嘉義縣倉 一在府治東安坊計一百三十六間一在縣治計八十間一在笨港計一百零九間一在斗六門計九間乾隆五十五年知縣單瑞脩儲穀五萬石監倉未建

彰化縣倉 一在縣治半線堡計十五間康熙五十四年諸羅知縣周鍾璽建以儲半線至竹塹兵米則武倉也雍正二年移歸彰化縣嘉慶十六年知縣楊三森改建城內一在鹿港米市街計十六間一在貓霧揀堡計三間俱雍正年間建儲穀五萬石監倉未建

淡水廳倉 一在竹塹計十二間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璽建以儲淡水至南門兵米雍正二年歸淡水廳嘉慶二十二年同知薛志亮修一在八里坌計十二間旋圯移於艋舺一在後埔計一間一在南嶺計一間均經薛志亮修儲穀二萬

石又有基金會二所：一在竹塹計五間一在臺署內計六間

澎湖廳會 在雍正七年一定撥儲倉穀五千石訪臺諸二縣各先撥運正供穀一千五百石候冬收後各再運千石以足其數嗣通判王仁以澎湖濕時穀恐霉爛請飭寄儲原地如濕歲歉乃運至大府不肯始先運到二千石尚缺三千石久不補至其後通判胡建等詳請知府奎照舊案飭臺諸二縣各再撥運一千五百石以奉原議之數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諸羅縣運到其額而臺灣縣仍缺故額存三千五百石以備不虞此外又有官捐之穀每年至三石然今已無存倉亦多塌又有武官亦在媽宮里設有賑支兵米之倉向例澎湖赴臺運米每年七千二百石儲倉支給乾隆二十年通判王祖堯稟稱澎湖不產穀唯購多米販運而風信常每值市上缺乏時幸預月運兵米六百石照期散給互相周濟而年來每至逾期查媽宮八月武倉十間係充飽潮濕米易爛請以爲穀以一米二穀計之凡七千二百石貯存武倉令文員管之按月備給則兵民兩便矣遂令兵民兩益奏准施行其後改穀爲米由澎湖調到臺灣縣支領米價自行採辦同治年間因接濟戶延戌兵案餉始歸臺灣縣採辦仍由澎湖發票監放各兵自向船塢支領而武倉遂虛設近亦多圯

臺灣社會表

臺灣社會 原任鎮北坊計四間康熙五十年臺廈直隸省建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改建縣署因就縣倉以貯社穀其後移建於龍王廟左據同治六年紳董黃應濟等捐計倉十二間貯穀一萬六千二十石

鳳山社會 康熙四十四年知縣宋永清捐建一在興隆里一在下中洲一在內士庫一在半路竹一在下埤頭一在塔頂一在萬丹其中多圯

嘉義社會 一在諸羅山一在安定里一在斗六門一在茅港尾一在新化里一在打獵社各一間至今多圯道光十五年紳士王得祿倡建一所於縣治前穀二萬石

彰化社會 在縣治小西門計十六間道光十四年臺灣省司憲彰化縣王廷鑑勸紳士羅桂芳等捐十一在沙連堡味圯



埔街乾隆十六年莊民捐穀公鑑

淡水社倉 道光十七年同知臺 創設勸合業戶捐穀尚未建倉業經獎勵在案同治六年署同知張金清復捐銀俾一千圓購穀千石並諭業戶休復及鄭永承等計捐一萬九千石另撥捐穀三千六百石爲義塾經費乃於竹塹莊南境各設明節堂以理其半而竹塹係購地購穀費數二千九百七十二圓餘延輝舊倉久圯則就址重建又以大稻埕捐穀較多議設總倉未行此外各地亦多捐設一在大甲文島祠內之左有倉五間一在後壩一在埔裏一在桃仔園捐穀各小詳一在北埔菜戶八人實等捐穀五百五十石廣福八十五石一在九芎林業戶詹國和等捐穀五百七十一石一在中港業戶葉廷祿等捐穀八百四十石一在新埔業戶陳德綱等捐穀八百五十石一在大湖口業戶張阿龍等捐穀八百五十石一在大深港業戶葉從青等捐穀一百石倉俱未建暫由捐戶存儲

澎湖社倉 雍正八年福建督撫奏辦社倉防各屬官民捐穀自九年起至乾隆十六年文武共捐二百五十九石是年八月臺灣知府陳蘭以澎湖係屬善邑應將社穀時人臺邑將貯三萬石內造報通判何器遠將存穀二百五十石碾米移營抵作撥臺之額又於十八年再將八石捐縣尙存三十六石奉文改作溢捐以入官倉存貯道光十一年通判蔣藩知自捐俸七百千丈副將吳朝祥亦捐二百千文乃勸諭紳富陳均哲黃寬紀春雨等各捐四百二十千丈餘亦繼捐計得三千五百八十五千文自十三年起分發各澳施濟生息如逢歲歉陳購諸紳繼繼以濟民食俱有盈餘施倉存貯出陳易新以體永久總理五年一換由紳董是充以杜私弊光緒十九年陳雨爲災候補知府朱上紳奉委至澎湖考察情形以社倉不可終廢稟明撫藩撥款爲倡通判潘文鳳捐俸百圓勸諭紳民黃濟時葉玉成等共捐一千四百三十五兩三郊合捐一百六十三兩兩署總兵王芝生亦捐三百兩 諭將弁兵勇共捐九百二十四兩計得銀三千兩以爲社倉資本乃就文食修理三間新建三間以儲之舉濟時玉成等爲董事凡捐五十兩以上者給與義舉褒成之匾以嘉之至是而澎湖義倉始成

臺灣番社倉表

臺灣縣番社倉 一在大陳頭社一在新港

鳳山縣舊社倉 一任放線社 一在茄藤社 一在刀力社 一在上淡水社 一在下淡水社 一在搭樓社 一在武洛社 一在阿螺社 一在芒

嘉義縣舊社倉

一在龍山社 一在竹苗社 一在他里霧社 一在柴裏社 一在鹽壇社 一在大武壠頭社 一在加麥社 一在芒

彰化縣舊社倉

聚說

淡水廳舊社倉 一在搭搭故社 一在埕仔峙社 一在擺接社 一在雷裏社 一在武勝殿社 一在圭柔山社 一在大浪水社 一

在八里坌社 一在毛少翁社 一在北枝社 一在奇里岸社 一在小雞籠社 一在金包裏社 一在大雞籠社 一在三貂社 一在

南港社 一在通霄社 一在坑仔口社 一在霄裏社 一在竹塹社 一在後壠社 一在中港社 一在舊裏社 一在新港社 一在加

志關社 一在春霄社 一在施裏社 一在房裏社 一在貓山社 一在德化社 一在大甲社 一在雙寮社 一在南日社 一在蘇厝

龜社

## 卷二十一 鄉治志

連橫曰。古之治民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各有其業。故朝亡隨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是故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故其政不令而舉。其教不勞而齊。其兵不養而備。其稅不斂而足。此則鄉治之制也。連橫曰。秦西之政。比知此道乎。故能強其國而富其民。臺灣鄭氏之時。草昧初啓。萬庶僑來。廣土衆民。蔚爲上國。此則鄉治之效也。當是時布屯田之法。勵墾土之令。徠遊離之民。拓通海之利。故能以彈丸之島。收亡國。擁諸王。奏華賢。建幕府。以與清人爲難。此固已得霸王之道矣。經立。委故勇衛陳永華。改東都爲東寧。分郡中爲四坊。曰東安。曰西定。曰軍南。曰鎮北。坊置簽首。理民事。制鄰爲三十四里。置總理。里有社。十戶爲牌。牌有長。十牌爲甲。甲有首。十甲爲保。保有長。理戶籍之事。凡人民之遷徙職業婚嫁生死。均報於總理。仲春之月。總理彙報於官。考其善惡。信其賞罰。勸農工。禁淫賭。計丁庸。嚴盜賊。而又訓之以詩書。申之以禮義。範之以刑法。勵之以忠敬。故民皆有勇知方。此則鄭氏鄉治之效也。清人得臺。沿用其制。而有司奉行不謹。漸就廢弛。宋一貴既平之後。地方未靖。總兵藍廷珍上書總督滿保。請行保甲。就各縣簽舉一幹練勸誨家殷品端者。使爲鄉長。就其所轄以鄉。以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游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左右齊出救援。堵截各處。協力獲盜。又設大鄉總一二人以統轄之。督率稽查。再其實成。鄉長如有生事擾民。縱容奸匪。而大鄉長不報者。則罪同。是雖無鄉兵之名。而不管有鄉兵之實。今臺灣中路。擬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八名。各立大鄉總一名。北路諸羅十二名。分立大鄉總二名。以統率之。鄉長准給養游兵四名。而大鄉總與以外委千把總銜。准給養游兵十名。每月給銀一兩米三斗。就官莊內支之。而鄉長大鄉總則酌量給之。凡地

力有顧却之索。則飭鄉長限期緝獲。初匪不從。比游兵。再限不獲。罰其身。三限不獲。重懲之。凡三次不能獲者。革之。而大鄉總領其銜。其有勸導辦公。三年無過者。量行擢用。以示鼓勵。從之。於是設大鄉總四名。鄉長二十有六。廷珍慮其未備。復請擴行團練。以爲今日郡治雖有協防之兵二千。足供調遣。然分派南北。所存無多。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莊。以補不足。無事則農。有事則兵。所謂急則治標。不可須臾緩者也。其後遂立爲例。每有兵事。則舉辦之。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變。南北俱陷。郡治戒嚴。各鄉多辦團練。出義民。以資戡守。而鹿港郊商亦募勇自衛。故無害。嗣此爲防內之事。而禦外則尤然。道光季年。禁烟之役。竊伺海口。番人大憤。與之開戰。和成。詔開五口通商。遂偏攘夷之論。且公約曰。臺灣英人犯順。罷兵嚴撫。准其通商。而不通商之地。則不許登岸。違者送其領事治罪。此人人共知者。臺灣非英人應主之地。我等知朝廷寬大。許其和約。不與抗拒。非畏之也。彼既俯首恭順。我等豈敢生事。目所謂和者。但見之不殺禍。非聽彼之使令也。彼先侮我。我豈讓彼。我百姓如爲所用。是逆犯也。是大羊之奴也。餓死亦不肯爲。我百姓自爲義民報國。地方官亦不得牽制。如彼今無異心。而奸徒從中指引。則我等不殺其人。而殺勾通之人。於撫洋之道。固並行而不悖也。通聞英人欲於臺地貿易。如果成事。貽禍無窮。習教惑衆。是子弟罹其害也。占地蓋房。是居民遭其殃也。竊攬貨稅。是商賈絕其生計也。買用男婦。是子女受其荼毒也。臺地孤懸海外。無可從避。亟宜及早圖之。一曰勸助嚴。沿海城鄉居民隨時於高處探望。但見洋船蹤影。即飛報該管文武衙門。一面探其駛入何口。再行阻截。不得專恃口岸吏胥。一曰聯聲勢。洋船如來停泊。並無過強情形。我百姓多至千人。少數百人。暗藏刀棍。排立港岸。阻其深入。不俟一狼。靜以待之。久則自退。一曰查奸細。洋人不足慮。慮上匪勾結。如自私自與交接者。公同拿送文武衙門。若查出確有勾通證據。或造謠譏間指。應報地方官殺戮。一曰調壯丁。無事之時。各街鄉。嚴禁私聚。宗族無次丁外。每家各出一人。年約在五十以下二十以上。殷實紳商各自添備。不拘定數。先造名冊。存於各義首處。一旦有事。呼之即至。聽有公辭。至有半動支口糧。或由官給。或由民捐。臨時定議。定議之厚。即有一二死也。定議處。一曰籌經費。防堵軍需。自付督項。我百

雖仍須備儲。同保良家。每鄉公議以公正紳耆爲統首。查明現在經商及田產較多者。每家每日捐錢數百文或數十文。一月一支。零星積存。俟有成數。再購生息。除却贖洋。不准動用。一曰備器械。刀鎗牌銃。家家俱有。人執一器。即助旅。所慮爲洋人之瞰爾。然彼瞰在船。還不能及。我瞰在岸。近而易攻。且其大礮不能登岸。則其技已窮。我不必用礮。唯鋼彼之礮。而其技亦窮。每家或三兩家。各置連牌一面。以木版高與身齊。或編竹爲之。內安鼻紐。外釘牛皮鋪棉紙。或加綢絲。或漆藤盾。此處地所易辦者。得壯士千百人。持此爲前。則礮火不能過。人人膽壯。有進無退。則一鼓而殲之矣。當是時徐宗幹任巡道。尤爲鼓勵。故敵愾愈衆。宗幹以欲禦外侮。剷清內奸。通飭各屬總理。凡所管莊內向來爲匪之人。非無畏法改悔者。許其將功折罪。如願作綠緝捕。即赴附近分防衙門。代爲稟請。以當差者。考其技藝。習充壯勇。願在鄉者。記其姓名。派守村莊。酌給口糧。俾資養贍。其有怙惡不悛者。即率衆捕拿解送。自應從優獎卹。又以查驗各社家長。在姚前道任內。給各社家長。以各莊丁口萬人千人。最少數百人。賊雖多不過數十。少僅十餘人。爾族丁十倍於賊。賊雖強。馬敦伺夜深入。此必有與賊通者。通賊者非他。即本族本莊貧乏人。若輩無端忌嫉。富者不肯贖給。故忍而通賊。爾社內富家可出公費若干。將社中貧乏無業而年壯者。悉召歸之。日給飯錢。使爲壯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爲兩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執礮不鳴。一人擊梆。餘執大槌。不許持刀鎗鳥銃。自三更起。繞行社外。向明而止。見賊則鳴礮大呼。一社之人舉起應之。賊必不敢入社。一社鳴礮。則鄰社皆應。不遠數里。賊既走。不可遽追擊。恐其窮迫傷人。此法一行。則各社實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通賊。亦不虞出而爲外盜矣。姚前道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匪跡多以後。平日各須妥議章程。以期間諛盡臻清靜。凡子弟爲非。父兄同罪。當網羅於未雨。期迂歸之可風。各社內一人與訟。衆人牽連。一家滋事。大家破產。富兵至則妻孥移散。壯勇求則雞犬皆驚。典田贖產。爲無益之虛擲。積怨深也。豈不測之禍患。與其爲難於事後。何如早籌於事前。人無愚智。各具天良。境處饑寒。易成地棍。各社家道殷實者公議按捐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小木

營生。餘利歸還。或端堂公提生息。或社捐置贖田。幼而慧者設蠟塾以免游閑。壯而鈍者習技勇以功奸宄。如估舉不俊。公請族長責懲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處。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或保送衙門。充當壯勇。爾等同心協力。庶幾有安享太平之日。其各勉旃。宗幹爲治。每致意於公務。整刷利弊。循名核實。而紳民亦相觀感。一時士氣振。風俗純美。至今猶稱道焉。淡水振臺之北鄰。地大物博。閩粵分處。閩居近海。粵宅山陬。各據一隅。素少來往。而閩人以先來之故。稱粵籍曰客人。粵人則呼閩籍曰福老。風俗不同。語言又異。每有爭端。輒起械鬥。閩粵則漳泉合。漳泉則粵人支持其後。搶攘皆塗。蔓延數十村落。而有司莫能止也。道光十一年。淡水同知龔雲乃立莊規四條。飭約八條。飭民守之。澎湖爲海中羣島。居民好訟。其時亦立鄉約曰。毋非時而賭。以新春六日爲限。毋爲竊盜。毋放牛蹏人之田。毋侵人漁界。毋演淫戲。毋怠公役。毋應訟。違者將錢一千。其不從者請官治之。初林恭之亂。宗幹以淡水林占梅辦北路團練。彈壓地方。及觀潮春起事。淡水同知秋田觀店審。全臺寂擾。占梅又集紳士。籌守禦。時宗幹已任南巡撫。命以辦理全臺團練事務。類發鈐記。通飭所屬。然鎮道俱駐府治。籌兵籌餉。須設總局。乃由巡道委派紳士任之。劃城中爲五段。設總簽首。東段二員。一轄六合境。一轄八協境。西段二員。一轄六和境。一轄六興境。南段一員。爲八結境。北段一員。爲十八境。中段一員。爲二十一境。而小西門內外亦設一員。轄四境。大西門外爲商務繁盛之區。分爲南北。各一員。而三郊別有大簽首三名。理其事。三郊者塘郊。南郊北郊也。其辦事處在水仙宮。曰三益堂。每有交涉。開會平議。不假於官。凡地方有大縣役。標捐餉助軍。集資振濟。爲一方之重。蓋其時商務發達。貿易多利。而當事者又能急公好義。故人多向之。其後乃稍凌夷焉。初各縣紳商均爲義民首領。義民隨軍出戰。則各街舖戶亦出壯丁。每境十名取二十。謂之舖民。每夜登城巡警。及旦始歸。僅留一人守之。每名夜給點心錢六十文。油燭十文。五日一發。屆期各街簽首向局支領。事平之後。尙存其名。坊里之人每有爭執。輒向總簽首論其曲直。而有司亦每循其意。以興除利弊。光緒七年。兵備道劉收改爲培元總局。以理一切善舉。其總辦由道府札委。下置紳董。凡清溝修造救卹施濟等。歲支一萬圓。悉由洋藥釐金項下開支。其所以舉

齊市政者幸矣。及法人之役。再辦團練。欽定章程十七條以布之。既又刊准圖章二十條。通飭紳民暨沿海漁戶遵行。頗收指臂之助。詎在軍備志。時福祿巡撫劉銘傳駐臺北。亦辦團練。奏簡林維源爲團練大臣。十二年。奏辦清賦。飭屬先辦保甲。查造戶口。十戶爲牌。牌有長。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均隸於保甲局。總局在臺北。以補候補知府爲總辦。各廳縣皆設分局。札委丞倅任之。按季彙報。先送按察使司查核。乃拜巡撫臺。登其民於戶部。以知戶口之盈虛。而銘傳尤勵精圖治。欲置臺灣於富強。然以經費之故。未能竟行其志。惜哉。乙未之役。復辦團練。以進士邱逢甲爲團練使。先是臺南府治每年應辦多防。以計盜賊。疊水火。光緒十年。知縣俞鴻詳請道府。以抄封公款庫平六千圓。發各當舖生息。在千圓月利十圓。歲收七百二十圓。又以外新里魚潭。租二百圓。以充其費。尙有不足。則由鹽課盈餘撥用。夫保甲之制。所以衛民。使之相安而無事。而民不能永安也。水旱之不時。疫癘之閭作。鰥寡孤獨之無告。則必爲之盡心力。先事而防之。後事而循之。而後得遂其生。夫均是人也。均是一鄉一縣之人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是故建義倉以平之。開醫局以治之。設義濟以卹之。而後可以收鄉治之實。而後可以爲治國平天下之道。蓋人重宗法。祖先。故族方必立家廟。歲時伏臘。聚飲聯歡。公置義田。以供祭祀。又爲育才婚嫁恤孤振乏之資。其大者則聯全臺之姓氏。建立大宗。追祀始祖。深得親親之義。臺灣戍兵多來自福建。瓜瓞而代。各建公廨。以爲休議之所。故郡城之中。有福州公廨。有詔安公廨。有雲霄公廨。均在鎮北方。糾其黨羽。肆爲不法。道光間。巡撫徐宗幹移鎮臺。其風始息。而外省之居臺者。有兩廣會館。有浙江會館。亦爲仕商集議之所。聯鄉誼。萃衆志。其有流落不歸者。則資遣之。故無窮途困苦之悲。是亦粉榆之義也。南郡大西門外。有五大姓。蔡爲衆。鄭次之。黃許盧又次之。各築一衙。以相憑護。莫敢侵犯。蓋以其地爲商屯集之處。貨物出入。資之輸運。爭擁其利。夫以一郡之中。而族自爲族。黨自爲黨。能不毗鄰。且因之而生私憾。然能善用之。亦足以資其力。宋一貴之變。粵人卜附者。以省界也。林爽文之變。泉人不應者。以府分也。若夫衆衆之亂。協力同袍。爭赴勦敵。卽以寇自外至也。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爲此詩者。其知鄉

治之職才。故曰日月食於外。而賊在其內。

台灣善堂表

台北官醫局 在台北城內考棚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設以候補知縣爲總理招聘西人爲醫生以醫人民之病不收其費並設官藥局於內

台北病院 亦在考棚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設以醫兵勇之病

台灣養濟院 在縣治鎮北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沈朝聘建

台灣普濟堂 在縣治縣城隍廟內乾隆十一年臺台御史六十七范威命台灣縣李國權籌凡十二間撥公款千餘圓充用以收養窮民

台灣接流所 在縣治聖公廟街光緒十二年知縣謝壽昌稟設以收流民其款由普濟堂撥用

台灣育嬰堂 在縣治外新街咸豐四年富戶石時榮倡建自捐家產充用並捐五千圓生息以爲經費又勸紳商集款數千

圓稟官批准凡安山出入商船抽稅充用而富戶亦各捐田園鋪屋入款頗多其後巡道黎紹棠以爲義舉更勸紳士辦理並以洋藥釐金提撥充用及光緒八年巡道劉璈乃廢其例以司庫平餘及鹽課餘款千餘圓撥爲經費

台灣婦孺局 在縣治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倡設自捐千圓命巡道夏獻綸提撥公款並勸紳富捐款九千圓購置

田園生息以卹廢婦凡年三十以內家貧守節者鄰右保結每名月給二圓

嘉義養濟堂 在縣治善化里東堡康熙二十三年諸羅知縣李獻光建

嘉義育嬰堂 在縣治城隍廟內同治七年紳商捐設額收二十名

鳳山養濟院 在縣轄上鳳凰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楊芳遠建

彰化養濟院 在縣治八卦山下乾隆元年知縣葉士蘭建以收養麻瘋殘疾之人約四十名

彰化留養局 在養濟院之左乾隆二十九年知縣胡邦翰建以收養窮民一百名捐置田園歲收租銀一千二百八十四圓



以爲心費

彰化育嬰堂

主縣 道光年間官紳合建久而聲廣光緒七年知縣朱幹隆乃勸紳富重設以抄封家屋充用

淡水留養局

原在竹塹城內乾隆二十九年設以收養窮民及同治元年之亂佃冊紛失收租漸減僅養七十名光緒十五

年分治之漸重設此局以舊時屋產撥充並捐經費額收四十名

淡水育嬰堂

在縣治延平學海書院後同治九年官紳合建祥接三郊洋藥抽捐每箱四圓之半以充經費

淡水保嬰局

在縣城接美枋寮莊舊紳林維源倡設自捐五千元並勸富戶集款二千圓置田生息以充經費

新竹博愛所

在縣城山林莊以收孤老窮民百餘名同治三年燬嗣築

新竹育嬰堂

在縣治龍王廟之右

澎湖普濟堂

道光六年通判蔣鴻壽建捐款四百圓交媽祖宮董事生息嗣以貧民尙可撙身無庸建通九年澎湖紳商合

捐二百十圓交鹽課館生息續捐銀四萬七千五百文生息又詳准徵收小船之費歲入一萬九千八百文以充口糧額

定三十名月給三百文

澎湖懷德所

在媽宮嘉慶二十四年郊戶傳茂號等捐款置屋以爲難民棲宿典官存案

澎湖育嬰堂

在媽宮紳商捐設後歸廳辦理歲收租息三十二萬四千文每月又於鹽課撥銀五十兩以充經費約收女嬰

三十餘名每月給八百文又小岬養濟院窮民每名月給三百文如病故者別給四百文

### 台灣義塚表

台灣縣義塚

一在縣治大南門外咄咄山歷年已久一在新島里康熙五十九年墜生陳什俊捐置與燈斗山毗連一在水

蛙潭一在北港前一在海會寺前俱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購置又一亦在大南門外佛相師遊塚爲江浙游幕人士公

置並建一堂春秋祭祀公舉一人爲董事

嘉義縣義塚

一在縣治附近計七所一在打貓堡計六所一在鹽水埤堡計五所一在他里霧堡計四所一在下茄苳堡計

三所一在哆囉嘓計三所一在茅港尾堡計二所一在莊崙堡計二所

鳳山縣志 一在縣治西門外蛇頭埔雍正二年知縣饒朱置一在府治南門外雙斗山後

彰化縣志 一在縣轄內快官莊 縣志謂生置一在八卦山及番仔井山等知縣胡邦幹置一在各處官山嶺任知縣秦

士盛劉辰駿胡應魁吳性誠等出示曉民安葬嘉慶十六年紳士王松等請官詣勘各處官山塚地示禁侵墾又一在鹿港

街外乾隆四十二年紹興魏子鳴與巡檢王垣倡建購地充用曰淑義園以其餘款置萊生息歲舉泉廈郊商爲董事

竹塹義塚 一在縣南巡司埔尾一在中塚傍俱道光十六年紳士捐置一在枕頭山一在土地公埔一在鼻頭莊均爲乾

隆平業戶黃某使捐置一在後埔莊一大甲莊今屬苗栗

淡水縣志 一在貓潭計兩所爲林士快陳長茂捐置一在大滯同乾隆三十年邱文華置一在鳳尾嘉慶元年何宗坤置

一在圭柔山嘉慶二年陳見生置一在茄莊同治九年縣丞鄭祖壽置

澎湖廳志 一在媽宮澳東北一在尖山鄉一在林投嶺一在西嶼一在九碼港一在網坡澳又一在北山後墾灣凡海中

深處捨葬於此

## 卷二十一 宗教志

逸讀曰。幽合之中。列邦紛立。而所以治國定民者。曰政曰禮。夫政者以輔民志者也。禮者以齊民俗者也。如車兩輪。相助爲理。然而詩書所載。每言鬼神。降祥降殃。歸之天帝。一若冥冥之上。果有一主宰者焉。詩曰。赫赫不顯。上帝維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宗教之興。其來久矣。然而儒者之言天。必指之以人。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討有罪。天秩有禮。跡其所以治國定民者。莫不代天爲之。是以郊社之禮。祝史之告。虜信鬼神。靡敢誕說。此所謂明德維馨也。夫政者以輔民志者也。有時而亂。禮者以定民俗者也。有時而弊。然則其用以範一世之人心者。不得不藉之宗教。神道然。佛老然。景回二教亦無不然。廟壽用之。足以助華德之進。不善用之。反足推其沉溺。而奸詭邪僻生焉。逸讀曰。臺灣之宗教雜糅而不可一者也。故論次其得失。

### 神教

神道設教。本於人情。人情好善而惡惡。趨利而避害。故聖人率之以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故迪吉迪凶。唯天所示。然而天者空聞也。無聲無臭。可見而不待見。可聞而不得聞。以普順之爲難。以文觀之爲一大。以犧牲之爲自然。是天者爲至高至大之景象。而具自然之作用焉。夫此至高至大之景象。夫婦有所不知。故不得不假之上帝。上帝者自然者也。故亦曰天然。臺灣之人無不尊天。無不崇祀上帝。廟雖必祈。冠婚必禱。刑牲設醴。至膜主誠。臺南郡治有天公壇者。所祀之神謂之玉皇上帝。歲以孟春九日爲誕降之辰。此則方士之假藉。而以周易初九見龍在田之說附會爾。古者天子祭天。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臺南爲郡縣之地。山川之曜。見於經典。而不聞祭天之議。然則此天公壇者。其爲人民所私建。以奉祀上帝。則當先正其名矣。次爲三官。其禮

降於玉皇一壽。神仙通鑑謂天官堯也。地官舜也。水官禹也。夫堯定天時。以壽七政。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爲天官。舜畫十有二州。以安百姓。故爲地官。禹平洪水。奠民居。故爲水官。是皆古之聖王。功在後世。沒而祀之。宜也。然而最人之言曰。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消災。此則出於師巫之說。東漢張道陵修煉五岳經鳴山。造符籙書。以役鬼卒。令有疾者。自書姓名及其服罪之意。爲牒三。一上之天。一埋之地。一投之水。三官之名始於此。及北魏時。尊信道士。寇謙之造陵之說。以孟春孟秋孟冬之望爲三元。而相傳至今矣。復次爲五帝。五帝之說見於史記封禪書。東方曰青帝。西方曰白帝。南方曰赤帝。北方曰黑帝。中央曰黃帝。秦漢天子以時祀之。其禮特隆。而臺灣所祀之五帝有二。其一爲五顯大帝。廟任臺南郡治之事南坊。與聖志謂五聖廟即五顯之祖祠。七府類稿謂五通神則五聖。而陳餘叢考謂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實則同。按五通之祀。宋時已盛。清初湯斌巡撫江南。奏毀之。其書始絕。然臺南所祀者。爲像一。赤面三眼。則又別爲一神。而爲師巫所假借。故亦稱爲五顯靈官也。其一爲五福大帝。廟任鎮番之右。爲福州人所建。武營中尤崇奉之。似爲五通矣。然其姓爲張爲劉爲鍾爲史爲趙。均公府。相部堂。偕制若帝王。歲以六月出巡。謂之逐疫。喬裝鬼卒。呵殿前驅。金鼓喧闐。男女雜還。饋饌酬願。狀殊可憐。越二日以紙糊一舟。大二丈。奉各紙像置船中。凡百器用財賄兵械。均以紙糊爲之。大小鼎不具。愚民爭投告糶。糶米。昇舟至海隅火之。藉之送王。七月七日。又至海隅迎之。比瘟神廟。而與靈官皆竊五帝之號。是淫祀也。復次爲王爺。王爺之事。語頗鑿空。或曰。是澎湖將軍吳之神也。舊志謂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後路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曰。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按開山王廟所祀之神。爲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卽我開臺之烈祖也。乾隆間。邑人何燦鳩資重建。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與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泰將軍文煜合奏。改建專祠。在次改祭。詣在延平祀。是開山王廟固祀延平也。陳後之廟在西定坊新街。而海。曰開山宮。爲鄭氏所建。以陵自開臺之功也。而府志誤爲吳真人。且言臺多漳泉人。以其神聲。建廟特盛。夫吳真人釋者解。何待當此開山之號。固知所祀之神。必有大勳勞於臺灣也。唯臺灣所祀之土爺。自郡邑

以至郊鄙。山阪澹澹。而宇鎮鎮。水旱必告。歲時必禱。尊爲一方之神。田夫牧豎。靡敢怠慢。而其廟或曰王公。或曰大人。或曰千歲。神像俱雄而鬚。其出游也。則曰代天巡狩。而諸其姓名。莫有知者。烏乎是果神。而合臺人之崇祀。於此極耶。讀書聞之故者。延平郡王入臺後。闢土田。興教養。各開朝。抗爾人。情忠大義。震耀古今。及亡。民間建廟祀。而時已歸焉。姑勿遑忌。故明雖辭。而以王總攝。比如花魁夫人之祀。故君。而假爲梓潼之神也。亡國之祀。可以見矣。其宵代天巡狩者。以明室既滅。而王開府東都。祀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玉體之廟。皆曰代天府。而尊之爲大人。爲千歲。未敢昌言之。連橫曰。信哉。余嘗游埔裏社。途次內埔社莊。爲右武衛劉國軒駐軍之處。以視臺北港溪番者。莊人數十戶。皆祀延平郡王。又嘗登山。謁碧雲寺。寺祀聖迦。而前殿亦奉延平。顧此爲一清中策之事。法網稍疏。若在雍乾之京。袁夷民志。大獄頻興。火烈水燄。可置諸存故處之念。政府雖舊志難觀。則山王廟。而不言何神。東都之事。一切抹殺。且加以儒鄉之名。此則雖犬吠堯也。夫臺人之祀延平。固爲崇德報功之舉。爲人不察。失其本源。遂多怪誕。而師巫之徒。且藉以飲錢。造船建醮。隨事增華。詒世輕民。爲害尤烈。烏乎。先民雖愚。斷無如是之味也。然二百數十年來。無有能糾其謬者。而今乃得扶其微。先民有知。能辨離乎。復次爲天后。亦稱天上聖母。臺之男女靡不奉之。而郊商河客且尊爲安瀾之神。按天后姓林。福建莆田人。世居湄洲。父愿五代時多鄉巡檢。配王氏。生五女一子。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誕后。曰九娘。湄戶不聞啼聲。故又名默娘。八歲就外傳。解輿義。性好遊。年十三。老道士元通至其家。曰是兒具佛性。妙得正果。遂授以要典秘法。十六觀井轉符。能市席海上濟人。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昇化。或言二月十有九日也。年二十有八。自後常衣朱衣。乘雲氣。遨遊島嶼間。里人祀之。所聖諭之所言如此。康熙十有九年。閩浙總督姚啓聖奏。海平海島。神佑靈異。請錫崇封。三月天上聖母。二十有二年。清軍伐臺灣。靖海將軍施琅奏言。澎湖之役。天妃效靈。及入鹿耳門。復見神兵導引。海面驟漲。遂得岬島投誠。其應如響。詔遣一都尉中雅虎至澎湖祭。文曰。國家茂濟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陳。罔不祇肅。若乃天休滋至。地紀爲之教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饗

奏凱。當重譯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瞻報。惟神鍾遠海表。綏萬國。皆賴威靈。克襄偉績。肅隆顯號。廟享有加。比者歲明屆之未半。命大師以致討。時方旱。川澤爲枯。神降祥。泉源溥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搗壘陳。驅陣風行。竟圖殲。盡賦下降。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不城。冊使遙臨。伏波不興。片帆飛渡。比茲其祐。豈曰人謀。是用遣官。敬祈祀事。溪毛可薦。黍稷維馨。神其佑我邦家。永著祝宗之典。眷茲惠光。益宏利濟之功。維神有靈。尚克鑒之。加封天后。勸又廟宇。並勸巡祠庫籍。瑣旣入臺。以明寧靖王之邸改建神廟。即今之天后宮。刻石紀事。五十九年。翰林海寶册封琉球。歸奏曰。神祐封舟。詔飭奉次致祭。編入祀典。於是臺灣府縣之廟。祭以太牢。雍正四年。巡臺御史陳鼎布奏言。朱一貴之役。天后顯靈。克襄厥功。乃賜神昭海表之額。懸於郡治廟中。十一年。總督孫玉麟巡撫趙國麟奏請顯額。御書昭福安瀾。懸於福州南臺之廟。並令台灣省省。一體舊祠致祭。自是以來。歷朝每屆額表。而臺灣各地亦復先建祠。凡此皆所祀之神也。且列於祀典者唯人后。其不列者則載之於表。

道教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以知來要務。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此其所知也。夫道家皆宗老子。老子爲周柱下史。祖述黃帝。故曰黃老。黃老之教。漢用之而治。晉用之而亂。非黃老之道有純駁。而用之能適與否爾。秦漢遂致。非黃老之教也。徵不足道。而凡九節人聞者。則爲懷道陵之教。道陵此以符書役鬼卒。孫魯又吹煽之。從者日多。朝廷士夫亦信其術。封爲真人。尊曰天師。姜世相承。主持劍籙。悍然而據一方。故其徒皆號道士。然其術道士。非能脩煉也。憑藉神道。以贖其身。其職乃不與齊民齒。唯三官堂之道士。來自江西。著髮方衣。懸壺賣藥。謂之海上方。頗守道家之律。若市上道士。則僅爲人家作事。坊里之中。建廟五條。陳牲設醴。宰割白雞。以血點睛。鼎之闕光。大興火雷。覆而掩者。設壇以禳。謂之建醮。早越爲壇。爲害龍宮。朝夕誦誦。謂之歌。

雨。親喪未葬。三旬卒哭。表神神嚴。而乙報恩。又或婦孺出門。忽逢不若。責符吹角。謂之收煞。病人勿藥。合家有喜。上牒焚楮。謂之補運。中婦不孕。乞靈於神。換斗栽花。謂之求子。凡此皆所以用道士也。而道士每張大辭。一欺罔愚頑。巾幘之中。尤多迷信。顧此猶未甚害也。其足惑世涇民者。莫如巫覡。臺灣巫覡凡有數種。一曰醫師。賣卜爲生。所祀之神。爲鬼谷子。師弟相承。祕不授人。遺毒甚勝。以害其奸。二曰法師。不人不道。一絲白髮。尚步作法。口念真言。手持蛇索。沸油於鼎。謂可驅邪。三曰紅娘。是走無常。能驅鬼魂。與人對語。九天玄女。據之以言。出入閨房。刺人隱事。四曰姑爺。操散髮。距躍曲圓。狀若中風。割舌刺背。鮮血淋漓。神所憑依。割而不痛。五曰王爺。是有魔術。剪紙爲人。驅之來往。羣靈隨卜。亦能念咒。詛人死病。以遂其生。凡此皆道教之末流。而變本加厲者也。夫道家以玄默爲主。尚真一。任自然。乃一變而爲煉汞燒丹。長生久視。再變而爲符作法。役鬼求神。三變而爲惑世涇民。如蛇如蝎。此其所以衰也。而臺灣之道教更不振。

### 佛教

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蘗之徒。實授衣鉢。而齋堂則多本禪宗。齋堂者白衣之派也。維摩居士證上乘。故臺灣之齋堂頗盛。初鄭氏之時。龍溪舉人李茂春避亂來臺。居永康里。築草廬曰夢蝶。朝夕誦經。人稱李菩薩。而太僕寺卿沈光又且逃入羅漢門。結茅爲僧。蓋以玄黃之際。干戈板蕩。網羅陸地。懷忠蹈義之士有託而逃。非果以空門爲樂土也。當是時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璽以承天之內。尚無靈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建僧主之。殿宇巍巍。花木幽邃。猶爲郡中古刹。其後諸羅參軍陳永華師次赤山堡。以其地山水通迤。境絕清淨。亦建龍湖巖。巖則寺也。蓋當鄭氏之時。臺灣佛教已漸興矣。清人得臺之際。寧靖王攜桂閣家殉國。捨其居邸爲寺。靖海將軍施琅就旁改建天后宮。而觀音堂猶在也。當是時鄭氏部將。精心故國。產不帝朝。以報緇衣。窺身完合者。凡數十人。而史文不載。忠義之士。未得表彰。傷已。康熙二十九年。

道王教示諸兵士行馬建北園別墅爲海會寺。薪業消沉。禪風鼓扇。滄桑之感。能不慨然。自是以後。移民感。弗教漸盛。宏轉法輪。以開覺路。徵古古德。代有所聞。而苦樂寺僧尤特出。豈所謂能仁能勇有非歟。惜不可詳。逸其名。居寺中。絕勇。能就延平巨石。躍去數丈。素與官紳往來。而知府蔣元樞亡莫逆。一日元樞奉總督八百里密札。命拿此僧。不得則罪。藩訪之。知爲海盜魁。恐事變。且得禍。乃遣僧至署。盤桓數日。款言又止。僧知之曰。覓公似大有心事者。大丈夫磊磊落落。披肝見膽。何爲效兒女子態哉。曰不然。事若行。則上人不測。不行。吾又不能了。故踟躕爾。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不慧與公有前世因。故一見如舊。今願爲公死。但勿求吾黨。不然端海之兵。恐不足與我抗。曰省憲祇索上人爾。餘無問。僧曰可。命招其徒至。告曰。而歸取籍來。徒率衆入署。視之。則兵卒壘餉器械船馬之數。一一付火。元樞大驚。僧曰。我祖爲鄭氏臣。賊十年來。人謀尤復。臺灣雖小。地肥饒可藉。然吾不狎彼者。以閩粵之黨未動。今謀竟外洩。天也。雖然公莫謂臺灣終於我人者。又曰。公遇我厚。吾禪房欠金百餘萬。將爲他日用。今舉以贈公。公亦好速歸。不然荆軻前政之徒。寸心於公也。元樞送金百。大吏訊之。不諱。問其黨。不答。刑之。亦不答。乃斬之。是日有數男子往來左右。醫者慮有變。不敢問。寺決時。一黑面長髯者弩目立。僧叱曰。小奴尚不走。吾昨夜論汝速改惡。勿妄動。今如此行跡。欲何爲。勿謂吾此時不能殺汝也。其人忽不見。事後。大吏問獄吏。何以許人出入。曰且夕未見人。且聞有神勇。析端飄。幸彼不走爾。聞者皆愕然。是則漢唐寂靜之中。忽有此叱咤風雲之言。豈非奇事。初宋一貴之變。有僧與服怪飾。周游街巷。詭稱大常使告臺民。四月杪。當有大難。群至。如門設香案。以黃旗書帝令二字。插於案上。可免。及一貴至。家如僧言。官兵見者。以爲民心已附。多敗走。及林爽文滅湖春之役。亦以大地書八卦爲號召。大地會者相傳延平郡王所設。以光復爲旨。閩粵之人多從之。故爽文率以起事。而八卦會者。京竹爲號。分四門。中設香案三層。謂之花亭。上供五祖。中置潮春祿位。冠以奉天承運大元帥之號。旁設一几。以一貴爽文爲先賢而配之。入會者爲僉舍。跣足散髮。首纏紅布。分執其事。凡人會者納銀四錢。以伙過香。十數人爲一行。叩門人。問從何來。曰從東方來。



問將何爲。曰欲尋兄弟。執事者請跪前。半難。皆曰。會中一點訣。毋對妻子說。若對妻子說。七孔便流血。宣示戒約。然後出城。張曰有爲良橋。衆由橋下過。問何以不過橋。曰有兵守之。問何以能出。曰五祖導出。又授以八卦徽語。會衆相逢。皆呼兄弟。自是轉相招納。多至數萬人。而潮春遂藉以起事矣。夫佛教以慈悲爲本。宏忍爲宗。普救衆生。誕登彼岸。故佛者覺也。能自覺而後覺人也。六塵不染。五塵皆空。法界圓融。人天永受。此其所以超絕羣倫也。然而最薄之佛教。則愈夫之經。細徒既乏品明。機僧亦少智難。其所以建寺造像者。多存邀倖之心。求福利而禳禍災也。其下者則墜入外道。纏垢心身。墮萬劫而不起。此其可哀也。生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是三者不能有因而無果。因果之說。佛言之矣。是故苦海之中。當求自度。能自度而後能度人也。臺灣齋堂之設。從者頗多。其派有三。曰先天。曰龍華。曰金爐。皆傳自惠能。而明代始分。先天之中。又分三乘。拋別家園。不事配偶。專行教化。是爲上乘。在家而出家。在塵不染塵。是爲中乘。隨緣隨俗。半凡半聖。是爲下乘。龍華之中。亦分九品。一曰小乘。二曰大乘。三曰三乘。四曰小引。五曰大引。六曰四偶。七曰清壇。八曰太玄。九曰空空。金爐之教。但稱護法。餘爲大乘。三派入臺。以龍華爲首。金爐次之。先天最後。初乾隆季年。白蓮教作亂。蔓延四省。用兵數載。昭鑒天下。時郡泊樓仔林有龍華之派。聚徒授經。乃改爲培英書院。道光以來。漸事傳播。近咸豐間。有黃昌成李昌晉者。爲先天之徒。來自福建。昌成在南。建報恩堂於右營埔。而昌晉在北。各與其教。至今頗盛。全臺齋堂。新竹爲多。彰化次之。而又以婦女爲衆。半屬懺悔。且有守貞不字者。夫齋徒以清淨爲主。禁殺生。絕五辛。可謂能清其體矣。清其體而後能澄其心。澄其心而後能絕其慮。絕其慮而後能明其性。明其性而後能通其道。通其道而後可以悟生死。解輪迴。自度而度人也。然而齋徒每多執著。獨善其身。不以衆生爲念。夫獨善可也。佛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方可爲佛。苦乃假藉淨所。潛行邪僻。情緣未泯。穢德未聞。則又佛教之罪人也。臺灣居家婦女。多持觀音之尊。港九之口。必稱觀音。又有早齋。有朔望之齋。有元日之齋。若九皇之齋。則男女多持之。禮祭天地。祀百神。先日齋戒。天子微樂。諸侯止刑。大夫息政。士省身。庶人慎

樂。所以留心志而思臨冥也。寺齋之虛。可以養生。可以修德。可以阜財。可以豐物。非僅爲祭祀之儀。而愚民不樂。以爲成佛之意味。初臺南郡治呂祖祠。有北邱后。頗玷污規。郡人逐之。改爲引心書院。自是遂絕。而臺灣佛教亦漸式矣。

## 景教

景教有二。曰新教。曰舊教。曰舊教。則天主。兩派八臺。唐在有明之季。當荷人據臺時。大布福音。以羅士番。建教堂。設學堂。譯聖經。授十誡。三十年間。漸收其效。當是時牧師之權時大。擯斥異教。凡拜偶像者。俱定其罪。當崇禎己巳。荷蘭許議會以爲奇。不可。而西班牙懷北鄰。亦布景教。其神甫且遽入輪仔港。南至竹塹。爲聖神之吏者。以感化番人。事各任其志。然北番性悍。搏人若逐獸。不若南番之馴。故西人之感化。亦未易爲也。延平元祀。荷人出降。牧師之律番社者。或留其間。而番民仍保之。當是時意大利神甫李利羅仔腹布教。延平禮之。待以上客。克寧之後。召之來。使赴呂宋。謀征略。及番。延平已薨。遂居東寧。永歷二十年。呂宋來時。請傳教。諸議參軍陳永華不許。乃申通商之約。歸南以後。閉關自守。禁燭之役。浸唐兵戎。而民間之懷夷者。且與阿片同禁。天津之約。開口通商。西人漸采。新舊教會亦傳播。同治元年。有西班牙人至鳳山力力社。設天主教堂。以社番爲同宗。而勾引之。無賴之徒又爲疏附。於是力力赤山加鐘明三社入教者二百餘人。事聞。鳳山知縣派員偕下淡水縣丞往查。召通事潘永泉土目潘麟山等。告以此地非通商之埠。外人不得居住。逐之出。而西班牙人乃遷於旗後近附之前金莊。四年。英國長老教會亦派牧師馬雅谷來臺。雅谷精刀圭術。以藥醫人。而傳其教。設教堂於府治西街。從者頗多。仇教者肆爲蜚語以排擠之。有司慮禍。曾英領事請移口岸。雅谷乃去之。別設教堂於鳳治。聚徒傳教。相安無事。已而又派甘爲霖盧加開來臺。爲籌赴嘉義。而加開往彰化。嘉彰非通商之地。見外人至。衆驚訝。每見其行。加開乃之岸裏大社。岸裏有胡道塘之曲。士番觀落也。族大丁多。林與文之役。效前軍制。頗有功。見而效之。獻其室爲教堂。加開亦

能。遂將該堂。而番多執之。初爲霖在嘉傳教。從者少。至店仔口莊。莊主吳志高嚇人夜襲。伏  
獲其中。自始府治。七年八月。前金莊教堂以講教故。與村人齟齬。鳴金聚衆。圍而攻之。谷任旗  
總出止。風聲一播。鳳治之人亦一呼而集。至者數十。拆牆毀物。殺教徒二。並捕堂丁高長以去。  
後。聞警將往。而旗後教堂亦被困。商人乃出解之。始城中兒每遺失。或言洋人潛殺。剖其腦製藥。陰謀  
害。縣設捕房命人盡理之室中。計欲以實其事。翌日。知縣凌定國往勘。親者如堵。諸角之力言。囑地  
室。見白骨。信之。拘去無悔。不服。下之獄。以大白郡。並照英領事。領事以爲釋。駐京公使。與總  
理衙門交涉。各執一辭。乃命與泉永道會。嚴備廈門英領事吉普運渡。會辦。諒。捕角所爲。定其罪。流於泉  
州。償工費千兩。並准其者之家。案始結。當鳳山教案之起也。郡中莠民聞之快。越三日。亦毀小門天主  
教堂。神甫走逃。有司聞警彈壓。衆始結。嗣援鳳山之例以償。而民教稍安矣。雅谷既居府治。益盡心傳  
教。設教堂於大東門之內。傳授醫術。於是西醫之名聞遐邇。又以上海翻譯西籍。頒之。中。奔走有知天下  
教。設教堂於福州香。攻英文。習西學。以造就人才。然其所學僅爲景教之學。尙無益於人羣也。教徒之中  
又多向隅。臺人欲大建。禮百碑。而肆爲聲譽。欲舉數千年歷聖相承之經紀而悉毀棄。此其所以爲悞也。爲霖  
既居府治。習。詒。數年乃之埔里社。亦土番部落也。尙未設。備。以。私。有。上。  
盛。十一年秋。拿大長老改。亦派收而借里士至淡水傳教。光緒八年八月。擬照中國。延師設學。以教貧寒  
子弟。兵備。刻。以外人。實爲義舉。特以教學與游。不同。此端一開。誠恐逐漸推廣。致歧視同。  
且以中國之子弟。而受外人之教。官所上者。能無欲然。乃。此。由。事。有。支。送。遇。甄。命。同。領  
事官酌。獎。以存。自。以來。新教漸行。而舊教尙弱。至自大甲以南。爲倫敦教會。以北爲坎拿大也。  
法人之役。基隆大等。臺北士民。同仇敵愾。斷無賴以爲。徒勾引。大呼而起。往。八甲教堂。已而枋寮。錫口  
亦遭火。事。英。照。地方官。請。乃以爲。值之。十七年。荷蘭政府。臺灣。私。地。該。教  
士。再來傳教。則。四。有。教。止。

回教

回教之傳。臺灣絕少。其信奉者皆外省之人。故臺灣向無無清之真寺也。

連橫曰。宗教之事。各地俱有。所處不同。即所祀之神亦異。是故山居者祀虎。水居者祀龍。陸居者祀牛。澤居者祀蛇。則不得以祀虎者爲怪。祀龍者爲非。跡其所以崇奉之者。莫不出於介福禱禍之心。而以此爲神也。夫臺灣之人。閩粵之人也。而又有漳泉之分也。粵人所至之地。多祀三山國王。而漳人則祀開漳聖王。泉人則祀保生大帝。是皆其祖之神。所以介福禱禍也。若夫士子之祀文昌。商人之祀關帝。農家之祀社公。藥舖之祀神農。木工之祀魯敬。日者之祀鬼台。所業不同。即所祀亦異。是皆有遺遠報不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也。

臺南廟宇（表中所列多屬治內其在鄉里者多略之）

臺南府（附郭安平）

小南天 在府治番厝崎上祀計公當荷人時華人多居於此地爲小邱下有溪流水深溪西入於海所謂竹仔行也其後漸

建市際山廟仍舊相傳廟額三字爲明寧靖王手書今已非舊

開山宮 在府治內新街鄭氏時建祀情虎黃中郎將陳後乾隆五年脩而舊志以爲吳真人且謂臺多漳泉人以其神醫確

廟獨盛夫吳真人一號者廟何得爲此開山之號鄭氏之時追溯往昔以裨有開臺之功故建此廟而今又誤爲開仙宮運

屬不通

興濟宮 在府治鎮北坊鄭氏時建祀吳真人爲保生大帝神名本福建同安曰儲人生於宋太平太興國四年茹素絕色精

賽術以藥濟人靡怨不苟取崇禎二年卒里人祀之有禱輒應勅賜建濟慶元復勅爲忠顯開禧二年封英惠侯

北極殿 在東安坊鄭氏時建祀北極星君或稱玄天上帝按玄武北方七宿也其像龜蛇

東嶽廟 在東安坊鄭氏時祀東嶽泰山之神康熙間脩乾隆十三年舉人許志剛等重修

馬王廟 在東安坊郭氏時建祀天祿之神而俗以爲輔值將軍

總管官 在西安坊鄭氏時建神倪姓軼其名爲海船總管終而爲神又一在大西門外中樓仔街康熙三十年巡道高拱乾

建

天公壇 在西安坊祀玉皇上帝

三官堂 在西安坊祀三官

五帝廟 在西安坊康熙時建祀五帝又稱五顯靈官

藥王廟 在西安坊康熙時邑人建祀神農

水仙宮 在西安坊面海康熙五十四年設家商郭合建祀五神莫詳姓氏或以爲大禹伍員屈平而二人爲項籍魯班或易

以王勃李白接馮平水上功在萬世恆相浮江屈子投汨人以爲忠祀之可也 籍魯班何當此王勃李白亦不宜余意

苟欲責之不如改祀伯益及箕夫禹之治水也益烈山澤其功相若其勤其官而水死般人祀之皆有合於五祀者也乾隆

六年脩旁有二益堂爲郭商集義之所歷年積款甚多置產生息故其壯麗冠於他廟

奎樓 在臺赤道署東南隅雍正四年建祀魁星下爲關帝廟旁爲觀音堂又名奎樓書院爲士人進德之所

海安宮 在大西門外濱海西司乾隆五十二年大興東福康安建祀天后而府治之祀天后者尙有數處

開漳聖王廟 在大南門內咸豐元年設神商合建祀開漳聖王按土陳元光帝宋爲編總觀察使王審知部將帥軍入漳

逐土黎以處華人築賽於龍溪佛江之西營厝化里因爲將事知州事漳州之開闢始於此故漳人多祀之

精忠廟 在東安坊祀宋岳忠武王

三山國王廟 在鎮北坊雍正七年知縣楊元勳游桂林夢熊率潮州商民建祀潮州中山明山獨山之畔三山皆在揭陽縣

界

普濟殿 在西定坊祀王爺

元和宮 在鎮北坊大統街祀真武

良寧宮 在鎮北坊祀吳真人

彌陀寺 在大門外延平郡王廟建康熙五十七年里人董大彩脩五十八年武夷僧一舉募建幽堂里人陳什俊復

增建大殿宇寬敞花木幽邃爲郡治冠

觀音亭 在鎮北坊氏西建康熙三十二年脩乾隆五十六年里人陳漳山等重脩

海濱寺 在縣屬永康里鎮北大門三里爲鄭氏之北園別墅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適兵王化行改爲寺有碑記尙

存置田五十甲園六甲樓閣一所以供香火延僧志中主之花木幽邃殿宇巍嚴爲諸寺冠乾隆十五年鄉道書成脩改名

榴嶺嘉慶元年崇賢哈爾阿東脩又改名海靖亦曰開元其後疊脩寺祀釋迦佛並供明延平郡王神位

黃礁寺 在大北門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司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阻詠者多子尼

竹溪寺 在大南門外康熙三十年建徑曲林幽清溪環拱頗稱勝概顏其山門曰小西天乾隆五十四年里人梁和生倡脩

嘉慶元年重葺

法華寺 在夢蝶園改址康熙二十二年改爲寺知府蔣毓英以寺後之地二甲爲香火乾隆二十九年知府蔣允憲再建並

於寺前浚一池曰南湖旁造一樓曰半月

廣慈庵 在東安坊康熙三十一年建

慈雲閣 在東安坊康熙三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遠建乾隆十六年諸羅知縣周芬斗脩嘉慶八年里人王琳等重修

龍山寺 在大東門外雍正時里人公建乾隆五十四年里人王拱照等脩

清江寺 在東安坊

萬壽寺 在城南永康里康熙五十年建萬壽寺爲朝賀之地雍正元年重建後僧舍供佛置香火田五十甲乾隆三十年

新建萬壽宮於城內而寺仍存然以寺租撥歸崇文書院漸就頹頹今圯

大士殿 在鎮北坊海畔廟之右九緒十二年建

白龍庵 在鎮署之右福州人建祀五福大帝則瘟神也後於亭仔脚街別立扶鸞之所曰西來庵

臨水夫人廟 在東安坊

五妃廟 在大南門外桂子山康熙年間邑人聯明三姬之墓建廟乾隆十一年巡撫御史六十七范咸命海防同知方邦基脩之並刊其詩於石立於大南門城畔今存

孝婦廟 在東安坊邑人建祀慕氏婦事見列傳其後祀黃寶姑

### 嘉義縣

龍湖殿 在縣轄赤山堡六甲莊鄭氏畝路聚參軍陳永華建其前有潭曰龍湖花木幽邃稱勝境乾隆元年六甲莊人文魁水漆林莊人蔡壯募款重建並祀延平郡王

碧雲寺 在縣轄哆囉嘓之火山康熙十四年僧參徹福建來住錫龍湖巖偶至此地以其山林之佳遂開茅結廬奉龍

湖巖之佛祀之朝夕誦經持戒甚固附近莊人乃謀建寺曰大仙巖嗣命其徒鶴齡居之又建一寺於玉案山之腹後祀如來而前奉延平郡王神位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參徹沒衆葬之寺前建浮屠五十六年邑人洪志商募脩嘉慶二十四年子露王得祿重修

### 鳳山縣

雙蓮亭 在縣治俗稱大廟建於乾隆初年道光八年重修前祀觀音後祀天后故曰雙慈

保寧王廟 在縣轄雅新里竹滬莊田爲王所開募後與元妃蘇氏合葬於此個人建廟立像祀至今莊人猶稱老祖每年以七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五日致祭廟前古榕兩株蔭大數畝境極清闊

超峯寺 在縣轄嘉祥外里崗山之上舊志以崗山樹色爲邑八景之一雍正間有僧韶光者結茅於此乾隆二十八年知府

蔣允 乃建爲寺

興隆寺 在舊治龜山之麓則興隆里康熙三十三年建

元興寺 在縣轄打鼓山之麓乾隆八年僧經元募建光緒十七年火  
清水巖寺 在縣治之南距鳳山和縣志稱鳳山有十三勝而清水巖其一道光十四年郭紫簡立募建

澎湖廳

水仙宮 在媽宮澳渡頭康熙三十五年右營游擊薛奎建光緒元年媽宮街商人重修

觀音亭 在媽宮澳康熙三十五年右營游擊薛奎建法人之役佛像被毀光緒十七年總兵吳宏洛捐脩

地藏廟 在媽宮澳武忠祠之畔

真武廟 在媽宮澳乾隆五十六年通判蔣曾年副將黃象新等捐脩光緒元年董事高其舉重修

祖師廟 在廳治東三里許祀清水巖祖師廟志云康熙間有僧自泉州清水巖至此不言其名為人治病有神效不取藥資

以錢米亦不受去後里人思之立廟以祀

真人廟 祀保生大帝各澳多建廟

將軍廟 在八罩嶼網埕神之姓名事跡無考漢之得名亦因此廟所志云豈隨開臺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按蔣

軍澳之名已久是此廟始建於明代惜無文獻足徵

大王廟 一任八罩嶼一任龍門港一任通梁澳各澳亦有澎湖紀略以爲金龍大王之類亦土神也西嶼之神尤著靈異海  
舶出入必備牲醴以投而中祀之

臺中府（附苗栗縣）

天后廟 在府治大墩街

彰化縣



慶安宮 在縣治東門內嘉慶二十二年建祀吳真人

定七廟 在北門內乾隆二十七年北路營副將張世英建祀定光佛

威惠宮 在南門內雍正十年漳籍人士合德祀開漳聖王

開化寺 在北門內雍正二年知縣談經正倡建祀觀世音爲邑最古之寺

虎山巖 在縣署上堡口沙坑莊乾隆十二年里人賴光高建虎巖廟竹爲邑八景之一

清水巖 在武東堡許厝莊乾隆初建寺在大郡武山之麓邱林泉頗饒幽趣故清水春光爲邑八景之一

### 雲林縣

沙連宮 在縣轄東埔墘街咸豐六年十一月生員劉漢中倡建祀明延平郡王規模宏敞香火甚盛光緒十三年生員劉士

芳尋重修又一林祀邱帝

廣福宮 在縣治西南祀開濟聖王光緒十九年紳士陳一尊倡修

吳鳳廟 在縣轄嘉義永盛社口莊嘉慶二十五年莊人楊秘等建祀阿里山通事吳鳳舉見列傳光緒十八年邑人請列祀

典未准

三山國王廟 在縣治南隅粵籍九姓合建

### 臺北府（附郭淡水）

滬海城隍廟 原在大港邊邊入甲街爲滬海人合建咸豐三年械鬥街邊移建於大稻埕

龍山寺 在板脚街西南乾隆三年上爲南治最古之寺嘉慶二十年地震悉圯再建

慈聖宮 在大稻埕同治五年郭高公建祀大二張母

保安宮 在大港嘴邊大西門街

惠濟宮 在芝蘭一堡石角莊之芝山巖乾隆五十三年芝蘭莊人吳慶三等建祀開漳聖王其地小邱獨立石磴以十級開

一門右門片石刻洞天四宇

文昌祠 在惠宮之旁道光二十里人潘定民建祀文昌

劍潭寺 在芝蘭一堡潭之神靈湖志略謂潭有樹大可數抱相傳荷人鑿劍於樹故名鄭氏之時華人之居此者結茅祀

佛至乾隆三十八年僧來募資新建

西寶巖寺 在八里盆或音山之巖曰獅頭巖乾隆三十三年胡林獻建寺一名大士觀山高二千餘尺中峯屹立自遠

望之宛如臥音臥坐寺外有反經石二其一形如馬鞍得從羅釋盤於上則子午針反向爲卯酉故名

文昌廟 在接基坊橋莊同治二年莊人林維源建

廣濟宮 在擺接基坊橋莊雍正間開聖之人台建爲該堡最古之廟

慈祐宮 在卯直橋新莊街康熙二十五年建祀天上聖母

文昌廟 在卯直橋新莊街嘉慶十八年縣丞曾汝霖捐建

武聖宮 在吳直堡新莊街乾隆二十五年貢生胡麟猷建祀漢壽亭侯關羽

先賢宮 在吳直堡二重埔莊乾隆二十一年祀先賢

龍山寺 在縣轄吳昆街乾隆年間建規模大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賜匾御書慈航普渡四字懸於寺中今存

福祐宮 在縣轄滬尾街乾隆間建祀天上聖母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賜匾御書翼天昭佑四字懸於廟中今猶存

慈宮 在芝蘭二堡吳卓岸莊亦歷二十三年龍溪同安兩縣來此之人台建祀五穀大帝三官大帝天上聖母福德正神

縣轄最古之廟蓋該地原爲番地故移塑之建廟祀神以祈景福也乾隆十四年火災毀塌莊人重建其後盛修

三將軍廟 在芝蘭二堡囉嘮喇莊開渡康熙五十四年莊民合建祀鄭氏部將中提督劉國軒左武衛何祐智武鎮李茂以

其有功祀部也每年四月十一日設祭香火頗盛

開渡宮 在芝蘭二堡開渡祀天上聖母俗稱開渡媽祖香火頗盛康熙五十六年漳泉興化之人合建乾隆四十七年重建

寶琳巖

卽石壁潭寺在翠山後下臨新店溪垣絕幽靜康熙間郭治亭拾園爲寺與康公合建後治亭之子佛求則爲寺

僧

廟宇錄

長和宮

年縣治北門口街乾隆七年同知莊平守備陳士挺合建祀天宮嘉慶二十四年脩

水仙宮

在長和宮之側同治二年郊商捐建祀夏禹

忠義廟

又稱忠義廟在東門後街道光八年同知李漢章守備洪志安倡建蓋地雖普薩並東嶽大帝

天公壇

在東門內咸豐元年建祀玉皇上帝

北極殿

在竹北一堡蘆竹莊道光九年林功成倡建祀玄天上帝

玄關殿

在竹北一堡客莊乾隆間建祀玉皇上帝後祀三官

慈天宮

在竹北一堡埔莊先是金廣福設隆聖田舊稱佑至咸豐三年乃建廟中祀神遍以天上聖母神農大帝文昌帝

君三山國王諸神而旁祀淡水同知李嗣業張首美秀靈美榮等三人同治十三年脩

文昌祠

在竹一堡新埔莊道光二十三年舉人陳學光倡建祀文昌春秋致祭並爲鄉人士文社

文武廟

在竹南一堡大南埔莊道光二十五年建祀忠義侯關羽

文林閣

在竹北一堡高橋莊光緒二年建祀文昌爲鄉中學宮

五穀大帝廟

在竹南一堡五穀王莊嘉慶二年葉戶張徽陽等倡建祀神農

三山國王廟

在竹北一堡樹杞林莊嘉慶十五年開張粵人建同治九年脩此外尚有數處均爲粵莊所祀

聖宮

在竹南一堡頂角頭莊咸豐四年建祀開漳聖王開臺聖王保生大帝

龍鳳宮

在竹南一堡草店尾寺祀王審知稱開闢聖王按審知河南商治八唐末爲福建觀察使帥軍入閩平亂封瑯琊王

固始人從之者衆唐亡天下僞據遂自立稱閩王多漳人故祀之

忠忠廟 在竹北二溪坊義莊稱義民亭先是朱一貴吳福生等役各俱建義民祠春秋致祭而林爽文之役莊人赴義而沒者頗多詔賜忠之額乃建此亭五十年林先押等建廟以祀粵籍義民並祀三山國王同治二年巡撫徐宗幹督同心報國之額光緒十四年巡撫劉銘傳亦督赴該捐匾之額

渠義亭 在竹北二溪新埔莊光緒三年建祀死事義勇、

從忠祠 在竹南一保頭份莊光緒十年頭份以南百二十莊人張維垣等捐資萬金合建祀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等役死事義勇

軍大王廟 在竹北一堡埔尾社同治六年莊人建以祀先民撫以名之而稱爲軍大王按此地原爲番界瘴癘披猖而我先民冒危難闢上田以殖歿於斯者不知凡幾故後人建廟祀之以安其靈亦以追念遺烈也光緒十五年重建

萬善廟 在竹北一堡大窩莊先是咸豐五年莊人建於三埔埔莊以祀拓殖番地而死之人光緒三年改建於此竹蓮寺 在南門巡司埔祀觀世音先是移民初至僅建小利其後業戶于世傑乃捐地以建爲新竹最古之寺道光五年紳

士林紹賢脩之迨同治五年紳上莊榮陞湯奇才等又募址重建

金山禪寺 在竹北一堡金山面莊乾隆五十年郭東蘇三在始設臨初事關鑿結茅祀佛以祈福佑咸豐三年乃建寺曰香蓮庵同治間復建之以寺前有泉稱靈泉寺又名金山禪寺

## 卷二十三 風俗志

連橫曰。六藝也人之善也。是文禮以節人。端以發和。身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過於春秋。春秋之時。上熄詩亡。孔子仙焉。故爲其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用弘矣。夫拘於天者。不足以爲人。泥於古者。不足以制今。風俗之成。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遠至千年。潛移默化。中於人心。而萃爲羣德。故其所以處於民族者實大。夫夏人尚忠。殷人尚質。周人尚文。一代之興。各有制作。是故食稻者其八。娶者其人剛。食稷者其人柔。所食不同。而秉氣異焉。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閩居近海。粵宅山陬。所貴不同。而風俗亦異。故閩之人多進取。而粵之人重保存。唯進取。故其志大。其行肆。而或流於虛。唯保存。故其志堅。其行隱。而或近於隘。是皆有一偏之德。而不可以易者也。種懷往昔。我祖我宗。橫大海。入荒陬。朝危繫難。以長殖此土。其猶南敏徒之遷拓美洲。而不忍爲之興替也。故其輕生好勇。慷慨悲歌。十世之仇。猶有存者。此則羣德之不墜。而有繫於風俗焉。豈小也哉。

### 歲時

立秋之前一日。官司像塑在午。置於東郊之外。至日往遊。謂之迎存。男女盛服。衣香扇影。簪喧滿道。春牛過處。兒童爭摸其手。或鞭其身。謂可得福。迎存如在歲首。尤形鬧熱。宛然太平景象也。元旦。各家先潔室內。換桃符。鋪設一新。三鼓後。開門祀神。燃華燭。放爆竹。謂之開春。次拜長上。晉頌辭。出門訪友。投刺賀。見面。道吉辭。客至。茶以甜料檳榔。一品卽行。親友之兒女至。以紅綫串錢贈之。或百文數十文。謂之結帶。是日各家皆食米丸。以取圓圓之意。或綑章。祀井門神。爆竹之聲。日夜不絕。初二日。祭祖先。所帶石以是早住外家。春。設宴饗之。婿歸贈以鑑。

初三日。出郊展墓。祭以年糕甜料。自是日至暮春。增闢之地。往來不絕。

初四日。備牲設醴。燒紙。謂之接神。市肆始開門貿易。

初九日。傳爲玉皇誕辰。各街劇政祭。自元且至望日。指紳之家。多設筵宴客。互相酬酢。蓋取春酒介壽之意。

元宵之夕。自城市以及鄉里。點燈結彩。大放烟火。號演龍燈。士女出游。笙歌達旦。各街多設廟會。而臺南郡治三山國王廟。則開賽花之會。陳列水仙數百盆。評其優劣。亦雅事也。亦歲華談謂元宵未半之女。儋折人家花枝竹葉。爲人詬得。以爲後日必付佳婿。此風今已無矣。

二月初二日。爲社公辰。各街多醴資致祭。羣聚臨飲。謂之頭銜。而以十二月十六日爲尾銜。頭始也。尾終也。銜集也。謂春東作而初集也。故鄉中尤盛。商賈亦然。

三月初三日。古曰上巳。漳人謂之三日節。祀祖祭墓。而泉人以清明祭墓謂之賢忌。嘗春祭也。祭以饅餅。治牲醴。掛紙錢。歸乃食之。饅餅以麩爲衣。內裹蔬肉。炸油者謂之華餅。嘗墓之禮。富貴家歲一行之。常人則兩三年一行。婦孺歸時。各插榕枝於髮。以祿不祥。

三月十九日。傳爲太陽誕辰。實則有明思宗殉國之日也。以麵製豚羊。豚九頭。羊十六頭。猶有太牢之禮。望東祭之。帝出乎震也。家家點燈。欲其明也。亡國之思。悠然遠矣。

二十三日。天后誕辰。南北鄉人多赴北港晉香。粵莊尤盛。自春初至月杪。旗影遙舒。相續於道。晉香之人。盜不敢劫。劫之恐神譴也。

五月初五日。古曰端午。臺人謂之午日節。插蒲於門。滿盆爲湯。以角黍時果祀祖。婦人帶蘭虎。以五色絲製鳥獸花果之嬰。兒童佩之。謂可辟邪。沿海說龍翻舟。寺廟海舶皆鳴鑼擊鼓。謂之龍船鼓。從前臺南商務盛時。郊商各贈金製錦標。每標值數十金。先數日以鼓吹迎之。還健兒開捷。觀者滿岸。數日始罷。

六月初一日。人家以米祀祖。謂之半年丸。或以蜜日行之。

九月初一日。謂之開獄門。各家致祭。自是日至月杪。坊里輪流普饗。延僧禮懺。大施餽鬼。先放水燈。以照幽魂。尚鬼之俗。漳泉爲甚。糜錢巨萬。牢不可破。

七月初七日。占七夕。士子供祀魁星。祭以羊首。上加紅綳。謂之解元。值東宮拜嘏告兆。以羊首角爲解。而綳形若八字也。富厚之家。子女年達十六歲者。糊一紙亭。祀織女。刑牲設醴。以祝成八。親友賀之。入夜。婦女陳花果。庭。祀雙星。猶古之乞巧也。

十五日。謂之中元。盛人以清明爲春祭。中元爲秋祭。冬至爲冬祭。各祀其祖。必誠必肅。非是者幾不足以爲人子孫。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各祭社公。張燈演戲。與二月初二日同。春祈而秋報也。兒童建塔點燈。陳列古玩。士子遞爲譚飲。製月餅。硃亥元字。擲四紅簪之。以取秋闈簪元之兆。夜深時。婦女聽香。以卜休咎。

九月初九日。謂之重陽。以麻糍祀祖。兒童放紙鳶。繫以風箏。自朔日起。人家各持酒。曰九皇齋。泉籍爲尙。

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人家有祀神者。

冬至之日。祀祖。以米丸粘門戶。前一夕。兒童贈雞豕等物。謂之添歲。猶古之亞歲也。

十二月十六日。祀社公。詣之尾銜。工人尤盛。以一年操作至是將散也。而鄉塾亦以上元開課。尾銜放假。外出之人。多歸家度歲。

二十四日。治牲醴。焚紙馬。各祭所祀之神。謂之送神。至明年正月初四日。如前儀。謂之接神。翌日爲天神下降。鑒察人間善惡。敢發靈。語言必誠。

除夕之日。以年糕祀祖。并祭宅神門應。以飯一盂。菜一盂。置於神位之前。上插紅春花。以示餘糧之意。先數日。親友各饋物。是夕燃華燭。放爆竹。謂之辭年。閭家團塊聚飲。爐畔環錢。既畢。各取錢去。曰過年錢。陳設室內。以待新年。

宮室

臺灣宮室。多從漳泉。城市之中。悉建瓦屋。以傳風氣。此鄉而居。層樓尙少。以地常震。故其棟梁必堅。樓必密。可歷百數十年而不壞。室構之謀。其遠矣。

富厚之家。各建巨廈。以備。入門爲庭。升階爲室。大約一廳四房。房爲兩廂。廳之大者廣約一丈八尺。上祀神祇。或祀祖先。可爲宴賀賓饗之用。房之左。爲靈居之。其靈居於兩廂。合族而處者。則巨廈相連。旁通曲達也。

鄉村之屋。架竹編茅。亦有瓦屋。上懸高檯。久而愈高。檯隨壞之。以畜雞豚。所謂五畝之宅也。前時墾地之人相與而居。以築土圍。以禦番害。故謂之屋。而澎湖則處於水隈。故謂之澳。所謂四隣比宅者也。

澎湖近海。築牆皆用礎石。生於水濱。似石而脆。螺蚌果之。亦可煨灰。價廉用廣。取之不竭。以船載來。府治亦有用者。

臺灣雖產材木。而架屋之杉。多取福建上游。傳瓦亦自漳泉而來。南北各處間有自燒。其色多赤。屋脊之上。或立七偶。騎馬騎弓。狀甚威猛。是爲蚩尤。謂可壓勝。而盛世之口。有石旁立。刻石敢當三字。是則古之勇士。可以殺鬼者也。

臺之富家少建庭園。或於宅內植花木。然如臺南府治吳氏之園。亭臺水石。布置甚佳。而飛來墓尤勝。墓石爲山。幽邃曲折。離居城市之中。而青邱之趣。若竹簗林氏之園。則爲一時勝跡之地。文酒風流。及今已泯。而霧峯林氏之園。依山築室。古木蕭森。頗有自然之妙也。

衣服

臺灣多風。有北有南。夏多涼。嚴霜度。故極風霜之暑。而仕宦之帶來者。僅於迎春用之。然春日載陽。



野花已放。負暄之戲。汗流浹背矣。

南北氣候。大甲爲界。大甲以下。愈南愈暖。至恒春而燠。故多不衣裘。其上則益北愈寒。基隆亦有積雪。今則人烟日盛。地氣爲溫。立夏以後。全臺俱熱。皆衣葛布矣。

地不種棉。故無紡績。尺縷寸帛。皆自外來。而男女多用素布。鄉村則尚青黑。以其不易細也。青黑之布各地自染。潛之不褪。外省之人甚珍重。以爲土宜。蓋以溪水清澄。白能受色也。沿海漁戶悉以蓼蘆染衣。其色爲赭。淪水不垢。所業不同。則所服亦異。固可一望而知也。

網縠之屬。來自江浙。紳黨用之。建省以後。杭綾盛行。局縠次之。大都以藍爲袍。以玄爲袴。亦有怡紅公子。縐綠少年。爭華競美。月異日新。則五花十色。所尚不同矣。

海通以後。洋布大消。呢羽之類。其來無窮。而花布尤盛。色樣翻新。婦女多喜用之。若泉州之白布。福州之綠布。寧波之紫花布。尙流行於鄉村也。

衣服之式。以時而易。從前男子之衣。皆長過膝。袖寬四五寸。自同治季年以來。衣則漸短而袖漸寬。有至一尺二寸者。今則漸復其初矣。

紅閨少婦。繡閣嬌娃。選色取材。皆從時尚。臺灣以紉爲瑞。每有慶賀。皆著紅裙。雖老亦然。簪婦側室。則不得服。其禮稍殺。

男女成婚之時。先卜吉日。延福命婦人。以白布爲製衣袴。謂之上頭服。取其壽也。婚後收之。沒時以此爲嫌。

漳泉婦女大都纏足。以小爲美。三十弓鞋。繡造極工。而粵人則不。耕田力役。無異男子。平時且多跣足。粵籍業農。羣處山中。其風儉樸。故衣青黑之布。婦女之衣。係以本色爲綠。而袴相同。每出門。以黑布覆膝上。纏繞項後。俗不著裙。富家亦然。以其便於操作也。

沿海多風。近山多瘴。商工農漁皆裹黑布。而士子則戴小帽。衣長衣。有事必加短褂。彬彬乎儒雅之林也。

粧櫛之制。皆求之市。前時多自漳泉配來。亦有本地製者。遠省以後。漸尚上海之式。裝飾之物。莫不貴然。而習紳之家。日趨奢美矣。

婦女首飾。多月金釵。一簪一珥。隨時而變。富家則尚珠玉。價值千金。總足少矣。或以金環束脚。旁繫小鈴。丁冬之聲。日遠而至。月下花間。如聞環佩矣。

髮髻之式。咸鄉不同。老少亦異。垂髻之女。年十四五。始有梳頭。或爲盤蛇之狀。或爲壓馬之形。而粵婦則高髻燕尾。別號風韻。

前時婦女出門。必攜雨傘。以遮其面。謂之含蕊傘。相傳爲朱紫陽治漳之俗。後則開之如杖。尚持以行。而海通以後。改用布傘。以蔽烈日。

歸清以後。悉遵清制。而有三不降之約。則官降吏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也。清代官服皆有品級。而胥吏仍舊。婚時。男子紅帽袍褂。而女子則珠冠霞佩。蟒袖角帶。端莊華麗。儼然明代之宮裝。若入殮之時。男女皆用明服。唯有功名者始從清制。故國之思。悠然邈矣。

## 飲食

臺灣產稻。故人皆食稻。自城市以及村莊。莫不一日三餐。而多一粥二飯。富家既可白贖。貧者亦食地瓜。可無枵腹之憂。地瓜之種。來自呂宋。故名番薯。沙坡瘠土。均可播植。其價甚賤。而食之易飽。春夏之間。番薯盛出。掇爲細絲。長約寸餘。曝日乾之。謂之薯絲。以爲不時之需。而澎湖則長年食此。可謂饋貧之糧也。薯之爲物。可以生食。可以磨粉。可以釀酒。可以蒸糕。唯長食者。須和以鹽。始可消化。若煮以糖者。僅爲點而已。

稻之糯者爲朮。味甘性潤。可以爲粉。可以釀酒。可以蒸糕。臺人每逢時慶慶賀。必食朮丸。以取團圓之意。則以糯米爲之也。端午之粽。取九之衆。多事之包。度臘之糰。亦以糯米爲之。蓋臺灣產稻。故用稻多也。

嶺南爲糧之產。臺灣穀少。其麥粉多來自他省。近則多用洋粉。製餅作麵。皆粉爲之。消用頗宏。歲時慶賀必用紅龜。象其形也。白者謂之饅頭。則喪祭爲之。糕餅之饅。多用豆。或以麻。或揀熟花生爲米而和之。臺灣產糖。故食糖亦多也。

酒以成禮。祀神燕客。多用老酒。以尤釀之。味甘而飲。隨者尤佳。故曰老酒。市上可沽。然不及家釀之美。老酒之紅者用於嫁娶。取其吉也。村莊之間。或以地瓜爲酒。其味醇淡。而番社則以黍釀之。親朋相見。以此爲歡。亦既醉止。載歌載舞。頗有太古之風。番俗凡有罪者。罰其牛酒。一飲之後。縱其盡釋。故無用刑之罰。而漢人之與嬉和者亦以牛酒。然番既嗜酒。酣飲之後。每至憤事。挾彈而出。殺人爲難。其性然也。外省之酒。如北地之高粱。紹興之花朝。消用亦廣。海通以後。漸用洋酒。其數甚微。唯爲官紳酬酢之物。尙不至爲漏卮也。

臺灣之饌與閩粵同。沿海富魚蝦。而近山多麋鹿。故人皆食肉。饌之珍者爲魚翅爲鰻且。皆土產也。盛宴之時。必燒小豚。而粵莊則殺猪。以其首饗貴客。閩粵之中各有佳肴。唯嗜之不同爾。

故例耕後耕牛。食之者寡。而誠果報者且以食牛有罪。蓋以祀天祭聖。始用太牢。平日未堪食此。以其有耕田之勞也。凡宰牛者謂之牛戶。例須納稅。鄉間有私屠之。若遇新雨求晴之時。官必驗屠。而民間之養豬祀神者亦多斷草。以寓齋戒之意。

饌爲臺南時果。未熟之時。削皮漬鹽。可以爲蔬。或煮生魚。其味酸美。食之強胃。其時汁多而甘。衆多嗜之。或以下酒。然非臺南人不知此味。亦嶺南談謂臺人以菠蘿煮燻肉。鳳梨煮肺。亦海外奇製。信不誣也。番石榴亦名望美。遍生郊野。盛出之時。切皮藥子。和以油糖。下鹽少許。煮而食之。亦可下飯。檳榔可以辟瘴。故臺人多喜食之。親友往來。以此相饒。檳榔之子色青如棗。削之爲二。和以薑葉石灰。啖之微辛。既而回甘。久則齒黑。檳榔之性。棄積消滯。用以爲藥。近時食者較少。登臺女郎辦以結齒相向矣。檳榔之幹。其妙如犀。切絲炒肉。味尤甘美。臺人謂之半天參。

臺灣果子最多。盛出之時。其價甚賤。而養又出糖。女子處多製蜜餞。如新竹之萌蘗。嘉義之海李。鳳山之山梨。尤馳名。近數年來。旗後醫生林璣璋始以兩法製鳳梨爲罐頭。售之他處。若能擴大規模。消用愈廣。奇利源也。

## 冠婚

成人之禮。男冠女笄。臺灣多以婚禮行之。唯富厚之家。子女年達十七者。七夕之日。祀神祭祖。父師字之。戚友賀之。以紙製一亭。祀祿女。以介祿福。

議婚之時。媒氏送女庚帖於男家。書其年月日。三日內家中無事。然後訂盟。間有毀器物者。則改卜。亦古者同名之意也。

訂盟之日。男家以戒指贈女。附以糕餅之屬。母嫂親往。女奉茶。既定。女家留宴。或遣媒氏送之。

納采之禮。俗曰插簪。男家以金簪一對。繫朱絲。置於盒內。或用銀簪。視其貧富。具豚羊糕餅糖品鮮花老酒大燭之屬。媒氏乘轎前導。鼓吹送之。女家酬以糕餅時果。若有蕉鳳梨芋頭紅柑之類。各以其物。分饋親友。納徵之禮。俗曰完聘。男家具婚書聘金。介以鳳冠蟒襖衣裳繡靴金鑲珠花及大餅糖品之屬。送至女家。又以錫製橫樞兩座。每座四葉。一書二姓合婚。一書百年偕老。女家收一。復婚書。以糕餅時果答之。又以紅帽緞靴袍褂鞋襪及荷包扇袋書籍筆硯之類饋婿。別以銀盒兩座。一植蓮蕉。一植石榴。以銀製椅實四顆。桂花數朵。紫紅絲纏繞枝頭。謂之連招貴子。男家種於庭除。以示昌盛。納徵之禮。略同納采。而臺南則同時行之。

請期之日。命媒氏送日課於女家。別具更儀。女家反之。更儀者催粧之禮也。

親迎之日。卜吉而往。擇成羈少女父母兄弟俱存者。爲賓。做古者筵日筵賓之禮也。婿坐堂上。賓冠履新衣於竹篩。以香薰之。祓不祥也。賓二梳婚髮而加之冠。三加之纓也。既冠。拜先祖。告廟也。次拜父母。媒父母命主婚者代之。醢以酒。中戒辭。做醢席也。次拜諸父兄。皆答之。重成人也。趁時女亦行笄禮。如前儀。

婚賓用童子。俱舉。設筵以饗。女皆坐。父母兄弟姊妹以次陪。酒三巡而備。凡冠笄之禮。俗曰上頭。先以糯米磨爲大丸。上點以紅。分饋親友。是日合家食之。以取團圓之意。

親迎之時。婿具衣冠。乘大轎。閨紅綵。媒氏先導。鼓吹從之。以朋輩四人爲導行。兩童子鳴鑼。曾乘轎。沿途放爆竹。雖遇官長不合避焉。凡納徵親迎。各具禮盤。一人肩之先行。以爲贊。盤內置豚羊肩各一。鹿脯兩片。明筋兩束。冬瓜冰糖各數斤。紅酒兩瓶。女家收之。簪以糕餅時果之屬。唯親迎馬車前爲鴨。鴨如雁。以行交雁之禮。

婿至女家。駐轎於庭。款燔行者於別室。女奉三致茶湯。婿具儀簪之。次致荷包。簪以襖裙。贈女巾以花炮。女盛妝出迎。父醴以酒。母命之。立堂中。向外而拱。三。婿答之。母俟着綢裙。父蒙以帕。婿退。花轎進門。紫姑扶女登轎。樂作而行。以兩童子提宮燈。乘轎前。腰婢從之。女家放爆竹。閉門。以示不降之意。非親迎者。婿俟於堂。禮稍殺。

花轎之後。蓋以竹篩。朱畫八卦。避不祥也。既至。少駐於庭。一童子以盤乘雙柑。請新人出。婿揖之。女拱手答拜。紫姑扶出。豫請福命婦人携新人手。以一手擎竹篩覆之。足履紅氍。婿並行。甫入洞房。以竹篩置席上。案上置銅鏡一。交拜訖。婿爲揭帕。并坐於前。燃華燭。似合登酒。翌日。紫姑歸婦家傳語。告成婚也。男家以鮮花厨包饋之。

三日。廟見。拜祖先。成婚禮也。次拜舅姑。坐而受之。次拜伯叔諸母。立而答之。衆皆坐。新婦獻茶。致履襪之屬以爲贊。分卑幼以荷包。各簪以釵。既畢。宴新婦於堂。諸母姊妹陪之。姑酌酒。數巡。撤席。送姊妹。引新婦入廚房。親井曰。理煎饗之事。是日婦家以食物饌女。命女弟致之。執致之姑。別以首飾香奩之屬饋女。女弟乘轎往。鼓吹前導。婿迎入。坐於堂左。獻茶。少頃。婦入房。俗曰探房。宴之。婿又新婦饋以饌。婦亦饋之。父答以糕餅柑蕉之屬。

旋車之期。臺南以第四日。而各屬或以五六日。七八日。先期外父母具東。命女弟送之。婿與女偕來。鼓吹前

導。至家。女先入。婿從之。合拜先祖。次拜外父母及諸父諸母。各具贊。反之。分卑幼以儀。受而不報。就坐。獻茶。少頃。隨賓。婿居左。宴女於內。亦居左。畢辭歸。外母率眷屬出見。婿揖之。外父以席送婿家。報前脫也。饋婿以儀及米糕糯米大餅紅桃時菓之屬。又以雞鴨兩對置婿中。婿家畜之。以寓蕃衍之意。凡新婚。戚友致賀。以三日宴女賓。四日宴男賓。數月之後。兩家有慶。乃具筵相宴。是爲會親之禮。

喪祭

父母病篤。置床堂左。謂之機鋪。易簀之義也。既絕。乃哭。披髮相臂。跣足擗踊。少須分告戚屬。既嫁之女。聞喪卽歸。望闕而哭。赴日乃殮。

將殮。梳沐製衣含飯。設坐堂中。備物以祭。謂之辭生。既畢。子女扶就殮。憑棺哭。親友隨弔。設靈於堂。早夜哭。朝夕上飯。七日一祭。謂之一祭。七旬卒哭。延僧禮懺。入夜徹靈。凡喪親家之有無。或三旬而徹。或百日而徹。卑幼之禮稍殺。

三旬之日。女婿祭之。以祭品分致戚屬。而親友之奠者。多在卒哭。

謝弔以夜。孝男具喪服。一人持燈。至門。免冠拜。置帖門縫。不敢見也。分詐一人。謂之答紙。

除靈之時。收魂帛於匣。祭時乃啓。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朔望朝夕奠哭。禪如素服。餘哀未忘也。

凡墓於卒哭之後者。前三日具奠。朝夕奠。曰闕堂。親友畢弔。曰辭堂。既明。移柩舉奠。出門。魂幡香亭之屬畢具。以一人在前放紙。鼓樂從之。富家或糊方相。裝鬼卒。謂之開路神。至墓焚之。親友白衣送。或祭於道左。謝以帛。將至。孝男跪謝。親友返。各謝以帛。鑒之時。孝男掘土。既畢。題主。設祭。而返。至家。設坐以祭。三日。至墓謝土。

大祥以二十四月爲期。而墓人有計閏扣除者。謂死者無閏。唯稱神家乃遵制行之。

忌辰必祭。生日亦祭。富厚之家且有演齋演齋者。謂之臨齋。亦具禮賀之。非禮也。

清明之日。祭於宗祠。冬至亦然。祭畢飲福。小祭之祠。一廣共之。大祭則舍同姓而遠。各畧祀田。公推一人之理。或輪流主之。凡祀田不得私自變賣。無宗祠者祭於家。祭祭之禮。載於族山。家人日中而祭。漳人潮人貴明而祭。

### 演劇

演劇爲文學之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效與詩相若。而臺灣之劇。尙未足語此。臺灣之劇。一曰亂彈。傳自江南。故曰正音。其所唱者。大都二簧西皮。間有崑腔。今則日少。非獨演者無人。知者亦不易也。二曰四平。來自潮州。語多粵調。降於亂彈一等。三曰七子班。則古梨園之制。唱詞道白。皆用泉音。而所演者則男女之悲歡離合也。又有傀儡班掌中班。削木爲人。以手演之。事多稗史。與說書同。夫臺灣演劇。多以賽神。坊里之間。醮資合奏。村橋野店。日夜喧闐。男女聚觀。履舄交錯。頗有喧嚷之象。又有採茶戲者。出自臺北。一男一女。互相唱酬。淫靡之風。倖於鄭斷。有司禁之。

### 歌謠

臺灣之人。來自閩粵。風俗既殊。歌謠亦異。閩曰南詞。泉人尚之。粵曰粵謳。以其近山。亦曰山歌。南詞之曲。文情相生。和以絃竹。其聲悠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意消。而粵謳則較趨越。坊市之中。號爲北管。與亂彈同。亦有集而演劇。登臺奏技者。勾欄所唱。始尚南詞。閩有小調。建省以來。京曲傳入。臺北校書。多習亂彈。南詞漸少。唯臺灣之人。頗喜音樂。而精弦索者。前後輩出。若夫祀壇之樂。八音合奏。間以歌詩。則所謂雅頌之聲也。

## 卷二十四 藝文志

臺學三百年間。以文學鳴海上者。代不數膺。鄭氏之詩。太僕寺卿沈光文始以詩鳴。一時遷亂之七。眷懷故國。憑弔河山。孖鳥唱酬。語多激楚。君子傷焉。連橫曰。吾聞延平郡王入臺之後。頗多吟詠。中遭兵燹。稿失不傳。比傳者北征之數。羣父之書。激昂悲壯。熱血滿腔。讀之猶爲起舞。此則宇宙之文也。經立。清人來臺。審多往來。曲稱其體。謂乎幕府之多士也。在昔春秋之際。鄭爲小國。聘問贈賄。不失乎禮。齊楚秦晉莫敢侮。孔子曰。子虛有辭。諸侯頌之。此則文章之有益於國也。清人得臺。舊島多物故。光文亦老矣。猶出而與漳又清道行可邵廷桂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其時臺灣初啓。文運勃興。而清廷取士。仍用八比。七習講章。家傳制藝。靡塞聰明。泊沒天性。臺島之文。猶寥落也。連橫曰。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鳴也。袁先民之拓斯上也。手耒鉏。腰刀鋏。以與番蠻獸相爭逐。導路藍縷。以啓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鳴。且不忍以文鳴也。夫開創則尚武。守成則右文。昔周之興。陳師後野。一戎衣而天下定。及成康繼統。械農作八。制禮作樂。爲後王範。漢高以馬上得天下。陸生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能以馬上治之乎。故漢之文章亦卓絕千古。臺灣爲鄭氏之時。草昧初啓。萬衆方來。而我延平以故國淪亡之痛。一旅一旅。志切中興。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競競業業。民揮天戈。以挽虞淵之落日。我先民固不忍以文鳴。且無暇以文鳴也。夫以臺灣山川之奇秀。皮膚之壯麗。飛簫動漣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襟懷。三游踪。俱深討。固天然之詩境也。以故宜辭。士。頗多傑作。昔孫元衡之赤嵌集。陳夢林之游臺詩。張用之臺壇吟詠。皆可誦也。光緒十五六年。澎湖唐景崧來巡是邦。道署舊有琴亭。景崧葺而新之。輒爲僚屬爲文酒。臺人上之能詩者悉禮致之。揚風乞雅。作者雲興。既而景崧升市政使。就任臺北。臺北。連省會。游宦寓公。等纓畢至。景崧又以時集之。調色昇平。一時稱盛。臺灣新縣史也。康熙三十三年。巡撫高拱乾始纂府誌。略具規模。乾



雍正二十九年重修。其後實有續者。各縣雖有方志。而久已遺佚。或語多粗漏。不逮以備一方文獻。光緒十八年。臺北知府陳。聘淡水知縣蔡應選。請纂修通志。巡撫邵友濂從之。設總局於臺北。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顧。麟為纂修。陳文驛為提調。通飭各屬。採訪。以紳士任之。二十一年。略成。續進總局。猝遭割臺之役。夜。倥忽。稿多散失。其存者亦唯斷簡而已。初海東齊院藏頗富。至是亦遭兵燹。而臺灣之文獻亡矣。今但列其書目與其作者。以供後人之考水焉。

表一

臺灣府志十卷	康熙二十三年巡道高拱乾續
諸羅縣志二十卷	乾隆六年巡道劉良璧續
彰化縣志二十五卷	乾隆十一年巡道六十七續
新莊臺灣府志二十六卷	乾隆二十九年巡道覺羅四明輯
臺灣縣志十卷	康熙六十年知縣王禮輯
重修臺灣縣志八卷	乾隆十七年知縣黃鼎纂輯
新修臺灣縣志八卷	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光輯
鳳山縣志十一卷	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李本編輯
重修鳳山縣志十一卷	乾隆二十九年知縣王其昌輯
諸羅縣志十二卷	雍正二年知縣周鍾經輯
彰化縣志十二卷	道光十二年知縣李元鼎輯
噶瑪蘭志略十四卷	道光十七年通判何培元輯
噶瑪蘭志八卷	道光十九年通判薩廣如輯

淡水廳志八卷 同治九年同知陳培桂輯  
澎湖廳志十五卷 光緒十九年同知林豪輯  
右方志十五種凡二百卷

表二

臺灣志稿口卷 臺灣王孫撰  
臺灣詩文集四卷 臺灣陳鵬南撰  
剛齋集二卷 臺灣張從政撰  
通齋集二卷 臺灣王克捷撰  
半石居詩草一卷 臺灣曾曰唯撰  
草廬詩草二卷 東寧游草一卷 臺灣黃仁撰  
東寧自撰集一卷 臺灣陳斗南撰  
半嵩集四卷 臺灣章甫撰  
兢山遺集六卷 臺灣陳思敬撰  
達五齋家誠四卷 海內義門集四卷 小滄桑外史二卷 風鶴餘錄二卷 歸田閑俗記四卷 嘉義陳震曜撰  
陶村詩集二卷 彰化陳肇興撰  
遼寧紀略二卷 施案紀略一卷 讓臺記二卷 彰化吳德功撰  
偉開集一卷 淡水陳維然撰  
石房樵唱一卷 淡水施廷賢撰  
淡水廳志稿四卷 北郭園集十卷 淡水鄭用錫撰

靜遠堂詩文抄三卷 淡水鄭用鑑撰

靜園琴餘草二卷 潘國唱和集二卷 淡水林占梅撰

一肚皮集十八卷 三長寶筆十三卷 經餘雜錄十二卷 小草拾遺一卷 淡水吳光撰

周易義類存編三卷 易義總論一卷 古今占法一卷 觀潮齋詩集一卷 淡水鄭用鑑撰

周易管窺四卷 淡水楊克彰撰

讀史副記二十四卷 竹里館詩文集 淡水彭培圭撰

龜湖居筆記四卷 榜小築詩文集四卷 淡水彭廷選撰

新竹採訪冊十二卷 十齋詩文集 竹陳朝龍撰

竹梅吟社集錄吟四卷 新竹陳瑞陽輯

偏蓮堂詩集二卷 新竹鄭如蘭撰

鮑兩紀略四卷 炎荒紀程四卷 香祖詩草一卷 澎湖蔡廷謨撰

鳳山採訪冊八卷 鳳山盧德祥撰

雲林採訪冊十卷

嘉東採訪冊五卷

右臺灣人士著書四十種 凡二百零三卷

表三

臺灣輿圖考一卷 草木雜記一卷 流寓考 卷各得賦一卷 文開文集一卷 文開詩集一卷 鄭經沈光文撰

福臺研詠一卷 沈光文撰

島噫詩一卷 島居隨錄一卷 同安盧若磐撰

濟海記二卷 中 南華集一卷 晉江陽琅撰

臺海郡志稿八卷 臺灣府雜記 卷 山川考略一卷 海外集一卷 臺州文獻一卷 張錫年麟光撰

郊外集一卷 歐直沈朝陽撰

車寧山和詩一卷 李和光沈朝陽撰

臺海紀略一卷 長樂林廉光撰

臺上紀略一卷 鄭氏記一卷 臺灣記游一卷 番遊補遺一卷 仁和郁永和撰

平臺紀略一卷 東恒集六卷 康浦齋集五卷

游臺詩一卷 清浦陳夢林撰

赤嵌華談四卷 番俗六考一卷 詩俗雜記一卷 大興黃叔瓊撰

巡臺錄一卷 浮山張嗣昌撰

臺灣風土記一卷 衡陽劉良璧撰

臺灣采風圖考一卷 番社采風圖考一卷 使署閒情一卷 澎湖六十七撰

鳳墻自詠一卷 吳唐景淵撰

婆娑洋集二卷 仁和范成撰

澄臺集一卷 長江莊元撰

赤嵌集四卷 彬城孫元衡撰

桴園詩一卷 丹霞吳藻撰

碧浪園詩一卷 輞山楊宗城撰

澎湖志略十卷 江夏胡格撰

澎湖志略拾遺二卷 水將黃梅撰

澎湖紀略一卷 安岳周於仁撰

小琉球漫誌十卷 邵武朱仕价撰內分六編曰泛舟紀程曰海庫紀勝曰遠厓誌勝曰海庫雜詠曰海庫月令曰下淡水寄語

海東札記二卷 武陵朱景英撰

東瀛紀典一卷 貴陽蔣允璽撰

臺灣志略三卷 濟南尹士儔撰

鳴珂閣說二卷 東游詩校一卷 馬平楊仁理撰

蛤仔難紀略一卷 閩縣謝令燾撰

東槿紀略四卷 桐城姚瑩撰

渡海前記一卷 渡海後記一卷 東漢文集二卷 南通徐宗幹撰

治臺必告錄八卷 大興丁曰健撰

六亭文集四卷 臺灣守城私記一卷 德化鄭燾才撰

臺灣隨筆一卷 徐懷祖撰

臺北紀事一卷 丹陽胡恩鑑撰

中瀛載筆二卷 馬克惇撰

臺灣小紀二卷 鍾榮撰

臺灣番社考一卷 鄭其顯撰

渡海拾遺一卷 龍溪石曜軒撰

臺灣地輿圖說二卷 新建吳獻倫撰

東瀛雜詠八卷 無錫丁紹儀撰

海晉詩一卷 侯官劉家謀撰

臺灣雜記一卷 布哈黃子規撰

訓番俚言一卷 寶應王凱撰

化番俚言一卷 揭陽吳光燾撰

日本窺臺始末一卷 關山記四卷 樂平袁聞柝撰

巡臺退思錄二卷 岳陽劉敬撰

潘園寓草一卷 閩縣林維垣撰

草草草堂詩草 卷 海濱食日撰

澎湖開見錄六卷 澄海國唱曲集二卷 許崎四卷 彰化街黃庭撰

東海集一卷 安溪林鶴年撰

臺海思勸錄一卷 思勸子撰

右宦游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

卷之五 詩話

四二五

通商之始。方是時歐洲各國之在東海者。葡萄牙有澳門。西班牙有呂宋。荷蘭雖失臺灣。尚有爪哇。而東印度公司之勢未艾也。是諸國者。皆與臺灣貿易。歲率數十萬金。而日人之居東者皆祖之。別以諸國爲商埠。計其舊住。多皆所用之淵。來自日本。德川幕府亦輒以寬永補助餉。歲率數十萬員。此則鄭氏通商之策也。其所以裨益於通計民生者甚大。故漳泉人爭附之。是臺灣者農業之淵。而亦商務之淵也。清人得臺。靜靜海禁。是年省議以鄭氏之寺。販運白麝鹿皮。擬照例歲辦鹿皮九千張。白麝二萬擔。往販外洋。下詢其事。羅和縣李麒光復以興販一項。實屬計。唯所用之船。小漢爲難。前時鄭氏商船。現多停泊廈門。請請撥用。從之。四十二年。舉准洋商船。計用建梳。示商人貿易。東南洋者。逐年而多。而延緩以漳泉人民。希圖巨利。私販糧米。臺灣之人又時與呂宋之人。往。皆爲戰防。特召閩省總督入京會議。五十六年。遂往販南洋之禁。唯許外人互市。雍正五年。總督高。俾奏言。閩省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增。本地所產。不敷食用。惟開洋一途。藉貿易之贏餘。佐耕種之不足。貧富均有裨益。從前暫議停止。今外國之船許至中國。廣東之船亦許至外國。彼此來往。歷年守。應請開禁。從之。臺灣商船爲之一進。洎乾隆間。貿易益盛。出人之貨歲率數十萬。而三效爲之主。三效者南郊蘇萬利北郊李勝興郊金永順也。各擁巨資。以操所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且烟臺上海。船繼相望。絡繹於途。皆以安平爲注米。港。而南之旗後。北之北港。亦皆有出入。四十九年。計開鹿港。五十七年。又開八里坌港。以與泉州互市。而商務乃暫及於北。及蔡牽之亂。大劫掠。擄巨萬。一時遂爲停滯。嘉慶十四年。春正月。福州將軍賽冲阿入覲。奏言漳泉二郡向不產米。全仰臺灣。從前商販流通。食貨充足。皆緣商船高大。噸輒有萬至一萬數者。又准配帶砲位器械。間遇盜船。克資抵禦。近年洋匪不靖。恐其牽劫商船。砲頭不准過高。又恐砲機出洋。有接濟盜賊之事。不准攜帶。商船畏懼。無不裹足。聞有出洋之船。多被擄劫。米石既資盜糧。船隻復爲盜目。是以商販不通。奇果米貴。刻下蔡牽勢已窮蹙。可否仍准用高火砲。並配帶火藥器械。則遇盜足以抵禦矣。詔以監船接濟之說。最重兵米。其則既詳注臺灣所販之船。則商販往來。首加防範。朕思兵船往洋剿賊。東





乃以外之大概處爲商埠。瀕河而居。可通航運。遂說富戶林維源等生合建千秋苑島三街。爲市廛。內外茶商皆備。其後日盛。十三年。遂江浙商人集資五萬兩。設興市公司。創建城內之石坊西門新起諸街。以接商賈。治大路。行馬車。聘日本人鑿井。曰自來水。設義便之。其年。設電汽燈。燃煤爲之。凡巡撫布政各署機器局及大街均點之。而七裡埕鐵橋亦以是年成。費款七萬餘圓。上利行人。而下通船舶。設鐵爲紐。可以啓閉。當是時省會新建。冠蓋雲集。江浙閩粵之人。多來貿易。而糖蔗茶金出產日盛。牧豎愈多。其後遂改招商局爲通商口岸。以其其事。而臺灣商務乃日進矣。

各國通商口岸

- |     |                    |
|-----|--------------------|
| 奧吉利 | 咸豐八年五月十八日天津條約第十一款  |
| 法蘭西 | 咸豐八年五月十八日天津條約第六款   |
| 奧利堅 | 咸豐八年五月初八日天津條約第十四款  |
| 俄羅斯 | 咸豐八年五月初三日天津條約第三款   |
| 布魯士 |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條約第六款 |
| 丹墨  |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條約第十一款 |
| 荷蘭  |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條約第二款  |
| 西班牙 |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北京條約第五款   |
| 比利時 | 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條約第十一款  |
| 義大利 | 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北京條約第十一款  |
| 奧大利 |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條約第八款  |
| 日本  |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條約第一款  |

臺灣外國貿易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緒十十十

三三二元三二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二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三、〇八九、三〇九  
、七六六、五九五  
、四一〇、七七〇  
一、八四二、二二一  
一、六二六、九四九  
一、四四五、九一〇  
一、四九三、九四四  
一、二二九、八二〇  
九八五、七六六  
七五九、六五七  
八二二、八四六  
七八二、三三九  
八六二、二五四  
七一一、六二八  
六五九、八八一  
二四七、三六六

二、四九三、三八三  
、八三七、七一四  
、六九八、三二〇  
、二七九、四七〇  
二、三〇三、二二九  
一、八二九、八九八  
二、一五九、二八〇  
一、二七七、九六一  
一、一四四、八九九  
一、五三七、七九六  
一、二九六、六七九  
一、八三二、六四八  
一、八六二、三一三  
一、八九三、四五五  
九二七、四〇五  
三、四七、八六七

五、五八七、二八六  
、六〇四、〇三八  
、七二四、五六七  
、六一四、九八七  
二、一九九、五二五  
二、二九七、四五五  
三、一三〇、六五五  
三、五十七、七八二  
三、六五三、二四  
三、二七五、八〇八  
四、二六六、一〇一  
四、一二一、六九一  
五、一〇八、六九〇  
五、五八二、六九二  
五、五八一、六九二

上  
運凡及基諸  
安平及旗後  
合  
計  
(兩)

卷二十一 財政

四二九

臺灣糖業史

[illegible]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緒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五十四三二一八九七六五四三二元三二一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五八、三八五、四〇〇  
六二、八八二、三〇〇  
五〇、七四六、八〇〇  
六八、六二七、〇〇〇  
四八、八八九、六〇〇  
八八、〇五四、六〇〇  
六〇、八〇六、〇〇〇  
四一、三六八、四〇〇  
七六、五三五、九〇〇  
一〇六、四一四、六〇〇  
七五、四八九、二〇〇  
六一、三四五、四〇〇  
七七、五七三、一〇〇  
九六、七一六、八〇〇  
五五、八九八、〇〇〇  
三九、〇一五、五二一  
五五、四四八、八〇〇  
六五、五六七、八〇〇  
五七、〇一三、五〇〇

一七、五一五、六二〇  
一八、八六四、六九〇  
一五、二二四、〇四〇  
二〇、五八八、〇〇〇  
一四、六七五、二〇〇  
二六、四一六、三八〇  
一八、二四一、八〇〇  
一二、四一〇、五二〇  
一二、九六〇、七七〇  
三一、九二四、三八〇  
二二、六四六、七六〇  
一八、四〇三、六二〇  
二三、二六一、九三〇  
二九、一五〇、四〇〇  
一六、七六九、四〇〇  
一一、七〇四、六五六  
一六、六三四、六四〇  
一九、六七〇、三四〇  
一七、一〇四、〇五〇

七五、九〇一、〇〇〇  
八一、七四六、九九〇  
六五、九七〇、八四〇  
八九、二一五、〇〇〇  
六三、五六四、八〇〇  
一四、四七〇、九八〇  
七九、〇四七、八〇〇  
五三、七七八、九二〇  
九九、四九六、六七〇  
一三八、三三八、九八〇  
九八、一三五、九六〇  
七九、七四九、〇二〇  
一〇〇、八三五、〇三〇  
一二、八六七、二〇〇  
七七、六六七、四〇〇  
五〇、七二〇、一七七  
七二、〇八三、四四〇  
八五、四二八、一四〇  
七四、一一七、五五〇



同	同	同	同	同
六	七	八	九	十
年	年	年	年	年
一一、四一四、六〇〇	九〇、四八九、二〇〇	七六、三四五、四〇〇	九二、五七三、〇〇〇	一一、七一六、八〇〇
同	同	同	同	同
十	十	十	九	二
七	八	九	十	十
年	年	年	年	年
七一、九九九、〇〇〇	七五、一一〇、一〇〇	六六、〇六七、〇八八	八八、五五七、四〇〇	

[illegible]

同 國

九 十

年

七七五、七三一  
九六七、一六八

同

二

十

年

七三五、五七四



## 卷一 六 工藝志

生橫曰。吾讀考工記。而知古人制作之精也。輸人爲殺。與人爲珍。輸人爲強。一車之成。各致其藝。其用通矣。夫人能羣者也。事始於相生。相生故能相養。不主不養。事乃日廢。漢則離。則則爭奪。而羣始散矣。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設耒耜以耕之。紉紉器以漁之。建宮室以居之。畫衣冠以遊之。作弓矢以衛之。制錙鈞以和之。利刃厚生。使民不厭。道乃大備。後世不宗。以爲形而上者言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棄其藝而維禁進一。而所以害民者。乃從而弗講。其害殷矣。秦漢以來。史家相望。而不爲工藝作志。余甚憾之。夫鍾律拉衡之設。陶匠梓農之相繼。進仁之跡。可以頌推。秦西文明。後於中夏。東來舊注。致效愈宏。降及近代。漢宮併用。工藝之巧。乃可以俾神明而制六合。黃人不難。自亡其制。是故周公之始南車。公輸子之飛鳶。張衡之彈天機。許應龍之木牛流馬。藝術之士不能由而徵之。以發靈光大。而且賤之爲器。器亡而道何存。可不痛哉。臺灣當海上荒島。丁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也。工藝之微。固無足睹。然而臺郡之箱。大半之資。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買尚。則亦有足志焉。夫大器成於榘矱。容懷起於尺礎。後之視今。能不愈於今之視昔乎。故紀其梗概。以資參考。若夫開物成務。則有俟於後之君子。

### 紡織

臺灣天氣和燠。厥土黑壤。最宜蠶桑。而開闢以來。尙少興者。臺人習尚奢華。綢緞紗羅之屬。多來自江浙。棉布之類。消用尤廣。歲值百數十萬金。其布爲寧波福州泉州所出。商船貿易。此爲大宗。鄭氏之時。竹塹種植。以自紡績。而封禁初建。其織未行。雍正元年。漳浦鹿耳門上諭巡臺御史吳達禮。以圖治臺事宜。其一條云。臺地之種蠶桑。不植棉苧。故其民多近惰。婦女衣綺羅。紙紮。好遊戲俗。則桑麻之政不可緩也。制府滿公撫

閩時。資著蠶桑要法。繪十二圖。頒行郡縣。臺土寬曠。最宜樹桑。可傲而行之。漳泉多木棉。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內地收其核。赴臺種之。並令廣種麻苧。織紵爲冬夏布。婦女有蠶桑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然其後至道光之間。蠶桑之業尙未有行。蓋以臺地肥沃。播稻植蔗。獲利較宏。沿山之園始種麻苧。安嘉爲多。新竹水之。配運汕頭寧波。用以織布。乃再配入。而臺人不能自績也。鳳山縣諸素處鳳梨。刈葉繅絲。可織夏布。而臺人亦不能自績也。唯以鳳梨之絲配至汕頭。傳舊潮州。歲率十數萬圓。臺地以暑。夏布用空。而不能自給。天然之利。遺之於人。可謂味矣。咸豐初。江南大亂。有粵徒者爲南京織造局工。始來郡治之上橫街。織造綢緞紗羅。號曰雲錦。本質柔初。花樣翻新。這染之色。歷久不褪。銷路甚廣。馳名一省。凡入京者多以此爲土宜。然其絲仍取之江浙。尙未能自給也。煤炭改死。傳之其子。以爲世業。同治初。廣東人凌定國爲城守營參將。深以臺灣蠶桑有利。自廣東配入其種。租屋於做廣街。延工飼蠶。種桑東門之外。蓋以臺桑葉小。不宜養育。故移其佳種也。然初辦之時。頗少成效。或蠶多而桑少。或桑豐而蠶稀。經營數年。損失不貲。其事遂廢。光緒元年。開山二議既成。臺東亦設官分治。兵民漸至。巡道夏獻綸乃命戍兵種棉。以興地利。而臺東多雨。棉母腐敗。及劉銘傳任巡撫。日以興產爲務。十五年十月。委雲林知縣李聯奎等赴江浙安徽各省。搜集蠶桑之種。及其栽飼法。刊印成書。頒與人民。大爲獎勵。又購棉子。通飭廳縣曉諭農家播種。於是淡水富紳林維源樹桑於大稻埕。以籌養蠶之業。一時頗盛。迨銘傳去。而事亦止矣。初雲林織造綢緞。既聞京邑。光緒大略之時。內廷命署布政使採買。爲款數萬圓。報樟衣振之屬。皆能照圖織成。內庭大悅。以爲江浙官局所織猶有遜色。雲錦得此令譽。不能擴大其業。子孫游惰。日就式微。能不惜哉。當是時竹塹福林堂尼素蓮。亦設織機。以資衣食。素蓮如黃氏。少失偶。持齋守節。與其徒共事紡織。所出之布。人爭購之。臺灣之布能自織布。以學雜樹皮爲之。長不滿丈。臺人購以爲巾。舊收汗。而水沙連番婦以苧麻織犬毛之布。染以茜草。錯雜成文。謂之達戈紋。道光中。大甲番婦始採蘭草織席。質耐耐久。可以卷舒。漢人多從之。於是大甲席之名聞遠近。其上者一重價至二三十金。大甲人以此爲生。至今不替。

## 刺繡

臺灣婦女不事紡績。而善刺繡。刺繡之巧。幾遍蘇杭。名媛相見。競誇女紅。衣裳綴綴亦多自製。綠窗貧女以此爲生。故有寒無擔石。而纖纖十指。足供饕餮。近唯淡水少女爭學款曲。繡頭有錦。而女紅則矣。臺南婦女尤善造花。或以通草。或以雜綵。一花一葉。鮮豔如生。五都之布。則有簪者。

## 雕刻

雕刻之術。木工最精。臺南爲上。而葫蘆墩次之。皆以徑尺堅木。雕刻山水樓臺花卉人物。內外玲瓏。栩栩欲活。崇祠巨廟。以爲裝飾。故如屏風床榻几案之屬。每有一事。價值百數十金。舊選材既佳。而輪奐亦巧。唯雕玉刻石。尙不及閩粵兩。

## 繪畫

繪畫爲文藝之一。開闢以來。善畫者頗不乏人。而臺南郡治之火畫。其技尤精。兩郡附近多檳榔。每取其櫚爲扇。畫者又選其經白者。以線香燃火炷之。四體之畫。六法之畫。靡不畢備。又讓以錦線。飾以牙柄。每把可售數金。或數百錢。視其精粗爲差。西洋人士購之餽贈。以爲臺灣特有之技。然臺灣之中。唯臺南有售。餘則罕見也。

## 鑄造

臺灣鑄造鐵器。前由地方官舉充。藩司給照。通臺凡二十月七家。謂之鑄戶。所鑄之器。多鑿錫鼎和湯。禁造兵。慮構寇也。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解禁。然鑄造小刀者。各地俱有。唯淡水之士林最佳。又臺

灣產金。故婦女首飾多用金。一簪一珥。極其精巧。而臺南所製銀花。綢輕而白。若牡丹。若薔薇。若荷。若菊。莫不美麗。故西洋士女購之。以爲玩好。或以餽贈也。

### 陶製

鄭氏之時。諸侯參軍陳永寧始教民燒瓦。瓦色皆赤。故范威有赤瓦之歌。然臺灣陶製之工。尚未大興。盤盂杯碗之屬。多來自漳泉。其佳者則由泉德鎮。唯兩雙乃自給爾。鄉村建廬。磚土其方。厚約二寸。曬日極乾。雖以爲壁。吸暑磚。關之士鑒。費省數倍。光緒十五年。有興化人來南。居於米市街。範土作器。以售市上。而規模甚少。未久而止。唯彰化有王陵者。善製燭斗。繪花鳥。綢彩極工。一校皆金銀圈。次爲臺南鄭治之三玉。其法傳自江西。而上陵且能製撫鑄之器。亦極巧。惜乎僅爲玩好之物。不能與昇恒妙矣。

### 煨灰

灰有兩種。曰煨灰。曰石灰。沿海之地多畜牡蠣。今人謂之蠔。取其房燒之。色白。用以疊牆造屋。而近山一帶。則掘石煨之。價較廉。

### 燒炭

山居之民。伐薪木。積火燒之。而取其灰。其灰有二種。國者曰燒碗。用以食染。流者曰燒油。可飼食。色黃有毒。助消化。燒炭之木。以山藤實果爲佳。亦有配出。

### 竹工

嘉慶年間。以製造紙。其中竹器。亦用宏。而水沙連之竹。徑大至尺餘。得以爲筏。可渡大洋。



## 卷二十七 農業志

淳樸曰。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是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則農業重矣。臺灣爲海上荒島。古者謂之噶舍耶。噶也。噍也。稻土也。舍耶莊後之義。故又謂之望望世界。是臺灣者爲農業之樂國。而有天惠之利也。然土番狃樸。未知耕稼。射獵逐走。以養以生。猶以國鷹之人爾。及宋之時。始通貿易。元明以來。移民漸至。崇禎間。陳文燦撫閩。值大旱。謀於鄭芝龍。乃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與一牛。設至臺灣。令其墾田築屋。秋成所穫。倍於中土。以是來者益多。荷人既至。割土田。募民耕之。所產之物。米糖爲巨。以其自贏。販運中國。遠達日本南洋。南值數十萬金。鄭氏因之。改爲官田。又布屯田之制。漳泉惠潮之民。隨風而至。拓地遠及兩鄰。所產愈豐。土地初闢。所用上土。播種之後。聽其自然。不事耕耘。而收穫倍捷。餘糧接畝。庶物蕃盈。民殷國富。故能以彈丸之島。拮据中原也。歸清以後。農愈興。舊額正供徵穀九萬二千一百二十七石。至雍正十三年。新墾田園。增徵八萬零七十五石。而糖亦漸盛。三縣每歲輸出之糖。約六十餘萬。每簍一百七八十斤。青糖百斤值銀八九錢。白糖百斤一兩三四錢。全臺仰資資生。四方奔走。閭閻莫此爲基。故爲貿易之大宗。然自朱一貴中後。定墾之禁。非經數旬不能齊一。及至廈門。歸關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護送。八次掛驗。俱須糜費。是以船難即行。其費貴而糖價賤矣。當是時彰化初建。淡水亦開。移住之民。盡力畝餘。而旗冊榜楊志申之流。且投巨資。營墾墾。以大興地利。臺灣之溪。自山徂海。源遠流多。引水入渠。闢圳者之。蜿蜒數十里。以助膏腴。故無旱澇之患。而成可雨熟。或於山麓開畦。築陂於窪。積蓄雨水。以資灌溉。大水動千畝。而旱田自秋。其耕者則藉番番播山菁。歲無凶年之患。臺灣之地。以田育稻。以園植蔗。柚蔗之後。可收兩年。改和年穀。以休地力。而稻田則以水一富。瘠肥之厚。可歲歲耕也。上田一甲收穀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唯觀其力之勤惰爾。雍正九年。臺灣收正供之穀十六萬九千

自二十七年。支給成軍兵米。爲數八萬九千七百一十石。例運督糧兵米。爲數一萬五千一百七十石。雍正九年。又運福興漳泉四屬平糶米十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石。通計徵穀不敷起運。乃以四庫穀資發臺。分給口糧。糧餉足額。語在增運志。先是雍正元年。巡臺御史黃叔瓚以臺灣之米出口日多。恐其接濟匪黨。或以市價騰貴。慮生事端。奏請禁止。從之。於是漳泉之民仰食臺米者。大形困苦。四年。閩浙總督高世倬奏言。臺灣地資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爲自身食用。亦圖賣米納錢。一行禁止。則國積廢爲無用。既不供於臺灣。又不便於漳泉。究查漳泉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民亦勢不能不賣。查歷雖嚴。不過徒生官役索賄私放之弊。臣查開通臺米。其益有四。一漳泉二府之民。有可資藉。不苦乏食。二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之資。則墾田愈多。三可免漳泉臺灣之民。因米糧出入之故。受胥吏需索之累。四漳泉之民。既有食米。自不豫買他處之米。福民亦消免乏少之虞。至開通米禁。有須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慎。其一於冬收之時。詳加稽查。若臺灣豐熟。即開米禁。倘年成歉薄。即禁止販賣。雖年以稍復。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亦即隨時查禁。其一漳泉之民。過臺買米者。俱令於本地力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截住某處販賣。取具聯保。詳報臣等衙門。即飛行臺灣及所賣之府縣。四處稽查。如有不到。即係偷賣。必嚴懲辦。究出本船之人。盡法重處。如此查防。自不至接濟洋盜矣。疏入。從之。漳泉之人深以爲善。然出口既多。市價自賤。已而領守商船渡廈者。每船限載食米六十石。以防偷漏。漳泉米少人衆。特臺供給。一日不足。粒食維艱。於是多至臺灣。臺率數萬人。半爲流民。坐而待食。米價遽起。乾隆七年。巡臺御史齊山張淵奏言。臺灣產糧產米之區。而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竟之比歲。雨暘不時。收成歉薄。蓋藏空虛。屢奉諭旨。臺民無不感激。唯臺內地臣工未履其地。徒執傳聞。如御史陳大珪生長泉州。向疑臺郡有歧視漳泉之見。不知臺灣固爲東南之藩籬。八閩之門戶。而與漳泉所係尤非淺鮮。臺灣四面俱海。舟楫相通。唯宗風仰。而泉廈又山多地少。仰藉臺穀。是臺灣之米有出無入。猝有水患。非如他郡。可有鄰省通融。商賈接濟也。臣等臺上下界以巡視重任。豈不知春秋嚴邊疆之戒。況全隸閩省版圖。豈無彼疆此

界。而於海口之米。不時不實成官吏。聽其出入。實用事勢使然也。若任其運載遠越。則臺穀日可竭。而地方不能安謐。日後之漳泉亦無從而仰藉矣。此臣工之籍隸漳泉者。亦宜爲久遠計。而毋徒務爭目前之利也。夫臺地之所出。每歲止有此數。而流民漸多。已耗其半。復有兵米客米及攬運與漳泉平糶之穀。以及商船定例所遺之米。則通計不下八九十萬石。此則歲歲豐收。亦斷難盡其如從前之價值平減也。是以臣溯同前任滿御史臣舒略等。連時會以落民食之請。工部給事中楊二酉有先實臺倉之奏。臣等於上年十月。亦有請禁遠越私渡之摺。即令閩省督撫二臣議復。且道楊二酉等奏。亦以臺倉之積貯不充。則內地之轉輸易竭。海外設有緩急。他處難以接濟爲慮。俱督撫所議。今臺灣縣貯粟四十萬石。恐一守買足。爲數太多。爲期太迫。應至三年之限。照數贖買。而部臣議復。以採買倉穀。定例年歲豐歉。全數採買。並無遠限三年之期。臣等伏思臺灣上平收成實止七分。既非豐稔。似不得全數採買。且楊二酉原奏。請先實臺倉。然後買運。該督撫等以內地兵精民實。無從措辦。保非小。仍請照舊撥運。部議既准其奏。而本處貯穀。又不寬其期限。未免米價更昂。轉於民更有礙。是不若將臺灣所貯三年之穀。得也。再楊二酉所原內地貯穀數。僅三錢六分。或三錢不淨。矣運脚費俱從此出。從前穀賤之年。原不敷用。今則不免賠累。嗣後必依時價運費發賣。該督撫亦請以後按歲豐歉。計上增減。所見相同。而部臣拘於成例。謂從前並無以旗之不善。稍議加減。恐啓浮冒塗飾之端。是猶以從前之穀。視今日也。查上平臺灣於收成之數。米價逐石尚至一兩一錢。則穀價亦在七錢上下。與從前六相懸殊。可知原奏穀價。即不論運費。已不抵時價之半。倘仍不議增。必致因循歲月。互相觀望。若動以艱限。迫之使竭。非兼令受賠償之累。即開闢價值短之苦。小民終歲勤勞。豐歉成而購買之。既失泉上愛民重農之意。若更有同培壘。勢必形影虧空。亦非皇上體恤臣下之心。伏乞准照督撫所議。按年豐歉。酌量價值。及時採買。庶於海外地方。實有神益。於是被運四府平糶之穀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七石。以實臺倉。而內地窮民無所糧食。米價亦多。二十年。始悉停運。來省益衆。遠便歸外石。伊等番地矣。臺灣熟稻之厥。謂之磨。一曰公司磨。合穀而磨者也。二曰土磨。土主折脫也。三曰牛磨。應運下設者也。每歲計牛三。爲國九



甲。一處凡九處。以六處運漚。三處儲漚。無圖輪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鄉莫不效之。製糖之類。起於多運之前。清明而止。每甲竹蔗可得青糖六七十担。製糖之時。須用糖師。以熟炭入鑪煮之。候其火色。入以石灰。俟糖將成。又投熟麻油。恰中其節。乃移於桶。以棍攪之。漸冷漸盛。是爲青糖。最佳者曰出類。次曰上斗。又次曰中斗。又有白糖。其法以成糖時。入於礪內。下承以鍋。而受其汁。謂之糖水。上蓋以泥。約十四日。其色漸白。易泥蓋之。凡三次。悉白。唯下稍赤爾。白糖之作。曰頭糖。色味清香。從前盛銷蘇州。次曰二糖。又次曰三糖。色稍遜而味甘。粵南郡治所製白糖。謂之府玉。馳名各埠。糖水再熬之糖曰赤沙。性涼可解毒。又以礪漚。白糖再熬成塊。剖面爲片。其堅若冰。謂之冰糖。亦曰糖霜。價較貴。諸清之後。部議裁採臺灣。薩羅知縣李頌光慮其官損民。上督督撫。略曰。白糖與販。關係軍需。在國賦爲最重。在民力爲最難。二十四年。臺灣辦糖一萬一千石之額。派於臺灣縣者六千石。派於鳳山縣者一千五百石。派於諸羅縣者三千五百石。鳳山縣以車少糖虧。與販糖時。青糖修正項。重價購買。自知有累考成。不敢計及利害。但明年糖款又復倍增。六千石者將一萬二千石矣。一千五百石者將三千石矣。三千五百石者將七千石矣。查民間蔗車並未添設。若取足於民。斷不能使窮山荒海之殘黎。堪此重困。若取足於官。更不能使蹈險履危之貧吏。勝此累賠。卽立加倉處。而終無所濟。卑縣幸悉心籌畫。不得已欲照內地按田辦課。攬今年津泉之例。計三縣田園之數。照甲勻辦。庶幾衆繁易舉。計按田辦糖。其便有三。而導議者。亦有三。每田園一甲。出糖數十斤。給以部價。不致賠累。一便也。蘆蔗之園。百糖可完。不煩別買。未植蔗之田。零星買納。不煩彙辦。糖價不至停滯。二便也。佃工知今年之糖出之於田。明年不煩督辦。皆急公輸蔗。糖額自敷。三便也。其所謂議者。一水田與旱田之分也。官佃田園多係水田。不宜插蔗。其收倍厚。文武官田皆屬旱地。雖可種蔗。其收甚薄。故導民之精。皆辦於水田之佃丁。今總計三縣水田幾何。應辦糖幾何。旱田幾何。應辦糖幾何。斯則難易均矣。一官田與民田之分也。民田者令佃耕主之地。按甲而納糖。衆所願從。自將軍以下各自督辦督率。卽爲官田。其數已去臺灣田園之半。今使之急公辦課。不特事難勢格。仰知忌諱。卽佃丁督率亦非縣令所能調。矚目前自認均辦。

在民田竭蹶而供之。而官田之糖。臨時遽誤。咨將誰任。一官車與民車之分也。種蔗之人既羣車熬糖矣。若使之無俱辦。反可昂價轉售。是利歸車戶。而累及百姓也。查三縣民車額計五十張。而各衙門新立之車亦不下五十張。按車而貢以一百石。在民車較今年之徵。已省三分之一。卽官車之糖。現有部價支領。難收阻撓。而佃丁亦不必拘每甲一石之議。可以少紓民衣囊之資矣。卑縣遽見。以官車與民車均派。官田與民田均辦。再爲分別水田旱田之輕重。約計官民之車百張爲率。可得糖一萬石。官佃田園八千三百九十一甲。文武官田一萬六十二甲九分。就田均派。以審乎輕重之宜。毋誤賦。毋厲民。立一時之計。垂萬世之規。則小民頌德。下吏沾仁。其爲不朽矣。夫臺灣產糖。三縣爲多。彰化尙少。及至乾嘉之際。貿易絕盛。北至京津。東販日本。西爲獨擅。郡中商戶至設糖郊。以與南北兩郊相鼎立。謂之三郊。挹注之利。沾及農家。年豐物阜。生聚日衆。一時稱盛。泊蔡牽之亂。倣漫海上。十數年。帆船斷絕。貨積不行。價乃愈落。而農家損矣。當是時噶瑪蘭初啓。產米多。糖價亦涉復。賴以華人之役。海上又警。自是以來。開口互市。暹羅安南之米。爪哇呂宋之糖。配入中國。以興臺灣爭利。然臺灣之地。漸拓漸廣。每年產米猶七八百萬石。糖亦七八十萬担。運販各埠。尙得與之抗衡也。自開口以後。外商貿易。臺北之茶因之而盛。臺灣產茶其來已久。鄭志稱水沙連之茶。色如松蘿。能辟瘴却暑。至今王城之茶。尙售市上。而以贛頂爲佳。唯所出未多。臺北產茶近約百年。嘉慶時。有何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於鑾魚坑。發育甚佳。既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亦豐。遂互相傳植。蓋以臺北之地多雨。一年可收四季。在夏爲命。茶之佳者。爲淡水之石碇文山二堡。次爲八里坌堡。而至新竹者曰埔茶。色味較遜。噴亦下。其始傳自本地。道光間。遷往福州。每擔須納人口稅銀二圓。方可投行發賣。迨同治元年。還尾開口。外商漸至。時英人德克來設德記洋行。販運阿片樟腦。深知茶業有利。四年。乃自安溪配至茶種。勸農分植。而貸其費。收成之時。悉爲採買。運售海外。南洋各埠前謂福州之茶。而臺北之包種茶足與匹敵。然其薰以花。其味不濃。於是又勸農人種花。花之芬香爲茉莉茶。梔子。每甲收成多至千担。較之種茶尤有利。故艋舺八甲大隆同一帶。多以種花爲業。夫烏龍茶爲臺北獨得風味。舊之美圖。消渌日

廣。自是以來。茶業大興。歲可值銀二百數十萬圓。廈汕商人之來者。設茶行二三十處。茶丁亦多安溪人。存至冬返。貧家婦女採茶爲生。日得二三百錢。臺北市況爲之一振。及劉銘傳任巡撫。復力爲獎勵。種者愈多。時臺北林明棟方經營墾務。開田樹木。爲永久計。亦一茶於萬安溪萬斗六之山。未及十年。而朝棟解兵去。戎馬倥傯。剪伐殆盡。惜哉。銘傳籌餉物產。尤欲大啓水利。以資灌溉。當是時大巔嶽新設撫墾。以其土沃。欲開水田。光緒十三年。命德國工師墨爾溪往查水源。議鑿巨圳。以潤海山桃園等墾。未行而去。又以臺灣紡績。皆仰外省。歲需巨萬。亦勸農家種植桑棉。藉任工藝志。故事直省有司。歲以仲春之日。行藉田禮。銘傳自蒞任後。卽率僚屬。至老農。詢農政。使課其子弟。盡力農功。勿荒勿墮。勿爲浮辟。其勤勞者。則獎賞之。寄爲例。夫妻男產。米爲首。精次之。茶又次之。其所以裨益國計民生者至深至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康恥。夫歲之所恃者民爾。民之所恃者農爾。故正其經界。薄其賦歛。平其輕重。勉其勤勞。使民得盡力於田疇。而有所養。此其所以強也。

#### 稻之屬

梗稻 卽今米有早晚其種甚多

白殼 粒長而大熟飯最香十月收之

烏殼 同白殼唯皮略黑

早占 種出占城有烏占白占兩種粒小而尖熟飯最佳清明種之大暑可收

埔占 米色略赤種於閩八九月收

三杯 皮薄粒大形如早占可以久藏早季以六月收晚季以九月收

花螺 有白脚底二種沒收以

洋油 有大粒小粒二種六分白脚紅脚兩種早晚俱種

銀魚草 早種稻之七十日可收故又名七十日早

圓粒 粒短而肥神如增占

光條 粒長有斜白二種

甯山 種出福建粒長皮薄色白味香有兩種曰舍種曰厚種大類也

潤種 種出潤州有三種一曰高脚潤種一曰低脚潤種一曰掌枝潤種種於水田霜降後收粒長皮薄色白味香

格仔 有兩腳底脚紅脚 兩路同種均米之佳者

綿仔 粵尼一紅一長五六寸不長鹽水可種海濱

齊仔 粵上齊仔可以收或乾隆間始自中國傳入

烏踏赤 米似赤略長齊仔可種瘠土

鐵破紅 外紅、白種及七十餘日可收

圓早 即陸稻種後百餘日可收

白肚早 米肚甚白故名

一枝早

安南早 種出安南

呂宋早 種出呂宋有赤白二種粒小而尖擠種同增占但不增久盛

萬斤獻

大伯媽 米白而大種於窪田水不能浸

天來

大頭婆 粒圓味香

香明 名過山香晚大滑食諸米色雪白以少許雜他米蒸飯香明之最盛者

舖稻 卽龍川以釀酒其製糕餌其種亦七

鵝卵 形如鵝卵粒短皮薄色白性軟處一或佳者

鴨母潮 性黏龍 種名

紅殼 有高脚低脚兩種一名金包銀又一名仔龍皮稍厚米微赤田園伊種

虎皮 皮赤有紋粒白而大

芒花 皮微黑大暑後穗霜降後收尤之下者

火燒 粒長皮厚色微褐

豬油 有高脚低脚二種粒長皮薄色白

葉下飯 粒長皮稍厚味香色白

烏占 粒長皮薄味香色白大暑後穗霜降收尤之佳者

烏踏 略如烏占尤之佳者

竹絲狀 米微綠故名

圓粒 有黑日二種田園皆同種粒肥皮薄味香色白蒸糕最善

番龍 粒大上番種以釀酒

紅米 色紅味香性淡小有種之者

烏米 色黑味香鳳山縣下有種之者炒之甚無用以代茶

### 穀之五

上豆 卽菽若土有數種曰大花曰二花曰三花曰鈕付是生花黃結實土中故名種於沙園澎湖最多嘉彭近海次之用以榨油消用甚廣或佐食或以子煮粥充茶品客入莫不嗜之

白豆 粒圓又名珠豆

綠豆 粒圓以製豆豉

黑豆 四五月種八九月收以造醬油甚甘並爲釀酒

青仁豆 爲黑豆之類皮黑肉青性溫以火炒之煎湯爲茶

綠豆 正二月種四五月收性涼解毒夏時多以充食並爲餅餌

米豆 皮白粒微彎和米煮食故名八九月收

菜豆 白紫兩種莢長尺餘蔓生下垂秋時盛出合美炒之佐食味美紫者又名裙帶豆

肉豆 卽扁豆亦名蠟眉豆有青白兩種一種十數莢多時盛出煮以佐食

黃葵豆 亦名皇帝豆冬時盛出一莢二三子煮食甚美臺南產之

豇豆 形如帶爪故名或稱豇仔豆煮食亦美

肥猪豆 莢長而碩人無食者同豚易肥

荷蘭豆 種出荷蘭花有紅白二種冬時盛出其色新綠其味香嫩

### 麥之屬

大麥 臺灣地熱種麥較少唯嘉彰近海有種用以充糧

小麥 有兩種一九月種正月收一十二月種二月收用以碾粉製麵

蕎麥 出產亦多

### 黍之屬

黍 穗垂粒細香也多種又冬種熟不速如鴨蹄故名釀酒甚美

蘆黍 高六七尺葉如蘆故名北方名爲高粱釀酒其熟澎湖種以爲糧

黃蜀黍 一名番粟高七八尺葉大如蘆實若黃豆各地俱種以充食

芝麻 卽胡麻出產甚多炒以榨油性熱或用以製餅餌消用甚廣

稷之屬 稷有細米黃粟二種番地及澎湖多種之用以充食或釀酒

#### 粟之屬

苧 卽紵山坵種之一年四收剝皮取絲以績夏布出口頗大  
蔴 山地多生取絲績布幹可蒸火

#### 藎之屬

山藎 亦名大薯山地多產墾田甚肥子傳泉州幹以蒸火  
木藎 亦名小薯種出印度荷人移植宜於高燥之地一年可收三次以製藎泥每四百斤可得藎三十斤

#### 薯之屬

番薯 一名地瓜種出呂宋明萬曆中國人得之始入漳泉漳土沙地皆可以種取薯種之數月卽生實在土中大小參差巨者重可斤餘生熟可食臺人藉以爲糧可以淘粉可釀酒其蔓可以編豚長年不絕夏秋最盛大出之時掘爲細段曬日極乾以供口食澎湖之糧依此爲生多自安風二邑配往諸有數種曰桐栝皮赤肉實爲第一曰烏薯皮肉俱白曰青藤尾曰雞骨最劣又有煮糖以作茶點風味尤佳

豆藎 蔓生實如番薯度肉均白切片炒肉味如芋齊

馬鈴薯 種出西洋近始傳入蔬食甚佳

蔗之屬

竹蔗 皮白而厚肉硬汁甘用以熬糖

紅蔗 皮紅而薄肉脆汁甘且食較多證以熬糖

蠟蔗 皮微黃較薄皮餘莖較竹蔗大二三倍肉脆汁甘僅供生食

茶之屬

包種茶 葉細味清出口甚多

烏龍茶 葉大味濃出口甚多

蔬之屬

西瓜 種自西域沙地爲宜已綠其瓤有白有紅味甘性冷臺南地熱十月則熟盛時入買園在小北門外

王瓜 一名刺瓜以皮有微刺臺地早熟

苦瓜 味微苦後汁以爲藥瓜莖其性苦時時出

菜瓜 一名絲瓜其性苦入藥出又一種曰七條瓜蔓生七葉則生人家多樹架種之

冬瓜 夏時最盛者二三寸生而大者一二尺許其性以作茶點消用甚多

金瓜 一名南瓜入如牛皮黃有瓣也 多與羊肉合食又有種大如碗色紅可愛似世玩好

南瓜 有前日兩種夏時產而清時佐食又有纖小如指者漬以豆醬謂之醬瓜亦南品佳

匏 有前日兩種夏時產而清時佐食又有纖小如指者漬以豆醬謂之醬匏亦南品佳



葫蘆 野爲一種較小嫩爲玩具或爲藥

### 蔬之屬

蘇 蘇種更熟山地極多

芥 秋種冬熟子製芥子有油芥子可榨油

葱 有風極香熟製成一種風葱藥可治風濕

蓮 四時俱有秋初開花

蒜 有軟莖蒜二種味辛

蒜 即白蒜有兩種一曰土白蒜一曰山東白菜種出山東味甚肥饗冬時發出

芹 有水芹兩種

茄 有紫白兩種又有野生者黃如茄而味之黃水茄不可食

茄 俗稱隔盤菜又有番茄種甚多不可食

菠薐 種出西域以饗國饗爲菠薐或稱赤根菜東南謂之長年菜以度歲供食之也

苣荬 俗稱厚木菜

冬 爲菊之類可食

苣 有紅白二種熟與蔬同食

蘿蔔 種出西域漢時傳入中土俗稱地菰小氣柔細根多酸味辛而香

蘿蔔 即小苗葉如蘿蔔葉幹高數尺

蘿蔔 俗稱菜頭

高麗菜 種出高麗傳人未久其形如松

芋 有紅心白心二種又有紫紋者曰檳榔芋尤佳

蕓荳苗 種於塘沼九月盛出

苣荳 俗稱鍋仔菜

辣椒 俗稱番薯種出南洋有兩種曰雞心粒小曰羊角粒長均以形名時稱辣又有甘椒粒大有酸妙食甚饒

香蕉 產於內山

木耳 產於內山集爲多

紫菜 產於海濱石上澎湖爲多

苔苔 產於海濱石上

果之屬

棧 卽棧果種出南洋荷人移植至今尚有存者舊志以爲傳自日本非也樹大合抱花小散白夏時盛出有肉殼紫殼各樣

三種肉殼先出味稍惡紫殼最多青者切片和醬代蔬或漬鹽藏之以時食魚味尤饒美可釀酒黃者生食內山則晒乾用

糖拌蒸配博覽香肉脆味香最後出又有牛心棧大如牛心產機之地臺南爲多彰化以北則少見

梅 嘉義盛出以製蜜饯

桃 有甜桃苦桃二種又有水蜜桃種自上海

李 有紅李黃李而李尤多而紅李爲多嘉義以製蜜饯

柑 有仙柑紅柑廣柑頭柑四種以柑佳者以西螺爲第一虎頭柑實大皮粗酸不可食

橘 有金橘月橘四時橘以製蜜饯爲橘一年種廣名公孫橘

柚 有紅柚斗桶皮山柚文日柚一種而文日柚紅於麻葛莊皮薄肉白汁多而甘如蜜馳名內外志不載種之他處則味



南縣 或稱軟露譯音也種出南洋傳入臺灣未及百年故舊志不載樹高至三四丈樹長而大春初開白花多靛結實纍纍

大如茶杯有大紅粉紅大白小青四種味甘如蜜夏時盛出臺南最多彰化以北則少見實曬乾煎茶可治痢疾

梓樹 種出印度荷人移入以子種之二三年則可結實樹高大如柿狀若佛頭故名皮瑯肉白味甘而膩夏秋盛出

菩提 一名香果種出印度無如南無而薄花白多蕊黃如蠟丸中空有子味極香夏時盛出

波羅蜜 一名優鉢曇種出印度荷人移入如安邑縣仁里都社所種者至今尚存樹高數丈實生於幹纍纍若實枕大如斗

量重至七八斤剖開其皮肉實有麝氣甚芳郁每房有核大如棗仁可食乾苞者液不瀝瀝者則否瀝可生食以子燂肉風

味殊伴金臺唯安嘉二邑有此他邑不見

佛手柑 狀如香櫞唯樹長如人指五六月初熟截赴江浙發售

香 樹如佛手柑實熟之時切片漬鹽以佐食或曬乾煎茶味甘而香可消積解滯臺北出產較多

寶婆 種出西域漢代傳入中土樹巨葉大春初開花成穗結實有房外青內紅熟時自剖有子二三個皮見肉如卵黃故亦

名鳳凰卵黃湯和糖時勝藥子

香蕉 臺產其佳味極香要又有紅蕉實小可治喉疾

鳳梨 一名黃葉菜又價廉有如鳳尾可劈絲以臘夏布實生番心皮有麟甲藥皮食味甘微酸夏時盛出擇後以足踏碎

心至秋再生實較小味甘勝於之室中清芬襲人臺人以鳳梨炒肉亦珍饈也鳳山彰化出產最多

荔枝 臺產較遜閩粵

龍眼 有大中小三種嘉南兩邑所產特多曬乾者酢之或圓剝肉焙乾者曰之福肉每年出售上海天津為出口大宗

木瓜 種出爪哇樹高及丈事事實上開花其小實於幹或醃醬或煮糖味尤美臺人以木瓜煮肉鹿婦食之通乳

石榴 種出西域漢時傳入臺俗納采之時女家須酬以蓮蕉石榴二樣乃始成禮以其多子也

桑菱 或稱番石榴有紅心白心兩種自生郊野幹堅花白結實如榴熟時色黃味甘切片藥心煮以豬油和糖計佐食尤

羊桃 有甘酸兩種又有廣東種者實大多汁樹大藤細而密春時着花於幹朶小色紅實有稜五六棱者以製蜜餞或漬

水炮湯食之可治肺熱止嗽

檳榔 高一二丈直幹無枝葉大上豎四圍展布苞可爲扇花小淡黃味香實如大棗色綠一莖數十粒自秋徂冬發生不絕

制實爲二和以製藤石灰嘉人多嗜食之謂可辟瘴

蕉藤 即扶留藤採葉與檳榔和食長年不絕

愛玉子 產於嘉義山中舊志未載其名道光初有同友人某居於郡治之場廬樓街每往來嘉義採辦土宜一日過後大埔

天熱渴甚赴溪飲見水面似凍掬而飲之涼沁心脾自念此間暑何待有冰糴視水上樹子垂蔭搖之有聲以爲此物化之

也拾而歸家以水洗之頃刻成凍和以糖風味殊佳或合以兒茶少許則色如瑪瑙某有女曰愛玉年十五楚楚可人長日

無事出溪以實飲者甘之遙呼爲愛玉復自是仿滬市上採者日多配糖閩粵抵愛玉子即勝於性清涼可解暑

### 臺灣各屬陳述

#### 安平縣

參差陂 任文賢里荷蘭時鄉人王參差所鑿

公館陂 任新豐里鄭氏某公爵所築

甘棠潭 在保大車里鄭氏時鄉民合鑿以潭邊多甘棠樹故名

王有潭 在仁和里鄭氏時鄉人王有所築

驚鷺潭 在文賢里兩潭相通

鯽魚潭 在永康里延隔三十餘里多生鯽魚以灌永康廣備長興三里一壩如湖故縣志有鯽潭每月之景早已微小

蓮花潭 在文賢里以灌田

塔下陂 在永康里



二溪埔陂 在新新里

林內陂 在興隆里

石壁陂 在興隆里

石湖陂 在觀音山下

黃舍陂 在鳳山莊今廢

硫磺陂 在硫磺港康熙四十五年知縣宋永清募民修

菱角潭 東港嘉祥里西港長治橋新二里之田

曹公塹 道光十八年知縣曹謹募民鑿以灌小竹觀音鳳山等里之田越年復築一圳曰新圳事載循吏列傳

### 嘉義縣

番子陂 在縣治之北康熙三十四年番民合鑿引北香湖之水以溉

台斗坑陂 在縣治之北康熙四十五年築以灌負郭之田

諸羅山大陂 卽柴頭港陂源出八掌溪長二十餘里大旱不涸

柳子林陂 源出八掌溪分流長十餘里

埔姜林陂 源出八掌溪分流長十餘里

馬稠陂 源自內山由上地公崎流出

楓子林陂 在下茄苳莊東引白水溪之水以溉

佳佐沐陂 源出草潭

安溪陂 源出白水溪長十餘里以灌安溪等莊

王公廟陂 在下茄苳莊東南引白水溪之水以溉

源由白水溪長三十餘里以灌稻等莊

鳴咽大陂 源出九重溪長二十餘里以灌多鳴咽等莊

大脚隱陂 在大脚隱莊源出十八重溪長十餘里

新陂 在北新莊源出番子坑長十餘里

大陂層陂 在大陂層莊源出番子坑長十餘里

朱陂 在外九莊引荷句嶼之水以溉

樹林頭陂 在外九莊引八掌溪之水以溉

牛挑灣陂 在外九莊引龜仔港之水以溉

上獅子陂 源出牛稠溪南港六加甸北溪土獅子

狗咬竹陂 源出牛稠山長二十餘里以灌狗咬竹莊

打猪大潭 莊民合築以灌打猪青埔二莊

打猪大陂 源出三疊溪長十餘里以灌打猪南路厝火燒莊等

虎尾陂 住打猪莊北源出三疊溪

雙溪口大陂 在番仔莊源出三疊溪

面勢潭陂 源出三疊溪分疏以灌西勢潭柴林脚二莊

洋子莊陂 在茅港尾莊東

番子溝陂 莊民合築以灌俸里與茅港尾二莊

福船窩陂 莊民合築以灌福船窩島山頭三嶺等莊

北社尾陂 莊民合築以灌北社尾水牛厝二莊

大目根陂 源出牛稠溪以灌大目根堡之用





馬河引 在食訓之下引烏溪支流以灌上下兩營之田五百餘甲  
阿儀治引 在馬河引之下源同烏溪以灌石頭埔莊等之田五百餘甲  
聚興引 在東東保光緒十六年業戶林朝棟等引葫蘆潭引以灌聚興莊之田  
內國姓引 光緒十七年業戶林朝棟等引北港溪之水以灌內國姓莊之田

彰化縣

打馬辰引 在而螺莊車引虎尾溪支流以灌西螺之田二千餘甲  
引引莊引 在而螺莊康熙五十三年諸羅知縣周鍾瑄募築  
打廣莊引 在而螺莊西北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瑄募築  
燕窩莊引 在半線莊南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瑄募築  
施厝引 名八保引在東螺莊康熙五十八年業戶施世榜等灌田共廣平載世榜傳中  
埔頭引 業戶施氏等引施厝引以灌好牧莊等田數百甲  
十五莊引 在大武郡堡康熙六十年業戶黃什卿築  
二八水引 在東螺堡黃氏施厝引十五莊引之間  
王田引 在大肚堡業戶張顯黃築引十莊溪之水以灌山流七莊之田  
中渡頭引 在大肚堡業戶王綿遠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龜山等莊之田  
福陽引 業戶施世榜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李厝莊等之田千數百甲  
大肚引 雍正十三年業戶林成有等氏合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百順莊之田六百餘甲  
福口厝引 在馬芝堡業戶陳士陶等引快官施厝引以灌上下兩營之田

雲林縣

斗六圳 在縣治近附

大竹園圳 在大竹園莊

鹿場圳 雍正間築引虎尾溪分流至溪州過吳厝莊外八圳復分為二灌田四千餘甲

他里霧圳 在他里霧社附近合築

埔姜崙圳 在他里霧社之西

猴閣圳 在他里霧社之北

柴裡圳 在柴裡社源出鹿古坑

尖山圳 在尖山社

走豬圳 源出石龜溪以舊走豬排仔路二莊

荷包連圳 源出石龜溪灌田約三百甲

加多脚圳 在他里霧社之南源出石龜溪

石龜溪圳 源出石龜溪

水碓圳 在斗六堡分為上下二圳

六十甲陂 在新廓仔莊源出鹿古坑

龜管陂 源出小坑仔溪

社口陂 源出溪邊厝溪

林內圳 源出濁水溪以灌林內白樹坑等莊

頂下橫溝圳



南勢陂

十三莊圳 源出西螺溪灌田一千餘甲

通濟圳 源出虎尾溪至赤崁仔分爲南北中三圳凡二十八莊灌田八百餘甲同治十二年大坵園開墾莊民合築

大有圳 在布噠堡雍正十三年業戶張方高等姓合鑄引虎尾溪分流以灌大有莊等與鹿場圳通

嵌頂厝圳 源出大湖溪

### 苗栗縣

貓裏圳 在後壠堡乾隆三十四年佃戶合築引合歡坪之水灌田四百四十八甲貓裏卽今之縣治

給仔市圳 在後壠堡乾隆五十二年佃戶合築源出合歡坪灌田六百餘甲

嘉志閣圳 在後壠堡乾隆三十三年佃戶合築源出合歡坪灌田一百四十甲

獅潭圳 在後壠堡佃戶合築源出獅潭灌田三百餘甲

四威陂 在苗栗一堡光緒十六年耨辦撫臺林埔源鑄引大安溪之水以灌月眉六份等莊之田五百餘甲

馬龍陂 在後壠堡

大安堡圳 在大甲壠源出大安溪灌田約四百甲

火塔山脚圳 在大甲壠

新莊陂 在大甲壠

瀾萬陂 在大甲壠

九張犁圳 在大甲壠

日南圳 在大甲壠

七張犁圳 在大甲壠

安寧莊塢 在大甲堡

西勢塢 在苑裏墜源由大安溪

苑裏塢 在苑裏堡

古亭笨塢 在苑裏堡

淡水縣

大安塢 在擺接堡溪東乾隆間業戶林成祖築引三叉河之水以灌大安等莊之田一千餘甲

永豐塢 有擺接堡亦林成祖所築以灌枋寮莊之田一百九十餘甲

曙坑塢 與永豐塢毗連嘉慶間業戶林登選築

瑞公塢 一名金合川塢乾隆間業戶郭錫瑞築引大坪林溪之水以灌拳山大佳臘兩堡之田一千餘甲

大坪林塢 在拳山堡莊民合築源出青潭溪灌田四百六十五甲

內湖陂 在拳山堡莊民合築源出內湖以灌大佳臘東西畔之田七百餘甲

頂陂頭陂 在大佳臘堡莊民合築灌田百餘甲又有下陂頭陂灌田較少

雙連陂 在縣治近附灌田百餘甲

雙溪塢 在芝蘭堡雍正間業戶郭維謙築引七星墩之水以灌壠內之田

番仔井塢 在芝蘭堡乾隆間業戶潘宗勝築灌田百餘甲

七星墩塢 在芝蘭堡雍正間業戶王錫祺築

水視頂塢 在芝蘭堡乾隆四十一年番民合築

墜潭陂 在桃園堡乾隆十二年番裏社通事知母六募築合築

霄裏大塢 在桃園堡乾隆六年業戶薛奇補詣知母六募築以灌番仔寮六莊之田後因薪水不足佃戶張子敏等再築一

湖濱以之

安陵 在永海山堡轄隴三十一年業戶張必榮張清世合築源出擺接溪灌田六百餘甲

萬安陵 在海山堡業戶張必榮吳際盛合築源出擺接溪灌田三百餘甲

萬安陵 在海山堡源出擺接溪以灌陸恩之田三百十餘甲

七十二份陵 在海山堡灌田七十二份故名今多淤爲田

十八份陵 在海山堡十八份莊業戶林啓泰等築今多淤爲田

新竹縣

陸恩樹 一名四百甲樹在竹塹堡雍正初業戶王世傑募佃合築引九芎林溪之水以灌竹塹埔一帶之田約二千甲

振利樹 在竹塹堡道光初業戶吳振利築引陸恩樹分疏以灌縣治近附之田

萬草林樹 在竹塹堡同治間業戶金惠成築引五指山溪之水以灌花草林莊之田

蔴坑樹 在竹塹堡同治間業戶錢朝拔築引五指山溪之水以灌新莊仔莊之田

九層樹 源出油羅溪道光間業戶劉萬政築

蔴人崎樹 源出油羅溪道光間業戶徐元官築

磯近樹 源出油羅溪道光間業戶劉萬政築

坪林樹 源出花亭林溪嘉慶間業戶金惠成築而檳榔林樹雖油林樹亦惠成所築

石壁潭樹 源出油羅溪咸豐間業戶劉阿成重修

高楓樹 源出石壁潭

九芎林樹 勸出九芎林溪道光初業戶姜勝社築灌田四百餘甲又五塊厝樹亦勝社所築

頂員山塘

源出樹杞林溪道光初葉戶陳德築

下員山塘

源出樹杞林溪乾隆間新莊番通事某築

七份仔塘

源出九芎林溪

蘇園塘

源出九芎林溪

隘口塘

源出九芎林溪

大堡潭塘

源出九芎林溪乾隆葉戶林先坤築以灌六堡潭等莊田一百六十餘甲

泉興塘

在蘇園塘莊後引陳恩塘之水以灌嘉慶間葉戶林泉興所築未成而款緡何勝成之故亦名何勝塘

二十溪潭塘

源出九芎林溪灌田百餘甲

新渡塘

源出九芎林溪乾隆間新莊番築

龜窟塘

源出九芎林溪葉戶翁氏龜窟灌田一百二十餘甲

烏瓦潭塘

源出金門厝溪葉戶金永和築

土地公塘

源出新埔溪灌田百餘甲

塗溝仔塘

源出九芎林溪

南埔塘

源出五指山道光間葉戶金廣福築又南埔溪底塘北埔嵌下塘中興莊塘均其所築

月眉塘

源出五指山

陳恩塘

在竹南莊源出內溝溪乾隆間葉戶陳曉理林耳順等合築灌田一千一百餘甲

番仔塘

源出頭份溪北岸灌田四百餘甲

南寮塘

源出大東河溪光緒初葉戶黃流民築又田尾塘南埔塘亦其所築

三灣塘

源出南莊溪咸豐九年葉戶徐昌讚築又腰塘角塘亦其所築

內鄉塘

源出二灣溪咸豐七年莊民合築



牛欄埔圳 源出內灣溪咸豐四年葉日林梅二築

茄寮坑圳 源出內灣溪道光間葉戶徐九二築灌田一百五十餘甲

水流潭圳 源出頭份溪道光間葉戶劉煥文築

鹹菜埔圳 源出竹北學刀仔寮下埕

蛤子窠圳 源出鹹菜埔溪道光間築

石岡子圳 源出鹹菜埔溪灌田百餘甲

水汴頭圳 源出崎水潭灌田百餘甲

新埔圳 源出鹹菜埔溪乾隆間築

四隻厝圳 源出舊厝溪道光十八年葉戶林坤築

葫蘆厝圳 源出舊厝溪乾隆間葉灌田二百餘甲

貓兒嵗圳 源出鳳山崎溪乾隆十二年葉戶合築

菁埔圳 源出三腳潭溪葉戶李國華築

三七埕 在竹北堡大溪港南岸乾隆八年墾戶曾昆茂幾分灌大竹園莊田七百甲又灌隘口 等莊田三百甲故稱三七

圳

### 宜蘭縣

陵頭圳 在珍珠里靖北源出羅東

冬瓜山圳 源由山脚大陂

武營坑圳 源出西畔溪以灌南興寶福等莊之田

馬寮圳 源出武荖寮

金大成湖

溝引合鑄源出湖水溪長二千餘丈分灌三圖二四圖二等莊之田九百餘甲

羅東北門湖

業戶合鑄引羅東西北之水灌田百餘甲又有南門湖亦灌溪州莊田

萬長壽湖

業戶合鑄引鹿埔溪之水灌田千甲

大湖湖

源出大湖山麓之岐

四圖二結湖

源出梅州關山灌田二百餘甲

夏仔罕湖

源出西勢大溪

四圖湖

源出大陵

三十九結湖

源出四圖山麓之水

三圖湖

源出三圖山麓之水

## 卷二十八 虞衡志

遠橫曰。天下之富。在於土著。生殖之源。出於虛物。是故天不愛其時。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力。則國可以強。而家可以給。昔者太公治齊。官山府海。管仲因之。齊以稻薪。臺灣爲南海之國。天時溫煦。地性膏腴。豐之以山林之饒。藪澤之富。金石之美。漁鹽之利。羽毛齒革之豐。飛潛動植之庶。取之無涸。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土番據之。鳥夷擾之。洪維我先民。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爲子孫立萬年之業。厥功偉矣。古者虞衡設官。以作山澤之材。周禮職方氏相天下物土之宜。審九穀。別六畜。所以養成輔相。俾上下草木鳥獸咸若也。後王失道。賦斂不時。而山澤之利涸矣。甚者與民爭利。搜粟摸金。以肥其上。閭閻凋敝。殫尾流離。漠然而不顧者。吁可傷已。臺灣爲天府之國。蓄積豐。人民庶。加以無數年水旱兵燹之災。其爲道易興。而爲治易平也。是篇所載。多屬天然之物。其大者則著於農工權實諸志。非所以博異懷奇也。經之營之。用啓我後。

### 草之屬

臺灣之草。多至五千餘種。原陽邱谷。茂育叢生。舊志所載。半襲土名。山經之所不記。岐伯之所未嘗。猶缺盛矣。是篇特舉其有用及爲藥材者列之。

茅 野生鄉人取以蓋屋爲用極大

蘭 大甲種以織席極柔朝

滿 俗稱蘭草以織席

艾 爲藥

類

澤

藻

藻 葉嫩可食幹老爲杖

策 類多皆有毒唯兩後生於竹下者曰竹蕨清早採之煮食味美過午則蟲生

伏苓 蔓生處於松林之下藥集最多有重至三四十斤

路麻 子可榨油用極廣

香茅 味香可製香水

仙草 高五六尺曬乾以水熬之成凍色黑和糖飲之解暑夏時消用甚多

通草 野生甚多截取其心切爲薄片以製花可染五色並消外省

風草 醫初牛果此人以驗毒風

茜草 用以染色

烟草 內山野生近亦有種之者味濃

菴黃 葉如蕙花白成莖則若雞 根可染黃安邑之嘯吧咩一帶野生甚多配消外洋

辛葉 葉大於茅收幹張遠歷久不朽

澤蘭 爲藥

山蒲 爲藥端午插於門上謂可辟邪

蘇

薄荷

木通

沙條

香附

白納草

取以製納釀酒

鼠納草

製藥用之

龍舌草

俗稱龍舌草長五尺厚約半寸旁有刺狀如舌人家種之其葉極粘取以潤髮無易膏澤

書帶草

或稱七絃草葉色微綠如稻秧上有白紋七書至冬則變紅花若蘭或云藏之書中可以辟蠹

含羞草

高四五寸葉如槐以指撓之則含垂花黃而小

車前子

即茨菰俗稱五根草嬰兒產後搾汁和蜜飲之以祛胎毒

夏枯草

全生夏枯爲藥

虎耳草

治耳疾

金銀花

可解毒

雞舌紅

葉紅如雞舌

珍珠紅

葉小花紅如珠人家種之治喉痹

金石斛

內山野生頗多

金線蓮

葉如新荷上有金紋治傷暑地風壯山中野多

仙人掌

葉大如掌色綠乳毒入眼每致失明

鳳尾草

中諸近山野生較多有用以製蜜餞

天門冬

中諸近山野生較多有用以製蜜餞

麥門冬

中諸近山野生較多有用以製蜜餞

蒲公英

中諸近山野生較多有用以製蜜餞

益母草

馬尾絲

生於濕地以根療蛇傷立愈

羊角草

木賊草

爲藥並以杖銅木諸器

金鎖匙

治疳

一枝香

一名馬蹄金

葉下紅

一名消息草

萬年松

葉如松而小曝乾漬水復育可治腹痛

酸漿草

治喉痛

蚶壳草

治瘡

猪母草

治瘡

曼陀花

善醉人服之至狂然去葉以湯泡之數服可愈

蒼耳子

白蒺藜

天南星

九層塔

治打傷

鴨嘴黃

一名定經草可以調經

雞屎藤

治風

水燭草

生池沼中葉如蒲花若燭可治刀傷

羊甘草

可治凶也

姑婆竹 沿海  
馬鞍藤 治癰

### 木之屬

臺灣是熱帶之地。林木之多。指不勝數。崇山大嶽。峻極於天。海拔至萬二三千尺。如玉山者。長年積雪。佳木挺生。故凡寒帶溫帶之木。莫不兼備。惜乎天然之寶藏也。然自百數十年。林政不修。斧斤濫伐。郊鄙之地。交夷盡矣。而東望內山。蒼蒼鬱鬱。氣象萬千。猶足以觀巨利。杜若英人環視來游南北。皆稱臺灣植物志。以爲森林之富。得未曾有。且多有用之材。余亦好遊。每入番界。跋涉溪谷。作樹茂林。每爲樂。故特略知梗概。是篇所載。多屬目達。參以羣書。表其作用。較之舊志。精粗見矣。

桑 居家桑野桑實紅可食皮以作藥曰桑白

樟 板產甚多有兩種香樟以蒸腦具樟以作船材器具

檜 阿里山最多有大至四五圍者建屋作器爲用極宏

榕 各地俱有葉極密有落至四五畝者乳可爲膠

松 內山極多子可食

柏 內山亦多有屬柏以葉爲藥

杉 內山亦多有油杉紅杉材尤堅緻

楠 有香楠奇楠吳楠石楠等種爲用極廣又有虎皮楠皮若虎文

梓 俗稱大中黃埔里社較多製器特佳色潤心象牙

柳 有水柳垂柳數種  
槐 即絲柳葉如絲而綠植於庭畔爲可人

楊

俗稱苦棟以子苦也晚春開花朵小色綠一穗數十朵植之易長材可製器

楮 俗稱鹿好樹以鹿好食之皮以製紙

槁 木可作器葉粗而利以拭銅錫極光

楓 木可作器又有青楓石楓葉皆五出入秋變紅

槐

榆 俗稱白葉樹

棕 皮以索綯

椅 葉如桐而小阿里山及紅頭嶼多

枰 俗稱油葉茶

榱 俗稱杆仔皮木可造車

桐 有梧桐白桐等種又有油桐產於臺嘉二邑山內子特大可以榨油

櫟 俗稱雞油樹有數種木質極佳可爲車輪

柯 新竹較多木堅以作斧柄又有水柯皮爲染料

什 葉如蒲荊幹直徑大至三四尺木心暗紅

椿 幹高葉爲藥

麻茶 一作林投番語臺南以南野生極多樹高及丈直幹無枝葉猶生長四五尺刺利列如鋸齒擊果爲絲可用拍實若鳳

梨不可食子如金鈴年久木堅有文理可作碗箸歌版月琴諸器根可編屨

山杉 卽竹柏木之最佳者色澤若象牙作器最美

山柳 生長甚緩材極美色若象牙





黃目樹 卽無患樹高二三丈實如枇杷色黃皮滑用以澀衣漿若肥皂

百日青 卽羅漢松採伐之後而皮仍青以製儿榻佳

偏心木 實極堅唯心空如腐故名

相思樹 葉如楊木堅花黃結實若紅豆左思吳郡賦載之臺灣最多近山皆種之用以燒炭

八角樹 木質堅緻皮可黃質曰八角味香爲藥

烏心石 葉如夜合花有合片多堅如石而色暗黃製器特佳

紅厚殼 實極堅緻可造舟車源產沿海有之

紅淡樹 葉如榕木可作器基羅較多有地曰紅淡味

紅豆樹 卽相思子俗稱雞血味子鮮紅可愛或言有毒土番用以搗藥可作藥

金剛藤 俗稱火使巨實直立爲三角形稜有刺葉小花黃亦小乳極青極爲難蕩牛羊不敢過又有一種大者曰奇楠以其

久能結香味如奇楠也

綠珊瑚 枝幹如珊瑚樹有乳甚濃植爲藥

苦林盤 生於海岸可以防風海水亦可爲藥煎藥洗之以治淋病

海茄菜 臺南沿海有產

土沈香 花白五瓣子黃大可大根香赤味淡甜打鼓山有香木色類沈香味尤烈不知何香人不作貴聞昔年有蘇州客

僑能辨載數十担後有某官作爲枕今所存碎木有爲扇器者

金龜樹 以金龜多附之故名

山胡椒 實小而香北番取以爲藥

銀頭樹 幹如檉柳但不白葉長圓花長小色淡一穗三四寸

番豆樹 樹大如槐結實黃肉白可食或解蠶豆

# 竹之屬

刺竹 七產各地俱有，高至四五丈，節有刺，皮厚，實，難朽，鄉村皆栽，植之險不可越，郡城未建之前，亦種此竹，以爲衛築。居製器多用之，村唯笋苦不可食，凡隨竹以五月八日種之，則活，謂之竹醉日。

綠竹 寧南尤多，每簇數竿，葉大，刺笋，甘脆，秋時出。

麻竹 高如刺竹，葉併俱大，林其埔，直者尤巨，用以鐫筏，切笋，曝乾，味極酸美，消售外省。

篁竹 徑大二尺，高至四丈。

黑竹 幹黑，大如指，產於嘉義山中，以製几榻。

紅竹 高數尺，葉大而紅，幹可爲丈，亦有綠者，植之庭中，開花成穗。

石竹 大如篁竹，以作器具。

棕竹 淡水有產，皮似纒節，密高四五尺。

黃竹 卽蘆，產於水濱，笋可食。

斑竹 產於嘉義，皮有斑點，以製簾管床几。

白竹 諸羅縣志謂諸羅有產，今未見。

黃竹 高不及丈，幹黃，產於臺品之黃竹坑，北坑溝一帶，笋極佳。

貓兒竹 嘉興二邑所產，被冬時，牛笋曰冬笋，味美。

長枝竹 高二三丈，節長一尺餘，以製几榻。

空桶竹 產山中，高二丈，幹徑二三寸，無旁枝。

觀音竹 高不及丈，幹細，葉小，植以爲籬，甚綠可愛。

珠簾竹 一名簾簾竹，高丈許，大如指，用以編簾。



堤 淡水竹仔湖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  
紅 有月桂丹往南種

杏 淡水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有紅白二種

牡丹 每年自上海移種花後即萎

夜合 各地俱有

仙丹 有丹白二種

木槿 白者臺人稱爲水錦

佛桑 一名扶桑有紅黃數種

紫荊 白者臺人稱爲九芎木堅可作器

山茶 有紅白八寶八角數種彰化最多

玉蘭 種自廣東傳入未久樹高數丈花白若蘭味極清芬

木筆 卽辛夷

梔子 重瓣者爲玉樓春臺南北種之春季盛開採以薰茶子可染色臺北謂之娉薄

木蘭 一名樹蘭高數丈葉如山櫻花小而黃一種數十朵味香若蘭臺南用以薰茶

木蓮 產於內山花大若蓮

薔薇 種多有野薔薇花白而小臺人稱爲刺仔花剛其根作茶

玫瑰 爲薔薇之類味光香花可點茶

長春 亦薔薇之類花較小四時不絕

青桂 花如李色紅春時滿樹皆花

賴桐 花如仙丹有紅色極紅亦有白者五月盛開俗稱龍船花

杜鵑 雞籠山上野生領多開時如人

含羞 花如紫蘭香烈

海棠 臺灣地熱花開較小淡水之三貂嶺有秋海棠甚多俗稱山海棠花紅幹綠

含笑 臺南最多

只多羅 種自西域稱番花樹高二三丈葉長及尺花白六出心黃味極香可以辟瘴

七里香 即山馨花白香烈

木芙蓉 俗稱九頭芙蓉或紅霜降花

番胡蝶 花似蝶有藍中紅外黃一葉數蕊四時長開壽考以爲聖產

夾竹桃 有紅白二種

檳榔花 一名水木 椰花白小於丁香 檳榔以染指甲色極鮮紅

馬鞭花 花如馬鞭水較多

刺球花 高數尺有刺通爲籬落秋多開黃花 檳榔如絨線人 爲消息花可製香水結實如豆莢橫可染絳或名番絲木

虎子花 花黃靛長狀若虎首

山躑躅 花較杜鵑而小色紅苗栗山中野生極多

馬蹄花 葉如梔子生白味香

紅蠟花 遍出西域幹多稠折之有乳花紅如海棠

山芙蓉 葉細花黃味香極烈九月盛開

山茶萸 野生

卉之屬

蘭 一葉一花者爲蘭一葉數花者爲蘭 蘭少或草 蘭葉內山乎生者香較濃雖淡水溫帶山者亦多

菊 種有數十種較暖自秋徂春花開不絕故有荷花獻歲菊迎年之時又有萬壽菊味劣  
荷 清明則開秋晚始謝有午時蓮種盆中花小如錢至午開過時則萎

葵 有大小二種

水仙 每年自漳州移種花後即萎

芍藥 喜潤少種之若

曇花 傳出西域有紅白二種白者臺人稱爲臘水蕉

蘭花 或稱建蘭葉如蕙而花若蘭有紅黃二種

月桃 葉如蘭蕙而大取以裹粽花白若桃一莖十數朵

繡球 花白繡簇如球

噴雪 花小如雪

鹿葱 卽萱花一名宜男草單瓣者爲金輪花可佐食

茉莉 一名抹麗有單瓣重瓣兩種花開四季夏時尤盛淡水種以露茶每甲可收盆千金又有番抹麗木本花大如葡萄

水馨 俗稱四英花開四季淡水種以露茶

鳳仙 有紅白二種紅者搗熟搗甲

石竹 俗稱錦竹

剪絨 卽剪秋羅

瑞香 蔓生花微綠有尖瓣圓瓣二種

茶蘚

紫支 色有微紅向晚始開結實葉皮可以製粉

玉簪 葉如紫草

賜粟 種自印度花有皺色結實之時割取其莖以爲阿片子細如黍可食炒可爲藥光緒間嘉彰二邑有種之者兵備道劉  
敬亦稟總督請准民間種植以塞漏卮唯風味不及印度爾

菟絲 野生俗稱燭仔花

玉線 葉如莖一莖一花有紅白兩種雨後盛開

百合 臺北有產僅用爲藥

珍珠蘭 俗稱雞爪蘭花如金粟味若蘭

胡蝶蘭 產於恆春山中寄生枯木一本五六葉春秋開花一莖多至十數蕊花白狀若胡蝶爲熱帶植物他處不見移植室  
內根本不着土但灑以水

鶴頂蘭 產於嘉義山中葉大如初種檳榔一莖十數花狀若蘭瓣有紅點如鶴頂故名

百子蘭 種出南洋傳入未久葉長二尺瓊簇而生利詭儼人中心吐莖高至三四尺身花百數十蕊花白若蘭較大惜無香  
腐爪蘭 蔓生葉如芋提向晚始開花五六瓣色微黃狀若蘭而香更烈枝幹有刺若腐爪故名結子如滾攪數十成團臺人

種爲籬落高不可越

倒垂蘭 幹如火秧附牆而生入夜始開花白如蓮目上倒垂探置瓶中插以燭可爲燈

晚香玉 一名月下香種出西域有單瓣重瓣二種

西番蓮 一名天竺牡丹種出印度傳入未久花如菊有十數種插子插枝皆可發生

夜來香 蔓生花微黃小若丁香一穗數十朵入夜極香

子午花 一名金錢花種出毗戶沙國午開子落

美人蕉 明焦而小花紅若蓮

舞冠花 育高似紅白各種

胡蝶花 名金臺花葉長如品比黃若蝶有紅點有託臺人以根爲藥



日日春 花五瓣有大紅淺紅粉白三種長開不絕

水驚鶯 生於水上葉略圓花作絳色一莖十數朵浮游池沼生長甚速

一丈紅 有紅白兩種

老來嬌 一名雁來紅

### 畜之屬

牛 有水牛黃牛兩種耕田挽車均藉其力唯水牛力大一隻可載千斤黃牛不及荷渴之時南北各設牛頭司放牧生息轉

清以後尚多野牛千百成羣擒而馴之後開闢日廣野牛漸減清律禁屠牛唯祀典始宰之鄉村貨牛之處曰墟定日一開

馬 產數少悉自北省移入爲軍營之用

羊 黑色毛短爲中國傳入農家畜之放牧山野

豚 飼畜最多滋長亦速牝牡悉屬之有重至四五百斤者

犬 有家犬獵犬又有洋犬通衢以後始自外國傳入

雞 有土產有外種又有火雞傳自外國

鴨 有田鴨傳自福建爲土產又有上番鴨則兩種合生者道光中始傳人工孵化之法故滋育甚盛

鵝 有白黑兩種

### 禽之屬

鶩 似鷹而大展其翼長可三四尺

鷹 每年清明有鷹成羣自南而北至大甲溪畔盤結山聚突竊哀彰人稱爲南路鷹

雉





熊 產於內山

兔 有白黑赤三種人家飼之以食肉

鼠 有家鼠田鼠飛鼠幾鼠又有白鼠身以寸餘紅若朱人家以飼之寄肉畜一罐輪旁置一罐鼠在輪中爬轉則鑽自

鳴別有大者長及尺種自粵東然不能轉輪

貓 有家貓野貓黃白諸

類 產於溪傍

猴 種多亦有白猴

山猪 毛粗牙銳能噬人重至三四百斤獵人以銃斃之

山羊 沿山多有

蟲之屬

蜂 有蜜蜂人家畜以取蜜有野蜂竹峰黑峰又有虎頭蜂毒如虎首體大刺毒逼人咬刺

蟻 有赤者黃者黑者又有白蟻生於濕處一巢數萬匹懷宇器物每被損蝕為害頗烈

蟻 蟻多埔裏社最盛有大如蟻蟻者

蟬

蟬 俗稱紅油膏即燕人所謂齊丁者也

蟬 蟬而大色灰俗傳吉紫謂其背也

蛇 蛇多由山麓長十丈餘身以尺俱不為人畏殼花背如雲紋曰飯匙情頭如飯匙兒人謂其毒

之曰青竹絲長一尺色青如竹曰白步蟻

蛇 俗稱水雞有明



蜆類

蠅虎

蠅蟲

水蛭

蟻類

上猴

蜂虎

毛蟲

金龜

蝦蟇

蟾蜍

蟾蜍

蟾蜍

魚之屬

臺灣四面環海。熱潮所經。魚類之多。不可計數。而有鹹水淡水之分。淡水者生於溪澗。或畜池沼。而鹹水則取諸海者也。捕魚之器。有網。有罟。有簍。有筍。烏魚族者亦謂之簍。每歲捕魚之時。向官給發。雖皆有號。光緒三年。巡撫丁日昌乃奏除之。民以爲惠。風俗變遷。海濱以獲魚者也。曩亦有稅。十四年。甯丈之後。乃降於下罰之圖。而網爲天地人三等。臺南沿海素以畜魚爲業。其魚爲麻薩末。番語也。或曰。延平入臺之時。泊南安。始見此魚。故又名國姓魚云。郡治水仙宮之前。積水汪洋。帆船上下。古所謂安平晚渡者。則

鹽江也。自道光以來。流沙日積。淤塞不行。人民給以爲場。硨磲利重。繼起經營。其大者廣百數十甲。區分專產。以資蓄洩。至今臺江之許。僅見港道一條。以通安平而已。夫養魚之業。起於臺南。南自鳳山。北至嘉義。莫不以此爲務。清乎天時之所錫。而地利之所興也。澎湖羣島錯立。以海爲田。歲之凶稔。視魚爲衛。故其民衣食之源。皆資於此。然捕魚之法。尚未啓明。苟能研求其理。精良其器。以從事海國。尤爲無疆之利。唯事得之者。多屬上名。茲特列其雅馴者。其不詳者。乃以上名釋之。

鰱 有黑白二種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鰱

瘦而味芳嗜之可煩焉過是則不見矣故又名曰信魚謂其來去不爽也各港俱有唯安平東港最多每來時團結海中高出水面漁者以高聲散力可下網一零輒數千尾烏魚之卵結爲一胎略分爲二長六尺重十餘兩消鹽曝乾以石壓之至堅可久藏夏 烹酒又火烤之皮起油色不可過焦切爲薄片味極甘香爲臺南之珍羞

鯊魚 俗稱魷魚 冬產出重二十餘斤臺南以魚和青橘煮之味極酸美

虎魚 狀如蜆頭巨口無鱗比不盈尺肉嫩而美

飛鳥 狀如江鱸有翅能飛

海鯽 俗稱紅膏鯽

赤鯽 色紅如海鯽而大春夏盛出基隆最多

銀魚

黃魚

魴魚

鰱魚 生海濱中長三四寸色黑脊雜俗稱花鱖以身有白點也

花鈴 具有花點

獨魚 大如掌皮粗鱗立可利木器

烏鯛 俗稱木賊一名黑魚

蝶魚 狀如墨魚而身長瘦曬乾味美又有小者曰小卷其隆較多

章魚 狀如烏鯛而大澎湖多

沙鱸 生海江中狀如鱸曬乾炸油味美

沙梭 狀如梭

馬鮫 狀如蛇蛇小味遜



金鱗 細鱗花點

秋姑

三瓣 身薄小名則

金錢 狀如北鈴體薄多刺

花身

旗魚 色黑背闊而所長刺大者二三尺極堅利重至六七百斤泳水如飛

鰻魚 俗稱海鰻首如鰻人至一餘斤皆於水面躍起高及丈噴水如雲

魴魚 狀如魴魚八足中有一足極長腹大無骨

河豚 小或環花遠港可產

水母

河豚 肝臟有毒食之致死

魚虎 俗稱翻鰐時胸目下七寸有刺身不可食唯張其皮為履

海龍 產於澎湖首尾似龍無足以及冬日從離海灘以之入藥功信海馬

海馬 亦產澎湖狀如馬頸有鬚四翅漁人網之以為不祥

麻燕末 清門之時至屋門網取燕窩小僅見白點飼於罇中稍長乃放之大現食以鰓矢或晨先曬乾下茶粕乃入水

俾之生苦則魚食之易大至夏秋間長約一尺可取賣入冬而止小者留之明年較早上市肉幼味美登南沿海均畜此魚

而鹽田所飼者尤佳然魚苗雖收之鹿耳門而海中未見滿歲以北無飼者可謂臺南之特產而漁獲之大利也

比目魚 俗稱貼沙味狀如鱸上黑下白唯身較狹甚

龍舌魚 狀如舌

白帶魚 亦名裙帶魚無鱗

鯢中魚 鱗硬如甲去皮方可食

烏母魚 長尺餘多刺與醬瓜煮之湯極甘美

鰻哥魚 狀如鱖色綠嘴尖曲故名

鰻刀魚 狀如長刀無鱗多刺然味美

三牙魚 色微黃有三齒

田鮓魚 懸團

山齒魚 色花點齒如梳肚有毒食之立死

鰻尖魚 澎湖產晒乾尤美

烏鰻魚

石首魚

子魚 色紅

女魚 細鱗味美

文網魚

鰻索魚

牛尾魚 狀如牛尾

五色魚 多一基隆橋（以上鹹水）

鰻 俗稱鰻魚一類一棲飼於池沼

鰻 產於溪中或飼於沼仲春最肥

鰻 用及一二日婦人魚苗飼於池沼

鰻 御方古拾

鱖 海產者尤大

鯪 俗稱國姓魚亦曰香魚產 臺北溪中而大嵙溪尤佳

鰱 鹹水亦有別有蘆鰱產 四山溪中專食蘆茅徑大及尺重至數十斤力強味美  
鱖 即鱖俗凡持觀者齊者禁食之

草魚 飼於池沼

金魚 畜於池中

鱖魚 俗稱三斑產於溪沼狀如指長二三寸紅綠相間尾鮮紅有黃點性喜鬥

漆風 頭扁身黑長五六寸產於溪沼

漆鰻 似鱖而小多難離提（以上淡水）

### 介之屬

介類亦多。沿海一帶。多種牡蠣。其殼可以煨灰。爲利甚溥。同治九年。英人某曾來打鼓。蒐集介類化石。攜歸其國。惜余學陋。未能研求。然是舊所載。多屬有用之物。非泛泛也。

蠔 俗稱蠔大者數百斤漁人得之不敢殺好善者購放諸海

龜 產於海上。大俗禁食之

蟹 產於溪澗

蠶 殼堅可作杓

螺 有香螺花螺帶螺肉螺數種而香螺最美爲海鮮之佳者帶螺可吹賣肉者用之又有珠螺甚小產於澎湖饒食之味甘

美

蟹 產於溪者曰毛蟹產於海者曰沙蟹色黃殼有兩刺甚銳田沙馬色赤善走曰大廣仙則擁劍也一蟹特大曰虎獅蟹遍

體紅點曰青二第兩蟹大曰金錢蟹扁色略赤

蟹即蟹而大亦多螃蟹多者紅點無者曰赤蟹或食於樹洞以鴨子則食其

蟹狀如蟹殼白點甚銳

蟹即牡蠣種於石者曰有螺竹曰竹螺

蟹有血蚶七種數種產於海濱

蟹即蟹

蛤有花蛤

蚌沿海有產

蜆沿海有產

螺有竹螺

蝦有龍蝦紅蝦草蝦沙蝦數種而龍蝦最大紅蝦最美

九孔肉美如螺其殼九孔故名淡水出產頗多基隆亦有

空窩產於海濱甲種薄而時一斤值銀數文近來較少

蛤蜊

魚蟹狀如傀儡

環環似蟹產於澎湖

蝦姑似蝦而身寬卵尤美

海蜆

水龜名陸龜食甚美

石螺產於溪沼，牛小田者較大曰田螺唯大甲之鐵砧山沼中所生出螺皆斷尾

海味 最似蛤蜊而小，其餘色白上有黑點，食之多能腹瀉。

鹽螺 一名穿山甲，生山谷中，人食其肉，謂可清毒，甲可爲藥。

江瑤柱 產南有產。

西施舌 打鼓鹿港所產較多。

布光貝 產於小琉球，可作鈕。

寄居蟲 如螺而有腳，形似蜘蛛，生固無殼，入空螺中，蓋以行，觸之縮入，以氣噴之乃出。

日月螺 則蛤蜊其殼一紅一白，爲密鏡。

### 礦之屬（附）

金 淡水臺東有產，見權賣志。

銀 淡水之瑞芳有產，唯不及金之多。

銅 臺東有產，尚未開採。

鐵 淡水近山及臺邑之火燭山麓有產。

鉛

水銀

玉 相傳玉山之內有玉，尚未發見。

石 其種類多有火山岩，石有水層，石有唯質，頗粗脆，不合彫琢，故建屋刻碑之石，來自泉州寧波，而取以煨灰者，利甚廣，又淡

水觀音山之石，頗美可用。

硯石 彰名硯石，謂東潭溪石，可作硯，而玄質堅而黑，有金沙銀沙水紋之別，於佳者頗小。

石棉 臺東山山有產。

瓦石 諸羅縣志謂內山有發石之石片乃辟一丈以代陶瓦之用天然有靈也按宜蘭之蘇澳有石色黑可爲硯亦可

作瓦

文石 產澎湖海濱有花紋五色相錯。與坑其

李青 產於澎湖海中如卵中有清水可治眼疾

將青 宜蘭海濱有產焉海水所結

水晶 據馬關志略謂玉山之麓有水晶

礫石 產於淡水之北投見雜貨誌

硫磺 產於淡水之北投見雜貨誌

煤炭 各地有產基隆爲最見雜貨誌

煤油 苗栗及嘉義之十八重溪有產見雜貨誌

海鹽 澎湖有產

珊瑚 產於澎湖海中爲蟲聚成二巢高或數尺唯色不純紅

## 卷二十九 列傳一

### 顏鄭

連橫曰。臺灣固海上荒島。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姓。至於今是賴。故自開闢以來。我族我宗之衣食於茲者。不知其幾何年。而史文零落。傾德無聞。余甚憾之。間涉陟高山。臨深谷。懷懷古跡。憑弔興亡。徘徊而不能去。又嘗過諸羅之野。游三界之埔。田夫故老。往往道顏思齊之事。而墓門已圯。宿草莽焉。烏乎。是豈非手拓臺灣之壯士也歟。而今何如哉。故余敝列傳。以思齊爲首。而鄭芝龍附焉。思齊福建海澄人。字振泉。雄健。精武藝。遭宦家之斥。憤殺其僕。逃日本爲縫工。數年。家漸富。仗義疎財。衆僑倚之。天啓四年夏。華船多至長崎貿易。有船主楊天<sub>生</sub>亦福建晉江人。隸跡多售。與思齊相友善。當是時德川幕府秉政。文恬武嬉。思齊謀起事。天生助之。游說李懷洪陳璘與鄭芝龍等二十有六人。皆豪士也。六月望日。會於思齊所。繼告皇天后上。以次爲兄弟。芝龍最少。年十八。材略過人。思齊重之。芝龍南安石井人。少名一官。字飛黃。父紹祖爲泉州太守。棄養繼走。芝龍方十歲。常戲投石子。誤中太守額。太守擒治之。見其狀貌。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之日本。娶平戶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思齊既謀起事。事洩。幕吏將捕之。各駕船逃。及出海。皇皇無所之。竟紀述曰。香聞臺灣爲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倭侵略四方。則扶餘之業可成也。從之。航行八日夜。至臺灣。入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分汛所部耕獵。未幾而紹祖死。芝龍見仲多入臺。漳泉無業之民亦先後至。凡三千餘人。五年秋九月。思齊率健兒入諸羅山獵打。敵飲大醉。傷療病。數日篤。召芝龍諸人而告曰。不佞與公等共舉二轍。本期建立功業。揚中國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言罷而泣。衆亦泣。思齊死。葬於諸羅東南三界埔山。其墓猶存。卒哭之日。天

生感懷一人爲主。衆曰可。以奉檣鑼而盟。以劍插水。各執劍舞。其約舞而劍躍起者爲主。至芝龍而劍躍也。衆乃服。唯爲選。其大權仍歸其紀。喪紀亦海澄人。成築說。芝龍猶陽奉焉。六年春二月。芝龍謀出軍。召諸部計議曰。夫人情則弱。衆合則強。今臺灣無事略備。勢可自守。宜爲進取之計。呂欣自領師船十艘。前赴金廈。若乘其虛而據之。則可爲臺之外府。公等以爲何如。喪紀曰善。乃命諸部。以芝虎芝豹爲先鋒。芝鵠芝鵬次之。芝彪張鴻爲左軍。芝麟李明爲右軍。芝鵬芝鵠爲衝鋒。芝鵬芝鵠爲護衛。芝麟陳勳爲前哨。芝鵬吳化龍爲監督。楊天生洪昇爲參謀。每船戰士六十。皆漳泉習水者。既定。以林翼楊輝李英方勝何斌等十餘人留守。三月初十日。伐金門。十八日。伐廈門。官軍莫能戰。已而薄粵東。沿海戒嚴。朝議招撫。以葉香繼督芝龍。爲書招之。芝龍感激歸命。及降。善繼坐軍門。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屈意下之。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屠臺灣。規蠶閩民。往來閩粵之間。崇禎元年春正月。泊於漳浦之白鎮。巡撫朱之選遣都司洪先春擊之。屢戰自晨。哺。未有所敗。會海潮夜生。先春漂泊失道。芝龍陰度前山。繞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身被數力。芝龍故有求撫意。乃佚先春。又趣中左所。中左所者廈門也。督師俞咨皋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門納之。於是芝龍敗名震於南海。七月。泉州太守王獻遣人招撫。芝龍從之。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以海防游擊。當是時更紀在澎湖。勢稍弱。爲海寇李魁奇所殺。魁奇患安人。素習水。力舉千斤。集漁舟。規商船。既而更紀。遂據之。二年夏四月。魁奇犯金門。泊遠羅。芝龍擊之。魁奇亦善戰。終被殺。三年。以平粵盜。征生黎。從荷蘭。收制香功。進部督。於是成功在日本已七歲矣。芝龍屢遣人請歸。不能得。乃使使者歸金幣。圖寫芝龍爲大將。建鐵車。冠垣赫之狀。幕吏受賄歸之。北京破。福王立江左。故元弘光。封芝龍南安伯。二年。鄭鴻逵資道周其迎唐土。卽位福州。故元隆武。晉同安侯。加太師。昆仲亦多封。芝龍幼習海。募盜多。或盟。或在門。就撫後。海船不待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爲敵國。自築城於安平。舳舨直進臥內。所部兵自給餉。不取於官。凡賊遁入海者。徵付芝龍。取之如寄。以故鄭氏咸懷德於上聞。既而成功陸見。帝奇之。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



與文臣作。又以滿安一隅。不足以拒清師。寔有入顧慮。時招撫江南者內院洪承禎。招撫福建者御史黃熙胤。皆督江人。與芝龍通音問。及兩浙敗。關門不戒。帝議親征。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慰民望。十二月。命水師生將副將崔某。率兵至日本。請其別以資買甲二白領。日本幕府不從。當是時清軍已迫福建上游。芝龍乃分兵爲二。一守其入。實不滿千。以爲遠爲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出江右。帝徵淮陰故事。築壇郊送之。既出關。疏稱前狀。皆不發。詔書切責。不得已踰關。行四百里而還。二年春三月。帝親征。六月。晉芝龍平國公。賜金二萬。以功忠孝伯。芝龍疏請航海。拜疏即行。遣使止之。不及。武毅伯施福撤關兵歸。駕陷汀州。成功亦金。方清之不至也。芝龍入泉州。大家富民懷。不願立。立身之。抵暮。得數萬金。俄而貝勒博洛及韓桓山。率乃走。田氏不去。伏劍死。成功大號。恐不自勝。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以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博洛帥其地郭公招之。芝龍曰。我亦不忠於清。恐以立主爲罪爾。會圖山兵迫安平。芝龍曰。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乃撤回山。離三十里而軍。以書遺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主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時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足將軍哉。且南粵本平。今諸閩粵提督即以相待。吾所以冀將軍來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待齊大喜。召成功計事。成功前諫曰。又我子忠。不聞以武。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一彼一此。誰能常之。芝龍幼惡人事。爲計亦力諫。不聽。遂赴降表。過泉州。大張文告。號投誠之勳。至福州。見博洛。握手甚歡。折入爲誓。命使於日夜。博洛知成功難。依以俱行。久而不至。芝龍歎曰。此子不來。清朝其道微乎。夜半。忽披紫。挾芝龍以北。成功迎起師。清人莫敢侮。永歷八年。清廷遣使至泉州。欲封成功海澄公。芝龍同安侯。成功不從。於是芝龍與高祖。成功不顧。十五年。克臺灣。十月。清廷棄芝龍於柴市。子孫在北京皆殺。成功聞之。大慟曰。吾固知有今日也。令諸部果喪。設位以祭。連橫曰。西。有言。中國人無冒於進取之心。烏乎。如思齊者豈非非常不羈之士哉。成則王而敗則寇。固猶不失爲男子。若大芝龍以一游俠少年。崛起而至通侯。亦足豪矣。而末節不羈。當再拜於異族之馬下。抑足

萊焉。始如脫兔。終如處女。人之度量何自反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 寧靖王

寧靖王名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兀子。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也。始授輔國將軍。崇禎十五年。寇破荊州。術桂偕惠王及宗室避湖中。十七年。北京破。帝殉社稷。福王立南京。改元宏光。術桂與兄長陽王入朝。晉鎮國將軍。令隨長陽守寧海。翌年夏。浙西復亡。長陽率眷入閩。時鄭遵謙從紹興迎魯王監國。未知長陽存沒。乃以術桂襲封。既而鄭芝龍保閩。晉唐王爲帝。改元隆武。術桂奉表賀。帝亦如監國封。嗣聞其兄尚在。已襲封遼王。乃具疏請以長陽之號讓兄子。不許。改封寧靖王。仍依監國。督方國安軍。五月。清軍渡錢塘。術桂奔寧海。乘海舶出石浦。監國亦自海門來會。同至舟山。十一月。鄭彩率舟師迎。偕監國南下。嚴森抵廈門。而帝已陷汀州。芝龍亦降清去矣。當是時芝龍之子成功帥黃平。繼泊鼓浪嶼。粵顏振。鄭鴻逵亦迎淮王於軍。請術桂監其師。遂會成功。伐泉州。不克而還。鴻逵載淮王至南澳。術桂從焉。先是粵東故將李成棟率桂王之子卽位肇慶。改元永歷。術桂入揭陽。帝令居鴻逵軍中。二年春。復命爲督成功師。四年冬。粵事又熾。越年春。與鴻逵旋閩。取金門。是時成功已開府思明。禮待避亂宗室。術桂遂居南島。成功待以王禮。十八年春三月。經寧術桂渡臺。築宮西定坊。供歲祿。術桂見臺灣初開。土壤肥美。就高年縣竹瀝田數十甲。歲入頗豐。有餘則賜諸佃。已而元妃羅氏薨。葬焉。術桂狀貌魁偉。美鬚眉。善文學。奮尤瘦勁。永天廟宇區額多所題。至今寶之。三十二年。聞降將施琅請伐臺。鄭氏諸將無戰備。輒暗自痛哭。三十七年夏六月。清軍破澎湖。克澳。降。術桂自以天潢貴胄。義不可辱。召婦妾而告曰。孤不繼。願飾海外。冀保餘年。以見先帝先王於地下。今大事已去。孤死有日。若輩幼艾。可自計也。皆泣對曰。殿下既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請先驅羣婢於地下。遂冠笄被服。同縊於室。是月二十有六日也。於是術桂大書於壁曰。自壬

午流寇陷荊州。攜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爲幾輩頭髮。保全遺體。還滬外國。今已四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髮冠露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冠裳束帶。佩印綬。以掌靖王印交克懷。再拜天地列祖列宗之靈。招酋爲從容飲別。附近耆幼皆入拜。各以家財贈之。又書絕命詞曰。親幸避海外。總爲幾輩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遂自縊死。侍宦二人亦從死。臺人哀之曰。王孫與北地爭烈矣。自是明朔遂亡。越十日。葬於竹瀝。與元妃合。不封不樹。而姬妾別葬於承天郊外桂子山。臺人稱爲五妃墓。五妃者袁氏王氏荷梅姑秀姐也。皆桂無子。以益王之後儼鈐爲嗣。方七歲。清人入臺。遷於河南杞縣。初成功克勤。優禮崇室。魯王世子朱桓瀝溪王朱慈嶺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壽寧南王朱燦益王朱鎬等。皆先後入臺。待之如制。及施琅至。奪其冊印。遷於各省。

連橫曰。余如竹瀝。竹瀝人多朱氏子孫。每年六月。祭寧靖王甚哀。余又謁其墓。徘徊而不忍去。悲哉。夫王以天潢之貴。躬逢亂世。避地東都。終至國破家亡。毅然抱大節以隕。明社雖墟。而王之英靈永存天壤矣。

### 諸臣

連橫曰。明亡久矣。我中華郡王之威靈。尙存天壤。而一時忠義之士。奔走疏附。間關跋涉。以保存故國者若而人。以吾所聞諸議參軍陳永華。尤其校校者也。永華以王佐之才。當艱危之局。其行事若諸葛武侯。而不能輔佐英主。以光復舊物。天也。然而開物成務。締造海邦。至今猶受其賜。偉矣。爾吾觀舊志。每歲延平火義。而諸臣姓名。且無有道者。烏乎。天下傷心之事。孰甚於此。竊同治十三年冬十月。福建將軍文煜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泰船政大臣沈葆楨始從臺灣紳民之請。奏建專祠。春秋俎豆。以明爭諸臣配。圖曰可。於是從祀者百十有四人。而潘德幽光。乃揚東海矣。是篇所載。僅舉其名。而林圯之開拓番地。林鳳之戰沒海隅。竟不列於祀典。豈一時之上歟。若夫沈葆楨公。禮爲上客。分屬高賢。故別傳之。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將振飛

東閣大學士曾櫻

尚書唐顯說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孚遠

兵部侍郎總督車務王忠孝

太僕寺卿沈光文

兵科給事中蔣朝鼎

兵科給事中謝九疇

御史沈聖期

南京兵部符甲

歸德參軍車永華

舉人李茂年

定西侯張名振

定南侯徐仁爵

仁武伯姚志偉

閩安侯周瑞

懷安侯沈瑞

平西伯吳淑

御明仙趙粉勝

崇明伯甘霖

中書舍人陳賡曾

浙江巡撫盧若騰

監紀推官諸葛斌

內監劉九皋

內監劉之清

戶官楊英

惠來縣知縣汪誦

吏部主事攝同安縣知事葉翼雲

同安縣教諭陳鼎

參軍何宸樞

參軍潘廣鐘

建安伯張萬禮

建威伯馬僧

忠振伯洪旭

廣都伯張興

五軍都督張英

五軍戎政陳六御

征北將軍曾瑞

總練使王起鳳

督理江防阿平





援剿後鎮萬宏

援剿後鎮張魁

援剿後鎮金莫區

右先鋒鎮張祖

右先鋒鎮後協康忠

水師四鎮陳連

水師後鎮施奉

侍衛中鎮黃德

潮州守將馬興隆

左鎮衛江勝

右提督右鎮余程

宣毅左鎮黃安

宣毅左鎮巴臣興

護衛右鎮鄭仁

援剿右鎮黃勝

親隨一營土一豹

親隨一營黃泥邦

龍驤左鎮莊用

奇兵鎮部將王勝

定海守將羅月勳





睡思雖有。聞其語。精爽若不可解。異之。日暮衆散。賣卜者行。華尾之。至一古廟。入焉。華問曰。先生何許人。曰。賣卜者。又問之。答如前。華曰。唯虛狂還。先生能一過乎。不答。乃要之行。至家。略坐。華欲去。舉止傲岸。強之坐。呼子弟出拜。請受業門下。顧而嘻曰。賣卜人能爲此比乎。華曰。先生道貌岸古。必非常人。如不棄寒微。請設帳於此。俾子弟得受益也。不可。良久乃許之。初屋中有巨簪。類人越貨。真敢擲。一日華成某持盜刺來。言夜將被劫。今事急。可奈何。盜刺者盜欲劫某家。先以刺來。以寓先禮後兵之意。且示勇。受者不敢報官。報亦無益。故盜愈無忌。華曰。家有子弟。異人也。請詢之。若可。當無害。乃偕入。告以故。其人俯首。曰。謂其疑曰。事亦易易。然使人慮不勝任。必親往。某曰。先生與若有故耶。暗曰。彼盜安得故我。我與盜故哉。怒欲止。某跪而謝。華亦代請。乃曰。勉爲若一行。既至。環相居宅。曰。盜當從此來。取磚甃列門外。爲數壘。誠家人閉戶寢。勿聲。彼亦就寢。久之。聞有人馬聲自遠至。火炬照耀如白晝。家人潛起窺之。盜衆數百。劍戟有聲。勢張甚。及壘而騎。旋繞不息。自初更至於黎明。竟不知其何爲。其人亦寤。問盜來乎。曰來矣。來何在。曰在門外旋繞。曰然則吾當遣之去。衆於門外設坐。俟之出。坐定。以魔尾魔盜。若寐垂仆。頃曰。縛之。衆次第反握其手。驅之前跪。其人大言曰。男子負膂力。不能爲國家效命。乃棄身匪類。以汚辱鄉里。罪當死。吾今且貨汝。須改過。勿妄動。顧某取百金來。命解其縛。叱之去。賣卜者既居華家。賓主甚相得。課授之餘。獨處一室。不與人士往來。歲暮饋餼。亦不受。強之曰。吾今固無事此也。華氏兄弟與談文史。應答如流。而每至玄黃之際。君亡國破之慘。則悲從中來。潸然欲涕。乃強爲歡笑。一日趨華治具。作一解。曰。且自客至。如其言。至則兩僧備狀雄偉。操閩南音。始見皆伏拜。起而肅立。命之坐。不敢坐。有開門跪答。賣卜者曰。止。今豈可以昔禮比耶。吾之在此。而具知之。而之行止。吾亦無不知。自今各以心喻。毋瑣瑣。顧而可即去。勿再來。吾已爲而治飯矣。出具食之。一僧相衣大嘆。彼頃而盡。撫腹曰。經飽。曰此主彼。可色再餐也。再拜告別。出門逕去。賣卜者亦蹣然。後值重九。生徒散學。華兄弟邀出游。逍遙曉野。意甚得也。已而指一地問誰氏有。具答之。曰後日可葬我。是。華訝其

不辭。先生。他知有命。吾已盡於明日矣。華兄弟驚而泣曰。自得先生。親承杖履。十有二年矣。尚未識里居姓氏。聞知先生有恙。者。遂以來敢發問。今日月淹迫。先生寧終忍無一言乎。實卜者亦泣曰。薄命人何足言。必欲識吾者。吾腰帶中藏一小佩囊。沒後可取視。翌日竟卒。啓之。果有寸帛。字模糊不可讀。略得一二。蓋鄭氏故傳。遺書亡。遂謂遺世。而明僧則爲其舊部。故在橋邊。猶不失禮。乃葬於其地。建一室以祀。惜仍不識其姓名。爲卜。懷忠蹈義之士。豈僅一實卜也哉。吾撰通史。吾甚崇爲之哀事也。

### 諸老

連橫曰。王氣之存天運也大矣。論倍志逸民。而冠以伯夷叔齊。孔子稱之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爲乎。此則孔子之微意也。當殷之衰。武王伐紂。會於牧野。一戎衣而天下定。八百諸侯罔不臣服。而伯夷叔齊獨恥其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此則所謂求仁得仁者也。明亡之季。大盜竊國。客帝移權。紳紳藉藉。若崩厥角。民靡孺童。恬不知恥。而我延平郡王獨伸大義於天下。開府思明。經略閩粵。一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止疏附。率趨國難。雖步伐無積。師沮金陵。而關地東都。以綿明嗣。謂非正氣之存乎。吾聞延平人豪俊。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而姓氏遺落。碩德無聞。此則史氏之罪也。承天之郊。有閒散石虎之墓者。不知何時人。亦不詳其里里。余以爲明之遺民也。墓在法華寺畔。石碣尚存。而舊誌不載。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頂湮沒而不彰者。豈夫。漢司馬遷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顯。余破沈虛諸賢之不一。而墓之多隱君子也。故訪其逸事。發其潛光。以爲當世之範。時曰。雖無耆成人。尚有典型。有以哉。沈光文字文聞。號斯庵。浙江鄞人也。少以明經實太學。福王元年。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明年。浮海至長垣。再豫瓊江諸軍務。晉工部郎。隆武二年秋八月。閩帥潰。屬從不及。聞桂王立粵中。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少卿。永曆三年。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賢。密遣使以帑幣聘。光文焚書返幣。而足跡事亦不可支。乃留閩中。思卜是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遭亂亂至臺灣。時臺爲荷人所踞。受一應以

。其人。相恤也。其。中。皆。耗。絕。亦。無。以。知。其。生。死。存。亡。十五年。遷。下。郡。王。克。勤。知。光。文。任。之。等。以。禮。見。而。其。老。亦。多。入。事。各。侍。相。見。爲。幸。上。令。隨。下。致。諫。且。以。田。宅。贖。之。亡。何。王。德。子。輝。嗣。即。其。父。之。臣。與。政。光。文。作。賦。有。所。諷。或。議。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僧。逃。入。北。鄣。結。茅。羅。漢。門。山。中。或。以。言。解。之。於。經。乃。免。山。外。有。目。加。潤。者。番。社。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藥。常。歎。曰。吾。二。十。載。飄。零。絕。島。集。道。爲。不。願。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爾。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經。竟。諸。鄭。復。禮。之。如。故。三。十七。年。有。人。得。其。遺。諸。遺。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辭。又。貽。書。開。訊。曰。嘗。寧。無。恙。欲。遣。人。送。歸。鄣。會。子。聖。卒。不。果。諸。道。知。縣。李。獻。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饑。門。下。時。寓。公。漸。集。乃。與。宛。凌。韓。又。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袁。鄭。廷。桂。榕。城。林。升。丹。霞。吳。鶴。輪。山。楊。宗。成。螺。陽。王。際。慈。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也。尋。卒。於。諸。羅。墓。焉。光。文。居。臺。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於。兵。火。惟。光。文。獨。保。大。年。以。傳。斯。世。海。東。文。獻。推。爲。初。祖。著。有。臺。灣。輿。圖。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文。集。三。卷。邑。人。全。祖。觀。爲。訪。而。刊。之。志。臺。灣。者。多。取。資。焉。同。時。居。臺。者。有。徐。孚。淳。王。忠。孝。馮。朝。薦。沈。陰。期。等。亦。一。國。之。賢。者。

徐。孚。淳。字。開。公。江。蘇。華。亭。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與。邑。人。夏。允。彝。陳。子。龍。結。義。社。以。道。義。文。章。名。於。時。會。寇。亂。亟。陰。求。健。兒。劍。客。而。部。署。之。蓄。爲。他。日。用。子。龍。爲。紹。興。推。官。引。東。陽。升。郡。見。之。吏。募。義。勇。西。行。殺。賊。又。請。何。剛。萬。之。既。而。東。陽。激。變。子。龍。單。騎。入。都。營。許。以。不。死。招。之。降。大。吏。持。不。可。遂。殺。之。孚。淳。貽。書。曰。彼。以。吾。故。降。今。負。之。天。下。誰。復。收。交。子。龍。哉。故。子。龍。以。功。遷。給。事。中。辭。不。赴。安。光。時。馬。阮。亂。文。等。將。不。出。及。南。部。亡。允。彝。起。兵。而。爲。子。龍。授。福。州。推。官。進。兵。科。給。事。中。閩。亡。浮。海。入。浙。是。時。義。旅。雲。興。不。相。統。屬。孚。淳。周。旋。其。間。諷。以。國。恤。而。悍。將。鄭。彩。周。璫。之。徒。咸。不。聽。乃。返。浙。東。入。蛟。關。結。寨。定。海。之。柴。墟。屯。監。國。入。舟。山。往。賀。日。勸。輸。貢。賦。歷。任。僉。都。御史。及。舟。山。破。監。國。入。閩。航海。從。之。當。是。時。招。討。大。將。軍。鄭。成功。開。府。恩。明。禮。待。朝。士。皆。紳。片。德。之。聲。聞。者。皆。歸。之。而。孚。淳。還。領。袖。其。間。軍。國。大。事。時。諮。問。焉。永。歷。十。二。年。帝。在。澳。中。遣。淳。小。伯。

周金湯皆成功。延平郡王。邊學遠任副都御史。餘各授爵。冬。隨金湯入覲。失道過南。越王翼以臣禮。不從。曰。我爲中朝大臣。何可辱。越王怒。乃歸。克壽之說。從入東都。禮之尤厚。常自歎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數盛覽。此平世事也。以耳亡國。大夫當之。傷如之何。十月。清廷詔遷沿海居民。各省聯動。兵部尙書張煌言寓寧成功。以乘勢取福州。并戰于追衛。勸其代請出師。時東都初奠。休兵息民。故未行。久之卒。或曰。永曆十七年。清軍破思明。卒遽遁入饒平山中。提督吳六奇匿之。完髮以死。屠臺生一子。扶孺至松江。未幾。子亦死。張煌言字子箸。浙之鄞人也。崇禎時登賢書。從魯監國。監國敗。率殘兵數百。飄蕩海上。延平郡王招之。至思明。長爲兵部左侍郎。永曆十四年。北伐。至金陵。王謂煌言曰。蕪湖爲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機日至。控扼要害。非先生不可。七月初七日。煌言率師至蕪湖。馳檄郡邑。江南北相來附。未幾鄭師敗績。煌言走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走天台。入海。仍與王同定臺灣。當是時東都初奠。軍旅未精。煌言見王無西意。爲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又曰。祇恐幼安肥遯老。蓼床皂帽亦徒然。王一笑而已。無何王薨。子經嗣。知不足與謀。益鬱鬱不樂。乃散其部曲。拂衣竟去。浮海涉江。至杭州西湖。覓山僻小庵。隱焉。望海鑾。猶有所覓。爲杭守吏所偵。與健僕楊貫玉愛將羅自牧同被執。二人皆勇絕羣倫者。煌烏布葛衣。不言不食。鬻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煌言出。見青山夾岸。江水如澄。始一言曰。絕好江山。索紙筆賦絕命辭三首。付刑者。端坐受刃。貫玉自牧同斬。略一振臂。綿索俱斷。立而受刃。死不仆。刑者唯跪拜而已。時永曆十八年中秋之日也。煌言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爲測卒所焚。唯絕命辭在。

王忠孝字長儒。號槐雨。福建惠安人。崇禎元年。登進士。以戶部主事權闕。勅太監。忤旨。廷杖下獄。復戍邊。上卒千餘。世都送留。三年免。福王立。授紹興知府。擢副都御史。隆武元年。召見。陳光復策。帝大喜。授兵部左侍郎。總督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已而福京破。家居。杜門不出。延平郡王在廈門。設諸賢館。禮待避亂搢紳。忠孝往見。欲官之。辭。乃特以賓禮。時遺寇多往來廈門。而忠孝與寧朝薦。怪明盧若騰

等。均爲幕上客。軍國大事。時詢問焉。永歷十八年。偕若騰入臺。經厚待之。日與諸寓公肆意詩酒。居四年卒。

事朝薦字在公。廣東揭陽人。崇禎元年進士。始任江南安慶推官。歷掌鹽垣。晉京卿。北京破。南歸。居金門。既爲延平郡王下客。後入臺卒。子文麟。及長回鄉。

沈倫期字贊又。福建南安人。崇禎十六年登進士。授吏部郎中。隆武立福京。擢右副都御史。及帝陷汀州。陸期南下。隨延平郡王起兵於泉州桃花山。爲幕府上客。後入臺灣。以醫藥濟人。永歷三十六年卒。

盧若騰字閑之。號牧洲。福建同安金門人。崇禎八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帝以天下多故。御文華殿。簡用新進士三十人。觀政兵部。若騰與焉。時督師楊嗣昌奪情起用。玩寇倭僞。若騰勸其罪。下旨切責。天下壯

之。累遷武選司郎中。總京衛武學。三十疏彈定西侯蔣維祿。有欲其太直者。遷寧紹巡海道。瀕行。又勸內閣

用國興諸不法事。帝納之。逃國興抵法。至浙。深己愛民。與利除弊。勢豪屏跡。莫敢逞。蕩平劇寇胡桑龍

等。閩里晏然。浙人建祠祀之。福王立南京。擢鳳陽巡撫。若騰以馬阮當國。調紀大壞。辭不赴。及唐王立福

京。下旨徵辟。單騎赴召。授浙東巡撫。駐溫州。督師北伐。特薦宿將賀君堯爲水師總兵。募靖海水兵。扼守

要害。以族弟游擊將軍若驥守盤山溪。爲藩衛。奏簡舉臣考試。以取人才。牧士歲。從之。是歲溫州大饑。捐

資振濟。得旨嘉獎。加兵部尚書銜。魯王起兵紹興。號暨國。其臣不奉福京之命。以兵窺溫州。有脅併急。賀

君堯勸兵拒之。而士類亦有撫浙之命。若騰疏言十年九牧。號令不一。恐誤封疆。請自撤。不許。鄭彩之殺徐

汝霖也。衆畏其勢。莫敢言。若騰直揭其罪。朝士振悚。帝英明果斷。有知人鑒。而鄭芝龍專權。日事驅客。

大學士黃道周疏之。奏請出師。窺江口。途次以門生爲託。若騰復書相勉許。已而道周殉難。紹興之師亦潰。

清軍迫溫州。若騰血戰力守。糧絕不繼。七上疏請援。不報。城民饑歎。拒之。願以身殉。城破。率親兵巷

戰。背中三矢。爲靖海營水師所救。乃由海回閩。上疏自劾。而關兵已撤。芝龍降矣。若騰歸里後。與同志傅

某等結社。舉兵圖恢復。所謂望山之師也。既以糧盡而罷。桂王立肇慶。故元永歷。若騰上表賀。溫獻下答。

方是時招討大將軍鄭成功開府思明。招募遺才。若騰依之。禮爲上客。軍國大事。時諮問焉。永歷十八年春三月。與沈謙計吉燭等同舟入臺。至澎湖。疾作。遂寓太武山下。臨終。命題其墓曰。有明自許先恭肅公之墓。年六十有六。嗣王經臨其喪。以禮葬於太武山南。今猶存。生平志遠。富。有留庵文集二十六卷。方輿互考三十卷。與耕漁隨筆鳥噫詩島居隨錄清洲節烈傳印譜各若干卷。後多散佚。邑人林樹梅求數種刊之。

吉燭福建晉江人。崇禎十六年登進士。以知縣擢刊部主事。國變後。歸里。杜門不出。及延平郡王克寧臺灣。召老父依之。永歷十八年春三月。與盧若騰同舟入臺。卒於東寧。

茂春字正青。福建龍溪人。隆武二年舉孝廉。性恬淡。風神特秀。善屬文。時往來廈門。與諸名士游。永歷十八年春。嗣王經將入臺。邀避亂者神東渡。茂春從之。卜居永康里。築草廬曰夢蝶。諸議舉軍陳永華爲記。手植梅竹。日誦佛經自娛。人稱孝等薩。卒葬新昌里。

郭貞一字元侯。福建同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御史。巡撫浙東。福王立。擢右都御史。有內豎不遵朝班。疏劾之。宦寺屏息。貞一所交多吉士。疏薦夏允彝陳子龍徐石麟徐汧沈延嘉葉廷秀熊開元等。具忠愛之誠。乞召用。又言憲長王夢錫以隨遷官。選郎劉應家贖貨。乞正罪。一時風采凜然。南都破。入閩。已而延平郡王開府廈門。禮之。後隨入臺灣。居數年卒。

諸葛偉字士年。福建晉江黃生。隆武時。以薦授翰林院侍詔。加御史。監鄭鴻遠軍。出浙東。已而福京破。從延平郡王於廈門。永歷時。晉光祿寺卿。同學某降清。以書來招。謂惠然肯來。監司可立致。且悅以危語。偉復書曰。聖主隆唐虞之德。小臣守箕山之操。代有其人。新朝政尚寬大。獨爾大千。何問微塵。必欲相強。使當劍戟著地。勿問是肝是肉也。某得書惘然。偉入臺卒。

黃忠字臣以。佚其里居。官兵部職方司。隆武時。崎嶇閩粵。疊起兵。謀光復。兵敗。母妻俱被難。忠走廈門。依延平郡王。永歷十二年冬。僭御史徐半遠都督張白新奉使人漢。途經越南。與國王孚禮。全命而歸。後入臺。

林英字雲父。福建福清人。崇禎中。以歲貢知昆明縣事。有惠政。縣人稱之。永歷立滇中。官兵部司務。及帝北狩。英亦流離淒愴。祝髮爲僧。問道至廈門。嗣人臺灣。

張一樹福建惠安人。崇禎六年。中副榜。明亡。入山。數年不出。耿精忠之變。避亂金門。嗣入臺。居東安坊。持齋念佛。悠然塵外。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卒年九十有九。

黃繼陞字陟甫。福建漳浦人。大學士道周之從子也。天資醇篤。讀書數百四乃成誦。福帥贊之。終身不忘。天啓四年舉於鄉。設教里中。及門多成才。北郡陷。與里人林蘭友合糾義旅抗賊。及福建破。浮海入臺。與徐孚遠諸人放浪憑弔。久之卒。

張瀛字爲三。福建同安人。巡撫廷拱子也。萬曆朝。登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明亡。隱大嶼。後入臺。居於承天府之郊。清人得臺時。施琅聞其實。具舟送同故里。至澎湖病卒。墓焉。年九十有五。弟瀛字治五。崇禎十五年。舉孝廉。隨兄居臺。耦耕壠畔。怡怡如也。後卒於臺。年八十有四。

葉后詔福建廈門人。崇禎十七年。以明經貢太學。狎遭國變。卽南歸。與徐孚遠鄭郊瓚爲方外七友。縱情詩酒。後渡臺灣。著鷓鴣草下經講義。行世。

連橫曰。我始祖與位公生於永歷三十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朝亡矣。少遭憫凶。長懷隱遁。避去龍溪。遠移鯤海。處於鄭氏故壘。迄今已七世矣。守墳抱貞。代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試。蓋猶有亡社之痛也。故自與位公以至我祖我父。皆遺命以明服殯。故國之思。悠然遠矣。橫不肯。限先人之懿德。兢兢業業。厚思文史。以葆揭國光。亦唯種性之昏庸是儆。竊懷高蹈。敬慎其身。以無慚於君子焉。

陳永華

陳永華字復甫。福建同安人。父鼎以教諭殉國難。永華力舉象。試冠軍。已補弟子員。開喪歸。卽棄儒生業。皖心天下事。當是時招討大將軍鄭成功開府思明。謀恢復。延擢天下士。兵部侍郎王忠孝薦之。成功接見。與



洪時事。終日不倦。大澤曰。復甫今之臥龍也。授參軍。特以資禮。永華爲人間中靜穩。居內如不能出。而指畫大局。慷慨雄談。悉中肯綮。遇事果斷。有膽力。定計決事。不爲羣議所動。與人交。務盡誠。平居燕處。無憚容。布衣蔬飯。澹如也。永歷十二年。成功議北征。諸將或言不可。永華獨排之。成功說。命留思明。輔世子。呂語經曰。陳先生當世名士。吾適以佐汝。汝其師事之。十五年。克專閩。授諮議參軍。經立軍國大事。必諮問焉。十八年八月。晉勇衛。繼歷南北各社。相度地勢。既歸。復顯屯田之制。分諸鎮開墾。插竹爲籬。新茅爲屋。以爲五穀。十田初開。一歲三熟。戍守之兵。衣食豐足。又於處隙以爲武事。故人皆有勇知方。先公而後私。東寧初建。制度簡陋。永華築閘欄。記所屬。教匠燒丸。伐木造庫舍。以養民居。分都中爲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方。坊置簽首。理庶事。制都爲二十四里。里有社。社有鄉長。十戶爲牌。牌有首。十牌爲甲。甲有首。十甲爲保。保有長。理戶籍之事。勸農桑。禁淫賭。結盜賊。於是地無游民。舊地漸拓。田疇日啓。其高燥者。教民植蔗。製糖之利。販運國外。歲得數十萬金。當是時閩粵逐利之民。輻輳而至。歲率數萬人。成功立法嚴。永華以寬待之。險阻集。物土方。臺灣之人。以是大治。十二月。請建聖廟。立學校。經從之。擇地寧南坊。二十年春正月成。舉行釋菜之禮。三月。爲學院。以集亭爲國子助教。聘中土之儒。以教秀士。各社皆設小學。教之養之。臺灣文學始日進。永華既教民造十。歲又大熟。比戶殷富。道惡不止國用。請經令一旅駐思明。與邊將交驛。改往此來。以博貿易之利。而臺灣物價大平。二十八年春。耿清忠據福建。請會師。經以克鍾爲監國。命永華爲東寧總制使。克鍾永華婿也。事無大小。皆聽之。永華以政儒雅。轉粟餽餉。軍餉乏。及經歸後。頗事懈怠。而馮錫範劉國軒怙忌之。三十四年春三月。請解兵。經不聽。既而許之。以所部歸國軒。永華見經無面志。諸將又無安相處。鬱鬱不樂。一日齋沐。入室拜禱。願以身代民命。或曰。君棄國釣。民之望也。已復歎曰。郭氏之祚不永矣。越數日逝。經臨其喪。謚文正。贈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奉人聞之。莫不痛哭。馳弔於家。初經知水滸資。以海舶遺之。所留儲此資。歲可得數千金。不受。而自募芻蕘。歲收穀數千石。比糧。遍遺親舊之窮困者。計其所存。僅供歲度而已。妻洪氏小字瑞舍。

賦資幽閒。壽嗣文。壽嗣文。壽嗣文。夫婦以冠故莊岸而後語。一家之內。熙熙如也。合葬於天興州赤山堡大潭山。清人得受後。歸蜀同安。子夢緯夢球居長華衍。至今爲邑望族。

連橫曰。沙相諸葛武侯。抱王佐之才。逢世季之亂。君臣比德。建宅蜀都。以保存漢祚。秦世稱之。永華器識功業與武侯等。而不能輔英主以光復明室。傍徨於經海之上。天也。然而開物成務。體仁長人。至今猶受其賜。澤深哉。

# 林圯林鳳

林圯福建同安人。爲延平郡王部將。歷戰有功。建勇軍。從入臺。及編之時。布屯田調。圯率所部赴斗六門開墾。其地爲十番游獵。土沃泉甘。形勢險要。圯至。築樞以居。日與番戰。拓地至水沙連。久之番來讎。力戰不勝。終被圍。食漸盡。衆議出。圯不可。誓曰。此吾與公等所困苦而得之士也。寧死不棄。衆從之。又數日。食盡。破殺。所部死者數十人。番去。居民合葬之。以時祭祀。名其地爲林圯埔。

連橫曰。開闢之功大矣哉。林圯埔在嘉義東北。背倚層巒。右控濁水。居民數萬。大都林氏子孫。讀書力田。統有堅毅不拔之氣。是豈非圯之所遺歟。光緒十四年。始建縣治於此。名曰雲林。志圯功也。越五年。從知縣李珪之議。移斗六。而林圯埔之繁盛如故。夫天下無失敗之事。而千古有必成之業。圯之初拓斗六門也。斬荆棘。逐豺狼。經營險淡。未嘗一日安逸。乃又爲番所迫。身死衆亡。則圯亦自怨其敗矣。然圯沒未久。黨徒繼進。前茅後勁。再接再厲。而昔日跋扈之番。竟降伏於我族之下。日月也由我而光明。山川也由我而亨毒。草也由我而發揚。則圯應又歎其成矣。大雅之時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我同胞其念哉。

林鳳福建莆田人。爲延平郡王部將。從入臺。永曆十五年。率所部赴會文溪北屯田。則今之林鳳營也。初鄭經總督李率率約合荷蘭。攻臺灣。十九年。荷人據雞籠。報至。延平郡王經命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逐之。以鳳爲先鋒。陣沒。荷人亦敗去。經念其功。至今所墾之地已歲祭。

陳績曰。吾適會文溪。輒臨流感歎。追懷鄭氏興亡之跡。未嘗不扼腕也。溪源自內山。水大勢急。奔流而西。以達於海。其旁平時萬畝。禾芟芄。皆我族所資以衣食長子孫者。苟非鄭氏開創之功。則猶是豺狼之域也。渡溪北行十里。爲番仔田。有碑立田中。荷文也。刺落不可讀。又十里爲林鳳營。十里爲新營。北爲舊營。東爲五軍營。西爲查畝營。是皆鄭氏屯田之地。以強兵保國者。至今猶見其威稜。而一變再變。衣冠文物。蕩然無存。唯使弔古者徘徊於落日寒村之中而已。

### 劉國軒

劉國軒。福建汀州府人也。狀貌雄偉。懷材未遇。爲漳州城門把總。永歷八年冬十月。招討大將軍鄭成功伐漳州。國軒開門迎。奉軍馮澄世奇之。爲語成功。擢爲護衛後鎮。十年秋。從中提督甘諱伐閩安。克之。十二年。從伐南京。十五年。從克臺灣。成功薨。子經嗣。分汛東寧。以國軒守雞籠山。剿撫番番。拓地日廣。二十年。移右武衛。駐半線。二十四年秋八月。斗尾龍岸番反。經自將討之。國軒從。遂破其社。十月。沙轆番亂。平之。大吐番恐。遷其族於埔里社。追之至北港溪。乃班師歸。自是北番皆服。二十八年。靖南王耿精忠謀亂。使如東寧。約會。經率侍衛馮錫範及六官等渡海而西。國軒從。精忠調總得勝之兵。得勝不從。遂國軒於海澄。議奉。經說精忠。借漳泉二府爲招募。精忠難之。於是耿鄭交惡。六月。經入泉州。精忠之將王進來攻。國軒及右衛許驥敗之於塗嶺。追至興化而還。七月。清軍圍潮州。精忠不能救。歸氏劉進忠納款。經遣援剿左鎮金漢臣率師援之。潮圍解。以進忠爲中提督。國軒副之。二十九年春二月。左虎衛何祐伐饒平。五月。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兵數千人。徇屬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尚可喜兵十餘萬。乘銳來攻。相持久。國軒資盡。議退於潮。尚之信應璩。晨掩祐軍。戰於登母山下。祐以身先旗。遙尾屬角。直貫中堅。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尙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虜七千。饒籍死者滿山谷。由是國軒何祐成名震於南粵。十月。經入漳州。三十年春二月。吳三桂兵至懷慶府。碭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應勳詣國軒

降。尚乙信降於三桂。三桂徵譚惠州於經。國軒入守之。五月。精忠守將劉應麟以汀州降。後提督吳淑入守之。七月。經調進忠於潮。不至。九月。清軍入福建。擒精忠。其將馬成龍以興化降。許耀入守之。十月。耀與清軍戰於烏龍江。敗歸。調趙得勝何祐代之。十一月。精忠守將楊德以邵武降。吳淑入守之。十二月。淑與清軍戰於邵武城下。敗歸。三十一年春正月。清軍攻興化。祐與得勝禦之。清軍縱反間。得勝戰沒。祐亦敗歸。魏化遂陷。漳泉俱潰。經歸思明。六月。進忠降於三桂。壽歸清。被殺。國軒亦奉惠州。惠州之人送之。凡十府一時俱失。經不知所爲。見國軒至。大喜。軍事盡委國軒。國軒爲將。愛士卒。償賞必罰。而出奇制勝。衆莫能測。故每戰得捷。敗亦能完。諸將皆莫及也。三十二年春正月。晉正總督。吳淑爲副。經表賜爲方劍。專征伐。諸將咸聽命焉。二月。伐漳州。下玉州三叉河福河下游等堡。斷江泉橋。以遮餉道。糧軍適至。分兵擊之。夜取石碼。數戰皆捷。遂揚帆直入鎮門。取灣腰樹馬洲丹洲諸堡。軍聲日震。當是時清軍之援漳者。福建總督鄭廷相海澄公黃芳世都統胡克捷兵不前。提督段應舉自泉州。寧遠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後先至。國軒及吳淑諸將。兵僅數千。驅驍突。略倣成功。當事者奉膝咋舌。莫敢支吾。由是國軒吳淑威名復震於閩南。閏三月。與黃芳世穆黑林戰於灣腰樹。收之。胡克率副將朱志麟趙得勝來戰於鎮北山。又敗之。姚公子李阿哥來援。亦敗之。段應舉戮於祖山頭。復敗之。逸入海澄。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三匝。六月。清廷以隨軍布政使啓聖爲福建總督。吳興祚爲巡撫。趣諸軍境澄。次葛布山。三次隔帶水。萬壘自完。相望而已。城中食盡。破之。段應舉自經於敵樓。總兵黃蘆巷戰死。段滿漢兵數萬。捕獲數千。馬萬餘匹。晉國軒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定國伯平將軍。何祐左武衛。林國右武衛。江勝左虎衛。士氣大振。幾五萬八。遂取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徇下南安永春安溪德化諸縣。八月。清軍水陸援泉。大學士李光地率海將軍喇哈達平南將軍賴塔自安美出同安。巡撫吳興祚自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自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錦林子威以舟師自閩安出定海。寇期俱至。構船中鎖鑰孫興林賢遇。未戰敗。經以宣毅後鎮陳際後鎮陳際隆禦之於海山。國軒帥二十八鎮援漳州。築十九寨。九月。以吳淑何祐江勝等十一鎮。可二萬人。軍龍南。而自漳州林麟林麟吳潘陳昌等

十七鎮。可三萬人。軍溪西。直逼淮城之北。軍容煥赫。翼日。決勝於龍虎山。耽精忠爲左拒。賴塔爲右拒。啓聖在前。胡克又存啓聖之前。揮兵二萬先合。國軒敗之。啓聖亦敗。精忠親督戰。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馳。賴塔尾之。兩軍酣戰。海澄鎮鄭英吳正德皆沒。國軒麾軍退。收拾餘兵。以保潯頭。亢宿鎮施明良受啓聖賄。謀獻思明。經變之。常在左右。國軒入告曰。今軍破國殘。疊地千里。殿下宜效先王之志。臥薪嘗膽。親君子。遠小人。中興之業。乃可圖也。經納其言。而明良謀之益急。國軒殺之。及施世澤。琅之長子也。爲女招鎮。再叛再降。又與其謀。故勝之。二十四年春正月。清軍大舉伐思明。經以左武衛林陞爲督師。率諸鎮禦之。方戰而潰。國軒亦全師歸。遂入東寧。三十五年春正月。經薨。子瑋嗣。晉武平侯。十月。清廷以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師提督。將以伐臺。克復命國軒駐澎湖。拜正總督。假節行事。以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爲副。擢林虎爲右虎衛。改名臺。以援剿左鎮陳諒爲右先鋒。提調陸師。右武衛林陞爲水師提調。左虎衛江勝副之。援剿右鎮邱輝援剿後鎮陳啓明各爲先鋒。脩戰艦。築礮臺。討軍實。以待清師。三十七年夏六月。清軍發銅山。覬澎湖。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常有颶至。自督精兵。獲遼二萬。以我旗一鎮吳潛守風櫃尾。果夢中鎮楊錫守雞籠嶼。後提督中鎮張顯守中灣。游兵鎮陳明守四角山。中提督前鎮黃球佐之。果毅後鎮吳祿守內壠。侍衛後鎮顏國祥佐之。壁宿鎮楊章守外壠。右先鋒鎮李錫佐之。右虎衛領兵江高守車峙。侍衛彈忠營王理佐之。沿海巨舟星羅棋布。環設礮城。凌師以守。邱輝請曰。彼兵遠來。棄其未定而擊之。可破也。建威中鎮黃良嘯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擊之便。國軒不從。已而清軍萃至。環泊花嶺二嶼。經復請襲之。不許。十六日黎明。微風振棹。鉦鼓傳喧。兩軍將合。琅以七船突入鄭船。國軒以林陞江勝邱輝曾瑞王順各船迎之。焚殺過當。戰血聲騰。時南潮正發。琅舟爲急流分散。國軒師台。兩翼齊攻。琅困不得出。其先鋒藍理突圍救之。破中其胸。琅亦集矢而却。林陞幾得琅。連中三矢。不退。破傷其股。乃退。邱輝江勝欲逐之。國軒不可。請有戰。又不可。越六日。琅分爲八隊。每隊七船。皆三其疊。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洶涌蓬勃。遂迎清軍。士皆股栗。鄭居上風。國軒麾之。琅大驚。禱天。頃臾雷發。立轉南臨。軍乃復起。國軒聞之。掀篷而呼曰。天

也。室決戰。發火矢噴筒。燄焰怒漲。水爲之沸。直發左邊。邦輝退避。生天黃遇。破沈其船。生家衝突。浪者諸舟環攻。彈雨足俱傷。負痛苦戰。而多迫。室決火連桶。機船足。左虎衛江勝之船。足人陣中。殺傷過當。諸船卒攻。亦自致死。征北將軍才瑞。征北將軍士順。水師副總督才敷。右先鋒陳諱。援剿右鎮鄭仁。援剿左鎮陳啓明。護衛鎮黃聯。後勁劉明。折衝左鎮林順。斗宿鎮施廷。水師一鎮蕭武。水師二鎮陳政。水師三鎮薛衡。水師四鎮陳立。中提督中鎮其邦柱。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督後鎮楊文炳。中提督親隨一鎮陳士助。龍驤左鎮中協黃國助。龍驤右鎮左協莊用。侍衛中鎮衷恩。侍衛右鎮蔡智。侍衛驍騎協蔡添。侍衛領旗協林亮。侍衛左協林德。中提督前鋒曾。中提督前鋒協吳福。中提督前鋒協陳陸。中提督總理協陳國俊。右武衛右協空遜。右武衛隨二營梁麟。水師二鎮前鋒謝李富。水師二鎮左營副將張欽。水師三鎮左營副將計。水師三鎮右營副將林耀。援剿右鎮右營廖載。援剿前鎮前鋒營莊超。折衝鎮左營陳勇。左提督後鎮左營王受等。皆戰死。損兵一萬二千有奇。沈失大小師船一百九十四艘。我旗一鎮吳藩守西嶼頭。遙望衆師漸沒。趣左右欲赴援。而無舟。拔劍歎曰。大丈夫既不能爲國馳。豈可偷生苟活。爲世所笑乎。遂自刎死。國軒見師敗勢蹙。乘走舸。從吼門而入京寧。與文武叢奉克。以降。琅至。歸克。擢於北京。封漢軍公。國軒授天津總兵。連橫曰。古之所謂良將者。若白起王制之徒。皆能開地殖兵。以輔其國。世稱功伐。彼蓋有得於時也。不然以國軒之武略。使乘風浪而建旗鼓。豈不足煥赫一世。而終爲敗軍之將者。何哉。語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吳淑何啻皆魚驍勇。而亦無名。時之不特假也。悲夫。

## 卷三十 列傳二

### 施琅

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人。少從戎。唐王立福州。授左先鋒。爲平爾侯鄭芝龍部將。已而芝龍降清。子成功起兵安平。琅及弟顯從之。收兵南澳。得數千人。遂略有金廈。琅年少。號知兵。恃才而倨。有糧兵得罪逃於成功。琅禽治。馳令勿殺。會殺之。成功怒捕琅。逮其家。殺琅父及顯。顯時爲廈刺左鎮。琅夜佚。顯四索琅海。無可問渡。匿荒谷中三日。餓且死。適佃兵饒圖。見之。告以故。佃兵聞其才也。飯之。成功購琅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國中匿者族。琅乃偕佃兵之所部蘇茂家。茂大驚失色。留二日。捕者跡至。茂伏諸臥內。幸無事。顯不可久留。乃假以一舟一劍一璽子。夜渡五通。入安平。久之降清。授同安副將。遷總兵。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二年。從伐兩島。以功加右都督。四年。掛靖海將軍印。疏請攻臺。夏四月。軍出銅山。至外洋。爲颶風散而還。六年。清廷命孔元章至臺議款。延平郡王璘不從。琅聞之。上疏。七年。復上。略曰。鄭經竄逃臺灣。負隅特固。去歲朝廷遣官招撫。未見實意歸誠。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殘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盡爲界外。以避其患。况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塞外風土爲比也。倘不討平臺灣。隄特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卽邊防若永爲定例。錢糧動費加倍。是隄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萬一有僥倖弁兵。冒死窮民。以爲逃遁之窟。似非長久之計。且鄭成功之子有十。過之數年。竝皆長成。若有一二機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島。聯絡上番。羽翼復張。終爲後患。我邊海水師雖布設周密。以臣觀之。僅能自守。若欲使之出海征剿。實亦無幾。况此精銳者老。習熟者疎。何可長恃。會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三三萬。俱係耕漁爲生。至順治十

八年。鄭成功擊水陸官兵營口。二萬有奇。爲伍擄戈者不滿二萬。康熙三年。鄭經復家去官兵營口約六七千。爲伍擄戈者不滿四千。然此數年。彼處不罹水旱。病故及逃亡者五六千人。歷年渡海竄伺。被我水師禽殺者亦有數千。相繼搜捕者復數百。今雖兩三十餘鎮。皆係新故。並非夙練之才。或轄五六百兵。或二三百。計之不滿一萬。船隻大小不及二百。散在南北二路。藝耕而食。用去千有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不足。戰爭匪長。計鎮有皆碌碌之流。不相聯屬。而中無家聲者十有五六。豈無故土之恩乎。鄭經之得取數萬之衆。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爲之屏蔽。如一意招撫。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若大帥壓境。則去就之權在於有衆。是爲因剿寓撫之法。夫大帥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要。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然後遣員往宣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悟。俟風信調順。卽率舟師聯檣。直抵臺灣。據泊港口。以牽制之。一往南路打鼓港。一往北路蚊港海翁港。或用招誘。或圖襲取。使其首尾不得相顧。自相疑慮。彼若分則力薄。合則勢蹙。於以用正用奇。相機調度。次第攻擊。可取萬全之勝。倘彼踞城固守。則先清剿其村落黨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狹隘孤城。僅容二千餘衆。以得勝之卒。攻無援之城。即使不破。亦將有填下之變。固可計日而平矣。夫興師所慮。募兵積餉。今沿邊防守經制。及駐紮投誠開墾官兵。皆爲臺灣而設。如聽臣等同督提諸臣。揀選精銳。用充征旅。無事徵募動費之煩。此等兵餉。征亦用。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於本汛。何如節練軍征於行間。至脩繕船隻。就於應給大脩銀兩領收。可無額外動文。若不足用。則浙粵二省水師。亦爲防海設立。均可選用。仍行該省督提。選配官兵。合舉練兵一員。領駕協剿。安配憲安。無論時日。風信可渡。立卽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於此者。詔琅入京。詢方略。授以大臣。裁水師提督。盡焚戰船。示無南顧之意。二十年。大學士李光地奏言。經死。克峻幼。諸部爭區。攻之必克。因討琅習海。可專任。閩浙總督姚啓聖亦慮之。再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琅至軍。簡練舟楫。言出師。十一年秋七月。梟星見。給事中孫蕙疏請伐臺灣。尙書梁清標亦以爲言。詔且止軍。琅意說。復奏曰。我皇上御極以來。字以廓清。無思不服。唯鄭氏抗逆顏行。深費南顧之憂。臣復荷起用。重臣以水師提督之任。責臣以平定臺灣之思。而奉天誥。溫諭諄諄。銜命以來。兼程



癸走。抵廈門事。至本年四月終。方得船隻兵練。事事俱備。移請寧海將軍吳喇哈達侍郎吳努春閱看。臣即於五月初三日。會同督臣姚啓聖統率舟師。至銅山。以候夏至南風暫令。聯接進發。當督臣以五月初一日。准部咨以進剿臺灣關係重大之旨。隨轉意不請。三軍側聽。一盡解體。臣自初七日。與督臣決計進取。力爭十餘日。至十六日。將軍二臣抵銅山營所。臣又面懇將軍。而督臣終執實意。臣不便抗違。姑聽主議展期。實非臣之本意。本月初七日。承准兵部劄付。以寧海將軍喇哈等疏。稱督臣提臣請南風不如北風。臣深爲駭異。竊思臣在銅山。與將軍二臣言。並無此語。且日與督臣爭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通省士庶亦無不知。且督臣日遣各總兵分道勦臣。雖依督臣之議。今將軍二臣具疏。竟不分析明白。附臣推諉不前。若非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具疏。自相矛盾。罪當萬死。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畏怯之慮。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臣見督臣意堅。難以挽回。故聯遣趕辦快船三十二號。令國孫鍾兵臣童德投誠總兵臣曾成等領駕前往澎湖。盼探消息。據其回報。來去無阻。見有明標矣。臣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尚堪輓稱。今若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是以臣認認必滅此朝食。如蒙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軍事。令斬撫二臣。雖戴縉紳接應。俾臣整頓官兵。時常操演。勿限時日。風利可行。則由其不意。攻其無備。何難一鼓而平。昔事不效。治臣之罪。伏乞 上大賜乾斷。決策嚴旨。事必見效。民生幸甚。封疆幸甚。許之。二十二年春。治兵於海。光地假歸。還近逆旅。詢以東南風不利行軍之故。琅曰。舟車。北風猛烈。入夜更甚。自此至澎。魚貫而行。幸而不散。然島嶼悉爲敵壘。未能一鼓奪之。無可泊舟。風濤撼撼。軍不能合。將何以戰。若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不如練。可以確泊。乘而觀釁。奪之必易。故用北風。意甚倖於萬一。而南風則十全之算也。光地聽之。六月十四日。發銅山。會於八罩嶼。以窺澎湖。錫將劉國軒守之。知八罩嶼惡。六月望間。當有颶至。日督精兵。陣遮二萬。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處。又率林鳳等江寧陳起明王陸吳潛等將。集於雞籠嶼。環設砲城。凌師守之。琅令大小戰艦。於風帆大奮將帥姓名。知進退。定賞罰也。十六日黎明。風激浪捲。逐鼓喧嘩。兩軍將合。琅令藍理會城臬唐爵張勝許吳阮欽爲虛郭式等七船。突入鷓鴣。焚殺

過當。泄血聲喧。時南潮正發。前鋒數船爲急流分散。鄭師復合。兩翼齊攻。琅望望之船。度其不能強出。自將坐船。突圍赴援。理傷破還。琅亦集矢於目。夜收八罩。十八日。以甲囊裏首。集諸將。申軍令。自總兵以下。皆按以失律罪。將斬之。諸將匍匐新請。許以立功自贖。兵氣復振。取虎井嶼。明日琅獨駕小舟。潛偵諸船。還令諸軍鑿井。澎水多鹹。泉竟甘出。衆大喜。二十二日。習陣。分爲八隊。每隊七船。皆三其疊。自統一隊。居中調度。以八十餘舟爲後援。五十舟從東畔噴礮其歸路。五十舟從西畔牛心灣內外擊爲疑兵牽制。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浪滔蓬勃。遂迎清軍。士皆股栗。琅循師大呼曰。唯天唯皇上之靈。尙克相余。天乃反風。軍復大喜。兩軍大戰。水爲之赤。總兵朱天貴戰死。總兵林賢亦重傷。自晨至於日中。未有勝負。琅策勵諸將。奮勇爭先。鄭將林聰邱輝江勝陳起明吳儒王隆等皆沒。焚燬大小戰艦二百艘。軍萬餘人。聞軒知勢。乘走舸自吼門出。以入東寧。澎湖既破。克捷遂降。琅命二等侍衛吳啓爵先入臺灣。諭官民慕髮。八月十八日。琅至。玄纓迎之。越數日。刑性奉幣。告於成功之廟曰。自開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連縣姓啓士。世爲巖疆。莫可誰何。今琅賴天子之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士。不辭巖疆之罪。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但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懷成大戾。琅於賜姓。弟爲敵敵。情猶臣主。臺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言畢淚下。臺人聞之。爲之嘆息。父仇一也。願公幸寬於伍員矣。提督王開。上大旨。解御袍賜之。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仍管水師提督事。命侍郎蘇拜察福達。與齊振及琅議善後。廷議以臺灣險遠。欲墟其地。琅疏言不可。旨下議政王大臣會議。仍未決。復詢廷臣。大學士李蔚請從琅議。啓聖亦言收臺之利。乃設府三縣三。駐巡道。辦福建。調水陸兵。以總兵鎮之。已又籌議臺灣地租。許之。二十四年。諸申殷海禁。二十七年。入覲。優旨嘉錫。三十五年三月。薨於館。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少傅。賜祭葬。隆慶壯。雍正十年。詔祀賢良祠。子世鏡襲爵。六子世顯等有名。

世顯以行伍出身。爲守備。從父伐澎湖。有功。累遷至總兵。康熙十七年。隨廣東陸路提督。五十一年。調福建水師提督。六十年夏五月。朱一貴起兵臺灣。攻陷府縣。號中興王。世顯聞報。集諸將議。以廈門爲閩南

門戶。而避亂者頗至。慮有變。嚴兵防堵。自率師船赴澎湖。而總督滿保已撤南澳鎮總兵董廷珍會師矣。六月十三日。以林亮堦方爲先鋒。進攻鹿耳門。克之。又破安平。追府治。一貴渡師以拒。大戰於二鯤身。廷珍亦率所部助戰。一貴北走。追之。入府治。而世福已先一日傳令水陸合擊。駐南轅場。閏六月。一貴渡島。徑致北京。餘黨亦次第平。八月十三日。怪風暴雨。相逼爲災。兵民多死。世福游夜露立。羣病。九月。卒於軍中。下旨悼恤。贈太子太保。賜祭墓。諡勇果。

藍理字義甫。又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驁自大。不屑與羣兒伍。每輒幹。力可舉九百斤。以事下獄。帥斬。耿精忠之變。縱之。令赴藩下效力。不從。聞康熙王伐閩。間遁出仙霞關。謁軍前。王嘉其勇。命從軍。以功授松溪營總兵。未幾遷參將。又以罪下獄。康熙二十三年。清軍伐臺灣。靖海將軍施琅聞其勇武。奏赦之。署提標右營游擊。爲先鋒。有二卒市薪。爲提標鳴叭什所識。且誣理。理貪新之。奮文報復。今日上吉。先鋒啓行。琅聞之不說。旣而曰。虎將也。必成功。率師隨之。戰於澎湖。理入鄭餘。中賊。腸流出。族子法侍側。以帛裹。理猶奮鬥。鄭師復合。殺傷過當。琅度其船終不能駛出。自駕救之。夜收八罩。上其功。主舟慰勞。其後再戰。戒左右勿使理知。瑯舟遇險。不能出。謀者飛報。理負劍起。趣救之。獲勝。臺灣平。紀功第一。乞歸省。越二載入京。過趙北口。遇雨。舍騎入梁園中。上遣侍衛關雅驛。理出伏地。奏曰。臣藍理從福建來看。曰。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對曰是。問血戰狀。解衣視之。復召至行宮。授陝西神木副將。未行。改授宣化府總兵官。掛鎮朔將軍印。數年移鎮天津。遷總兵。後以罪入獄。越數載賜還。卒於家。

吳英字爲高。泉州人。寄籍莆田。康熙二年。以金廈戰功。授都司。耿精忠之變。爲浙江提督左軍游擊。會甯海軍視師。問諸可膺大任者。提督以英對。遂授先鋒。歷戰有功。擢副將。任浙閩總督中軍。轉鎮同安。時沿海邊界。民失其業。恤賑。請總督姚啓聖許民出海採捕。全活甚衆。移鎮化鎮。二十二年夏六月。南軍伐臺灣。遂統陸師爲副。克澎湖。駐師東南數月。築壘諸奸。市肆不擾。凱旋入覲。遷督嘉義。調舟山。尋擢四川

提督。凡十一年。授福建陸路提督。嗣改水師。後以年老乞休。加威略將軍。卒贈太子少保。臺八建祠郡治。今祀。

朱天寅福建莆田人。爲延平郡王部將。任樓船左鎮。康熙十九年。清軍伐忠明。從督師林悍禦之。及戰而降。授總兵。歷任至平陽鎮。二十年。總督姚啓聖奏調福建。明年夏六月。靖海將軍施琅伐臺。天寅從之。大戰於澎湖。中敵死。啓聖上其功。詔贈太子少保。監忠紅。是時平臺立功者。有海壇總兵林良。金門總兵陳龍。銅山總兵陳昌。廈門總兵楊鼎瑞。副將蔣懋勛林英詹六奇。參將羅士珍。游擊林瑞王朝俊許毅張勝何龜元曾成勳吳輝趙邦式。二等侍衛吳發爵。各晉封有差。

連橫曰。施琅爲鄭氏部將。得罪歸清。遂籍滿人。以覆明社。忍矣。琅有伍員之怨。而爲滅楚之謀。吾又何誅。獨惜臺無甲冑。不能爲復楚之舉也。悲天。

吳球劉坤

臺灣歸清以後。人思故國。時謀光復。民變之役凡十數起。而吳球爲首。球明之選民也。居於諸羅之新港。素有志。與草澤豪傑圖舉大事而未發也。朱祐龍者明裔也。國變後。居村藩。與球來往來。祐龍亦有志者。康熙三十五年秋七月朔。球家設蘭盆會。演劇。至者十數人。其妹婿陳楓適來訪。楓爲鳳山縣糧吏。方侵吞官穀。慮事覺而罪也。是夜球留宴。衆歡呼狂飲。席間有言官吏暴狀者。皆歎息。球曰。舊孽亡國之人。賤於豚犬。生死宰割。橫操自故。亦唯自怨其不辰爾。未何言。楓聞之憤。起曰。諸君豈皆無血氣哉。大丈夫亦好自爲爾。球曰。弟固有心者。特患少同志爾。衆皆曰。吳大哥苟有所命。生死以之。時露酒。球復言曰。吾輩久遭殘暴。全臺憤怨。今若舉大事。推祐龍兄爲首。以復明之旨。號召四方。則我輩同志必有助我者。舉杯爲誓。約期起兵。各散去。楓憤球家。招募漸衆。其黨余金聲與保長林盛友。約相助。臺伴許之。夜奔郡告變。郡吏聞。徵北路參將陳貴往捕。球謀拒之。初八日。總兵劉坤以特。分告南北。而石臺未成。諸人疑懼不敢應。兵

至。球乃戰不敵。破牆，驅導六人亦圍俘。燬其居。下郡訊。乃悉其謀。皆戮之。祐龍走入山。越五年而有劉  
印之變。

劉却亦蕭羅人。爲管帶。精技擊。以武力雄一鄉。四方蕭羅率附之。歙匪盟。集隨兒數百。所居村。盜無敢  
入者。衆中有謀起事者。慮却不許。乃夜燃樟腦瓦上。火光騰耀。上灼雲漢。却見之大驚。衆相聚語。以爲吉  
兆。却頗自負。遂謀起事。當是時明廷雖亡。而種性之念。尙瀰人心。且誓自歸清後。視之亦不甚惜。守上官又  
無能爲。却輕之。穴地於舍。伴置田器。治軍械。約日舉兵。康熙四十年冬十二月初七日。遍召其黨。揚旗擊  
鼓。攻下茹安營。燬之。蔓茅港尾。入市中。汛兵見而走。附近熟番亦爲亂。掠劫民家。却退次急水溪。北路  
參將白通羅率軍以禦。鎮河溪亦遣兵援之。十二日。官兵大舉。戰於急水溪。殺傷相當。已而却敗。黨人陳  
華阿正等十餘人皆死。却、山、衆各散去。越二年。又謀起事。往來北港。蓄集其徒。二月上旬。至秀水莊。  
官兵偵知。即執津江門外。上下飛擊。當者莫不辟易。乃火其居。奪圍出。中彈仆。禽之。解郡。戮於市。  
畏子某亦杖笇。妻某皆發配。

坐橫曰。卑球劉却以編戶之細民。抱宗邦之隱痛。奮身而起。前後就屠。人笑其愚。我歎其勇。烏乎。此豈有  
激而爲者歟。

### 朱一貴

朱一貴少名祖。漳之長泰人。或言鄒氏部將也。明亡後。居羅漢內門。飼鴿爲生。地遠。故不遠。性任俠。  
所往來多收遺民。草澤壯士。以至弄僧劍客。留宿其家。宰鴨煮酒。藉誦亡國事。每至悲歎不已。當是時昇  
平日久。守上恬嬉。絕不以吏治民主爲意。一貴心易之。康熙六十年春。鳳山知縣缺。知府王珍羅縣。委政  
次子。廖苞直。徵稅苛刻。縣民怨之。又以風聞治盟敵者數十人。遽禁入山伐竹。百人。衆莫可訴。黃巖者亦  
羅漢門人。與一貴善。某兵。誅黃巖。集衆數百人。三月。李勇吳外郎定瑞等率至一貴家。衆謀曰。今地

方長官知汛滿轉而爾。以氣制氣。兵民瓦解。欲舉大事。此其時矣。一貴曰。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光復舊物。以號召鄉里。則歸者必衆。僉曰可。四月十九日。李勇吳外鄭定瑞王玉全陳印等五十有二。就黃殿家。一貴爲主。焚表請盟。推牛饗士。至者千數百人。樹紅旗。書大元帥朱。夜攻關山汛。克之。報至。總兵歐陽凱議出師。以營游擊劉得雲請行。弗許。命古營游擊周應龍率兵四百往。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日加溜灣蕭壠等四社番隨行。是日小雨。應龍行五里。駐半路店。翌日復行十五里。屯角帶園。一貴出據榔林。敗把總張文學。多獲軍裝。應龍隔一溪。不能進。遂略六湖而去。粵人杜君英居鳳山下淡水。聞一貴起兵。揭旗應。有衆數百人。而郭正翁義進草潭。戴樑江國論進下埤頭。林曹林驚林連起新園。王志爲小琉球。皆願從君矣。約一貴共事。於是一貴率屯同山之銳。應龍至小岡山。兩軍遇戰。一貴屯紮交友莊。應龍亦收兵回二隘。縱焚掠。士番棄勢殺之。所在騷動。進紮桶梓坑。而君英已破下淡水汛矣。南路營參將苗景龍請援。應龍至赤山。一貴君英合擊之。跟蹤至千納隊元戰死。把總馬應奎被禽。一貴逐之。迫府治。君英亦別破鳳山。殺把總林高。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苗景龍走萬丹。爲郭國正所殺。以其頭獻一貴。郡中騷聞赤山之敗。譁然大震。文武官退避符通。先後爲舟出鹿耳門。士民亦相率逃竄。繼兵歐陽凱率兵千餘。出駐春牛埔。水師副將許雲亦率兵五百來會。時尚未有城也。軍中夜驚。鎮兵四散。黎明稍集。四月晦。一貴兵至。前望拒戰。水師奮勇。呼砲轟之。一貴相却。屯萃義林。五月朔。一貴復至。君英亦率所部來。衆可數萬。鎮兵未戰而潰。把總楊泰刺歐陽凱斃馬。衆賊其首。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查石琳皆死。苗擊劉得雲守備張成俱被禽。許雲力戰。與游擊游崇功千總林父煌趙奇率把總李茂吉皆陣沒。餘各駕舟逃。巡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府吳說城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縣知縣朱慶典史張青遠偕之澎湖。君英先入。駐紮者。一貴繼至。駐道署。以示安民。衆殺掠。開赤嵌樓。鄭氏以貯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啓者。得大砲刀鎗硝磺彈藥甚多。是日諸羅縣人郭進張岳鄭惟晃等改號和尙林泰蕭存等起兵應。三日。破縣治。北防營參將羅萬倉戰死。賴池張岳以其首來獻。衆見全衆俱得。奉一貴爲中興王。一貴冠通天冠黃袍。正帶。築壇受賀。其地列山列宗及

建中郡王。遵故明。建元永昌。告中外曰。在昔聖祖。猗猗神州。繼德彰明。一遵四時。我太祖高皇帝  
提劍而起。羣臣景從。以恢復區宇。日月重光。天之萬世。遵闡不道。奔兵潢池。勤京師。帝后殉國。地無  
不崩。撫心泣血。東河是望。再造邦基。秣馬厲兵。方謀討賊。何圖建寧。乘隙而入。結言仗義。肆其窮凶。  
竊據我郡邑。又慘我人民。顛覆我邦家。殄滅我制度。受蛇封豕。搏噬無遺。遂使神明胄子。無所歸。歸諸  
山。淪於左任。烏乎宿哉。建中郡王情忠大義。應運而生。開府忠明。經略閩粵。旌旗所指。喋血關河。使彼建  
寧。疲於奔命。則有熊羆之士。三心之臣。戮力同仇。致命宗廟。南京之役。大勳未集。多師東下。用啓臺  
灣。率我先民。以造新邑。遙奉正朔。永戴木朝。剪說養精。俟時而動。雖張堅。三扶餘。日廣之居海島。史  
策所載。猶未若斯之烈也。天未厭禍。大星遽殞。興王之氣。猝以消沈。然東鄰片壤。猶足以抗南河上流。嗣  
王冲幼。輔政非人。大廈將頽。一木難柱。以故謹好竊柄。偷事宴安。反將稱戈。甘爲罪首。沿海橫寇。載胥  
及溺。茫茫九州。屢復我子孫託足之所矣。哀哉。夫盛衰者時也。強弱者勢也。成敗者人也。興亡者天也。古  
人有言。炎災之火。焚龍岡。是以夏后。戊。能復故國。楚。三。足以亡秦。況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  
忠臣義士之奮懷不閉。而謂不足以生建寧者乎。不佞世受國恩。痛心曷瘼。願以荒谷。以救日患。有苦辛  
辛。垂四十載。今其時矣。人思其舊。嗟時度勢。否極泰來。率義旗。爲天下倡。羣賢響應。多士與。  
一鼓功成。克有全土。此則列聖在天之靈。式以邀。而中興之運。可操左券也。七臺灣雖小。同建中郡王。建中  
上也。絕長稍短。猶幾千里。重以山河之固。風濤之險。物產之饒。民之足。進則以克敵。退則可以自  
存。博我皇恩。安我漢京。此其時矣。唯是新邦初建。廟事待興。引企英豪。同襄治理。然後獎帥三車。橫渡  
大海。會師北伐。飲馬長城。掃彼虜庭。殲其醜類。祀胡元之職。見於今。斯爲快燭。所望江京舊父。河朔建  
兒。嶺表孤忠。中原舊部。各懷義師。匡匡諸夏。則爲桓桓之業。晉文勤王之勞。赫赫宗盟。於今爲烈。或  
或甘心事敵。以坑廬行。斧鉞之誅。雖在不赦。夫非常之原。望民所懼。救國之志。人有同心。收布諸區。咸  
知大義。二三君子。尙克圖之。於是大封諸將。以王承全爲國師。王君彩洪陳爲太師。王君英陳嘯寧李勇吳

將飛虎陳印、戴繼郭正、部屬三顏子京、張天黃、魏國基、黃日昇、江國淦、王忠林、曹祥菊、林壽林、饒陳正、建張秀賴、池元改事。見、拒陳。公、張岳不受。安府、爲將軍。陳燦輝、天啟事爲侯。張河山、京政事進身爲都督。蕭斌、詹游、周壽、內司庫事。派恩、本官爲補河大將軍。父自部以下。民自調遣以下。凡數十人。鄭定瑞、縣天成尤驍勇。命率兵三千，于鹿耳門。商民皆疑。復明制。初，召英入府時，欲立世子守三爲主。衆不服。召英盡募。每事竭蹶。當時之出入，召英一貴出合禁淫涼。被權強要民文。一貴殺之。洪陣私讎官劉，亦殺之。衆震慄。君英所原文。可與水戰。不聽。怒欲相攻。一貴曰：立國之初，宜嚴法典。如此妄舉，何以長民。遂揚求水陸軍乙。召英不從。且拘使。一貴怒。命李勇郭通正討之。君英敗。率粵人數萬，北走虎尾溪。駐獵兒下。淡水兵丁備陳有聞也。勸兵守要害。有范承文者潛入境。謀起事。被殺。策急遣人渡廈門請救。方是時，嶺浙總督趙南陽、長既接署之報。倉程赴廈。檄南澳鎮總兵黃廷珍出師。而水師提督施世驤已先赴澎湖矣。六月十六日黎明，諸軍抵鹿耳門。天威率兵激濤。噴霧亦奮衝以阻。列以小舟上水等擊。青軍前鋒林亮董方以大巨財自死進。凌砲擊文。兩軍合戰。血戰半晝。迄未聯甲。亮望海臺火礮灌注。陣亡甚多。轟然大震。烈焰燭空。天威退安平。青軍復至。與定論迎。應戰數時。亮乃泊津。廷珍引大隊繼之。衆可五千。天威遇此東部。翌日，一貴就擒。負子京、阿山翁、飛虎、率兵八千餘人。安平。清軍拒戰。別以一隊會戰於四鯤身。及暮始息。越日復與英相持。其間一貴以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印、楊來郭、王學武、兵數萬、駕牛車、列盾爲陣。復取安平。大戰三日。銀身、虎皮風銳。率所部烏龍旗爲先鋒。驅車擁盾，冒炮火衝突而至。大隊繼之。頗受傷。青軍不能當。愕然相視。廷珍見勢迫，親督大砲。連環齊發。盾不能禦。飛虎乘車而走。短兵接戰。死傷枕藉。清軍拔去。又以炮船沿岸攻擊。飛虎鎗力戰。終不敢。乃退保東郭。一貴議戰守之計。王至金曰：車卻之險，在設安平。安平已失。無險可據。不知是守諸羅。扼財賦之區。用民番二衆。及泰山河。猶無害也。江國圖曰：古人所謂臥榻之側，豈容鼯睡。今南軍往安平。戰勝而歸。臣願率一旅，從西港行偏襲之。遮天之幸。乃爲援。一貴曰：將士效命。忠勇可嘉。命林曾黃殿杯、蔡林健、香僧住。世驤按報。密遣林亮董方觀大



獻狀平以兵千二名來拒。翌早。廷珍知其事。急詣報曰。謀必出於萬全。豈可估勝輕  
見之聞。西津村乃其肘下。距府不遠。應立至。又多竹林可埋伏。彼如以數千人分布要害。四面掩擊。則我  
軍危矣。世驥望然曰。如何。廷珍曰。我常親往。二十一日初昏。留所部三分之一。會政府治。率舟師五千五百  
餘人而進。而國論已與林亮董方大戰於蘇厝甲。清軍將敗。廷珍分兵八隊。自領麾下五百爲中軍。國論邀戰。  
呼聲動地。無不奮勇突擊。死傷相當。然清軍勢盛。乃收軍而退。爾壽至旭頭店。夜半劫營。廷珍有備。不利。  
翌日。戰於木棚。世驥亦率軍以攻府治之南。一貴自率諸將拒戰。自晨至於日旰。營壘盡失。乃率所部向北。  
世驥好珍以次入郡。捷報廈門。總督滿保以廷珍署臺灣總兵。命與泉道陶範寶上諭至臺。並署金廈道事。府  
州知府高錕知臺灣府。建寧通判孫傳素署臺灣府同知。兼攝軍務。海澄知縣劉光潤署鳳山。漳浦知縣汪紳文署諸  
羅。一貴之北去也。駐大稔降。廷珍以參將王萬化林政等南。收鳳山縣。顏子京鄭定瑞等拒戰不利。遂被殺。  
以游擊林秀溥有武學攻大稔降。一貴走灣裏溪。清軍追之。走下茄。初漳浦人王仁和往來溝尾莊。與莊人楊石  
義。知莊族楊旭楊昇等爲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結之。石許焉。仁和密告廷珍。各與以守備千總銜。令禽一  
貴。而蘇山黃遵爲李祖賢詩於楊旭。亦與謀。於是糾溝尾等莊鄉壯以待。閏月初五日。一貴率千數百人至。  
旭雄椎牛饗之。許號召六莊子弟以助。一貴曰。能如是。豈唯孤受其賜。其自太祖以下實嘉寶之。翌日。起月  
肩潭莊。雄逸其歸。薄暮大雨。分所部居。第六莊鄉壯伴爲守籬。潛以水灌所帶之隙。夜聞大呼。一貴驚起。  
伏者盡出。遂被禽。王玉平翁飛虎張阿山在焉。吳外陳却率衆突圍出。餘多走。旭得一貴僅半車。赴八掌溪。  
交游擊林秀解赴世驥營。廷珍會訊。一貴泮然立。廷珍叱之跪。不從。廷珍罵曰。朝廷深仁厚澤。待汝不薄。  
汝何反。速自陳。一貴曰。孤爲大明四子與師光復。何言反。等汝堂堂漢人。甘心事虜。及其反爾。廷珍怒。命  
捶其足。至不能立。伏地而號。顧飛虎曰。大丈夫死忠義。事之不成天也。卿其無憾。對曰。君有所命。敢不  
勉從。於是檻送廈門。滿保命解赴北京。初賴池張岳低據諸羅。北路營千總陳徵把總鄭萬遜入山。已而起兵來  
擊。殺賴元改。以其頭祭於將羅萬倉。一貴聞報。檄翁飛虎江國論救之。復得諸羅。至是廷珍命游擊朱文瀾謝

希賢等率兵至。萬和尙被殺。楊來亦爲大排八所戮。於是吳外陳印李勇等正達林皆林爲林魏鄭惟星張君等次第被禽。淡水營守備陳策已引兵南下。謝希賢亦以兵北上。與懷淡之軍。先是一貴起兵。下淡水莊粵族侯觀德李直三等不從。獨建大清義民旗。聯絡各莊。籌戰守。一貴遣陳福壽劉國基薛榮王忠劉寶等率數萬攻之。六月十九日。大戰於下淡水溪。劉有陣歿。福壽敗自刎。爲左右所救。乃入山。劉國基薛榮王忠俱奔瑋瑤。外委陳掌聞之。與林尙蘇庚駕船往。說以投誠。三人皆首肯。有提督差官至。舉動傲岸。責以拜跪。王忠曰。今若此。三都可知。急遁去。軍以劉國基薛榮見廷珍。七月。江國福鄭元長集餘黨。出奔於阿猴林。廷珍發兵往。國福元長皆北。路。差員張騰霄遮之俱至。杜君英之去也。久欲尋覓門山牛。及聞陳福壽就撫。心稍動。廷珍檄守備施恩陳祥說降。君英恐被給。欲見福壽。詢情實。廷珍即命刺書往。召英果出。越三日。其子會三亦出。皆留署中。居有頃。廷珍呼君英等至幕下。給之曰。頃得制府來書。欲授若輩備弁。有船可速赴廈。若等。國福不可。廷珍叱曰。汝福壽。固知非有官相者。君英許諾。國福知不可留。亦請行。遂與陳福壽鄭元長杜會三俱赴廈門。滿保奏解北京。與一貴對質。訊之曰。刑官問一貴曰。汝一匹夫。敢謀大逆。果何爲者。一貴曰。欲復大明爾。於是與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俱被磔。親同半。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以駭撫以斬於市。黃殿江國福鄭元長等亦先後就戮。唯王忠竄入後山卑南。數年乃獲。詔以心腹文武諸長。令總督提督會審。十月十八日。斬於臺灣。而一貴之役次第畢。

車橫曰。朱一貴之役。漳浦藍鼎元從軍。著平臺紀略。其實多有可採。而曰粵人平居好亂。既平復起。比則既曠臺人也。吾聞延平郡王八登之後。深慮部曲之忘宗國也。自倡天地會而爲之首。其義以光復爲歸。延平既沒。會章猶存。數傳之後。遍及南北。且橫渡大陸。浸淫於禹域人心。今之閩粵尤爲大焉。安瀾之洋。美麗之島。唯王在天之靈。齊式憑之。然則臺灣之人固當以王之心爲心也。顧吾觀等志。每纓延平大義。而以一貴爲盜賊者矣。夫中國史乘。原無定見。成則王而敗則寇。漢高唐太亦自幸。彼豈能贊於陳涉李斯哉。然則一貴特不幸爾。追鞠而索。直在昭彰。公道至。千秋不泯。鼎元之言。固未足以爲惜也。

歐陽凱

歐陽凱福建漳浦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臺灣鎮總兵。加左都督。六十年春。生真謀起事。有粵人高永壽者。負販爲生。途次見一病人。餓且死。救之。亦不問其姓名。一日至南路。遇之。歎歎感泣。引入山。置酒待。僮見一貴。司鎗森列。其言起兵事。邀入黨。佯許之。某間走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強署。凱亦弗信。且以爲狂。會巡道梁文煥詢問。坐妖言惑衆論死。從寬認回原籍。方是時文恬武嬉固不以治亂爲意。已而一貴果起事。破岡山汛。報至。中營游擊劉得紫請行。不許。右營游擊周應龍。龐然魁偉。議論果生。令以兵四百人往。大敗而還。一貴逐之。退府治。凱率鎮兵出駐春牛埔。軍中夜驚。黎明稍集。五月朔。一貴來攻。鎮兵內亂。把總楊泰刺凱墜馬。擒首去。右營守備忠胡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右琳皆戰沒。府治遂陷。事平。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一子以守備用。忠義陝西長安人。子龍林彥皆福建閩縣人。林永貴人。爲汀州鎮標中營把總。適帶班兵渡臺。赴戰死。馬定國陝西人。爲臺灣南路營守備。死於鳳山。陳元福建陵官人。爲鎮標左營千總。林富福建陵人。爲南路營把總。皆死於赤山。各予卹。賜祭葬。一子以衛千總用。孫文元貴南人。康熙五十七年。正臺灣鎮左營游擊。反是兵敗。走鹿耳門。投海死。贈拖沙拉哈銜。子卹。賜祭葬。一子以守備用。俱祀忠義祠。

許貴福建海澄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臺灣水師副將。朱一貴之役。南路既失。鎮兵歐陽凱出駐春牛埔。貴率水師援之。五月朔。一貴攻府治。鎮兵敗。凱死。雲銜突血戰。與游擊侯功千總林文煥衛奇奉把總李茂吉奮臂大呼。所向披靡。目黎明至日中。矢窮砲盡。雙重創。噉馬步行。繼手刃數十人。奔兵俱沒。次子方度在旁。顧之曰。吾爲副將。義當死。汝其速突圍出。將云鹿耳門各砲封釘。無昇敵。方度從之。雲遂陣沒。事聞。贈他拉布勒哈番世襲。賜祭葬。一子以守備用。方度後隨參將王萬化攻鹿耳門安平鎮。有功。補臺灣鎮中營游擊。崇功漳浦人。康熙六十年春。任水師左營游擊。巡哨笨港。聞報。以兵還擊鹿耳門。見文武營舟逃出。歎

曰。官者兵民之望。官魯逃則人心。大車去矣。登岸赴敵。堵卽馬請區處家屬。叱之曰。今日進知有家哉。遂軍至春牛埔。手持大刀。左右馳突。遂戰死。贈拖沙拉哈番。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奇達廣賔人。文煥侯官人。茂吉漳浦人。俱賜祭葬。廕一子。以衛千總用。入祀忠義祠。安平人士憫其死。別建五忠祠以祀。羅萬倉。陝山寧夏人。康熙五十八年。任臺灣北路營參將。駐諸羅。朱一貴之役。府治既失。萬倉驟籌戰備。五月初四日。賴池張岳鄭維晃等率衆來攻。萬倉與千總陳徽把總鄭高葉旺分門拒之。面自當其南。奮尤烈。擊無援。所部略盡。陳碧以鎗刺其喉。張岳賴元改揮刀斬之。以頭獻一貴。妾蔣氏見乘馬逃歸。藏血被體。大呼曰。吾夫其死矣。遂自縊。事聞。贈拖沙拉哈番。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蔣氏下旨旌表。祀節烈祠。

藍廷珍

藍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少勤格力田。忽有所懷。喟然嘆曰。吾其爲持戰之士乎。族祖理鎮舟山。釋來從之。康熙三十四年。擢北總。累遷至溫州鎮石熟游擊。獲海寇有功。五十八年春。遷澎湖副將。尋授南澳鎮總兵。六十年夏五月。臺灣朱一貴起兵。據府治。聞警。領師從。治軍實。上書總督。保請行。並陳進兵事宜。滿保赴廈。遂次得齊大喜。命統水陸軍爲二千名。戰船四百餘艘伐臺。而水師提督施世驤已先至澎湖。會師軍路。部署既定。以林亮董方爲先鋒。六月十六日。進攻鹿耳門。克之。復攻安平。再克之。逼府治。一貴不敢出。世驤用降者計。夜遣林亮率兵千二百從西港仔暗渡。以出府治之背。廷珍見曰。此誠奇計。顧彼衆我寡。說有失。將奈何。世驤曰。然則何如。曰。公宜速遣將弁。瀕口迎擊。每處分道夾擊。某當親率大軍。以繼林董二將之後。方可萬全。府治恢復。在此數日間爾。平明。大戰於蘇厝甲。一貴稍却。復戰。追之至木欄。又敗。一貴松溪。一貴北去。遂入府治。而世驤至。閏八月。一貴破禽。地方漸平。晉臺灣鎮總兵。仍統諸軍。九月。世驤卒。署理提督印務。遂撫杜君英父子而補之。餘黨悉平。滿保以經理喜。擬畫沿山之界。禁

出入。結珍復乙。路曰。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室家婦子。環聚如蟻。一旦驅之搬移。不能退給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出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視。宜因宜宅。可以容民畜衆。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是棄爲賊巢。便奸宄便於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爲盜不止千餘。今謀之不可勝謀。俱仍安居樂業。而獨於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衆而流離之。轉賊之罪。集于作賊。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况郎驍遠無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于羅漢。現在和藹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遷其居。盡納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逃入百餘里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四可慮也。銅板抽繆。貧民衣食所係。難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永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無火食之患。五可慮也。疆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臺地宋元以前。並無所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風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成功又據之。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一年。連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現成村社廢爲坵墟。厲禁不能。六可慮也。曩者諸羅令周鍾。有南草流民。以大甲溪爲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嚴禁鄭燭之許。今北至淡水雞籠。南盡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職等愚見。以爲人無良莠。教化則明。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雞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遁逃之藪。何必喧嘩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于羅漢內門中埔莊。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紮其地。郎驍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莊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煙稠密。星羅棋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

一營。原從其地。伏設憲徽。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題覆。夫今所宜更議者。惟羅漢門砲臺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坌汛千總。割後壠。爲半線淡水屯中之地。及添文員諸事。尙未舉行。其餘俱照舊徵。於南路添設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割新園。設崗山守備。帶兵五百。駐割淡水溪埔。扼羅漢門。南山。寶經。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營。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上下控扼。聯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割笨港。增兵二百名。添設下茄寮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鎮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砲臺各添設汛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徵前指之數。止多一百。但此三千六百兵。不須請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矣母之計。諸羅地方遼闊。鞭長不及。應割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割半線。管轄六七百里。鹿仔港唯口岸扼要。離千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坌。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割笨港。佳里與巡檢仍舊佳里與半割。兼管目加溜灣。移典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鼓厝螺諸處乃匪類出沒要區。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丞一員。駐割搭樓。稽察阿猴林爲佳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莊。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許留郡。仍令駐割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莊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練鄉壯五百名。在外縣各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修戍戈矛。鄉自爲守。人自爲兵。此萬全之道也。滿保題之。乃罷議。六十一年。廷議以兩次平臺。皆先駐軍澎湖。而後進兵。將移總兵官於此。而南台倭寇略將。好珍以爲不可。上書諭之。結在軍偏志。而提督姚堂亦上奏。仍以總兵官駐臺灣。廷珍乃籌善後之策。如築城。增戍兵。行保甲。辦團練。語多可採。以次進師。雍正元年又十月。授福康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既而。整飭軍務。信。又。愛惜賢才。所汲引者。多位至節鉞。軍民皆歡戴之。七年冬十一月。卒於任。年六十有六。賜治喪。贈太子少保。諡。孫元枚亦有名。元枚字簡侯。乾隆三十三年。以世職補廣東參將。結擢副將。三十八年。遷臺灣參將。調金門鎮。四十九年。授江甯提督。五十二年。以海林苑之。前北提督。省。元枚以元枚爲參將。命賜。泉。各

陸路提督。才自提督。簡行路提督任承恩擢兵不進。詔奪承恩職。以元枚代之。四月。參贊軍務。督福寧兵二千。由江渡鹿港。規彰化。後至浙兵。亦歸節制。六月。會總兵普吉保攻柴坑。獲勝。下旨嘉獎。賞戴雙眼花翎。賜宴約會柴坑。大紀失攻六門。未平。八月。卒於軍。下旨憫悼。贈太子太保。發帑治喪。賜祭如禮。諡忠毅。易名之典。其乃祖同。亦佳話也。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年四歲喪母。伶仃孤苦。然性不羈。好結納當世賢豪。嘗曰。男子乘孤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爲農大沒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刺擊。留心海務。島澳險要。舟航利鈍。籌陣戰伐。靡不籌求熟悉。識者謂其有將材矣。康熙四十五年。擢臺灣水師右營把總。累遷至澎湖。當守備。六十年夏。朱一貴起事。全臺俱陷。文武守臣咸死。或逃澎湖。澎湖隔一水。居民洶洶。澎湖將弁以孤島難守。會議撤歸廈門。多出屬登舟。詎力排衆議。按劍聲曰。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棄。我寧死耳。食祿廩。捐軀報國。正在今日。焉有鋒刃未阻。而相率委去耶。大丈夫死忠義耳。寧能騎首市曹。爲法吏所辱。諸將兵配船守禦要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號令。驅官民家屬各登岸。前軍退廈。斬其心始固。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乏食。捐家財。買粳米給軍。製造攻戰器械及諸軍需。以俟進討。既而水師提督施世驤南澳總兵官藍廷珍統兵至澎。以亮與千總董方爲先鋒。頭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六日黎明。至鹿耳門。奮勇爭先。六艦冒死直進。遙望砲臺火藥堆積。命施巨礮攻之。火起。即奪砲臺。乘勢攻安平。又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臺之要害。一日兩捷。官軍大振。十七十九兩日。又戰於鯤身。亮駕舟夾擊。橫衝敵陣。朱軍又敗。退保府治。已而世驤命亮與董方魏。咸洪平率兵千二百人。由間道暗渡西港。以出府治之背。廷珍統大軍繼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於蘇厝甲。惠戰連捷。遂復府治。紀功第一。總督滿保以軍前諸將。問誰可當大任。廷珍復曰。水師提督標營游擊林秀。南澳鎮左營守備呂瑞麟。皆剛復傲。有好多飛揚之氣。瑞麟並優。勇敢出羣。實國家之晚將也。秀矜誇。瑞麟驚。皆不拘細謹。瑞麟懷於操步。弗擁而施。二人俱弗肯已。但瑞麟似較遠大。閩安協左營游擊。又。小心謹慎。雖剛毅

不足。而可當一面。藩離之寄。汀州鎮左營游擊王紹緒。輟飭營伍。有輕裘緩帶之風。福寧鎮右營游擊郭祺。老成練達。海壇鎮左營游擊謝希賢。簡易果敢。雖不無兩害之處。要自瑕不掩瑜。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曉暢軍務。金門鎮右營游擊薄有成。質直嚴肅。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慶。壯猷沉厚。漳浦營守備蔡明良。謙和謹飭。烽火營守備蔡勇。雄偉樸實。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剛勁端嚴。諸人氣度。似與偏裨稍別。皆太平之良帥也。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平臺首功。且有抗守澎湖之大節。人品將略。在軍前諸將以上。提鎮之任。靡所不宜。將軍標右營游擊魏天錫。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係同胞兄弟。皆奇諸水性。能領蓋東甲。涉海面。又能赤身入海底。潛行二百里。如安平鎮至臺灣府水程五十里。大猷天錫入海中潛行。頃刻即至。同安營守備葉應龍。銅筋鐵骨。刀棍不能傷。以石擊其頭。石反碎。三人皆奇傑卓犖。非尋常將弁可比。畧以封疆。誰曰過分。但魏大錫已病。恐不及待而餞爾。千經董方胡廣王郡林君卿。皆將帥才。董方好大矜功。恐未免爲人所嫉。胡廣勇銳英。王郡厚而精明。殊不可量。林君卿果敢實實。罔憚勤勞。四人皆志切上進。不願偏裨自擬。雖現居下弁。勃勃有封疆之氣。未可以名位微末少之。滿保得舊大喜。以白金四百兩勞亮。手書褒揚。嗣陞安平水師副將。而瑞麟等多官至提鎮。如廷珍等。

劉得紫字樹公。直隸文安人。寄遼陽。遼家焉。父朝英爲江夏知縣。卒於官。少孤苦。好讀書。尤丁騎射。康熙四十七年。由步軍校舉遷至侍衛。五十九年。調臺灣鎮中軍游擊。六十年夏四月。朱一貴起事。得紫請討。總兵歐陽凱不許。遣右軍游擊周應龍往。敗績。一貴進攻府治。凱率所部駐春牛埔。得紫從。五月朔日。大軍於中路口。備守。得紫救不克。遂被禽。縛之平宮朱子祠。以禮之。不得死。一貴知其義。遣人進食。不食。數日。同上陣。珍貽參附藥目三卷。且夕讀。幾忘飢渴。七日仍不死。把總張文學贊禮生陳時遇知其意。親爲煮粥餵進。得紫涕泣曰。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縱使擒。而生。吾何面目見東寧父老乎。當是時一貴與杜君英誤相併。不和。諸生林舉劉化雖贊其事。始少食。衆餽金錢衣物相繼。有爲民見其臥地。移一棉與之。泔水既亦贈一餅。皆不記其名。六月十六日。官軍克鹿耳門。復安平鎮。得紫聞之大喜。越數日。一貴敗。守



省撫去。乃得出。叩統帥邊下。請立功贖罪。募壯丁百五十人隨征北塞。屢戰有功。閏月初七日。清屬莊人以計禽一貴。得紫領兵馳之。事平。臺人士以其守節白於總帥。請旌之。

### 楊殷阮王

楊文魁字子偉。號逸齋。奉天人。康熙二十三年。以都督僉事任臺灣鎮總兵。時臺方歸清。疆域初定。文魁分布營汛。講求軍務。又立義塾。延內地名儒爲師。置學田。資膏火。以是來者愈衆。始文魁爲大學士巴泰所舉。及慶理入覲。上問臺灣總兵若何。對曰。練兵馬。興學校。源已奉公。兵民相安。每日惟食腐菜。翌日。上謂巴泰曰。楊文魁爲封疆大臣。惟食腐菜。可謂清矣。時臺風聲言臺灣屯田。可必兵餉。欲於臺兵萬入之中。以四千發屯。事下督撫提鎮議奏。文魁疏言。臺灣之田皆民業。督爲兵田。已萬不可。況兵皆內地調徙。父母妻子。隔海相望。誰肯舉家渡海。以事屯田乎。從之。兵民皆喜。及舉軍政。被劾者無怨言。而所拔將弁。多至鎮帥有聲。二、六年。陞本旗副都統。兵民念其德。繪像立祠。未至京。擢都統。

殷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年二十中式科。康熙八年。成進士。二十六年。任臺灣鎮總兵。臺爲海外異區。閩粵分處。民俗尚武。而生熟番又居其間。雖爲難治。化行既至。宣布德教。軍民無猜。時方議築城。化行以地多淨沙。易震動。不可築。而孤懸海外。唯仗中國威靈。軍民一心。以屏藩之。議遂止。乃僅修鎮署木城。繕甲冑。時其訓練。以壯軍容。初鄭氏行水歷鎮。及歸後。有司請更鑄。部頒臺字錢式。臺錢較小。不能行於各省。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錢。鑄日多而錢日賤。每銀一兩至易錢三四千文。而給兵餉則僅七錢三。以官值市物。民多閉置弗與。幾激變。化行嚴防訓練。財賄停滯。胥撫不聽。及調鎮襄陽。入覲。乃言其弊。上愕然曰。此大有關係。若在正時。胡不言。對曰。武臣不敢與錢穀事。命具疏。果格於通政司。再上。並以上旨白之。始得達。下戶部議。不行。又下福建督撫議。乃停鑄。兵民咸便。鑄數年。移鎮寧夏。後以從征厄魯特有功。事在清史。

阮葵文字子章。號鶴石。福建漳浦人。父賈江西。遷居籍新寧。年十。能屬文。而性剛猛。好弄刀槊。鄰兒畏之。十三補諸生。越十二乃舉於鄉。數應春官不第。遷撫張伯行邀入黨幕。伯行以講洛閩之學。分募先儒書。五載。乃歸。母。康熙五十二年。以說海賊陳尚義投誠。召見更殿。上問曰。奮生此行良苦。頗涉怖否。對曰。臣仰仗威靈。頑梗卒而無所怖。義功爲知府。授陸涼。未行。改授廈門水師中營參將。明年。調北路營。諸羅知縣周鍾經。循吏也。一見如舊。戢吏卒。撫番黎。飭部伍。躬歷沿海。增置營汛。北路地方千里。總以上。民少番多。大抵牛羣吞竹頭諸處。山川奧鬱。水土苦濕。南嶺淡水窮乎陰霧。罕晴霽。硫磺所產。毒氣薰蒸。戍卒多病死。巡哨未至。文擬注視。左右諫止。不聽。自置帳幕。具脯醢。日或於馬上賦詩。夜燃燭紀所歷地。山溪風寒土俗。爲文筆。戍亡將士。淒愴激烈。聞者感泣。山谷諸番具牛酒迎。一一拊循。召社學番童坐席下。與之語。曰。吾汝師也。毋懼。能背誦四子書者。施以銀布。爲講學弟力田之道。諸番咸喜。竟中瘴病。遷福州城守營副將。赴京宣慰。卒於宿遷。年五十。

王郡字應亮。陝西乾州人。康熙六十年。以千總從軍。收復臺灣有功。後爲南路營參將。雍正六年。陞臺灣鎮總兵。七年。平鳳山諸毛番之亂。九年。彰化大甲西番林武力反。北路驅勦。而鳳山吳興生亦乘勢起事。總兵呂璠麟方討番。府治空虛。時郡已授水師提督。聞報。急遣游擊李榮率兵往。已而璠麟生攻陣頭甚急。即自統兵夜發。與參將侯元勳守備張玉。路會攻。福生敗走。越日就擒。鳳山平。璠麟無功。且被圍。繼兵府中。總督郝玉璠徵郡討番。郡至鹿港。遣參將李蔭樹游擊黃貴等合兵攻向東社。參將靳光瀚游擊林黃彰等各扼隘口。遂渡大甲溪。直抵其地。賊有斬獲。林武力敗走南日山。地絕險。僅有礮臺。郡督師而上。躬冒矢石。開礮以攻。聲震山谷。鹿港之賊。悉潰。各乞降。遂縛林武力以獻。斬之。北路平。乃就水師提督之任。

奎林滿州人。乾隆五十八年。任臺灣鎮總兵。臺灣之兵皆調自福建。各分氣類。私立公廩。以爲聚議之所。提標之兵據寧南坊。同安之兵據上安坊。而府旗招安營皆調據新北坊。本地募兵亦據西坊。各據一隅。包圍環

賂。衆莫敢犯。小則賂人趨貨。大則挾私以爭。有司得惠莫敢抗。將奔亦嚮之。恨其蠢也。林至聞其事。嚴治之。諸兵挾衆繳刀銃。林許之。示期。令五人爲一牌。以次入繳。林乃張軍帳。置令箭。傳五人入。久之不出。又傳五人。亦不出。如是者三。諸兵在外待。頃之擲五顯出。衆驚走。其已入者叩頭求免。乃杖而革之。一軍肅然。

連橫曰。臺灣爲海疆重鎮。水陸之士。號稱萬人。而寄其權於總兵。給方印。建旗鼓。以節綱民番。其任大矣。文魁清操。不奪民田。化行惠民。訪冒執害。王都嚴飭。咸知隴磨。查林沈毅。法勸厲兵。是皆干城之選也。若文之循循儒雅。馬上賦詩。尤有投壺之雅興。

列傳三

王世傑

新竹園土番之祖。勢控北鄙。文物與華。澤然美備。跡其發揚。可以媲美。而抗禦化。然當二百數十年之前。猶晏荒昧之域也。鹿豕所游。猿猴所宅。我先民入而啓之。剪除其荆棘。驅其猿猴鹿豕。以長育子姓。至於今是賴。初永歷三十有六年春。北番亂。新港竹塹等社屬之。延平郡王克懷命左協理陳絳帥師討。諸番皆寶。時有王世傑者。運餉有功。師旋。許其開墾。而竹塹乃爲我族處矣。

世傑泉州同安人。來臺爲買。既得墾田之令。集募人百數十人至。斬茅爲屋。先墾竹塹社地。就番田而耕之。引水以溉。歲乃大稔。其地卽今縣治之東門大街以至厝仔街也。已又墾西門大街至外棘脚。治田數百甲。來者日衆。縣治一帶。皆爲蠲擾所及矣。世傑既以力田起家。又與番約互市。辦饒牛酒。竹番自創後。力徵人寡。不敢抗。而墾務乃日進。康熙五十餘年。始墾濱海之地。曰大小南勢。曰上下羊。曰虎仔山。曰油車港。曰南莊。凡二十四社。爲田數千甲。歲入穀數萬石。既又墾越南之地。曰樹林莊。曰後湖莊。曰八卦厝。曰南雅。曰金門厝。曰美營。曰北莊。凡十有三社。儼然一方之雄矣。當是時新竹尚未設治。諸羅政令僅及半線。大肚吞霄諸處。山川險阻。水上苦惡。南風淡水窮年陰霖。空晴。鄉民以投奔人。康熙四十有九年。始設淡水防兵。及期生起。不能三之一。巡哨未有至者。而世傑獨苦心孤詣。蒙古益募壯丁。聯手賊足。但佃其甘苦。故來者日衆。而富巨萬矣。族八土列自泉來。世傑命隨學而給其資。用以織。依竹產芋特盛。卽今之芋仔園也。世傑既死。其子世。所產以居。乾隆初。又與鄭氏構訟。案經府署。累年不決。家乃中落。然世傑以一匹夫。憑其毅力。鼓其勇氣。以拓大瀛海波瀾。功在澤矣。世傑既沒。從其遺孀又若而人。雖世道。

而亦有功於墾土者也。故附傳之。

徐立鵬廣東陸豐人。雍正三年。開墾新莊仔之地。越二年。有徐嘉壽黃君奉示墾墾人。合墾員山頂溪頭所墾。而同安人曾國詰與拓之。

郭青山廣東潮豐人。雍正八年。開墾員山仔之福興莊。而陸豐之黃海元張阿春亦以其時合墾樓御仔之福興莊。及庫聯之地。

李尙福建同安人。以雍正六年。往墾後湖田九厝車路頭。至是告成。

郭安榮福建惠安人。雍正九年。往墾下山脚山邊等地。其縣人范善成亦墾成竹園仔之田。

徐鏡宗亦陸豐人。以雍正十年。墾成茄坑之地。

歐天遂亦同安人。以雍正十年。與南安會六倍拓大莊嶺頂厝之地。而惠安楊夢應亦墾頂厝林。至是告成。

張朝宗亦陸豐人。來臺之後。開竹塹地曠人稀。農功未啓。雍正十一年。偕其縣人黃繼興官阿笑合墾十一股之福興莊。又中營大竹園下桃頭厝等地。翌年告成。其時有鎮平巫阿政往墾寶埔仔。同安許判生溫明鼎合墾後面塘仔頂下邊仔脚拔仔窟。南安張春姑亦墾大厝莊。各鄉村落。以棲佃農。而竹塹之墾務益盛。

陳仁愿福建晉江人。詳墾番地。與中港社番約。歲納其租。招集佃農。以拓番山之地。初番山原在界外。船與屯番。番不知耕稼。仁愿乃墾成之。墾水港亦中港社番之地。與番山對峙。爲泉人所拓。凡十數社。

周家亦晉江人。乾隆二年。始來竹塹。往拓治東六媽聚之地。則昔之霧崙毛毛也。

葉朝鳳亦陸豐人。以乾隆二年。往墾紅港附近。港在治之西北。濱海。西班牙人據北峙。會續舟於此。故名。其後爲竹邑互市之埠。

林耳順泉人也。以乾隆四年。集閩粵之人三十餘。與中港社番約。從事墾田。數年之間。遂建蟻坑埔等十二

社。多者百數十人。少亦二三十人。各開田廬。開溝洫。爲久住計。十六年。鎮平人林洪吳永忠溫殿玉黃日新

潘德通等。共募資。以開上下田寮。而頭份一帶之地。皆爲漢人有矣。

許山河遷徙浦人。乾隆三十餘年來臺。專社番約墾中港之地。而彰化張繼湯者先拓其海口。已而泉興之人後先興止。遂成一大聚落。以與泉州互市。爲竹邑通海之埠。

連橫曰。朱一貴之役。漳浦豐肅元從軍來臺。著東征集。其論竹塹也。曰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窮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以爲溝澮。闢田疇。可得良田數千頃。歲增民穀數十萬。臺北民生之大利。又無以加於此。然地實無人。野番出沒。必橫置村落。設營汛。雙民居。而後及農畝。當事者往往難之。是以至今棄爲民居。不知此地終不可棄。懷依邵邑之規模。當爭綠淡水中間。又爲往來孔道衝要。即使半線設汛。距竹塹一百四十里。不二十年。此處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以百里膏腴天地自然之樂利。而憚煩棄置。爲百姓首領戾戾之區。不知當事者於心安否也。有官吏。有兵防。則民就聚如歸市。立致萬家。不召自來。而番害亦不待驅而自息矣。連橫曰。善乎鼎元之言也。天下氣運所趨。每每自北而南。而臺灣則自南而北。鄭氏之時。僅可承天。濁水以北。編廢而已。及朱一貴平後。半線作縣。而竹塹置淡水廳。戍兵保民。以啓北郭。騁髮乎且日進矣。光緒元年。臺北建府。而新竹爲縣。北郭之富庶幾邁臺南。前之所謂番地者。無往而不爲漢人拓矣。經營締造。以迄於今。是誰之力歟。語曰。作始也簡。成功也巨。烏乎。可不念哉。

吳鳳

上有鐵身成仁。大則爲一國。次爲一鄉。又次則爲友而死。若判阿鼻政之徒。感恩知己。激憤舍生。亦足以振懦夫之氣。成俠客之名。歷百世而不泯也。嗚呼。如吳鳳者。則爲漢族而死爾。迄今邁阿里山者。莫不談之噴噴。然則如鳳者。風侯豈可少哉。頂禮而祝之。范金而祀之。而後可以報我先民之德也。吳鳳諸羅打貓東堡番仔潭莊人。字隸學林。字元輝。少讀書。知大義。以任使聞里中。康熙中。諸番內附。守上官募識番語者爲通事。鳳素知番情。又勇敢。諸番畏之。五十一年。爲阿里山通事。阿里山者諸羅之大山也。大小四十八社。社

各有酋。所部或數百人。或十人。性凶猛。射獵爲生。嗜殺人。有人無敢至者。前時通與番約。歲 漢人男二人與番。番秋收時。均以祭。謂之作賽。猶賽也。屠牛羊宰羊。羶飲飲。以歌頌其祖若宗之雄武。然猶不守約。時有殺人。而官軍未敢討。鳳至。聞其事。喚曰。或番也。吾漢族也。吾必使彼不殺我人。或曰。有約在。彼不從奈何。且歲與二人。公而無害也。鳳怒叱曰。而何卑耶。夫無罪而殺人。不仁也。殺同胞以求利。不義也。彼欲殺我。而我則與之。不智也。且我輩皆漢族之遺者。不能以而制之。已非男子。而又奴顏婢膝。以媚彼番人。不武也。有一於是。乃公不爲也。其年番至。請和約。鳳娶之。告曰。今歲大熟。人雖饑。吾且與共牛。明年償之。番諾而去。明年至。又給之。如是五年。番知鳳之終給已也。聚謀曰。今歲不與人。則殺鳳以祭。聞者告鳳。鳳曰。吾固不得去。且吾公等將奈何。彼番果敢殺我。吾必爲厲鬼。必殲之無遺。鳳居固近山。伐木抽藤之聲百數十人。皆矯健有力者。編爲四隊。伏隘守。戒曰。番逃則起。擊。又作紙人背己狀。移口散髮。提長刀。騎怒馬。而山立。約家人曰。番至。吾必決鬥。若聞吾大呼。則亦趣火相。放爆竹。以佐威。越數日。番會至。從數十人。奔鳳家。鳳危坐堂上。神氣飛越。會告曰。公許我以人。何背約。今不與。我等不歸矣。鳳叱曰。姦奴。吾死亦不與若人。番怒。鳳亦怒。鳳亦怒之。終被殊。大呼曰。與鳳爾番去矣。聞者亦呼曰。與鳳殺番去矣。鳴金伐鼓。聲震山谷。番驚。鳳所部起擊之。死傷略盡。一二走入山。又見鳳逐之。多慘死。姦女懼。匿室中。無所得食。亦憤歎死。已而復作。四十八社番莫不見鳳之馳逐山中。於是羣聚語曰。此必吾族殺鳳之罪。今當求鳳細我。各社舉一長老。匍匐至家。踰牆曰。公靈在上。吾族從今不敢殺漢人。殺則滅。埋石爲誓。自是乃安。尋鳳爲阿里山神。立祠瞻祀。至今入山者皆無害。連橫曰。鳳之死也。或言康熙五十七年。或言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相距僅五十二年。余以後說確也。朱一貴既平之後。阿里山番始內附。則鳳爲通事。當在乾隆時也。鳳至於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歿時年七十有一。即陳氏。生二子。曰打殺。曰打調。光緒中。其族嗣請列祀典。嘉人士亦以爲言。未成而遭割臺之役。然鳳之威靈。至今猶在阿里山也。習于族雖世而不稱。如鳳者豈有死哉。

## 施橋吳張

施橋姓字文樹。初居鳳山。後居古。遷居三十六年拔貢。遷居南。嗣後其子。好行善事。宗廟虛。後居郡中。總教。又捐金二百。以修鳳邑學宮。買田千畝。爲海東書院膏火。士多賴之。子五人。均以入。少子士廣亦拔貢。授古田教諭。嘗遵父命。捐社倉穀千石。登海縣志稱其義行。初半編初開。平原萬頃。溪流分注。而農功未啓。荒蕪於鹿家之鄉。五十八年。世榜爲流民。以開旱螺之野。並引濁水疏以溉。丁始。而流不通。世榜屬之。募有能通者于千金。一日有林先生見。曰聞子與水利。而苦無。吾爲子成之。問其名。不答。於是相度形勢。指示開鑿之法。曰。某也邱高宜平之。某也坡低宜平之。某也流急宜道之。某也溝狹宜疏之。世榜從其言。流果通。率以世榜力。名施厝塢。又曰八堡。以彰邑十三堡半之田。而此圳毛灌八堡也。歲徵水租數萬石。施氏子孫累富厚。食其澤。富損之成也。材少盛衰。率千金爲壽。辭不受。亡何竟去。亦不知所終。佃農念林先生功德。祀爲神。至今不替。

楊志申字燕夫。臺邑人。居東安坊。少孤。事母孝。見仲六。志甲其次也。善視諸弟。最以立身齊家之本。康熙二十四年。知府蔣疏英將拓建學宮。志申父薦任焉。告之。請從而獻其地。毓爲嘉之。爲擇穴於魁斗山麓。平坦如掌。大可二三畝。臺人謂之金盤搖珠。既葬。復告之曰。子素行孝義。子孫必有昌者。雖然子當遠徙。十稔之後。可致巨富。當是時半線初啓。草萊未墾。志申遂適焉。居於柴坑竹莊。貨番田而耕之。得率諸弟。盡力農功。數年家漸富。闢田亦愈廣。遂鑿二八圳引福羅之水以溉。潤田千數百甲。歲入穀萬石。已又鑿福馬。暨深圳。緣東南兩場之田。皆楊氏有也。又以其餘力。開鑿淡水之佳。鹽埔金包里。歲亦入穀數千石。家畜佃農數千人。勸饒並進。半澤景象。以是日興。雍正元年。遷建縣治。移居東門街。志申既富。遂行其德。宗族。植樹里。賑貧乏。占。邑人莫不稱之。初臺邑學租賦用不敷。首捐彰田以充。歲可入粟百六十有六石。又以父廟燈油諸費無出。書。訓導。未行而病且革。命其子觀鳳爲之四百九十有六石。曰



聯疏言：非子孫求福應。女甥任能讀書爲人。毋負吾志可矣。卒葬彰化。後領衆諸。祀臺邑尊祠。以長子振文貴。追封中憲大夫。振文少讀書。體大體。入郡庠。納資爲知府銜。補與文之役。陷彰治。殺守吏。進略南北。勢張甚。聞振文名。具幣聘。不從。遂遁入海。購以千金。不得。與文怒。毀其父墳。振文入泉州。時大將軍福康安帥師平臺。駐廈門。臺有能悉臺中情事者。有司以振文對。康安遣使招之。振文入謁。歷陳形勢。康安大喜。命先率一軍入臺。以中營把總二外委六戰兵二百。供糧策。振文至泉州。自募勇三百。飛渡鹿港。檄令莊衆。備迎大軍。凡投誠者。給以盛世良民之旗。止勿殺。又募鄉勇百人。分置各軍。以是城中虛實。山谷險夷。皆瞭如指掌。康安既視彰化。振文隨軍出征。備諮詢。事平。以振文原駐知府。將獎餉卹用。辭以 請吏治。乃賞戴花翎。子應選亦有名。

吳洛字懷奮。泉州晉江人。父寮槐爲漳州鎮總千總。兄弟三人。伯仲無幾。洛性孝友。待膝下。撫諸姪如己出。雍正十七年。以軍功咨部。加銜守府。召受札。以舊老辭。散徵於里。究心經世之學。乾隆十五年。舉明經。已而父終。服闋。游臺郡。入某公幕。當是時彰化初亂。噴土荒蕪。沿山一帶。地尤肥沃。洛募佃以墾。築圳灌田。親董其役。先拓丁邊之野。次及阿厝霧萬斗六。皆膏地也。草萊既闢。至者日多。遷至南北投莊。暫處草莽。歲可入穀萬石。遂家於邑治。洛既富。建宗祠。刊家乘。置祭田。割租千五百石以與窮姪。追念故鄉。捐資以修東郡學宮。又購良田爲清源書院之費。在臺亦分捐海東白沙兩書院之項。各數百石。凡有義舉。罔不贊襄。當道嘉之。累贈匾額。曰儒林模楷。曰清時碩壺。卒後。追封中憲大夫。有子十三人。曰南金。納資爲州同。曰南輝。乾隆十八年拔貢。曰道東。六十年歲貢。餘子亦多入庠。各各不替。

張振萬彰化人。居舊縣掠之葫蘆墩。力田起家。擁資巨萬。附近之地皆盡有。土厚泉甘。而不能耕。前時舉義社番會請領。諸羅知縣周鍾璽許之。顧其地絕廣。久置荒蕪。乾隆初。振萬乃邀盡華羽姓。募佃合墾。厥田上上。產稻粳。一歲兩熟。然苦旱。引大甲溪水。自聚興內山流出。鑿溝以通。遍溉岸隄阿里史等社。凡千餘畝。歲入穀數萬石。家愈富。子孫猶食其利。至今葫蘆墩米尚冠全臺。

林詳泉州人。居彰化之鹿港。開內山土廣而肥。足以致富。適鳩集資本。募佃農。以嘉慶十六年。至牛轡轡。開墾竹仔腳山之南麓。鑿渠導水。以溉其田。凡百數十甲。越數年。爲大水所沒。僅存二十餘甲。先是乾隆四十五年。有泉人楊東曉者入墾集。亦墾地也。墾者絕少。

連橫曰。墾土之功。矣。天下之富在農。而臺灣又農業之國也。世榜志中曾以務農起家。爲邑望族。好行其德。固非斤斤於私蓄也。夫上寬恤時。中富役智。下富壯力。而今之鄙夫。乃忘遠大之謀。而爲微倖之計。欲以進式陶猗。坐致萬金。抑亦愚矣。

### 林朝振郭

林成祖福建漳浦人。世業農。慨然有遠大之志。當是時淡水初啓。地利未興。欲謀墾出。苦無資。明帶助之。得數百金。以雍正二十年來臺。居大甲。皆墾田而耕之。厥土黑墳。一歲兩熟。我祖能耐勞。備田課。家乃日殖。於是墾一甲。引水以溉。墾入數萬石。拓地漸廣。乾隆十五年。復墾羅接與直二堡。給與佃戶。每甲徵租八石。國常苦旱。乃墾大安圳。引內山之水入。圳寬二丈四尺。長十餘里。過旱溪。埋土管於下。以相灌溉。而一遇洪水。紙壞。經數年。墾財十餘萬。始成。墾田千餘甲。歲入穀萬餘石。既成。遂永導圳。穿山過流。亦墾數百甲。當是時西勢自中坑一帶。野番出沒。諸佃患之。成祖慮難淡防。自備餉。設隘。東至秀湖溪。南至欄接溪。南邊擺突突。北及武勝。早夜巡防。宵稽地。而成祖亦移深振莊。爲今枋橋城外。所墾之田。曰新莊。曰新埔。曰後埔。曰枋寮。曰大佳臘。墾入數十萬石。林爽之變。彰淡林姓多株連。成祖亦避以訊問。次子海門素有才。攜巨金。入京謀救。漳浦縣新爲太子太傅。方重用。海門以鄉人禮之。新嘉其孝。留之。妻以女。成祖得免。還其產。途次海門謝水北。成祖既歸。年老。猶日課農事。與弟同甘苦。復墾里族之野。或勸其少息。曰我生長農家。雖食力。何可坐而無安。況此爲國家之地。久置荒蕪。爾之亦生利。故能一人之力。墾田數千甲。一時稱巨富。卒年七十有二。長子海添以大安圳。墾資修之。而

稍折。三子海廟。海廟之子登選。亦開墾坑埔。能世其家。

胡傳猷字如林。永年人。以正員納捐例貢。乾隆初來臺。居於淡水之新莊山脚。時墾莊方駐鴻臚。而與直溪一帶未開。猷欲開墾。出資募佃。建村落。築墾埔。盡力農功。不十數年墾田數千甲。家入租穀數萬石。輒然爲一方之富。猷而體善。念淡小文風未啓。鄉里子弟無可矜傳。二十八年。自設義塾。名曰明志。捐置田八十餘。以其所入供火。又延名師教之。肄業者常數十人。淡水同知胡邦幹聞。事。詳請以爲書院。總督楊廷璋嘉之。立碑以紀。則今之明志書院也。觀音山在八里坌堡內。東瞰平原。西隔大海。危巖古木。境絕幽邃。猷登其上。建佛寺。置香田。至今遂爲名剎。崇猷既富。遂居於此。而舊志不傳其人。故不詳。

潘必榮淡水山望人。力田致富。乾隆三十一年。與族人沛世合築永安埔。引擺接溪之水。造大陂以灌之。度視進流。長三十里。前時海山多旱田。及成。足資灌漑。而擺接邊之西盛柏仔林。與直溪之新莊諸二三重埔等。皆仰水。凡六百餘甲。故稱張舉埔。而必榮復與吳榮盛合築鄭安陂。亦引擺接溪之水。以溉堡內之田三百餘甲。上自石頭溪。下至三角埔。後以大水冲厚。棄戶林河益乃築個條之。先是有劉承續者。亦海山堡人。以乾隆二十六年。築萬安陂。引擺接溪之水而入。至興直堡之新莊。以灌中港厝之田。亦數百甲。

郭元汾字早瑞。漳人也。乾隆間來臺。居淡水大佳臘堡。墾田樹穀。擄資厚。時學山一帶多荒土。而水利未興。乃僱工墾埔。引新店溪之水。自大坪林築陂蓄之。穿山規。至溪仔口。又引至挖仔內。過公館街。抵內埔。分爲三。溝漕縱橫。長數十里。臺北附近之田皆資灌漑。凡千數百甲。既。名金川埔。而佃人念其功。稱瑞公陂。

連橫曰。今之臺北。古之所謂荒土也。鄭氏以投罪人。康熙四十七年。泉人陳福章始墾。佳厝之野。爲今府治近附。而舊志不載。故志又不能。惜哉。成祖。猷傳以豪傑而勤稼穡。鑿渠引水。利澤孔長。至今猶受其賜。其誠有所助於望土者也。夫以臺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燦然煥備。非我先民之締造經營。能一至於此。

而居是邦者。乃在軍路蓄練之功。而爲奢華淫靡之行。何其昧耶。

## 臺東拓殖

連橫曰。臺東天府之國也。平原萬畝。可農可工。而森林之富。礦產之豐。久爲世人所稱賞。自康熙二十六年。而少有經營之者。康熙九年。漳人吳沙募三韓之衆。入臺始仔湖。闢地數百里。乃建噶瑪蘭廳。駐在奧沙傳。自是臺東之北稍有至者。光緒元年。牡丹之役既平。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設恆春縣。劃噶瑪蘭以南以擴其地。而臺東之南亦有至者。當是開山撫番之議既行。以總兵吳元亮帥中軍。同知袁國振帥南軍。提督羅大春帥北軍。三道而入。募商工隨行。設招墾局。獎勵移民。建卑南廳以理之。於是至者日衆。漸有墾田墾民于斯之計。十一年。建省。隨卑南廳而臺東而隸九。而臺東之局始一。然當荒昧之時。天氣瘴毒。野蠻阻。生番出殺。而我先民如廖文輝科吳全留。入其地。闢其土。利用其物產。勇往不阻。雖阻偏膏。用能以日之寧庶。其功業豈可泯哉。今刻其行事。與其壯志。亦足以爲後生之警勵也。東文彰化人。居淡水。年少豪俠。與友林侃合資。往來沿海。康熙三十二年。遭風。舟中蛟弄。其地爲牛番所處。宋驚與漢人通。文至與互市。居幾年。略通番語。始悉其港道。漢人之至臺東者自文始。

額科亦居淡水。爲雞籠通事。素勇敢。每出入番社。閱後山有番。欲通之。康熙三十四年秋八月。率壯衆七人。度高山。晝伏夜行。歷數十番。至崇爰。番衆。導遊各社。禾黍芄芄。凡戶殷富。語科曰。吾族聚居此地。已數百年。而野番來掠劫。殺人爲害。欲約西番夾擊。間阻不得通。若歸。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亦將鑿山刊道。和陸甘外。共爲大朝之民矣。科既與番狎。撫之歸附。附阿里山番輸餉。凡九社。日均輸。曰斗雞。曰竹脚宜。曰薄薄。曰芝蘭武。曰板密。曰盤丹。曰丹朗。曰水章。計有四百八十戶。男女可二千人。每歲輸餉者以。舟載烟布鹽糖農具與易。歲一往返。同行番冬亦勇士也。

林鴻生淡水人。以乾隆三十三年。召衆入臺始仔湖。地在臺之北東。三面高山。東臨海。土壤肥饒。而番俗

悍、輒出殺人。濃生竟被害。衆亦散去。其後吳沙乃繼成之。

吳全亦淡水人。力田起家。開臺東之富。與其友吳伯玉合謀開墾。道光八年。全募噶瑪蘭人二千八百餘。墾其地。築土城以居。劃田畝。興水利。數年漸成。而瘴氣所侵。居者多病死。士番復時出沒。全百計防備。莫能濟。憂勞以死。伯玉亦率衆去。其地則今吳全城。爲臺東之一大市鎮。

黃阿鳳亦淡水人。咸豐元年。集資數萬圓。募鄉勇二千二百餘。往取枝寮之野。其地距大南澳之南七十里。港口稍狹。內則可容巨舶。水極陡。每年三四月。漢人往與互市。番以繩牽舟進。各與鹽一二合。歡躍而去。已而各挾鹿茸獸皮來易物。不事金錢。無所用也。阿鳳既至。自爲總鎮人。狀若官府。其餘數十人。各受約車。分地而治。然瘴氣尙盛。阿鳳以不服水土。數月病死。各頭人復不相能。越五年。資漸罄。又與番相仇殺。墾田遂廢。佃人咸去。餘亦移於璞石閣。在秀孤嶺之麓。或作樓實閣。番點也。地平而腴。有水可溉。前時漢人已至其地。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

鄭尙鳳山水底落人。咸豐五年。至卑南。與土番貿易。且授耕種之法。番喜。以師事之。七地日闢。尙亦乃募佃人墾。卑南處臺東之右。山與鳳山接。陸路可通。康熙六十一年。朱一貴之變。餘黨王忠窺入卑南。有衆千人。聚處大湖。蓄髮持械。耕田自給。總兵藍廷珍慮其復亂。檄千總鄭維嵩注諭土目文結搜捕。凡漢人皆逐之。文結之祖亦漢人。避難。竄於卑南。踞地爲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漢祖訓。不殺人。不抗官。其後女土目寶珠。盛飾若中華貴婦。治家有法。或舉官長命。遵行惟謹。故漢人至者日多。而臺東愈闢矣。

連橫曰。麥禮荷斯奇之事。舊志不載。而西史言之。危矣。當是時西力東漸。已張其機。荷據爪哇。西營呂宋。而英略印度。其策果行。則臺東非我有矣。而臺之士夫乃噤乎無聞。何其昧也。麥禮荷斯奇者。波羅伯爵也。乾隆三十四年。俄波之戰。被俘。竄於勘察加。三十六年。與其黨二十八人越嶺逃。經俄艦而乘之。出北太平洋。航日本海。八月二十六日。至臺灣東岸。即今之秀孤嶺溪口也。上岸探險。遭生番襲擊。走離岸。備戰。漸征服之。而他番又乘虛而來。掠掠器物。輒奪退之。解纜北行。黎明至東北海岸。二十八日上陸。漢人

見之。後貽相說。首語不通。水由間訊。薄暮遇西班牙人。實爲奇蹟。西班牙人者爲逃亡武弁。久寓是地。深得鄉人之心。家在西方附近。漢人之村落也。二十日九日。西班牙人等至其家。爲陳此地狀況。麥得荷斯奇乃以己名告其心。考察地理。詳述民。當是時臺東雖隸中國版圖。而野番出沒。瘴氣披猖。政令不至。天然寶藏置之化外。麥得荷斯奇既抱開拓之志。自以撫番爲急。其番之強者爲富亞波族。有衆二萬五千餘。固一方之雄也。然與他族爭地。無相調。麥得荷斯奇欲用之。以爲羽翼。乘舟至其社。與番相見。說以開盟。卽以所略之地爲用。首許之。其明日築室。移器。設砲四門。以漢人八名守之。是夜開宴。以西班牙人米優魯比摩爲參軍。十一月朔。率番酋反族而起。山路崎嶇。炎熱如火。備嘗辛苦。初二日度半。至一大谷。行三小時始出。尋至一湖。旁有小社。撫之。初三日。將至馬及奧時科族之地。部署數路。命富亞波番先發。初五日黎明。兩軍相見。戰肉擊。敵人大敗。逐北數里。盡據其地。俘男女二百四人。酋請赦。以富亞波族統之。立誓而還。會獻黃金二十斤銀八百斤。言土產也。麥得荷斯奇察一切。以爲固日某種之地。歸撫。草殖民之策十二條。略曰。一。開拓殖之策。又人民自任其事。而請本國保護。二。開拓之地。先立國幣以招之。派兵駐守。以衛人民。利來事業興。勢力充裕。則可以握東洋巨市。航滬。若其所借國幣。應於三年之後。歸還母利。又念將求拓殖。必番語。留一少年於此。十一日。歸歐洲。說法政府。不。又說莫皇。亦下聽。乃至倫敦。日鼓其說。欲以獎勵之富人。或可得成其志。而終無憾者。越數年。卒於法蘭。而歐人始有設拓臺灣之議。

## 吳鳳牛島教

吳鳳 鳳山人。生於南北。或曰。未一貴之黨也。一貴收後。謂牛謀復之。歷廿九年多。大甲西社番亂。轉以呂端爲率軍討。即。空虛。越年春二月。端生以番亂未靖。圖起事。其友商大抵等從之。且謂曰。今皆潛集黨衆。乘不虞。聚而攻。則一鼓可得。博頭市鳳治十餘里。商賈輟轍。有今說。二十八日。端生與黨於家。至者

百數十人。夜襲崗山汛。焚之。翌日。復焚舊社汛。賊震動。虎頭山赤山皆樹旗。四月初三夜。福生率衆攻陣頭。守備張玉把總黃陸拒守。不得入。別遣一軍燒萬丹巡檢署。巡檢蔡輝適在部。故不及避。時鎮標各軍多北征。郡中兵少。原任總兵王郡聞變。命中營遊擊黃貴留守。初四日。率軍夜至。晨至陣頭。分兵進攻。以游將張元勳勾備張玉林知錦各帶兵行。福生亦併衆以侍。官軍火砲齊發。殺傷甚夥。福生却而復集。自晨戰至日中。狂呼奮勇。守備張玉外委徐學聖千總鄭光宏皆死。已而官軍援至。郡亦嚴號令。各兵奮鬪。福生不敢。各散去。符通山蕭夷蕭韶李三許舉李成等。初六日歸郡。縛之。又數日。福生等大概三十餘人悉捕。解省訊。亦繫之。六月。番亂平。越三十九年而有黃教之變。

黃教粵邑人。居大羅神。距城東十數里。內倚山嶺。莖荷魁傑之靈。出沒其間。而教爲首。亡命多歸之。見時以一生爲贊。必擇肥而獻。既居門下。則衣食遊宴皆供之。不數年。客至愈多。族八黃鈞與教枝梧。教害其之。弑訴其官。臺灣知縣飭差捕。差不敢往。詰之。曰教客多健者。偵及城市。今聞差往。則半途被殺矣。知縣嘆其怯。別命兩差。行五六里。遇一壯者自林樹出。問何之。壯者曰告。曰全固知女行也。而爲令所命。親而無益。安寧倚官勢。虐小民。罪當死。今先斷一指。結報而令。頭顱自取也。知縣懼。不敢捕。弑控於總督。飭守吏嚴緝。而近村以盜牛告者月十數起。乾隆三十五年冬十月。教遂集徒起事。陳宗寶鄭純等應之。夜襲崗山。殺汛兵。擒之。臺灣府知府鄭元接報。會鎮兵合剿。攻圍數日。互殺傷。事聞。下旨嚴緝。限四月蕩平。於是教黨多逃。而教竟入山。巡道張珪被擄奪職。緝之者又不能獲。伴以教死亂軍具報。事始息。

### 林爽文

林爽文漳之平和人。姓林。居彰化大里村莊。墾田治產。家頗饒。莊距治二十餘里。逼近內山。溪流交錯。植竹爲藩。近鄉多巨族。時是咸豐。蔓延數十村落。爽文亦素來自衛。乾隆四十八年。有髮烟者自平和來。傳天地會。爽文客之。天地會者。傳爲延平郡王所創。以光復明室者也。於是彰化之劉升陳泮上芬。諸羅之楊光勳黃

鍾張烈。淡水之王作林小文。連至鳳山。多入會。立盟約。有事相救援。事不逞之徒。亦出入其間。衆至萬人。有司畏其莫敢治。五十一年秋七月。臺灣道永福知府孫景燧聞之。密飭所屬會營緝捕。石榴班汛把總陳和慶黃鍾。解蘇羅。而楊光勳與其弟媽世不睦。媽世亦設雷光會。結黨以抗。父文麟不能止。飭縣事查將媽世交辦。索其子。陳和又獲張烈。夜宿斗六門。爲黨人所殺。總兵柴大紀接報。偕永福赴諸羅。機兵捕數十人。留小其車。改天地會爲添弟會。以光勳兄弟不睦。故爲此會以相勝。歸罪於文麟一家。擬以諸法。財產入官。按察使李永祺來臺勘審。亦以此入奏。獄定。黨人紛紛入大里杙。謀起事。莊人林石蘭不可。爽文欲止。而勢莫可遏。十一月初旬。大紀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長庚肅肝壓。不從。倉皇歸郡。遣游擊耿世文率兵三百。偕知府孫景燧赴彰化。而近山一帶已前後起矣。二十五日。知縣俞峻與北路營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至大墩。嚴飭莊人禽捕。并焚勸小村以悅之。大墩距大里杙七里。無辜婦孺。號泣於道。爽文因民之怨。二十七夜。數十墩。軍覆。文武俱沒。進攻彰化。戍兵才八十。不足守。二十九日陷之。殺知府孫燧。理番同知長庚攝縣事劉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馮啓宗。議淡水同知程峻偕守備章得魁巡防至中港。聞警。趣回竹塹。王作李同等要之。峻自殺。十一月朔。陷廳治。新竹縣巡檢張芝馨。衆擁爽文爲盟主。遵故明。建元順天。軒彰化縣署。以劉懷清爲知縣。劉士賢爲北路防軍知。王作爲征北大元帥。王基爲平海大將軍。爽文以玄徽爲冠。鑒弄金祖。結黃腰。自佩垂背。衣食。而坐堂上。衆呼萬歲。初六日。破詔。發掘縣事董啓隆。原署縣事皆歸典史鍾。左營游擊李中揚及臺將首領及沈沈七等。諸羅爲府治石腎。財賦之區也。諸羅破則府治垂危。故急爲防禦。而最馬各處響應。斗六門南板橋新拔。破。殺縣丞周大綸陳瓊傳總糧永堤。郡中大亂。未幾而鳳山車大田起焉。大田亦平和人。始父渡臺。寓籍諸羅。父夜。遷鳳山竹仔港莊。盡力農。鄰里有急。輒周恤之。以是戰俠聞南路。既入天地。與爽文通書訊。稱其逆。及爽文起事。大田族弟大井。率族召莊人。推大田爲首。率牛敵血。至有二十有餘人。駐錫舍土阮郭仙天德許光來李是亦合以衆至。大田出資起軍器。樹大旗。自稱南路統帥大元帥。或曰定南將軍。或曰南將軍。數日之間。衆至數千。十三日。攻縣治。南門。將胡國



里以三百。擲者北門。未戰而進。丁傳秋把總計得隲外委唐宗保王朝圭俱沒。遂入城。殺知縣湯大紳典史史讓。設諭撫臺。若訓導陳龍池上陣頭。集義民。謀規復。爽文大田合攻府治。將防向知楊廷理府事。募義勇。許曉。日復海戰守。還應海告急。總兵柴大紀拒戰於鹽場橋。檄辦黎榮龍率澎湖兵七百。并備盤淺。而爽文之軍已據大穆。距城二十里。嶺山行。可達南路。廷理偕守備王天植伐之。千總沈瑞先行。設於大灣而沒。廷理天植夾圍出。爽文之軍至之。遂圍府治。福建總督常青聞捷。急調水寧兵赴泉州。居中策應。五十二年正月。水師提督牛萬率金門鎮山之兵二千。入鹿耳門。陸路提督任承恩統提標長興化之兵二千。至寬港。增援鎮標兵都壯猷副將余鼎士各以兵至。仕清數大紀取蘆。而壯猷南出二十里。即阻止。頭兵五十日。始達鳳山。鳳山城上空。招民復業。黨人混入。吏不之覺。三月初十日。城復陷。福永游擊延山安平游擊鄭嵩同知王傳均死。壯猷逃府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找不遠。亦不敢進。爽文之起也。臺灣舉人樓門後。鹿港爲與人互市之埠。故不從。再提督至。爭效命。而不知驅策。遠巡觀望。詔以常青爲將軍。仕清師。李侍堯爲關浙總督。調廣東兵四千浙江兵三千。防備兵千。以江南提督費元枚赴臺。與福州將軍恆瑞均爲參贊。誅壯猷。還臺恩。以大紀代。元帥至師。未久卒於鹿港。常青之至也。統兵萬人。勢頗振。及見事。固學自完。讀齊師。二十四日。大田復攻府治。軍至之。逃往中洲。翌日。陳璘光謝檄振寧郭。酒草店尾。許尙陳聘亦攻小北門。屯柴頭港。皆大田之黨也。爽文之弟永率所部千人。至大穆降。大田約會師。二十七日。自擊福龍盤淺。以總兵舍攻小南。謝尙又大東。林永攻大北。許尙攻小北。四路合圍。號稱十萬。常青亦分所部。以游擊邱華揚守備黃泰新守柴頭港。守備曾紹龍守車佔尾。守備王天植守小東。都司羅光顯守小南。參將宋鼎守大北。參將左瀾守小北。放發擊龍固守盤淺。而自佩弓矢。至大東門督戰。義民數萬出城助。自黎明至日中。沒。官軍槍聲發。退而復進。檄龍之拒極盤淺也。大田引軍東。擊龍之。伏兵起。不能脫。擊馬被。走。更戰。常尙在城上望之。令參將特克什布馳救。擊龍回擊。始出。托總余典王等俱死。兵丁沒者百數十人。而射。又追小東門之下。縱火焚敵。上天噴。義民沒不得食。退。城。城人大。爭走。

口。一時假慢。乃無何而莊錫舍倒戈降。軍騎入見。常青大喜。立與六品頂戴。賞幣二百兩。令出城助戰。大田聞之大驚。慮有變。急收軍回潭。林永亦去。圍始解。錫舍泉之晉江人。居陣頭莊。大田之起也。糾漳人。而錫舍亦泉人。勢相埒。衆推大田爲長。錫舍屈意下之。及再破鳳山。建功多。益自負。錫舍有親屬爲道署胥吏。時適尺素。大田疑之。使人覘其舍。互易所部。錫舍愈慮。巡道永福知其意。令親屬以書招之。錫舍諾。至是果降。請赴竹尾募義民。以結大田歸路。常青未許。知府楊廷選以賞無害。縱之去。途次爲大田所得。欲殺之。許七來諫曰。錫舍之降。非別本心。今既歸來。仍當重用。不宜自傷手足。以啓離叛。光來亦泉人。故爲錫舍地。大田從之。置左右。出入必偕。及大田令兵攻諸羅。防範稍弛。使人潛放其卒入郡。約內應。五月十二日。常青將兵三千。自伐南潭。大田已去。錫舍執林紅金娘以獻。金娘下淡水番婦也。習符咒。能治病。大田信之。軍中咸呼山姑。夷文封爲柱國夫人。林紅其舅安也。皆獵於北京。十三日。參贊恆瑞領侍衛八人兵一千至府治。總兵張期注大斌率兵先後至。常青繼出師。而夷文已久聞諸羅矣。夷文之南下也。北莊粵監生李安善與彰化。臺灣振國品文麟陳高楊軒。權送福州。淡水同知幕友壽同春亦復竹塹。繼王作。斬鄭加。華義民一萬三千人以守。及柴大紀北上。屯仔草武壠人陳宗器警漢口武舉人黃雙邦各率泉人從。正月二十三日。復諸羅。報侯元。夷文軍破彰化。及圍諸羅。大紀竭力守。屢請援。五月十五日。常青令出師。以總兵張朝桂魏大斌爲前鋒。副將謝廷選率衆阻爲左右翼。率各營將奔圍百三十七員。滿漢兵五千五百人。出大北門較場。祭纛啓行。以莊錫舍爲嚮導。聞大田在南潭。遣職朝桂伐之。不利。自駐閩常關。軍中夜譁。遂且姑息。翌日。稜報大田集諸部。據臺樹柵。爲久住計。常青悉師攻之。又不利。守備林士春千總謝元把總劉茂貴等戰沒。飛章入告。請師。下旨嚴責。且命舍有就北。六月二十四日。以魏大斌率兵千五百。援諸羅。至鹿仔草而敗。又以參將特克什有游擊蓋田玉副將蔡樂龍等。三次往援。皆被截。損兵大半。僅得入城。嗣以柴大紀爲參贊大臣。然諸羅被圍愈密。無可得食。掘樹根。煮豆粕。以充饑。而守志益堅。八月。廣東副都督傅爾丹江寧將軍永福各以兵至。常青仍領兵城。恆瑞及總兵普普保爾陽度兵各五六千。亦不敢進。反與粵事勢。諸兵六

為。詔解常黃懷瑞之任。以協辦大學士陳甘肅補康安領侍衛內大臣參贊軍務代之。並飭大紀擇民出城。再囑進取。大紀不從。下旨嘉獎。其諸羅為嘉獎。康安途次。亦奏請增兵而進。下旨嚴飭。十月二十九日。統侍衛巴圖魯一百二十餘員。滿漢兵九千。至鹿港。爽文聞報。遣所部拒之。十一月初四日。戰於八卦山。衆僅佐領阿木勒塔先登。爽文之軍敗走。彰化又復。康安南下。遇戰於番仔頂。海關察率侍衛巴圖魯分兵為五。以義民千餘為左右翼。再戰於牛閣山。爽文復敗。初六日。入嘉義城。次日康安至。初九日。爽文率衆數萬。再攻西北隅。海關察出戰。殺傷甚多。爽文退守斗六門。康安命海關察率侍衛巴圖魯自斗六門而北。自與恆老策其後。大戰於彰化店。繼軍統領舒亮亦參贊。自鹿港而進。伐中寧。破大肚溪而南。以通海口之路。十八日。攻斗六門。爽文據臺守。決水以阻。別屯所部於大埔林及中林大埔尾。復東屯龜古坑以為援。康安分軍進。隘口悉布竹釘。不良於行。乃斬竹圍而入。爽文通大里代。築十坡高壘。列巨礮。內設木棚可居。沿溪置卡。以拒清軍。二十四日。康安至丁寮莊。爽文乘夜攻。列炬如白晝。清軍寂然。既迫而戰。矢礮齊發。互有死傷。翌日。康安分諸將。自西南西北兩路進。併力搏戰。爽文不敵。擊走集集。清軍入莊。抄掠索林成林快江近許三江割懷清二百餘人。獲大小礮百六十餘尊。器械糧食無算。遂燬之。十二月初五日。清軍至集集。爽文築壘溪邊。斷木塞道。列營山上。康安遣普同普德山行。海關察亦率侍衛衝河溪進。四川練兵移援而上。爽文走小半天。敗擊番社。社丁杜敷縛其父林勳弟林慶母曾氏妻黃氏以獻。清軍復逐之。爽文軍據社山中。康安分汛諸軍。檄歸土番。入山搜索。五十三年春正月初四日。爽文至老衢崎。自知無可免。沒於阿壽高振家曰。吾使若富貴。振縛以獻。並其弟躍。康安統師而南。駐灣潭溪。肅清中路。二十四日。克鳳山。大田走琅璫。地絕險。乃駐軍築壘。二月初五日。康安以侍衛烏什哈達自海進。海關察率侍衛巴圖魯自山行。面自統師至風港。越背穿林。深入三十里。大田悉衆以拒。三軍會攻。自辰至午。死者二千餘人。遂被禽。及鳴大盡母黃氏等四十餘人。大田至郡。病亟。藏之。而爽文嚴烟劉升等皆檻致北京。餘斬於市。南北俱平。十七日。康安至郡。海關察普同普德班師歸。常黃恆璫入京。柴大紀以貽誤軍機處斬。黃仕簡任承恩罪均。貸其一死。李永祿永福亦被縛。以蘇龍龍為水師提督。

曉朝極爲躊躇。齊吉保爲臺灣鎮總兵。知府楊廷理署臺灣兵備道。徐夢麟署知府。徐各擢日。命福州將軍  
輕倫涉臺。協辦善後事宜。

連橫曰。沐璉文之役。南北俱應。假使三。至調四省之兵。乃克平之。較之一費。爲尤烈矣。夫臺灣之變。  
非民自也。蓋有激之而變也。一責之起。始於王珍之淫刑。繼由周應龍之酷殺。從之者衆。而禍乃不可收  
拾。若夫與文同一方之豪也。力田致富。結會自全。乃以莊民之怨。起而誅之。澤血郊原。眞身荒谷。搗黨心  
固有不忍人之心也。蓋。軍才之言曰。林爽文之變。實激之使起。則此後張丙之變。戴潮春之變。又孰非激  
之使起哉。而論者乃輒謂事人好亂。何其穢也。

### 孫景燧

孫景燧浙江海鹽人。進士。乾隆四十九年春正月。任臺灣府知府。五十一年冬十一月。彰化天地會謀起事。兵  
備道永福命借游擊耿世文領兵往辦。及林爽文攻縣城。城兵僅八十。不足守。卽與都司王宗武原任知縣張貞生  
署典史馮啓宗等分門禦。城破被執。不屈死。

會據浙江臨安人。舉人。乾隆五十一年冬十月。任彰化知縣。時天地會已謀起事。借北路營副將赫生額率兵赴  
大墩剿辦。林爽文攻之。軍覆被殺。

馮啓宗浙江山陰人。乾隆五十一年。任鹿港巡檢。兼彰化典史。林爽文之變。城破被殺。

周大倫忘其籍。乾隆五十一年。任南投縣丞。及林爽文陷彰化。以南投無城可守。赴諸羅。與知縣董啓環合籌  
戰。城破。巷戰死。

渠。提忘其籍。前任斗六門巡檢。調署苗栗。林爽文之役。既破大墩。途經梨店。執之。不屈死。

神聖傳浙江山陰人。乾隆二十七年。舉於鄉。監場大使。續補福建。兩充同考官。例轉知縣。并上官意。  
以難處門緊承。乾隆五十一年。調守斗六門。斗六門戶蕭彰衡雲。生兵必爭之地也。明傳既卒。魯家部門有餘

八守等。分兩家。請年究。五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林爽文來攻。勢甚熾。鄉勇多走。聖傳奮力戰。勸其去。不聽。騎馬略戰。一曰。吾。六。四。縣。感。一。論。例。擊。降。倉。被。殺。官。供。顧。景。亦。死。

程曉安。徽六安州人。乾隆五十一年。謫淡八同知。林爽文既起事。破彰化。將諸淡水。其。林小文謀應之。峻。中。港。助。堵。步。攻。不。敵。劉。項。至。柯。仔。坑。而。死。

張芝。聲。南。皮。人。乾隆五十一年。任竹塹巡檢。林小文以來攻。驟募義勇防禦。城破被獲。不屈死。

湯大。姓。武。進。人。任鳳山知縣。林爽文之役。莊大田起兵應。破縣治。大紳被創。子荀業左右翼蔽。俱被殺。常州人以其父子忠孝。建祠祀。荀業著有竹居詩。陳存半卷。

十。馬。浙。江。仁。和。人。舉人。前任北路理番同知。卸事督省。適林爽文起事。巡撫徐嗣曾命赴臺。巡道水福徵運糧。鳳山。以。濟。郝。壯。猷。及。鳳。山。兩。破。被。殺。

劉。寧。基。湖。南。湘。潭。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北路理番同知。及林爽文起事。彰化知縣俞成赴大墩剿辦。以享基。續。事。城。破。遇。害。女。前。姑。年。十。七。侍。父。在。旁。擗。被。辱。挺。身。投。池。水。水。淺。不。能。沒。枕。屍。泥。淖。中。一。家。死。者。十。二。

人。自。署。縣。以。上。皆。子。卸。職。祀。昭。忠。祠。而。滿。姑。皆。優。褒。賜。祭。葬。建。坊。原。籍。

壽。同。春。浙。江。諸。暨。人。佐淡水同知程峻之幕。時年已七十有二。豐饒能任事。乾隆五十一年冬。林爽文起事。破彰化。昭。竹。塹。城。死。焉。同。春。亦。被。擄。王。作。聞。其。名。以。禮。相。待。願。受。款。同。春。伴。許。之。而。潛。遣。人。揚。言。內。地。大。兵。

已。至。驚。人。聞。之。頗。懼。然。亦。知。原。在。竹。塹。巡。檢。李。生。機。叩。志。書。院。掌。教。係。讓。糾。台。義。民。萬。三。千。人。以。十。二。月。十。三。日。並。起。也。竹。塹。萬。王。作。許。律。陳。鄭。加。等。斬。之。以。徇。上。壽。省。吏。陳。其。事。先是巡撫徐嗣曾聞變。奏調閩安副將。

余。鼎。士。率。兵。援。淡水。用。風。月。餘。始。至。駐。軍。延。津。時。閩。粵。各。莊。洶。洶。欲。動。同。春。撫。之。始。職。而。新。任。淡。水。同。知。徐。夢。麟。亦。至。一。平。各。莊。此。時。彰化。同。春。慮。有。變。親。赴。鹿。港。謁。提。督。任。承。恩。請。合。攻。大。里。杙。不。許。而。白。石。湖。金。包。里。等。

處。粵。聞。之。人。半。屯。白。石。湖。山。上。步。騎。擁。之。備。者。少。同。春。往。陳。利害。衆。始。從。翌。年。冬。十。月。率。義。民。駐。烏。牛。欄。至。三。十。張。寮。莊。遇。敵。馬。蹶。被。擒。不屈死。事聞。賜。知。縣。銜。予。恤。廕。一。子。以。知。縣。用。祀。昭。忠。祠。胡。遠。山。浙。

江某縣人。讀書生。王夢化白沙賓元請席。范琪潘浙江會稽人。王某俞某亦浙江人。均爲彰化知縣俞蛟所賞。成破皆死。之附祀昭忠祠。

福康安

福康安字臨水。號敬齋。姓富察氏。滿州鑲黃旗人。大學士一等忠勇。傅恆之第四子也。乾隆三十二年。授三等侍衛。洊擢二一。金川之役。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嗣晉侯爵。協辦大學士。總辦陝甘兩省。五十一年冬。彰化林爽文起事。以山莊大田應之。南北俱擾。先後命福康安督。青洲軍悅瑞陸路是督任水恩水師提督黃仕簡率兵往。皆無功。詔齊切責。仍觀望。臺請濟師。五十二年秋八月。詔以康安爲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勇侯海蘭察爲參贊。率領隊大臣普爾普德軍統領舒亮浙江巡撫許世亨四川檢辦鎮總兵陳克登阿江南鎮山頂總兵袁國瑣四川副將張芝元頭等侍衛晏濟爾。及巴圖魯侍衛等。百二十餘員。調湖南兵二千。黃西兵三千。貴州兵二千。四川屯練兵二千。往平之。康安入京。並授機宜。是時林爽文已久圍諸。臺灣鎮總兵柴大紀與民堅守。故死勿去。城中無所得食。棚樹根煮豆柏以喫。詔命諸將進攻。遲疑不前。又命大紀與民出城。再圖進取。大紀奏言。諸羅香城北障。諸羅失。則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深溝高壘。守禦。一胡棄人克復爲難。惟有竭力固守。以待援師。高宗覽奏。大紀當儘速勢急之時。唯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可以加茲。其封爲義勇伯。世襲罔替。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福康安詞來瞻覲。康安途中亦請派兵。下旨嚴防。飭內庫大吉祥台鑄。以刊渡海。冬十月。至泉州。徵進士鄭光策舉人曾大源入見。詢以臺灣亂故。光策對曰。守上好修。民生日削。爲亂之階。夫臺灣向殷富之地。然有食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固自然之勢也。康安曰然。即撤行轅供具。令所司辦軍毋任修華。有獻地圖言機謀。皆納之。十月二十一日。發大擔門。守風崇武。二十八日。兩軍集。途遇匪徒。遣舉人曾大源監生陳文會職員楊振文等。招撫近莊。弁勇歸。脅從自治。其來歸者皆以盛世良民之食。令辦鄉中。師至不附。以是頗多分散。方是時爽文久圍諸羅。而自莊番於

牛欄山之上。十一月初四日。康安令海軍李臣圖營攻。山。之。今。代。原。作。奔。勢。敵。軍。爽。文。拒。戰。於。密。仔。頂。而敗。再戰於牛欄山復敗。遂解諸羅之圍。進破斗六門。燬大里代。爽文走集集。還之至小半天。竄老衢崎。遂縛之。檻送北京。提開。封一等勇侯。移師而南。戰於楠梓坑。復鳳山。莊。田。寶。珍。水陸併進。禽之。隸於府治。除。悉。平。古。右。螺。命。在。福。建。藩。庫。凡。將。軍。總。督。漢。臺。及。冊。封。玩。試。佩。之。行。當。諸。羅。解。圍。之。時。榮。大。紀。出。迎。自。以。參。政。伯。爵。不。執。臺。轡。儀。康。安。嘲。之。至。是。勅。其。前。等。不。宜。詔。大。紀。固。守。孤。城。時。逾。半。載。非。得。兵。民。平。日。豈。不。陷。若。謂。詭。譎。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叔。兵。大。紀。腹。便。褒。獎。或。稍。涉。自。滿。於。康。安。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其。短。殊。失。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大。紀。參。贊。龍。而。於。諸。兵。不。救。之。恆。瑞。以。推。不。勅。且。屢。敕。其。戰。功。曲。爲。庇。護。恆。瑞。本。通。軍。前。正。法。忘。朕。臨。關。其。越。交。刑。罰。治。罪。尋。遣。交。尹。京。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高。宗。以。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德。成。奏。言。大。紀。在。任。互。贖。令。臣。回。內。地。買。馬。及。專。記。倉。卒。不。早。撲。滅。以。致。猖。獗。又。盡。問。提。督。任。承。恩。供。亦。同。乃。命。康。安。與。閩。浙。總。督。李。侍。堯。查。奏。五。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榮。大。紀。前。此。久。困。孤。城。不。肯。退。兵。矣。至。時。朕。披。閱。懸。淚。時。在。諸。品。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過。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動。遂。治。以。名。之。罪。以。謝。臣。等。傳。亮。之。實。王。今。尙。未。復。奏。而。亦。難。於。措。詞。乎。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雖。驍。懦。之。賊。尙。能。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尊。關。大。門。既。不。能。懸。飭。於。平。日。又。不。能。機。謀。於。臨。陣。皆。紀。律。不。明。所。致。請。事。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冤。又。廷。訊。治。引。證。仍。試。訴。其。枉。詔。曰。福。康。安。等。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末。減。改。爲。監。候。乃。展。轉。變。故。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罪。依。所。擬。正。法。於。是。大。紀。處。斬。時。寬。之。臺。灣。既。平。康。安。上。善。後。策。十。六。事。其。一。在。營。代。餉。二。奸。兵。三。吏。治。四。郵。政。五。旨。允。行。又。以。第。化。番。人。效。力。軍。前。請。發。四。川。包。辦。之。制。設。衛。屯。丁。詔。任。事。備。志。八。月。命。於。臺。灣。清。境。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御。製。詩。文。以。紀。其。事。再。國。形。勢。光。開。凱。旋。之。時。適。駕。幸。山。西。馬。宴。旗。回。並。立。碑。興。河。文。廟。告。成。而。歸。以。辭。曰。嘉。興。外。都。臣。等。奉。命。臺。灣。古。不。入。

聞。神島未略。寧方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宋明之世。神回中國。紅毛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專窮兵力。初爲閩患。迄爲寧患。皇祖一怒。遣景南車。郡之縣之。開步提封。一年三熟。燕肅牧導。事與學校。頗進生童。始之與洽。今之樂士。十吏忽之。恣其貪取。餽饈其文。任其武。昨今伊昔。叛亂屢都。向辛丑年。昨丙午歲。一貴爽文。其亂源本。水陸提督。發兵於外。蔡相觀望。賊氛張大。天啓千寶。入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貽。轉兵萬人。水陸併進。平海之濱。至海之濱。崇武略。後兵到齊。恬波運濟。一日千里。以遲爲速。百舟齊至。神佑之故。馳救諸。羣賊峰擁。列陣以待。不俟言。如虎掃。宋角陽。頃刻解圍。義民歡動。斗六之門。爲眠鎖。大里之。更其巢落。長驅堵。如風掃。夜。內山逃。生番化外。然亦人。忱之以威。實之以惠。彼大畏。誠無地。遂以成禽。聚又首。狼狽爲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如上而下。海口遮。山。途。大田。略無遺者。二人同心。其利斷。曰。福安。智超謀。曰。海蘭。勇取獨任。二月成功。勳揚古今。既靖妖孽。當安民庶。皆也事宜。康安是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永興。光我王度。凡八武。自天。今。敢弛。如曰。德。實無一焉。惟是數勳。以永年。是年冬。康安詢問。治內外。後以功晉封貝子。嘉慶元年薨。晉封郡王。諡文襄。入祀賢良昭忠祠。配。事。海蘭亦滿州人。勇。康安每。輒爲。所。克捷。臺灣。役。以功晉封超勇公。與。皆俱圖。紫光閣。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餘亦晉擢有差。

楊廷理

楊廷理字健椿。廣西馬平人。以拔貢。初知侯官縣。乾隆五十一。彰化林爽又起事。知府孫。全臺震動。乃攝府篆。是時爽文已。鳳山莊大田亦起。府治戒嚴。府治固。補竹。以木棚。年久。任理急。守備。各街。派。甫就而諸羅陷。總



兵柴大紀一帥扼粵海。城中空虛。紅毛王、唐、文、黃、蔡、張、劉、魏、呼於市曰。好男子。其從我。聞者走集。不三日而得八千人。告以守城之策。舊曰。海濱日本手一丁。調兵一千。凡萬人。設守。時各名援軍不至。府治當南北之衝。爽文大田合兵攻。五十二年元日。潮泉門。廷繼出小吏門。左營游擊古淵出小南門。合擊之。二十四日。大田復攻。四路合圍。號稱十萬。廷理率衆。兩軍大戰。黨首莊銀舍忽倒戈降。廷理以舊將之也。大田聞之氣沮。遂不敢復攻府治。十月。大將軍福康安。率諸將。克彰化。廷理率衆。三戰三捷。疏通中隔。遂覓康安於丁臺莊。康安勞之。爽文既擒。移師南下。進攻大田。獲。臺將平。五十二年春。督臺灣道。加按察使銜。經理善後。途建府城。六十年。以在候官任內。虧欠庫款。請成革職。嘉慶八年。赦還。十一年。捐復知府。分發福建。十二年。又任臺灣府。當是時。臺人假借海上。疊犯臺府。七月。南澳鎮總兵王得祿。敗朱清於雞籠港內。寶順縣。廷理率兵北上。至五期。集善老。又知。臺土自潘賢文。陰與清通。厚結之。樂肯助。願效命。遂與得祿。同攻。大敗去。廷理巡視。始仔。謀開設。而大府以地存險。民番無。慮有變。不許。十五年四月。總督方維甸。巡臺灣。次艋舺。有難。番皆請。以人版圖。命廷理。遣後。胡桂。往。之。廷理以臺有。其。多。力。主。裁。除。戶。不。從。嗣。三。各。由。乃。將。辦。形。條。陳。大。府。而。司。中。以。臺。洋。隔。越。難。聚。諸。交。臺。粵。道。復。十七年七月。始收其地。設。場。理。通。判。十二月。調。建。寧。知。府。民。思。其。政。爲。位。於。文。昌。壇。之。右。

### 鄭其仁與安海

鄭其仁字步年。號靜齋。臺灣府治西安坊人。少有力。能舉巨石作掌上舞。年十八。入鳳山武庫。三赴。不中。遂居鳳山。等園。力田治產。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陷彰化。莊大田起兵應。率以其仁負重望。請出。不從。乘夜。遁走。其氏感被害。憂悸。病。莊人。移。至。烏。樹。林。懷。未。至。而。卒。其仁。理。諸。沙。汕。途。覓。船。至。府。

署知府楊廷理命募義勇助戰守。己而大田攻府城。其仁中彈未愈。輒出戰。嗣隨將丁朝雄由水道攻東港。克之。以功授守備。東港地近廈門。其仁素悉情形。乃集流亡。給口糧。收以費用。勢益振。而東港恃以無恐。五十三年春。大將軍福康安平北路。率師而南。廷理帶兵協剿。其仁願爲前隊。戰於放標莊。遇伏。力戰死。年三十有四。事聞。加都司銜。諡忠勇。賜祭。祀京師昭忠祠。世襲雲騎尉。葬於府治小井門之州仔尾。林氏附焉。嘉慶十二年。邑人士請與薛邦揚許鴻均祀忠義孝節祠。詔可。

薛邦揚字垂青。府治事南坊人。爲臺邑廩生。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攻府治。邦揚募義勇助守。不給。則貨田宅以濟。又從游擊葉榮龍駐桶盤漫。屢戰數次。五十二年五月初三日。莊大田合諸軍來攻。兵民併力禦。邦揚親自陷陣。中敵。墜馬死。妻兄某在旁。奪屍歸。年二十有八。妻陳氏遺腹生一子。

許鴻府治鎮北坊人。文武庠。林爽文之役。輸民柴大紀率兵禦於三峽店。鴻以義勇從。遇戰陷陣。知府楊廷理見其危。督義救之。而鴻已沒。得其屍歸。年三十有四。

李安善字雲基。廣東嘉應州人。祖某來臺。曾募鄉勇從征朱一貴。以功授職。因家彰化之北莊。舉田致富。安善少讀書。納粟入監。里黨有事。知無不爲。故衆倚爲重。乾隆五十一年多。林爽文起事。陷彰化。攻諸羅。以楊振國高文麟守城。粵莊因城潰之恐。故不從。安善窺其遺。舉子弟而告之曰。汝可以也。粵人聞之。願效命。得數千人。分四下。與前任知縣張真生把總陳邦元。以十二月十二日分攻縣治。克之。獲振國文麟等。解省。安善。當是時城人多去。而所部以搜捕爲名。焚莊掠物。安善不能制。撤歸北莊。城復失。北莊距大里杙不遠。爽文慮爲肘腋患。命衆攻之。安善竭力禦。求援各莊。無有應者。隻身走鹿港。請給藥。爲戰守之用。而爽文騰之急。歸乃牛罵頭。被獲。挾至大里杙。勸其降。不從。殺之。事聞。賤祭于恤。賞知縣銜。給一子以加縣用。附祀忠烈祠。

陳周全臺邑人。天地會之黨也。林爽文敗後。南北小康。守土官不以吏治爲意。華華爲利。乃與鳳山陳光壽謀。招八人會。從者數百。遂議起事。乾隆六十年正月。光愛起石井汛。未破。爲同知朱錫昌所禽。繫之。聞全產彰化。彰因天地會部落。爽文之徒尙有存者。與黃明陳容集餘黨。而自爲會首。以洪棟爲軍師。鴻旗糾旅。至者數千八。三月朔。襲鹿港。殺同知朱錫昌。鹿港營游擊曾昭龍外委任向陳均戰沒。署北路副將張無咎在彰聞變。令游擊陳大恩馳救。途次聞耗。還軍八卦山。無咎逃。署知縣朱誠亦棄城走。而日周全攻城。先擊八卦山。都司焦光宗赴援。未至而城。大恩自焚死。張朱皆被執。光宗自刃。未死遇救。謂武生林國泰家。典史費增運千總吳見龍郭雲秀皆被殺。周全既入城。據縣署。大張文告。而斗六人王快亦起事。破斗六營以應。追嘉義。報至。巡道楊廷理登陣。總兵哈當阿知府遇昌游擊麥瑞合率水陸兵九百名往。至灣裏溪。阻水不得進。先是汀州府同知沈麟率委至彰。還變。伏氏家。呂興貢生吳士崇應生楊瑞選等。集鄉壯。以待官軍。大肚鹿港各莊應之。周全知力薄。棄城去。國泰率義民數百至。以箭與昇光宗入城。郡中聞報。以前嘉義知縣單瑞龍署縣事。沈麟署鹿港同知。周全南下。至埔心莊。爲莊人陳祈執。解獻軍前。哈當阿夜渡虎尾溪。趨入城。令捕除黨。黃朝陳容洪棟大弟被禽。均繫於郡。當周全之敗。鳳山人等賀偵郡中兵虛。謀夜襲。其友許強豫聞官令。與之周旋。醉而縛之。獻於道轅。未幾王快亦被執。事聞。文武紳民各懸賞有差。總十有六年而有高雙之事。

高雙淡水人。時漳泉械鬥方息。無賴之徒又謀起畔。各莊驅勦。雙糾集黨徒。得百數十人。嘉慶十六年夏六月初旬。僑族入蛟港柑園。謀起事。未集。新莊縣丞簡清館聞之。自懸紳都司莊集元率兵捕。雙走入五指山。黨人俱散。越一月。知府呂楠同知查軒率各率兵入山大索。被禽。蛟亦就捕。諸人皆磔死。

## 卷三十一 列傳四

## 海寇

臺灣周海上荒謠。益明中葉。林道乾作亂閩海。郡皆僉大徵征之。遣入臺。驅走大年。既而鄭思齊鄉芝龍輩亦出沒海上。及思齊死。芝龍降。海氛漸靜。而多爲荷噫所囑矣。延平入處。傳祀三世。將軍養民。蔚爲上國。其後遂爲人所取。臺人之謀光復者。時起兵戎。而海上尚無事也。乾隆六十年。安南匪艇犯福建。掠邊民。傳聞游擊李長庚敗之。匪艇既散。而臺之亂作。朱福遠同安人。素爲盜。犯法。亡入海。嘯聚黨徒。肆殺。遂併其衆。而陸上不遑又接濟之。北至山東。南迄兩粵。沿海商務大遭損折。臺灣尤甚。嘉慶八年夏六月。牽劫臺米數千石。分餉米潰。潰粵盜也。遂與合。八月。牽猝入閩。詔以長庚統閩浙水師平之。長庚亦同安人。素稱其勇。每遇帆遊。時牽力大敗。被船多。以潰不用命。怒之。潰怒自去。而牽勢稍衰。九年夏四月。日。和鹿港。未幾進泊鹿耳門。郡城之憂隘。素有水師駐防。久無設備。故賊語自若也。二十八日。乘雨攻北汕。官兵潰。破不得廢。遊擊武克勤守備王維光戰沒。遂燬木城。毀砲臺。奪械。官軍莫如何。薄暮郡中驟聞北汕失。住民恐。雖兵愛新泰移鎮安平。以安平爲郡咽喉。而大西門又爲通海要道。派兵駐守。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以貢生林朝英廩生徐朝選生員張正位各助防。鄉勇亦往來不絕。然其時水師無戰艦。故不得出擊。二十夜。牽焚鹿耳門營署。火至建安平。五月初二日。又燒商船一艘。翌日以十二人駕小艇入。使哨船三。擊去二。餘兵難民滿布海岸。最敢推何。船戶無所恃。各赴牽繼價自贖。十三日。東南風發。乃擁軍資悠悠而上。十二月初三日。長庚追至淡水。擊之。寇多溺斃。十年春二月。南竄。四月。再至淡水。擄婦數百。勢甚甚。豫結山匪洪老四等爲援。招誘無賴。人黨者數千人。而轄中被誘知府之能。又以天降人事相附會。牽擄揭自

得。以爲南面王可爲也。遂出文告。稱鎮海威武王。建元光明。祭天地。爾瀕尾。焚艋舺。署都司陳廷梅與戰死。前淡水同知胡應魁亦傷。官軍皆望風而靡。十七日。郡中得報成。翌日。總兵愛新泰提兵援北。知府馬璽隨隊行。來自瀕尾。則道其。巡趙鳳山。鳳山賊見海潤起事應之。巡道廖保開總。敬查防同知韓璽以二十日率領總會王正華等。領鄉勇赴番往。二十四日。至鹿耳門。愛新泰歸保郡城。以璽陞守嘉義。而大小鐵嶼鹽水溪蕭壠北埔諸莊山賊俱起。命千總陳安陳登高等討之。十二月朔。遇賊木柵。與戰。義首陳鳳被殺。虜黃興入。賊之。友亦傷逃。賊遂游弋洲仔尾。距郡城才六里也。自是南北不通。臺灣縣知縣薛志亮見事急。急奔紳商。可與通存者。乃屏與從。自海口入城。集紳董。申大表。備守禦。貢生清必昌陳廷璽等率眾領義旅。未一。而得義首二百五十人。義民遯萬。復自備軍清。剿殺賊。初三郊商人擁資質。自遭海寇以來。商舶多被掠。及聞來至。各挺身募勇。供驅策。助餉數萬金。三郊者南郊北郊清郊也。聚處大西門外。當海口入城之衝。故白衝尤厲。三郊總義首。致司經街陳啓良白巡道。請添建木城於海口。自小西越大西至小北。凡千二百七。費銀六千有奇。以三日夜告成。慶保亦命實生游化龍赴東路。協和閩粵各莊。防內變也。初鳳山亂作。慶保復命署守備陳名譽假遊擊三品頂戴以行。未至。而鳳山失。肅與知縣吳兆麟通入粵莊。名譽收兵回埤頭。十一日二十九日。粵莊子弟護送至下淡水溪。方渡溪。前隊遇賊。而後隊火藥自發。衆亂。賊乘之。要殺兆麟於磚仔窰莊。肅亦墮崖。僅以身免。偕名譽入城內埔。而賊黨陳樟葉約黃灶李遠盧平中等遂率衆攻遊擊吉凌阿於楠梓坑。時以鳳山此。所部僅三百人。而賊逾數千。力戰疊勝。繼久糧。乃以計拔營歸。比賊覺。已入城矣。承既南下。聞郡治。自甯舟中。以觀山賊舉動。十二月初五日。始出攻安平。翌日。又撲郡城。擊退之。聞郭居民多挈眷人。往來雜沓。商舖咸罷市。一日中數傳賊入城。守城官有易服私去者。苟非紳商協守。則城失矣。陳鴻臚者鎮署橋房鴻臚弟也。派守西門木城。鴻臚有異志。沙召弟以亂軍心。時天黑。鴻臚與衆爭門。軍裝盡失。男婦後至者不得入。相擁哭。道。倏復。喧傳賊追城。陳啓良聞之。知木城而故。請於都司許律斌。得兵三十。又與義首郭拔章郭振春等分募義勇八十。協守之。夜以鴻臚狀白巡道。慶保急詣總兵。捕鴻臚。獲

通曉白旗。繼之。內防益密。各門皆閉。唯開大西門以通羈民出入。列炬如晝。巡邏不輟。毛心稍定。然山賊每逢三六九日。必攻城。俱以破擊退之。二十四日。愛新泰出巡。遇賊收糧。千總洋元勳戰死。泰亦陷圍。吉涉河逸至。始免。有閩浙水師提督李長庚已統舟師至矣。十一年春正月初五日。長庚命金門鎮總兵許松年澎湖水師副將王得勝入澎湖。率憲官軍至。沈舟鹿耳門以阻。長庚知南北汕大港門。通小舟。扼之。別以兩將駕澎湖人。風勢適利。放火焚之。燬戎船三十餘艘。捕獲數千。率退泉州仔尾。官軍肅泊內港。而山賊攻愈急迫。閩官軍至。欲分其勢。猛攻南門。南門曾澄潭通賊。獲訊之。并悉有內應者。皆就戮。十六日黎明。賊又分隊至。繞塲陳之。十八日夜半。將來攻。都司許津斌移駐木城。賊知有備。趨安平。巡軍見之。開砲擊。折而北。謀與華合。一月初二日。賊某等伐木築寨。三郊義首亦領衆出小北門。既而守備吉慶阿都司許津斌游擊官朝贊知蘇許亮青至。即來請攻洲仔尾。且言可取狀。方討議而愛新泰至。下令出軍。郊衆奮勇行。既至。賊不設備。一鼓破之。內港水師助戰。長庚則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率大敗。賊首屬添壽陳番等各逃去。是日。長公辰。近村之賊多。故勢破也。翌日。收桶益渡莊。賊首陳樟開敗。未戰而潰。率知山城不足爲。謀遁去。而官軍困之。初六日。風潮驟漲。沈舟粟起。厚貽浙兵。黎明潛奪鹿耳門出。長庚追之。奪船十餘。卒以閩兵不助扼各港。竟脫去。遂北。至福。得山城接應。勢乃振。長庚則伏聞。詔饒總督玉德。逮京治罪。以阿林保代之。王德已長庚功。主撫。故閩兵不戮力戰也。陳樟自桶益渡潰後。十四日。回塲頭。又敗。走桃仔園。入番界。吳淮亦自旗後還城。未幾陳番及許和尚復之。自是有路。平。十二日。總兵愛新泰率安平副將張良樹北路副將金殿安參將英琳等南下。復鳳山城。粵莊聞至。恐陳名聲發露米會。分勸餘賊。每經良民。或捕或竄。兵至苦之。閩粵素不和。無事輒起械鬥。時粵莊以拒賊功。而助賊者閩人也。遂假其事以逞。官不之察。地方初平。而兩族又將啓衅。鄭發才上書巡道。請止勦。脅從問治。事乃息。十六日。衆復至。泊鹿耳門。越二日。長庚亦至。率移泊王爺港。既知不可脫。遂北去。謀佔噶瑪蘭。噶瑪蘭處臺灣北東。絕遠。時尚未入版圖。乾隆末。章浦人吳沙始募流民入臺。嘉慶元年。鎮上開於烏石港南。二年。沙死。經化領

其事。從者等衆，牽至，欲取其地。衆懼。化謀所以拒之。夜集鄉勇數百，扼要隘。又命諸番伏岸上。翌晨賊入市貨物。擒之。得十三人。衆怒進攻。衆斷大木塞港。船不得入。久之乃去。五月十七日。再駕虎門。劫商船。海道不通。二十七日。福寧鎮總兵張昆陞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令擊之。軍殊戰。牽磨船出。而虎門道狹。沙汕左右立。每當夏秋間。風濤澎湃。牽船多衝破。狼狽走。自是不敢犯臺灣。未幾而有朱潰之亂。初潰與衆分。自領其衆。橫行海上。十二年秋七月。敗於廣東之大萊蕪外洋。爲澄海副將孫全謀所追。走入鹿港。成至淡水。伺隙劫掠。時王得祿駐銅山。聞其犯事。放舟索之。夜至鹿港。見黃旗港內。突擊之。潰竄噶瑪蘭。大敗。農具。入蘇澳。謀復溪南地。蘇澳爲臺東番界。距噶瑪蘭東南。官軍未至也。五圍頭人陳奠邦告急。知府崧廷理北上。與得祿會。會水陸軍勦之。岸事社番土目潘賢文與羅東社。勢力振一方。潰思結之。而李祐陰通賊。廷理知其實。召賢文至。曉以大義。鳴礮岐十疋。紅布五百疋。銀千圓。皆悉起。願效命。乃設大欄於海口。捕通賊者。祐等知事工逃賊舟。九月初九日。廷理自艦輕至五圍。衆衆擁慰。後首林永福翁清和願率勇効用。得祿舟師亦至蘇澳。潰以巨艦繫鐵鑿沈。阻之。而廷理已命義首各領番人。陸山刊木。漳蘇澳。實文亦斷賊糧。二十日。軍夾攻。焚賊船三。巨舟一。潰大敗。率十六艘順流而東。圖爲許汝年所破。自是臺灣無海寇。事平。詔收噶瑪蘭。設官經理。是役信命將軍賽冲阿視臺。戰守文武官紳士隨功入奏。賞給有差。十二月二十五日。長庚追率入黑水洋。衆勢盛。將就擒。其奴開賊中長庚。盡死。事聞。下旨軫悼。封伯爵。謚忠烈。建專祠。以王得祿提督閩浙水師。得祿臺之嘉義人。久隨。庚立戰功。十四年秋八月十七日。得提督邱良功南下。追率至魚山外洋。衆於大壘。集兩省兵詰困之。十八日。主黑水洋。賊船盡。衆知不免。開隙裂舟。落水死。妻子黨徒皆沒。妻入。晉得祿子爵。餘勇嘉獎。自是海寇盡平。

### 王得祿

王得祿字古途。號三聖。先世居江西。曾祖。王以手繼隨。朱一貴。陣歿以上。賜恩時。途遷居羅漢尾。

莊。年十五入武庫。乾隆五十二年。水災文起事。由諸羅。得祿主。成乞師。遂募義勇五百以守。五十二年十一月。大將軍福康安。以諸。並獲有功。進攻之。里代。羅馬先渡。軍糧之。遂破堅壘。夷文窠內山。康安率軍進。命隸汀州新總兵黃克。下。及平。營。賊。以千。總。資。缺。用。六十年。補。督。標。右。營。陳。周。全。之。變。隨。閩。浙。總。督。伍。克。納。入。事。事。畢。而。去。當。是。時。閩。粵。兩。上。多。盜。而。李。永。清。為。之。寇。規。船。越。貨。商。務。阻。遏。閩。浙。總。督。檄。銅。山。營。參。將。李。長。庚。平。之。得。祿。從。船。獲。賊。嘉。慶。五。年。春。三。月。長。庚。為。福。康。水。師。提。督。一。意。勦。盜。而。得。祿。與。邱。良。功。為。之。輔。四。月。護。送。封。舟。赴。琉。球。十。一。月。回。省。旋。率。兵。艦。出。洋。時。有。劫。獲。以。功。晉。級。九。年。十。一。月。護。澎。湖。水。師。副。將。時。奉。有。寶。章。之。命。而。澎。湖。為。事。之。門。戶。孤。懸。海。上。乃。籌。守。備。討。軍。實。築。礮。臺。以。防。賊。擾。十。年。春。正。月。率。至。入。虎。井。噴。將。登。岸。得。祿。禦。之。八。月。署。澎。湖。副。將。十。一。月。率。人。鹿。耳。門。勾。結。李。盜。攻。圍。府。治。得。祿。隨。長。庚。赴。勦。率。沈。舟。以。阻。而。自。屯。岸。上。得。祿。知。大。港。可。達。安。平。自。備。小。舟。入。與。鎮。道。商。勦。圍。之。策。嗣。與。義。首。吳。存。貴。柯。緯。章。上。得。昌。等。率。義。民。三。百。十。人。春。正。月。五。日。嚴。軍。行。戒。諸。舟。勿。燃。燈。既。迫。始。奮。擊。之。率。揚。帆。欲。通。得。祿。揮。舟。堵。截。擲。火。礮。火。雷。以。焚。烈。炮。彈。可。賊。驚。惶。多。墜。海。死。燬。船。二。十。有。二。俘。其。三。禽。時。首。蔡。正。等。百。六。十。八。人。斬。首。八。神。炮。器。械。無。算。亦。以。其。無。氣。然。猶。據。險。守。二。月。初。二。日。舟。次。洲。仔。尾。睹。岸。上。民。兵。參。差。而。東。南。氣。甚。惡。討。曰。不。趣。板。其。必。伏。於。岸。林。兵。勇。將。不。支。所。領。舟。置。劈。山。礮。十二。尊。彈。藥。上。岸。擊。礮。聲。成。曰。視。兵。旗。遠。退。時。潮。將。落。矣。每。舟。以。其。溺。不。六。人。扶。之。達。歷。旗。放。礮。賊。果。伏。莽。中。不。敢。官。軍。之。猝。至。也。爭。走。而。水。時。阻。隔。莫。能。援。味。其。義。勇。又。數。隊。至。賊。一。窩。縱。火。燬。其。營。率。大。敗。謀。遁。走。港。寨。不。得。行。初。六。日。風。潮。驟。漲。遂。被。逸。長。庚。及。得。祿。追。之。不。及。奪。船。十。餘。頗。斬。獲。詔。革。頂。戴。三。月。將。軍。賽。冲。阿。渡。臺。仍。命。勦。盜。五。月。率。獲。自。鹿。耳。門。賽。冲。阿。令。得。祿。率。兵。船。十二。小。澎。船。二十。出。戰。與。福。寧。總。兵。張。曜。內。外。夾。攻。得。祿。憤。前。之。被。逸。也。鼓。勇。而。進。衝。其。中。堅。獲。船。十。擊。沈。十。禽。股。首。林。略。傅。琛。及。徒。二。百。數。十。人。率。敗。去。詔。加。總。兵。銜。十。二。年。春。正。月。會。浙。山。提。督。李。長。庚。勦。平。粵。匪。頗。斬。獲。嗣。調。南。澳。鎮。總。兵。至。銅。山。聞。未。潰。竄。鹿。港。追。之。七。月。至。雞。籠。見。澳。角。帶。廣。港。內。謀。其。失。驟。擊。之。斃。賊。七。百。獲。船。九。燬。二。擊。沈。三。數。



山商船。潰敗竄澳。謀據地久居。復出之。見港狹。以小舟載火具入。伏巨艦於港口。縱火焚。澳爭出。開砲擊之。狼狽走。沈舟三。獲一。器械無算。乃東去。自是不敢犯臺灣。十二月。廖廣追來於黑水外洋。中砲殞。十三年春。月。詔任浙江提督。總統閩浙兵船。爲長庚雪憤。五月。受事。六月。劉福連水師提督。與總督阿林保奏言。臺灣北路守兵單薄。請改興化協左營守備爲水師。移駐滬尾。以延平協左營守備移駐福州。管轄陸路。從之。十四年八月。會浙江提督邱良功勦擒於定海之魚山。牽勢已蹙。追之不敢息。明日仍據上風。榜舟逾黑水洋。見綠水。將遁走外洋。得綠悉其復遁。歷斷浙省船過之。牽殊死戰。運家相糾。賊以旋鉤漸舟。矛貫良功之腓。浙舟幾脫。而得祿之船復追之。轉成良久。鐵血聲喧。牽彈盡。以番衆爲礮子。官軍亦以大礮轟擊。烟霧蔽海。得祿傷右額。猝倒再起。大呼殺賊。衆知不脫。自沈其舟。棄卒皆死。捷聞。詔封二等子爵。賞戴雙眼花翎。十五年四月。統帥出洋。搜勦餘黨。多納降。海上稍靜。然猶有黃治梁乘海壇。劫載商旅。討之。自是每有新獲。海寇漸平。十六年九月。入覲。奏詢水師情形。溫晉懷嘉。歸福建。十八年二月。福建巡撫張師誠疏言。臺灣之鹿耳門兜港兩處。港內悉係暗沙。須淺水船隻始能守禦。應添守港及八號快船。小設防堵。王得祿素諳臺地情形。請令酌定船式。得祿遂繪圖以進。奏請造建之後。分撥鹿耳門十六隻。鹿港八里坌各八隻。從之。又以廈門爲全閩要口。海汊紛歧。商旅往來。時虞伺劫。奏請勦撥房阻。添造礮哨巡船。以利緝捕。亦從之。旋赴臺灣調兵。請裁風臺。得祿少失恃。長嫗許氏育之。至是特請追封一品夫人。昆兄追贈振威將軍。蓋異數也。七月。回任。整刷營伍。多所更改。二十五年。復赴臺灣調兵。道光元年春正月。調浙江提督。翌年六月。以病乞回籍。捐運漕米。並備修鳳山縣城。奉旨交部查敘。七年八月。入覲。旋回。寓家廈門。已而意義憤而起。南北俱勦。即募義勇五百。隨水師官兵至樓仔脚。助戰有功。詔加太子少保銜。得祿以嘉義侯爲張丙所誅。請議重修。增建義倉。儲穀二萬石。爲民菑之用。署郡時。頗有德譽。二十一年。年八之役。莊防澎湖。十二月。薨於防次。年七十有二。追贈伯爵。加太子太師銜。諡果毅。賜祭。有子。成朝。山東濟東道。次朝翰。候補員外郎。

謝鄭

謝金鑾字退谷。福建侯官人。少孤貧。事母孝。好讀史書。行藏及子近思錄。常曰。士以忠孝好學爲立志。倫常日用爲力行。空言年歲慎獨主敬存養。而不讀書有虛。則失之偏。乾隆五十三年。舉於鄉。嘉慶六年。任邵武教諭。嗣調南靖安溪。所至以興學爲任。士論歸之。十年。任嘉善教諭。時蔡榮作亂。劫略海上。陷鳳山。南北戒嚴。嘉善知縣詢以籌防之策。金鑾對曰。此間士民曾遭韓夷文之亂。造端疑懼。治兵警衆。皆有成法。可召而謀之。如其言。衆果集。偕視四門。指揮區畫。分地而守。夜漏三下。而部署已定。已而總兵武隆阿帥師至。率黨盡去。隆阿知其才。至學署。見壁間教士條約。歎曰。通儒也。禮多。初來謀叛。始以謝爲巢穴。而朱漢亦隱覓蘇澳。金鑾以蛤仔難居臺之北東。勢控全局。若爲賊有。則禍害難寧。遂考其圖。遷。繼其始末。著蛤仔難紀略六篇。首原由。次宣撫。次形勢。次道里。次圖說。而終之以論證。書在撫臺志。上之當道。請收入版圖。咸以險遠爲難。乃郵示鄉人少詹事梁上國。據以士聞。詔命閩浙總督派員經理。暨囑馬蘭廳。臺海知縣薛志亮聘修縣志。與府學教諭鄭兼才同事。兼才亦主開蛤仔難者。秋滿。調南平教諭。嗣移彰化。復調安溪。咸引退。諸生顧留。未幾遷於歸里。卒年六十有四。著教諭語。風行海內。又有二勿齋集文。道光五年。祀鄉賢祠。鄭兼才字文化。福建德化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貢生。充正藍旗官學教習。嗣授閩南教諭。嘉慶三年。舉鄉試第一。改安溪。調臺灣。已而蔡牽犯府治。踞北汕。山賊亦竊發。城中詭賊守。以兼才駐大南門。詰出入。晝夜巡防。不遑寢食。事平。以功授江西長寧知縣。辭。請改教諭會試。乃任建寧。復調臺灣。時議調蛤仔難。兼才未決。兼才以地處上游。漳泉雜處。其聲易啓。萬一有失。臺灣之患。是多矣。力主設官。後從其言。初鳳山亂後。閩粵莊民藉端構陷。猾吏土豪又以捕賊爲名。奪綠市利。兼才聞之。言於巡道。其害始戢。府治昭也。祠祀陣亡官兵。顏有疏簡。亦旁求事例。祀二千四百八十餘人。兼才雖爲學官。而吏治民生。靡不悉心。求。著六亭文集。

連橫曰。鳴鶴開闢之講。前後繼起。而金鑑之論。尤爲剴切。兼才之語。亦有同心。是皆有用之文也。士君子讀書論世。操筆爲文。足垂不朽。而價薄之徒。但工藻繪。拘虛之子。多屬空談。非所以爲經國之業也。夫不知而言。是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智不忠。非人也。若乃二子以冷署幽曹之官。而爲拓土開疆之計。可謂能立其言者矣。

### 吳沙

吳沙漳浦人。少落拓。來臺。居北鄙之三貂嶺。任使。通番市。番愛其信義。遠近歸之。民窮蹙來投者。剛與米一斗。斧一柄。使入山伐木抽勝以自給。於是客至愈多。淡水廳屬其亂。遣諭羈縻之。林爽文之變。全臺震動。及平。黨徒多北走。遁入山。同知徐夢麟素知沙有爲。請大吏。徵沙堵守。沙既通番市。實深入蛤仔難。視其地平廣而腴。可墾田。蛤仔難者番地也。三面負山。東臨海。平原萬頃。溪港分注。天然沃壤也。自三貂嶺越山行。一二日可至。然漢人鮮入者。乾隆三十三年。林爽生始召衆入臺。爲番所殺。後或再往。皆無功。沙既議墾。謀於其友許天途朱合洪掌。乙三人者亦番酋也。分募三籍流氓。率鄉勇二百餘人前進。佃農隨後。嘉慶元年秋九月十六日。至烏石港。築土堡以居。則今之頭圍也。開墾日廣。番始驚怖。傾其族以抗。而鄉勇力戰。沙弟立死焉。沙既遭番害。竭智併力。不稍屈。乃使告曰。吾輩奉官命而來。以海寇將戮茲土。爲番人患。非有心貪而之土地也。且駐兵屯田。亦藉以保護而之性命爾。番信之。門稍息。居無何。番患瘠。枕藉死。開社遷徙。沙以藥施之。不敢食。強而服之。病立瘳。凡所活實數十人。羣番以爲神。納土謝。未一年得地數十里。初沙將入臺。苦無資。淡水柯有祿何穀趙臨等開其事。皆助之。沙所募多漳籍。約千人。衆人漸乃稍入。而粵人則爲鄉勇。已而漳人蓄竹來游。沙禮之。爲之資費。二年。沙赴淡水廳給照。許之。與以吳春都義首之戒。疏節開目。一切聽從其便。沙乃召佃農。立鄉約。徵租穀。刊木築道。沿山各隘。分設隘寨十一所。曰民壯寨。募丁壯以守。每隘十餘人。或五六十人。晝夜擊柝。行旅無害。依來者皆有開田墾見子孫之

志。而沙亦感入愈夥。以其餘力拓地至二圍。三年。沙死。子光所不能。僅化代領其事。已而吳睿劉原發添福來附。拓地主湯園。番慮其逼。復時有戰鬥。互殺傷。化乃與番和。約不相侵擾。番喜。進至四圍。皆爲瘠。窮。泉人初不及二萬。僅得二圍地。民工衣食。皆仰於漳。粵人怨。且貶泉人弱。起而攻。泉人與門。輒敗。將棄地走。漳人留之。更與以柴園之六十九結奇立丹之地。化及三人者咸戒其衆。毋更進。而三結亦相安矣。七年。人至益衆。漳人吳表楊牛林簡簡東來林際際一理陳孟蘭泉人劉鐘。粵人李先。共率衆一千八百十六人。進攻得五圍。謂之九旗首。九旗者人各建一旗。立地上。以色爲界。於是漳得金包里股員山有大三圍深溝地。泉得四圍一四圍二四圍三三圍地。而粵亦得一結至九結地。然泉人別關溪洲一帶。三結之依雖各耕墾防備。而皆奉化爲義首。化亦能御其衆。聽約束。不敢犯。九年。彰化社番土目潘賢文起罪懼捕。岸裏阿里史阿東東螺北投大甲吞霄片賽諸社番千餘人。越內山。逃至五圍。欲爭地。而阿里史番強。挾火鎗。漳人不敢鬥。謀散其衆。輒以衆。分置諸番而食之。阿里史番說。願以火鎗易衣食。幾盡。漳人始悔之。而番不能鬥矣。十一年。淡水漳泉械鬥。有泉人走入蛤仔難。其族納之。復與漳人鬥。粵及阿里史諸番皆附。然漳人大族強。與戰輒勝。併泉人地。諸番無所棲息。移住羅東。奉潘賢文爲長。未幾又鬥。漳人林標黃添李觀合領丁壯百人。以吳李佑爲導。夜度叭呷沙。潛出番東後。突擊。諸番驚潰。於是漳人復併有羅東。既而泉人請和。許之。乃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粵人亦順伏焉。先是海寇蔡來之亂。倭犯沿海。十一年春二月十六日。泊鹿耳門。窺府治。爲福建水師提督李公庚所敗。遂北去。圖踞蛤仔難。衆懼。化謀拒之。夜集鄉勇數百。扼險要。又自諸番伏岸上。明日寇至。入市貨物。禽之得十三人。衆怒進攻。衆斷大木塞海道。船不得入。久之乃去。十二年秋七月。牽氣朱進犯雞籠。澎湖水師副將王豹驅逐之。潰竄蛤仔難。大戰幾具。入泊蘇澳。將奪溪南地爲巢穴。蘇澳爲臺東番界。距蛤仔難東南。官軍固未至也。五圍頭人陳莫邦告急。知府楊廷理化北上。兵得聯合。會水軍剿之。潰。無援。思告潘賢文爲內應。而李佑亦陰通賊。廷理知。召賢文諭以大義。輒其衆。番喜。顯效力。乃設木柵於海口。捕通賊者。佑潛逃賊舟。九月初九日。廷理自艋舺至五圍。召義首林永福翁清

和撫慰之。各率壯防守。而得祿舟師亦至蘇澳。合攻潰。大敗之。自是海寇不敢復來。是役化功特著。所部尤用命。事平。請以七地入版圖。大吏慮其險遠難治。不納。十五年夏四月。撫督方維甸上其事於朝。詔可。乃改。噶瑪蘭。十七年秋八月。設廳。置民番通判。築城總署。經劃地界。三給之帑。復日至。多至數萬人。泊光緒元年。改爲宜蘭縣。

蕭竹潭之祖遷人。頗能文。喜吟咏。精於輿術。以臺爲海外奧區。必有奇山水。足供游覽。遂從其友來。窮歷南北。卒於仔雅。時吳沙方開斯土。告之。竹乃探形勢。擬爲八景。且益爲十六景。悉賦詩。或記述其山川脈絡。當是時墾地未廣。平原萬頃。溪注分流。竹於圖中凡可以築城築堡者。皆遍指之。後如其言。沙既開斯土。至者數千人。力田自給。顧自恥化外。百貨鮮通。竹又爲畫策。請入版圖。有司以土地遼遠。恐有變。不許。未幾竹卒。沙亦死。遂化頭之。後從其議。陳吳邦亦漳人。來臺。居淡水之金包里。豪俠自許。與柯有成可繪善。每有義舉。慨然爲之。已而移居蛤仔難。與吳沙相結納。嘉慶十二年。海寇朱濆出蘇澳。將踞爲巢穴。居人或遁款。吳邦聞。獨遣人走告告急。至魴鯨。得楊廷理會援之信。遂促有成諸人募鄉勇。而自偕泉義首導官軍。水陸夾攻。潰敗走。事聞。賜緞袍銀牌。以旌其功。蘭治初建。吳邦爲街坊總理。努力任事。復率衆築城植竹。以底於成。道光四年。山匠林永春滋事。吳邦亦有功。事母孝。與土信。排人之難。濟人之急。有古烈士風。通判高大鏞旌其廉曰。純孝愷成。里人會疏其行於臺。未及核報。而吳邦死。家亦中落。遂橫曰。吾誠姚登楊廷理所爲書。其言蛤仔雅之事詳矣。而多吳沙開創之功。夫沙匹夫爾。蓋其遠大之志。率其堅忍之懷。以深入荏淩荒穢之域。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野蠻戰。勇往直進。不屈不撓。用能達其壯志。以張大國家之版圖。是豈非一殖民家也哉。吾又讀謝金鑑蛤仔雅紀略。力陳廢棄之非。其言曰。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雅之民。則堯舜之民也。何禍端之有。言哉斯言。可以治當時之蛤仔雅。且可以治臺灣矣。夫蛤仔雅番地漸。勢控東北。以壟固險。得失之機。實係全局。使非沙有以啓之。則長爲豺狼之域矣。然則沙

之功不更偉歟。

### 姜周

姜秀靈廣東人。周邦正福建人。均居竹塹。爲一方之孟。當是時竹塹開墾。漸入番境。東南一帶。羣山起伏。草莽林菁。僅設隘數處。以防番害。而力寡難周。番每出而擾之。番之強者爲錢宋夏三族。錢居中與莊。宋居北埔。夏居社寮坑。大小三十餘社。有衆二、數十人。憑其險阻。以掠近郊。急則竄入山。官不能討。道光六年。始設石碇崙隘。頗足恃。然偏守一隅。墾戶尚未及也。十四年冬。淡水同知李嗣業以南莊墾務既齊其端。而東南山地未拓。諭秀靈邦正爲之。遂集閩粵之人。各募資本一萬二千六百圓。治農畝。設隘。名曰金廣福。初圓山仔金山面大崎壁坑茄之湖南雙礮水港石碇崙等。各設隘。爲壘城之餼。至是悉舉而委之。別給千金。以充開辦。而兩人遂糾其子弟。自樹圯林入北埔。相地勢。置隘四十。配丁二百。招募佃人。以墾北埔南埔番墾坑四棚坪陰彭窩等。凡二十有五社。鋤耨併進。數年之間。營田數千甲。時與番鬥。十七年冬十月。大擄社番集其類。大舉來襲。戰於蔗布樹排。佃農不敵。殲者四十餘人。秀靈在北埔。聞警。率壯丁馳援。始擊退之。已又戰於番婆坑中興莊等處。大小十數回。二人志不稍屈。日夜籌防。所部亦一心助戰。番不得逞。久之淡水同知薛爾鑑道臺。頒給金廣福鐵印。與以開通重大之權。歲加給費四百圓。使率隘勇數百。拓地撫番。權在守備以上。金廣福既任其事。益募晚召佃。橫截內面。以墾月眉之野。以制大崎水仙巒雙坑崎林水尾溝一帶。腹背併進。而壓臨之。於是芎蕉諸番遂不敢抗。輒於連山。禾身殘喘。而羣山嶺與南坑火厝柑子崎寶斗仁等之地。皆爲金廣福有矣。田工既夥。且拓且耕。至者數千人。分建村落。歲入穀數萬石。以配股主。二人亦巨富。秀靈遂居北埔。卜保善衍。唯邦正之優稍凌替爾。

連橫曰。新竹爲北臺沃壤。王世傑特墾之矣。而沿山一帶。草萊未墾。番害難寧。地利之興。猶有待也。姜周二子。協力一心。前芽後助。以張大版圖。其功偉矣。顧吾聞之西人。每以拓殖公司。併人上地。而灌其利。

若萬之經營印度。荷之侵略爪哇。則其害也。金廣福受關贖贖大之權。以掃除蠻族。而肇造田功。比之西人。何可多讓。孰謂我輩人。而無經營遠大之志也哉。

### 許尚楊良斌

鳳山處郡治之南。俗淳民儉。號稱淳治。道光四年夏五月。丁鼓山鳴。竹生華。七月逢閏。懸災以爲祀兆。言四起。草澤不逞之徒。遂出劫掠。鳳山知縣劉功傑銳意捕盜。盡實於法。羣盜聚語。共推許尚爲首。尚廣安莊人。販橫鄉。爲鄉保告發。巡捕走匿。而羣盜適謀起事。十月朔。尚與所善楊良斌張變弼張阿來高烏紫王竹等密議。期以十一日襲下淡水縣丞衙門。次攻鳳治。然苦經費。乃劫富戶。一時閭閻騷動。知府方傳聞盜。飭縣嚴捕。尚適任莊人劉黃中之家。黃中聞官令。勸勿出。功傑捕之不得。焚其居。跡至黃中家。嚴刑以逼。遂以尙獻。械送於郡。傳事親訊。得其狀。言於鎮道。許尚雖貧。其黨尚在。今事破。必逆亂。鳳治無城。不足守。而劉令新任。專將又儒。宜早增兵防堵。且臺海有變。南北互應。今須兩路並進。方爲萬全。從之。密飭嘉彰漢各守吏戒嚴。未幾而楊良斌起矣。良斌亦鳳邑人。以尙被獲。衆將散。告之曰。今散則力弱。合則勢強。鳳治雖有兵。攻之易破。吾願爲先驅。言曰可。乃入鳳桑山。造刀仗旗幟。使屯番番者通向其舅潘巴能借糧。卜日誓衆。分爲二。良斌自爲元帥。以林漢爲軍師。王曾爲都督。領紅旗隊。李川鄭榮春爲正副先鋒。領烏旗隊。餘各爲股首。分募徒卒。約以二十四夜襲埤頭。埤頭鳳山新治也。舊治在興隆坐。林爽文之役被燬。乃移此。郡吏慮其易失。以同知杜紹郡縣屠丁嘉禮郡司營朝龍率兵二百守之。良斌既約期聚兵。又遣徐紅柑自臺邑。沈古老自嘉義。各舉應。別命吳賜人郡。偵舉動。二十一日。林漢至埤頭。市五色綢製旂。漢衣輕役。城吏所謀。莫不知。歸家。使人肩綱八山。已將飯而後行。母詰之。具以告。母懷誅自首。遂磔漢下獄。良斌聞。不待衆集。二十二夜。率數百人。分西北兩路而往。途次破苦練門汛。殺汛兵。斬竹園入。城中戒備。紹祁功傑備守縣署。朝龍嘉禮植守義官。良斌攻之。朝龍迎擊。而別隊已斬壕牆木柵。爲鄉勇擊潰。翌日。

執護移守火藥局。文武隨至。庄民逃。各生避。無頂從而京師。一城鼎沸。塘民被殺。文報不通。二十二日夜半。郡中始聞警。文武會議。撤城守。左營及安平永師駐守。署總兵趙洛福率中營游擊楊傑督師往。傳從。斬許尚而行。郡中亦訛言軍事。人心震駭。紳士韓高揚黃化蟬入見傳達。請方略。傳曰。鳳治距郡城百里。朝發夕至。今賊氛熾。雖必進。郡城爲金甌根本。君等其協力守之。乃修築城垣。以兩日夜而竣。各街皆設柵自衛。別以精兵三百。環城巡視。又徵安平副將。以水師六百駐西城外之老古石街。或瞻賊局城門。傳不可。曰南路難民。至者日數百人。若城門一閉。則北路以爲郡城被困。將棄勢而起。二十四日。鎮吳南下。明日。傳以兵重四百。次河公店。爲鳳治通府要途。留所部二百駐防。使訓導代城守之。二十六日。至碑頭。徵功傑。以紹邵任。縣。洛福亦以朝龍爲南路參將。傳檄民夫。補竹園。拓深溝。嚴守備。道飭各莊緝捕。而縣役多與事。紹邵悉赦之。故無患。初良斌退駐鳳梨山。樹旂糾衆。勢復振。洛福至鳳。以衆多地險。未敢遽伐。既而兵勇漸至。各莊亦之約束。若義成黨趨山南下。爲官軍所扼。不得至。吳賜至郡。制殺。新授臺灣鎮總兵吳萬齡至。人心稍定。良斌知事敗。不可爲。遂散其黨。各歸去。官軍至。破之。王曾六川蔡雙弼等皆被捕。斬於軍前。自賊自製小舟入海。至彰化。爲知縣李振青所獲。解郡戮之。而賊平。賽入。下旨嘉賚。自錄坦以上皆從優議敘。明年乃建鳳山縣城於舊治。

姚瑩

姚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世以文名。瑩亦好學。工文章。嘉慶十三年。登進士。出宰福建。嗣任臺灣縣。道光元年。署噶瑪蘭廳。蘭爲初開之地。瑩多智計。興利除弊。民稱其善。已而丁艱。知府方傳延爲幕客。時噶瑪蘭埔里社。瑩以陳八事。巡撫亦爾丹見而之。事遂寢。暇閱。諳其詳。擢臺灣兵備道。臺灣十習敦古。而文風未盛。瑩整刷海軍醫院規模。而與諸生相討論。考核名實。以是士氣不振。十九年。英艦犯廣東。窺閩浙。臺中戒嚴。參將鎮兵連阿邊戰守。士民亦悉心禦侮。先後獲英兵一百六十八名。英人遂不





有解餉。居者有粟米。朝廷籌養之恩甚至。設有變。父母妻子均爲戮矣。嘉地大半漳泉。兵民有相仇之勢。故百餘年來。有叛民而無叛兵。乃治兵者以畏之而不敢治。則將之懼也。且漳泉之人。其氣最動而不耐久。一夫倡而千百和。初不知何故。及稍知之。非有所大不順。則已懼。更作其氣勢以臨之。則鼠伏而冤死矣。漳泉之兵既內。則他可爲枕而臥矣。請以近事徵之。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安平兵門。死者數人。將神理諭之。不止。情懇之。不息。將將怒。將將往誅之。衆兵聞聲而散。竟執數人。分別案錄。無敢動者。二十五年正月。郡兵羣博於市。爲臺海令。經過弗避。呵之皆走。一兵懸懸投投被執。命之跪而鞠之。衆以爲將責此兵。一時嗔呼。持械而出者數十人。欲奪去。縣役將與鬥。盛止之。下輿。手以鐵索繫此兵。告曰。汝敢拒捕害死。衆愕然。不敢犯。乃牽之至鎮署。衆大譁求免。不許。卒責四十人。而械其博。自是所遇。兵皆畏。又是年九月。興化營二營兵門。將謀夜推殺。諸將倉卒戒嚴。盛亦夜出。周視各營。衆兵百十爲羣。見盛過皆跪。盛曰。吾知門非汝意。持恐爲人所劫。故自防爾。毋釋伏。毋妄出。出則曲在汝。彼乘遽入矣。衆大喜曰。縣主愛我。至他營。亦如之。竟夜寂然。天明譴散。音鎮軍切責諸將。衆兵乃懼。省叩頭流血。察嚴殺諸將每營數人。置耳以伺。諸軍肅然。此三事其始洵洵不可測。卒行畏服不敢動。可見臺灣之兵消可爲也。及再至臺。則紛紛以兵情爲言者。或慮有變。詰其事。大率如聚賭進毒之類。將神儒弱長事。言歸又不和。是以議者紛紛張大其詞。而非事實。上聚兵一萬四千餘人之衆。遠涉重洋風濤之險。又有三年更換之煩。僑者未去。新者又。此其勢與長年本土者固殊。而營將能以恩威信待兵者百。得一。時方無事。終日嬉游。博錢之風頗所洩。欲其爲驚叫紛爭。少違犯禁令之事。不可得也。而獨儒儒者。既不能治。徒相告以謔淫。是可謂矣。居無何。署督劉鴻翔以臺人之額。白其寬。旋起用。分發四川。調南淮。執節備節。咸豐元年。臨湖北鹽法道。嗣任廣西按察使。均有名。著石甫文集東漢文集東漢紀略。皆刊行。自臺去後。越三年。而徐宗幹任臺道。

徐宗幹字樹人。江蘇南通州人。以進士出宰曲阜。游歷至汀漳龍。道光二十七年。任臺道。時姚瑩方去。凡

所規畫。多編成之。宗幹亦甚。循名核實。而振興文教。尤汲汲以育才爲務。臺灣清荒。墾墾之徒。十民蓄積。自立鄉社。禁不與貿易。宗幹亦著防夷之論。論曰。夷狄之患。自古已然。曠者以詐和示弱。舍非圖計。要在令其畏我之威。喜我之路。驅鳴狼。不足嘉怒。惟安之以大度。制之以遠算。勝之以深權。此今日撫夷之大概也。然所慮者。喜我之路。而不畏我之威。久則無路可喜矣。此時情形。閩省與他省不同。閩省已准其設口通商。有撫法。無剿法。所謂懷之以德也。臺地本非風約。孤懸海外。無商可通。觀及煤炭。無徵不入。且所欲亦不在此。名爲改易口岸。實則聲東擊西。借此發難。昔曾於此地大受創痛。難保其不懷叵測之心。現任防守要隘。以淡境雞籠洋一帶爲先著。竊以爲有堵法。無撫法。堵之以官兵。究責難約。而開後衅。堵之以民。堵之以番。則無可藉口。所謂堵者。非必列兵布陣。但阻其不上岸而已。民番或無紀律。以官兵之間。兵亦可裝爲民。民亦可裝爲番。彼固無從辨別也。夫姑杜內奸。官之耳目。不如民之耳目。官之禁令。不如民之命令。蓋以民防民而內奸絕。內奸絕。而外侮必不能入。此尤在地方守令平日之得民有素。然論吏治於今日。但不視如寇仇足矣。安望其能如子弟之斯父兄乎。計惟以重利動之。一煩酌楚屯糧。以圖屯番之守望。一項寬發軍餉。以期士卒之飽騰。一多收雇壯勇。以防內奸之勾結。無事之時。但以聯莊緝匪爲名。靜以俟之。當是時綠營廢弛。班兵多宿民家。挾械以趨。宗幹移鎮管束。改建營房處之。兵民始分。又議改澎湖募兵。變通船政。清班入犯。語多可行。水沙連六社番久請內附。而廷議以險遠爲難。照舊封禁。宗幹上書總督。請援乾隆五十二之例。先設屯丁。以便管理。從之。其後遂設官焉。咸豐二年。鳳山林基起事。陷縣治。攻府城。宗幹調紳民守禦。命知縣鄭元杰募兵半之。四年。陸福建按察使。其後復辦皖贛軍務。同治元年夏四月。任福建巡撫。彰化歲潮春已起事。全臺俱擾。三福連上。軍務復急。省議。不以臺爲意。宗幹獨顧念焉。即檄請臺灣鎮官玉明渡臺。又奏簡丁曰健爲臺灣道。會辦軍務。次第清平。嗣請乞休。卒除南惠。著有勸來信條文。其旨旨治臺必告錄。以受曰健。曰健刊之。

里山。臺灣人呼千里。毛般物。則設一府四縣。而審其權於巡道。以通受督撫之節制。是巡道者。非

停有監司之責也。地方之治亂。國計之盈虛。民生之豐嗇。兵制之強弛。風化之純雜。均於是賴。康熙中。陳瓚任臺灣。吏治爲海疆第一。其後寂寂無聞。迨道光間。內外多事。而姚瑩徐宗幹後先而至。皆能整飭吏治。以立遠大之謀。至今人猶追之。故余多採其言。以入各志。

張丙

張丙嘉議人。其先自漳之南來臺。居店仔口莊。世業農。能以信義庇鄉鄰。衆倚重之。道光十二年夏大旱。粒米不盡。各莊皆罄。丙與莊人約。共收運。而陳壬癸潛購數百石。爲釣故。不能出。路生員與質護之。質族吳房。逸盜也。與詹通規諸塗。店仔口之禁米。丙盡其事。質族縣。謂丙迫盜。嘉義知縣即用之。質族之。並捕丙。丙怨令不治米出境而反治禁米。質族妻孥於途。又爲縣役護去。益恨之。陳辦事巨密也。居北崙仔莊。其族爲粵人張阿潭。阿潭言嘉議口。等其強者。閏九月初十日。焚辦室。辦遊丙與。率衆三百人。攻之不。臺灣鎮總兵劉廷斌適北巡。丙聞而歸。辦遂按粵莊。二十五日。劫大埔林汛兵軍器。廷斌追至東勢湖。戮二人。北路副將葉長春與用之亦至。合擊辦於紅山仔。辦走攻蕭義崙莊。官兵至。斬其黨王興。辦竄丙內。丙觸前。謂兵之專殺閩人也。與詹通謀起事。通父經知之。命長子日新往救通。刃其額。不死。傍人殺日新。十月朔。攻佳里巡檢署。殺教讀古嘉會及汛兵。掠下加家北勢拔八掌溪各汛。用之逐之入店仔口。丙執而殺之。報宿怨也。廿二日。臺灣知府呂志恆聞嘉令被圍。率鄉勇二百人往援。南投縣丞朱崇從之。丙與之。丙竹。署遊擊馬維龍却。應以官撤之。乃前施。爲內衆所乘。義民劉其亮以其兄投志。徒步與戰俱陷。應有從政。而後悔之。進龍聞道歸。是以免。辦之約丙也。無狀官意。丙妻自經死。丙乃約交。開國大元帥。建號天運。張告示。於。令民無恐。以詹通蕭義崙陳仲吳扁爲。劉仲翹郭和。丁水陳夏。吳瑞李武松許六孫惡爲先鋒。柯亭爲軍師。吳允不受封。自稱開國功臣。賴牛亦自號元帥。所居。糾集黨。分爲四十六股。聚首賴大哥。下爲。所部同旗幟。每股百餘人。

賊數百人。初二日。丙津衆攻嘉善。處史張繼昌集民兵。嬰城守。而股衆聚愈多。謀誘衆將莊文一吳賊陳開陶黃元德各率所部至。凡萬五六千人。城上。丙分衆攻大武壠汛。傷巡檢葉師諱。又攻日加湖灣。把總朱繼珍死焉。廷斌北巡在途。聞警。以兵二百往。丙分道襲擊。官軍將敗。直王得蟠率義勇至。擁以入城。賊將謝承恩殿。不預也。反罵人陣。馬蹶被刃。猶殺數十人乃遁。將弁死者九人。兵百餘人。軍械盡失。廷斌既入城。以礮昌糧庫事。老戰具。募義勇。爲固守。而莊民之起應者。忽分忽合。郡城戒嚴。初七日。股首黃番婆攻甯水港。破之。守備張榮力戰死。巡檢施臣亦殊傷。甯水港爲嘉善咽喉。郡北屏障也。初八日。丙解圍去。而進南二黨漸迫郡城。郡中初不知守令之被殺也。有歸自大排竹者述其狀。兵備道平臺以同知王衍慶權府事。環城樹柵。備戰守。紳士亦助餉募勇。貢生陳以寬內渡告警。詔言日起。中營遊擊武忠奏落井死。相率欲逃。衍慶令曰。敢言走者斬。獲偵探吳連觀之。衆稍定。十一日。丙略甯水港。辦亦攻北港。縣丞文恒千總蔡凌機合禦之。嘉善自嘉善後。築土垣於城下。甫成而丙復來攻。凡三日。解圍去。鳳山縣人許成亦以月之十日登旗觀音山。號大運。封歐先爲軍帥。柯紳庇爲先鋒。以滅粵爲辭。遏運郡之米。爲丙援。十四日。攻阿公店。千總許日高擊退之。於是始不敢窺府城。然彰化人黃成受丙約。亦以十二日登旗於林圯埔。稱與廣大元帥。用故明正朔。僧允假爲謀主。郡中聞嘉善被圍久。念諸將在外無。以都司張長青率兵九百。還據住。股首蔡恭妻之曾文溪。長青背水爲營。十九日。恭舉之。大敗死焉。兵士亡者二百餘人。軍械盡棄。二十三日。丙焚嘉義北門。城兵出擊。互殺傷。三十日。又戰。股首陳太山劉眉濤被禽。縶之。於時黨中互爲雄長。分踞各莊。丙亦舍城去。般庶之鄉慮其必敗。遂建義民旗鼓。輒禽股首數焉。是日南路股衆圍鳳山。夜縱火逼縣署。署游擊翁朝龍退守火藥局。署知縣克通阿千總岑廷高殉職於庭。羣退之。自是亦不敢窺鳳治。閩中縣接臺灣之報。陸路提督馬濟勝將兵二千馳援。以十一月朔。抵鹿耳門。駐北門外較場。初五日。進兵西港仔。獲偵探。知黨狀。初七日。至茅港尾。遇股衆二千。敗之。濟勝曰。此地可戰。臺土爲營以待。翼日股衆乘以五六千人來撲。濟勝戒勿動。俟其懈。開壁出擊。陣斬數百。十二日。進兵鐵線橋。二十二日。平埔衆二

萬。自捕獲。氣鼓甚。呼聲震山谷。自辰至於日中。濟勝堅壁不動。薄暮始縱兵出。追逐數里。禽五十餘人。斬七八百人。溺水死者相枕積。丙亦能軍。收其衆踰橋北。翌日再戰。又敗。李武松僱通被禽。丙走伏近山森林中。而金川鎮總兵黃振彪以月之三日。至鹿港而南。會於鹽水港。濟勝令攻南黨。自帥所部入嘉義城。分兵搜剿十六。嘉之北敵也。黃城率衆來攻。破竹園而入。千總張玉成外委朱承恩許國寶林登超張大貴皆巷戰死。縣丞振聲守備馬步衝放火自焚。不死。爲股衆所執。振聲妻張氏玉成妻唐氏皆不屈死。弁兵沒者二百數十人。城內黃維榮爲縣丞。守斗六。自率其衆助丙。丙自收後勢。各莊又多助官軍。皇皇無所之。十二月被執。黃城陳辦通陳連吳扁等亦先後被獲。以丙通辦連爲禍首。解囚郡獄。烏李武松吳扁等於嘉義各處。而刑黃城之心。以祭斗六諸人。株連而死者數百。北路平。初七日。濟勝率軍赴鳳山。股衆觀之。三浦漂。初八日。獲計成慈臨。斬之。南路亦平。十三年正月。總督程思洛至白浙江。將軍瑚松額佩欽差大臣關防抵臺灣。當總兵劉銘斌之被困。兵備道平慶以亂狀入奏。命祁韶督福州將軍。哈明阿爲參贊。領侍衛巴圖魯章京二十四員。又調西安兵三百。河南兵一千。貴州兵五百。四川兵千五百。赴臺。巡撫魏元琅以十二月十一日接提督捷報。奏請止軍。故各省之兵皆未入閩境。而總督將軍先後渡臺也。剿治餘黨。按名悉獲。烏斬者三百餘人。潰成者倍之。丙與通辦連俱械至京。磔之。詔祀方振聲馬步衝陳玉成於昭忠祠。餘亦賞卹有差。

### 方振聲

方振聲浙江山陰人。寄籍順天。遼家驛。供事武選司。出任福建閩安巡檢。屢陞至十六縣丞。道光十二年秋九月。嘉義張丙滋事。攻縣城。振聲聞警。卽與署守備馬步衝署千總陳成器守禦。環壘浚濠。又以眷屬居營中。暫偕死。十六爲嘉義北敵。魚山扼溪。地險絕。然兵力單薄。慮陷圍。乃檄嘉義司許則山軍其外。以爲犄角。張丙善水。每發必中。相持久。丙轉戰嘉南。十一月初三日。股首黃城以衆來攻。則山得警。咸自外放火。破竹園而入。玉成率所部巷戰死。振聲步衝自焚。殉執。不屈死。妻張氏女某玉成妻唐氏亦死。幕

等就志勇。聯輝家丁江永應等皆死。存與者二百數十人。步衛王啟臺寄人。家世莫肯。而心協力。以守危。卒。等堅辭死。闔家俱亡。人以爲烈。事聞。下旨慘悼。賜祭。振聲追贈都尉。諡忠烈。步衛將軍。監。王成都司銜。諡勇烈。各卅襲騎都尉固體。入祀京師昭忠祠。張氏贈夫人。唐氏夫人。均諡節烈。總坊旌表。予志勇六品頂戴。聯輝七品頂戴。均照銜議恤。命於斗六准建專祠。春秋致祭。以從縣客家丁弁兵配。

### 李石林恭

道光之末。清政不訪。洪王起兵。襲都南京。建國太平。奄有諸夏之半。風潮震動。遠近驚悸。於是而有李石之變。於是而有林恭之變。李石臺邑人。時以小刀會踞廈門。而臺多漳泉人。謀起應。咸豐三年夏四月下旬。與楊文愛林南十數人。樹旗灣裏。以興漢滅滿爲言。從者衆。知縣高鴻飛聞警。將往討。命廩生許廷道率練勇從。廷道以練勇未集。請暫料。不聽。移營倡兵三十。多羸弱。器亦不備。二十八日出軍。翌日至鹿仔草。度林投巷。石設伏以俟。自後刺之。鴻飛墜。誠首去。餘兵皆走。郡中聞報戒嚴。總兵恆裕出駐北坡場。而鳳山之修作矣。林恭鳳山人。充縣署壯勇。與無賴伍。知縣王廷幹汰之。及聞北路之變。與其黨張古羅阿沙賴檮集衆百數十人。攻縣署。搶掠至鳳治。各鄉騷動。廷幹召義首林萬掌人衛。萬掌恭兄也。注奸猾。率不逞之徒。出入其家。二十八日。率衆入城。廷幹大喜。以所藏花翎加其首。曰。聞城付汝。全家付汝。恭亦擁衆入城。邑人猶以爲義民也。直入縣署。廷幹力作著邊郡吏。見之欲走。會玉水揮刀以砍。幕友張竹泉求救。亦被殺。典史張明係聞堂上閩粵。趨亦死。廷幹長子鈞未冠。倉卒持槍刺恭。不中。力鬥死。次子錫我九歲。遇救獲免。家。賊獲死者十九人。妻張氏初避民家。日夜哭。主人患之。結之出。卒以份付死。其妻懷火藥局以免。而樹春。亦受害。廷幹由東安郡人。以進士出閩。英人之役。運餉米臺。初知嘉義縣。繼任鳳山。性貪墨。邑人怨之。故變時無肯救者。恭既辭鳳城。爲縣署。爲倉庫。縱橫囚。自爲軍令。出示縣城。以王光

爲軍節。南路諸將曾元福適巡哨境外。急入援。無及。退守火藥局。恭攻之。不破。放火決水。又不破。元福每乘隙出哨。上無恐。而糧食日用之物。僞寄於民者。而陰給其直。故不困。郡中聞變。兩令又前後被戕。道徐宗幹議曰。五月初二日。恭分衆攻郡。廷道謀內應。事洩。奮死。城得不破。郡人擊退之。越數日。恭害撫唐宗幹曰。鳳邑之陷久矣。鳳民之望救亦亟矣。今付參將獨守危局。而郡無援兵。他日大府詰問。將若何。且不戰亦不能守。宗幹意始決。議出師。無敢往者。乃以鄭元杰署縣事赴援。元杰固辭。宗幹曰。吾知汝才。且知汝父才。汝其往哉。衆令諭授之。曰。此朝廷所畀也。今轉以畀汝。汝其便宜行事。元杰繼豫。關中營遊擊夏汝賢請行。乃督師。以二十八日南下。父應瑞爲治糧。汝賢亦率部從。分三隊。以義首李澄清爲前軍。擊恭。翁夢龍爲左隊。何璇璣爲右隊。西螺把總李朝祥率練勇八百來會。六月初二日。至二層行營。元福之子登瀚目募勇三百。屯弁林鼎山以屯兵五百。先後至。翌日。戰於新園。凡三遇伏。遂入舊城。初七日。元福聞官軍至。欲自山出擊。登瀚急欲見父。先破圍入。元杰汝賢繼之。恭踉蹌走。餘黨伏城隅以戰。却之。軍斬方烏翠梁蘆等七十餘人。東港鄉鳳治二十里。爲通海之市。民戶殷庶。恭敗後。將窮之。以收拾餘黨。元杰請郡吏會水師夾攻。二十九日。恭渡溪。走大莆林。官軍追之。窺水底寮。元杰久駐東港。餉絀。請於郡。不與。兵勇無所得食。大譁。令徙變民。詔緩贖罪。苛求富室。縣役黃添父假威以逞。元杰且爲所患。東港之人知焉。初。萬掌道恭入城。退居水底寮。反敗。又庇之。應瑞素識萬掌。遣人說。利害。七月十七日。乃縛恭獻軍前。元杰解郡報功。戰。已而總兵恆裕獲石等。皆斬之。事校以元杰知臺灣縣。其明年閏春。元杰。或言殺樹存爲黃添益。元杰庇不與。而存之子控於總督。召元杰召石。

## 鄭勒

鄭勒生於也。歲遷初來臺。居彭亨。彭屬有埔里社。處萬山之中。土厚泉甘。袤延十數里。而番息且惰。不知耕稼。亦不知織。然年谷。人亦每歲開設。未行。勒先抵至。與互市。並羅之。乃並番。改



名。與和陸。番酋之。并得物。風就勸先。備。即以鹽布易之。獲利多。從者衆。勸尤又與者。約。毋得奪。毋虞詐。毋強占土地。番愈信之。遂建市廛。定貿易。以權來者。則今之大埔城也。道光緒元年。乃設埔里社。廛。

連橫。余游埔里社。觀其土門。山迴水抱。氣象偉麗。頗欲置產於是。以事排。而提議遠游。年暮未就。每一顧念。心爲慚。夫埔里社既爲我臺之沃壤。又經我族之經營。設官撫番。亦易事爾。而酒耗。猶以貳視之。可其味也。烏呼。波面以養。爲不足惜。何論乎此。然而時有所趨。莫可阻遏。前茅後勁。再接再厲。則此後之埔里社。或爲東面連絡之紐。而成一大都會焉。始作也簡。成功也巨。沈文肅創建之勳。不更偉歟。

### 郭光侯施九縱

郭嶽高字光侯。以字行。臺邑武生也。居保西里。以義聞里閭。臺灣賦稅益重。正供之外。有耗費。有丁稅。有採買。凡納石者倍其半。折穀納銀。官吏之私飽。胥役之剝削。又兩倍之。每歲改漕。官符一下。皂隸四出。捕窮戶。逮農民。所至騷動。道光二十四年春三月。臺灣縣開放下邑之漕。而縣署所下納穀者折銀。縣民以非例不納。糾總李捷陣至期撫可繳。請治違者。所撫與史率役。赴東門外追促。至索供帳。富家多走避。則拘貧民以刑。示儆也。保西里人葉周劉取余潮聚議曰。官逼至此。民不堪矣。曠壯士皮殺之。所以亂事白道府。請督營剿辦。衆人懼。皆洩欲變。猶未發也。東門外諸郡人也。名朝錦。納資捐。知。體辦官租。日出入衙署。聲勢振一邑。時穀賤。亦命納銀繳。石繳二圓。不從。皆誚殺至東門下。堆積如邱陵。東壕白縣。令弟東寮捕抗者。納戶困。募募顧光侯。至是集耆老。謀入郡。訴大吏。四月朔。至東郭外。郭人不期而會者數百。皆呼冤。行且近。城兵疑民變。急閉門。守備。文官皆至。詰以故。或言納銀之苦。命散。不從。自辰至於日中。聚愈多。衆數千。郡中於斯警。一時震動。上官亦上臺無策。以東壕爲計。許以收

聞名。而鄉人紛紛上。翌日。鎮道以民變白督撫。懸捕光侯。將以糾集黨之罪。而光侯所爲。於公憤。若一受罪。身觀名穢。則地方事誰肯爲耶。二三魁傑之士。密囑光侯。請起兵以抗。不。因吾之出者。故幸官之一悟。民之一解也。今事勢未可知。若稍有舉動。則罪案成矣。擬入訴鎮道。而鎮道四出。慮被害。乃爲叩關計。潛伏糖糞中。以牛車運至船。其友豫侯之。至天津入京。而朝廷已下諭拿辦矣。當是時晉江陳慶鏞爲御史。直聲聞天下。光侯念非此莫可白者。八月二十有五日。至晉江會館。三慶鏞。哭陳始末。初東燦曾以口集津京門。慶鏞除其惡。止聞此事。尤抵之。早日上其事。下諭開辦所任。諒問。若其督劉。珂飭屬捕東燦東察。苗應清蔡堂李捷等。皆朋比爲奸者也。至日訊訊。東燦榮壽。出首倡部吏。定讞誅之。餘亦治罪有差。而光侯以債事之罪流口外。越四十二年而自施九紗之事。

施九紗彰化人也。居於二林生浸水莊。世業農。好預鄰里不平事。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育才。十三年。彰屬十三堡均舉辦。知縣蔡麟祥率巡檢黃文爵吳雲孫等。自橋仔頭起丈。每里長約加一。國丈隨尊。錯則改之。民無怨言。已而麟祥調用。以李嘉棠知縣事。嘉棠固厚吏。狠貪民財。肆用奸猾。既任。直撫署札匪破丈。乃悉變舊章。各堡派員。數月而畢。丈員多誅算。日賦等不計肥瘠。任意填寫。下鄉之。索民。帳。資巨金而歸。民之民庶早已不。嘉棠示領丈。每甲一圓。彰賦三萬有奇。丈後增增。數。各員在署分軍。領者少。而是時嘉棠以備敵。民戶騷動。官領武教有營提督朱煥明素軒彰。銘傳撤有彈壓。只棟字營副帶林拔代之。機明至嘉。兵焚殺。莊李盤率黨入彰。主湖仔內莊楊中成。潛謀不軌。彰署又迫領丈。息息出。嘉棠欲功。令會嚴。官暴民怨。而九紗之變作矣。九紗年已六十餘。遭委員魚肉。莊人又各付。大憤。欲走。巡撫。請展。其友曰。巡撫端居衙署。委任縣令。左右之人。爲我言哉。且而一往北。則縣令以下流已。而捕而家殺而身矣。九紗曰。然則奈何。曰且待之。二林爲濱海之區。咸毗溪畔。十溪枯槁。領者少。十四年八月。嘉棠又以刑威民。時因林武林幕署於北斗而。鐵簡撥於鹿港。樹崗上豪。繼和注。未定。傳者以爲許備振。備振亦獄囚。弟得龍謀劫之。至是知其誤。然衆已。遂入。掠。

福。嘉善莊施慶從之。楊中成亦在行。垂領二百餘人。一聞而散。嘉善莊施慶。得龍吳諸遠。從者二十餘人。不敢前。請鹿中彈散。始得歸。鹿港爲施氏聚族之地。生國施家珍聞警。召郡勇不反。嘉善不不免。遂嘯之。當是時民戶洶洶。浸水莊人尤激。九月朔。環請九級爲首。至者數百人。裂布爲旗。大書官激民變。九級立帥。如報警狀。楊中成許得龍施慶牛監等從行。率起殺。沿途鄉民多持兵隨之。亭午至戎下。駐南瑞官。大呼案焚丈軍。日哺不期而會數千人。嘉善閉城門。電撫署告變。未幾電報絕。邵司乘永輝洪鑑安陳三。副帶林超拔各登陴。丈員亦助守。徵召各堡紳董。每堡集丁壯二百。而誤審二人。遂棄皆逃。無敢入境者。初二日。九級率衆駐八卦山。山在城東隅。高數十丈。上有礮臺。衆請開礮擊縣署。不可。曰殃民之舉。祇在嘉善。若礮擊之。則玉石俱焚。是以舉易暴矣。夫我輩之來。爲民請命。若得縣令一諾。收燒丈軍。則相率歸鄉。可告罪於父老也。衆聞之。皆以九級爲仁。稱之曰公道大王。初三日。城圍益急。所徵兵又不至。嘉善欲自殺。左右止之。煥明在嘉。聞變馳救。至北斗。紳董以民亂逾險。請止軍。不聽。及大憤心。爲無遺民擊。所部死十餘人。彈藥又罄。煥明逃至竹仔尾。九級偵其去。迎擊之。遂死。事聞。召募專祠。城中聞煥明之耗。衆愈潰欲走。嘉善介致諭周長庚周紳吳景韓總理蔣華龍總見九級勸其歸。九級素焚丈軍而後退。嘉善不決。而圍愈迫。乃佯許之。以望援兵。然彰城如斗。攻之則破。環圍數日。米油告竭。紳士請安豐倉以振。集壯丁爲義勇。而援兵亦且至矣。初統領陳字晉林朝陳駐臺北。聞警馳救。初六日。至田中。調兵營食。自率上勇八百入市仔尾。以副將余保元衛隊把總林青雲各帶所部。潛行突擊。林超拔亦自城上助戰。克八卦山。九級退駐中和厝莊。圍始解。十一日。朝陳復出擊。環戰兩時。陣斬四十一。捕八人。皆戮之。官軍傷十七。九級歸浸水莊。朝陳以亂平。先是都司鄭有勳率隘勇二營機彭。初七日。至大甲。翌日。一生電頭。所部與莊人爭舖。銃斃數人。莊民裝訪鳴金聚衆。欲報怨。鄭勇走。十三日。抵戎。而駐方某率總兵寶如田亦率銘字營三營至。十四日。嘉善以各路兵至。倡攻二十四莊。夜令炊飯進軍。浙人凌實王蔭。知民意。告於有勳曰。朱提師之死。非二十四莊之罪也。自武西堡北上。已被沿途截殺。損失過半。抵竹仔尾始稍獲。

周非其界。告文制。恐激變。則城安而復危。唯君圖之。有勸逼害各統領。始止。致諒周民。民中軍遂永輝。札  
 告二十四莊紳董。速入城。旗。否則聲討。然莊民未知。成。且道便。不至。嘉棠大怒。復令進攻。實生  
 吳源山開其事。夜見。葉曰。二十四莊之不來。味於事而非敢違。札也。請遲一夜。德功當馳函。泣告之。是時  
 各隘截斷。各布英蔡。無敢往者。主員陳。華。贊。白。一。聲。玉。等皆願去。分持德功。問。道。往。十五日。  
 布政使沈應。至。泉州。州。吳。平。杰。彭。訓。兵。吳。云。洛。克。領。名。益。昌。各。軍。至。嘉。棠。又。力。主。變。生。言。謂。不。下。雖。緣。東  
 西。保。數。十。莊。難。辦。三。五。莊。兵。四。舉。各。義。已。由。恩。功。兩。招。頭。旗。應。至。示。出。不。招。安。人。心。始。定。一。變。之。思。也。嘉。棠。嘆  
 之。及。應。奎。查。同。反。翠。龍。神。功。匪。復。請。討。不。聽。呂。鹿。申。練。德。芳。黃。玉。壽。詢。之。語。及。嘉。棠。於。是。嘉。棠。大。恨。龍  
 人。矣。十六日。請。攻。鹿。港。云。合。將。破。兵。龍。人。惶。恐。徹。夜。寧。功。請。止。不。聽。請。逼。督。止。之。亦。不。聽。想。督。知。民  
 冤。上。稟。節。帥。以。鹿。港。一。支。則。台。海。營。將。整。心。第。傳。乃。台。安。洛。洛。應。督。節。制。十七日。潮。寧。鎮。總。兵。轉。充。忠。至。自。基  
 羅。為。查。復。也。山。是。山。官。軍。一。九。股。潘。伏。水。莊。二十三日。宏。洛。攻。之。走。胡。仔。內。莊。所。至。民。為。供。成。關。楊  
 中。民。家。亦。已。走。一。人。二十三日。各。界。兵。備。渡。莊。莊。理。上。虞。年。七。十。當。事。之。起。向。鹿。港。轉。輸。商。人  
 以。官。兵。不。足。持。意。被。擄。者。乙。未。十。日。而。得。千。金。分。發。民。軍。然。影。人。之。變。嘉。棠。之。罪。也。第。傳。知。其。緣。  
 十九日。撤。任。以。長。云。統。代。之。號。示。安。民。會。在。罔。治。設。保。安。局。以。紳。士。張。德。芳。吳。永。鴻。黃。劉。鳳。翔。吳。德。功。等  
 理。善。後。事。令。捕。施。九。般。士。喚。出。之。李。巡。施。慶。等。等。餘。皆。赦。之。十一月初六日。第。傳。上。彰。變。始。不。以。嘉。棠。例  
 復。自。肆。不。洽。與。官。人。以。武。均。失。民。心。請。撤。第。再。賦。名。正。機。施。永。珍。董。漢。修。等。以。其。比。匪。也。臺。身。兵  
 備。進。唐。恩。松。有。銘。尊。命。彰。一。等。至。八。二。四。正。莊。民。跪。五。呼。冤。以。棟。字。營。駐。兵。其。內。索。取。李。嫌。等。已。難。大。不  
 寧。一。京。松。令。撤。營。彰。彰。各。該。品。業。罪。人。東。清。等。新。任。布。政。使。邵。文。濂。亦。以。其。殘。酷。視。民。如。寇。仇。詳。請。重。職。不  
 不。用。嘉。棠。罪。是。夜。赴。署。哭。求。罪。且。懇。恩。鹿。港。官。紳。比。匪。一。時。聲。語。沸。騰。地。方。動。二。十一日。第。傳  
 求。向。致。諭。周。之。康。提。解。周。等。進。士。葉。恩。芳。等。員。地。家。珍。施。某。施。吳。景。諱。等。到。據。報。訊。以。長。庚。止。攻。二十四莊。  
 知。陳。莊。董。領。款。收。嘉。棠。有。此。七。屠。之。亦。不。行。之。第。傳。札。飭。新。任。彰。化。知。縣。羅。東。之。臺。灣。知。縣。黃。六。乙。會。審。具。供。說

諱。多嘉棠往北。言其賅罪。撫書中人又受賄。爲左官任。長庚已請嚴宣試。十九日。自旋萬縣乘舟而渡。弟之不及。銘傳通電福州上海等處捕之。十四年春二月。嘉義進士徐源欽獲王境。韓凱綸。竟無比蹤情形。復提鹿商帳冊。亦無援助軍火數目。乃奪鄭榮。令赴鹿港。劉捐車槽三萬兩。案始結。十八年冬十二月。臺灣府知府程本鵷。前都司葉永輝行潛莊法。遂獲李盤。訊而許得龍施慶樞中成亦次第就捕。與王學皆殺之。而九轍已於十六年病發浸水莊中。或曰。潛走泉州也。

連橫曰。嗟乎。士大夫謂食鹽世。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而一旦事變。則輻項潛伏。身未行而氣先殲。或且枉已徇人。翹然而與之合。上行其不義者。何其卑耶。光侯九轍皆鄉曲之親民。手無寸柄。而爲義所迫。不顧利害。此即士大夫之所不敢爲。而彼肯爲之。何其烈耶。其事同。其志同。故並傳之。



之。文武官皆賀。守與潮。十九日夜半。開城。黨人自東門。入大呼曰。在約中。蘇魯爲譚。或人具香案迎之。守民潰。堡路提兵李得志率十餘人巷戰。被執。問銀庫所在。得志伴引入署。至火藥局。舉火焚之。衆皆死。黨人既入城。鼓吹以迎潮春。潮春冠黃巾。穿黃馬褂。健卒數十人前後擁。騎馬入城。出示安民。令舊聚運明潮。自稱大元帥。以戴彩龍爲二路副元帥。鄭玉麟爲大將軍。鄭德母爲都督。盧裕爲飛虎將軍。鄭大柴爲保駕大將軍。以叔戴老兄侄戴如川如壁及黃全達葉虎陳林大用陳大聰爲將軍。陳有福爲殿前大國師。相士黃阿狗副之。外甥余紅鼻烏鼻爲左右丞。烏鼻兼刑部。其弟爲禮部尙書。黃秋桐爲戶部尙書。設壽天局於白沙營院。以張茂朱爲備糧使。司理局。魏得爲內閣中書。設養賢館於城內。以禮待指紳。餘各封拜有差。猶阿腐以曰親之頭獻潮春。潮春歎曰。汝爲人奴而弑其主。是不忠也。不忠之人。誰能容之。與以數金。叱之去。而塞其首。且曰。我之起事。狗衆意也。秋公有知。吾能鑒我。當是時文武俱竊金萬安總局。兩役縣丞紅成亞黃徽清莊。捕盜多。黨人恨之。執見鄭玉麟。不屈死。幕友姚絃孔道隨員戴敬亦死。前任知縣高廷鏡同知馬慶刺見潮春。縱之鹿港。雷以鎮素持虐。逃入齋堂得免。初潮春將起事。寡嫂羅氏泣謀。及入城。請毋戮百姓。毋入齋堂殺人。而後自縊。前任副將夏汝賢以貧賄。一家俱受辱死。昭慈被囚。猶問計於汪寶鑑。寶鑑復尋曰。朝開道。夕。是夜即仰藥死。守備游紹芳千總呂騰鼓皆走鹿港。四月。潮春命日成攻阿罩霧。報前怨也。莊人林英國率丁壯力守。子文鳳才勇敢。陷潮三晝夜。會羅冠英援至。日成乃退。陳弄攻鹿港。紳士黃季忠利果人三十三莊以拒。故不破。郡中雖聞彰化之報。文武職職守。知府洪毓琛已陞漢黃德道。或勸之速行。不聽。遂攝道篆。修城垣。備器械。通驛站。設籌防局。總兵林向榮遣安平副將王國忠游擊顏常春以兵戍嘉義。至柳仔林。爲黨人所擊。倉卒入城。而黃猪羔黃萬基維昌已來攻矣。戴彩龍陳弄嚴辦亦至。已而復去。紳士王朝輔陳熙年會城人至城隍廟。誓死守。富戶許安邦亦領家助軍。故稍安。初日成起事。自以位在潮春下。與洪熙同守嘉義之以贖。故猶溫休得成於家。及江有仁說之。且曰。太平軍蹂躪半天下。清軍猶無力戡定。臺灣雖小。可自新也。從之。得成知不可復。遂自殺。日成入見潮春曰。古之王者。以兵定國。南征北伐。而後有功。今

鹿港近在對敵。攻之未下。而嘉義守禦日固。豈可坐鎮城中。以貽後悔。潮春曰然。遂歸四張聚莊。而以彰化委之。自自稱元帥。以林道為中軍。辜帥印。江有仁為軍師。何守為糧北將軍。王萬何有章及弟林御母為將軍。於是陳潮據茄投。陳九母據大肚。蔡通陳牛馬頭。紀番朝據龍潭。廖自豐據竹東。洪靈據北投。皆受約束。稱將軍。大甲踞彰化之北。為淡水往來孔道。扼溪築壘。駐守備。居民約五千。莊八王和尚知彰化已破。起兵應。猝入土城。守備巡檢俱逃。潮春命馬泉主鎮之。泉倚和尚為耳目。無設備。竹斬紳士林占海遺勇首蔡字擊走之。占梅為淡水巨富。聞變。集紳士鄭如傑翁林萃鄭秉經陳緝熙等籌防。以候補通判張正英為淡水團篆。出資練鄉勇。設保安局於城中。馳稟巡撫徐宗幹。與以總辦臺北團練之權。至是復大甲。而和尚知鄉勇僅數百人。初六日。又來攻。斷水道。會大雨。城人得食。十三日。張世英率兵來援。羅冠英亦以鄉勇至。冠英車勢角粵人也。驍勇仗義。所部皆精銳。城人出戰。和尚敗走。馬泉逃彰化。潮春斬之。噶和尚再取。十一日。合何守戰如川陳潮劉三陳在陳祥生等凡二十七營。以張大旗為先鋒。復攻大甲。斷水道。天復大雨。張世英援軍登陣。羅冠英銀字等各開門出。奮勇力戰。和尚復敗。大甲始無害。四月初七日。總兵林向榮率兵三千。駐守治。初九日。次枋樟。立五大營為犄角。戴彩龍據南靖厝。以八掌溪為界。時霖雨。溪流盡漲。軍軍餉項俱屯鹽水港。二十八日。彩龍據白沙墩。斷糧道。翌日官軍出擊。彭師大敗。守備蔡安邦把總李連陞外委周得榮皆落水死。五月。兵備道洪毓琛以千總馮朝俊率屯番五百。從九品陸晉亦率兵一百。設餉行。初五日。至安溪營。向朝江要之。皆為其下所殺。餉悉被劫。初七日。彩龍乘勢攻大營。官軍復潰。澎湖副將陳國詮游擊陳寶山把總周顯魁皆陣沒。向榮踰走。遇劫後。掖之行。至安溪寮。越二日。移駐鹽水港。收合餘軍。其弟林向日以新兵五百來援。勢稍振。楊竹林劉猪羔店仔口吳志高俱請降。當是時嘉義久攻未下。潮春議且取。自稱東王。以莊大賜為丞相。賴阿燧為先鋒。率所部而南。至水沙連。令莊民治道。丞相先行。繼在朱鳳。騎馬佩劍。潮春衣黃衣。冠黃冠。乘轎行。壯士數十人。戎裝執刀。列前後。揮青燈。祭告天地。嗣行諸田之。鼓吹喧天。遠近觀者數萬人。水沙連人劉參翺五城人吳文鳳皆封為將軍。以許學年為副制。署各莊。



樓紅。以。遂攻斗六門。都司湯壽潛拒斬。千總朱勳陽陣沒。通商將王顯忠援至。乃退。於時嘉義被圍已三月。糧食罄。向榮遣村銳八百。以王飛虎林自才爲先鋒。遣營勇使率長泰率班兵屯番。分道赴援。陳弄嚴辦連戰數日。乘勝薄城下。紳士王朝輔陳熙年亦率鄉勇開門出。圍始解。六月初八日。向榮入城。兵備道洪毓璉趨。斗六門。向榮不可。毓璉馳告激之。乃拔隊往。未幾。而嚴辦陳升合隊之矣。初潮春得彰城。以鹿港近在附腋。爲海通孔道。命李虎鞭攻之。虎鞭泉人也。對曰。鹿港爲泉人生聚之區。攻之是無泉人也。潮春怒。虎鞭憤氣出。退謂黃丕達曰。以吾兩人當日之約。將聯和二島。以成大事。今城中漳人任出入。而泉人移徙。輒遇劫。且約中禁殺。陸提之兵皆泉人。而無一免。吾恐他日兄弟之約不堅。復成分類械鬪之禍。丕達以語潮春。令止殺。限三日中。許民自去。虎鞭率所部巡北門。以捍泉人之出。故命林大用爲鎮北大將軍。狗鹿港。大用亦泉人。鹿港之人鼓吹迎之。未久而去。黃季忠即護守。陳弄攻之不下。五月。總兵會玉明以兵六百至鹿港。玉明亦泉人。曾任北路營副將。與鼓林自爲。寓書招之。不從。及潮春南下。以二十四莊附官軍。命戴彬龍鄭玉麟李炎等攻之。至燕霧下堡大莊賴登雲之家索餉。茹夢卿莊拔貢陳捷魁密約莊人襲之。六月十九日。二十四莊俱起。彩龍李炎大敗。被禽。解至鹿港受戮。玉麟力戰死。於是漳泉相睨。葉虎鞭降於官軍。七月十九日。林日成以林大用陳九母趙松率衆攻滿仔莊。破之。放火以燬。而至和美線。北及竹仔腳番社。迫加寶潭。莊八陳耀輝之。連戰三日。不支。獻馬請降。日成不肯。陳九母趙松皆其佃。爲求成。乃撤圍。繼即乞陳清泉率勇二百往李厝莊。又求設於新港柯姚二姓。衆至。遂舉白旗以拒。日成怒。命林大用攻之。不克。八月十五日。日成率諸將督帥於大聖王廟。翌日進攻白沙坑。陳捷魁又率衆禦。日成以日。互殺傷。日成登岸首之山以望。見其莊固不可拔。鳴金而退。復攻秀水。葉虎鞭中砲陷陣。黃丕達適之。提兵官玉明駐安東莊。圍壘自完。故日成得無恙。閏月二十八日。爭葫蘆墩。與羅冠英大戰。羅冠英元陣沒。張世英以其弟廖江慕佩其素。冠英退屯翁仔社。林向榮之入斗六門也。地絕險。糧運。潮春兵圍之。援絕。以龍眼核爲糧。殺馬食之。屯番不與。謀內應。九月十三日。放火焚街中。退入土城。士皆能禦其能興。向榮自殺。國忠率所部

十八人突圍出。皆被禽。不屈死。管理臺同知蕭長敬鎮操游擊顏帝春。看斗六都司劉福。據守礮石。必得及弁兵數百人皆死。俘王飛虎。莊大賜。以爲壯士。免之。按首陳有才。亦被執。制春聞其勇。欲降之。不從。亦死。於是議取嘉義。軍師劉阿旺曰。斗六既破。鎮兵俱沒。若悉我精銳。前行而南。則郡城必望風瓦解。旣得郡城。據中樞以號令全臺。則嘉義可不戰而得。今若以全力。爭一小邑。勝負未可知。而嘉義城堅衆協。悉銳切未易下也。潮春不聽。令陳弄嚴辦呂梓廖洪等攻之。黃猪港亦來歸。已而何守應。各以爲援。樂長圍以困。數十步立一礮臺。與城連。以瞰虛實。自是無日不戰。辨妻侯氏。賊妻蔡氏。皆勇敢。每臨陣。騎馬督率。城中亦竭刀守禦。故不破。陳弄嚴。至以塗軍。陳澄清拒之。不能克。十月。別攻礮水港。亦不克。十一月初十日。林日成自攻大甲。十八莊起應。與官軍戰於大安莊。守備鄭榮大敗。進而圍之。十四日。羅冠英援至。十七日。林占梅亦遣千總曾樹步率兵至。翌日戰於水堀頭。官軍先潰。冠英獨奮門。陷圍不得出。柯九與救之。乃免。日成裹之。放火焚南門。衆崩散。水道復絕。居民將渴死。何守爲奮射入城中曰。我攻其巢。不害其民。約以明日出。遂撤西門之圍。然水糧將盡。會大雨。日成乃去。二年春正月十八日。復圍之。候補同知王積。義首林德恒。戰於磁器莊。日成衣黃衣。張黃蓋。衆衆而至。軍官復敗。遂登磁器山。繞於延平郡王。不吉而還。二月初五日。羅冠英。延鳳合攻新廣莊。克之。又克塢仔。追四張。潮春久圍嘉義。以陳祥牛之。據壘力戰。各死傷。二十七日。莊破。林日成在四塊厝莊。聞之。遂集死士以拒。初暑水竭。提督吳鴻源兵至府治。議出師。進駐礮水港。以降將吳志高爲嚮導。二月十二日。破馬稠後莊。斬首百餘級。次下茄苳。以吳邦基洪金。分駐日池墩。多設疑兵。以揚與邦張啓庭駐小窟頭。爲犄角。而自將游擊周逢時守備蘇吉良赴嘉義。嘉義被圍已六月。城中無糧。搗通肥粉爲粉。熬而食之。紳民死守。至是守將湯得勝開門夾擊。陳弄嚴。皆敗去。鴻源命蘇吉良。徐生。攻劉鼎莊等。疏通道路。以規復彰化。四月。伐南清厝。呂梓之妻與羅彭胡拒戰。竹園堅。不能拔。吉良力攻。彭胡被殺。梓妻亦中砲死。五月。攻漫游於新港。進圍大崙。呂梓降。六月十八日。義首陳連三進駐沙竹崙。義。元功之。出。戊子。大戰於泥水溪。遂復南投。義首陳雲龍來援。遂復東鎮。獲存散所部復攻。義

民力守。九月。澤大用以中書降書玉冊。灌冠英等廷原亦成大歡。以通阿還書。魯將林文明迎之。然官軍並未敢進改彰化。各應用兵。忽起忽仆。召以福遠降諸將。皆林文察親師臺灣。文察阿盟黨人也。以十月至臺。會岸。遂至七溪。巡撫徐宗幹亦率諸兵備直丁曰。總會辦軍務。以兵三千。自北而南。駐牛罵頭。十六日。林占梅率諸林幸東山惠等。諸勇首葉宇以軍三千進擊山脚。三路併攻。四守乞降。趙慈陳補瀛等。勇首林忠恭林尚等奮勇而前。薄攻下。十二月初三日。總兵曾玉明率林大用破北門而入。丁曰。建林占梅以次至。趙慈陳補瀛等江邊四塊厝莊。江有仁鄭知縣止戰被擒。戰於破場。糧官葉諸亦被破。彰化既復。曰。健徽諸將。會攻斗六門。應戮數日。未暇下。曾林文察至。登高而望曰。如此險阻。接濟不濟。何以能破。不如先分其勢。而後攻之。於是以前四品軍功洪廷貴赴嘉屬交界之處。招撫百餘莊。許豐年黃清藩等降。以其弟林文明斬水沙連之。長岡神台。潮春元等。欲觀內山。至七十二莊。決三顯之家。從者數十人。三顯說以歸罪。許採其學。妻許氏灌誅。勸之。二十一日。乘轎至北斗。曰。建訊以作亂之故。對曰。此皆本藩之事。毋與百姓。曰。健怒。命陳健元推出斬之。許氏自縊。西煤廖洪亦被殺。始以敗攻降。妻蔡遠娘止之曰。勢敗而背人。非信也。既降而受罰。非勇也。命爲丈夫。而卒非信勇。吾事死於紅旗之下。毋殺。策馬當前。指揮左右。不避烟火。至是夫婦被禽。戮於北斗。葉氏之目不瞑。或知其故。以紅旗覆之。乃瞑。三年春正月。文察攻四塊厝莊。以王世清爲左翼。林文鳳爲右翼。自率精銳擣之。日成拒戰。以書林狗母李陳謝劉安陳梓生等守外寨。王萬林油官等守內寨。連戰數日。狗母陣沒。衆每夜逃。日成疑梓生有異志。謂寶以通出。梓生陰令人釘其大隙。日成知不免。賄於庭。分左右。王萬以變入告。日成環火藥桶於門。而與妻妾王萬狀。妾蕭氏聞炮聲漸迫。遂起。日成晚之。而妻已歸火藥桶中。萬俱死。日成及蕭氏臨至戶外。氣未絕。官軍戮之。兩首以徇。三月。攻小埔。乍。陳弄之家。灌冠英率所部奮擊。官軍棄之。弄敗投降。妻陳氏曰。今日雖降。雖免一死。與其俯首受戮。何如併力以拒。戰而勝。猶可後圖。況不至即死耶。已而大砲轟擊。城瓦俱碎。掘地爲窟。官軍以水灌之。十九日。灌英率壯七刀攻。陳氏被殺。以羸羊縛。冠英深入。伏砲轟殺。與數十人皆死。文察命且止。而張三顯忽以衆

劉彰化。三顧之狀朝奉也。自以功多黨薄。頗懷疑忌。陳涉陳祥生聞之。銳以起事。東九母趙慈洪最首應之。二十七日。擁衆數千人。據八卦山及布仔尾。擄城。城兵少。知縣凌定國受縛。命吳登應繼其求援。廿二日。文舉兵至。衆潰。二顧。漢人所捕。曰健斬之。復攻小埔心。冠英之弟黃坑尤血戰。莊成。陳氏自焚死。奔走新埔庄。紳士陳元吉捕之。解至軍前受戮。十一月。曰健率知縣王楨許擊鄭榮及林文明之勇。攻洪嘉於北勢。莊多土砲。力擊不下。淡水義首林春李光輝皆陣沒。鄭榮以敵攻之。盡病死。埋之聚。王春傳其弟洪嘉以謀。殺之。得嘉屍。梟首小寨。四年春三月。嚴辨復樹旗於二重溝。號召餘黨。呂梓附之。王春燭之。必以其子爲將軍。自刻一品夫人之章。每臨戰。泊新埔吸殺。出資募死士。贈呂梓。旗黃爲子報仇。鄭大榮之妻謝氏。亦言爲夫報仇。各起事。潮春之起也。嚴辨最悍。妻侯氏亦有功。疊收嘉義。每出。辨視同奉馬。雄冠劇佩。嚴辨者丈夫。潮春所部十數萬。器械糧秣皆辨所之。故其權最大。四月。曰健以知縣白雲卿爲將。徐榮生都司。分兵往伐。辨假官軍旗幟。伏兵以擊。官軍輒敗。曰健遣都司吳志高率鄉勇以討。辨力戰死。侯氏被禽。榮於嘉義。新婦之母亦被殺。唯謝氏突圍去。兵勇死者數百人。梓逃布袋嘴。海賊侯沙素與辨。奪其學而沈之海。自是餘黨漸平。

## 林文察

林文察字密卿。彰化阿罩霧莊人。世業農。父定邦爲鄉甲首。負義俠。里黨倚爲重。林和尚者草湖莊人。爲一力雄。事不逞之徒出入其門。惟人越貨。莫敢擾。曾厥林連招。衆重金。連招爲定邦族人。遣使請歸。不聽。且拘焉。定邦率季子文明往諫。途忿爭。和尚召其徒。列械待。定邦突圍出。中彈。反身激門。被殺。文明亦殊傷。文察年十九。嚔耗。大哭。欲赴難。既念弟尚被囚。慮有變。乃忍痛含冤。介父老請還。並歸父屍。訴於彰化知縣。知縣受賂不理。文察指天而誓曰。不報仇。非人也。且尋跡和尚。狎擊之。力食至父墳。割心以祭。曰仇不報。吾不可爲官人。赴縣自白。咸豐四年夏五月。小刀會黨犯臺北。破雞籠城。北路協副將曾玉明

以爲勇士。出諸獄。命募鄉勇隨征。有功。尋指募助餉。以游擊分發福建補用。九年。閩浙總督士麟急徵布魯勇會剿建陽。十年。平建寧汀州之亂。皆有功。擢參將。換花翎。復助餉。加副將銜。文察所部臺勇。皆鄉里子弟。樸誠堅武。一死相處。故能以少聚衆。協力建功也。十一年春正月。檄徵建寧太平軍已破江山。文察冒雨搏殺。乘勝攻取。既而援至。遂破之。以副將儘先補用。賞換烏訥思齊巴圖魯。四月。汀州連城俱陷。奉調回閩。五月。克汀州。晉署兵。七月。平沙縣之亂。是時太平軍自皖南入浙。分陷金衢嚴各府縣。衆數十萬。勢張甚。將軍瑞昌疎調入援。而所部臺勇久戰傷亡。僅存五百餘人。未能進。十二月。杭州破。詔馳援。同治元年春正月。慶瑞徵率所部自處州進。適衢州被圍。解之。已而太平軍竄福建西北。與弟參將文明合。遂進駐龍泉。以浙江按察使張鈴慶爲策應。先克遂昌。以杜入閩之路。七月。補四川建昌鎮總兵。未行。奉旨復處州。遂攻松陽。久而未下。所部臺勇遠道運糧。日不得飽。猶歷戰不餒。遂取之。五戰皆捷。直抵處州城下。與各軍合。臺勇併力奮擊。破門而入。詔加提督銜。十一月。移軍武義。尋調福寧鎮總兵。二年夏六月。署總陸路提督。當是時。戴潮春起兵大埔。破彰化。圍嘉義。窺淡水。南北震動。詔命渡臺。十月。至嘉義。備護理水師提督曾元福議進兵。率游擊白漢等攻斗六。以分其勢。而告總兵曾玉明趨取彰化。克之。然斗六正清固壘。未能下。乃佯言援彰。設隊起。民軍開門擊。遇伏殲焉。遂拔之。潮春知勢蹙。欲竄內山。潛罪自投。兵滿道丁丁健殺之。進圍林日成於四塊厝莊。死傷甚多。乃鑊破臺以困。晝夜轟擊。遂陷之。日成被殺。四月。閩浙總督左宗棠以巡平軍務危急。奏調內渡。然全臺尚未平。文察駐軍於家。曰。健勳其縱兵騷擾。命宗棠鞠之。十月。至福州。巡撫徐宗幹疏言。文察赴閩延緩。實以夏秋多虞。重洋遠渡。請免議處。文察內渡之際。僅率臺勇五百。不足戰。請宗幹濟師。已而漳州破。下游撤援。勢統全軍。由同安規復。十一月。計洋州。踞城三十里。分飭所部策應。十月。移駐萬松關。太平軍進攻。元以羸卒誘。擊走之。已而圍台。文察所部月餘。所部死傷殆盡。援兵不至。遂陣沒。幕客謝顯蘇力食。聞報。投箸起。策馬踰陣。亦沒。顯蘇紹安入。字增傑。善畫通竹。書亦秀逸。久游臺灣。慷慨有烈士風。士論壯之。宗棠宗幹先後疏言其事。尋賜祭葬。贈太

子少銜。予諡剛愎。准建專祠。其時都尉世職。第一寅騎尉。鎮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弟文明隨軍。疊戰有功。至副將。子朝棟。亦有名。

丁曰健

丁曰健字連安。安徽懷寧人。寄籍順天。以舉人揀發福建。咸豐四年。任淡水同知。時閩粵械鬥後。地力凋敝。曰健出而撫之。止姦猾者即以法繩之。既而小刀會黃位獻臺灣。陷雞籠。曰健集紳民。籌戰守。以彰化林文察率鄉勇二百攻之。位敗走。調署嘉義縣。加知府銜。嗣以軍功賞道銜。歷署福建糧道及布政使。同治元年春。彰化嚴湖春起事。全臺俱擾。二年秋。詔命曰健陸路提督林文察視師臺灣。而巡撫徐宗幹亦奏簡曰健為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會辦軍務。九日。至艋舺。集舊部。謀規復。紳士林占海像練鄉勇二千名。保衛地方。及是隨行。進兵牛車頭。數戰皆捷。遂克彰化。文察亦自麥寮登岸。定嘉義。復十六。駐兵阿罩霧。初曰健以汀州軍務。與文察有憾。至是同平臺灣。文察所部就地籌餉。又以辦理清莊。地方復擾。曰健止之。不聽。及福康上游告急。詔命文察內渡。文察未行。曰健勸之。略謂內山疎止盜藪等處。前經署陸提臣林文察入山搜捕。於正月破林巢後。安住家園。五十餘日。兵不出。以致衆議沸騰。欲圖報復。餘匪藉此。偵肆攻擊。非先事豫防。聯莊得力。豈有離解之憂。詔命福建總督左宗棠查辦。曰健又致書宗棠。曆訴文察不法。已而文察赴閩。殉於漳州之役。弟文明以副將家居。越二年。報洪各姓訟其竊田。曰健奏知縣凌定國至彰會審。即訊大堂殺之。文察之母控之省。復籲之京。案懸不決。而曰健以病變免。

林奠國

林奠國字景山。彰化阿罩霧莊人。阿罩霧間土番之地。黃山環溪。時鄉多巨族。各擁一方。非番審則械鬪。人多習技藝。而奠國能御之。同治九年春。邑人鄭潮春謀叛。奠水圍知款曰觀至東大墩。欲治之。途次。聞

其抄大。遣人急召。舉鄉勇二百人上。至新莊村莊。可觀已被殺。因填厝莊六林日成爲勇首。靜而觀行。及是而報。見其國主。攻之。莫國拒戰。退歸阿罩霧。彭澤面議。要米餘。計實。爲持久計。而日成來攻。瑞衆二萬餘。踞水道。環圍三匝。時莊中丁壯多從文察轉戰固圉。僅遺七十有六人。顧而生死。以長子文鳳率之。爲數隊。扼險要。而自拒於莊北。日成之至也。勇張甚。又以前備賸之器。審必成之。齊一日陷圍數次。莊壁破。開砲防禦。日夕至於黎明。莫敢懈。而圍愈急。東勢角莊人羅冠英莊軍翁付加。聞報。越二日。率二百人至。齊粵族。衆慮內變。文鳳曰。彼來援。是愛我也。寧有是事。惟牛養之。出家資十數萬於庭。向衆而言曰。諸公殿山谷。冒危險。以來護我莊。其濟莊之助也。不濟吾以死繼之。不勝之資。願供一饌。幸毋爲賊人有。衆曰諾。頑殺賊。乃縛其人而守之。又一日。洪氏之族先後至。可四百人。士氣大振。調壁出。擁戰隨缺間。陣斬數百。俘數十。日成大敗。踉蹌走。自是不敢復。阿罩霧。常是時彰化既破。南北俱震。潮春日成之黨。多至十數萬人。而阿罩霧以一村落。介立紅旗之間。戰守經年。扼水又爲萬斗六莊洪氏所遏。良田盡竭。粒米不收。發倉以振。聯絡沿山一帶。備器械。立約束。養精蓄銳。爲規復計。二年冬。文察以福建陸路提督中臺。莫國開官軍主。率鄉勇數百助戰。潮春日成次肅就滅。余與文察提師歸阿罩霧。招撫近山。其不從者。移兵討之。經理善後。聞。以功授知府。賞戴花翎。三年四月。閩浙總督左宗棠以延平軍務危急。奏調文察內渡。英國從。至福州。而漳州陷。下游假擾。撤由同安規復。十一月。駐洋州。十二月。移萬松關。兩軍相持。疊接戰。互有勝負。時大軍北。所部勇備五百人。一日偕文察視壘。至瑞香亭。太平軍驟至。陷圍。文察竭力奮戰。所部多死傷。呼莫國曰。吾爲國家大將。戰當死。阿叔可破圍出。毋俱沒。莫國不可。文察復迫曰。勢急矣。趣去。吾不能歸也。遂授命。於是莫國收餘軍以退。優勇乏餉。未能歸。至福州。見大府。請餉九千兩。遣散費。總督慶瑞不許。命待命。已而家賸二萬金。文鳳請與之。不可。曰吾爲國家效命。率子弟。赴疆場。糜財固不足惜。而彼反以功爲罪。此胡可者。且吾與鄉里五百人而西。今所部多沒。吾則獨歸。又何面目以見父老乎。遂以家事委文鳳。命各恤其家。而自留省垣。越十七年卒。贈授朝議大夫。追

贈奉政大夫。子三。長文鳳。次文典。次文欽。

文鳳字通事。號丹軒。少任俠。結交多奇士。觀潮春之役既平。地方罷弊。流亡滿道。文鳳招徠鄉里。集農人。治畝畝。樵廬樹藝。衆始得息。除夕之夜。圍爐聚飲。文鳳忽流涕曰。當吾莊被圍時。吾三夕不寐。仰視飛彈。如雨入室中。吾自分必死。遼天之禍。仗祖宗之靈。幸得復歸太平。吾今思之。心猶悸也。又曰。莊人可愛。與我同患難。吾生死。吾不能一一存問。心良懼。命家人往視。皆贈百錢爲壓歲。遂以爲例。同治二年冬十二月。野番出草。乘夜襲阿罕窩。文鳳聞警。提銃出。趨召莊人。鳴金發砲。列炬如白晝。番驚竄。逐之。文明亦率一隊。遏其途。番不得歸。散走平野間。獲其數十。自是不敢復犯阿罕窩。四年。文明被害彰化。報讐。莊人大憤。不期而集者數千人。洶洶欲動。文鳳病在床。聞之驚起。止之曰。彼設套陷我。今若此。是自投戎禍也。且黑白未可知。當稍待。衆始散。初城吏以計殺文明。悉林必誅衆至。即以圍城之罪辦之。及聞是言。愕眙而語曰。林氏固大有人也。兵備道更獻給以舊械攻。頗不保。賊案被抄者人。亦構辭以訴。凡十數起。光緒五年。獻綸卸任。至省。謁大府。請籍林氏之產。命爲營往。獄情與矣。獻綸抵郡。未久逝。泊巡撫岑毓英來臺。召視案卷。訴始結。

文欽字允卿。號幼山。性溫厚。善事父兄。林氏自遷河東以來。業耕習武。而文欽獨好學。勉爲世用。光緒十年入泮。兵備道劉敬見而奇之。時法人方犯臺灣。徵募義勇。衛彙梓。遂集個兵五百。駐臺南。爲南軍援。器械軍料。悉取之衆。已而調駐通霄。用款助軍。事平。以資主證郎中。分兵都。嗣歸歸資。十四年。以清賦功。加道銜。十九年。署於鄉。素慕萊子庭衣之志。築萊園於舊峯之麓。亭臺花木。境極幽邃。自爲治人一部。春秋佳日。率鄉族劇。所以娛親者無弗致。雖尤好義。歲率用款數萬金。士之出入門下者。靡不禮焉。舊居泉州。因連鄉械鬥。數十年不戢。怨日深。遂鳩兩造。陳利害。糜數千金解之。十五年。河南鄭機。大府募振。捐黃金以恤。事聞。賜榮祥好施之額。彰化縣育嬰堂。而改鋪。不足濟衆。窮民生女。傾棄於塗。見而憫焉。捐贖出。並入穀三百石。囑囑利潤之備久已。行善傳。命工造之。又創湖日田中之渡。利人



之事。每無不爲。里黨之人無不患焉。初臺灣巡撫劉銘傳經臺。而中路。腦震爲大。乃偕從子朝棟會劉治山之。謂之味合。東入番界。西至臺界之。北沿大甲溪。有及集大山。延袤五十里。於是張陰線。募佃人。皆田封墊。番之稍戢。而屯田日進。一十一年。臺灣有事。大府命起兵。募鄉勇千名。自備餉糧。令族弟文榮統之。討彰化。已而下詔割義。武多去。四郊寂。分過各地。故無盜賊患。既也勢遠。謀內渡。而母老不許涉風。匿跡銷聲。居。唯日侍慈幃。致子姪。極大倫之樂。故世稱貞士焉。

重慶曰。阿霞。彰化內山。地番接。故人多尚武。而林氏能部勒之。戮力致果。功在旗常。是皆干城之選也。然數十年來。林之子孫。禮樂而敦詩書。齊齊踴躍。登耄耋。信乎江山之功也。聞臺之氣。韓武經文。關雎之風。猶未泯焉。

### 林占梅

林占梅字雪村。號鶴山。淡水竹塹人。始祖三光以明季自同安來臺。居於今臺南府泊護子林。數遷至竹塹。祖紹賢。舉田習費。代辦臺務。冠一鄉。有子七。長祥。生占梅。早卒。季父祥雲撫之。占梅少穎異。讀盡知禮。無執荷氣。進士黃顯與命之。妻以女。年十一。挈遊京師。出入紳紳門。乃日積。性豪邁。好交名下士。濟困扶危。糜萬金不少惜。道光二十五年。英人犯雞籠。沿海戒嚴。倡捐防費。得旨嘉獎。遂以貢三別道銜。二十三年。防堵八里坌口。又捐巨款。事竣。論功以知府用。二十四年。嘉彰各邑漳泉械鬥。募勇扼守大甲溪。絕其蔓延。詰奸究。慶閭闔。出資撫卹。戴花翎。咸豐二年。林恭之變。臺風俱亂。北路震動。臺官會同臺灣道辦理全臺匪。以捐運津米。即捐三千石。奏准簡用浙江道。四年。艇匪黃位。難。以克復功。加運使銜。同治元年春。彰化戴潮春起事。淡水同知秋。觀被戕於東大墩。適大甲。淡水。及內上匪亦竊發。民心惶惶。多走避。占梅獨籌維危局。故無害。初潮春設八卦會。勢日盛。占梅知其必發。神術。籌圍。爲豫防計。曰觀不之善也。及日觀南下。占梅即出資。備器械。討軍實。修城濠。募

勇士。以生員鄭承經貢生陳繼照職員翰林卒至其事。聯絡各莊。命勇首蔡宇率練勇守要害。部署甫定。而警報至。城中無主。咸議散資通款。以緩其來。或言平城走。占梅獨排衆議。曰。淡水爲財賦之區。彼必來爭。即令行賄。安能保其不至。既至而又何如。我能往。彼亦能往。走將安之耶。今與諸君約。不如以通款之資。爲贖守之費。其濟諸君之功也。不濟吾以死繼之。衆曰諾。占梅即以家資十數萬爲餉。城中紳商亦踴躍輸將。於是其糧餉通判張世英權竊家。遣八道者。請大吏。示禁止。率衆至城隍廟。刑牲設誓。願共存亡。民心始定。五月。以蔡宇率勇四百名。復大甲。陳繼照偕行。請張世英將軍翁仔社。遣人結束東角羅冠英。以撫內山一帶。而自巡淡南。爲聲援。旋奉巡撫徐宗幹檄准布政使。趙總辦臺北軍。鈐記。通飭所屬。時北門外蘇黃二姓械鬥。地方僻擾。占梅止之。禽其渠。其尤不逞者送官懲辦。時始息。然城中游民多。頗喜亂。飭各街造籍。嚴管束。日給口糧。所費不貲。而軍需又巨。積資以應。不足割腴田充之。凡數十萬金。產幾破。二年春。勇首蔡宇克牛罵頭梧棲等汛。占梅之策也。梧棲爲延海之障。殷商聚集。占梅以爲進規彰化之道。潛結郊戶楊手器。二月。取之。乘勢至山脚莊。張世英亦自內山來。首尾相應。當是時官軍多駐城附近。相持久。各罷敵。占梅誘進兵。爲其所阻。宗幹遣之。上其陳其事。略曰。賊本烏合之衆。死據孤城。其勢雖久。我軍前後進剿。非不能戰。乃至今未克。誠以諸君皆由雲港而進。賊已備諜虛實故也。若得省垣遣一大員。由淡水登岸。沿途招還兵勇。以壯聲勢。占梅當統勇數千。同時南下。剿撫並行。彼將聞風膽落。不戰而平。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也。宗幹聽之。遂以丁曰健爲臺澎兵備道。十月。至竹塹。與占梅議進兵。占梅自率精銳二千。扼山脚莊。拔茄投。攻大肚。進駐溪南。從軍將人渡海。潮聲久處斗六門。城中震降。設首江有仁持不可。十一月初三日。占梅以前路林忠藝林尚等攻南門。與官軍會破之。遂復彰化。曰健入城。旋往鹿港。以占梅所部駐城中。曰健之行軍也。曾在各莊多宿。占梅輒請有。令活其衆。十一月。振旅歸。朝廷就減。事聞。加布政使。福建將撫以占梅急公好義。品恭廉愛。奏請補用。得旨召見。病辭。遂不出。占梅工詩書。粹音樂。軍興之時。文移批答多出其手。暇則彈琴歌詠。若無事然。築壩園於市門內。結納甚佳。士之出入竹

●有編不。文通之盛冠北。著華倫事八卷。未刊。宗幹序之。又有潘國順和。同治四年卒。年四十有九。召汝海子吉村。少入泮。光緒六年。巡撫岑毓英創建大甲溪。贊襄最力。及建省後。督辦鐵路。賦。百各三時。

也。曰。夫官楊。新。說水。其文多。乃。其私心。以衡人物。亦可。以。林占梅。一時之。顧。系。其。志者。多方。占梅。以。不。於。此。時。爲。之。表。白。而。列。其。人。於。志。錄。謂。一。鑿。千。鈞。之。刀。夫。一。髮。千。鈞。厥。功。多。矣。列。之。志。錄。不。亦。小。哉。同。安。林。景。曰。占。梅。力。排。衆。議。投。袂。而。前。志。焉。於。日。中。運。全。局。於。掌。上。履。收。屢。險。再。復。堅。城。以。視。夫。階。下。叩。頭。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連。慎。曰。林。家。之。論。實。於。揚。沒。作。史。須。有。三。長。而。知。人。論。世。尤。貴。史。德。而。後。不。至。顛。倒。也。

### 羅陳

羅冠英字福澤。廣東潮州人。祖某來臺。居彰化東勢角莊。莊據大甲溪左。羣山環抱。中拓平原。居。多。力。備。尚。武。而。冠。英。精。火。器。百。步。外。無。遺。發。善。謀。略。科。事。多。奇。中。內。山。有。某。甲。者。與。比。鄰。魚。肉。騷。擾。冠。英。會。健。兒。泥。險。而。進。而。攻。之。賊。敗。走。擇。其。首。格。殺。之。鄉。人。稱。快。同。治。九。年。歲。潮。春。之。變。陷。彰。治。以。武。多。度。戕。進。兵。略。大。甲。聞。冠。英。名。遣。使。邀。之。不。從。富。事。之。起。也。冠。英。率。鄉。民。而。義。約。有。事。相。策。應。求。有。難。色。冠。英。奮。臂。起。機。臂。利。害。衆。若。雲。雲。與。理。劉。劉。馬。神。呂。兩。南。等。募。壯。士。數。百。屯。會。仔。社。其。友。廖。廷。鳳。從。之。散。求。資。局。餉。竹。塹。總。辦。陳。林。占。梅。遣。人。贈。立。品。結。之。請。由。內。山。間。攻。四。張。翠。莊。以。揭。朝。春。之。家。則。潮。林。已。猛。撲。大。甲。中。甲。人。嬰。城。守。代。理。淡。水。同。知。張。世。英。率。軍。至。冠。英。赴。援。大。小。數。戰。團。始。解。閏。八。月。冠。英。以。發。脚。莊。克。之。途。復。高。旗。擲。訊。廖。世。元。亦。拔。圓。寶。莊。謀。焉。進。攻。埔。里。林。日。成。自。彰。化。來。爭。勢。張。甚。世。元。接。戰。身。被。十。數。創。至。會。仔。社。而。卒。世。英。厚。葬。之。以。兄。廖。世。元。弟。廖。樹。代。領。其。衆。十。一。月。日。成。復。攻。大。甲。漸。不。支。冠。英。又。救。之。分。軍。爲。二。路。遂。戰。於。新。馬。仔。大。呼。陷。陣。斬。首。二。十。餘。級。遂。與。大。安。莊。人。合。攻。水。車。頭。中。間。斷。路。分。道。

接戰。任鳳亦帶屯番自後入。首尾夾擊。日成大潰。城圍復解。二年。世英遣冠英領攻馬公厝。拔之。略地至四里聚莊。當是時官軍大集。潮春親攻嘉義。以陳祥玉守之。冠英乘勢入。破其險阻。連破賊軍營甚多。潮春遂所據。十二月。官軍復彰化。潮春被殺。三年四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率軍攻小埔心。陳祥拒戰。相持數月。冠英突圍入。周視各壘。中砲亡。軍門索悼。遣人護喪歸。事平。上其功。下旨建坊。人祀昭忠祠。近贈忠信校尉。

陳澄清小名昵。字義遠庫人。性明敏。遇事果斷。有友十餘人。皆勇敢負氣。緩急可恃。遇之如手足。漳屬距嘉邑西北。當孔道。當是時中原倭擾。法彰亦分領械門。有思畏。莫敢辦。澄清時憂之。乃於所居竹園外。築垣墾澤。建壘。佈竹釘。聚米鹽食物。爲三年蓄。左右田園悉種番薯栽山菁。以防不給。已而黃潮春起事。陷彰化。殺文武。進攻嘉義。各壯多假路。澄清獨起兵拒。附近粵莊暨水灌。聯防固守。倚以爲重。同治元年秋七月。臺灣鎮林向榮率軍斗六。檄澄清前糧。嘗一日七戰。三襲敵營。向榮嘉之。錫五品銜。及名馬珍物。及斗六陷。攻塗庫。陳亦前辦以應。街中。市肆皆能。澄清設伏待。寇壯士蘇阿等率十餘人。假旗號。徑至街中。呼曰。我乃帥諭等安堵。照常貿易。者斬。衆大駭。而阿傳遽大呼殺賊而出。弄率所部追之。伏兵盡起。扼險擊。阿傳奮勇鏖殺。殲數人。及歸。無一傷者。阿傳與吳嬰陳瑞等俱獲。而陳瑞陷陣。弄等憐之。謂之五虎。初潮春以書招澄清。不從。及弄據塗庫。誓必滅之。兄必湖挺身請弄。弄露刃以見。必湖笑曰。始吾以大哥爲豪傑。傾心相向願效力。今乃知非欲成大事者。不然如愚兄弟亦足供指顧。而見拒如此。亦曰。女果從。吾豈拒。但恐未必然爾。必湖因說之曰。我兄弟欲相從久矣。乘時建世之業。此七之一時也。然不假虛。無以令衆。如肯畀一將軍。則明日當樂府相應。弄喜。延之坐。與談竟日。授以令。警備稍解。必歸。即集衆勇。約五百併力攻之。而是夜三更。澄清已遣人燒屋。而歸。弄見火起。知爲所給。與諸人。自是不敢復攻塗庫。澄清之治軍也。禁賭。禁洋煙。禁奸盜。嚴明最明。多機間諜。陰虛實。每出軍。不問所向。舉刃而前。以至。而下。有突擊。始能以少勝衆。或前之。曰兵危事也。以奇用之。靜如處。

女。勸如脫兔。臨機應變。而後有功。若大張聲勢。旗鼓喧闐。是使賊。非所以制勝也。曰。兵不在多。在勇。敢。多則衆心不一。進退失據。雖有良將。無所用之。故所用祇數十人。並養其家於竹園內。與其甘苦。共戰三年。毫無所損。姪適約居下莊。相去二里許。有衆三四十人。亦能戰。鄰鄉丁壯聽命者又六七百人。故能持久。潮春既平。澄清以謀脅從。必湖止之。弟澄江攻元掌莊。中礮死。澄清力擊之。禽其渠十餘人。梟以祭旗。後任斗六門都司。初澄清起兵。埔妻番莊生員劉豐登粵籍也。聞其義。每助鉛藥。故無乏。後爲其叔阿霖所殺。澄清爲復仇。談者以爲有古烈士風。

連橫曰。嘉義之有漳庫。猶淡水之有翁仔社也。彈丸之地。雖不足以繫大局。而羅冠英駐翁仔社。林日成不能破大甲而略淡水。陳澄清守漳庫。陳弄不能掠鹽水港以迫嘉義。非地之足恃。而人之可用也。不然以斗六門之險。負山扼溪。可以自固。而林向榮竟全師以沒。成敗之機。何其異耶。冠英縱橫轉戰。抱義隕。人稱其勇。若澄清之從容佈置。運籌決策。尤有名將之風焉。

### 沈葆楨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以翰林出任江西貴州府。太平之役。與妻林氏乞援守城。由是知名。歷陞至總督。各國事務大臣。事在清史。同治十一年。調建船政大臣。十三年夏。日本以牡丹社番之殺其人也。以兵來伐。駐南鄭。沿海戒嚴。清廷以葆楨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率師入臺。供調遣。五月。葆楨至臺南。籌防備。計軍實。一國勢將用兵。已而和成。詔命葆楨經理善後。葆楨以臺灣爲海上與區。東南各省之藩衛也。地大物博。列國覬覦。自非悉心經營。不足以資富庶。於是奏請移駐福建巡撫。以一事權。語在職官志。廷議從之。臺灣前時僅設一府四縣。而寄其權於巡撫。地既遼遠。民又孱生。守土官但求無事。非敢消議更張。葆楨以北鄙日開。墾務日興。於是奏請添設臺北府縣以資治理。詔曰。臺灣固海外荒島。康熙年間。收入版圖。乃設府治。領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諸羅卽今之嘉義。而嘉義以北。尚未設官。郡之



齊又有如此言。女前著事海邊。足獻論請改淡水同知爲直隸州。噶瑪蘭爲知縣。添一縣於竹塹。臣等年頃頗暮。可相討論。臺事定起。因此暫停。臺南縣屬之附。即有番屬臺北之憂。更欲給住在該地。能策備宜。狡謀乃息。然海防洋務。瞬息萬變。恐州牧不足以當之。況去三以來。自噶瑪蘭之蘇澳起。開山撫番。至新城二百里有奇。至番港灣又百里有奇。若山前布置尚未周詳。則山後之經營何從措手。故就今日臺北之形勢而查。區爲三縣。以分治之。則可以專其責成。設知府以統轄之。則可以繁其綱領。伏查臺縣當龜嶺嶺南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衝市。蔚成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全港尾。觀音大屯兩山。可爲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相對。不特夾逼扼要之區。實爲全臺之管鑰。請於其地創建府治。名曰臺北府。彰化以北。直至後山。皆屬空闊。仍奉義勇兵備道。附郭一縣。南到中壢以上。至頭重溪爲境。計五十里。東西相去五六十里不等。方圓計算百有里餘。誠名之曰淡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大甲溪爲止。南北相距百五十里。其間竹塹。即淡水廳之舊治。後歲淡水同知。改設一縣。擬名之曰新竹縣。自遠望坑以北而東。以噶瑪蘭原轄之地。擬設一縣。名之曰宜蘭縣。雞籠一區。欲建縣治。則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後。已成都會。且煤務方興。游民四集。海防已重。訟事尤繁。該處向未設官。亦非煤務激員所能鎮壓。若其事即成輕軀。則官民共困。應請改噶瑪蘭通判爲臺北府分府通判。移駐雞籠以治之。是臣等當外防內治之策。出於因時制宜。是否有當。伏乞飭部議覆。以便遵循。至建設城署。清查田賦。以及雜佐營汛。可改可增。俟奉旨允准之後。再與臺灣道議詳核奏。廷議亦從之。而臺北乃日趨富庶矣。八月。奏請開山撫番。調除前嫌。語在撫臺志。於是以提督羅大春總兵吳光亮同知袁開柝率兵三路而入。會於臺東之水尾。築壘駐兵。舉行旅。而東面之道通矣。臺灣綠營久已廢弛。孫楨奏改營制。築廠亭。架電報。振商務。凡諸要政。多有更置。光緒元年秋七月。奏請入京。途視澎湖。觀南江總督。五年十一月薨。諡文肅。入祀京師賢良祠。

陳潢曰。臺灣歸清以來。閉關自守。與世不通。苟非牡丹之役。則我鄉父老猶是酣歌恆舞於婆娑之洋焉。尺跡其夷。般般日晏。析還增史。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楨締造之功。顧不偉歟。而惜乎吾鄉父老。猶以

安安爲事。不能與時並進也。

袁開柝

袁開柝字警齋。江西樂平人。咸豐間。以辦鄉團有名。嗣左宗棠平浙入閩。游俠知寄。同治八年。捐同知。十年。派至臺灣。十三年。牡丹之役。欽差大臣沈葆楨命赴後山。察形勢。迄至卑南。招撫呂家望等社。率番酋陳安生至郡。稿以鹽布。自是生番多服。八月。倭酋奏請開山。分軍三路。以提督羅大春率北軍。總兵房光亮率中軍。而開柝率南軍。即募結精軍五百及土工三百。由南進。方是時後山雖經版圖。而路尚未開。道卑南首。多自打鼓乘船。至琅嶠。轉而東行。其邊陲者。則山徑險阻。瘴毒盛。野番伏莽射。非遇害。卽中矣。行者絕少。當軍發之時。葆楨命以文祭於臺南山神曰。吳宮伊始。羣萌荒屯。聖哲開釋。奠時澤。擊趾亥步。嗚呼絕嶺。山川之氣。關久乃通。我朝御宇。率臣服。赤嵌一島。版章攸屬。百有餘年。薰陶染沐。陳澹儒。聲明文物。臺陽之背。備之東。野番所處。密林深叢。禽伏獸匿。風教未通。豈生豈育。內一軒轅。上牛百禁。豐碑穹窿。勿使勿軼。安彼顯哀。流水出谷。古木猶紅。半刀百練。獵置角奇。涵奄蕃衍。蠢蠢蟲蟲。不識不知。順帝之衷。如何東人。海中之國。敢背盟言。肆其毒螫。稱戈修矛。潛圖邊域。誅我番。罔有安集。自牡丹灣。鄰卑南克。死者含冤。生者累息。龍吏入告。帝心用憫。乃命使臣。持節瀛東。拯之水火。護其蒿蓬。廷諭一下。嗚嗚向風。積類幃門。蓬髮懷忠。籲請設吏。以登蹟。自下淡水。至卑南社。率峯刺天。大樽野。麋鹿攸居。鳥驚不下。百數十里。古無通者。維彼番黎。踴躍交夾。爲我鄉道。千夫膽之。乃建。三綏靖師。特命開柝。率以東。左載組纓。右挾劍拔。開辟險阻。削鏟屢。五里一旗。十里一圻。毋使魍魎。阻途遏歧。毋使。山熊宅窟。向爲。崇朝九遠。俾我王化。靡不。散維山神。公侯攸屬。柴燎之祭。羣望咸集。幸賴此舉。以成厥役。勸民千紀。私召流徒。騰岩。遠達邦。遐邇研究。繼伸之怒。世爲數。喧喧。諸虛。威。遐邇仰止。今奉命。伐木刊山。上



繼氣彈。下執厥靈。維神之應。能燭幽暗。經勿棄靈。谷勿遺糈。吹嵐導騰。泉山水瀾。車投軍士。宿途孔安。維神之祐。亦氏之歡。於戲噫嘻。秦通巴蜀。誰以金牛。漢上邽笮。前醫是求。窮瘁顯武。以爲神祭。維我國家。普偏漢采。一夫不獲。若納之溝。躋於舊宇。卽此涼猷。彼秦與漢。胡能與俱。虔具祝版。告之山陬。神其鑒臨。與爾咸休。遂自赤山人變溪以至內埔。道遇祖望力社番。繼述之。斬其上目。九月。踰崑崙。十月。抵諸也島。出好仔崙。以達後山。十一月。駐卑南。途染病重。回郡就醫。光緒元年春三月。復赴卑南。任南路撫民理番同知。卑南初建。制度未備。寄治於統靖營內。乃公第招撫卑南以北之番。自平地暨山。歸化日衆。株民開墾。給牛種。以拓巴壠衝大波之野。承治漸衆。廣設學堂。設番寮。入府署之。晉知府。二年。卸統靖軍。調中路。隨總兵吳光亮討阿棉納和社。平之。賞戴花翎。四年。復帶統靖軍。駐卑南。五年。阿馬突社亂。討之。五月。建南路廳署。遂建昭忠祠。祀後山死事諸人。七年五月。陞臺灣府。九年。調福寧府。十年五月。卒於任。年六十有三。開柩歸廬。勇於任事。而在後山最久。故能締造經營。以垂王化。富開山之時。提督羅大有總兵吳光亮。均有功。

連黃曰。開山之役。爲臺大事。而連事以厥成者。則沈葆楨創建之功。而開柩大春元亮疏由之力也。吾聞開柩所建之昭忠祠。今已荒廢。死事諸人。亦將湮沒。故附之於後。俟補通判辦理營務處湯承。南路撫民理番同知余修梅。南路撫民理番同知鄧原成。南路撫民理番同知歐陽駿。招撫委員陳昌言。幫辦海防屯兵參將李得勝。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高益。幫統後軍張吉祥。武功將軍豐炳南。振敷將軍劉得勝。

### 劉銘傳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也。少任俠。洪軍之役。鄉曾國藩奉詔辦團練。銘傳從之。歷戰有功。同治元年。李鴻章募淮勇。聞其名。以爲管帶。自領銘軍。所到克捷。以功封一等男。事在清史。光緒二年越南役。法軍犯臺灣。勢危急。詔任督辦臺灣事務。臣。旋授福建巡撫。授太子少保。加兵部尚書銜。長五月。至

事。然邊守安爲海防所急。安危繫東。而軍政不整。胸臆亦絀。未幾而法艦攻基隆。銘傳督率各營志  
士奮勇將士凡九戰。挫之。大軍大敗。陷斬中丞長人。獲聯隊旗一面。秋七月。法艦攻福州。入馬尾。機  
船。計其大臣張蔭桓等。總督何璟亦驚走。詔大學士左宗棠治軍福甯。銘傳乃得稍修軍備。兵備劉淑莊  
率領。有前軍。丁汝昌等。以爲加營務處。又曰才。師不受節制。銘使銜之。八月。法軍復攻基隆。銘傳  
督戰。破彈藥庫。及砲臺。日八百磅彈。彈河能奪人。衆謂之爲奇。士氣大振。法軍又敗去。已而  
謀殺沙龍利攻馬尾。越尾。臺北要塞。距城三十里。銘傳慮有失。則臺北不守。命撤軍。各提督均諫。聽。  
唯留統帥林朝棟守師水。以義之。曰是恐和吾之深意也。其後法艦三攻馬尾。首受創去。宗棠以基隆失守。  
勦乙。諸傳具疏辯。夫軍事至重。謀而下。賴公樹博所扼。十一年春二月。別攻澎湖。據之。而是時清軍在越  
角疊勝。法人亦無可成。遂印。撤去。詔以紹傳駐紮籌辦善後。六月。英曰。竊法兵退讓澎湖。它同前  
陳甘經濟楊岳斌於本月十七日回奏此事。首談台事。急員次第籌辦。謹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一幕。澎湖以防爲  
急務。食全臺各口。六甲以南。以山。沙縣遼闊。兵船不能攔岸。遠隔四五十里。近亦二三十里。設防較  
易。而六甲以北。皆一溜山口分歧。而至宜蘭。兵船可入。至還不過三五里。基隆滬尾雖可停泊兵船。賴有  
山波。如有巨浪湧來。設防固能爲力。唯新竹沿海平沙。後壠中港皆可出入三號兵船。地勢平衍。全恃兵力。  
頗難着手。以前敵傳言澎湖。臣派員往矣宏洛生該處察看情形。據稱地無草木。一片沙石。無土可取。面而受  
敵。甚難爲力。唯從以兩。大小船艦。最宜停泊兵船。臣到臺一年。察看形勢。不獨爲全臺之門戶。亦爲南  
北洋之關鍵。欲守臺灣。必先守澎湖。在昔元明。亦必項。澎湖。如能澎廈社泊兵船。其務嚴密。敵船附  
近。無可幸。且其下飛炮中人。一觀後路。亦可反顧。防固爲全臺之急。且非僅臺灣之意。試就澎湖而論。  
告款辦理。則可不惜重資。添募學士。從二三一時雅樂。而陸兵不滿三千。必須多購大礮。軍火藥料。製辦水  
雷。屯積糧餉。以應。總需銀兩共約在四五十萬兩。自一。年內方可告竣。若數行將就。不若不防。既節經費之  
用。亦必辦事速。應爲行。售。一臺並軍政事宜請求擇辦也。查臺灣新澎湖二。准准各軍皆神勇之

求。欲吐浮圖。挽回積習。非切實講求操練不可。近時各營多用後門槍礮。尤非勤習操練。不能施放。不獨礮號。則不無遠近高低。槍出無準。是有利權與無利權。且不知拆機礮。遇雨過濕。上槍則損。重價購之。隨意棄之。尤爲可惜。是練兵非徒臺灣急務。亦各省之急務。唯臺灣獨瘠之地。兵丁半多煙病。將食兵糧。寬閒怠玩不振。如弊無餘。幾則紛紛告假。去而之他。一時頗難整頓。現同沈應奎陳鳴志兩酌募留營數。除鐵線練兵不計外。共擬留三十五營。量有合澎湖十五營。臺北合宜關十五營。中嘉義彰化新竹一帶擬添五營。論形勢則臺北爲喫重。離地方則臺南爲遠。則再無可減之兵矣。一全臺賦稅急宜清查也。查臺灣田產之美甲於天下。一歲兩熟。而歲水一縣每年額徵錢糧耗銀七百八十餘兩。正供官穀九千餘石。宜關並額錢糧。其餘縣分賦稅亦輕。計全臺所入關稅釐金並鹽課每年可得銀一百零餘萬兩。將來整頓鹽務。剔除各項中飽之費。每年可得一百二十萬兩。以臺灣三十五營。每年需餉一百二十餘萬兩。尚有輪船經費。一切雜款。並須添設製造局。每年需餉約在一百四五十萬兩。若能將各縣賦稅清查無遺。以臺灣之入款。供臺灣之所用。自可無餘無絀。唯清賦一事。要在官紳得力。臣不諳吏治。昧於理財。尚請沈應奎辦理之法。議必先行清查戶口。次第舉行。恐須一二年內方收實效。一全臺生番急宜招撫也。查臺灣生番從前多在外山。因違閩粵客民愈來愈衆。日侵月割。逼入內山。種類繁多。近亦耕稼爲生。各有統屬。平居無事。而土匪游勇每有百十成羣。聚集於番民交界之處。搶劫居民。或侵佔生番田廬。騙其財物。一有爭端。輒起械鬥。奸民夜發。則訴於官。派員剿辦。而生番被殺。冤無可訴。集衆復仇。仇怨日深。兩不安靖。若不及早設法招撫。使之歸化。將來番地日蹙。結怨甚多。譬久必變。恐成陳甘同匪之禍。即以防務而論。防海又須防番。勢難兼顧。治難兼顧。若得生番全服。健助外患。不憂內侮。既節防費。且可調山伐木。以接餉源。夫設防練兵清賦三者。皆可及時舉辦。唯撫番不易。必俟三者辦成後。方能議行。其次如安設電報。修路造橋。以通南北之氣。清理屯墾。開墾探木。以興自然之利。亦爲要務。臣胥庸庸愚。難勝艱鉅。擬敢既無方略。辦事又乏才能。每念時局之艱難。不能圖報於萬一。徒隳中夜。深以疚心。唯有竭其愚忱。努力盡職。勿敢稽延。以開廢弛之漸。管見所及。恭摺敬陳。謹奏。

臺灣。略曰：臺灣爲七省門戶，各國無不垂涎，每有釁端，咸思一試，前車可鑒。來轡方遑，所有邊防務須設法數端，均須次第整頓。臣會平居私念，以處低懸海外，土沃產饒，宜使臺地之財，足供養也。用，山係以處常，可以處變。此次茲臺繼年，訪求利弊，深見實有可資，法借從前因循之誤，圖知補救未晚。而會迫切，勢不能不併日經營。況臣才質庸愚，忝隸臚任，重以閣公事繁多，而又遠涉重洋，聞此失彼，與其貽誤於後，曷若陳情於前，再四思維，唯有乘此未接撫篆之時，准開潮巡撫本缺，俾臣暫攝臺灣事務。庶幾勉效寸長，或可無負國越，詔以楊昌濬兼署福建巡撫，而銘傳遂得專駐矣。先是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臺灣建省，廷議不從。主是宗棠復旨。九月，嗣設臺灣省，以福康巡撫爲臺灣巡撫，兼理學政。延巖以臺灣新創，百事待舉，非有武彊備之臣，不足以資治理，詔以銘傳爲巡撫。十二年夏四月就任。三借額建總督楊昌濬奏議改設行省事宜，當以理財爲要，語在支志。前貴州布政使沈應奎以罪譴職，永不敘用。銘傳認其才，奏請破格，不計。復力舉，乃以爲臺灣新政使，應奎工心計，樂輔助。臺灣財政因之日進，銘傳既奏陳四事，次第舉行。定建省會於東大壠，以府治初闢，諸末設備，乃暫駐臺北。臺灣前用班兵，皆由自願建，久血積弊，光緒元年，沈葆楨奏請裁撤，新募勇營，不從。唯鎮標僅置練勇，反去軍之役。銘傳自率番軍十營來臺，頗奏膚功。至是用之，僅存三十五營，以資防備。設通營營處於臺北，兼巡撫，以候補道盧本揚任總辦。而臺灣軍政一新。然臺灣海中孤島，防務維艱，乃聘港人爲工師，塗其險澗水安善打鼓各礮臺，或改修之。購置巨砲，計費六十四萬餘兩，又設軍械機器局於臺北，以配名提督劉銘幹爲總辦，併設火藥局水雷局。籌自製。蓋臺在海外，當恃航速，一有戰事，往來遷招，非是不不足自給也。五月，奏請清賦。六月，設南甌局於南北兩府，以布政使轄之。縣區分局，而各屬縣多以欲辦清賦，當先查戶口，方足以清其本，通飭一遵。限兩月報竣，既成，據以清賦。計田以甲，從舊例也。每甲官十一畝，語在田賦志。是時鹽布，市紳士豪陰事阻撓，而彰化知縣李嘉棠食墨，又奉行不謹，歸民施九級糾衆以抗。各地亦暴蠢欲動。銘傳檄陳平統領沐朝傑平之。而有賦亦以十四年告竣。築堤四十萬餘兩。初謀演義，曾藩播奮關張，至是乃擴大之。設巡警

局。奏簡中紳紳士林維新籌辦。上皆學堂。布誼勇訓。以勸善政。其不從者。移師討之。朝神伐東角之番。屯兵置驛。以資聯絡。不從。五月進以。又不利。十二年秋七月。銘傳自往平之。徐番亦先後歸服。當其時百事俱舉。而南北遼遠。內外阻隔。乃籌行郵傳。增電線。築鐵路。又派軍職直浪鴻。祿候補知縣李彤恩考察南洋商務。設招商局於新嘉坡。購備時斯華兩輪船。以航行香港。適至新嘉坡西貢呂宋等埠。臺灣貿易爲之大進。十二年。兵仇道陳鳴志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軍開山。從之。自彰化之集集以至水尾。新設臺東埤里社兩廳。置腦務煤務兩局。由官辦之。與殖產。鑛工商。鑛新幣。行保甲。以謀長治之策。劉西學堂於臺北。以教俊士。銘傳既兼理學政。十五年。臺南歲試。感其不文。及榜後。多一時之秀。是年撤掉軍餉省城。基隆鐵路亦將達新竹。而政府頗多掣肘。上諭又議其過激。銘傳知不可爲。十六年多十月。奏請開缺。令布政使沈恩奎繼任。十七年春三月。以故友藏爲巡撫。而百事俱廢矣。銘傳既告病歸家。遂不出。甲午之役。清廷欲起爲領兵大臣。辭。及聞割臺。李鴻章以書慰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薨於里第。年五十有九。清廷軫悼。追贈太子太保。諡壯肅。准建專祠。

連橫曰。臺灣二百年間。吏才不少。而能立長治之策者。惟兩人。曰陳魯永。曰劉巡撫銘傳。是皆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也。永華以王佐之才。當艱危之局。其行事若諸葛武侯。而銘傳則管仲之流亞也。顧不獲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則臺人之不幸。然溯其功業。足與臺灣不朽矣。

### 劉敏

劉敏字蘭洲。湖南岳陽人。以附生從軍。大學士左宗棠治師西域。辟爲記室。參贊戎機。指揮羽旅。意氣甚豪。及平。以功薦道員。光緒七年。分巡臺灣。時方議建省。敏以巡撫視臺。敏至。多所籌畫。以彰化居南北之中。議移兵加道於此。置同知。駐副將。改知縣於鹿港。大肚以北。大甲以南。周數百里。時寬城。水環山抱。可作都會。建城築署之費。應由專鳳嘉彰台各襄助。而巡撫岑毓英亦擇地東大壠之麓。籌造省垣。尙未

也。敢勇於任事。不避艱鉅。報飭吏治。振作文風。又以臺南爲首善之區。街衢寂隘。瘼疫叢生。微闢大道。開運河。水入城。以行舟楫。郡人不從。乃僅築溝渠。官積穢。以鎮海營兵填造安平之路。郡中大火。燬商廬數十。忽於溼天。衆莫敢過。撤開警。短衣縛袴。踞登屋上。處兵拆屋。火驟。郡人感之。快事起。饒英治軍西。敢上書。請助黑旗以挽法兵。且謂今日之事。鮮不睦戰而歸和。抑知和戰皆係一理。事決於和。不能不決於戰。蓋能戰而後能和。爲越南計。爲中國計。是在和戰而戰急。然必外主爭和之名。內助其戰之實。慎戰則和。庶能緩和於終。饒英嘉之。其後遂撫劉永福而用之。中法既戰。沿海戒嚴。敢駐臺南。協士民。籌戰守。辦團練。耐軍費。而臺灣孤立無外。延袤千里。守兵僅有一萬六千五百名。不敷布置。敢分爲五路。自統一軍。有事相應。稟請帥暫駐臺。居中調度。不從。又請奏簡知兵大員督辦。以一事權。於是命署福建陸路提督徐開華率所部駐臺北。十年春三月。法艦窺臺灣。四月。敢又上書督撫。略曰。臺灣本有爲之地。爲之亦非無把握。端賴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權。則事可得爲。地方亦三制治。然其事之可爲而不得爲。有非鎮道所能爲者。沈文肅公已言之矣。臺灣防務不外山海。平時則山煩於海。有警則海重於山。然必先盡山防。海防始有憑藉。否則內外交迫。防務更難措手。此山海所宜並籌也。議者以臺灣自辦開山撫番。十餘年來。傷人逾萬。糜餉數百萬。迄無成效。以致奏請停辦。意在節流。是不推究於辦理之非人。又非其法。而徒謂開撫之無益。是未知臺灣之底細爾。夫事在人爲。爲果得人。不特山前已闢地方。可期整頓。即山後山中似開非開未開各區。墾務礦務材木水利等項。皆利源所賴。若開辦得法。農工商漁皆足寓兵。且足籌餉。餉藉兵力。而源以開。兵藉操作。而用愈活。始費雖鉅。不十年間。定可節收回。十年以後之利。五自無窮。所謂始難而終易也。此則因利而利以盡治臺之大略。然必豫籌於平日。乃能應用於臨時。固非欲速見小。所能爲功。尤非僅恃遙制。所計諸事。一再故事奉行。固謹前入。徂於近似。渾忘遠謀。勢必仍舊食息。兵餉兩罄。萬一臺灣爲彼所襲。地大物博。用宏。凡我所欲爲而不得者。彼皆爲所得爲。則南北洋將無安枕之日。是誤盡即誤國矣。由辦。不耳也。參差四面皆同。周圍三千餘里。無險可扼。隨處可登。備禦之法。較各邊省尤難。今籌

防派分五路。因地制宜。如導歸道統最當衝要之南略。又楊臺鎮在元所統中路。張爾將兆連所統後路。新營營勇。皆經職直挑選。訓練嚴。及另備活營。章提督高元所統淮軍。楊提督金龍所帶湘軍。皆屬器精兵銳。能戰能守。兼以水陸團。認真操演。虛實互用。三路陸防固已可恃。如也得甯路北路一律整齊。則不患臺防之不振。而患海面之不周。兵船既少。又乏水雷礮艦。以備抵禦。如臺南郡城逼近海隅。淺露平脆。不足當衝。而安平旅後基隆滬尾各礮臺亦如之。倘敵人以堅艦聚泊港外。專以巨礮擊我城臺。一無抵制。是彼則不戰而勝。特選所長。而我則戰守兩窮。莫掩所短。屢歷陳請。亦鮮良方。故前詳不求角力於海中。祇求制勝於陸上。則以陸防之權固操自我也。夫權在我。則敵由我制。五路防軍雖分稍舍。運用皆可自如。恃恐我權不一。是我先為我制。何能制敵。此又陸防之難者。蓋以遠隔重洋。事事扞格。職道雖前據後。曾以權緩急。決疑難。定刑賞。三大端。斷非專閫節制不可。詳懇奏請簡派知兵大員渡臺督辦。實為安危第一要著。而慮不以得詳非外省所得擅請。仍飭職道勉為其難。故不祇遵。然難果得為。勉尚有濟。勉為不得為。亦終難。義任致身。他復何恤。唯有盡其心力所能至。以仰答君恩。德於萬一爾。五月。防務大臣劉銘傳至。經理臺北。而以臺南委職。當是時軍務倥傯。需餉孔亟。道府兩庫存銀百五十萬兩。銘傳命撥五十萬。不從。又以兵備道加善務處。例得上奏。頭不受節制。銘傳嘲之。六月。法艦攻基隆敗。再攻復敗。士氣大振。銘傳忽撤兵失地。職揭其短。且言李彤一謀敵之罪。宗棠據以入告。嚴旨譴責。擬形恩職。銘傳愈懼之。九月十五日。法國水師提督孤拔下令封港。一時航運遏絕。職以其違犯萬國公法。兩商各領事。請干涉。各領事以事關重大。須待國命。乃密上封事。懇沿海各省督撫代奏。請在外交志。基隆既失。澎湖亦陷。職自劾。疊請南北洋派艦援臺。不至。十一年春二月。孤拔泊安平。介英領事請兵備道會見。職欲往。左右諫曰。法人狡。往將不利。職曰。不往。謂我怯也。咄乃公豈畏死哉。至安平。戒礮臺守將。曰有警。即開礮擊。勿以余在不中也。孤拔相見甚歡。置酒饗。語及軍事。職曰。今日之見。為友誼也。爾毋及其他。孤拔曰。以臺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將何以戰。職曰。誠然。然城上也。兵抵也。而民心誠也。孤拔默然。盡醉而歸。法艦亦去。而臺南得以無害。和議既

成。詔以銘傳爲臺灣巡撫。經理等後。四月。銘傳奏請。以辦洋藥釐金董事陳郁堂爲廈門港。自釐金四萬六千餘兩。疊札提來釐訊究。其敢抗延不到。並請道劉璣有督辦稅釐之責。當上年秋冬徵項文瀾之時。劉如何籌畫。以備淡濱。維持危局。事前既不查察。事後入不追還。顯係通同作弊。已由臣檄令撤任。既久勒放十八款。語多不實。奉旨革職。竊沒家產。命刑。尚書蔣珍江蘇巡撫蔣榮光上奏查辦。六月。奏請撤銷。改換黑龍江。士謫寃之。將軍穆爾圖善聞其才。延爲幕客。居數年。蔣爲清室。而敵寇病死。蔣蒙賞錫時。蔣巡撫恩錄三卷。銘傳奏毀其版。後余乃得之。獲證所言。初撤議移越迫於彰化。而臺北府府林之泉謂蔣移於北。蔣全臺形勢盡一備。論曰。全臺形勢。實蔽東南。通員綿邐。以目前而論。臺灣爲府治所。道道延節。實爲扼要之區。然就全局而籌之。臺灣地處下游。如人居於矮屋之中。不能防頓而強。以未若臺北之地據上游。控制全局。轉角而趨。尤有振衣千仞瀟足萬里之概也。夫省郡輻輳之區。必山水交濟之勝。臺灣逼近海濱。地勢卑薄。北有基隆溪。南有二層石溪。游流弱。驟盛驟涸。而臺北則平原沃壤。周迴數百里。形勢之險。其山則有三貂嶺大坪林。開列如屏。迤邐而來。又有戰有大屯二山。雄峙水口。以爲拱護。其水則有一甲九三。角湧水返脚三溪。源遠流長。百有餘里。均匯於艋舺。乃關渡出滬尾以入於海。全臺之水皆不匯。而三溪獨匯。全臺之溪皆不通而楫。而三溪相通。此山水之勝一也。昔晉人謀去故薛。轉而子以郇瑕氏士清水淺。比惡易戰。民有沈溺車馬之疾。不如新出。上厚水深。有汾潞以流其惡。晉侯從之。今臺灣自治地既斥鹵。泉尤不深。而臺北則有三溪洪流。爲難汚垢。且泉脈甘美。飲之舒泰。此水泉之勝二也。臺南所產。以糖爲巨。而臺北則菁菁所萃。米麥油煤。礦植腦商可木料等。每年二三百萬鎰。故富強甲於全臺。此物產之勝三也。全臺通曉口岸。罕有安平旗。而安平自夏徂秋。風起水湧。仇前安瀾大雅兩輪船。皆以是而開淺毀壞。旗後則內海驟激。近議用機開挖。出亦未易疏通。是臺南兩口一險一游。通商無大益。若臺北則基隆潮漲潮退。均可稅泊。滬尾潮漲之時。巨舟可入。故全臺通商在臺北者恆十之七八。而臺南者祇二三。此口岸之勝四也。且基隆滬尾皆與朝鮮對峙。水程不過六更。戰事夕至。又無橫洋之險。名雖州至安平。必歷黑水溝。懸渺渺。不唯



遠倍臺北。險亦倍之。此又遠近安之適具。其勝玉也。夫臺北與福州地勢既近。呼應極驗。督撫在省調度。左提右挈。萬一有變。日事。內地師船可以運渡。即內地有事。臺北亦可策應。此又兩地相表裏。其六也。夫就臺論臺。臺北之勝於臺南者四。就閩論閩。臺北之勝於臺南者亦二。竊意臺北經營價值。少則五年。多則十載。臺灣巡道當移駐臺北。不唯風氣日開。勢不能遏。抑亦形勢扼要。固有固然也。遼泉廣東大埔人。字海岩。前任淡水同知。光緒五年。遯臺北時。有循政。又著治臺三策。語多不載。連橫曰。法人之役。劉銘傳治軍臺北。而劉繼往南。皆經國之才。使敵不以罪去。輔佐巡撫。以經理臺疆。南北俱舉。必有可觀。而銘傳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難。而所以用之者實難。有以哉。

### 林平侯

林平侯名安邦。號石潭。以字行。籍龍溪。父應賓來臺。居淡水之新莊。設帳授徒。平侯年十六。省父。傭於米商鄭谷家。性純謹習勞。谷信之。數年積資數百。谷復假以千金。命自經紀。平侯所籌算。操其奇贏。獲利厚。谷年老將歸。平侯奉母利以還。不受。爲置產育產脚莊。歲收租息以饒之。已而與竹塹林紹實合辦全臺鹽務。復置帆船。運貨物。往販南北洋。賺資數十萬。年四十。納粟爲同知。分發廣西。署潯州通判。頻來賓縣。調陞沐同知。署柳州府。有幹才。大府重之。嘉慶十九年。大舉十蔣收結於兩粵。有知平侯者。密揭其私。比謁。指陳政。悉中肯綮。收籍嘉之。尋引疾歸。歸是時淡水閩粵械鬥。漳泉又鬪。蔓延數百村落。平侯出而解之。而新莊地當衝要。每爲兩族所爭。乃遍大科族。離廈城。鑿崇墻。盡力農功。皆田墾。歲入穀數萬石。已復開拓淡水之野。遠及噶瑪蘭。所入益多。遂購三貂嶺。以治淡蘭孔道。平侯既富。念故鄉廣人貧苦。故范仲淹義莊之法。置良田數百甲。爲教養費。復捐學租。倡修淡水文廟及海東書院。道光十二年。嘉慶溪內起事。官軍伐之。平侯助餉二萬石。加道銜。十五年。長國棟舉。次國仁。國華。國芳。仁基。收。平侯分有。

國華子福北。英傳有父風。平侯既老。以家事委之。性孝友。旦夕侍左右。飲食起居。躬任其役。每彼道。跪而受命。國芳字小潭。平侯愛之。少技擊。及長。折節讀書。開廈門呂世宜之名。具禮聘。以師事之。平侯卒後。國華仍居大焉。而地近內山。土番野。裸體出入。咸豐三年。卜居枋橋。起邸宅。園林之盛冠北臺。遇名士悉羅致之。兄弟友愛。共產同居。號曰本源。當是時淡水之地尚未闢。番界尤廣。國華募佃墾之。引水溉。歲入數十數萬石。七年。國華卒。越二年。漳泉復。禍尤烈。國芳首辦鄉。築城樓。募勇士數百人。備攻守。每戰。親自登陴。援梓策勵。當有功而恤死者。故人爭效命。越十年。和。遂追毀室於枋橋。祀陣。至今猶存。國華有子三。維讓維源維德。而國芳無子。以維源嗣之。

維源字麟甫。咸豐九年。欽賜舉人。與維源俱學於廈門陳南金。及國芳卒。歸臺。共理家政。同治元年。彰化賊。起事。新莊楊實桃園楊德源等謀應之。維源固執。固執。以平賊。會盟結黨。劫富戶。維讓兄弟思之。謀於維源。春字靜甫。江西人。宦游臺灣。國芳客之。乃授計於桃園紳耆。許以復充總理。即請新莊縣丞先給木。維源大喜。置酒宴客。春命壯士夜殺之。懸首枋橋西門。其黨聞之皆散。貢亦被誅。地方以安。已而兵滿道。曰健自省渡臺。至。駐紮。規彰化。維讓助餉二萬兩。事平。以功授三品銜。初漳泉械。歷年不息。反成。猶不通慶弔。維讓憂之。以其妹妻晉江舉人莊正。正字養齋。名下士也。至是米臺。與維讓兄弟合設大觀社。集兩族之士而會之。月諱詩文。給膏火。自是往來無猜。維讓性偏。好士。租穀出人。悉任實事。而維源儉。巨細必。唯結交官府。光緒二年。巡撫丁日昌視臺。邀維讓至郡。維讓病。不能行。維源往。日昌語之曰。方今海防重大。財政支絀。子爲臺灣富戶。亦當稍輸國家。維源乃捐銀五十萬兩。其母鍾氏以曾豫之災。捐振二萬兩。奉旨嘉獎。追贈三代一品。門向義。風之。已而維讓生母鄭氏亦以山西之振。自捐二十萬兩。賜秩銜。維讓兩子。長爾昌。字介眉。次爾康。字鏡。爾康生三子。長熊徽。次熊祥。熊光。

維源字時甫。納資爲內閣中書。光緒五年。臺北建城。督辦城工。事竣。授四品卿銜。法人之役。兵備。劉

莊南清軍。而饋緡。贖債百萬兩。不許。募多方籌醫。乃償二十萬。去之廈門。越年病成。巡撫劉銘傳遣  
歸。禮之。遂捐五十萬。以爲善後經費。授內閣侍讀。遷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四月。銘傳籌辦海軍。以維源爲  
幫辦。當是時銘傳方厲行番改。大拓地利。維源亦墾田愈廣。歲收租穀二十餘萬石。十七年。以清賦功。晉  
太僕寺正卿。二十一年五月。臺人自立民主國。設議院。舉爲議長。不就。遷居廈門。維源有五子。次爾嘉字  
叔誠。次祖壽柏壽松壽。

連橫曰。枋嶺林氏。爲最巨富。而維源又善守之。故能席豐履厚。以至於今。抑吾聞之故老。林氏世有賢婦。  
國華之妻。既以捐資助振。受錫九重。而爾康之婦陳氏。侯官人。內閣學士寶琛之妹也。明詩習禮。守節撫孤。  
前年福建籌辦師範學堂。費無所出。陳氏捐款二十萬。而廈門女子師範學堂亦請爲之長。則其澄上有才。有功  
庠序。尤足多焉。昔巴賽婦清以財助國。爲世所欽。始息築桑園之。若陳氏之處世結祥。齊來穰穰。誠可追蹤  
前美。而影響揚芬也矣。

列傳大

(一) 鍾直

陳璫

陳璫字文煥。眉川。廣東海陽人也。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清遠嶺苦。慈惠愛民。公諸之暇。時引諸生考課。與臬立品教行。夜自巡行。詢父老族老。聞陳璫聲。則叩門入見。重予獎賞。或有謗其沽歌者。必嚴戒之。歲終。發倉以振。窮黎感其望。明年。調刑部主事。遷郎中。四十九年。由四川提督學政任臺廈道。士民聞其得至。爭趨海濱迓之。至則以興化風俗爲務。作育人材。文風丕振。始建萬壽宮。並修文廟明倫堂朱子祠。設十六齋以教諸生。置學田爲膏火。凡所創建。親董其事。終日不憚。官莊歲入三萬兩。悉以歸公。秋毫無染。其廉介如此。五十三年。擢湖南巡撫。單騎赴任。一切文移。盡出己手。翌年入覲。上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溫旨嘉賚。辭。開福建有加耗否。答曰。臺灣三縣無之。上曰。從前各州縣有留存銀兩。公費尙有所出。後職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別生弊端。反爲民害。故以吏綱清。然當清而不刻。方能官民相安。五十五年七月。奏實防海之法。與防山異。山賊二端聚可。而一窟之出沒常。而臺灣金廈之海防。又與沿海不同。何也。沿海之患。在於突犯內地。而臺灣之患。在公剽掠洋中。欲防臺廈。必定會哨之期。申調越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臺協水師三營。各有哨船。宜大審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最速提督查核。若無交旗。即察取其營官職名。若有失事。即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

行。無給服去盡米。以候風潮。齊放二三艘出港。臺灣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號。護送至澎交代。各取無事之結。月送督撫查抄。如無印結。即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艘同時出港。官爲點明。各取環環保結。遇賊相救。否以通賊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上特釋之。着如所言。五十七年十月。卒於官。下旨軫悼。追贈禮部尚書。賜祭纛。諡貞端。雍正八年。詔祀賢良祠。續治臺有惠政。臺人思之。塑像於文昌閣。祀日張燈鼓樂以謝。及卒。哭之。入祀官祠。

### 李獻光

李獻光江寧無錫人。康熙十五年進士。二十三年。知諸羅縣事。臺灣初建。制度未備。大府每有諮詢。獻光懷陳其利病。語多採納。既又言曰。臺灣有三大患。而海洋孤處。民難盡顧。不爲焉。一曰賦稅之重大也。臺灣田園分上中下三則。酌議勻徵矣。然海外之田與內地不同。內地之田多係墾壤。爲民間世守之業。臺灣水田少而旱田多。砂鹵之地。其力淺薄。小民所種。歲二年。歲三年。收穫一經。即移耕別地。否則委而棄之。故民無常產。多寡廣狹亦無一定之數。況田里之最廣者莫如蘇公專府。每畝僅納一斗五六升至二斗。止矣。今田園一甲計十畝。徵粟七石八百。折米而計之。每畝至四斗三斗五六升矣。民力幾何。堪此重徵乎。況官佃之田園。盡屬水田。每歲可收粟五十餘石。郭氏徵至十八石十六石。又使之辦糖煎草油竹之供。文武官田園。皆墾地荒埔。有雨則收。無雨則歉。所招佃丁。去留無定。故當日歲徵粟十二萬有奇。官佃田園九千七百八十二甲。徵至八萬餘石。文武田園二萬二百七十一甲。僅徵四萬石。亦因地以定額也。人丁之稅。莫重於山之東。而河之南北。謂其地廣土疏。故取足於丁也。然稻黍黍稷生之。梨栗柿栗生之。棉蔗甘蔗生之。一切畝止納銀三四兩。徑於彼而重於此。適可言也。大江左右。田稅既重。丁稅不過一錢。且或一家數口而報一丁。或兼田二三十畝而起一丁。未有自口而盡稅之如臺灣者。未有每丁重至四錢八分如臺灣者也。今既多其畝額。而又重其徵銀。交之郭氏則已減。較之內地則實難。所率兩曉時若。民力可支。倘卒遇凶荒。莫可補救。所謂不

患於瓦解。而患於上萌者。正今日之情形也。一曰民兵之難辦也。臺灣之兵多保漳泉之人。漳泉之人多係投誠之兵。或成或亂尚在臺灣。故往來絡繹。鹿耳門之報冊可查也。但此輩之來。既無田產。復無生計。不託身於營盤。而潛蹤於草地。似民非民。似兵非兵。里保無從問。坊甲無從查。聚飲聚賭。穿壁踰牆。無賴子弟。倚藉引援。稱哥呼弟。不入戶。不歸農。招朋引類。保無奸惡從中煽惑。始而爲賊。繼而爲盜。卒乃啓爭長禍如胡國材何紀等者乎。然其所以難於稽察者。荒村僻野。炊煙是散。或一兩家四五家。皆倚桑蓬簞竹而居。非如內地比廬接舍。互相糾結。查此則徒彼。查彼則避此。保甲之法。可行於街市。而不可行於村落者。一也。一兵之家。或二或三。名曰火兵。出入鄉市。罔知顧忌。無事則假兵之名。有事則非兵之實。姓氏互異。不辨真偽。二也。況臺灣之兵。皆抽調之實額。如有死亡。卽行報補。今竟將佃民收充入伍。是營內多一兵。卽里內少一丁矣。丁既爲兵。則稅不輸役不任矣。奸民輾轉依附。爭相效尤。若不思患豫防。亟加整飭。所謂不在疆輿。而在疆牆之內者。卽此是也。一曰。蔭佔之不清也。賦從田起。役從丁辦。此從來不易之定法也。臺灣自鄭氏僑稱以來。取於田者十之六七。又從而重斂其丁。二十餘年。民不堪命。既入版圖。酌議賦額。以各項田墾歸之於民。照則勻徵。則尺地皆王土。一民皆王人。正供之外。無復有分外之徵矣。乃將軍以下復取鄭氏文武遺業。或託招佃之名。或借墾荒之說。另設管事。照舊收租。在朝廷既空一視之仁。而佃民獨受痛苦之累。哀冤呼怨。驛官再四申請。終不能補救。且田爲有主之田。丁卽爲有主之丁。不具結。不受比。不辦公務。名曰蔭田。使貧苦無主之丁。獨供差遣。夫蔭丁有形之患也。蓋免一丁。而以一丁供兩丁之役。窮爲蝕肉。則去留有生死之心。勉從而懷仁。力惡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固宜審慎。佔田無形之患也。小民終歲勤劬。體將恐後。以其所餘。爲衣食吉凶之用。今既竭力於公私。家無餘積。田主非其世業。豐則取之。凶則棄之。萬一焚蕩田丁。無所抵償。重洋孤島。何以爲時。此蔭佔之弊。初若無甚輕重。而關於國計民生爲甚大。則籌之不可不早。昔賈誼洛陽少年。當漢文治安之日。猶稽古按今。爲流涕太息之陳。況海疆初開。瘡痍湯火之餘。憂前慮後。正在此時。卑縣一介蒼生。遠遯古人。而身任地方。少知治體。故干也急諫。以竭愚衷。惟

進倉留滯焉。賦光以諸羅偏僻。民番雜處。首興教育。又以文獻未修。久而荒蕪。乃撰府志。經其山川風物戶口土田。未畢。翌年以憂去。巡道高拱乾乃因其稿。纂成之。

### 蔣毓英

蔣毓英字集公。奉天錦州人。以諸生知泉州府。康熙二十二年。清人得臺灣。督撫會疏文薦。遂調臺。知府。既至。經理三縣疆域。集流亡。勸墾字。相土定賦。以興稼穡。臺灣固有學宮。制度未安。二十四年。與巡道周昌拓而大之。又設義學。教子弟。最以孝悌力田之道。一時稱良吏焉。二十八年。陞湖南鹽驛道。士民告留。不得。建祠以祀。

### 張伊

張伊山西崞縣人。歲貢生。以康熙二十九年。任諸羅知縣。邑土瘠漠。多未開墾。招徠流民拓田。勸勉撫綏。至者如歸市。不數載。農事大興。民亦殷庶。三十一年。蝗。伊日巡阡陌。憂形於色。湯誠祭禱。雖災不害。性恬淡。寡言笑。蒞職四年。未嘗輕笞一人。慢一士。二十九年。陞河南彰德府同知。邑人念其惠。塑像於府治竹溪寺。

### 新治揚

新治揚黃州鎮黃旗人。以筆帖式歷漳州知府。康熙三十四年。調臺灣府。蒞備草竊。招撫土番。捐資以修文廟。尤雅惠作人。番童有未知禮義者。立社學。延師教之。民稱其德。四十一年。陞廣東高雷廉道。請祀名宦祠。

李中素

李中素字鶴山。湖北西陵人。始任湘鄉教諭。以卓異陞閩縣。康熙三十四年。調臺灣。善靜默。遇有冤獄。必竭力申救。而乖梗者則繩之。嘗纂府學彙。教諸生以孝弟。次及文藝。

衛台燦

衛台燦字南村。山西曲沃人。以陰生知漳州府。康熙四十年。調任臺灣。以廉能稱。始建崇文書院。時延諸生。分席講藝。親定甲乙。文學以興。四十四年。歲饑。請蠲本年租賦。存任之中。民安衽席。秩滿。陞廣平縣法道。臺人建祠祀之。

孫元衡

孫元衡字湘南。江蘇句城人。以貢生知四川漢州同知。康熙四十二年。遷臺灣府同知。性溫厚。於物無忤。而秉志剛正。不屈權勢。凡不便民者悉除之。

宋永清

宋永清山東萊陽人。以漢軍監生。康熙四十三年。知鳳山縣事。爲政清肅。新學宮。建衙署。創義塾。百廢俱舉。邑治東門外有良田數百甲。歲苦旱。永清發倉穀千石貸民。築隄於蓮花潭。長十二百有餘丈。以資灌溉。歲乃豐。郡南有法華寺。爲夢蝶園故址。四十七年。永清新築前壩。祀嚴隱。別開曠地。蒔花果。築茅亭於鼓樓之畔。題曰息機。公餘之暇。時會於此。衆工詩。好吟咏。每與邑人士講學。文教以興。夢蝶翁詩草。五十一年。秩滿。陞延慶知府。



## 周鍾瑄

周鍾瑄字宣子。貴州貴筑人。康熙三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知潯陽縣事。內應。爲治有大體。時鄧通。上囑入希。遣利尚巨。乃留心咨訪。雷。擊。損。俸助之。凡勞百里溝洫。皆其所經畫。應功以興。又。文牧。延漳浦陳夢林纂修邑志。當是時諸羅以北。遠至雞籠。土地荒穢。規制未備。鍾瑄於其間。凡可以舉田墾邑駐兵設險者。皆論其利害。稿成未刊。尋擢去。後多從其言。邑人念之。塑像於龍湖巖以祀。

## 黃叔瀾

黃叔瀾字玉川。順天大興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歷任東陝。六十二年。始陞巡撫臺灣御史。滿漢各一員。廷議以叔瀾聰明。與吳達禮同膺是命。達禮正紅旗人也。既至。安集戍亡。博采輿論。多所建設。著亦巖錄。番俗六考。志臺灣者取資焉。三十九年。張淵者。亦巡臺御史。愛民造士。謂字宣州。浙江錢唐人也。雍正十一年進士。以翰林轉御史。著珊瑚枝集事瑣錄。

## 秦士望

秦士望江蘇宿州人。以拔貢生出仕。雍正十二年。調彰化知縣。邑治。制度未詳。以興學致治爲心。凡有利民。罔不爲之。翌年。倣諸羅之法。環植刺竹爲城。建四門。鑿濠其外。又建西門外大橋。通來往。前時。縣海濱瘠。水土惡。鄉僻之人每。瘠。無藥可治。父母棄之。里黨絕之。淹。號。天刑。士望見而憫之。慮其感。遂養濟院於八卦山麓。以居之。旁及廢疾之人。養之。民稱善政。

## 陸

陸麟字西渠。浙江海鹽人。康熙五十六年舉人。初授奉化教諭。以卓異薦陞連江知縣。治事最。後丁母憂。嗣任泉州糧捕通判。乾隆八年。調澎湖。治事之暇。則以興學爲務。每逢朔日。集諸生於媽宮公所。課以文藝。而尤敦品行。澎之士風爲之一振。越年十一月。卒於官。

曾曰瑛

曾曰瑛江西南昌人。乾隆十一年。任淡水同知。兼攝彰化縣事。時同知駐縣治。曰瑛以彰化遠設二十餘年。尙無書院。遂不足育人才。乃捐俸倡建白沙書院於文廟之西。既竣。手訂規條。撥田爲費。復延名師以教。落成之日。賦詩以示諸生。遠近傳誦。尋陞臺灣知府。有政聲。彰化文教之興。曰瑛啓之也。

朱山

朱山浙江歸安人。乾隆十六年進士。二十年。知彰化縣。下車謁廟。視獄。問獄吏曰。彼繫囚者得毋巨盜乎。曰。曰。小竊爾。曰。小竊何足繫。悉召於庭而縱之。各予十金。使治生。曰。吾與汝約。再犯無赦。亡何獲一賊。則前所縱也。山語役曰。初法必行。當杖斃之。亡何復獲一賊。邑人驚駭。曰。戒曰。是真逆吏。毋犯。何又獲賊。乃喝杖。見其面有淚痕。山曰。犯法者死。何哭爲。對曰。小人自知必死。適與母訣。故悲爾。偵之。果一嫗抱席哭。將棄屍去。山曰。嫗有孝心。尙可改。再予十金。且嚴飭曰。汝持贖他方。求衣食。毋居此。爲老捕提也。其人叩頭去。山爲政謹慎。聽訟時。但集兩造於庭而判之。案無積牘。彰著固有私款。歲入數千金。山不受。嘗曰。正供而外。則屬橫征。爲民牧者豈可使民貧困乎。巡道德文觀彰。故事供糧。山不可。但饋米十石羊四羶。文衡之。俄而徵。命開丈田。山力爭曰。彰地初闢。半斥鹵。與他邑異。當時猶丈。餘地。以舒貧苦。今若再丈。將大病民。山不忍爲也。而文確命急。邑人十謀賂萬金以免。山不。曰吾在此。斷不便諸公賄上游也。遵令奪糧。文聞之。大怒。幼山和收採買。報罷。山

述。呂人教內牛揭竿逐委員。勢洶洶。出操手止。詰且泣曰。諸百姓苟以我故而抗王章。是殺我。非棄我也。百應曰。若然。則我等誰公往拘。有不測禍同死。甫登舟。而檣傾鵝鵝者。投綸紙滿。一男子持白金獻。問之。對曰。公司機之賊也。曰何爲。曰受金後。改行販魚。已成家矣。今聞公遠行。母命來報恩。山曰。我實未知汝手中金。安知非盜而遺我耶。曰公不受。是繼以賊視我也。歸何以見母。不如死。躍入海。舟子急救。山乃受之。繫省月餘。福帥將軍診其冤。請赦。召見。復原官。再遷溧州知州。將之任。途赴里門。見非故廬。不敢入。已而妻子出迎。曰嘻。此君前年罷官時。彰化士民邀我家居此者也。出券購之。購價萬金。

### 胡邦翰

胡邦翰浙江餘姚人。乾隆十七年進士。二十七年。調彰化知縣。整剔利弊。頗多建設。先是水沙連荒埔。開墾成田。已報稅典。疊遭水災。崩壞。歲又不稔。賦課未除。墮遺日至。邦翰聞之。爲陳大府。述苦狀。已而總督巡臺。復請之。導往詣勘。總督憫其誠。奏請豁免荒田數千甲。供課數萬石。并請減則。詔聖。業農大喜。爲位於水沙連天后宮中。每逢誕辰。備禮以祝。其後有胡應魁者。亦良吏也。應魁字鶴清。江蘇曲阿人。以會魁爲廬州教授。嘉慶元年。調彰化知縣。時陳剛全亂後。餘黨未平。應魁盡力搜捕。安輯流民。慨然以振興文教爲任。月試書院。親爲評點。初城中乏泉。汲者須赴東郊紅毛井。路遠弗便。而東門外李氏園。忽得泉甚甘。衆爭汲。禁之不聽。訟於官。應魁捐俸買之。號古月井。嗣建太極亭於署後。以收八卦山峯之秀。任滿。陞淡水同知。集寧之亂。防堵有功。卒於官。

### 胡建偉

胡建偉字勉公。廣東三水人。乾隆十年。成進士。十四年。授直隸撫寧縣。清國同知。三十一年。任澎湖通判。澎湖爲海中羣島。地瘠民貧。建偉盡心教養。先是澎士獨學無師。爲建文石書院。親校文藝。手訂學約十

廉。以爲儒式。又諭各社多設義塾。助其經費。時生視之。然澎士由試臺郡。淹留數月。莫以爲資。中途而返。乃請大府。照南澳之例。由澎湖武。送院考取。復於郡中創澎士試高。衆感其便。每值農時。輒行郊野。詢問疾苦。有弊一除。協標戍兵。驕悍成習。欺擾鄉人。每裁以法。其估屬屬。請主將卓之。建偉以澎湖開闢已久。而文獻無徵。前任通判周于仁僅成志略一卷。版又失傳。乃輯澎湖紀略十二卷刊之。二十八年。陞北路理番同知。澎人士感其德政。爲位書院。至今談者稱爲治澎第一。于仁字純哉。四川安岳人。康熙四十七年舉人。雍正十一年任通判。遇事果斷。不畏強禦。十三年。奉檄清丈。勸民墾荒。闢地一百四十餘畝。查給牛種耕具。更無侵漁。民沾實惠。俾滿回籍。澎人建祠祀之。

薛志亮

薛志亮。江蘇江陰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嘉慶十一年知臺灣縣。嶺南之亂。募勇守城。與民同疾苦。而遊擊吉波阿號能兵。民間有之。諺曰。文中有一薛。武中有一吉。江是梗米來。士城變成鐵。及平。延教處鄭覺才謝金鑾合修縣志。旋擢北路理番同知。兼海防。倡建鹿港文祠武廟。隴年成。而志亮已調任淡水同知。嗣卒於官。其後。袁秉義李慎恭妻曹蓮。俱祀淡水德政祠。秉義字介夫。直隸宣化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五十三年任淡水同知。時淡水方遭林爽文之變。地方未靖。秉義既至。清奸除暴。盜賊肅清。五十六年再任。人畏其明。慎恭字信齋。四川威遠人。嘉慶十三年進士。任任臺灣縣。道光六年署淡水同知。始建鹿港與紳士邵用錫林兩華同業。越三年陞任噶瑪蘭通判。實雲字秋樑。浙江山陰人。以監生納捐知縣。奉檄來臺。道光十六年。任淡水同知。淡爲山海輿區。閩粵分。據地爭雄。每有睚眦。輒起械鬪。實乃集耆老。陳利害。立莊規。四條條約八條。俾之遵守。又勸各莊設社倉。續修明志書院。以教以養。大甲溪爲淡彰交界。奔流而西。以入於海。夏秋盛漲。一壅無涯。而駕舟者多士憂。藉端勒索。少不如願。即肆剝掠。行旅苦之。實乃集耆老。立莊規。以備。向神宮勸導。得款八千九百餘圓。置田息。充經費。凡設六渡。而墾南之白。墾北之金門厝。

每至季秋。各架浮梁。以利往來。人稱善政。離別有傳。

### 吳性誠

吳性誠字棲庵。湖北黃安人。以廩生捐納縣丞。來回候委。嘉慶二十年。任下淡水縣丞。倡建醫院。二十一年。署彰化知縣。通數員。盜賊竊發。性誠急捕。獲戶半。殺賊。以資貧民。收賊而無害。平居課士。多得其才。獄忠烈祠於西門內。以祀林陳蔡三役死事諸人。後以卓異。撥以水同知。未幾以病告歸。

### 蔣 麟

蔣麟字懌奔。湖北黃陂。嘉慶七年進士。補連江縣。道光元年。任澎湖通判。慈惠吏民。文武相濟。文石書院建後。歷年久圯。麟目爲山長。以束修充經費。許校文。如師弟然。九年六月。卸事。十一年春。復至。督辦雨。翌年大饑。稟請發帑賑恤。先捐錢貳千五百餘緡。以貸貧民。借辦兵穀。百石半糶。存活頗衆。前後治澎湖十餘年。多所興置。又輯澎湖續志一書。以補胡氏所未備。十六年九月。去任。澎人思之。與碑畫暨俱祀醫院。號聲字鵝湖。江西鉛山人。以監生出仕。嘉慶二年。任通判。恤民重士。曾修文石書院。卒於官。

### 周 凱

周凱字仲禮。浙江富陽。嘉慶十六年。成進士。道光二年。授湖北襄陽知府。六年。遷江西。繼道。十三年。以興泉永道署臺灣兵備道。時張丙亂後。民心未定。凱至。督搜餘黨。凡被脅者宥之。而叛卒中有謀起事者。獲其謀。未發。乘夜大索。及明。會黨禽之。悉置諸法。十六年九月。再至臺灣。十月。嘉義沈知導聚眾謀亂。掠下茄苳館。殺弁兵丁。即與總兵達洪阿平之。而大莆林之陳燕崗山之吳幅已謀起應。亦剿之。前後搜捕二百八十餘人。皆分別處死。地方以寧。十七年卒。年五十有九。凱工書畫。素愛才。及門多英俊。著內自詠

舊集廈門金門兩志。

曾 謹

曾謹字懷侯。初名瑾。河南河內人。嘉慶十二年。舉於鄉。以大挑知縣。歲分直隸。歷署平山曲陽等縣。道光十四年。揀發福建。十六年。署閩縣。兼署福州府海防同知。十七年春正月。知鳳山縣事。時臺灣駐兵廢弛。賊兵連泮河頗有意整剔。還六百人。練爲精兵。歲犒餉二萬五千餘緡。巡道周凱贊之。飭府廳縣捐助其半。及姚登任巡道。以練兵事。下各屬酌議。謹力陳不可。語在軍備志。謹既抵任。親視確畝。至下淡水溪畔。慨然歎曰。是造物者之所置。而以待人經營者。當是時鳳山平曠萬頃。水利未興。一遭旱乾。粒米不藪。謹乃集紳耆。召巧匠。開九曲塘。乘隙設閘。引下淡水溪之水。以資灌溉。爲五門。備蓄洩。公餘之暇。徒步往觀。難以笑言。故工皆不息。凡二年成。圳長四萬三百六十丈有奇。潤田三千一百五十甲。其水自小竹里而觀音而鳳山。又由鳳山下里而旁溢於赤山里。收穀倍舊。民樂厥業。家多蓋藏。盜賊不生。十八年。巡道姚登命知府熊一本勘之。旌其功。名書公圳。爲碑記之。已而大旱。溉水不足。復命貢生鄭蘭生附生鄭宜治曉諭業戶。捐資增墾。別成一圳。名新圳。而以前爲舊圳。潤田尤多。二十年。陞淡水同知。士民攀轅涕泣。祖饌者數千人。既展任。越祥惠民。興利除弊。二十一年。英人犯福建。輒輒伺難龍。執道併力籌防。謹以淡水沿海。沙汕延袤。自雞籠以至大安。凡可以泊舟者。皆盡沙爲塔。練鄉勇守之。又以廳治帶弱。別築土城爲港。植竹鑿漆爲犄角。二十二年。英艦入大安。謹督兵勇禦之。編漁舟。鑄接濟。設哨船。遍海上。先後獲海寇二起。解郡正法。鎮道嘉之。當軍興之際。謹以班兵無用。請停防洋經費。專募鄉勇。姚登不許。然登亦知班兵之罷弱。非整飭不可。自選精銳六百人。厚給餉精而教訓之。欲以漸及各營。其後遂裁兵募勇。二十四年。漳泉籍民械鬪。四邑騷動。謹聞報。起赴彰溪之交止之。駐大甲兩月餘。集耆老。陳利害。關稍息。治民以寬。而非法必罰。猶荷士豪所感與收犯。於治五年。日以興文教。崇實學。爲決八十倡。朝議必增明倫堂。宜講聖諭。刊

孝誦小學。付蒙塾習誦。公餘之暇。每引諸生課試。分獎花紅。淡水固有學海書院。工未竣。捐俸成之。增設部塾。談之文風自是盛。二十五年。以病去。淡人念其遺愛。祀德政祠。而鳳人亦建祠於鳳鎮書院內。春秋俎豆。至今不替。光緒二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祀名宦祠。詔可。

### 曹士注

曹士注字觀堂。雲南文山山人。道光二年。舉於鄉。調以大挑知縣。籤分江西。署興安龍南等縣。二十四年。以捐辦米石。咨部議敘。二十五年十月。陞興海同知。越二年正月。始蒞任。旋署淡水廳事。甫三日而大甲有漳泉之鬪。冒雨往。曉諭莊民。事始息。善聽訟。有獄則斷。案無積牘。顧未嘗妄刑一人。生活淡。無仕宦習。疏曠自甘。淡固固有陋規。屏不取。受事九月。以積勞病。盡力疾視事。遂卒於任。淡人士念其惠。祀德政祠。同治六年。鄉紳陳維英等請與曹謹並祀名宦祠。未准。

### 嚴金清

嚴金清字紫卿。江蘇金匱人。以監生捐納知縣。同治五年。署淡水同知。時政務廢弛。多事姑息。金清竭力整剔。遇事敢爲。淡自設學以來。禮樂尚缺。籌款購置。祀事孔明。復捐千金。爲紳富倡。則於竹塹燈棚各設明善堂爲義倉。附以義塾。以爲救荒之資。先是竹塹有義塚一區。久爲勢豪所佔。金清聞之往勘。復其址。並禁驅擾。民有訟者。立判曲直。案無積牘。衆咸其便。

### 陳星聚

陳星聚字耀堂。河南滎縣人。道光二十九年。舉於鄉。捻黨之亂。督率鄉團。以功授知縣。同治十年。陞任淡水同知。淡水地廣。延袤數百里。而銅鑼灣三角湧大港等。皆僻處內山。爲盜賊藪。劫殺頻仍。前任同知以

是後勅。昇聚縣賞。捕。與赴南鄉。逾獲匪首吳阿來謀之。水清肅清。在任五年。頗多善政。光緒四年。事北廷。最而知。中落。越數月即授臺北知府。諸皆革創。躬任其難。而墾工尤巨。妙而遺法人之役。集紳民。為守。亦亦。及和。以勞卒於官。

連。曰。吾生以來。所治。循吏。苦。始。起。皆。在人口中。而余年尚少。不能詳其事。又不能得其行狀。而為之傳。故。獻。新。建。人。受。知。於。大。學。士。左。宗。棠。同。治。十。二。年。任。臺。灣。道。整。齊。吏。治。撫。抑。豪。家。杜。丹。之。役。參。贊。尤。多。起。鴉。片。陰。人。歷。任。臺。灣。臺。南。兩。府。署。兵。備。道。深。已。愛。民。獄。多。平。反。而。皆。卒。於。臺。灣。余。之。所。聞。傳。此。然。身。自。設。官。後。二。百。數。十。年。矣。而。舊。志。所。傳。循。吏。不。過。十。數。人。食。鄢。之。餉。踵。相。接。也。嗚。呼。非。治。之。難。而。所。以。治。者。實。難。古。之。與。今。猶。一。轍。也。

(一) 流寓

鄒永和

鄒永和字滄浪。浙江仁和諸生也。性好游。遍歷閩中山水。康熙三十五年冬。省中火藥局災。毀藥五十餘萬斤。典守負債。聞淡水有礦可養樂。欲派吏往。而地尚未開。險阻多。水土惡。鄭氏以流罪人。無敢至者。永和慨然請行。三十六年春正月。啓程。至廈門。乘舟。二月初七日北上。途經各番社。自斗六門以上皆荒蕪。森林蔽天。麋鹿成羣。番亦剽良。不殺人。亦至供糧糧。負矢前驅。為左右衛。蓋其時渡人鮮至。未肆侵掠。番得無。故無敵愾之心也。既至淡水。命通事張大先往投餽。五月廿二日。率僕等乘舟而入。兩山夾峙。中開一河。為古簪門。則開渡也。水皆甚澄。入門。如大湖。渺無涯涘。行十里許始。而。丁。糧。諸。番。自。海。近。者。亦。來。張。大。集。番。會。飲。告。以。探。礦。事。與。約。一。籠。易。布。七。尺。番。喜。各。運。礦。至。命。丁。煮。之。產。礦。之。為。內。七。世。永。和。往。探。入。深。林。中。忽。有。大。溪。水。苦。沸。石。作。紫。靛。色。熱。氣。薰。蒸。白。烟。縹。緲。上。升。山。頂。是。為。礦。穴。氣。之。可。觀。已。而。工。人。多。病。瘧。瘧。者。亦。病。至。無。人。執。鑿。呻。吟。斗。室。永。和。氣。不。餒。以。船。歸。



以毒蛇。日沒戶牖。爭喧八。且苦熱。新至者亦前後病。居無何。風雨驟至。屋毀。永和自持斧伐木以支。而山水暴發。不可居。急呼鄰甲。涉水行三四里。至巖下番人家。日暮。無所得食。乃脫衣與番易雞。養而啖之。水退。再集工人。築屋其巖。遂覓其事。十月初七日。乃歸。至省復命。永和居臺半載。著裨海紀游番境捕遺海上紀略。志臺灣者足取資焉。

#### 臺灣元

臺灣元字下義。別號鹿洲。福建漳州人。少孤家貧。刺意讀書。年十七。觀海廈門。泛舟歷全閩島嶼。並觀新粵。以爲此行所得甚多。既入邑庠。讀書紫峯書院。嗣歸里。康熙六十。朱一貴之役。族兄廷珍爲南澳鎮總兵。奉命出師。會水師提督施 驥伐臺。鼎元遂參戎幕。多所籌畫。文移書札皆出其手。著東征集三卷。其討綸機宜。經理轉後。尤中肯綮。事平歸。歷平臺紀略。而論之曰。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前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祇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番番番地。令其邑者尙不敢至。今則南荖。北竊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難耕番地。雖不戢。甚至僥倖內地。始有賊崇交卑南兜等社。亦有僑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開疆遠。雖屢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多。則調糧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帶。以四五百里山海與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鄭經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詭難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坌以下尙八九百里。下茄苳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風蠻阻疊難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慮。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憂思而不能寐者也。以是管見。創磨糧地而哺之。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臺之番餉歲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於郡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於

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開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鄭燦梅南歸遠。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反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但勿加以剗制。一三年可復其故。均賦役。平訟獄。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方。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爾。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臺灣山高上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出。又恐禍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網羅者也。平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其後增設彰化縣及淡防廳。隨澎湖通判爲海防同知。添兵分戍。皆如其言。雍正元年。實成均。三年。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授廣東普甯知縣。有惠政。因忤上吏讎。閩督鄂爾單疏其才。延入幕府。時臺灣作亂。陳治臺十事。十年冬。鄂單爲申被誣始末。召見。命署廣州知府。未幾卒。年五十有四。鼎元著書多關臺事。其後宦臺者多取資焉。

## 陳夢林

陳夢林字少林。亦漳浦諸生。名從名士大夫游。馳驅楚越滇黔間。戎馬江湖。俯視一世。康熙五十年。諸羅知縣周鍾建初修邑志。聘任華政。志成。稱善本焉。當是時清人初得臺灣。不事經理。文恬武嬉。儉安旦夕。夢林憂之。乃著論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煩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乃以爲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百千萬矣。明初漳潮間有南澳。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通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置師也。及嘉靖間倭人人澳。澳人復通巨寇。吳光許朝光皆一先之。兩省疲敝。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今巍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爲林道乾會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曆二十年。倭有侵難龍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設游擊以戍之。至今巍然重鎮矣。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懼閩粵之師。澎湖不爲蛇豕之窟。倭不待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臨。如往昔

所云也。今半鎮至淡水。本泉沃衍。諸港環遶。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倉庫積聚。亦此輝煌金玉也已。爾  
縣龍爲全臺北門之鎮。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繼竹塹皆有險可據。乃郡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  
計。爲之增置縣邑防守。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將必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則南澳澎湖之往來可踰矣。閩浙總  
督覺羅滿保聞其才。延入幕府。及朱一貴之役。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奉命出師。滿保命參戎藍。與鼎元日夜籌  
畫。不辭勞瘁。中宵開警。靡盾作審。頃刻千言。其以襄助不亞鼎元。事平歸里。雍正元年。作游臺詩。數月  
乃去。蒼臺後游草。鼎元敘之。後卒於家。

#### 洪齊泰

洪齊泰字士暉。同安人。來臺。居彰化二林堡。爲糊口以自給。得錢輒購書。且夕編讀。是故腹空。弱如  
也。有集古串律四卷。知縣楊桂森見之。賦詩贈。並爲製序。又有所作若干卷。移失不傳。

#### 張推慶

張推慶晉江人。或曰某舖或之第六子也。來臺。居彰化縣治。驛路不謁。嘗學畫。不得其趣。則畫軍容。一日  
風雨大作。隻身走山廬間。會意烟景。逼肖人神。有大憲募致千金。一洗不合。拂袖竟去。居恆獨處斗室。詠  
歌自樂。寒暑唯着一袍。沒後。邑人題之八卦山上。題曰處士張推慶之墓。

#### 查元鼎

查元鼎字小曰。浙江海鹽州人。少好學。文名藉藉。以歲貢生屢試秋闈不第。光間。游幕臺灣。當曉諭遇致  
之。性耿介。頗於傲。稍拂意。風去不可留。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起事。淡水周知鄭元杰請聘之。首出後  
壠。被擄。沒殲於死。平生著作盡沒。元杰與鹿林占梅鄭如梁道分道求之。卒免於難。續年笠詩續。微

詩紀事。晚年僑寓竹塹。境盜猖。守益堅。日與占梅蠻以詩酒爲樂。著有草草堂吟四卷。今存三卷。未刊。卒年八十有三。子仁壽字靜軒。能詩。工篆刻。亦卒於竹塹。著靜軒詩稿二卷。今亡。聞有百壽草。爲竹人士所傳。

## 呂世宣

呂世宣字西村。泉之廈門人。博學多聞。富陽劉凱任興泉永道。見而奇之。居於玉屏書院。與莊中正林煥燦等有名庠序間。嗣舉鄉薦。性愛金石。工考證。精書法。篆隸尤佳。家藏碑版甚富。見有真蹟。輒傾囊求之。當是時淡水林氏以發富聞里閭。而國華與弟國芳皆壯年。銳意文章。見世宣書事之。具幣聘。且告之曰。先生之志誠可嘉。先生之能亦不可及。今吾家幸頗足。如欲求古之金石。敢不唯命是從。世宣遂主林氏。日晷搜拾二代鼎彝。漢唐碑刻。手摩神會。悠然不悔。林氏建枋橋亭園。擅樹楮類。多其書也。又求舊工如所臨篆隸。未幾而卒。斷槎於里。是時詔安謝穎蘇亦主林氏。以書畫名。

## 林豪

林豪字卓人。泉之廈門人。博覽史籍。能文章。咸豐某年頃鄉薦。同治元年秋。至臺灣。居猛牌。時彰化等縣春起事。林占梅率徵辦團練。見而禮之。延主藩園。相與討論文史。及平。豪游府治。既就見聞所及。撰東瀛紀事二卷。以志此役始末。六年。淡水同知嚴金清聘修廳志。淡自開設以來。尙無志。前。鄉用錫曾輯志稿二卷。多疏略。豪乃與占梅訂體例。開局採訪。凡九月。成書十五卷。未刊。而陳培桂任同知。別延侯官楊浚修之。浚文士也。無史識。多方改竄。豪大憤。撰淡水廳志訂謬以彈之。嗣就澎人士之聘。主纂又石齋院。又輯澎湖廳志。高存臺前。光緒十八年。臺灣續修通志。各廳縣皆有採訪。而澎湖自法役之後。遺蹟尤多。通判潘文鳳乃再聘豪成之。凡十四卷。上之大府。豪以廈門人久游臺灣。凡夫圖計益虛。民受利弊。皆有所論。而於

彭澤。湖。豪之。曰。閩海。島。金門。廈門。海。境。彭。有。富。貴。之。分。則。以。廈。富。金。貴。而。彭。湖。獨。以。貧。也。彭。湖。獨。以。無。水。所。種。各。地。瓜。花。生。而。已。中。穆。之。年。不。免。拮。据。若。鹹。雨。一。下。則。顆。粒。不。存。至。海。濱。漁。利。亦。必。風。平。浪。靜。始。可。下。網。而。彭。之。狂。風。往。往。兼。旬。不。息。則。所。謂。以。海。爲。田。者。亦。強。爲。之。辭。非。真。如。耕。之。衣。候。可。穫。也。夫。彭。湖。斥。鹵。處。處。可。以。晒。鹽。而。民。間。皆。食。官。鹽。每。斤。十。數。文。或。以。七。八。十。斤。爲。百。斤。所。獲。之。魚。每。不。足。以。償。價。此。外。別。無。利。可。取。民。安。住。而。不。自。乎。若。能。以。民。晒。鹽。自。食。微。其。正。課。鹽。金。既。可。落。而。民。間。又。日。日。獲利。每。歲。鹽。增。數。萬。金。之。益。乃。抽。其。餘。利。以。爲。資。院。諸。生。膏。火。則。人。競。於。學。而。科。第。可。興。矣。若。能。成。以。撤。回。而。由。彭。入。招。募。則。每。歲。鹽。增。兩。三。萬。金。互。相。揭。注。材。武。者。有。進。身。之。階。而。武。途。可。興。矣。是。一。轉。移。之。民。風。不。變。即。未。能。方。屬。內。部。而。已。頓。改。舊。觀。矣。胡。文。忠。公。有。言。以。官。養。民。不。如。使。民。自。養。是。故。就。地。招。募。以。官。養。之。也。聽。民。自。養。則。使。民。自。養。也。是。皆。爲。世。之。利。不。使。民。自。有。可。富。可。貴。之。資。而。不。爲。經。理。地。瓜。花。生。僅。足。糊。口。並。無。強。之。後。年。復。一。年。則。亦。終。歸。蹣。跚。於。貧。苦。而。已。豪。紳。後。居。於。金門。著。書。以。老。

### 梁之榜

梁成榜字子慕。廣東南海人。少負氣。喜以事件文宗。將繩以法。遂出走。歷游吳楚戎幕。落落無所合。憤而渡臺。爲裨軍掌書記。當是時巡撫劉公傳方持機軍以治番。私腹公務日或辭至。主文者每辭不達。至是時舉一。銘傳奇之。詢主將以之出進手。告之。且薦其才。光緒十二年。東粵角震。撫臺分局。撤主之。先是。梁。番。怒。則。殺。人。窮。則。求。婦。淫。婦。而。又。殺。人。則。證。過。他。族。當。事。者。時。不。能。懲。辦。終。亦。無。如。何。也。諸。番。處。深。山。不。相。往。來。復。合。政。社。用。一。通。事。出。好。與。戎。番。積。口。而。通。事。每。挾。番。自。爲。之。耳。目。故。牛。酒。之。費。無。窮。而。騷。擾。益。甚。成。榜。力。建。以。勝。勢。禁。之。嚴。嚴。禁。之。防。定。互。市。之。法。諸。番。非。婦。則。尺。牘。盜。竊。無。所。從。得。乃。稍。稍。就。撫。既。又。躬。歷。諸。部。指。循。其。疾。苦。納。番。女。爲。妾。習。其。語。音。諸。番。皆。感。悅。呼。爲。阿。公。十。三。年。電。社。番。丁。殺。人。屠。民。多。避。亂。銘。傳。微。與。定。戎。爲。候。之。高。社。爲。中。番。之。雄。旗。大。地。險。各。部。均。受。指。揮。梁。職。職。之。成。榜。於。伯。住。

至則召其大酋。責之曰。吾向與若約。毋殺人。盡給牛酒。噉布。爲若溫池。殺人則抵罪。今而負約。吾事失信於大府。行且沒効去。至者必盡絕互市。亦見女曹饋陳枕藉死爾。聲色俱厲。大酋懼求救。曰女能以殺人者界我。則免戾。否則兵且至。夫除一暴而安衆良。計無逾於此者。大酋奉命。禁之出。遂斬以徇。諸番聞之皆震伏。或枘既與諸番習。頗欲直處於此。遂闢罩蘭之野。墾草樹藝。役諸番如家人。歲入可千金。而中央番族亦稍馴矣。割臺之役。携其番妻皆黃內渡。盡與其質。詩文亦散落。顧客死香港。越數年。其門人林資佐爲述其事如此。並繫以論。論曰。臺灣上番古稱難治。往時大府亦嘗用兵。至則散置深菁。毫無蹤跡。乃轉緣岸附木。狙擊弼糧。及其情歸。每中厥伏。再舉失利。亦稍厭矣。夫以彼族之野。手無寸鐵。家少餘儲。非有假寇兵而蓄盜糧者。彼何敢逞。而番輒夜郎自大。謂漢與我等爾。使譯者能開陳利害。亦當少警頑迷。而乃張彼疆聲。墜我七氣。斯亦木賁蟲生之驗也。故番非難治也。未得其方爾。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惜乎梁先生之未竟其用也。

連橫曰。古之所謂士者。爲國而已。爲民而已。爲自信其道而已。是故或言而用焉。或言之而不用焉。或始不能而後乃用焉。究之皆有益於邦家也。臺灣爲新啓之上。利盡東南。士大夫之來游者。莫不視爲金穴。飽攫而去。未能建一功盡一策也。夫規近者不足以經遠。泥古者不足以制今。臺陳諸子苦心孤詣。獨論長治之計。可謂賢矣。若夫成枘之治番。尤俊俊也。

### (三) 鄉賢

連橫曰。士爲四民之首。讀書稽古。不能治國平天下。亦當鄉里稱善人。若其枉道曲文。頌歸比周。則名教之賊也。臺灣開闢以後。風淳俗美。士之出入庠序者。多經經自守。而處於鄉賢稱善五人。是則古之君子沒而無於社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有以哉。

王鳳來。字邑寧。南坊人。字繼周。號竹山。乾隆二十七年。以歲貢補漳平縣學訓導。既至。整飭規條。以示諸生。以敦倫樹品之誼。士樂就之。秩滿入京。歸會臺變。上書調府。陳征討策。事平。復北上。事督揀發雲南。尋丁父艱。服闋。遵例補蘇州督糧水利同知。漕運固多陋規。積弊既久。任事者多罔庇分肥。鳳來參革除之。復督採擇海塘石。檄勸太倉州水災。再監漕務。署緝捕篆。雖位卑官小。而以利民便民爲心。一時稱善吏焉。嗣陞刑部安徽司員外郎。改河南懷慶府知府。有政聲。召見。下旨褒嘉。尋遷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官三十餘載。年六十有五卒。嘉慶十一年。臺灣縣學教諭鄭登才上書。請祀鄉賢祠。閩浙總督據以入告。嗣可。

### 陳震曜

陳震曜字煥東。號畢升。嘉義人。後居邵治。少聰敏。博通經傳。嘉慶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召試。二十年。回省。歷署南安閩南平和等縣。道光五年。調省。監理繁榮書院。助修通志。訪刻先儒遺書。士論歸之。省垣貢院奏淋隘。潦濕薰蒸。就試者每中病。震曜請於鄉人上。募資拓廡。增號舍千餘。并葺工役。將一載而成。六年。任同安訓導。又倡修邑志。嘗曰。安上治民。有司之職也。造士徵文。教官之責也。余位雖卑。亦一邑之本。豈堪見諂於儲宗哉。十二年。張丙亂。隨軍渡臺。辦理糧餉。率皆以州同用。亂平。數上書制府。陳利弊。臺灣戍守素用壯兵。嗣自福建各募。地方民情既多扞格。而結黨滋事。有司終莫如何。有警以不備戰守。影響滅滅戍兵添募鄉勇。嘗曰。各省兵丁俱屬土著之人。惟臺灣開闢之初。戶口僅數十萬。沃野千里。民頑爲農。彼時招募土著之兵。亦無有慝之者。加以鄭氏遺卒。續有小醜。急土著在伍。或有通匪之虞。此當時誦遣內地壯兵戍臺之深意也。今臺屬四縣三廳。約計三百餘萬人。土地不加。丁口日繁。其無田可耕之經紀者亦多。若稍募充伍。隨以號令之嚴。化其桀驁之氣。平時費以緝捕。有事用以守禦。人地熟悉。未嘗不收臂指之效。查內地壯兵調臺。惟漳泉語音相似。餘則鄉談各殊。路途東西。又全不辨。既難緝盜於平時。自難剿匪於有事。核其所能。則充武備難達。或排列汛塘。備數而已。倉猝號召。僅執器械。守城

陣。未聞其能過勇。獨自出郊戰勝也。有養兵之名。而無養兵之實。經百戰十年。奉行調遣。習焉不察。夫養兵既少。實效。則匪類易滋事。地方易蔓延。偶聞警報。茫然不知。今日小汛歸大汛。明日大汛歸城郭。唯有聚聞城門以待賊至。置鄉民於度外。聽匪類之脅從。科派富民。曠日持久。烏合羣聚。小醜成寇。非疾呼紳士。日備資斧。招募義勇。飛車大軍救援。而亂未能平也。先後情形。同出一轍。可勝慨哉。查臺水陸之兵不下二萬餘名。年需軍餉二十餘萬。養兵不爲不厚。而束手無策若此。溯自康熙年間至今。亂十數次。未有不賴士著義勇而能報捷者。第近四十年。而考之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一案。臺民爲義勇者。南北不下數十萬人。議敘賞給之義民首。亦千數百員。乾隆六十年陳周全一案。嘉慶十一年蔡牽一案。議敘賞給之義民首。俱不下數十員。可見臺民能爲義勇以從軍未。不可充兵而敵愾也。是故欲求長治久安之策。遇有班兵出缺。准就士著挑補。每營數百之兵。但得鄉壯數十名。用以剿捕。資以網傳。則海疆軍調。日有起色。不似從前之。龍守城守汛已也。又議添募屯兵。舊曰。臺灣僻處海隅。戌臺悉用內地之兵。語言不通。道路不熟。水土不服。險要不知。每逢剿捕之時。必藉鄉勇屯番爲前導。查乾隆五十二年。生番拒逆。熟番助捕。五十三年。福堂入告。以沿山未墾之地。准其耕爲屯田。平時錄爲屯丁。有警調爲屯兵。收其頭目。獎爲屯弁。自設立四十餘年。番人恭順。聽地方官調遣戡守。無勇可募。但屯地多荒。屯餉不裕。屯兵亦不能多募。竊思全臺陸路戍兵。共有九千七百九十七名。似可酌減一千數百名。留其遺餉及撫卹眷口之款。可添募屯兵一千數百名。分配臺灣道府四廳四縣十衝門。按月點驗一次。給以糧餉。秋令每月操練一次。冬令每月操練二次。軍裝器械鉛藥。官爲購備。與操練犒賞。剿捕飯食。即於徵收臺地屯租款下動支。操演之後。軍器存貯道府廳縣之庫。每季巡查地方之時。各衝門酌定數班。輪值調遣。若有剿捕之時。則全隊統帶。可查得報。戰勝之實效。較之戍兵尤爲得力也。書上。總督轉請之。又議郡治拓建外埔。源道礮臺。亦採其策。先是臺疆狂獗。鳳山知縣重其人。聘主鳳儀書院。鳳邑僻處南隅。文風不振。既至。日集諸士講經。間爲詩文。自是鳳人始勵學。旣奉巡撫命。委同鳳邑兩知縣會辦。陞防冊。爰省補修盛志。實囑以臺府縣各志地圖。舊址就遷。山川莊社誤置尤多。應請先繪星圖分圖。次繪



應縣分圖。然後統繪全圖。并做國史館一統圖之法。市止修繕。橫直各三十。其後新圖。索稱善焉。事竣。移  
化知縣楊桂森聘修邑志。時鹿港施黃許三姓。族大丁多。負異苛法。動則劍拔以門。久爲閭閻之害。震懼上  
書。請嚴辦。以鹿港爲全臺濱海適中之地。戶可萬竈。爲彰化一大市鎮。而至今猶稱城池。可以保人民。何以  
固險要。上書請建一城第一案。又以鳳山轄地遼闊。行政未周。籌劃下淡水兩岸至琅璫一帶。新舊一邑。其後  
沈葆楨還臺。則採其議而設恆春縣。故其所著書。皆足資嘉事。非泛泛也。十五年。遷授陝西寧州州判。十  
七年九月。抵任。寧光固夷地。民間素鮮讀書。既至。月集紳耆訓誨。告之以彝倫。課之以文學。數月之後。  
風俗丕變。州民愛如父母。二十四年七月。代理城固縣令。三十年。因病歸家。京臺肅憲。唯携書籍古帖  
十數笥。多爲漢唐石刻。震曜稱經術。好宋儒學。治家嚴。一遵古訓。習醫。晚益覃深。採輯古今名方及諸醫  
之法若干卷。少與邑十張青峯陳廷瑜十數人。在寧南坊呂祖廟建引心文社。一時文風大振。後改爲書院。咸豐  
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著小清桑外史四卷。風鶴錄二卷。海內義門集八卷。歸田俗記四卷。東海臺  
杓集四卷。皆未刻。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訪求遺文。別錄副本携去。光緒八年。臺人士請建鄉賢祠。  
詔可。

### 鄭崇和

鄭崇和李其德。號怡庵。金門人。年十九來臺。課讀於淡水廳竹塹。遂家焉。淡爲新闢之地。民少讀書。崇和  
勸勵之。富家子弟多就學。奉師厚。故修脯亦豐。嘉慶十年。崇和犯淡水。土匪竊發。崇和適在後壠。奉徵募  
鄉勇防守。事平。當道嘉之。淡廳閩粵雜處。分類械鬥。歷年不息。崇和又事做彈壓。召兩造父老。力陳利  
害。仇始解。竹塹多山野。土番擅出殺人。歲且數十。崇和乃集壯丁。據形勢。鳩資設隘。以保衛行人。機係  
使之。三十二年。歲飢。發粟平糶。而家亦富矣。當是時竹人士議建文廟。崇和慨然出巨款。命次子用錫董工。

廟成。行特英禮。竹塹又風之盛始於此。崇和好宋儒書。尤守紫陽家訓。及門之士多逢材。道光七年卒。年七十有二。九年。邑人請祀鄉賢祠。十二年詔可。次子用錫。亦名。

鄭用錫

用錫字在中。號祉亭。少遇父訓。以力行爲本。道光三年。舉進士。家居讀書爲樂。淡自關關以來。尚無志乘。乃集弟友籌稿。藏爲後法。文獻以存。六年。孫爾準巡臺。至竹塹。用錫請建廟城。并置工役。毀城。欽同知銜。嗣改京秩。十四年。入都供職。簽分兵部武選司。翌年。授禮部鑄印局員。郎兼儀制司。每逢祭時。恪恭從事。十七年春。歸鄉。里黨有舉。輒致其財力。故人稱善士焉。禁烟之役。英艦窺大安港。用錫自募勇捍衛。捕虜數人。事聞。賞戴花翎。又獲烏草洋匪。大吏嘉之。咸豐三年。林恭吳礪以次起事。而漳泉又分額械門。全臺倣擾。奉旨偕進士施瓊芳等辦團練勸捐。兼以倡運洋米。給二品封典。當是時械鬥愈烈。延蔓百數十里。殺人越貨。道路不通。用錫親赴各莊。力爲排解。善勸和論以睦之。曰分類之害。甚於臺灣。尤甚於淡之新魍。臺爲五方雜處。自林爽文之後。有分爲閩粵焉。有分爲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然同自內地播遷而來。則同爲臺人而已。今以異省異府各分畛域。法所必誅。矧更同爲一府。而亦有秦越之異。是變本加厲。非奇而又奇者哉。夫人未有不觀其所親。而能觀其所疎。同居一府。猶同室兄弟之至親也。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親及疎。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省之粵人乎。淡屬素敦古。新魍尤爲菁華所聚之區。游斯土者嘖嘖稱羨。自分類而元氣剝削殆盡。未有如去年之甚也。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半成邱墟。問爲漳泉而至此。無有也。問爲閩粵而至此乎。無有也。蓋孽由自作。釁起閭閻。大抵在非漳泉非閩粵間爾。自來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余生長是鄉。自念士爲四民之首。不能與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願今以後。久誦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懷風忿。勿蹈前愆。既親其所親。亦親其所疎。一體同仁。斯內患不生。外禍不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一身

祖。節節相通。自無他病。數年以後。仍成癩十。豈不休哉。衆得奇感焉。門爲之息。乃刻石於樓壇。以示後者。用錫既爲一方之望。才盡力竭。家日嗷。歲入穀萬石。晚年築北郭園自娛。頗有山水之樂。好吟詠。士大夫之過竹塹者。傾尊傾唱。風靡一時。至今文學爲北地之冠。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葬北郭園。多制藝。詩亦平淡。又有周島折中衍義一書未刻。或言其師所著。而用錫撰之也。同治十一年。詔祀鄉賢祠。至今子孫猶守其業。

#### 鄭用鑑

用鑑字明卿。號慕亭。用錫從弟也。道光五年。貢成均。性貞幹。重然諾。嚴義與徒。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次。及門羣纓英聲皆傑出。主明志書院講席。垂三十年。壽人諱諱。至老不倦。素樂善。捐修淡水學宮。佐用錫纂修稿。咸豐三年。以籌運津米。加內閣中書銜。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易經圖解三卷。及詩文未刊。六年卒。年七十有九。光緒二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祀鄉賢祠。詔可。子八人。次子如城。旌表孝友。

#### (四) 文苑

連橫曰。美哉臺灣。我宗啓之。我族居之。發皇光大。氣象萬千。固天然之文界也。龜嶼羣山。蜿蜒數百里。危巖絕巘。煥煥於天。萬里海拔一萬三千餘尺。視慕仿若兒孫。而東控大洋。西臨巨瀾。風濤噴薄。蛟龍噴鳴。珍禽怪獸之躍游。奇花異木之蔚茂。瓊瑤陸離。不可方狀。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三光在上。照興亡。使生長是邦者。能舉當前之變化而蘊蓄之。發之胸中。驅之腕底。以自成其文。豈不偉歟。而二百數十年來。華華學子。競爲制藝。以趨科名。至使天然之文。委之而莫能收拾。豈天之特降其奇。將有所待耶。抑以曠古未開之秘。而使後人之穿鑿歟。俄不敏。弱冠以來。勉學爲文。而望道未。不能有所成就。學藝之心。固未息也。子桓有言。文章評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彼其人。尙有此志。況橫之丁此時會者哉。洪鐘毀棄。

釜瓦甕。道術將為天下裂。苟不出而療之。唯。命。以亡。嗚呼。烏乎。文軍之說。至茲。矣。倉頡之字。孔子之書。人。山。雖。集。耳。又何暇治文哉。夫見與。焉。焉。者。侯士之巧也。古今懷古者。寫。之。勤。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此。運。絕。續。之時。幾。千。鈞。為。任。其。直。焉。焉。之。呼。此。慎。之。所。大。事。也。夫。以。臺。灣。之。文。信。英。諸。華。諸。人。必。其。不。虞。其。也。然。無。以。聞。之。則。竟。之。能。也。譬如大甲之水。奔流。海。灣。過。山。絕。澗。歷。平。原。吞。巨。岸。而。然。而。放。之。海。又。如。玉。山。之。雲。起。於。廣。平。蓬。蓬。勃。勃。上。騰。天。衢。下。崇。明。而。潤。南。北。故。曰。積。之。者。力。必。宏。取。之。厚。者。物。必。大。此。吾。以。知。將。來。之。文。也。是。諸。子。者。亦。為。文。苑。之。秀。故。次。於。傳。而。吾。尤。望。於。後。起。之。鴻。也。

下 碑

王璋字昂伯。臺灣縣人。善文。康熙三十二年。舉於鄉。為邑士登賢書之始。臺灣初。府志未修。璋。求。文。獻。藏。諸。家。三十四年。直。為。拱。乾。議。修。志。聘。任。分。修。璋。與。邑。貢。生。王。瑞。生。貢。生。等。十。四。人。入。闈。下。第。志。成。拱。乾。大。喜。臺。灣。文。獻。之。存。璋。有。功。焉。瑞。出。任。其。南。王。瑞。生。與。璋。同。道。旋。賑。湖。王。胡。廣。功。課。瑞。理。上。事。瑞。品。其。御。史。以。評。而。聞。後。卒。於。官。上。喜。亦。縣。人。佚。其。字。康。熙。二。十。七。年。鄉。貢。手。翰。奉。志。稿。搜。羅。節。富。及。拱。乾。創。修。府。志。多。採。其。語。

王之敬

王之敬字蘭夫。一名連奉。自號竹冠道人。居臺灣縣治。為太學學。工詩文。兼擅書畫。但。不。樂。悉。入。妙。品。當。道。器。之。許。遠。字。輕。意。孫。朱。寬。字。非。叔。均。邑。庠。生。徐。元。字。凱。生。盧。周。臣。忘。其。字。皆。縣。治。人。各。清。書。畫。

張鉅字質昌。號彬園。臺灣縣治人。幼攻舉子業。屢試不售。遂棄而習武。中雍正十三年武闈。然其爲人。光明磊落。毫無覬覦。通六藝。善草書。工畫。尤精繪龍虎。大幅巨幀。纖勁有生氣。懸之壁間。風雲怒湧。人多寶之。

### 陳必顯

陳必顯字景千。自號一岸漁翁。居臺灣縣治。爲邑武生。工八分書。山水人物亦臻其妙。而丹青尤佳。官臺省多求其輿地風圖。以資考察。雅好尋訪。凡古畫金石篆刻。靡不審別無訛。手製琴箏簫管。各中音律。當道重之。卒年七十有二。

### 王克捷

王克捷字心昌。諸羅人。乾隆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爲臺八士登禮闈之始。好詞翰。通羣籍。著臺灣賦一篇。其辭曰。緬瀛海於鴻濛。環九州而莫窮。覽形勝於臺郡。乃屹立乎海中。語固雄瑣。巨浸浮空。南抵馬嶼。北接雞籠。綿亘二千餘里。誠泱泱乎大風。爾其葭東寧。扼安平。鯤身鯨聯而左抱。鹿耳蟠轉以右迎。沙線沈礁。紫瀾於曲港。雷礮擺浪。撼赤嵌之山城。則聖塘之缺不足擬。又何論乎蜀道與太行。若夫市肆道咽。阡陌縱橫。泉漳數郡。資粟粒之運濟。錦蓋諸州。分蕭牆之餘威。屢給魚鹽。在在殷裕。瓜茄薈芥。種種早生。實海邦之膏壤。宜書賦之豐盈。湖夫天造草昧。遐裔荒墟。南北土酋。穴處巢居。迨有明之宣撫。遣中官以垂桴。遺風偶泊。始識其途。嗣是以後。狡焉思啓。實繁有徒。曾一本輒據於澎湖。林道乾通跡於草湖。繼以思齊之嘯聚。荷蘭之詭圖。泊乎鄭氏乃凌險而負隅。建宜壩。開方鎮。以比擬於扶餘。因利乘便。順風長驅。陷七郡。破潮粵。略溫台。徇東吳。旌旗所指。霧合雲鋪。熊蹲四世。虎視方隅。雖我仁廟。皇靈震疊。命將專征。克殲蠻獍。遂按圖而設版。復定賦而計甲。關四千載之方輿。安億萬姓於春輝。慶文敷之臨

舟。羣人半而鼓。或挽車而騎牛。或操舟而蜚。環洋周度。洞鑑帆聯。樂土與歌。人民踐接。蓋茲邦之廣衍。兼四省而延袤。作南服之藩籬。擬一方之奇秀。其山則祖龍省會。五虎門東。沿江入海。徑渡關隘。突起巖嶼。崎嶇巖巖。過南嶺。龜龜嶺。煙霧凝結。繡帶雲屯。大武雙高而作鎮。木崗特立而稱尊。更有巖巖疊嶺。如冰如雪。是名玉山。奇幻特絕。隨霽色而偶呈。忽雲封以變滅。若其磅礴蜿蜒。聯連綿綿。或如龍浮游於海上。或如鸞鳳軒翥於大邊。數六六之羣島。盼九九之危巖。非人跡所能逼。亦圖經所未載。其水則羣泉百派。自東徂西。九十九道之瀾。二十八重之溪。極瀨之以紆折。迨放海而皆齊。泚泚漫漫。瀟瀟淅淅。汨汨涓涓。疏畎距川。大甲大安大肚之深廣。蚊港笨港東港之洞瀝。海寮窟風高浪湧。虎尾溪水瀟沙。況黑港與白洋。更謠怪之萬千。他如蛤仔難之產金。寮潭雞入。毛少翁之出礦。沸土煎煎。赤山蒼木而烟起。火山鐵夜而光燃。大岡絕嶺。綴疊疊之牡蠣。外海鼻香。浮島島之龍潭。山朝支簪。溫泉沸騰。水沙連噴。藉草浮田。茹茗結石勒穿海。八里全月窟湧泉。又若鐵樹插於樹間。十園連抱。藤橋懸於木杪。一線遙牽。是又戴籍之所未編者也。乃林有鶴而無鶴。山有豹而無虎。走獸飛河。蕃育茲土。黃肩鳴鶴。以白見珍。彩燕盤雄。其文足取。鳴候氣而鳴六。雞應時而稱五。倒掛夜棲。翻帶雷對。發毘那那。陳兜廣慶。黃山馬與野牛。各成羣而相伍。若夫嵯峨之屬。固難備舉。風氣之外。亦可附著。蟬未夏而先鳴。燕輕秋而不去。訝蜥蜴之有聲。恨鸚鵡之不出。蛩唧唧以夜吟。豈四時之無序。或物類而鳴。忽憶懷於羈旅。乃其海物雜錯。尤爲充斥。雖悉厥名。獨辨其色。則有鱗鳥猩紅。鱗白。赤海金精。烏類黃美。青輝投火。黑鱗噴墨。錦魴花鱗。金梭如織。又有香螺花蛤。魚蟹虎溪。白蟻淡魴。麻風龍蝦。澎湖所產。厥味多佳。既漁於水。亦樵於山。楠苗始生而含抱。蕭朗高大而螺。屬野番所聚。惜連致之難艱。至若山荔埔柿。土杉水松。赤鱗黃目。交漂九芎。番射白樹之植。悉雜出於山中。猴象象齒。材最美。林余婆羅。名狀俱晚。見齒樹之開花。愛仙之有子。烏栽頻取以薪蒸。綠玉遍插於庭坵。竹凡數種。刺竹密比。石竹長枝。蕭竹如矢。麻竹柔脆。琴竹文迴。卉木之花。色色出。荷開翠葉。荷叶連手。桐楓春城而布錦。梅放千天而擲錢。繡珠橫旗。棠聲曼曼。貝葉之朝。螢花

之陳子傳，自茉莉沙來異域。七思香辟除穢烟。扶桑本出於東海。水仙名託於靈園。吸其維天。半是靈園。先下而後。凌冬不凋。唯內地之所少。愛通訪夫荔苑。水藤代章而堅韌。通草作花而妖嬈。葉張七枝。柳耳耳目之玩。盧開一槍。可卜幽隱之溫。更有番茶作飲。白梅爲隱。幽草洗齒。湖草染毛。葉草含羞。葉草老變。若比刈菟蒲以織席。細絲茅而索綯。羣居萃處。會風塵夫風雨之飄搖。且賦之實。明燭非一。番燭熟於盛夏。西瓜獻於元日。牙簾子結數層。鳳梨香聞滿室。又如菩提果。度靈寶。釋迦果。金鈴橘。其中七所罕見而爲悉。厥有瑣瑣。生此遐方。雜椰子而間栽。夾挾留以代糧。饑饉則咽。分咀其膏。帶烟布之以成禮。詎得之而強忘。爲領略其滋味。怡悅惚失醉鄉。曼禱習尚。說事修禪。士民民逸。大抵如是。至末死多。務本漸弛。工計繡而棄桑。擲故絮而詭譎。擊尚巫如好鬼。每激歌而角技。思易俗以移風。頓當途之經理。蔣集公積懋無紱。陳清端澤流遐邇。茹冰鑒以作鑒。則林荔山之操履。持玉尺以衡才。則夏筠莊之遺士。又或留心風物。雅意典章。孫司馬揮毫珠玉。袁司訓積薪宮牆。皆有造於斯土。稱盛世之循良。昔乃僧衣作賦。沈文開岸踪坎珂。夢名園。李正青塵緣參破。景寓公之清標。足廉頑而立懦。況寧清之閨室僧孌。陳止之傷親自沈。永華之女。曝帛極側。續順之北。帶堂陰。當王化之將暨。忠孝節義已大著乎人心。故前若有謝標之妻。矢死從一。繼自方壠之婦。受迫不淫。自是以來。志載如林。寧止五妃之墓宜表。五忠之祠足欽也哉。較考番俗。約略可紀。罔識歲時。弗知甲子。以塘園爲一月。以稻稔爲一祀。漢有生名。從無姓氏。許婿爲詞。隨婦行止。几機汲與耕穫。屬女流之所理。乃其少長相隨。則側立以俟。若病無依。則相率同禱。比壠親睦。或帶幾乎仁里。而其門庭東。城是門庭。貫耳刺骨。文身爲俠。鵲鳥香而卜出。佩大蛇以利涉。偶細故之睚眦。竟丹生之不堪。乘醉抽刀。折腰不。復有傀儡生番。食鮮茹血。蒙頭露目。手持寸鐵。伏林莽以伺人。賽獨體可謂難。開遠社番婦。能作咒祖。犯之則死。解之則蘇。喝石能走。試林立枯。傳遞之舉。豈其笑乎。近郊熟番。漸知禮制。童子入學。亦解文藝。壯者服役。奔走更替。額混沌之未鑿。尙率真而無偽。伊昔吳越。常聞之時。猶稱南夷。即在吾閩。值瘴之世。亦屬荒裔。既歸版圖。遂號名都。矧臺灣之疆域。噫九土之奧區。高原下隔。

酌酌神。飲食往來。引弓千戶。合閭有義。粵北。粵屬。以爭。保聚教育。亟藉良護。昌黎守潮。不厚守柳。風行草偃。何需過久。如彼瓊州。亦在島上。文莊忠介。涉先相望。荷氣臂之不拘。豈人地之可並。觀其地時震而海常吼。論者食曰驚濤之溢。幾視斯土若等於浮瀾。不知地廣而厚。海深而幽。其震其吼。蓋陽氣不舒陰氣有餘之所由。唯開闢之未幾。故節宣之未周。方今風會宏敞。聖治廣被。久道化成。百物咸遂。海不揚波。地莫其位。馬區器車。物華呈瑞。人傑應運而齊出矣。謹就見聞。按圖紀。輯俚詞。資多識。俾研鍊之無才。發探樞之未備。聊敘陳夫子風。用附登於邑志。先是有陳輝者亦撰臺灣賦一篇。而詩尤工。舊志載之。輝府治人。乾隆三年舉於鄉。

## 馬琬

馬琬字瑛伯。號梅村。臺灣縣人。祖廷對歲貢生。父中萊拔貢生。皆寓籍諸羅。琬亦歲貢。性恬淡。喜飲酒。樂書史。嶺然自得。而教品勉學。鄉人實之。乾隆三十二年。澎湖通判胡建偉始創文石書院。延講席。居澎湖八載。多士獲益。善事母。母年且百歲。猶能繪水墨蘆雁。琬亦習焉。隱薦鄉閭不售。晚年益肆情詩酒。間作水墨畫。自題以見志。

## 莊敬夫

莊敬夫號桂園。臺灣縣治西定坊人。以水墨繪事著名。凡山水人物花鳥。意到筆隨。各臻其妙。每有佳。得者輒秘爲家珍。以是人爭敬之。然無有及其工才。嘉慶初年卒。徐恢續字廷齋。亦西定坊人。邑廣生。工山水花鳥人物。性剛介。不屑逢迎。素清謹。齊人多。里黨稱之。林覺字鈴子。亦縣治人。曾作戲畫。見者稱許。遂刻意研。善繪花鳥。而人物尤精。嘉慶間。清游竹嶺。竹八士爭求其畫。今猶保之。



聯恩敬

陳思敬字泰初。父賜。爲臺邑歲貢生。出就江訓導。思敬家居鎮北坊。及長。歸里籍。補司安庫生。乾隆十八年副榜。素承父志。樂善好施。事繼母孝。頻往來臺灣。一日赴鳳山。聞莊含有韻齋聲。詰之。粵人也。歲以油米之。思敬固知禮。自設藥肆。以療貧氓。一鄉稱善士焉。著有鶴山遺稿。

林朝英

林朝英字伯彥。臺邑人。乾隆五十四年。貢成均。以資授中書銜。崇襄地方義舉。嘉慶初。倡修縣學文廟。盡董工役。自費萬金。廟成。有司奏請。下旨嘉獎。建坊。賜曾道崇文之匾。坊在龍王廟前。林清之變。其黨有與相善者。書函往來。潛示不軌。朝英非之。報書諫止。痛陳利害。事敗。索黨人。發朝英書。嘉之。召入見。以病固辭。朝英工墨畫。瀟灑出塵。寄亦奇秀。多作竹葉形。舊彫刻。竹節木瘰。一經其手。靡不咸器。家建小亭。顏曰一峯。亭額三字大徑尺。筆勁秀。悉爲朽木所成。光緒十二年某夜被盜。聞爲淮軍所竊。邑士至今猶惜之。

王士俊

王士俊字照軒。淡水竹塹樹林頭莊人。始祖世儒以開墾致富。至是中落。士俊勤苦讀書。嘉慶間入泮。設塾於家。鄭用錫輩皆出其門。老易解若干卷。今亡。或云其友竊之。郭菁英字顯相。亦竹塹人。康熙生也。與弟成金俱有名。成金字貢南。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家富。藏書多。購明志書院。以振興文教爲念。後授連江教諭。未任而卒。

黃聯雲

黃麟雲字兩生。淡水頭份莊人。父清泰字淡川。原居鳳山。性孝友。少習舉業。有文譽。林爽文之役。募勇守城。以平琅璫功。補福州守營把總。嘉慶十一年。任竹塹守備。署彰化司。總兵武隆阿遣之。擢鎮標中遊擊。改參將。遷居淡水。清泰以書生習武。授子龍文。麟雲少時。即肄業於福州紫雲書院。不十年而文益進。二十九年舉於鄉。道光九年成進士。籤工部。十七年分校京闈。取士多得人。張丙之變。適歸省。適逢平粵令作奮勳。閩粵莊民。及平。補都水司主事。洊升。總司員外郎。子五人。長廷祐舉人。次廷祺少慧。工書。嘗雙鉤大麻姑壇記入石。編修何紹基見而推許。卒年二十餘。

## 陳淑

陳淑淑字以文。澎湖通梁社人。性和粹。口必擇言。而落拓名場。側覩目給。晚年。尤喜種菊。工琵琶。時飲花間彈之。音調清越。嘗游江南。遍歷名勝。以善弈著名。著有植客紀游詩集。稿佚不存。

## 呂成家

呂成家字鶴侯。澎湖東衛社人。少聰慧。善琴瑟。應試不售。遂絕意功名。置一齋。嘯臥其中。圖書花鳥。呼酒談棋。愜然自適。晚年尤耽吟詠。通判吳性誠時與倡和。別技猶善詩陶賦。積成卷帙。素敦行。兄弟數人。白首相處。怡怡如也。子廷省。咸備。卒年七十有一。

## 蔡廷蘭

蔡廷蘭字香祖。號秋園。澎湖雙頭鄉人。父培華字明新。以篤學設教里。中里人稱之。廷蘭少慧好學。年十三入泮。嗣食誼。道光十一年。風災。粒米。藟。汀漳龍道兩司自廈來振。廷蘭作詩振歌上之。一見傾心。既而督學臺澎。遂膺首選。充十七年拔貢。二十四年成進士。爲鄉江知縣。澎之科第自茲始。後爲江甯知府。有政聲。卒於任。初任兩秋賦。遭風至越前。越人祀之。遂歸。著述南紀程炎荒紀略二書。後余乃得其詩集。

短凡百十年下篇。

### 魏宏

魏宏，臺灣府澄海人。學問淹博。文才甚捷。而處於事情。世。奮矚目之。故其爲文。輒自圖。應試亦然。相被黜。道光二十七年。南通徐宗幹正臺灣道。兼理督學政。獎掖文學。遇才士。禮待。月試海東書院。宏屢冠其曹。值夏熱。伏案讀書。每苦其燥。即斷之。已而院試。家人慮其燥。以假辦繡帽裏。令帶之。宏入場危坐。及試題下。振筆直書。時五月底暑。汗澤淋漓衣上。即棄其帽。諸生見而大譁。宗幹適出視。至宏前。取文觀之。宏曰。我文甚佳。公試之否。宗幹點首。又指其髮而詰之。曰。吾以纓爲累。已棄去。公留此不更苦耶。宗幹默然。而諸生環笑不止。意之入內。文成。宗幹大喜。置第一。翌年科試。復第一。補廩膳生。當是時。海首艱危。臺人士之應鄉闈者。須於小暑前內渡。過此恆遭不測。往來既艱。費又重。以故老師宿儒多不赴。省中人輕之。至加侮蔑。謂諸生爲臺灣。以其無書也。宏聞之大憤。詣學院。請省中人角。劣。許之。即赴鳳池書院月課。學使觀其文。推爲第一。然慮其省中士面目。抑爲第二。獎之甚厚。一省中士無不駭。遂不復敢輕臺人。以是文名大噪。凡謂宏曰。吾子此舉。無例多士。而榮於領鄉薦者。宏欣然應曰。吾非好與省中士爭勝負。亦聊以洩臺人之憤爾。今舉不恥辱。則領鄉薦復何用。遂買舟歸。以歲貢終。是時。方春錦亦府治人。與宏齊名。

### 彭培桂

彭培桂字遜閣。泉。同安人。少隨父來臺。居於淡水糖榔莊。咸豐六年。以舉恩貢成均。散教於鄉。及門多俊士。竹塹巨室爭聘之。著竹裏館詩文集。子廷選亦能文。道光二十九年拔貢。朝考一等。請降教諭。巡道徐宗幹賞之。曾選其文刊於臺灣校士錄。著榜榜小集詩文稿。未刊。今皆散失。

陳維英

陳維英字迂谷。淡水大隆同莊人。少入泮。博覽羣書。與伯兄維藩有名庠序間。性友愛。波內行。咸豐初元。舉孝廉方正。九年。復舉。鄉。嗣任閩縣政廳。多所振刷。閩縣自節孝祠久圯。捐俸重建。已。工部。書廖鴻荃告歸。聞之。遂謁。維英辭。鴻荃請入見。長揖成跪。維英愕然不知所措。鴻荃曰。公新節孝祠。惠。閩里。再富戶說謝。蓋其母亦祀祠山也。秩滿。捐內閣中書。才。志。學。習。歸籍後。掌教。山海學兩書院。同治元年。歲。臘。春。之。涉。淡北震動。紳士合辦團練。以功賞緘花翎。晚年樂至於劍潭之時。曰太古巢。著鄉黨習疑聞。未刊。時府治有黃。淵。可以。是年舉孝廉方正。以善書聞。余曾求其事迹。而不可得。

吳子光

吳子光字芸閣。東嘉隱人。年十二。舉大小經。始學科舉文。政試不售。乃渡臺。寄籍淡水。兵備道徐宗幹見其文。頗相期許。治元年。舉。鄉。遊游指紳。同知陳培桂諸修縣志。聘任筆述。嗣館三角仔莊呂氏家。呂氏爲彰化望族。家富好客。藏書多。子光雅愛古人。嗜阿芙蓉。擅書讀。自。爲。樂。顯爲八憤也。胸磊塊。時流歸奉墨。其文曰一肚皮集。謂探朝雲戲東坡之語。呂氏刊行。附小草拾遺。卷。又著三長。著筆餘錄錄。爲。呂氏。然其文駁雜。以不若考據之佳。光緒初年卒。呂氏以師禮禮之。

陳肇興

陳肇興字伯康。彰化人。少入邑庠。涉獵文史。彰邑初建。時學夫興。上。出。庠序者。多習制藝。博科名。道光末年。高鴻飛以翰林知縣事。聘。肇。春。波。主。郭。白。沙。書院。始。詩古文辭體上。鴻飛亦時蒞講席。爲言四始大義之微。間。唐宋明清時緒。一時風氣所靡。彰人十數爲吟詠。而肇興與會惟精蔡梅芳陳捷魁廖景瀛等上傑。

出。咸豐八年。舉武鄉。時居曰古香齋。讀詩歌以自樂。釐潮弊之變。咸陷。雖奔走武備僅半輻。謀糾義旅。援官軍。幾傾三設。集衆爲內山安撫。民番雜處。俗悍。不讀書。雖與夙身其間。激以義。聞者感動。夜間乘獨試詩。追悼陣沒。語多悽愴。題曰咄咄吟。事平。歸家。設教於里。及門之士多成材。著陶村詩稿六卷。咄咄吟二卷。合刻於世。

### 黃敬

黃文忠公。庚子年。上立咸平。咸平。改學者稱淵源先生。少孤。母潘氏守節。性純孝。勤苦讀書。安於寒。道春。買此。敬事。授周易。咸豐四年。咸貢生。嗣後補青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天后宮爲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當是時。港仔墘。曹敬亦聚徒講學。書以敦行爲本。游其門者多達材。稱爲二敬。北臺文學。因。日興。故爲人。生防。一言一動。執之日記。至若不倦。東修所入。悉以購書。或勸其辭。曰。吾以此爲子孫。勝。良。嚮。十甲也。曹易。義。用存編二卷。易。義。論。古今占。各一。卷。見。朝。齋。詩。一。卷。未。刊。其。序。易。曰。易。因。卜。筮。而。設。聖。人。欲。人。知。事。審。言。定。定。遠。察。吉。凶。以。謹。遠。避。內。爲。假。借。之。辭。神。示。才。通。之。象。故。體。明。變。而。設。明。則。明。泛。鳴。不。窮。垂。鑒。人。爲。何。人。尊。卑。貴。賤。皆。用。就。此。以。占。事。爲。何。事。大。小。輕。重。皆。可。依。此。以。斷。豈。一。二。義。類。所。得。而。拘。乎。非。其。爲。齊。黃。之。精。微。擴。而。充。之。誠。多。浩。渺。研。而。究。之。義。又。奧。幽。前。聖。之。言。非。公。能。秘。以。後。人。能。下。以。本。縣。容。著。二。卷。象。著。占。道。益。而。其。據。辭。易。而。難。明。欲。爲。初。學。者。講。不。就。其。義。以。敬。其。頂。則。說。公。緊。而。旨。三。身。譬。如。登。山。即。止。徒。嘆。其。高。而。不。尋。其。徑。路。譬。如。入。海。望。洋。徒。驚。其。闊。莫。得。覓。其。津。理。執。一。習。焉。不。察。開。卷。茫。乎。若。迷。將。易。所。以。教。人。卜。筮。欲。啓。之。以。明。反。驗。之。以。疎。欲。命。之。以。決。反。滋。以。疑。曰。言。易。而。易。不。可。言。矣。夫。易。數。本。於。天。也。天。非。以。人。爲。驗。無。以。知。天。易。辭。本。乎。理。也。理。非。以。事。爲。徵。無。以。見。之。故。編。所。解。者。悉。遵。本。義。主。乎。象。占。以。卜。察。遠。之。而。於。各。卦。之。義。各。爻。之。義。復。采。古。來。人。學。相。類。者。爲。證。明。又。係。前。人。或。由。已。見。皆。敬。小。窮。開。坐。所。讀。苦。無。繼。倪。欲。以。課。虛。實。庶。得。所。持。守。諒。而。

忘耳。卷帙既成。不忍忽然燬棄。爰顧之曰。義類存編。以示子弟。傳之便習此經。因以彙通諸史。不無裨益。雖所引著。其事未必與其義適符。而影藉焉。以爲什類參觀。亦足知類通達。况由是觸類以引而伸。尤類以至於彙。推類以概其餘。覺義難舉一二人之類。可作千萬人想。義難舉一二事之類。可作千萬事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何致拘泥鮮通。不能覺泛應。有負易爲卜筮之書也哉。

吳鴻

吳鴻。字。問。淡水猛脚人。博覽羣書。工琴。精篆漢篆刻。顧其居曰拜石山房。敘行寧清。言皆雅達。顧善畫。善繪百蝶圖。設色傳神。栩栩欲活。一時名士如臺灣黃本淵淡水鄭用錫陳維英輩。皆爲題詠。凡二十餘人。淡水同知雲南李嗣本爲之弁首。而鴻亦自序曰。少讀唐人詩。至王右丞宮詞。初不解。讀王銍蝶圖。如何揭得。一日春花爛熳。幾凡沈吟。瞥見陽陽敲拍。栩栩然來。促筆起而摹之。盤眉間隱然欲動。一聲呼絕。爲豪師驚下。既敗興。不果成。迨成畫後。尤有嗜畫之癖。凡山水人物花卉禽蟲。見一名筆。必購致之。而後快。而之遠近。價之廉昂。弗恤也。然徒爲好事者借作勳本。於余結習所喜。終未得其一班。今春與黃友開芥子園所詳蝶訣。亦自信前輩之不余欺。怪天地間。一種活色生香。自然意態。如待接圖面家。爲足以盡其形神。窮其神妙。則使曠主攝乎至此猶存。吾不知畫有今古。將蝶亦有今古乎。而必悔向之歸。然必求攝本者。幾耶。夢耶。醉耶。迷耶。夫攝蝶主圖日在吾目中矣。吾乃傍蜂衙以相約。牽絲網以爲招。散鋪花具。虛貯冰霜。至則滿抱入懷。如占擅仙裙。在水晶屏。臨風綽約。搖曳多姿。不數日。則狎如海鳴。依如鸛鳥。適囑疏放。招之歸來。身輕作掌上舞。令人想趙飛燕八昭陽時。余於此領略。漸已見慣。一旦戛然散之。則兩陣交飛。橫若雁字。徐徐緩度。妥若鴛鴦。有朝花亂拂。致在咫尺千里之間。余不覺狂呼大叫曰。曠王告我矣。曠王授我矣。無如索畫蝶者。戶屢日多。肅脫稿。囑撰去。不更存以自鏡。亦烏知比合格否也。乃於暇吟篆刻之暇。畫爲一冊。作百蝶圖。自春三旬有一日。至夏季二十五日。百七十四日。集玉腰奴約略百十數

計。其中綴以花草。澤以丹青。一一皆做前人筆法。此雖小技乎。亦足以嚮研嚮之一端矣。是王厚詒以詩傳。米元章以畫重。至欲合詩畫而稱三絕。即鄭博士尤擅名家。余不敏。寬韻拙。彌滋愧歎。幸賴當代鉅公。不以淺鶻見。留題斐兒。弁值生光。以一二知友。嗜癖同癖。延譽墨莊。彙收衆體。俾得熟觀一字之師。封揭覽之帖。則拋磚引玉。不可謂非余之厚幸也。不然者。消染烘托。一畫能之矣。我村裏來。特有大法眼在。世業畫蝶。傳之門人。皆無其精。而白蝶圖藏之家。後流落。爲里人洪雍平所得。

### 王獻琛

士獻琛字世希。號寶堂。臺南府澄人。讀書赴試。久不得售。乃爲鎮署稿。性廉隅。能作水墨畫。而畫蟹尤得其神。饒有江湖之興。嘗亦疏放。光緒十五年卒。年六十。

### 楊克彰

楊克彰字信夫。淡水佳臘廿八。讀書情大義。從貢生黃敬學。受周易。覃思鉤玄。得其微蘊。顧尤工制藝。播善陳言。每一篇出。同輩傳誦。光緒十三年。以單恩貢成均。敏赴鄉闈。不售。候官楊浚見其文。歎曰。子文如太羹玄酒。味極醇。其不足以薦華祀也宜哉。故終不遇。設教於鄉。及門數十人。四方師事者亦數十人。和社稷。執筆修削。日數十篇。無倦容。魁壯黃化來其禮致千金。請設函丈於燕山宗祠。不赴。或問之。曰吾老母。足以承歡。下有妻子。足以言笑。讀書課徒。足以爲樂。使吾昧千金。而遠庭闈。吾不爲也。而化來師之益堅。歲皆聘書。卓彰觀其誠。乃許之。宗祠距家六七里。每夕必歸。進甘旨。視母已寢始行。風雨無間。途中背誦所讀書。手一燈。踽踽行。里人見之。知楊先生歸也。克彰讀數三十年。及門多達才。而江呈輝黃希堯謝維柱楊銘鼎尤著。嗣爲學海登瀛南書院監督。知府陳景聚聞其文行。欲舉爲孝廉方正。辭。十六年。屏除修葺。退志。飭縣局探訪。與舉人余亦舉慕淡小縣志。嗣任臺南府學訓導。翌年。隨苗栗縣學訓導。





第三十列七

(一) 孝義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神明粹。有生之最靈也。然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德慧術智。尤貴其有仁心。仁者何。愛也。能愛其親者謂之孝。能愛其羣者謂之義。孝義之行。天下之本也。是故朝廷旌之。里黨式之。亦欲以爲人範而已。連橫曰。孝哉。吾少孤。又逢喪亂。焚燒在抱。不能續述先德。心良愧。始吾曾祖父以商富。嗣爲匪人所構。家中客。先父曾實自守。家有義園。藏人屍數十。又一井。泉甘。汲者投一錢。日亦得數十文。衣食賴之。先君少壯。承遺志。不慕榮華。及長經商。守以信。勤苦刻勵。不十數年。家乃日。先大父老耄。美黧眉。體遠容。多不衣裘。夏不衣葛。雞鳴而起。誦古文辭數篇。琅琅若金石。優游卒歲。無所苦。先君將色養。侍奉靡怠。故先大父年八十有三。無病而終。初先伯父沒。遺孤僅數歲。撫之成人。爲授室。而諸姑之寡者。瞻其家。日歸如子。衣之食之。視黨之貧乏者。靡不問。圖自奉甚薄。而扶危濟困。揮巨金。稍借。粵人凌定邦爲城守。事後死。有巨款未能償。先君素與齊。念其孀。泫然出二千金與之。喪始得歸。同治六年。大賊。毀價獨。先君採米千石平糶。窮者日以兩升恤之。耗財數千金。越年凶。又如。東去赴陵。既田多。奸人王國香謀據其利。諸佃噪而逐之。國香方交連官。證之。遂諸佃下獄。諸佃訟。先君聞其事。嘆千金爲費救。遂始息。卒仔埔爲濱海之區。地瘠民窮。鄰儒輩相率赴東門外。拾遺穗。必心吾鋪門。往返二三十里。所得僅諸碎糞甲。聊以果腹。先君見而歎曰。是無告之人也。日以千錢顧之。者以疑。曰持此以買糧。莫不歡呼而去。爲任恤類如此。先君治家廉。持已恭。待人誠。處事謙。不居無事。未嘗自誤。誠色。內外之人無不敬焉。光緒十九年。全臺採訪孝友。鄉人士列狀以聞。巡撫

鄰友謙追請旌表。奉旨建坊。入祀孝悌祠。二十年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壽六十有二。病幾。橫年十三時。就傅讀書。先君以南金贈臺灣府。諱授橫曰。女爲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橫受而聽之。類病其說。故自玄黃以來。發誓述作。冀補舊之缺。今吾儕將成。先君嘗言知在其上。乃以學殖淺陋。不能追識十一。以告我後人。是橫之罪也夫。是篇所載。皆關孝義之士。微言芳躅。沒世不亡。而人之所以翹然於萬物之上者。胥是道也。

嘉明樓

嘉明樓泉州安海人。生雖謫而孤。永歷九年。鄭師伐泉州。暨安平鎮。安平即安海也。明燭方五歲。與母相失。號泣於塗。叔祖某携之來臺。居赤嵌城。稍長。始知失母之故。行求津梁各。不能得。乃與家人訣別。曰此行不見母。不復返也。渡海而往。遍歷閩南。嗣遇延平族人。歸其母依倚以居。大喜。趨迎歸。備極奉養。里黨稱之。比之朱壽昌云。

侯瑞珍

侯瑞珍臺灣府台南坊人。性淳厚。少孤。事母至。邑人稱之。學爲鄉飲賓。母沒時。瑞珍年六十矣。應墓終喪。壽七十四卒。乾隆十四年。奉旨旌表。建坊於上橫街。

陳仕俊

陳仕俊字子慶。臺灣府治東安坊人。素好善。康熙五十七年。大旱。米價騰貴。窮民無所得食。即出穀二千五百石。分四坊以振。存活甚衆。又捐建橋施棺。五十九年。捐置園地爲義塚。子慶賢也實生。捐金四百。請建本縣學宮。人以爲能繼義行。

劉日純

劉日純字子安。嘉義臺嶺營莊人。籍平陽。始祖茂燕爲福平郡王部將。從伐南京。陣沒。王念其功。命其子東誠入臺。贖以田宅。及長。舉地於查畝營莊。數年。開田數百甲。遂家焉。日純其四世孫也。性謹嚴。嗜學攻書。嘗作會自箴。其言曰。七生世間。不可自慢。其處己也。當師孔子忠信篤敬之言。其處物也。當存管子臨深履薄之懼。其接人也。當學莊子呼馬呼牛之意。與人無忤。克己自持。庶乎可以無過。日純既席先人遺業。又善貨殖。創白糖寮於溫厝營莊。販運南北洋。獲利豐。擁資百數十萬。矧性好施舍。濟人之急。里黨有事。必出而解之。嘉慶十四年。漳泉械鬪。蔓延數十莊。殺人越貨。文武官且袖手。或以爲利。日純憫之。與店仔口莊總理吳六秀番社總理林光義吉貝寮莊屯弁段德約。躬赴鐵線橋各堡。勸善者。曉諭大義。衆從之。乃出其資。葬死傷。醫創病。存鰥寡。嗣始息。二十一年。大饑。米貴至千錢。日純發庫以濟。道光初。京津凶。餓殍載道。日純以白米千石往賑。直督奏聞。奉旨。賜惠及津門之匾。日純好文學。重士。設家塾。聘名儒。以教子弟。並集英俊肄業。供膏伙。有子六人。皆有聲庠序。次子思勳尤有名。思勳字景梅。少好學。以讀貢生授福建將樂縣訓導。廉潔自持。時學官多貪貨。鹽師道。思勳矯之。遇歲試時。謝其結禮。寒賸之子。獎以花紅。以是士林推重。歸里後。以身作則。事兄敬。字弟慈。躬行儉樸。七之出入其鄉者。無不誦而效之。里黨之人。無不慕焉。道光十二年。張丙之變。嘉義各莊所在騷動。而鐵線橋堡當赴郡之衝。股首張古擁衆數千。謀北上。至莊外十里。不敢入。遣游首以刀爲贊。曰古將有事於嘉義。願假道。恐公有以貸之。謹待於境上。唯公命之。思勳曰可。我堡之一草一木。如有疏虞。不女逮也。飭左右與百金。其人唯唯。古飲衆行。張丙之役。鐵線橋堡無敢擾者。二十四年。漳泉復鬪。鹽水港爲泉人互市之所。而大竹園莊亦族大丁多。數年不息。思勳渠溝造解之。出數千金。爲築鹽水港新街之橋。以示睦。思勳既承居。勸農造士。鄉人有相爭者。每趨門下。求曲曲直。一時無訟。咸豐九年卒。弔者數百。葬之日。遠近至者數千。比子達元以殊嚴辦功。賞

戴花謝。

丁克家

丁克家，福維晉江丹隸鄉人。年十三。來臺省父。父買於鹿港。久遠膝下。見之甚喜。遂居焉。已而父老。病榻枯。臥床不起。精神亦紊亂。飲食便溺需人護持。背積染枕席。克家日夕侍左右。夜寐於旁。聞聲即起。莫敢懈。如是十數年。所居曰菜園。鄰人失火。左右皆燬。克家大驚。負父出。而火已阻門。不敢越。止於庭中。未幾火息。所居獨存。人以爲孝行之報。又數年父卒。哀戚逾常。克家既授室生子。經營爲業。每以不得多贖壽爲憾。延師課授。禮之有加。六十壽辰。以光緒十年。登進士。餘子亦多入庠。年六十餘卒。有子七人。孫二十有一人。明詩習禮。至今不替。初光緒六年。彭人士以克家純孝。稟請有司旌表。奉旨建坊。入祀孝悌祠。

鄭用錫

鄭用錫字榮亭。淡水之水田人。用錫從弟也。生數月。母卒。長嫂乳之。教誨知此事。每念母。輒流涕。故事父極孝。常依膝下。稍長。家漸裕。兄弟同財。侍長嫂如母。別置田宅爲養贍。嘉慶二十年。里中歲歉。登穀半糶。二十三年。淡廳初設學校。倡導學宮。捐巨款。道光六年。築城。籌資尤力。每有義舉。輒樂襄。咸豐三年卒。年六十。光緒十四年。全臺採訪總局登報孝友。十五年。巡撫劉銘傳題請旌。詔祀孝悌祠。是時新竹。及者二十人。曰鄭如基。字堯蕙。用錫之長子也。曰鄭廷珪。字君達。北門街人。增生。曰鄭用謨。字訓。水田人。曰陳。器。字子圭。原之惠安人。寄籍邑治。曰鄭如松。字友生。號蔭波。用錫之長子也。道光七年他生。二十八年舉於鄉。曰鄭如城。用錫之次子也。以監生捐同知銜。曰鄭秉經。字貞甫。水田人。附貢生。戴朝者之位。以爲安樂。曰楊忠良。字森諒。曰陳紫垣。例貢生。曰陳廷榮。字石泉。曰吳士敏。字以謙。一治力。曰陳文選。馬澄。曰陳育權。字汝個。同知銜。曰陳清光。字汝煥。清權之弟。

也。曰潘光。字澤淵。曰鄭如蘭。別有傳。

### 李錫金

李錫金字光。泉之晉江人。年十四。來臺。居淡水之竹塹。諸於某商家。顧念父母俱沒。歲時乏祀。每風雨。泣告主人。歸陳治五年辛亥。爲親修墳。主人嘉其孝。許之。泊長。與兄弟雲生。家漸裕。又以伯兄早死。撫姪如子。延師課讀。多成材。咸豐中。艇舸分類械鬻。蔓延將及竹塹。與鄭用錫赴各莊。竭誠勸導。患乃息。已而歲歉。辦平糶。素好任恤。里黨稱之。同治四年卒。光緒六年。福建巡撫勒方鐸臨蒞。表入祀奉祠。八年。建坊於新竹北門外之潘仔莊。有子十人。長聯超。字汝前。號華谷。少習禮儀。事親孝。母陳氏遺病。聯超適在外。心忤忤。驟歸。家人訝之。侍湯藥。莫敢稍違。及沒。喪祭盡禮。尤善事老父。有弟九人。俱有不合。曲意求全。父在時。曾給家產。悉以沃囑諸弟。而自奉益薄。課讀二十餘年。及門多成名。光緒二年卒。十七年。奉旨旌表。子祖隆字蔭亭。設教於鄉。以尊德性勵風俗爲本。故其治家。持身。男女皆以節節。邑有義舉。輒任其事。乙未之役。避兵內渡。越數年沒於故里。子七人。希曾歲貢主。師曾舉人。餘皆讀書。世用。祖訓字懷素。號靜樵。聯超之從子也。少大特估。能自立。與鄉人士合設竹海吟社。以事吟詠。光緒二十年。以歲貢生任臺灣府學訓導。子良臣。弟龍澤。字樹業。號靈樵。素攻內行。博學能文。以優行質成均。未幾卒。子濟臣少福。李氏自錫金以來。孝友傳家。子孫蕃衍。至今猶爲望族。

### 張首芳

張首芳字瑞山。泉之同安人。爲廈門戶商司記室。事親孝。凡可以觀親者。無不先意承志。兄及兩弟皆買大洋

洲。久不歸。唯與母弟百川在家。遇之無稍別。故能成其業。父沒後。來臺。居艋。嗣移臺灣。以商起家。子二人。長耀輝居里。年十四。欲東渡省父。謂弟安邦曰。女在厦奉母。吾赴臺尋父。各勤其職。毋稍懈。衆侍父習經紀。力任艱鉅。貿易日進。素好善。樂施舍。安邦自厦來。招與同居。及死無後。以四子鴻聲承之。舅氏陳文欽。老而撫子。迎養於家。又爲立嗣。奉禮祀。人稱其德。光緒十五年。首芳與子輝輝俱供孝友。而繼室陳氏亦旌孝婦。里黨欽之。孫金盛。字迪吉。附生。曾掌明志書院。以文名。

陳緝熙

陳緝熙字維祺。號沙莊。泉之惠安人。移居淡水中橋街。後遷鹽治。讀書明義理。嶺有干謁。道光二十五年恩貢。父 疇附生。旌以孝友。沒時。母林氏哭之過。遂致失明。緝熙養事親。跬步不離。時述故事。以承色笑。兩兄俱弱而病。後亦雙瞽。弟少不更事。緝熙以一人扶持其間。治家有法。課督子姪。勉以孝弟。鄉里稱之。先是道光二十四年。漳泉械鬥。居民紛紛謀避地。緝熙避諸斷壩。出勸止。故無害。咸豐元年。艇匪出於竹塹。僧官紳設法防禦。地方以安。三年。漳泉又鬪。與鄰用場設局安撫。四年。閩粵亦鬪。蔓延愈烈。請淡水同知朱材哲。出爲諭解。同治元年。羅潮春之役。與林占梅合籌防堵。已而大甲被圍。卽率鄉勇往救。隨克彰化。以功獲獎五品藍翎候選教諭。九年卒。年六十有四。光緒十五年。旌表孝友。

翁林萃

翁林萃字長史。淡水北門街人。父福幼育於林。收復姓。淡水廳志稱其孝。萃少失怙。薄事母。長兄早世無出。事嫂盡禮。又以長子嗣之。性渾厚。好施與。每有義舉。輒有力焉。歲朝春之役。以功賞藍翎候選同知。卒年五十有五。弟長字史貞。亦孝友。以辦理賑務。家日殖。卒年四十有九。均獲旌表。

### 黃朝品

黃朝品字鏡堂。泉之晉江人。同治十三年。爲臺灣城守營把總。嗣調竹塹。逾年滿。少爲情恃。事虛母繼。伯兄主持家政。欺其少。輒促分家。力諍不可。僅得薄田數畝。良鳴與兄悉有焉。朝品遂入行伍。自食其力。勤苦剝削。家漸裕。已而兄產蕩盡。父子相繼沒。寡嫂無依。迎歸奉養。以次子爲嗣。仲嫂守節撫孤。子壯而殞。遺兩孫俱憊。亦有之成人。養生送死無憾。邑人稱之。初竹塹隆恩官莊。委辦者每多索個人自私。朝品獨照例徵收。無所擾。貧乏不能納者。且爲勉完。故佃人德之。光緒十六年旌表。十八年卒。年六十有三。

### 鄭如蘭

鄭如蘭字香谷。新竹水田莊人。父用錦附生。早卒。母張氏育之。如蘭讀書知大義。事親孝。張氏有疾。延醫診視。方藥必覆以醫書。醫而後進。沒時喪葬盡禮。同治五年。奉旨旌表節孝。如蘭建坊以志。如蘭家固裕。又儉樸。然遇地方義舉。則出而倡辦。家畜童婢。遇及笄者必遣嫁之。故人多其德。光緒十五年。以辦團練功。由增生授候選主事。賞戴花翎。後加道銜。旌表孝友。子神寶亦有名。

### 洪麗雲

洪麗雲字合樂。亦晉江人。道光四年。隨父渡臺。居淡水之延平。年十三。及長習賢。爲米郊。淡爲產米之地。延平擅扼其口。帆船貿易。以此出入。而營商工籌算。與泉廈互市。數年之間。產乃日恒。而梁義舉。光緒七年。巡撫岑毓英議建大甲橋。命各屬紳商輸助。麗雲捐工七十名。橋成。大府嘉之。已而捐建延平義倉。暨義塚。遇有災害。賑出以振。臺北初建。新義學。麗雲獻地。並捐經費。十三年春。巡撫劉銘傳奏請嘉獎。賜給公好義之匾。建坊北門。子五八。長如東。而資爲候選同知。如東之子文光。廩膳生。又次以南。附生。

## 薛應瑞

薛應瑞澎湖內安社人。素好學。落業東衛西嶼兩義塚。又以北山至中壢。中壢至潭邊。無港阻隔。涉厲維艱。自造白石堤。貨資數百兩。俗名錫廣沙。詰謬彰也。至今遂爲通津。通判丁欄則將葉德各錫匾。辛齊光字槐賢。亦澎湖人。居湖西社。嘉慶六年歲貢生。十八年欽賜舉人。家富好善。事母孝。倡修文石書院及郡城試寓。又造湖東西溪白石橋。港底尾書院崎嶇有路。行人善之。先是應瑞所造廣沙石堤。至是多損。齊光德之。往補遺祠於旁。爲行旅止息。遇貧困者周之。貧而不能償者免之。以此義聲聞里中。皆主請文石書院。訓諸生青踐。終日不暇。卒年七十有六。

## 方景雲

方景雲字振青。號省齋。澎湖瓦硯港人。少補弟子員。家貧。性耿介。與人交。必盡誠。衆咸推之。遇不平事。得一言立解。故終其身。北山十三鄉無訟。素以維持風化爲任。里有陋俗。必力革之。齊集父老。禁淫戲。禁賭。禁盜。禁賣兵。禁與甲匪交。詞。禁婦女入廟焚香。至今猶遵其約。女適同社儒家子呂某。少而寡。媒來議離。景雲正色曰。豈有爲景雲女。而改事二姓者哉。招女歸。令守節。其持正多類此。景雲既留風教。又負膂力。同治初。有奸民黃綠武弁。謁節孝祠。將設局捐派。衆莫敢抗。景雲入陳有司。請。回。奸民懼。略以中利。叱之去。竟罰款三百兩。充祠費。衆呼快。而奸民以計不得行。甚恨。未幾景雲至郡。武弁觀之。佯爲恭敬。飲以酒。歸而暴卒。景雲不事生產。喜形獵說部。得錢輒購書。頗有仁俠之風。卒年四十有九。

## 嚴仲山



張仲山字次岳。籍晉江。少隨父來臺。居彰化。歲潮春之役。集衆守城。及平。以功賞廩餉。任觀察抄封委。兵燹之後。繼以大疫。仲山捐貲周恤。購藥以濟。人感其惠。願爲善益力。歲饑糶糴百萬。以給貧民。彰化縣署自遭兵燹。久廢弗治。暫假白沙書院辦事。官民不便。及同治十二年。知縣孫繼祖議築。而款絀。仲山出勸輸。并募。役。八月而成。清時監獄不潔。人者下病死。亦新建之。通水於井。以供盥沐。囚人喜之。光緒五年。山病。大奇。仲山輸資一百五十石。復集戚黨待二千石。總督卹卹手書樂善好施之類以贈。二十二年卒。子委臣繼臣。

### 林全善

林全善字備五。彰化林圯埔人。父新景業農。與陳集賢自志。是時林圯埔以林陳爲大族。各負勢力。不相下。既又爭。抄封田。新景爲佃首。集賢不敢。潛告於官。以新景沉納官租。謀不軌。集賢族人希亮爲保安局總理。亦與新景不法。彰化知縣欲捕。命殺。不收。乃命集賢圖之。集賢伴言曰。文武官期以明日會林圯埔。新景懼。友逸。將入山。集賢預代以待。開鎗擊之。斬其首。大呼曰。吾奉官命。誅此賊。無與衆事。翌日以首解縣。林氏聞有官命。不敢出。時全善年二十有一。調裝在家。弟碧瓜次盧次春生。春生方十有一歲。全善既痛父死。指天誓曰。謀復仇。而集賢自殺新景後。勢愈熾。弟若姪又以權紳交官府。豪右一方。全善隱忍蓄志。日夜伺隙。不得逞。乃乞援於南北投之族。得二百餘人。期以元旦入林圯埔。襲集賢而屠之。除讎。忍蓄志。日夜伺隙。不得逞。乃乞援於南北投之族。得二百餘人。期以元旦入林圯埔。襲集賢而屠之。除夕。碧瓜飲酒醉。詆洩。集賢戒嚴。族人至。聞有備。不敢發。全善大恨。指碧瓜而哭曰。仇不得報矣。如是十年。里有老婦林氏者。嫁陳姓。性和睦。兩家子弟皆親之。歲豐四年八月朔。集賢過其家。婦留飲。談瑣事。命從者歸。兩家相距百餘武。春生年已二十有三。頗有力。見集賢與婦語。而旁若無人者。大喜。走告母曰。報仇之日至矣。母驚詰。具以告。持一小刀出。母曰。汝年少又弱。非敵也。不濟。汝必死。且俟汝兄歸。不從。遂遇集賢。曰報仇之日至矣。復走。母追至。曰汝弟非老奴敵。將奈何。全善且驚且恨曰。事已至此。兒

請主。其濟父之遺也。不齊即以死繼之。行及漢會前。而春生已刺集賢倒地矣。先是春生值集賢將歸。伏路隅。集賢素以力。持一竹烟筒。揚揚而行。春生自後刺之。集賢反掖於地。春生舉抱之。保長陳文彩集賢族人也。聞鬪聲。出視。果杖將擊春生。而全等至。再以刀刺集賢。刃入於地。兄弟大喜。歸告父靈。乃各獻金。謝阿霞。阿霞甚。為族人訓蒙。集賢死。其子顯於官。是時鹿港林某為林圯埔抄封委員。深感全等之孝。為請於官。以集賢素狡猾。且戴潮春之命。查實會報。養奸徒。其罪不容於死。官納之。事始寢。

連橫曰。吾居臺口。聞林剛愎公復仇事。神為之王。既又聞林益壽者。手刃奸人。以報父讎。未嘗不為之起。夫復仇大事也。孝子仁人始能為之。而儒夫多以忍死。亦天下之無勇者。禮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是不顧與同履此土也。若乃反顏事敵。以圖富貴。而謂曰智伯以國士待我。噫是誠犬豕之不如矣。

(二) 勇士

連橫曰。縱橫之世。士趨公仇。恥私讎。故人多尚武。以捍衛國家。及漢猶承其烈。然而霸者忌之。法家禁之。焚夷蕩滅。傳無遺種。所以供禽獵者。一姓之鷹犬爾。若其眷懷私利。驟貴殺人。則正義之賊也。君子誅之。臺灣為海上羣島。我先民之來相宅者。皆抱堅毅之氣。懷必死之心。故能闢地千里。以長育子姓。而我延平郡王又策勵之。遺風鼓盪。至今未泯。以吾所聞黃聯寺僧之事。尤其著者。而事多隱滅。莫獲示後。則舊史之罪也。今舉其知者。著於篇。

曾切

曾切綠林之豪也。出沒淡水間。或云彰化人。少失怙。事母孝。故尤敬節婦。聞有飢寒者。即分金與之。切為盜。每使人知。先以粉畫堂上為圈。夜即至。雖伏人防之。莫能免。然其所盜者。多士豪墨吏。而濟困扶危。人多德之。里有少婦。夫死家貧。鄰人愛其色。議以五百金納為妾。婦不從。每夜哭。切聞之。歎曰。是當全

之。顧安所得命。當是時大降同陳遜言。權辦料館致富。切登其屋。挾兩丸。隕而下。天寒夜黑。溼方臥榻弄煙。一燈熒然。見切至。疑之坐。切亦就榻弄煙。遜言微聞曰。子此來。有何需。曰然。出鑰與之。切啓匣。出千金。復臥而弄煙。遜言曰。夜深矣。我命人將往何如。曰無須。即出口號。有一人自屋下。囊金去。切亦探之上。且日至。婦家告其姑曰。汝婦實。胡可賣。然汝爲貧計。不得不如此。今吾以五百金贖汝婦。又以五百爲衣食費。汝其善視之。婦聞言。欲出謝。切不顧而去。越數夕。遜言獨坐。有物墜庭中。聲甚厲。急呼家人。蘇巨視之。見一布囊。上繫小箋曰。前蒙厚惠。待了一事。今獲此物。敬以相酬。伏祈笑納。啓之。則烟土二十也。價可數百金。切身願而長。貌溫雅。目光炯炯。左手爪長寸餘。每爲盜。以湯柔之。束以皮。背一日爲官所捕。切跪地上。但搖左手曰。小人文弱。何敢爲盜。官笑釋之。或告之曰。以子之材。何不入行伍。取功名。而自屈若是。切慨然歎曰。今之撫節鉞者。多昏聩。雖復能於風塵中識壯士。自是忽不見。或曰。切蒙母後。去之閩中。

### 莊豫

莊豫嘉善人。疏財仗義。爲綠林豪。頗犯法。縣捕急。人多匿之。遷居梅仔坑山中。里有紀魁者。子七人。均精拳術。每魚肉鄉閭。無敢語。語則被辱。雖強亦不得齒。彪之三子曰。見近村郭瓊女美。欲娶之。命媒往。瓊曰。吾女欲嫁士流。且不爲人妻。幸謝公子。便怒曰。士流寧虛一錢。且嫁吾。足以光門楣。今乃拒我。吾必得之。集個十數人。揚械至瓊家。強奪之。瓊倉猝不知所爲。隨之哭。鄰人皆憤。顧無如何也。歸途遇一人。曰胡不還話官。瓊曰。官多昏聩。寧管人閒事。苟惡亦無如越何也。曰然則觀之莊豫爾。瓊曰。豫何人。豈今之有大勢力者乎。曰非也。豫俠士。能平不平。往必獲濟。遂從之。入山可十數里。曰至矣。時天已昏黑。茅屋中微露燈光。四圍多古木。境甚幽寂。其人先扣門。內應曰。來者非阿摩乎。曰然。瓊見一少年瘦瘠。日光炯炯。而氣概凜然。卽伏地泣訴。豫怒曰。是奴欲落吾手。吾赦之數矣。今若此。霜稍坐。吾取汝女

歸。即起人。是夜優待女。欲犯之。女大哭。優怒之。忽聞屋上有人語曰。優今夕花燭。何不請而翁飲。吾來索善酒也。優叱曰。汝何人。賊乎。彪聞驚曰。豫也。止家人勿聲。而豫已下立檐前。彪曰。豚兒今夕納妾。妾夢別其家。作嬌啼。乃驚及足下。曰恐非嬌啼。殆求免死爾。彪變色曰。即死何干汝事。汝豈爲郭來耶。曰然。彪曰。我家非屈於人者。汝既來。能決一勝負乎。豫笑曰可。彪持刀擊之。七子并進。而豫已躍立案上。探丸中二紀。傷曰立仆。復呼曰。新郎胡不進。優揚刀而躍。又探一丸中其陰。亦仆。餘莫敢進。豫乃語彪曰。今日若出吾鏢。則汝家無噍類矣。今告汝。速以女歸。彪知不敵。從之。豫負女於背。約以布。一躍而逝。夜抵家。曉得女大喜。拜謝去。優自負傷後。遂不能人。而彪亦不敢再暴於鄰里。嘉義知縣某。素貪。罷官。歸裝數十真。中有小篋。以三人列械行。豫疑爲珍寶。直前推三人。皆跌數十步外。奪篋行。驛勇追之。莫能及。豫既得巨金。散窮民。患者衆。光緒八年春正月。巡道劉墩移鎮。派兵數營。分防鹿港。鹿斗六門半天燈埔尾等處。四路并進。又飭知府袁開柝。師梅仔坑。蓋豫已集衆將舉事矣。官軍一至。豫早遁。而搜捕甚急。每至一地。不敢留。朝止而夜行。如是數月。一日。至所狎妓許。妓飲之。醉就枕。偵者已入。豫欲起。酒毒不能興。探丸亦不得。蓋妓早受官賂也。至署自承。遂被戮。臨刑語人曰。吾素未讀書。不知吾之所爲。視古人何若也。

## 詹阿祝

詹阿祝粵族也。家住苗栗巔嶺莊。地近山。時與番鬪。故其人多勇。阿祝爲一工。每單身入深林中。歷十數番。番不敢害。既爲馬腹邦社通事。數年。遭番讎頗多。番索之。阿祝憤。謀所以併其地。游說鄰里丁壯。得四百人。約共生死。皆曰諾。當是時。馬腹邦勢大勢強。爲一方雄。而地又險隘。乃磨礮鑿之。擇勇者十數人。磨礮刀。伴爲伐木者。阿祝與番狎。既至。番款之。出牛酒以犒。番歡飲大醉。席地臥。阿祝與十數人者亦雜處其間。夜半突起。持一木杵。自擊殺番。斃七八人。衆亦出刃。番驚竄。欲格鬪。而天昏月黑。多被殊。流

血疆地上。計所殲番六十餘人。餘悉歸。阿祝遂併其地。召子弟開墾。馬騰鄰社既破。乞援於白毛阿冷大小南勢諸社。衆可千人。謀恢復。阿祝陷圍數日。其漸盡。力又不敵。乃率衆出。番裏之。互闕。各死傷十數人。事聞。北路撫民理番同知以阿祝貪佔番地。移彰化縣捕辦。下獄。其衆謀救之。賂知縣以飽。當是時撫巡劉銘傳方行撫番之策。以棟軍統領林朝樟爲中路營務處。光緒十一年。阿祝面求朝樟討番。而莊人之遭害者亦日來告訴。許之。四月。朝樟率棟軍千人至覆蘭。以鄭以金爲副。統領柳榮和別率千人爲後援。阿祝任偵探。出入番社。窺敵情。時羣番合。勢頗振。朝樟諭降。不從。五月。分兵三道而入。八月初七日。至馬騰邦。十二日。進擊。番力抗。棟軍不利。且陷圍。得援始免。十二年。銘傳自率親軍一百練勇三千屯兵三千進討。九月破之。乃燬隘路。以屯兵三百五十人扼守。自是番不敢出。是役也。阿祝尤勇敢。殺番特甚。軍中皆呼曰壯士。

### 阿蚌

阿蚌亦粵族。忘其姓。家住彰化龍眼林。地與番界。兄弟五人燒炭爲生。一日阿蚌病痢。輒如廁。既歸。第四人均爲番所殺。誠首去。阿蚌撫屍大慟。哭欲死。顧念不報仇。非男子。攜短刀。尋血跡而行。數里。見前面有番十數人。行歌互答。甚自得也。乃走問道。越其前。已面日暮。番就谷底宿。各枕石臥。以布覆背。露腹大作。阿蚌從山上瞰之。乃取一堅木。潛行。至其間。力擊之。凡十二人。皆殲破。無一抵抗者。阿蚌亦識其首。及弟首以歸。會莊人來援。驚喜備至。阿蚌曰。吾今雖殺番。得報弟仇。死無憾。吾且再入社。殲其族。以絕後患。公等其助我否。衆曰可。分爲二隊。各佩刀持鎗。晝數日糧。至則屠之。阿蚌所殺尤多。番聞其名皆震伏。後卒於家。

### (三) 貨殖

連橫曰。臺灣為農業之國。我先民之來者。莫不盡力畝畝。以長育子孫。至今猶宜其澤。而經營商務。以操奇贏之利者。頗乏其人。以吾思之。非無貨殖之材也。政令之所困。官罰之所禁。雖有雄飛之志。亦不得雄伏國中。以熾通有無而已。吾聞鄭氏之時。販洋之利。歲入巨萬。而茫茫南土。孰非漳泉人之所闢者。堅苦遠屬。積日累年。故能操彼商權。以張勢力。然自鄭氏亡後。漳泉人之出洋者。清廷且視之如寇。歸者有罪。海天萬里。北望吾嗟。是無異自戕其手足。而欲與人決淵也。夫國雖以農為本。而無商以通之。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利不足以及遠。物不足以相供。而貨殖之途塞矣。抑吾聞之乾嘉之際。郡中商務特盛。貿易之船。充積港內。北至津沽。南達嶺巔。揭彼注茲。以增富裕。一時號稱百萬者十數人。而三郊為之紐。三郊之中。而李勝興薛萬利金永順又為之領袖。多財善賈。雄視市廛。凡地方有大緣役。莫不出而補助。可謂能知公義者矣。海通以來。外商日至。而臺人與之貿易。以吾所聞。非無二三傑出之才。足與抗衡。而斗筭之子。數典忘祖。遂不能悉舉其人而傳之。惜哉。

陳福謙

陳福謙少名滿。鳳山荅雅潭莊人。莊湖海。海濱後墾。耕漁並耦。僅一寒村。禮讓家貧。習刺舟。勤苦耐勞。數年積資數十金。乃販米。往來各村中。早作夜息。又數年得數白金。彙販糖。糖賤糶貴。善相機宜。與人交。持以信。以是生意日大。設順和行於旗後。以經營之。鳳山產糖多。配至香港上海。轉販東西洋。其利每為外人所握。而運費亦繁。福謙以日本消糖巨。派人查之。知有利。同治九年。自配至橫濱。與日商貿易。十三年。設棧於此。以張販路。其糖分銷東京等處。歲約五萬擔。糖之直配日本自福謙始。已又分棧於長崎神戶。郡治及東港鹽水港亦各有其業。彙販布疋五穀阿片。當是時通商口岸。輪船尚少。乃自廣夾板以行。不為外商所牽制。嗣以白三萬擔販英京。彙糖之直配西洋亦自福謙始。福謙既富。擴資百數十萬。凡中國新設公司。皆認巨股。故其產日殖。然雅善用人。各棧富舉。畀以大權。削其盈餘。賞資極厚。而英偉之才足以任事。

者。則不次擢之。故人爭效命。茶雅。人尤愛其惠。比戶殷庶。福祿好善。多義舉。行如之道其鄉者。解衣捐食。濟其窮乏。故終歲無盜賊之警。亦無爭鬪之患。遠近咸其德。卒年四十有九。

### 李春生

李春生福建廈門人。少入鄉塾。家資不能卒業。故習經紀。年十五。隨父入耶蘇教。信道真篤。遂學英語。爲英人役。閱讀報紙。因得以知外國大略。同治四年來臺。爲淡水寶順洋行買辦。淡。爲臺北直市之埠。出口之貨以煤腦米茶爲大宗。而人口則煤油市正。春生懋遷其間。商務日進。先是英人德克以淡水之地宜茶。勸農栽種。教以焙製之法。以是臺北之茶聞內外。春生實輔佐之。既而自營其業。販運南洋美國。歲卒數萬兩。獲利多。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巡撫劉銘傳暫駐臺北。乃於城外大稻埕。新開市區。而規模未備。春生與富紳林維源合築千秋建昌二街。略倣西式。爲民倡。洋商多僦此以居。十六年。設電報局。以維源爲總辦。春生副之。種桑於觀音山麓。未成而銘傳去。其事遂止。十七年。臺北鐵路成。以功授同知。賞戴花翎。春生雖居閩關。而肝衡時局。每以變法自強之說。寄刊各報。至今猶鑒鑒也。

### 黃南球

黃南球字道軒。淡水南莊人。今津苗栗。苗栗近內山。羣番伏處。殺人爲雄。南球集鄉里子弟數十人討之。番害稍戢。會巡撫岑毓英視事。聞其事。召見。委以撫番。及劉銘傳至。尤亟重於番政。徵募鄉勇二百。從征大嵵坎。宵一夜連渡十八處。或番界。以功賞戴藍翎。授五品銜。南球既出入番地。知其土俗。謂臺南坪大湖獅潭等處。縱橫數十里。畛田樹藝。至者千家。已復伐木煮腦。傳之海外。產乃日增。而番地亦日闢矣。連橫曰。外舅沈德星先生爲臺灣商界巨子。倖遭疊營。以興腦業。其勢多矣。先生名鴻猷。泉之安溪人。年十三。隨父赴廈門學實。稍長。習航海。貿易東南洋。至則習其語。凡日本越南暹羅爪哇呂宋新嘉坡。遠至海參

歲。雖不游焉。漳泉人多習水。狎波濤。瘴癘。以拓殖南端。故輒漁危。而志不少挫。數來臺灣。販運糖茶。留於天津上海。而獲其利。同治五年。寄籍郡城。遂家焉。素諳英語。與英人合資總商行。既又與德人經營。採辦洋貨。分售南北。而以臺貨赴南洋。嗣爲紐西蘭海上保險代運店。臺南之有保險自此始。初臺灣產糖多。製法未善。乃自德國購機器。擇地新營莊。試辦焉。集集爲彰南內山。自匪亂後。屬業久廢。先生知其可爲。入山相度。建營募工。教以熬腦。既成。配歐洲。歲出數萬擔。大啓其利。至者愈多。而集集遂成市鎮。當是時歐洲消腦巨。市價日昂。豪昌林朝棟。方以撫番握兵權。亦起屬業。謀合辦。不成。遂棄之。然各國以腦歸官辦。有阻通商。尋向總署詰責。奉旨改制。許民經營。而先生遂以腦業起家。暮年稍替。

(四) 列女

列女之名。始於劉向。蔚宗後書。乃入正史。其所記載。非盡貞節。而劉知幾刺之。誤矣。夫雄瑛之才。猶是文苑之選。若班昭之。少君之賢。曹娥之孝。庖娥之勇。揚徽閭闔。足爲女師。固非僅以貞節著也。臺得爲新闢之士。聞靈之氣。雖不盡鍾婦人。而揆諸揚芬。衡金式玉。豈無二三秀出之媛。足以發聲彤管。惜乎史多闕文。而懿德遂不傳爾。延平郡王爲臺烈祖。夫人董氏勤儉恭謹。日率姬妾婢婦紡績。並製甲冑諸物。以佐軍用。王之治戎。有勛必賞。萬金不吝。而家中婦女不令少息。故長幼皆敬命。永歷八年。王赴廣南。太平海衛。清軍猝入廈門。鄭芝莞設備。師驚而潰。董夫人獨懷神主以奔。珠玉寶貨悉棄不顧。王以此賢之。每與軍事。多所匡輔。王薨之後。時誠二孫。撫卹民庶。厚養將士。毋墜先業。故臺人咸受其惠。烏乎豈非所謂女宗者歟。陳參軍夫人洪氏。小字端舍。亦同安人。賦質幽閒。有齊眉舉案之風。尤長訓誨。參軍治國。日不暇給。文移批答多出其手。頃刻而就。措語用筆。與參軍同。受者至不能別。學女某幼蒙母教。習文史。年十八。爲歐國世子西壘夫人。克勵治國。明毅果斷。有乃祖風。親貴皆懼。及遇害。夫人欲殉。董夫人勸之。不從。兄夢綽亦勸曰。女媛未震。當存孤以延夫祀。不猶愈於死乎。夫人判曰。仙人處常。可母死。妹所處者幾也。



轅牛孤。孰能奪之。遂繼於樞。與靈國合。靈國仔尾。臺人哀之。是又從容就義。百折不移。可以買金石而泣鬼神矣。明亡之際。諸鄭義降。寧靖王以身殉國。五妃偕死。今墓於承天郊外種子山。至今猶傳其烈。烏乎。東都撤十廟。而賢婦媛烈女義妃。一時併萃。謂非開靈之氣。多鍾於婦人歟。夫夫婦之道。人之大倫。男子治外。女子治內。古有明訓。臺灣三百年來。旌表節節。多至千數百人。雖屬薄德之行。而茹苦含辛。任重致遠。固大有足取焉者。夫人至不幸而寡。家貧子幼。何以爲生。而乃躬事機織。心魂冰霜。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卒之老耄有依。少者有養。以長以教。門祚復興。其功豈不偉歟。又或變起倉卒。不事二天。慷慨相從。甘心一殉。貞烈之氣。足勵綱常。斯又求仁得仁者矣。昔子與氏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豈爲君子。余觀節婦所爲。其操持豈有異是。惜乎其不爲男子。而男子之無恥者且愧死矣。是傳所載。多取舊志。及其所知。其不詳者則闕訪焉。

### 魯王公主

明魯王女朱氏。聰慧知書。工刺繡。適南安鄭士鄭哲飛。生一男三女。哲飛沒。姑壻子東人臺灣。依寧靖王以居。及清軍克澎湖。寧靖王將死。朱氏欲自殺。王曰。姑存子幼。胡可死。吳滅繼絕。學固有重於死者矣。朱氏涕泣從命。奉姑別居。衣食不瞻。勤操女紅。深夜始息。含辛茹苦。垂十餘年。女嫁姑亡。子且繼沒。遂持齋獨處。節操尤堅。卒年八十餘。邑人欽之。以爲女師。

### 懷安侯夫人

懷安侯沈瑞之妻鄭氏。禮官斌女也。三藩之役。延平郡王經伐潮州。瑞降。疏封懷安侯。移之東寧。居永康里。以斌女妻之。經薨。克讓幼。行人傳爲黨謀叛。侍衛馮錫範脫瑞富。謂與謀。欲籍其家。逮瑞及弟瑞於理。瑞曰。馮虛之言。何可爲獄。唯瑞生死出自藩恩。夫何言。而錫範必欲殺之。風稍放其女。適於家。告令

故。女曰。父母愛兒。深恩過極。然兒已爲沈氏婦。非父母所得而專愛也。況當此存亡之際。夫叔被罪。姑姑任堂。豈可安居外家。爲人所笑乎。爲寡既難。瑞亦將死。以一巾纏荷包。飭人持歸。曰此物爲夫人所繡。以爲念。生死異路。永將此辭。遂投環死。鄭氏既歸。見祖姑金氏姑滿氏皆與於堂。瑞之二姑及姜千氏楊氏亦已死。跪哭曰。老夫人與夫人先行。媳婦請相從也。遂請派乞收屍。克禮許之。鄭氏引禮治喪。停柩於堂。別市一棺。父母咸聽之。判曰。無亂人志。兒已許之矣。豈可負於地下。遂絕粒。布奠三日。謝眷屬。從容自縊。臺人聞之。莫不感慕。閩浙總督姚啓聖上其事。詔封一品夫人。歸葬於北泉。以神靈之。

傅蘭妻

黃氏藥娘天興州人。當壯之女。年十九。適傅蘭。蘭父爲霖爲行人。以叛被逮。父子俱受極刑。家園發配。藥娘兄銓爲之營救。獲免。當臨獄時。藥娘猶望其生。及正刑。決意以殉。銓多方慰之。泣對曰。今日之事。子爲父死。妻爲夫亡。不再計矣。遂自縊。

謝燦妻

鄭氏宜娘天興州人。年十八。適謝燦。燦遭賈三載始歸。尋病卒。宜娘且夕哭。將以身殉。鄰嫗繼之曰。姑老家貧。且無兄弟。何可死。不如自計。宜娘曰。未亡人唯知從一面已。遂投環死。天興知州嘉其節。建坊於禾紫港街。

王曾儒妻

鄭月娘。泉之南安人。年十九。適萬年縣儒士王曾儒。適年而曾儒卒。爲以貧。欲違禮。月娘請稍緩。越數日。告其翁。請附靈。翁勸止之。對曰。吾夫病劇時。吾能以死許之。夢不可易。遂自縊。翁從其言。同縣王

韓妻阮氏名蘇娘。籍漳州。年十六來歸。尋離行伍。常在外。未幾病沒。仲兄至。蘇娘請以姪爲嗣。仲微知其意。防之甚密。越數日。從容自縊。時永歷三十七年也。歸清之後。有聞上其事。奉旨旌表。均祀節孝祠。

### 辜湯純妻

林氏逸其名。臺灣縣治人。年二十適辜湯純。居東安坊。結褵未久。而湯純卒。無出。撫氏養兩子爲己子。以至成人。事姑孝。宗黨稱之。沒後。有司疏請旌表。雍正五年。入祀節孝祠。里人念其德。爲廟於所居附近。曰事孝廟。其後以黃寶姑附。寶姑亦東安坊人。字邑人某。未嫁。其父於嘉慶。遭禍害。不得歸。遂客死。計至。家人祕勿知。寶姑微聞之。起居如常。越數日渡臺。易衣出。至法華寺。稽首佛前。默視親喪。乃自投於甕外半月池。屍浮水上。顏色如生。城中官紳多往弔。以旌其烈。

### 楊茂仁妻

余氏臺灣縣治人。嫁楊茂仁。生三子。夫卒。年二十有二。痛絕復甦。環顧三子在側。呱呱泣。長者甫離襁褓。幼未滿二旬。乃撫屍而哭曰。與其舍生以殉死。毋寧撫孤以存祀。然安甚貧。衣食不給。織紉爲活。茹苦自甘。越二十餘年。諸子俱長。有孫五人。皆入泮。卒年六十有二。雍正五年。與林氏俱受旌表。是時入祀節孝祠者八人。曰張氏。洪之廷之妻。曰陳氏。鄭煥昇之妻。均縣治人。取節撫孤。曰袁氏。順娘。魯定甫妻。年十六。曰郭氏。順娘。會國妻。年十八。曰趙氏。李宋妻。年二十二。皆夫死身殉。曰紀氏。陳娘。惠之女。許字吳氏。未嫁喪死。自縊以殉。年十八。

### 陳守娘

陳守娘臺灣府治嘉義口人也。嫁張氏。夫死守節。而夫妹少艾。作倚門粧。縣署某客時至其家。見守娘而驚。

之。囑通款曲。結利害多金。誘之不從。脅之亦不從。百慮交攻。任其東顧。而守娘矢志靡他。攝持益堅。一夕母女共守娘於寢。以錐刺其喉。大號而歸。守娘之弟永臨。見而異之。里人亦嘖嘖不平。遂鳴之官。知縣王廷幹以客故。欲寢其事。見老大譁。噪而起。礎石以投。廷幹跟踉走。乃上案於府道。母女論罪死。初守娘墓雖近昭忠祠後。瘞飲其節。多往祭。靡著靈異。官以其惑民。爲改葬之。

李時燦妻

王賈娘。鳳山人。嫁李時燦。五載而寡。時燦無兄弟。而姑已老。笑哭相依。賈娘勤操女工。克盡其孝。守節五十餘年。邑人稱之。乾隆間旌表。又有李鳳妻董氏。黃忠妻成氏。黃獎妻李氏。盧從妻曾氏。張元魁妻黃氏。均縣人。守節孀姑。照烈旌表。

金仁妻

吳明娘。鳳山人。年十七適金仁。越二年。仁卒。無子。夫弟尙幼。而翁姑老。忍死以養。七載姑亡。而翁又病。明娘奉事備至。久而不懈。及翁沒。夫弟稍長。喪葬既畢。病且篤。母家欲延醫。不從。曰吾母十餘年。爲翁姑爾。今大事已畢。吾可無憾。遂不藥而卒。同縣黃研妻王氏。夫亡無子。持喪至大祥。自縊以殉。年方十六。黃尙妻吳氏。年十八。夫沒無出。殯殮方畢。赴水而死。陳某妻顏氏。爲強暴所逼。不從而死。人以爲烈。其後均照旌表。

大南燮

大南燮。臨河人。加溜灣社番大治之妻也。嫁後。治家勤儉。事姑相夫。克盡職責。年二十。夫死。社番聞比美。爭欲婚。大南燮欲絕番俗。誓不再適。引刀而歸曰。婦誓可刻。婦誓可斷。婦誓不可移也。躬耕食貨。以養其

子。守節三十七年。有司上其事。奉旨旌表。

連橫曰。嗟乎。大南樓一帶婦孺。而守節不嫁。以全其身。謂非空谷之幽蘭也歟。其志潔。其行芳。嗚然而不  
可處。夷也而進於道矣。

### 陳清水妻

李氏嘉興元長莊人。年十八。適陳清水。生三子。越三載而清水沒。守節撫孤。長子紹華入庠。猶勉以砥行立  
名。人稱其德。卒年五十有四。同縣王氏下洋厝莊人。年十八。適陳必快。數歲而寡。撫育遺孤。翁姑賢之。  
委以家政。王氏善處理。內外肅然。卒年七十有五。又有吳慶榮妻高氏。劉源由妻汪氏。顧世華妻李氏。蘇天  
照妻吳氏。陳仲卿妻王氏。均以守節撫孤。奉旨旌表。

### 汪劉氏

劉氏彰化汪某之妻也。雍正九年。大甲西番亂。焚殺居民。衆多走避。事急。告其婦余氏曰。義不可辱。各自  
爲計。遂自刎。余氏方抱屍哭。番猝至。亦觸垣死。乾隆三年。奉旨旌表。樹碑東門。題曰汪門雙節。

### 傅氏

傅氏彰化水沙連邊車轎巷莊人。年二十六失偶。子泉基方五歲。悉心撫育。衆飲其節。莊近林圯埔。俗強悍。  
睡脫必報。而傅氏以德感人。鄉里有事。輒聽曲直。幾無訟。盜賊未有人其莊者。同治四年九月三日卒。年五  
十有七。衆念其德。立碑紀事。衆人林鳳屯題曰。賢德可嘉。

### 楊邦重妻

李氏彰化人。年二十。適楊邦重。遇四載夫沒。矢志守節。家貧子幼。出操女紅。以爲衣食。含辛茹苦。四十餘。始終不渝。鄰里稱之。同治元年卒。年六十有九。十二年。紳士蔡德芳舉請旌表。有司據以八告。詔可。是年彰化請旌節婦凡百二十人。皆祀節孝祠。

陳玉步妻

鄭氏彰化人。崇本之女也。適陳玉花。賦性柔婉。伉儷甚篤。玉花入邑庠。未久病沒。鄭氏大慟。遂以身殉。邑人上歲飲其烈。出殯之日。衣冠而送者百數十人。同治十二年。鹿港港施林氏。舉頭居莊徐九宮妻林氏。布嶼堡張廷煥妻沈氏。林圯埔街李捷三妻張氏。布嶼堡張源忠妻黃氏。均題旌表。皆烈婦也。又有貞婦黃氏鹿港施衍忠妻。呂氏縣治李媽基妻。方氏下坂有楊舒益妻。亦旌表。

楊舒祖妻

洪氏彰化縣治人。八歲。爲楊舒祖養媳。及笄合卺。克讀克順。已而夫沒。翁姑亦逝。撫育幼子。備嘗困苦。幸有妯娌相依。得藉女紅以活。及子長授室。家亦稍康。人以爲苦節之報。光緒十二年。邑人訪採其行事。與王陳氏 百五十 九人。均題請旌表。

吳茂水妻

石錦娘彰化沙連堡林圯埔人。年十四。爲里人吳茂水養媳。性和順。克孝翁姑。翁姑愛之。俟其及笄。將卜吉成婚。而茂水忽病沒。錦娘年方十六也。勸不欲生。翁姑勸之。乃勉強承喪。且夕哭。聞者酸淚。一日歸寧。母念其少。欲嫁之。錦娘慨一判曰。生爲吳氏之人。死爲吳氏之鬼。何嫁爲。不辭而返。同治元年。戴潮春之役。各地倣擾。有賊入其家。見錦娘美。欲犯之。同行叱之曰。是貞婦也。胡可侮。賊乃掠其物而去。不

絞。卽中彈斃。人以爲報。辜賊相戒不敢再入其門。一家無害。光緒十二年。鄉紳陳上治等上其事。奉旨旌表。人祀節孝祠。其後雲林知縣謝斐泉亦表其閭。是年烈婦陳氏亦蒙旌表。陳氏大肚西僑人。年十七。許字牛馬莊蔡懷選。未聘而卒。計主。家人秘莫知。陳氏微聞之。一慟而絕。家人救之。誓不欲生。入夜。卽仰藥死。

#### 郭榮水妻

洪阿嬌彰化縣治人。許字郭榮水。未聘而沒。阿嬌聞訃哭。絕粒三日。遂以身殉。彰人士嘉其貞烈。爲作詩歌。以示於世。光緒十五年。卽請旌表。人祀節孝祠。縣人施氏。雲林錦囊之妻也。夫死之後。亦以身殉。十六年。卽請旌表。

#### 吳氏女

吳氏女彰化人。爲婢媚嗣子康論。媚故娼家。得女美。將居爲奇貨。女不從。輒毒之。歸家泣告。母劉氏亦再醮。遂以迫媳作娼。而媚亦以嫌貧奪。訴之。官兩遣。仍以女歸媚。媚益忌憚。有差謬吳水者與媚通。時宿其家。見女少艾。眼挑之。不從。一夕闖入女室。女號救。衆至始得脫。水自是恨女。與媚謀所以虐之之法。夜持利具來。媚以鑑牀女手。視其衣褲。鬚髮於櫺。各持棍擊。女抵死不從。水怒。以棍槌入陰中。又以刃割其腹。女遂死。時道光七年春正月二十有一日亥刻也。是夜劉氏夢女髮流血來告。覺而異之。味爽奔視。果見屍。請官驗。拔其槌。噴血數尺。見者慘目。事聞。知府郭傳安爲白其冤。並請旌。而水棄市。媚論絞。聞者稱快。

#### 何子靜妻

林氏福建侯官人。性端莊。姿容妙曼。年二十。適何子靜。子靜棄世。爲棟軍前營司會計。遂居彰化。年少好色。出入勾欄中。林氏婉諫。不聽。已而果病。侍奉湯藥。不稍懈。子靜遂死。撫屍大慟。卽飲阿芙蓉酒以殉。年二十有四。時光緒十五年八月某日也。棟軍統領林朝棟上其事於巡撫。請請旌表。十九年。奉旨入祀節孝祠。

林楊氏

楊氏彰化縣治人。歲貢生春華之女也。性端莊。讀書習禮。年十六。許字臺邑阿罩霧莊林資鑑。棟軍統領朝棟之長子也。未聘而卒。楊氏聞訃。大慟。春華卒以奔喪。不歸。翁姑憫之。爲擇靜室以居。間省之外。未嘗一出閨門。緇布荆釵。不施膏澤。澹如也。乙未之役。朝棟謀內渡。楊氏拜辭曰。未亡人不卽從夫於地下者。以繼嗣未立爾。今猝遭變故。蒙犯霜露。何可以弱少爲堂上憂。是夜自縊於床。僕婦林氏頂橋仔頭莊人。嬖也。亦從死。里黨聞之。咸爲嗟歎。朝棟乃以三子資鑑之子正熊嗣之。

余林氏

林春娘淡水大甲中莊人。父光輝業農。爲余榮長養媳。榮長年十七。赴鹿港經商。溺死。時舅姪姑任。無他子。哭之慟。春娘年十二。未成婚。願終身奉事。不他適。姑痛稍殺。適飲食。佐理中饋。早作夜息。奉命雖譴。已而姑目疾。醫不能視。春娘以舌舐之。焚香虔禱。未半就而愈。願復應拘繫。侍床褥。躬洗滌。或徹夜不寐。姑勸之息。春娘從之。猶時起省視。姑顧而歎曰。楊婦如此。老身不憂無子也。及卒。哀毀逾常。家貧。日事紡織。撫族子爲嗣。旋復再立之。娶婦復沒。乃備育幼孫。平居燕處。未嘗有疾言厲色。里黨之人靡不敬之。道光十三年奉旨旌表。及戴朝春之役。同治元年及五月初六日。王和尙創衆。攻大甲。斷水道。城人無所假食。掬海似走。乃訪春娘嚮雨。雨隨降。衆大喜。嬰城固守。二十一日。和尙又合何守藏如川江有仁



等來攻。舉可萬人。環圍數匝。水道復斷。城中絕汲數日。春娘復出誘雨。時和尚驅城而軍。居上風。轟擊無不克。忽大雨反風。濤湧茅舍發火。衆驚潰。義勇開門出擊。破之。圍始解。當是時兩軍相爭。以大甲爲扼要之地。淡水安危。繫於此城。故輒遭圍困。而守禦益堅。十一月。林日成以衆來攻。勢張甚。連戰旬日。水道阻斷。十六日。春娘三出禱雨。雨降。士氣倍奮。圍復解。事平。城人神之如神。三年卒。年八十有六。婦巫氏亦以節稱。

連橫曰。吾讀東瀛紀事。載大甲林氏禱雨之事。甚奇。吾以爲藉作士氣爾。繼而思之。至誠之道。可以格天。卓林之禱。豈虛語哉。是故愚者可以生其智。弱者可以振其勇。弱者可以伸其辯。昧者可以張其明。補天浴日之勳。固人所能爲也。然非林氏之貞孝。則不可以尙鬼神。況可遙伸萬一哉。

#### 李聯城妻

曾氏淡水竹塹人。適李聯城。年二十有五而寡。李氏爲竹塹望族。子弟多習禮。卒年八十有五。聯城之弟聯春。娶邱氏。總兵鎮功之女也。亦寡。卒年六十有四。聯春妻何氏。年二十有四而寡。卒年三十有一。祖仁妻王氏。年二十有八而寡。卒年三十有八。祖澤妻鄭氏。年二十有四而寡。卒年三十有三。開廷妻蘇氏。年十八來歸。而開廷多病。越二年沒。蘇氏矢志殉之。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均蒙旌表。里人以爲李門六節。

#### 王家霖妻

黃氏淡水人。嫁厝仔七人王家霖。夫死守節。卒年七十有四。奉旨旌表。光緒八年冬十月。建坊於城內東門街。而王大權妻謝氏。大隆同街人。亦守節旌表。

#### 陳周氏

向氏淡水人。嫁芝蘭二堡北投頂陳某。夫死。事姑。撫育幼子。克勤克儉。里黨稱之。道光三十年族表。咸豐十一年。其孫文華建坊莊內。

鄭徐二氏

鄭氏淡水人。大佳臘後大降同街陳某之繼室也。夫死自縊。其婦徐氏。殉夫。光緒十六年。均奉旨旌表。建坊街。里人稱爲陳門雙烈。

徐陳氏

陳氏淡水人。適徐某。某業儒家。數年病卒。陳氏拮据以繼。既畢。夏衣。仰藥。知縣某。聞之。赴質於家。邀其族人。爲之立後。殯之日。邑人上執紼者數十人。意深之。言曰。婦女守節。國有旌典。況此爲烈婦。尤可以勵薄俗。爲上其事。

呂阿棗

阿棗姓呂氏。新竹北明街人。父肇生三女。皆美。而阿棗尤麗。性貞潔。不苟言笑。母劉氏倡也。家雖中貧。猶以二女爲護。富人買。出入其門。酣飲高歌。自暮達旦。阿棗心弗善也。獨處一。邑有魏某。見而說之。以巨金賂劉。欲誘阿棗。阿棗泣諫曰。女子雖愚。孰無廉恥。其忍爲此。爲衣食。今吾家幸得兩溫飽。奈何猶爲此事。以貽鄰里羞。必欲兄效兩姊。雖死不從。劉怒。欲殺之。又陰與魏謀。欲強之。阿棗微知其計。防之甚密。然猶恐被辱。剪髮毀容。茹齋奉佛。屏不見人。一日。自庵方來。狀貌魁偉。使人謂阿棗曰。聞汝有志。行。而苦無歸。倘能從吾游。密授秘法。則成佛不難也。阿棗正色曰。吾守身身爾。可行之條。又何法之授。密語野尼。無詐吾也。其人慚而去。劉見其志堅。務必挫之。誘之以利。臨之以威。終不動。阿棗處難

免。遂以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沐浴更衣。焚香禮佛。夜深自縊。年二十有。葬。日。鄉翁李祖琛受家也。令子弟具辦香送。且揚言曰。女子守貞。固有旌典。而今出自倡門。尤足以爲坊表。所請出浚泥而染者也。衆聞之。執紼者數百人。墓在治東蜂窠山。

### 許裕妻

林氏澎湖人。許裕之妻也。年二十而寡。遺孤翰冲翰賓。食貧撫育。備嘗辛苦。翰冲及長從戎。以平朱一貴功。加都司。翰賓亦克自立。鄉里以爲母教。雍正十三年。舉恩。隨封恭人。卒年九十有四。祀節孝祠。

### 蔡欽妻

謝氏彭澤豐澎湖人。適蔡欽。十八寡。遺腹生一子。家貧。里婦以其少。多難之。謝氏不從。指天而誓曰。婦人不幸夫亡。命也。有子守之。無子死之。亦命也。歲今日。有死節已。里婦知不可奪。始止。後立一子。以存夫祀。人欽其節。

### 云克誠妻

林氏澎湖東西澳人。年十九適郭克誠。姑李氏性嚴厲。子婦四人。唯林氏得其歡心。克誠兄鳴折居後。姑以林氏孝順。仍就養。誠亦仰體。澳中咸以孝稱。內外無間。及克誠。林氏年方三十。遺孤僅十齡。勤操女紅。以供衣食。姑年老。多病善怒。諸婦少有近者。林氏奉事益謹。疾革。執其手曰。爾事我如此。可謂孝矣。我無以報汝。唯願爾婦事爾亦如此。我心始慰。林氏能以婦職而登。以母道而登父道。可謂聖矣。

### 吳彌娘

吳循娘。潮港尾鄉人。爲蕭姓色。已而春色。翁姑以家貧。欲配少子。循娘正色曰。媳雖平日與小郎以嫂叔相呼。名分已定。今若此。其亂倫也。寧死。而翁姑持之堅。更加箠楚。卜日備物。將強合之。循娘見事急。中夜仰藥而死。年二十。時光緒十二年某月日也。

劉正娘

劉正娘。澎湖水坡澳人。幼字許天俊。及長與。天俊守約。介媒議婚禮。正娘不可。依母以居。繼其環珥。守貞至老。卒年七十有六。人稱孝女。

高悉娘

高悉娘。澎湖東衛社人。少爲呂氏妾。未嘗而旺死。喪畢。翁姑憐其母。欲嫁之。悉娘側然對曰。吾爲呂氏婦。不爲呂氏女。儘不見諒。當從亡於地下。家人感其志。許以立嗣。辛勤執婦道。鄰里稱孝。卒年五十有七。

黃廣生妻

林氏。澎湖赤嵌澳人。字黃廣生。未聘而廣生死。急告父母。至其家。躬視含殮。孝事翁姑。三年之喪。既畢。自縊以殉。

劉氏女

劉氏。澎湖鎮兵姓之女也。隨任臺防。父沒。眷屬十七人。以道光八年春。買舟內渡。至海遇盜。盡殺之。女以匿免。一客明舟哀求。盜濟於岸。賊女及妻。至安海。買巨宅居之。凡十餘年。生四子。無有知者。盜亦

不疑。一日女赴觀音寺禮佛。儀從恒赫。僧以富家婦也。躬自獻茶。女顧之。輒謂貽。及歸。省遇害事。知爲附舟客。越日復往。命僧導觀寺內。屏人與語。卽授一牒。戒毋洩。僧夜走數十里。入泉州。投牒知縣。且告羣盜聚飲期。遣役捕之。盡得。一拘而解。悉錄之。並繫四子。問何以處之。女曰。吾忍辱十數年。爲仇未報。

爾。若豈子哉。遂手刃之。而後自經。有司以聞。奉旨旌表。

連橫曰。吾讀史。每至復仇之事。未嘗慷慨起舞。豫讓之義。聶政之武。人稱之。而求之巾幗。則嵬峨以後數人而已。嗚呼。若劉女者。可謂能智能勇者矣。身陷盜穴。從容不驚。卒能報大讎。而刃其孽。何其烈耶。曹之儒夫。可以立矣。

# 卷三十六 列傳八

邱逢甲

邱逢甲字仙根。又字仲關。彰化霧竹社人。受業臺灣。社處大甲溪之旁。土番部落也。粵籍居之。故其俗尚武負氣。而逢甲極勤苦讀書。年十三入泮。時吳子光設教呂氏。筱雲山莊。藏書富。逢甲爲寬從。博覽羣籍。遂以詩文鳴里中。灌園書院以翰林分巡臺灣道。有獎掖風雅。康試文生。拔其尤者。讀書海東書院。厚給薪火。延進士施士浩主。於是逢甲與所竹鄭鵬雲安平汪春源葉鄭國肆襄其中。未幾聯捷成進士。授兵主事。爲崇文書院山長。及景崧陞布政使。邀召至。時以文道相酬酢。臺灣詩學爲之一興。光緒二十年。朝鮮事起。沿海籌防。景崧署巡撫。十一年春三月。日軍成澎湖。北洋水師艦隊降。議割臺灣以和。時臺灣舉人曾武在北京。上書都察院。請止。不聽。紳士亦羣謀挽救。逢甲爲首。函電力爭。皆不報。四月。和議成。各官多有旨內渡。而景崧內留。督撫臺灣其存亡。逢甲乃議自主。策衆和。五月朔。改臺灣爲民主。建元永清。旗用畫地畫虎。奉景崧爲大總統。分屯清廷及沿海各省。徵告中外。詔其哀痛。當是時義軍特起。所部或數百人數千人。各建旗號。拮据一方。而逢甲任國總統。總其事。率所部駐臺北。號稱二萬。月給餉幣十萬兩。十三日。日軍迫獅球嶺。景崧水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

連橫曰。逢甲既去。居於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觀其爲詩。辭多激越。以不忍以奮生老也。咸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爲吳鴻興徐謙所笑爾。

吳徐安林

吳鴻興與族也。家於苗栗。爲諸生。粵人之居臺者。多讀書力圖。負堅毅之氣。習倉澤。不稍懈。而鴻興亦習



化。七月初五日。日軍涉大甲溪。破葫蘆。略臺中。境東堡莊臺林七春預覽。設賊姓會。妻子弟千人。拒戰於頭定厝莊。莊人林傳年少。精火器。潛伏樹上。應彈而落者二十餘人。終被殺。放火焚莊。彭年敬彰化知縣羅尚勳赴援。相持一日夜。日軍復。臺中告破。初七日。彭年督師。分署各隊。以湯臣徐繼畬守八卦山。越二日黎明。日軍攻山。別以一隊撲黑旗營。湯臣拒戰。徐繼畬奮勇。而砲火甚烈。不能支。湯與徐沒。其妻聞報。亦投水死。徐繼畬奔臺南。彭年戰死山麓。黑旗將士多殲焉。先是雲林知縣羅汝澤募餉精卒黃榮邦林義順彰化。方至而城破。還歸故里。初十日。日軍陷雲林。進據大莆林。鋒銳甚。永福徽副將楊泗洪往取。精華義敗。率所部助。日軍却。泗洪追。中砲死。管帶朱乃昌奪馬歸。酣戰至夜。榮邦義伏莆林中以擊。遂奪大莆林。殺傷過當。乃昌亦血戰死。永福以都司蕭三發代領其衆。又撤簡反功統義軍。成功精華父也。駭勇戰。遂合官軍克雲林。日軍入山遇獲。殲焉。其由大道者退據北斗。十六日。三發總辦軍取彰化。困於日礮。分駐樹仔脚。連戰俱捷。而餉絀。請濟。永福無策。遂括千五百兩以與之。附近莊民多無飯俱軍。攻不餒。方彰化之陷。徐賊走臺南。永福慰之。命入軍募兵。得七百人。皆矯健有力者。趣赴前敵。駐斗六溪底。十五日。日軍大隊猛攻樹仔脚。諸軍開壁出。互殺傷。徐賊復從間道夾擊。乃退據北斗。以是不能越溪而南。方是時風雨暴作。山水汎溢。黑旗諸軍輒乘夜襲。海豐嶺人陳禮番謀內應。以防備嚴。未敢動。彰化諸軍攻圍久。砲藥罄。八月初六日。榮邦督師決戰。中彈死。義成再進。亦殊傷。十三日。日軍大舉。以擊三發之營。徐賊糧援乏。相戰數日。彈丸盡。退於他里霧。日軍復追之。徐賊方食。總辦軍出。問贖曰。今得彈九千。猶足以持一日夜。願安所得者。悉刃而前。左右數十人從之。欲伏險以擊。中彈諸。躍起而呼曰。丈夫爲國死。可無憾。諸皆受傷莫能與。雲林復陷。嘉義亦破。而林崑岡起義。崑岡字碧玉。泗洪莊人。嘉邑諸生也。散數鄉中。素好義。能爲人排解。至是聞前敵屢敗。集會文溪以北募。而會之曰。臺灣亡矣。若等將何往。吾欲率子弟。斷桑梓。占寧能從否乎。應者百數十人。推新營莊生黃芳繼統之。而已爲佐。遣人赴臺南。請軍器。僅得舊銃數十。遂於溪源。崑岡持棉牌。握利刃。勇士數人從之。瀾而進。日軍稍却。後戰於溝仔



頭。殺一中尉。沿途莊氏亦持械拒戰。忽會忽逝。二十有三日。日軍大進。崑崙指天而誓曰。天奇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彈而死。衆皆咸泣。鳴鼓出。彈貫其胸。握刀坐。長子亦戰死。越五日。莊人乃收其屍。偏涼如生。年四十有五。

連橫曰。乙未之役。皆賴特起。執戈制勝。授命疆場。不知其幾何人。而姓氏無聞。讀者傷之。昔武王克殷。殷人思舊。以三監叛。周公討之。讀史者以爲周之頑民。卽殷之義士。固不以此而混其節。晉文定王。王鵬鵬獎。陽人不服。晉師圍之。倉葛大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之不服也。晉師乃去。讀史者以爲倉葛之知義。而晉文之秉禮。復不以此而諱其言。夫史者天下之公器。筆削之權。雖操自我。而褒貶之旨。必本於公。是篇所載。特存其事。死者有知。亦可無憾。後之君子。可以觀焉。

### 吳彭年

事續曰。乙未之役。臺人建國。奉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布告內外。一時豪傑並起。枕戈執戈。慨然有衛桑梓之志。泊景崧逃。臺北破。而中又奉劉永福爲主。永福固驍將。越南之役。以戰功著。至臺以後。碌碌未有奇能。唯其慕僚吳彭年。以一書生。提數百之旅。出援臺中。屢戰數陣。竟以身殉。爲足覆轍。彭年字季鍾。浙江餘姚人。年十八。爲諸生。工詩文。賦氣豪邁。欲追傅介子而定遠之志。流寓廣州。遂家焉。乙未春。以縣丞督次臺北。劉永福聞其才。延爲幕客。當是時軍資旁午。彭年任記室。批籌文移。多出其手。暇又爲詩歌。與士大夫唱和。多慷慨悲壯之語。及臺北破。永福持殘局。所部曰黑旗。以善戰聞。夏五月。臺灣府知府黎景嵩集北歸散勇。爲新楚軍。與苗栗民吳湯興徐繼力戰。國恢復。而餉絀。電請永福接濟。永福固無以應。既而湯興以爭餉。與苗栗知縣老。齟齬。兵愈敗。且互詰。永福慮臺中有失。繼提兵往。彭年慨然請行。率七星旗兵七百。副將李維祺佐之。聞五月二十九日。至彰化。景嵩以噴義統新楚軍。舊部之半。赴苗栗。六月十五日。彭年亦從苗栗人之請。率屯兵營管帶徐學仁黑旗兵管帶袁錦清幫帶林鴻貴提兵往。翌日。駐大甲。十八

日。新楚軍前統領楊紫雲任頭份莊戰死。唯義敗回。時部下兵薄。方召募未成。日軍俾至。不能戰。又不得不戰。彭年騎馬略陣。悲鳴不行。易馬再出。躬自陷陣。吳湯與徐驥助之。奮呼力戰。彈如雨下。袁錦清林鴻貴皆戰死。彭年收兵。歸大甲。二十三夜。苗栗破。吳徐率勇入臺中。彭年回彰化。電臺南告急。永福據堅守。援且至。初鹿港紳商議籌餉助軍。及聞苗栗破。臺中危。恐彰化難守。遂多走避。亡何敗兵索餉。環府門而譁。景嵩不能解。請彭年寬統之。彭年張軍糧。朝將校。曉營士義。軍心稍定。再電臺南。不應。復哀之。復曰。氣盛即勝。八月初日軍已渡大甲溪。募勇亦多至。然悉無餉械。不能戰。城倖賴棄城走。彭年力止之。曰。公等尚無恙。其如士地何。且吾又何面目以見臺人乎。遂誓死。疊電告。永福疑懼。復曰。兵來餉之。死守無恐。彭年歎曰。吾與臺事毫無責守。區區寸心。實不忍以海疆重地。拱手讓。今劉帥歸我死守。誠知我也。是日移營。負險而溪。附近居民盡備供軍。次日。放兵巡哨。遇日軍結筏渡。却之。而臺南援兵踵至。氣稍振。已而諜報葫蘆港危。初五日。日軍繞溪而至。東堡莊亞林大春賴察豫設圍姓會。集子弟千人。拒戰於頭家厝莊。互殺傷。彭年聞警。調彰化知縣羅樹勳趨救。相持一日夜。日軍復至。樹勳退走。臺中遂破。初六日。駐牛罵頭。越日以兩隊攻彰化。彭城小如斗。八卦山當其東。俯瞰城中。山破則城亦破。故守禦多重此山。晚早雷兵二百自南至。欲布雷於大肚溪畔。而早雷由海運鹿港。越兩日始至。而城已失矣。初七日。彭年督軍。以于得標率七星旗兵三百守中壢。劉得勝率先鋒營守中莊。孔憲盈守茄苳脚。李士炳沈福山各率所部守八卦山。九日黎明。日軍以一中隊涉溪。攻黑旗營。又以一中隊擊其背。彭年出禦。而大隊已從間道直搗八卦山矣。吳湯與徐驥拒守。開砲擊。多不中。日軍險登山。吳徐不能支。遂敗走。當是時彭年大戰於大肚溪。遙望八卦山已樹日旗。急率全軍回救。至南壇巷。手刃逃卒二人。衆奮勇登山。至麓。中彈斃。親兵四人翼之。亦死。李士炳沈福山俱歿於東門外。死者幾五百人。日軍入城。景嵩樹勳各徵服逃。初彭年將赴彰化。介其宗人吳敦迎爲理事精。及城破。敦迎出。途遇彭年屍。命其僮阿來羅之。密識其穴。安邑庠生陳鳳昌。義十也。聞彭年戰死。具壯。漳浦爲文以祭。越數年。爲之負骨歸鄉。發穴時。衣履猶存。血痕尚斑斑也。至粵。其

煥眉順德。唯一老母。髮已白。養前逝。遺二孤。俱幼。家無餘資。但依親友以存。吁又可哀也。  
連橫曰。如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哉。見龜提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雲漢而光日月。夫彭年一書生耳。唐劉之輩苟能如其所爲。則彭年死可無憾。而彭年乃獨死也。吾願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烏乎壯矣。

### 唐景崧劉永福

唐景崧字維卿。廣西灌陽人。以編修博學。性豪爽。飲酒賦詩。遨遊公卿間。光緒九年。法蘭西謀併越南。中朝出師救之。而黑旗兵悍禦尤武。黑旗者欽州劉永福也。少爲太平軍部曲。敗後。逃黔桂間。糾集黨徒。闖入越南。官不能制。當是時法人在越。狼贖虎視。侮慢子女。越南君臣拱手唯命。日恐社稷之不血食。永福憤之。起兵與戰。大勝於紙橋。禽其渠帥。又勝於諒山。越南大喜。封義良男。授三宣提督。威名大震。清廷以兵部尙書彭玉麟督師兩廣。提督王德榜馮子材出關援之。景崧以永福義士。上書政府。請說之效命。既往。造軍門。握手道平生。曰淵亭勞苦。公如肯歸國。當以專閫相待。朝廷望公切也。永福亦念宗邦。深欲建功自贖。許之。十一年。和成。入京。溫旨嘉慰。授南澳鎮總兵。記名提督。景崧亦以功任臺灣兵備道。臺爲海中奧區。人材蔚起。景崧雅好文學。聘進士施士浩主講海軍書院。庠序之士。禮之甚優。道署有妻孥。甚而新之。暇輒邀僚屬爲文酒之會。又建萬善堂。藏書富。太夫人能詩。每一題成。主許甲乙。一時臺人士競爲詩學。十七年。陞布政使。駐臺北。臺北新建省會。游宦寓公。鑾輿畢至。景崧又以時最之。建牡丹詩社。飭纂通志。自爲監督。未成而遭割臺之役。二十年春。日軍本以朝鮮之故。進兵漢城。布告開戰。清廷以臺灣爲東南重鎮。命永福率師防守。幫辦軍務。六月。至臺南。巡視沿海。駐旗後。八月。上省。與景崧議戎機。清廷以奉省各軍疊敗。召之北上。永福以所部力弱。不足赴戰。上書總理衙門。略曰。福越南勁旅。實有數萬。入關之初。祇准帶來千一百人。此皆揀選於平時者也。到粵以來。輒遭裁撤。今僅存三百人。奉命渡臺。始募潮勇千名。分爲

二營。烏合之衆。倉卒成軍。以之責職。何能備倭。法人之役。實爲前車。到臺以後。極力籌商。而臺灣孤懸海外。口岸紛多。防守勝防。必以南北聯爲一氣始可固守。福有舊部三千。皆經歷戰之士。又有裨將數人。足寄心膂。意欲招之至臺。扼守南隅。兼爲北援。前會商閩粵督憲。懇切哀求。繼復商之臺撫。均不允准。當此之時。既無精餉。何能募軍。與言及此。不禁痛哭。今兩奉特旨。命福北上。非敢遲延赴敵。實因所部無人。自請罷下。又近規避。非夙志也。福一介武夫。荷蒙優渥。位至方面。誓命報國。萬死不辭。爲今之計。請回粵中。招集舊部。然後北行。並以福交與北洋大臣節制。一切軍情。不至阻隔。詔以永福仍駐臺灣。九月。邵友濂奏請辭職。以景崧署巡撫。既受事。整頓軍政。以永福守臺南。韓軍統領林朝棟守臺中。而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亦率軍駐北。十客新舊凡三百數十營。每營三百六十人。需餉孔巨。奏請協濟。旋奉部撥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許助壹百萬兩。以次劃隨。而戰守急矣。二十一年春二月。日軍破澎湖。守將周振邦逃。奉省亦軍敗艦降。詔以北洋大臣李鴻章爲全權議和。日廷索割臺灣。臺人聞之。奔走相告。哀籲請止。三月二十有二日。景崧電奏曰。三次電奉。一次電詢。總署和議情形。均未奉復詳行。紛傳割遼臺。並派某爵率兵船即日來臺簞押。李鴻章希圖了事。斷不可行。必不得已。查外國近年聯二三國的同盟密約。我可急挽英俄。咸請外。從公剖斷。不可專從李鴻章辦法。割臺臣不敢奉詔。且王靈已去。萬民駭憤已極。勢不可遏。朝廷已棄之地。無可撫慰。無可約束。日人到臺。臺民抗戰。臣不能止。臣忝攝臺撫。臺已屬日。即交繳辦法。仍用臺撫之銜。不特爲臺民笑。更爲日人笑也。如必割臺。唯有乞請迅簡大員。來臺辦理。此外尚有一綫可冀挽回。伏乞聖照熟思。揆今時勢。全局猶燼。尙屬可爲。何至悉爲所索。列聖在天之靈。今日何以克安。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不報。臺人遂議自主。各官多送眷回。行李寢途。無顧見之。以爲盜餉。遇而奪之。中軍總將方元良。馳往彈壓。觀敗箱。又以爲餉被劫也。鼓鳴鎗。鳴彈而賭者十數人。衆大譁。持械鬪。元敬假殺。蜂擁至撫署。署兵開鎗。賭者又十數人。景崧聞變出止。撫標管帶李文魁自外入。握刀進。陞階而上。景肅驚喝曰。胡爲者。刀未離鞘旋納入。對曰。來謁大帥。應聲間已逼近身側。景崧以令授之曰。速召六營來。文魁持

命出。大呼曰。大帥令我兼統六營矣。躍馬去。提督楊珍率兵至。衆始散。四月。烟臺換約。昭飭守土官撤回。歧珍率所部歸廈門。景崧電詢永福去就。復曰。與臺存亡。而自主之議成。五月初二日。紳士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總統之章。受之。建元永清。徵告中外。景崧亦分電各省大吏曰。日本索割臺灣。臺民不服。屢經電奏。不允割讓。未能挽回。臺民忠義。誓不服從。景崧旨內渡。肅任掛檣之際。忽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又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用藍地黃虎。不特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運作屏藩。商請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猝。迫不自由。已電奏。並布告各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唯望僑商助之。翌日。又以大總統之銜告示臺民曰。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賠償兵費。復索臺灣。臺民忠義。誓不服從。屢次電奏免割。本總統亦多次力爭。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改約。全臺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主。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乃於四月二十二日。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令暫統政事。再三推讓。復於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環顧。五月初二日。公上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並用國旗藍地黃虎。竊見衆志已堅。舉情難拂。故爲保民之計。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日議定改臺灣爲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爲國。感念舊恩。仍奉正朔。運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應辦。不可疏虞。民間如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例治罪。從此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船。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初六日。日軍登鼎底澳。越三貂嶺。景崧徵諸軍援戰。不利。基隆遂失。追獅球嶺。臺人請駐八堵。爲死守計。不從。杜文魁馳入撫署請見。大呼曰。獅球嶺亡。旦夕。非大帥督戰。諸將不用命。景崧見其來。悚然立。而文魁已至屏前。即舉案上令架礮地。日。軍令俱存。何日爲之。文魁側其首以拾。則景崧已不見矣。景崧既入內。携運撫印。奔尾尾。乘德商輪船逃。敵臺擊之。不中。文魁亦臨城樓後。至廈門。謀剿之。事洩。爲前吏所捕。繫於市。臺南聞景崧逃。臺北破。衆奉永福爲大總統。不從。強之。始移駐臺南。設議院。籌軍費。行郵遞。發鈔票。分汛水陸。凱關關

絲。各地製桀收而用之。以援助前敵。於是告示於民曰。日本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亘古未有之奇變。臺灣之人髮指眦盡。誓共存亡。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追悔無窮。頃順輿情。移駐南郡。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如何戰事。一担肩膊。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帥慷慨。能上感天神。慘澹經營。何難除銷寇焰。六月。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寓書永福。勸其兵。復書不從。於是日軍破新竹。取宜蘭。進追苗栗。又輒以戰艦窺臺南。命幕僚吳彭。率七星旗兵趣援。方至而苗栗陷。大戰於彰化。彭陣沒。將弁多死。臺南稍緩已綏。再命幕僚羅綺章渡廈門。陳援各省。辭甚哀痛。七月。日軍破雲林。別以一軍略埔里社。鋒銳甚。沿途民軍據守力戰。相持三十餘日。殺傷略當。嘉義始陷。永福自悲痛。八月二十有三日。日軍登防營。人恆春。取鳳山。南北俱逼。所距不過百里。而接濟久絕。永福知事不可爲。介英領事歐思納致書樺山資紀求成。是時日艦大集於澎湖。歐思納往見副總督高島綱之助。不計。約永福主艦議款。否則開戰。終不住。而日軍又破旗後矣。九月初二日。黑旗兵在白沙墩獲英人開謀二。解至署。永福遽入內。商出亡。其人則彭利士船主棉即也。入夜永福親安牛轅臺。乘之以去。日艦八隻山追之。至廈門。搜其船。不得。初四日。日軍入埔。景嶽既歸。遂居桂林。而永福則爲碭山鎮總兵。

連橫曰。世言陷陸無武。終藩無文。信乎愛才之難也。夫以景嶽之文。永福之武。並肩而立。若萃一身。乃不能協守臺灣。人多譬之。謂此不足爲二人咎也。夫事必先推其始因。而後可驗其終果。臺爲海中孤島。憑恃天險。一旦援絕。坐困愁城。非有海軍之力。不足以言固守也。且昔日友濂受事後。節省軍費。諸多廢弛。一日事亟。設備爲難。雖以孫吳之治兵。尙不能守。況於戰乎。是故昔葛璣呼。魯陽莫返。空拳隻手。義憤填胸。終亦無可如何而已。詩曰。追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隴戶。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 後序

雅堂夫子既作臺灣通史。將付剞。政讀而喜之。已而歎曰。嗟乎。夫子之心苦矣。夫子之志亦大矣。始厥來歸之時。夫子方弱冠。閉戶讀書。不與外事。既而出任報務。伸紙吮毫。縱橫議論。又以其餘力。刊雜僑籍。旁證新書。其撰臺灣通史。以詔之世。類時猶未遑也。越數年。去之廈門。游南嶼。鼓吹擴論。謂於危言數矣。事竣而歸。時而再任報務。復欲以其餘力撰通史。每有所得。輒投之篋。而時又未遑也。中華民國既建之年。夫子矍然起。慨然行。以家事相囑。長揖而去。遂懷禹域。入燕京。出萬里長城。徘徊塞上。倦游而歸。歸而復任報務。茶事竣後。每類而語曰。吾平生有兩大事。其一已成而通史未就。吾其何以對我家鄉。於是彙出舊稿。積稿盈尺。遂整齊之。每至夜闌始息。如是三年而書成。又二年而後付梓。嗟乎。夫子之心苦矣。夫子之志亦大矣。來自閩關以來。三百餘載。無人能爲此書。而今日三百餘萬人。又無人肯爲此書。而夫子乃毅然爲之。抱其艱直。不辭勞瘁。一若冥冥任上有神鑒臨之者。而今亦可以自慰矣。然而夫子之念未已也。經綸道術。煥發文章。政當日待其旁。以讀他時之新著。

大正庚申元夜歸連門枕班少雲氏紱於稻江之紫雲閣





## 連雅堂先生家傳

我始祖興位公。生於永曆三十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朝亡。少遭憫囚。長備際遇。遂去龍溪。遷移鯤海。處於鄭氏故壘之臺南。迨先生已七世矣。守璞抱貞。代有潛德。稽古顧奮。不應科試。蓋猶有左袵之痛也。故自興位公以至先祖父。皆遺命以明服膺。故族之思。悠然遠矣。

先生諱橫。字式公。號雅堂。又號利花。生於光緒四年正月十六日亥時。先祖父永昌公季子也。少受庭訓。長而好學。喜上聽穎。過眼成誦。先祖父痛愛之。嘗購臺灣府誌一部授之曰。『汝爲台灣人。不可不知臺灣歷史。』後日先生以臺灣通史引爲己任者。實源於此。

甲午中日戰事。清軍敗績。前馬關條約。割臺灣以和。臺人不服清廷之命。遂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朔。獨立爲臺灣民主國。是年八月先祖父去世。先生時年十八。率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學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當是時。戎馬倥傯。四郊多警。輾轉避地。巷無居人。而先生即以時蒐集臺灣民主國文告。從覓成臺灣通史中珍貴史料。越二年尤母沈太夫人來歸。

沈太夫人。外祖父德盛公長女也。明詩習禮。恭淑愛人。上奉姑嫜。旁協妯娌。一室稱賢。於先生之著作。尤多贊助。是年先生主臺南新報漢文部。寫作之餘。學日益焉。

馬兵營任臺南軍南坊。爲鄭氏駐兵故地。古木鬱蒼。境絕清幽。自興位公來臺。卽卜居於此。割臺前七年。先祖父擴而新之。割臺後。日人任此新築法院。全莊被遷。吾家亦遭毀。危牆盡棟。夷爲平地。從此兄弟叔姪。遂散處四方。先生有過友書詩云：

海上燕雲涕淚多。城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蒼籬柳。夢雨斜陽不忍過。  
日俄戰後。先生須南政之下落。攜眷返國。在廈門湖濱日日新報。被吹排滿。時同盟會同志在南洋者。

國報大落。派閥人林竹溪先生來廈。商改祖爲同盟會機關報。詞以有廷忌先生之實論。飭吏周守廈日本領事館抗議。遂遭封閉。先生不得已又攜眷歸臺。復主臺南新漢文報。越三年移居臺中。主彰新新聞漢文部。因與林癡仙領悔之林幼存諸先生創襟社。以遺惠文章相切劘。臺灣通史亦經始於此時。

先生又久居東海。鬱鬱不樂。辛亥秋。病且殆。適後。思欲遠遊大陸。以舒其抑鬱憤懣之氣。時中華民國初建。悲歌慷慨之士。雲合霧起。先生亦有氣慨止此痛癢。與當世豪傑名士相晉接。抵掌譚天下事。縱筆爲文。論當時得失。意氣軒昂。健康恢復矣。於是西溯長江。至於漢皋。北渡黃河。而入燕京。時趙次珊先生長南史館。延先生入館共事。因得盡閱館中所藏有關臺灣建省檔案。而將其收入臺灣通史。未幾。去館遊遊。出大境門。西至陰山之麓。載南而東。渡黃海。歷遼瀋。嘆覽維氏之故墟。弔日俄之戰迹。甲寅多。倦遊而歸。仍居故里。翌年先祖母逝世。

家居時。先生將其征遼逆旅所作之詩。編爲一卷。名曰大陸詩草。集中有至南京。翌登雨花臺弔太平天

二詩曰。

龍虎兩持地。	風雲變態中。	江山歸故主。	冠劍會羣雄。	民族精神存。	興王事業空。
荒臺今立馬。	來拜大王風。	項王豈憐仁。	顧天方授楚。	大義未誅秦。	王氣猶朱鳥。
漢祖原英武。	肅清石炭下。	重見國旗新。	終成北伐勳。	遺恨在湘軍。	金陵氣未消。
早用東平策。	終成北伐勳。	遺恨在湘軍。	金陵氣未消。	化作往來朝。	神靈終不闕。
他年修國史。	金陵氣未消。	化作往來朝。	神靈終不闕。	江聲喧北固。	山影繪南朝。
玉帛委難敵。	江聲喧北固。	山影繪南朝。	弔古沙沈戟。	狂歌夜按箏。	

又有柴市謁文信國公詩曰：

一代豪華客。

上秋正氣歌。

飄飄扶不穩。

破碎痛山河。

世亂人思治。

時乖將不和。

秋風染帝上。

下馬淚潸然。

思爲不帝胡。

忠奸爭一瞬。

義節屬青旌。

誰長驅馳卒。

宋鏡甘亡宋。

同抱此心榮。

文事自古今。

紫雲留故國。

夜雨寄孤琴。

景炎中興碑。

西風曬髮客。

相與鬱森森。

夜雨寄孤琴。

景炎中興碑。

臨安半壁沈。

忠孝參天地。

我亦適西九。

怡竹寄海濱。

中願雖克復。

故國尚沈淪。

自古誰無死。

我亦適西九。

怡竹寄海濱。

中願雖克復。

故國尚沈淪。

自古誰無死。

事知命不辰。

我亦適西九。

怡竹寄海濱。

中願雖克復。

故國尚沈淪。

自古誰無死。

事知命不辰。

我亦適西九。

怡竹寄海濱。

中願雖克復。

故國尚沈淪。

自古誰無死。

事知命不辰。

章太炎先生讀之。歎曰：「此英雄有懷抱之文也。」

先生歸臺後。即孜孜不倦。潛心述作。旋移居臺北。越五年而臺灣通史成。刊行時。日本朝野頗爲重視。

祖國人士則因隔閡。反有漠然之感。唯章太炎先生以爲。族清神之所附。謂爲必傳之作。先生亦頗以此自許。

通史既刊。復集古今作家之詩。刺其有關臺灣歷史山川者。編而次之。名曰臺灣詩乘。凡六卷。是書之成。沈

太夫人與有力焉。陳腐士先生近讀其稿。爲題四詩。其一曰：

難得知書有續君。十年相伴助文情。從來修史無茲福。半臂虛傳宋子京。

先生作史時。蒐集先民有關臺灣著作甚豐。其中三十餘種。均係海內外孤本。極足珍貴。乃編爲雅堂叢

刊。筆墨餘閒。輒事吟詠。因集大陸詩草以發之作。都爲一卷。名曰寧南詩草。誌故土也。其登赤崁城曰。

七風山色鬱蒼蒼。倚劍來尋舊戰場。地剪牛皮成絕險。潮通鹿耳阻重洋。張璠尙有中原志。

王鏊寧無國傷。落日荒海望天末。騎鯨何處弔興亡。

民國十二年春。先生以通史已刊。詩乘亦錄成。屢欲暫息其著作生活。因僑情太夫人東遊。以詩內寓其

增曰。

五嶽歸來已七秋。又携仙侶上涼州。此行爲愛櫻花好。料遇詩篇紀俊遊。時賢東遊留學東京。隨侍先生及沈太夫人遊遊於鎌倉箱根間。天倫之樂。無過於是。回憶海濱與沙。猶上青松。猶癡癡在眼前也。

先生嘗曰。「余嘗見古今詩人。大都飽鬱無聊。癡涼身世。一不得志。則悲憤填膺。窮愁抑鬱。自戕其身。至於短折。余甚哀之。顧余則不然。禍患之來。靜以鎮之。貴近之薦。柔以報之。而譽懷家國。還弔河山。雖多迴腸瀟氣之辭。絕無遺困言貧之語。故十年中未嘗有憂。未嘗有病。豈天之獨厚於余。蓋余之能全於天也。」其善養生也如此。故遺蹟青瑣。而絕少疾病。先生與沈太夫人感情極篤。對麗東姊弟尤爲慈憐。御下寬。待人恕。數十年未嘗見其稍有愠色。性嗜茶而還酒。以茶可資神。酒能亂性也。親朋至。必親設泉淪茗。暢談古今。而議論新穎。以益人咸親之。

民國十五年春。攜眷游杭州。住西湖。蓋欲了其「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大陸詩草）之宿願也。是年暑假震東由日來杭省親。朝夕侍先生優遊於六橋三竺間。每至一處先生必爲震東說明其歷史。未計。北伐軍興。江南擾動。因又返臺。是時。日人在臺已厲禁國文。且不許學生使用臺語矣。先生爲保存臺語。復買其餘勇。作有系統之分析。舉凡臺灣方言。無不博引旁證。窮其來源。遂成臺灣語典四卷。譯謂「臺灣文字傳自中國。而語言則多沿漳泉。顧其中既多古義。又有古者。有正音。有轉音。有轉音。味音不察。以爲臺灣語有音無字。此則淺薄之見耳。夫所謂有音無字者。或爲轉接語。或爲外來語。不過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之一二。而謂臺灣語。音無字。何其慎耶。」

先生喜遊。所至輒有吟詠。尤多弔古傷時之作。晚年好學佛。其遊臺北觀音山時。讀者謂其深得佛家之妙諦。詩曰。

我家在城陰。觀音對門。我來此山中。觀音寂無言。色相雖可參。妙法不得聞。譬如掬水月。水去月無痕。又如觸花氣。花謝氣何存。我身非我有。萬物同其源。萬物非我有。天地分其理。天地非我有。大道

爾世元。大造非我有。佛法轉法輪。上窮億萬劫。下至億萬劫。唯佛心無畏。唯佛道獨尊。滿然獨自在。一洗衆生眼。

民國十八年。震東畢業東京豐原大學經濟學部。歸佐家務。塲庭之際。并爲講授國文焉。越二載。先生臨震東曰。「欲求臺灣之解放。須先建祖國。余爲保存臺灣文獻。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畢業。已讀國文。應回祖國救命。余與汝母將繼汝而往。」震東奉命。攜先生返國。進講張博泉先生於南京。博泉先生見函。深爲感動。因命留滬工作。

二十二年。先生以震東已在國內服務。家姊亦在滬上。舍妹又已畢業高等女學校。因決意攜眷返國。居滬上。蓋欲盡其終老祖國之志也。時震東居西安。聞訊。來滬省親。多年遠涉。一旦相聚。骨肉之情。倍覺親切。因將回國。至京赴平入陝之經過。詳爲稟聞。先生與沈太夫人均極喜慰。並勸震東曰。「余自爲國陷。晉家被毀。三十餘年靡有定處。而對於汝姊弟之教育。尤無費苦心。今余之著作已次第告成。而汝輩亦皆有所造就。且一家均居國內。余心稍慰矣。余雖年事漸高。而精神尚健。此後當繼續著作。以貢獻於國家也。」

二十四年春。先生偕沈太夫人來遊關中。終南清水。足跡幾遍。是年夏返滬。

二十五年盂春。先生在滬患肺病。經中西各醫診治。而藥石罔效。遂於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逝世。享壽五十有九。彌留之際。勸震東曰。「今寇饒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先復臺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震東俯首涕零而對曰。「敢不遵命。」翌日依佛教式典。將遺體殮付荼毗。從殮命也。二十八年三月二日沈太夫人樂疾於西安。享壽六十有六。

先生有子一。即震東也。娶潘壽趙氏。孫一。名敬。女三。長麗句。畢業臺北靜修高等女學校。清純。次春暄。口。三秋瀟。畢業淡水高等女學校。適黃。

先生平生垂於保存臺灣文獻。覺悟民族精神於不墮。其精神思想流傳於著作間。讀者無不爲之百年。